

問題，同時討論之。這樣固然是更繁難了，然而爲學問計，是不可不如此的。因此我願意從認識論方面對於文化求一個解釋。這乃是從我的認識論上的見解來作解釋的。

我們既然承認凡加於素樸之上的都是所謂文化。則第二問題便是：甚麼是素樸？從認識論的見地來講，當然就是所謂外界。而在我則將外界的「所與」分爲二。一爲感覺，一爲外在的架構。感覺一辭不如「感相」(sense) 來得切當。外在的架構亦不如「外在的界點」(natural limits) 來得切當。關於後者，我在前作多元認識論中稱之爲「自然條理」(natural order)。現在我發見「條理」一辭最易引起誤會。因爲凡是條理離不了辨別作用。於是純客觀的條理究竟有沒有便成爲爭論了。我現在避免這一點。決不主張外界有個純客觀自然存在的條理。不過只主張一切條理都不能沒有「外在的根據」。於此僅僅乎說到「根據」爲止。這些根據我名之曰「界點」。所以稱之爲自然界點（不是自然界的點，乃是自然的界點。）我在前作中曾列舉原子性連續性等以明這個自然條理，現在我的思想變化了，決定把原子性連續性等之說放棄了，而專言這個外在的界點。我在多元認識論重述一文上曾舉一個比喻以明這個界點。譬如四個點。我們可以就此四點畫一個圓形。又可就此四點畫一個方形。或畫一個×形。所畫的各形是我們所造成的，至於這四個點卻是固有的與自然的。不過這些界點只是可用名學上「有限變化之原理」(principle of limited variety)

去測定他。除此以外，卻不能直接辨認出來。因爲四個點總是藏在圓形與方形裏頭的。從來沒有單純地自己存在過。例如橘子是可以吃的，可以拿的，可以嗅的，可以供在桌上的等等；但你若拿牠來當作石頭用，去築屋基，便不成功了。只有在這樣的不成功處乃是碰着了界點。這和上述的四點只能畫成方圓諸形，而不能畫成三角形一樣。因此須知一切秩序與條理不能純是主觀的產物，屬於心的一方面。不能不承認其背後確有客觀的根據。不過只是根據罷了，絕對不是客觀能如實地現於主觀的心中。所以我們可以大膽主張外界確有秩序，不過其秩序不是打成一片的，乃只是疏疏落落若干界點而已。我在前作中列爲四個層次，即界點層、感相層、造成者層與解釋層。其詳見多元認識論重述之改正後刊入張菊生先生壽誕紀念冊中者。（東方十九期所載者無之。）這四個層次是互相套合的，沒有一個可以離開而獨存。關於這些我希望讀者能參閱我的前作，現在不多說了。

就文化與素樸的對立來說，我以爲前二層即界點層與感相層是素樸。至於造成者與解釋則都是文化。現在恐讀者不易明曉，再把後來這兩層來說一說。通常我們把造成者與解釋都稱之爲「概念」。前者是所謂「普通概念」，例如桌子、椅子、筆、墨、紙等。後者是「理論概念」，如「仁」、「比率」、「本體」、「理性」等。桌與椅不是實有這個東西，乃是我們由經驗上造成的。比率與理性亦不是真有這樣的東西自存於外界，乃是由於我們的理解而始起的。對於這些概念，我曾採取唯用

論 (pragmatism) 的態度來說明之。我以為凡是概念，其功用都在於對付我們自己。詳言之，即概念所代表的並不是對象的自身，乃只是我們對於對象的觀察，亦就是我們對付他的態度。所以我主張每一個概念就是我們對於對象的反應態度之一組。須知這些態度就是所謂文化。照這樣說，只有單純所與的感相與伏在感覺背後的外在界點是素樸而自然的。此外都是對於素樸有所加於其上。便都在文化範圍以內了。則可見我們生活於文化中，正猶魚生活於水中一樣，沒有一秒鐘離得開。其實這個比喻亦還不切。須知不但離不開，乃直與文化打成一片。人的一舉一動都是文化在那里暗中支配着。不僅最顯著的剪髮與穿衣可謂為文化的作用，即運思與觀物亦何不然。所以人性不啻由文化而鑄成。明白了這一點，便可知哲學是甚麼了。

哲學就是所謂理論概念。哲學上的問題與一切學說無一不是理論概念。（或是關乎理論概念的。）既然概念只是代表我們的態度，則概念的功用亦必只在於能變更我們的態度。換言之，即哲學只能對於文化有作用。這句話的意義無異乎說：倘有個哲學家自以為能掘發宇宙的祕密，窺見了客觀的實際，這個人就是自欺欺人。老實說，哲學家無論費了九牛二虎的力量去探宇宙的險，其結果製成一個宇宙觀，而仍然必須殿以一個人生觀。古往今來的哲學家很少能避免這樣一套的。所以我認為一切形而上學都只是人生哲學的序言。形而上學必須歸結到人生哲學乃是極自然的。因為形而上學所討論的全是理論概念。

這些理論概念，誠如卡拿帕所說，是永不能證實的。無已則惟有回過頭來，只好施其作用於自己以及人類。所以宇宙觀與人生觀是分不開的。換言之，即形而上學在暗中本具有人生哲學的性質是不必諱言的。我們中國的哲學對於這一點尤為顯明。他就直截了當以人生觀為中心來解決宇宙問題。總之，哲學的性質若從哲學的功用上來查看，便可明白。哲學的功用就在於變更文化，因為其本身就是文化。惟有文化可以變更文化。（於此所謂變更是只指「開拓」與「修改」而言，沒有「無中生有」的意思在內。）在這一點，我的意見可以說是完全相同於馬克斯 (K. Marx) 對於哲學的看法了。然而其立論的理由則大不相同。

我始終以為哲學的職務有二個。一個是自覺地去幹的；一個是不自覺地去做。自覺的那一個是所謂追求最後的真實，對於宇宙尋有一個無漏義的說明。不自覺的那一個就是上文所說的「宇宙觀在其本質上就自具有人生哲學作用。」每一個宇宙觀在不知不覺中自然然而對於人生觀會起很大的作用。因為宇宙觀本身是一套理論，亦就是概念，並且是永遠無法在對象上證實的概念，自然這些概念的作用只有回過頭來對於我們對付環境的態度上表現了。我佩服馬克斯的地方就在於他能夠揭穿這個不自覺的方面。他所說的話，我大部分全不能同意，我不過只佩服他這一點眼光而已。若就我的觀點來說，宇宙就沒有祕密；我們一生就尋不着最後的真實。因為真屬於外界的，在經

驗上只是所謂界點。此外即爲感相。我主張感相不屬於物亦不屬於心，是所謂「非存在者」。凡我們向外追求所獲得的，其結果乃只成爲我們所造的文化。所以不是愈追求愈逼近客觀的真際，乃只是愈研究愈推展自己的態度。換言之，即愈追求即愈把已有的文化加以變化，而成爲新文化。依然是在文化中翻來翻去打斤斗。好像在如來佛的掌心中一樣，總是跳不出去。因爲依我的主張，可以變化的只有我們自己的文化，至於真正素樸的外在者（即界點）本無可變化。凡對於素樸而爲之加工，都是文化。文化是可以改變的，可以增益的。所以一切理論，其本身既是文化，自是可以改正，可以變更。（用舊日的術語來表示，可以說哲學只能祛「惑」而不能有「得」。因爲「惑」是文化，惟文化可以改變文化。其結果舊惑去，而新惑又起，即出世的佛教本身亦是一種理論，成爲出世文化的基型，仍不免於有一種惑之譏。）可見哲學，本身既只是文化，自是亦只能對於文化起作用，決不能對於素樸的自然起作用。（即所謂不能有「得」。）

六

哲學既只是文化，豈非哲學就沒有真理可言麼？這一點又須分別言之。老實說，哲學之爲文化亦無異乎科學之爲文化。倘若哲學無真理，則科學必亦無真理。所以不能如此說。不過哲學的真理確有不同於科學的真理的地方。在上文已說過，科學的研究在於細微與精確，所以科

學的真理比較上單純些。換言之，即異說少些。哲學反之，在於求會通，求整全，求澈底，則自可容許各種不同的觀點。所以哲學上總是異說紛紜，不能定於一尊。

我個人對於這一點是採取「型式」(Typo)之說以解釋之。每一個學說而能代表一個型式的都可以永久不磨。因此亦可以說就是真理。特此處所謂真理卻與普通所謂真理不甚相同。因爲兩個相反的真理可以並存。例如多元論與一元論各代表一個型式，所以都不失爲真理。唯心論與唯物論亦然。不明此理者往往執一偏見，以爲唯物論是真理了以後，唯心論決不能同爲真理。其實乃墮於偏見了。所以哲學上必須有「忍容」，而特別名之曰「哲學的忍容」。哲學的忍容與普通的忍容頗有不同。普通忍容不過態度謙遜，表示虛心而已。乃只關於態度。哲學忍容不僅關於態度，必須在學理的內容承認異說的可能性。

說到這里，我們可以把真理一辭不用在單獨的一個型式上。則我們可以說若把所有型式總合起來便可愈逼近於真理了。假定我們採取這個態度，我們便可以哲學史來代替哲學。或換言之，即以歷史哲學來代替哲學。我近來頗偏向於這一方面。可以說是完全受了黑格兒(Hegel)的影響。我以前很不喜歡他，但近來愈想便愈發見他的偉大了。我以為他的思想在型式上，乃是一個永久不磨的型式。而他的毛病卻亦很大。據我看，他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他把哲學當作了歷史哲學以後又立了一個歷史哲學之純粹格式。講這個純粹格式的名之曰名學。

而實際歷史卻只是這些純粹格式的呈現。我以為他所謂歷史哲學即是我現在所說的文化哲學。亦就是把哲學當作文化來看。這當然是很對的。但卻不必另有一個抽象的純粹格式來作一切文化上型式的根據。所以在我只要歷史哲學而不要其根基的名學（皆就黑格兒而說）。換言之，即我們只須研究文化上各種型式的次第發生，而不必預先從其純粹方面假定有若干型式用以制限將來新型式的出來。所以我之異乎黑格兒即在於我承認哲學史是無限發展的。並且我以為文化上思想型式是有多數的「可能的」決不能用正反合來制限之。以哲學史來當文化史來講，亦不過闡明其中的型式如何進展而已，決不能抽出來另成一個形而上學。（黑格兒的名學即其形而上學。）黑格兒把哲學變為歷史哲學以後依然又造出一個形而上學來，這乃是他的失敗。倘若去掉了純粹方面，而只留具體的型式的發展史迹，則我們便可把文化人類學與哲學冶於一爐；於是即可發生一個「人類學的哲學」。直言之，即我們不需要黑格兒式的歷史哲學；而只可取其對於哲學的看法。我相信真要了解黑格兒必須知道甚麼是他的糟粕。敢於去掉他的糟粕才能真知道他的偉大。我又相信研究康德（Kant）而真能有的得的人必會自然而然傾向於黑格兒，雖然康德是另外一個更偉大的

永久不磨型式。我自己以為近來對於他們二個人頗能貫通。本篇亦可以說就是這樣思索的結果。

以上是就真理的實際而言，至於「個人所信」（personal conviction）卻沒有關係。你以為唯物論合乎你的脾胃，你儘管可以相信唯物論是真理。反之，你不喜歡唯物論亦未嘗不可。每一個有哲學思想的人儘可選擇一個思想型式去自己安慰。於是便有所謂康德派、休謨派、亞里斯多德派等等。以個人論，我以為選取一派亦未嘗不是一件可以安心的事。不過就整個兒的哲學的史迹來看，真理是不能完全屬於一派的。

說到此似已很長了，應得來一個短的結論。我以為哲學確實是一個奇怪得很的東西。他看上去似與自然科學相類；其實他的本質卻真是與社會科學一樣，或可以說是向來與社會科學為鄰。他向前追求，而作用卻是向後而起。他雖是用分析法又善於懷疑，好像是對於已成的文化加以破壞，但經他破壞的結果卻反把文化為之肯定。物理學、生物學、心理學現在都有哲學化的趨勢，我希望將來文化人類學亦會趨於哲學化，以證吾說。

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寫於北平西郊吉永莊王氏園中之新築。



論新儒家的理和欲

車銘深

在中國哲學上，對於理和欲的看法，有二大派別的不同。一為重理派，這是宋儒的看法；一為重欲派，這是清儒的看法。宋儒和清儒對於理和欲看法的不同，是由於產生他們思想背景不同的緣故。

宋代繼承隋唐大一統而來，其反映在思想方面，也是一種大一統的傾向。宋儒的思想，是融會三方面的思想而成。一為儒家的思想，一為道家的思想，而另一則為佛家的思想。宋人處於外族壓迫之下，沒有絲毫反抗的力量，其於思想上的反映，則產生收斂身心反求諸內的思想，主張存天理、去人欲，特別看重一個『理』字。

清代思想為宋明思想的反動，其產生的背景，和宋代完全不同。清初諸儒，處於國破家亡的環境之下，大多親身參加過民族復興運動的實際工作，宜乎他們的思想，充滿了一種反抗的精神。清儒認為宋明以來的思想，流於空虛，因此提出了致用的口號。清儒針對宋儒重理輕欲

的思想，認為理在欲中，捨欲無理，特別看重一個『欲』字。可見清儒思想是處處針對宋明思想而發。其時歐洲科學，跟隨宗教東來，對於清儒思想，亦多影響之處。

宋儒看重理，清儒看重欲，都是當時客觀環境的一種反映。不過宋儒重理的思想，是從他們的主『靜』的思想出發而來；清儒重欲的思想，是從他們的主『動』的思想出發而來。惟其宋儒思想，立足在一個靜的觀點上面，所以主張收斂身心，反求諸心，存天理，去人欲，不免有一種流於空虛的傾向。惟其清儒思想，立足在一個動的觀點上面，所以處處看重人事，主張致用，認為捨欲無理了。靜和動的立腳點的不同，是宋儒和清儒在思想上的一个絕大的分歧點，這就是宋儒之所以看重理，和清儒之所以看重欲的緣故。

二

建築宋儒思想之基礎的，則為周濂溪的太極圖說。濂溪以為太極

是宇宙的起點，造化的根原。太極的本體，則為無始無終，無象可見，無狀可名，因而名之為無極。可是太極和無極，並非兩件東西，就其用而言之，則為太極；就其體而言之，則為無極。因太極而分陰陽，因陰陽而分五行，因陰陽五行而化生萬物，這是濂溪太極圖說的大概。濂溪非常的看重本性，認為本性是至善的，因而提出誠、神、幾三個字來。他說：「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通書）濂溪認為凡是能夠保其本性的人，就是聖人。怎樣才能保其本性呢？那只有注意誠、神、幾這三個字了。濂溪尤其看重一個幾字，因為幾是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的緣故。後來朱晦庵的重理的思想，受濂溪思想的影響不小，可見濂溪地位的重要。

與濂溪的太極圖說並重，同為宋儒思想上之特出者，則為張橫渠的西銘。橫渠是主張氣的一元論的思想。他認為太虛是氣之體。現象界的一切，都是那種氣的集合和離散的作用。既沒有生滅，更無所謂增減。萬物都是從太虛的氣而來，所以萬物都是一體。人雖得天地之正，為一種最優秀之生物，但是人和物同是出於太虛之氣，這是所謂「理一」。人和物雖然是同出於太虛之氣，但是人與物終於有別，人與人亦不盡同，這是所謂「分殊」。理一分殊四字，是橫渠思想的中心。橫渠認為只有聖人是得天地粹然之氣，餘則都為偏雜不純的氣質之性而已。他說：「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正蒙誠明篇）所以橫渠要我們變化氣質之性，以保存本

然之性。

與橫渠同時，而為宋儒思想上之重鎮者，則有程氏兄弟。明道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他以為我們的心就是天地的心，無須外求，但以誠敬存之而已。他說：「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非外也。」這種思想，給與陸象山和王陽明的影響不小。伊川的思想，一方面固然看重先天的良知良能，但是另一方面也很看重後天的經驗。他說：「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前一句是就內的工夫而言，後一句是就外的工夫而言。所以他認為：「知者吾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而致之必有道，故致知在於格物。」這是伊川的思想和明道的思想所不同的地方。後來朱晦庵的思想，則直接從伊川的思想發展而來。

朱晦庵在宋儒裏面，是一個思想集大成的人。他主張一種唯理一元論的思想，處處以伊川的思想為根據。他認為理是先天天地而生的，無理，則無天地，無人，無物了。他把性分為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天地之性是指理而言，氣質之性是指理與氣雜而言。他認為性就是理，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因此他一方面以為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理；另一方面又認為萬理具於一心。所以他要我們做窮理的工夫，同時又要我們做存心的工夫。窮理的工夫，是就外而言；存心的工夫，是就內而言。但是存心和窮理，實為一事。因為不能存得理的人，是不能窮得理的；只有窮得理的人，也纔能夠盡得心。這就是晦庵的存天理去人欲的唯理一元論的思想。

陸象山和朱晦庵同時，而為晦庵思想上之勁敵。晦庵雖然主張存心，但是同時也主張就事物以窮理。象山則以天理物理人理三者，概認為心，概認為理，而主張心就是理。此種思想，發展到王陽明的時候，更趨極端。象山認為：『心、一心也，理、一理也，至當歸一，精義無二，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陽明認為：『無心外之理，無心外之物。』這是一種極端唯心論的主張。所以陽明要說：『你未看此花時，此花與汝心同歸於寂；你來看此花時，則此花顏色一時明白起來，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的那種欺人自欺的鬼話。

總之，宋儒思想，是建築在唯心論的立場上面，他們認為氣質之性，是形而後有的，在氣質之性之外，還有一個本然之性存在，所謂本然之性，就是天理。他們縱說千言萬語，但是他們的目的，都是在於要想保存這個本然之性。這是重理派的一種看法。

三

清儒的思想，是針對宋儒的思想而發。惟其宋儒的思想流於空虛，所以清儒主張致用；惟其宋儒主靜，所以清儒主動；惟其宋儒重理，所以清儒重欲。清儒思想之開山者有兩人，一為顧亭林，一為黃黎洲。亭林為清代考據學之開山者，黎洲為清代史學之開山者，都是一種主張致用的精神，而開清儒攻詰宋儒思想之端緒。清儒中對於宋儒思想，攻詰最力，大聲疾呼以反對宋儒重理的思想，而主張重欲的思想，則有三人：一

為王船山，一為顏習齋，一為戴東原。船山攻詰陸王一派的思想最力；習齋對於晦庵思想的攻詰，頗為鞭辟近裏；東原則於攻詰宋儒重理的思想之中，而建樹其本身的理欲一元論的思想體系。

宋儒認為理是先天而生的，無理，則無天地，無人，無物；清儒則主張有血氣斯有心知。宋儒認為萬理具於一心，無心外之理；清儒則主張見理於事，理在事中。宋儒認為理和欲是兩件不相容的東西，所以他們要做那種存天理去人欲的工夫；清儒認為理和欲同是出於自然，僅為一事之兩面觀，所以他們主張欲其物，理其則。宋儒認為惡從欲生，所以主張去人欲；清儒認為欲本身無所謂惡，惡則由於引蔽習染而來。因此清儒批評宋儒視理如有物，認為是具於心而得於天的那種看法，僅不過是以意見當理而已。這是清儒和宋儒在思想上之大別。

王船山是一種體用一元論的思想。他的性論，則主張理氣同源。他以為理和欲都是出於自然，都不是由於人為。欲是指聲色臭味而言，理是指仁義禮知而言。但是仁義禮知的理，雖下愚亦不能滅；聲色臭味的欲，雖上智亦不能廢。因為理和欲，都是性，都是生之理的緣故。所以他認為耳目口鼻之氣，與聲色臭味相取，完全是一種自然的狀態，是沒法可以拂違的，欲是感於物而發，乃情之所自生。因此他說：『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又說：『天下之大欲即理也。』（正蒙註）無怪他主張食色以滋生，是天地之化了。

船山之後，攻訐宋儒之重理的思想者，則為顏習齋其人。習齋的思

想，完全是一種實踐的精神。他對晦庵思想的攻詰，處處得力。他以正德、利用、厚生爲事，以德行、藝爲物，他認爲治學的目的，是應當以事物爲歸。他要我們能夠見理於事。因此他提出「習行」兩個字，以糾正宋儒以來那種流於空虛的學風。他主張：「氣質之性無惡，惡也者蔽也，習也。」他認爲氣就是理之氣，理就是氣之理，那裏有理是純善，而氣質偏有惡的道理？但惡是怎樣發生的呢？他以爲是由於誤，不誤不惡；何以會有誤，這是引蔽的關係，不引蔽不惡；何以會終誤，這是習染的關係，不習染不終誤。可見惡是由於引蔽習染而來，我們只要去了引蔽習染，即可無惡，這與氣質之性，有何關係？此種思想，發展到戴東原的時候，更得進一步的說明。

戴東原在清代學術界上地位的重要，幾乎可以與朱晦庵在宋代學術界上的地位相等。東原是理欲一元論的思想，是繼承王船山和顏習齋兩人的思想而來，對於宋儒重理派的思想，攻詰不留餘地。清儒重欲派的思想，到東原而大成。東原認爲宋儒對於理的看法，完全錯誤。宋儒是以心之意見當理，視理爲如有物。如果是以心之意見當理，當然是蔽而自智，任其意見，執之以爲理。於是勢強口給的人，理伸；勢弱口不能道辭的人，理屈。尊者長者貴者，以理相責，雖失謂之順；卑者幼者賤者，以理相爭，雖得謂之逆。然則在下之人，罪將不勝指數了。無怪東原要說：「人死於法，猶有憐之者，死於理，其誰憐之！」如果是視理爲如有物，無所不在，得於天而具於心，結果將使學者皓首茫然；求其物而不可得。所

以東原認爲心之所同然謂之理，情之不爽失謂之理。東原視理和欲爲同一的東西，與宋儒視理和欲爲兩物的看法不同。東原認爲欲其物，理其則，有物則有則。所以他說：「有血氣斯有心知，天下之事能於是乎出。」東原主張先有血氣，後有心知，這和宋儒認爲理是先天地而生的看法剛剛相反。所以宋儒主張存天理，去人欲，而東原則認爲理欲是一元了。

四

宋儒重理派的思想，和清儒重欲派的思想，在中國哲學史上，是一件很值得注意的事情。這兩種不同的思想，反映着兩個不同的時代，代表着兩種不同的潮流。我們從這兩種不同的思潮的變遷上面，可以看出中國文化思想演進的過程。

關於宋儒重理派的思想，有四個中心問題可以提出討論。第一，理是先天地而生的；第二，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分別；第三，心就是理；第四，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

首先，討論理是先天地而生的。宋儒認爲「太極只是一個理字，『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此理，』『無理則無天地，無人，無物。』」宇宙是先有物質，還是先有觀念？這是唯物論者和唯心論者的一個很大的爭點。宋儒認爲太極只是一個理字，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無太極則無動靜陰陽，無動靜陰陽則無萬物。所以他們認爲無理，則無天地，無人，無物。這是很明顯的一種觀念論的看法。理，究竟是一種什

麼東西？宇宙當中何以會有這個理字存在？這些問題，在宋儒看來，似乎是沒有說明和討論的必要。但是宋儒在另一方面，卻告訴我們，『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事事物物，各有一個道理。』然則先天地而生的理，依舊是存乎是氣之中，假使離開了事物，也就沒有什麼理之可言了。所以理是先天地而生的主張，在宋儒本身說來，亦極曖昧。

其次討論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分別。天地之性，是指理而言，氣質之性，是指理與氣雜而言。此處所說的理，是指的同一的東西？還是指的兩種不同的事物？假使認為是指的同一的東西，為什麼在此處的理，是指的天地之性，而在彼處的理，又是指的氣質之性呢？假使認為是指的兩種不同的事物，那末，天地之性的理和氣質之性的理的分別又何在？這是我們無法解決的第一點。天地之性的理，是獨立存在的？還是存乎是氣之中的？假使認為是一種獨立存在的理，但是宋儒又認為『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纔說性時，便有些氣質在裏，若無氣質，則這性亦無安頓處。』假使認為是一種存乎是氣之中的理，則此理當與氣雜而言之，然則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何別？這是我們無法解決的第二點。宋儒說：『氣自是氣，性自是性，不相夾雜。』性就是理。這無異是說，氣自是氣，理自是理，不相夾雜了。但是宋儒在另一方面卻又說：『理非別爲一物，即存乎是氣之中。』如果是存乎氣中的，那末就不能說『未有此氣，已有此性，氣有不存，而性卻常在』的話。如果理和氣是不相夾雜，氣自氣而理自理，那就不應說理是存乎氣中了。究竟理和氣還是不

相夾雜呢？還是理存氣中呢？這是我們無法解決的第三點。天地之性，是太極本然之妙，所謂太極本然之妙，是指的一種何等樣的狀態，我們是無從知曉。『太極只是一個理字，』當然太極本然之妙，是指理而言。但是理是存乎氣中，無氣，則理無掛搭處，然則太極本然之妙，也是存乎氣中了。這就無異是說天地之性，反是存在於氣質之性之中。這是我們無法解決的第四點。總之，宋儒對於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的分別，實有難於自圓其說的地方。

再次，討論心就是理。宋儒所說的心，是指的一己之心，同時也就是指的天地之心。因為宋儒是一種天人合一的思想。所以他們一方面說，理是先天地而生的；另一方面又說，萬理具於一心，無心外之理。他們認為：『此心此理，實不容有二。』但是天地之心，究竟是一種什麼東西，我們實在是無從知曉。如果視天地之心爲宇宙發生的原因，這是一種莫測高深的玄妙的說法。一己之心，是主乎一身的，是先有身而後有心的，雖然說萬理是具於一心，但是一己之心，決無成爲宇宙發生的原因之理。儘管王陽明認為我們未見此花的時候，此花是與心同歸於寂。然而事實上花自花而心自心，花的開放與否，並不是因爲人之見此花與不見此花而有所不同。這種心即理的說法，很難成立。無怪清儒批評宋儒視理如有物，具於心而得於天的看法，結果將不免是以意見當理了。

最後，討論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宋儒認爲天理和人欲是不相夾雜的，天理存則人欲亡，人欲勝則天理滅。天理是指的本心而言，人欲是

指的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言。宋儒恐怕我們因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而失去了本心，所以要我們對於天理則存，對於人欲則去。宋儒去人欲的目的，是希望能夠做到存天理的工夫。他們所說的存心，收斂此心，居敬等等，都是同一的作用，都是指存天理而言。但是天理和人欲，是否是兩種對立的東西？天理離開了人欲，是否還能獨立存在？宋儒所說的心和理，是否正確？這些都是須要解決的前提。如果理和欲根本就不是兩種對立的東西，理就不能離開欲而獨立存在，則宋儒所說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全盤動搖。清儒對於此點，已有較詳細的說明，清儒認為有血氣斯有心知，離開了欲則理亦失其存在的餘地，此種思想，已足以根本推翻宋儒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張了。

五

宋儒視理是一種超物質而存在的東西，認為理是唯一的、絕對的、獨尊的東西，人類是依存於理的。這完全是一種主靜觀點的看法，我們在上面已經略加批評。現在再看與宋儒思想相反的清儒的思想。關於清儒思想的中心，我們可以提出三點來加以說明。

第一、主動的 清儒是一種主動的思想，與宋儒主靜的思想，絕對不同。宋儒雖認為動靜是無端的，動前有靜，靜前又有動，不能認為今日動便是開始，對於昨日的靜就不說了。但是宋儒仍然是看重靜，仍然是一種主靜的思想。宋儒說：「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

乎靜，則其著於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朱子學的）必主乎靜，不失其本然之靜，這是何等主靜的思想。清儒的看法，則與此迥異。清儒認為宇宙當中，只有一種動的現象，根本上就無所謂靜；更嚴格的說來，所謂靜者，實際上就是動的現象之一種，如果離開了動，尙有何靜之可言。譬如卉木生長着株葉華實，這是一種生的狀態，動的狀態。但是只就果實之白看來，好像是一種息的狀態，靜的狀態了。可是在果實之白裏面，卻早具備着生長株葉華實的條件，株葉華實完全是從果實之白裏面生長出來的。我們豈能說果實之白是一種靜的不動的狀態嗎？王船山認為太極動而生陽是動之動，靜而生陰，是動之靜，假使說是有廢然無動的靜，則陰將從何而生呢？戴東原認為動是顯的作用，靜是藏的作用，動而顯，是生，靜而藏，是息。所以船山說：「絪闔而闢，絪闔而闢，皆動也。」（思問錄）東原說：「生則有息，息則有生，天地所以成化也。」（原善上）這是清儒的主動的思想。

第二、致用的 清儒是一種致用的思想，處處看重人倫日用，甚致以有用無用，作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準。此種思想，與宋儒思想相比較，則另有一種輪廓。宋儒的思想，雖然同是立足在主靜的重理的觀點上面，但是卻有兩大派別的不同。一為程伊川朱晦庵一派，一為陸象山王陽明一派。前者雖亦看重涵養居敬的工夫，可是更看重致知窮理；後者認為無心外之理，直接主張明心見性。前者未流，則流於紙上議論，口中講說；後者未流，則流於終日危坐，放談空理。這兩派在清儒眼中看來，同

樣是不切實用。清儒以爲「載諸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以人倫日用身之所行爲人道，認爲道的範圍，是居處飲食言動，自身而周於身之所親，都是包含在內，所以是人人由之，出於身者都是道了。假使我們捨棄了人倫日用以求道，那就等於是在飲食之外，以求知味，怎能做到？因此清儒認爲：學就是學習事父事兄致君交友的行爲；行就是實行事父事兄致君交友的所學。學是學於事中，行是行於臨事。凡是在紙上閱歷多的人，在世事上的閱歷就要少了；在筆墨上用的精神過多的人，在經濟上所用的精神就要少了。清儒批評宋儒以致虛守寂來養心，結果必養爲無用之心；以徐言緩步來修身，結果必修爲無用之身；以閉門誦讀來爲學，結果必成爲無用之學。所以清儒說：「所學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學，烏有所謂靜坐觀空，泛濫書傳以爲學者哉？」（顏李學記）這是清儒致用的思想。

第三、重欲的。清儒的重欲的思想，是從其主動的思想和致用的思想發展而來。也可以說，重欲的思想，是清儒的主動思想和致用思想的必然的結論。如果我們要想討論清儒重欲的思想，不可忽視了清儒的主動思想和致用思想。宋儒以爲理是唯一的絕對的，這是一種主靜的看法；宋儒以爲理是超越物質而存在的，這是一種離開實用的看法。無怪宋儒認爲人類是依存於理了。清儒的看法，則完全不同。清儒既然主張致用，所以他們的思想，處處不離開人倫日用。他們認爲無論智愚賢不肖，沒有人是能夠超出人倫日用之外的。所謂人倫日用，就是指

的居處飲食言動與夫五倫等實體實事而言。人倫日用究竟是指理而言，還是指欲而言？清儒認爲人倫日用是指理，同時也是指欲。因爲理是包含在欲中，捨欲則無理之可言。凡是一個有了形氣的人，就有耳目百體之欲，而以血氣之資以養之，這是自然的。因有耳目百體之欲，於是日用事爲，這也是自然的。在日用事爲當中，因而發生仁義禮智，這是必然的了。清儒認爲人倫日用是「物」，是指的自然的作用；仁義禮智是「則」，是指的必然的作用。有「物」則必有「則」，所以有了人倫日用，則必有仁義禮智；「則」不能離「物」獨存，所以仁義禮智，決無離開人倫日用之可能。自然是散之見於日用事爲，必然則指日用事爲的一定的法則。我們知道了自然，就可以明瞭宇宙間的變化；我們知道了必然，就可以把握宇宙間變化的法則。欲是自然，理是必然，理在欲中，捨欲無理，這是清儒對於理和欲的看法。較之宋儒視理爲超越的、絕對的、獨尊的看法，則不知高明若干倍了。

六

清儒對於理和欲的看法，較之宋儒，雖覺高明，但其思想本身，亦多可評議之處。清儒雖主動，然其對於動的看法，僅不過是一種機械的觀點。清儒雖重視致用，然其所謂致用，則又不出人倫日用的範圍之外，沒有一種社會進化的觀點。清儒雖看重欲，認爲理在欲中捨欲無理，可是欲的本身，又是從何而決定的？這就非清儒所能知曉了。清儒站在動的

觀點上，以觀察一切事物，較之宋儒主靜的看法，誠然是進步了許多。但是清儒的思想，依舊是站在唯心論的立場上面，思想上的缺點，亦復不少，這正是我們所應提出指摘的地方。

清儒主動的思想，以王船山和戴東原兩人說得最好，但是他們的思想，都有可以批評之處。船山認為宇宙當中，有了「體」，就必定發生出「用」來，「用」的結果，還是成爲體。體指靜而用指動，這就是動靜無端的作用。東原認為氣化生人生物，可以一言盡之，就是一種生生的作用；生生是化之原，生生而條理是化之流。所以船山說：「相反相仇則惡，和而解則愛。陰陽異用，惡不容已。陰得陽，陽得陰，乃遂其化，愛不容已。」（正蒙註）東原說：「氣化生人生物以後，各以類華生久矣。然類之區別，千古如是也，循其故而已矣。」（疏證中）在這裏，我們可以提出三點來討論。第一，什麼叫做氣化？氣化這兩個字，是清儒思想的出發點。當然是指陰陽動靜的作用而言。這依然是一種老舊的看法，未能跳出宋人的窠臼。所以清儒的思想，同樣是一種唯心論的立場。第二，和而解的看法，清儒認為陰陽異用，則生相反相仇的作用，這是惡。陰陽相得，則生和而解的作用，這是愛。愛惡相生不已，而有萬物。這正是「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的意思。這種思想，固然含有辯證的意味，但是他們認為是因調和而得到解決，不免是出於一種機械的觀點。第三，循其故的見地。清儒雖認為宇宙間的一切，是動的變化的，可是他們認為在宇宙最初創造的時候，即劃分了各種不同的類別。

後此的變化，僅不過是各循其故有的類別以孳生而已。因爲類的區別，是千古如是的。這種循其故的見地，是認爲只有量的變化，而沒有質的變化，殊不知量變和質變實際上是同一的事件，這是清儒的一種錯誤的看法。可見清儒的思想，雖然是主動的，但是卻是一種唯心的機械的貴變而質不變的錯誤的思想。

清儒的中心思想，既然發生問題，從此中心思想所推演出來的致用的主張和重欲的看法，當亦不免有欠妥之處。清儒所說的致用，實際上不出乎人倫日用的範圍一步。而日用事爲，則又從耳目百體之欲而生。所以清儒的重欲的思想，和其致用的主張，實有一種一貫的聯繫。清儒所說的人倫日用，只是個人與個人的關係，完全忽略了整個的社會。其實所謂致用的精神，所謂實踐的目的，即在於如何改造所處的環境，如何推進整個的社會。關於此點，則非清儒所能見及。惟其如此，所以清儒重欲的思想，不免留有缺陷。清儒認為：欲，雖上智亦不能廢，理，雖下愚亦不能滅，欲其物，理其則，理在欲中，捨欲無理，理欲一元。這種看法，固然不錯。可是這僅不過是站在個人的觀點上面，來說明理和欲的關係，不免忘卻了整個社會。因此，清儒沒法說明：欲的本身，又是從何而決定的這個問題了。我們知道，理是決定於欲，欲卻又是決定於生活環境。在兩個社會組織不同的環境之下，他們的生活需要，彼此當然不同，因而他們的的是非善惡的標準，也就各異了。前一個時代所認爲是善的事件，到了後一個時代，因着生產工具的改進，社會組織的變遷，生活需要的

不同，也許會認為是非的惡的了。可見事件的本身，含有着的善的成分，同時也含有着的非的惡的成分，質言之，事件的本身，無所謂是非善惡，而是非善惡的標準，卻決定於人類生活上的需要與否。現在我們可以很確定的認識：理和欲是相對的變動的，決定於人類生活的需要的。人類生活的需要，跟隨着社會組織的變遷而有所不同，所以理和欲的標準，也是決定於社會組織。

七

宋代繼承着隋唐大一統而來，其於思想上也反映着一種大一統

的傾向，所以宋儒看重理。清初諸儒，潛藏着一種民族復興的思想，表現出了反抗的精神，所以清儒看重欲。宋儒從靜的觀點出發，認為理是不變的，是絕對的，人類是依存於理的，這完全是一種站在統治階級方面的看法。清儒從動的觀點出發，認為理在欲中，捨欲無理，理欲一元，這卻多少帶有一點革命的傾向。我們對於宋儒的思想，應當毫不猶豫的採取非難排斥的態度；對於清儒的思想，在某幾方面，尚有接受補充的可能性。可是清儒和宋儒同樣的是站在唯心論的觀點上面，這是我們所應共同排斥的地方。

介紹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物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	鍾敬文	二〇	孩子們的歌舞	黃紹年	四〇
民俗問題格	楊志成	四〇	曲選		三五
初民心理與各種社會制度之起源	崔載陽	四〇	革命文庫分類法	杜定友	四〇
福建三神考	魏應祺	三〇	日本對華經濟侵略	蔣徑三	六〇
迷信與傳說	容肇祖	五〇	廣州之銀業	鄒魯	一〇
湖南唱本提要	姚逸之	四〇	廣東菸酒稅沿革	區季鸞	一〇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	鍾敬文	二〇	廣州工人家庭之研究	余啓中	四〇
蘇粵的婚喪	顧頡剛	三〇	廣東紙幣史上中下編	區季鸞	各六〇
妙峯山	顧頡剛	五〇	廣東工商業固有簿記調查彙編	黃蔭普	一〇
蘇州風俗	周振鶴	二〇	廣州十一年來勞資爭議的分析	余啓中	六〇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書

► 應用技術 ◀

解剖學提綱 Gegenbauer 等著 (三版) 湯爾和譯 一冊二元

消毒法 (醫學) 周慶雲編 (六版) 一冊一角五分

中藥淺說 (百病科) 丁福保著 (三版) 一冊三角

英文商業文牘備要 李文彬編 (四版) 一冊八角

A Manual of Commercial Correspondence and Commercial Forms

會計問題 (立信會計叢書) 施仁夫編 (三版) 上冊四元

實用官廳會計 (立信會計叢書) 吳夢編 (四版) 一冊三元

◀ 社會科學 ▶

統計學大綱 (大學叢書) 全國實著 (二版) 平裝二冊 二元三角

財政學 (大學叢書) 尹文敬著 (三版) 平裝二冊 上冊一元八角 下冊一元三角

各國所得稅制度論 (經濟叢書) 沙見一郎著 蕭柏青譯 (二版) 一冊一元四角

所得稅論 (社會科學叢書) 杜俊東譯 (三版) 一冊一角五分

E. R. A. Seligman 著

中國保甲制度 聞鈞天著 (三版) 一冊五角

教育心理學 (師範叢書) 黃覺民編 (二版) 一冊一元

小學遊戲教材 姚家棟編 (三版) 一冊二角五分

比納西蒙智力測驗 (世界叢書) L. M. Terman 著 華超譯 (二版) 二冊一元五角

八段錦舞 王懷琪著 (二版) 一冊三角

世界童謠一百曲 李重者編 (二版) 一冊三角

◀ 總類 ▶

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

金石書錄目 容媛校 (二版) 一冊二元

四書章句集注 (木刻書) 朱熹注 (五版) 一冊四角五分

◀ 美術 ▶

虛靜齋所藏名畫集 (二版) 一冊二元八角

高南阜左手書畫合璧 肥遯齋收藏 (二版) 一冊一元二角

柳公權玄秘塔 孫壽甫收藏 (五版) 一冊一元

何子貞臨黃庭經 (三版) 一冊一角

張季直書四時讀書樂 (三版) 一冊二角

世界語高等文典 孫國璋編 (二版) 一冊四角五分

La Plena Gramatiko de Esperanto

◀ 文學 ▶

英文法初步 (三版) 一冊七角五分

First Book of English Grammar for Middle Schools

複式英語會話 (五版) 一冊四角五分

A Coat of Many Colour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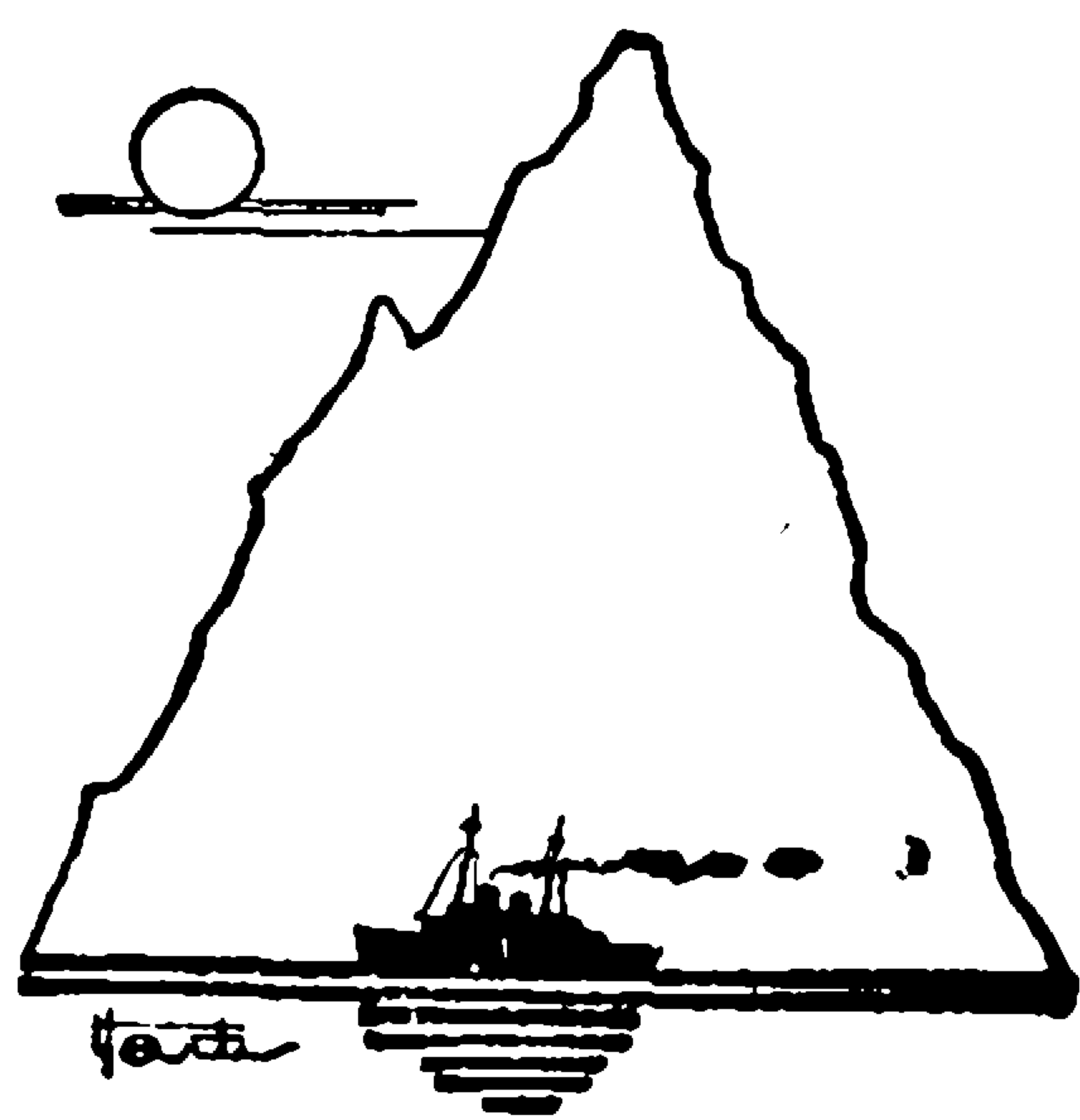
訂華英通用要語 (六版) 一冊二角

Useful Sentences in English and Chinese

法漢字典 江嗣之編 (二版) 一冊五角

小本 Dictionnaire Francais-Chinois

【附註】本廣告內所列版本係指復業後重版次數其加有*符號者係復業後初版書之重版者



嚴復的中西文化觀

振甫

近數年來，因為國難的日趨嚴重，於是對於中國民族怎樣救亡圖存的疑問，也逼切地需要解決。關於解決這個疑問，在理論上自有治標和治本的不同。講到治本，就要觸及中國究應採取那一種文化的問題了。這在現代，有些人提出了中國本位文化建設，主張「不守舊，不盲從；根據中國本位，採取批評態度，應用科學方法，來檢討過去，把握現在，創造將來」（見十教授中國本位的文化建設宣言）。有些人主張中國文化的聯合戰線，不問是新、是舊，是中、是西，祇要在挽救當前的危機，復興中華民族的大目標下能夠盡一點力的，都是好的，都得聯合起來。反之，都是要不得的，而要被摒於聯合戰線以外。有些人主張中國的近代化需要強有力的政府用非常的權力來推動它。說：

政權愈集中的國家，其推行近代化的成績愈好。沒有大彼得的橫暴——不僅專制——，舊馬斯哥的守舊勢力是不能打倒的。戰後

列寧和斯塔林的偉業實在就是大彼得的事業的繼進。共產黨在俄國的專制、恐怖、橫暴可說到了極度了。以俄國民衆的愚蠢及昔日領袖階級的自私，非用極大的暴力，蘇聯的革命是不能成功的。（見蔣廷黻先生的中國近代化的問題）。

看到這些對於中國文化應該採取怎樣的趨向的指示後，使人想起了第一個介紹西方學術思想到中國來的嚴復。無疑的，嚴復是一位熱心愛國的人。那祇要看他在清朝末年膺受了清廷不少的榮寵——像宣統元年的充憲政編查館二等咨議官和清理財政咨議官，福建省顧問官，賜文科進士出身；次年，以碩學通儒被徵為資政院議員，特授海軍部一等參謀官（見王遽常先生嚴幾道年譜）——但到了武昌起義，他所有的榮寵都要和清朝的煊赫一同消逝了。這在他人或許要感到失望、惆悵、煩惱，因而對於新政府的建立生出惡感來也說不定；但在他卻完全不是這樣，他和其他的愛國志士同樣熱心的期待着新政府的建立。他期待的熱烈，幾乎像一個沈酥在愛河裏的青年期待着情人

的到來那樣。在那時他做了一首表現心情的詩道：

鐙影迴疏櫺，風聲過櫺隙，美人期不來，烏啼屋窗白。（見癡壘堂詩集）

這是一種怎樣的熱烈的愛國精神呀！

嚴復既是這樣的愛着國家而忘了自己的榮寵，而他又是被推爲中西學皆第一流（見第一期新民叢報梁啟超推重語）的人，那麼對於中國文化趨向到底怎樣的問題，自然要焦急地求得一個理論上的解決了。不過我們現在看他的文字，覺得可以奇怪的，就是有好多話他好像是替現在的人說的。譬如在光緒二十八年西元一九〇二年時，他一方面主張保持中國的文化，一方面主張接受西方的文化，不過這兩者都要以適宜於當前的中國爲限度。他說：

變法之難，在去其舊染矣，而能別擇其故善者保而存之。方其洵洵，往往俱去。不知是乃經百王所垂創，累葉所淘汰，設其去之，則其民之特色亡，而所謂新者從以不固。獨別擇之功，非曖昧囿習者之所能任耳。必將高視遠想，統新故而視其通，苞中外而計其全，而得得之。

這不是好像在替中國本位文化建設論者說話了嗎？

同時他對於古今中外的一切，提出了一個選擇的標準。他認「今吾國之所最急者，非愚乎？非貧乎？非弱乎？則徑而言之：凡事之可以愈此愚、療此貧、起此弱者，將竭力盡氣殫手，藹足以求之。惟求之爲得，不暇問

其中若西也，不必計其新若舊也。」所以凡足以致我國的愚、貧、弱的，「雖出於父祖之親，君師之嚴，猶將棄之。」反之，「雖出於夷、狄、禽獸，猶將師之。」因爲「神州之陸沈誠可哀，而四萬萬之淪胥甚可痛也！」這樣，祇要在挽救「神州之陸沈」和「四萬萬之淪胥」的大目標下，一切夷、狄、禽獸都當師法，自然用不到講什麼中西、新舊。這不是好像在替文化的聯合戰線論者說話了嗎？（按以上引語均見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此外像蔣廷黻先生的主張造成強有力的政府推動一切，不諱言專制，反對取決多數的民意這種論調；在嚴復的民約平議裏很可以相互印證。嚴復對於中國文化的見解，既有許多地方和現在的論調相吻合，那末把它整理出來，給現在關心中國文化趨向到底怎樣的人做一種參考，當不是多餘的事吧？

二

嚴復對於中國的文化趨向究應怎樣的問題，是從中西文化比較入手。從中西文化的比較裏決定優劣，推求其所以然的道理，然後確定中國應走的方向。這是他初期對於中西文化所抱持的態度。他比較的結果，認爲兩者有種種的差異。

一、進化觀念的不同 「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爲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爲學術致治之極則」（見原強）。因爲

兩方的進化觀念不同，所以西方人求勝於古人而日漸進步，中國人不敢想勝過古人而終於在古人的圈子裏討生活了。但這種優劣的觀念的造成，也由於政治思想的不同。

二、政治思想的不同 因為中國的政、教都是在求百姓的相安相善，都是在消滅他們的爭競之心，因此造成尊古保守的風氣。脫稿有尊古保守，那末一旦革新的事物和革新的思想都不會興起，一切競爭心也都不會興起，這樣中國的執政者就可以長治久安了。至於西方是各國並列，非競爭求勝不足以圖存；因此執政者要百姓在各方面都要求進步。要求進步不得不求勝前人，那就不能講尊古和保守了。不但不能講保守，並且還得給人民以自由，然後好讓他們儘量的發展和求進步（見論世變之亟）。

三、政治制度的不同 因了這種政治思想的差異，所以在中國一切政權都操之於君和君的私人，百姓無庸過問，也不容過問。而西方人則因為有自由的緣故，執政者一切作爲都要得百姓的認可，權柄操之於民（見社會通詮國家之行政權分第十三裏的按語）。因這權操之於君和民的不同，所以在西方政權和教育權分開，而中國則「作君而外，兼以作師」的政、教合一了（見同上）。這樣，在中國執政者便可超然於法之外而爲專制，在西方執政不能不以民意爲歸而漸漸造成立憲。在中國百姓因不許過問政治而漸漸認政治不關他們的事而放棄政治，於是也失去了自治的能力。在西方因和執政者爭政權而造成自

治的能力，除了兵、刑二者而外，一切「禮樂、宗教、營造、樹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百姓都自己做得很好，用不着一定要執政者來代替他們做。這樣中西百姓的強、弱也就顯然了（見同上及原強）。因了中西一有民權、一無民權的緣故，於是表現在政制上的便是中國的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合一，西方的三權分立了。中國因三權合，於是一切法制都依執政者的私利而制定，失掉了法制的公正。於是「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了。至於西方三權分立，而立法的權力又以民的公利爲歸，那末刑罰都能漸得其平，一切有勢力的和沒有勢力的人都要受共同信守的法律所保障所裁制，百姓也得享受平等、自由的幸福了（見法意第六卷第五章及第十一卷第六章裏的按語）。

四、教育宗旨的不同 中西兩方既有上述的種種差異，那末表現在教育上自然也不能相同了。中國在上的所謂教育就是造就入仕的人材，在下者所祈嚮的也以仕途爲歸宿。所以除了爲仕的教育以外，其他一切凡民所恃以相生相養之道都可以不需教育。那末最高不過造就少數治理百姓的人材，至於一羣中相生相養之道的種種缺陷，便無由改進了。至於西方的教育宗旨是善羣。要使國家富強，一定要使每一個百姓都受到良好的教育，盡其人道完全的分量。凡是可以善羣之道，都是教育者所宜講究的。所以中國的教育僅僅造就少數御用的人材，而西方的教育卻可以富強他們的國家（見王介甫上仁宗皇帝萬言書的批語）。

五、學術思想的不同。中西因爲尊古和崇今的差異，於是表現在學術思想上也顯出異樣來了。凡是一種學術思想，總是由混雜漸漸走到分析的路上去的。一切文字、語言也是這樣，漸漸由混雜歧義的辭語進展到明定界限的辭語。在西方，因爲他們崇新知的緣故，於是新鑄的名詞層見疊出，歧義混殺的辭語漸漸減少了。在中國因爲尊古，一切學術上的辭語都因襲古人，不肯自鑄新詞，所以歧義也愈多了。這是語言文字的中不如西（見名學淺說第二十九節）。其次，一種學術思想總是由粗到精，由疏到密。但中國因爲太尊古的緣故，對於古人的粗疏就輕易地接受了，不再去深求，於是和西方的學術日漸精密的就不同了。他在穆勒名學部乙第五節裏會說道：

中國九流之學，如堪輿、如醫藥、如星卜，若從其緒而觀之，莫不順序；第若窮其最初之所據，若五行干支之所分配，若九星吉凶之各有主，則雖極思，有不能言其所以然者矣。無他，其例之立，根於臆造，而非實測之所會通故也。

那就是說，中國九流之學未嘗不「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過追根究底它的立腳點大都靠不住。譬如醫學裏的以五臟分屬五行，於是推行出許多道理；像以肝屬火，就火再推出性熱等等。不知五臟分屬五行的立腳點已沒有根據，不過一種心成之說而已，那末其它的推行當然不可靠了。至於西方的學術，他們除了應用推衍的演繹法以外，還注重建立學說的根據的歸納法。一定要有許多確切不移的證據，才能建立一

條定例，所以他們的學術，都可靠而不易動搖（文見上）。在中國，不但九流之學不可靠，就是宋、明以來陸王之學也都不可靠。那就因他們的立腳點不由實測，和西方的學術不同的緣故（見救亡決論）。其次中西學術研究的對象也不同。中國的學術主於守故訓，故治學的途徑爲研究書本。西洋的學術主崇新知，故治學的途徑以研究自然爲第一義，研究書本不過用來做研究自然的預備工夫（見原強）。其次，中國人好言道義而諱言功利，和西洋的功利主義以功利卽道義者又不同。在原富部甲篇八裏他說：

案民之所以爲仁若登，爲不仁若崩，而治化之所以難進者，分義、利爲二者，害之也。孟子曰：「亦有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董生曰：「正誼不謀利，明道不計功。」泰東西之舊教，莫不分義、利爲二途，此其用意至美，然而於化於道皆淺，幾率天下禍仁義矣！自天演學興，而後非誼不利，非道無功之理，洞若觀火，而計學（按卽經濟學）之論爲之先聲焉。

那末在中國人所自己矜許的「道義」，在他看來，也不過是「幾率天下而禍仁義」，「於化於道皆淺」的東西，還不及西方的功利主義呢！

三

中西文化既有這樣的不同，但造成這樣的差異的總根原到底在什麼地方呢？他說，一是由於環境，因爲雙方所處的環境不同，所以對於

文化的一切也都成異樣了。中國的地理：

北起龍庭、天山，西緣蔥嶺、輪臺之限，而東南界海，中間數萬里之地，帶山礪河，渾整綿互，其地勢利爲合而不利爲分。故當先秦、魏、晉、六朝、五代之秋，雖暫爲據亂，而其治終歸於一統。統既一矣，於此之時，有王者起，爲之內修綱維而齊以以法制，外收藩屬而優以羈縻，則所以禦四夷而撫百姓，求所謂長治久安者，事已具矣。

中國的地理既宜於一統，一統以後又沒有在文化上足以和它相競勝的勁敵，所以執政者的意思，祇要求國內不亂，一切百姓的聰明才智和國家的富強都是不必要的東西。因爲百姓一有聰明才智就恐怕他們不安於做勞苦的被治者，一切內亂都要起來了。所以執政者的措施是：

其垂謨著誠，則尙率由而重改作，貴述古而薄謀新。其言理財也，則崇本而抑末，務節流而不急開源，戒進取，敦止足，要在使民無凍飢而有以劑豐歉，供租稅而已。其言武備也，則取詰奸宄，備非常，示安不忘危之義。外之無與爲絜，長度大之勁敵，則無事於日講攻守之方，使之益精益密也。內之與民休息，去養兵轉餉之煩苛，則無由蓄大支之勁旅也。且聖人非不知智勇之民之可貴也，然以爲無益於治安而或害吾治；由是凡其作民，厲學之政，大抵皆去異尙同，而旌其諄良謹愨者，所謂豪俠健果重然諾立節概之風，則皆懲其末流而黜之矣。

因此百姓的聰明才力無所發舒，故社會凝滯而不進了。

至於西方便不這樣，歐洲的地理利於列國分治，分治則相互爭競，爭競則民的才力日進，故不自知的日趨進化了。所以他說，歐洲國土，當羅馬時「庶幾一統」，後來爲俄特、日耳曼諸種所乘，遂散做十多國了。於是：

各立君長，種族相矜，互相砥礪，以勝爲榮，以敗爲辱。蓋其所爭不僅軍旅疆場之間而止，自農工商賈至於文詞學問，一名一藝之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於相忌，終於相成，日就月將，至於近今百年，其富強之效，遂有非餘洲所可及者，雖曰人事，抑亦其地勢之華離破碎使之然也（以上引語皆見擬上皇帝萬言書）。

除了這個地理上的關係，就要推社會進化的階段不同了。中國的社會，還不曾脫離宗法，這和西方的社會已進入軍國者自然不同了。因進化的一遲一速，所以中國的文化一切也都呈落後的現象了。在社會通詮的序言裏，他說：

吾嘗考歐洲之世變，希臘、羅馬之時尙矣。至其他民族，所於今號極盛者，其趾封建，略當中國唐宋間，及其去之也，若法、若英，皆僅前今一二百年而已，何進之銳邪！乃還觀吾中國之歷史，本諸可信之載籍，由唐、虞以迄於周，中間二千餘年，皆封建之時代，而所謂宗法亦於此爲最備。其聖人，宗法社會之聖人也；其制度典籍，宗法社會之制度典籍也。物窮則變，商君、始皇、李斯起，而郡縣封域，阡陌土田，燔詩書，坑儒士；其法於國主而外，無咫尺之勢，此雖霸朝之事，侵奪民

權，而跡其所爲，非將轉宗法之故以爲軍國社會者歟？乃由秦以至於今，又二千餘歲矣；君此土者不一家，其中之一治一亂常自若，獨至於今，猶其政法，審其風俗，與其秀傑之民所言議思惟者，則猶然一宗法之民而已矣！然則此一期之天演，其延緣不去，存於此土者，蓋四千數百載而有餘也。嗟乎！歐亞之地雖異名，其實一洲而已。殊類異化，並生其中，苟溯之邃古之初，又同種也。乃世變之遷流，在彼則始遲而終驟，在此則始驟而終遲。固知天演之事，以萬化爲須臾，然而二者相差之致，可不能爲無因之果，而又不能不爲吾羣今日之利害，亦已明矣！

在這裏他告訴了我們中西進化階段的不同，不過這種不同「又不能爲無因之果」，那末這個產生不同的階段的因是什麼呢？那就要推源到中國的儒教了。中國的宗法社會到了儒教的建立已發展到極盛的時代，這樣，儒教的建立對於宗法社會的完成很有功勞。不過也因儒教的建立，使宗法社會永永延緣而不去。那因爲儒教的完美，使後人都信奉而不敢叛，儒教既永永保存下去，宗法社會也靠了它永永保存下去，而中國這一期的天演也就凝滯不進了（見法意第八卷第二十一章裏的按語和社會通論國家之議制權分第十二裏的按語）

四

中西文化的優劣在他看來既是這樣明顯，那末中國的需要西化

也是無可疑的了。不過中國的西化還是一部份的西化呢？還是全盤西化？這在他是主張全盤西化的。他反對當時的一派中學的體西學爲用說，他認爲體用是一物的兩面而不可分。在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裏他說：

體用者，卽一物而言之也。有牛之體，則有負重之用，有馬之體，則有致遠之用，未聞以牛爲體，以馬爲用者也。中西學之異也，如其種人面之目然，不可強謂似也。故中學有中學之體用，西學有西學之體用，分之則兩立，合之則兩亡。議者必欲合之而以爲一物，且一體而一用之，斯其文義違舛，固已名之不可言矣，烏望言之而可行乎！

不但中西體用論不可行，就是以中學爲主而以西學輔其不足的中西主輔說也不可行。所以他又說：

一國之政教學術，其如具官之物體歟？有其元首脊腹而後有其公府四肢，有其質幹根莖而後有其支葉華實，使所取以輔者與所主者絕不同物，將無異取驥之四蹄以附牛之項領，從而責千里焉固不可得，而田隴之功可以廢也。

這不是很明顯的主張全盤西化嗎？

全盤西化到底怎樣着手呢？他以爲必自開發民的力、智、德、三者始。在原強裏，他說：

斯賓塞爾曰：「富強不可爲也，政不足與治也。相其宜，動其機，培其根本，衛其成長，則其效乃不期而自立。」是故苟民力已茶，民智已

卑，民德已薄，雖有富強之效，莫之能行。

原來一切變法的根本都在民力、智、德，三者的提高始，所以他又說：

夫所謂富強云者，質而言之，不外利民云爾。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聽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顧能自治而自由者，皆其力、其智、其德、誠優者也。是以今日要政統於三端：一曰鼓民力，二曰開民智，三曰新民德。夫爲一弱於羣強之間，政之所施，固常有標本、緩急之可論，惟是三者誠進，則其治標而標立；三者不進，則其標雖治，終亦無功，此舍本言標者之所以爲無當也。

第一就鼓民力說，他以為要能夠和列強競爭，先要使人民有堅強的體魄。因爲無論一切兵戰學術都需要堅強的體魄，才能夠爭勝。體魄強健了，然後有最勝的精神、最勝的智略。所以對於吸鴉片、纏足二害，一定要戒絕，才可講到鼓民力了。第二就開民智說，他主張在兒童時期的教育先得改良，改強記式的教學做啓發式教學。廢除科舉制度，因爲科舉制度是最足以敗壞人材，數說起來有三大害：一是鋼智慧。凡是科舉考試的題目都出在四書五經上，做應考的八股文，祇是代聖賢立言，用不到自己的思想，這便是鋼閉人們的思想。二是壞心術。因爲人材都出於科舉一路，所以一切考場的弊病都出來了：像和考官通關節，請能手頂替，另時請別的考生搶代等等。這樣的舞弊，視科場裏嚴厲的文告等於具文，造成藐視國家法令的惡習。至所做的文字，又大都是剽襲陳言

而不知恥，所以爲壞人心術。三是滋游手。士子這一個階級，既不事生產，日事無用的八股文，對於學術上又無貢獻。所以除了做官以外，不都是變成游手階級了嗎？廢掉了八股，還有考據詞章之學，對於強國富民都爲無用；義理、心性之學，對於西學格致都爲無實，也都要不得的。惟有治西學才足以造成中國的富強（以上見救亡決論）。要治西學一定要先通西語爲基本。通西語西學，然後可以治西方的基本科學。因爲沒名數實力之學做根基，那末一切修、齊、治、平，都成爲無本之學了（見英文漢話卮言）。治了西學以後，還得把學校和仕進劃開，學校應該注意造就各方面的專門人材，不要限於仕進一途。各方面的專門人材祇要爲社會盡力對學術有貢獻，都可以得到國家的獎勵和榮寵，不一定要入仕的人材才有榮寵（見原富部戊篇一裏的按語）。第三是新民德。在中國除了少數的士子外，其他農、工、商、賈大都得不到受教育的機會，對於德育的陶冶當然更談不到了。這比起西方來，有景教在代替政府做着德育的宣揚的，自然遠不相及了。景教對於西方的人民，每星期一定要「臨之以帝天之嚴，重之以永生之福」。況且自教而言，一律平等，無貴賤的分別。平等義明，使人們都自愛而有勸於爲善。所以「相在爾室，尙不愧於屋漏」，在中國是「君子之所難」。而在西洋，則信教真誠的小民都能之。所以他要說：「今假景教大行於此土，其能取吾人之缺點而補苴之，殆無疑義了」（見救亡決論及法意第十九卷第十八章按語）。

對於百姓的智、德、力三者提高以後，然後可以實行民主政治了。因為要百姓都愛國，一定要使他們各私其國。那祇有民主政治了。

法令始於下院，是民各奉其所立之約而非奉上之制也。宰相以下皆由一國所推擇，是官者民之所擇以釐百工，而非徒尊奉仰戴者也。出賦以庀工，無異自營其田宅；趨死以殺敵，無異自衛其室家。是故居今日而欲進吾民之德，於以同力合志聯一氣而禦外仇者，則非有道也，使各私中國不可也。然則使各私中國奈何？曰：設議院於京師而令天下郡縣各公舉其守宰。是道也，欲民之忠愛必由此；欲教化之興必由此；欲地利之盡必由此；欲道路之關、商務之興必由此；欲民各束身自好而爭濯磨於善必由此。嗚呼！聖人復起，不易吾言矣！（見原強）

五

嚴復這種否定中國文化而全盤接受西化的主張，因着時代的轉變而也轉變起來了。他起先是認西洋是「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見論世變之亟）。認西洋一切社會的病態，像貧富不均，民之為奸等等，都是富強未到極點的緣故，總會漸漸兒消滅的（見原強）。到了後來，他看到「不謂文明之程度愈進，貧富之差數愈遙，而民之為奸，有萬世所未嘗夢見者」（見法意第十八卷第十七章的按語）。諸如此類的情形，使他對西洋文化的信仰漸漸動搖。同時他看到國內的危

機四伏，革命的呼聲日高，而清廷的頑固依舊。他要想消滅隱伏的危機，叫各黨各派的人一致站在挽救中國危亡的大目標下聯合起來，化對內的危機成團結的對外，所以他主張全盤西化了。同時他看到中國文化有着數千年的歷史，所影響於國民者極深，不宜猝然全盤否定，應該「修古而更新之」了（見法意第十七卷第三章的按語）。

這時他對於中西文化採取怎樣的一種見解呢？第一，他主張對於中西文化應該問是不是和挽救中國危亡的大目標相合，要是相合的話，那末不問是中，是西，是古，是今，是夷狄，禽獸都好的，都得保存起來，不應該排斥（見與外交報主人論教育書）。第二，對於相反而絕不能相容的學說，讓它們各各盡量發揮以求勝，於是相磨相礪而或者有更完備的學說出來，或者一勝一敗，那末勝者或第三者的新說就應該成為定論（見原富部丁篇二篇八）。這是拿合乎至當的學理來做信從的鵠的。第三，他認為把舊的社會革新，並不是可以速成的事，一定要一步一步地蛻化的。所以在過渡時代，一方面保存舊有的來安定社會，一方面接受新的來求進步。這樣在不廢新舊中求改進，便是拿天演進化的道理來做鵠的（見主客平議）。這就是他對於中西文化採擇的三個標準。

其次，他對變法也提出了異樣的意見。他覺得一種政治制度的實行，一定要和民情風俗等等相適合才行，雖有優美的政制，但在民智卑下的社會裏，便不能適應，便行不通了，這是叫做政制的「體合」（見

羣學肄言喻術。能夠和民衆「體合」，還不夠，還得適應當前的世界潮流。譬如清廷的政制本來和當時的民衆很體合的，祇因不能和世界的潮流相適應，所以依舊要動搖，這可稱爲治化的適應（見日本憲法義解序）。能夠做到了這兩層，那末一切的變法都無問題了。所以在當前的中國不應該實行民主政治，不應該設立議院。因爲中國的民衆程度還談不到此。但不可不做預備的工夫，那就是先建立地方自治的規模，在一鄉一邑裏設立鄉局，使公民推舉代表來助官吏辦理政事。這樣一來，可以使民衆大家關心國事，養成他們處理政事的能力，以做民主政治的預備（見法意第十七卷第三章按語）。

六

到了民國以後他的中西文化的見解又變了。那因爲他看到了革命後綱紀的敗壞更不如清朝，更加強他中國民衆不宜於共和的信心。於是在民國三年他發表了一篇反對平等、自由說的民約平議。他說，自由平等並不像盧梭所說的是天賦與人人，不過執政者要統治利害不同的百姓，不能不制定平等的法律，而人人得自由於法律以內，所以平等、自由都是法律所根據以爲實施的便利而已。離開了法律，那便要成放恣的惡道了。至於中國，現在正需要人人減損自由以利國、善羣，所以自由並不需要。至於平等，就法律講確是很重要的。平等的表現，尤其在出占投票來決定國家大事時最顯著，然這種國有疑問取決多數的

辦法，是否爲國家的福利，也要看民智的高下。往往一衆的專橫，它的危險壓制更甚於專制。所以平等也不是民衆程度低下的國家所宜適用的。因此，他說：

以不佞私見言之，天下仍須定於專制。不然，則秩序恢復之不能，尙何富強之可恃乎！（見學衡第二十卷與熊純如書札節鈔補錄一）

後來他又看到了袁世凱的帝制自爲，他又看到了軍閥割據的局面，他又看到了歐洲大戰，使他對於中國的革命很失望，同時對於西洋文化的信仰根本動搖。於是他要說：

不佞垂老親見支那七年之民國，與歐羅巴四年亙古未有之血戰，覺彼族三百年之進化，只做到「利己殺人，寡廉鮮恥」八個字。迴觀孔、孟之道，真量同天地，澤被寰區。此不獨吾言爲然，即泰西有思想人，亦漸覺其如此矣（見學衡第十八期與熊純如書札節鈔第五十九）。

因了對西方文化信仰的動搖，使他重復返於儒家的哲學裏去了。所以他說：

中國目前危難，全由人心之非。而異日一線命根，仍是數千年來先王教化之澤。足下記吾此言，可待驗也（學衡第十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第四十九）。

這種思想表現在政制上的，就是他主張先要剷除割據的軍閥以求統一，造成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此時天下洶洶，而一切操持權勢者皆是奴才，所謂「地醜德齊，莫能相尙」。必求平定，自當先出曹孟德、劉德輿輩以收摧毀擴清之功，而後乃可齊及法治之事（學衡第十六期與熊純如書札第四十九）。

統一了以後的第二步就是法治。所謂法治，祇要是循名責實，採用申不害、韓非的方法，使能外抗強權、內安民命就得了。至於道德等暫可置為緩圖（見學衡第七第十二期與熊純如書札第八、第九、第二十五）至於西方的文化，在他看來已成芻狗的不可重陳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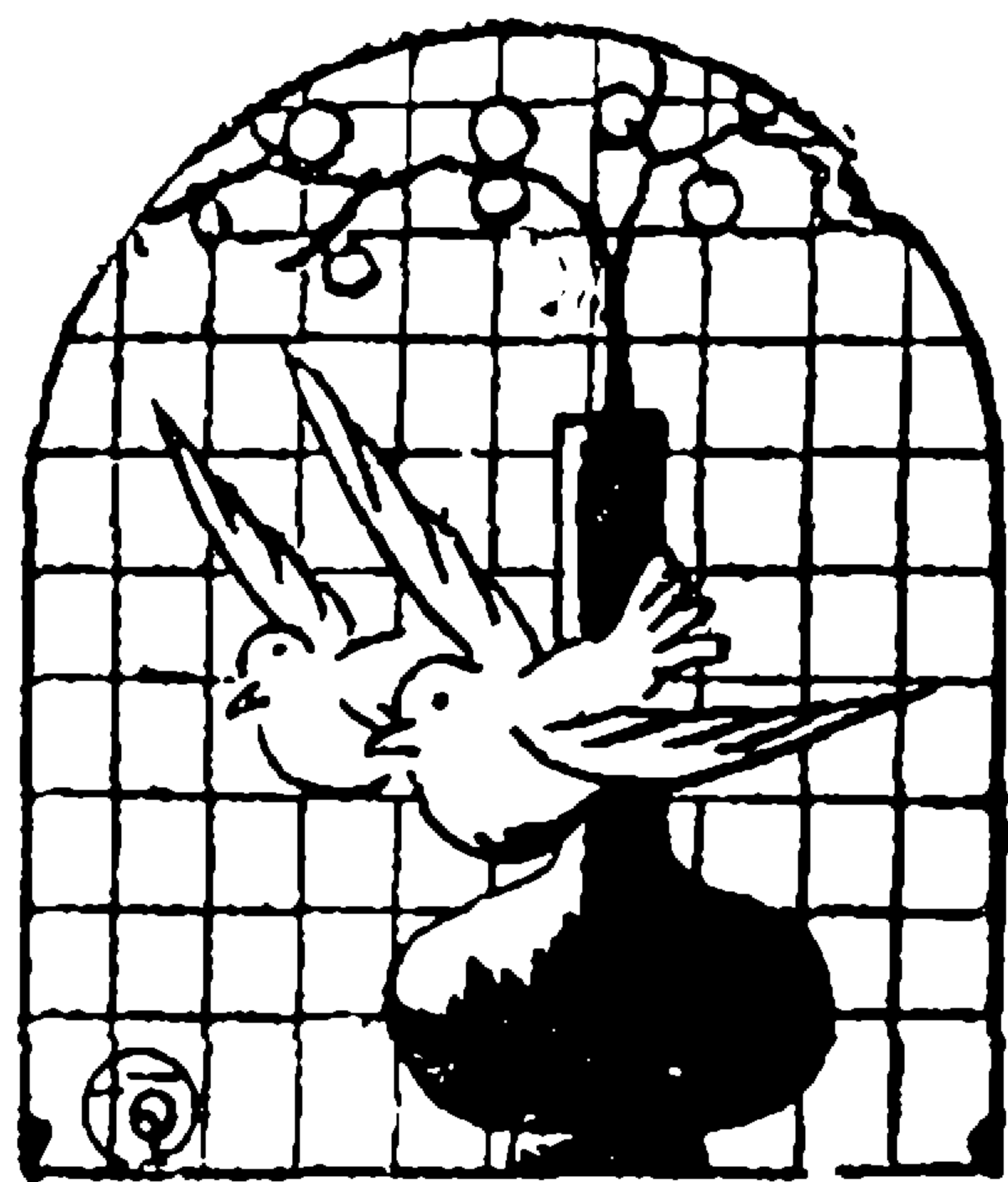
世變正當法輪大轉之秋，凡古人百年、數百年之經過，至今可以十

年盡之。蓋時間無異空間，古之程途待數年而後達者，今人可以數日至也。故一切學說法理，今日視為玉律金科，轉眼已為蘧廬芻狗，成不可重陳之物。譬如平等、自由、民權諸主義，百年以往，真成第二福音。乃至於今，其弊日見。不變計者，且有亂亡之禍。（按指中國、土耳其。見學衡第十三期與熊純如書札第三十九。）

以上很簡略的把嚴復的中西文化觀，按着時代的演進敘述了一遍，或許可以給現在關心中國的文化趨向的人做一種參考。至於嚴復中西文化觀的得失，那因為非片言可了，祇好讓讀者自己去批判了。

介紹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物

淮安歌謠	魏應麒	三〇	河南謎語	白啓明	四〇
福州歌謠甲集	魏應麒	四〇	寧波謎語	王鞠候	二〇
梅縣童歌	黃昌祚	三〇	開封歌謠集	白壽彝	二五
海龍王的女兒	水清	四〇	忽與果贏	文史研究所	八〇
廣州民間故事	劉萬章	三〇	荷牖叢談	林時對	一〇〇
謎史	錢南揚	二五	莊史案輯論	朱襄廷	一五
紹興故事	婁子匡	二〇	教會源流考	陶成章	一〇
泉州民間傳說	吳藻汀	三〇	星槎勝覽	黃費信	四〇
揚州的傳說	蕭漢	一〇	諸蕃志	趙汝適	三〇
廣州謎語第一集	劉萬章	一五	甲骨文例	胡光偉	一〇〇



文學的美

梁實秋

「自亞里士多德以至於今日，文學批評的發展的痕跡與哲學如出一轍，其運動之趨向與時代之劃分幾乎完全吻合。當然，在最古的時候，批評家就是哲學家，後來雖漸有分工之勢，而其密切之關聯不會破

壞。但是我們要注意，文學批評與哲學只是有關聯，二者不能合而為一。即以文學批評對哲學的關聯而論，其對倫理學較對藝術學尤為重要。藝術學是哲學的一部分，其對象是「美」。藝術學史即是「美」的哲學史……一個藝術學家要分析「快樂」的內容，區別「快樂」的種類，但在文學批評家看來最重要的問題乃是「文學應該不應該以快樂為最終目的。」這「應該」兩個字，是藝術學所不過問，而是倫理學的中心問題。假如我們以「生活的批評」為文學的定義，那麼文學批評實在是生活的批評，而倫理學亦即人生的哲學。所以說，文學批評與哲學之關係，以對倫理學為最密切。」——這是我十年前發的

一段話（見浪漫的與古典的第一二八——九頁）現在看來雖嫌簡略籠統，但大致卻說明了我對文學的態度。我的態度是道德的。我不但反對「唯美主義」反對「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我甚至感覺到所謂「藝術學」或「美學」（Aesthetics）在一個文學批評家的修養上不是重要的。

美學是哲學的一部門，它起來得很晚，現在還沒有達到十分成熟的階段，因為派別紛歧所以內容很龐雜，因為唯心主義的色彩太濃所以結論往往是很抽象空虛。（與實驗心理學相結合而起的一派實驗美學，亦尚在試驗期間，沒有什麼重大正確的發現。）但是一般人總以為文學是藝術的一種，而美學正是探討一般藝術原理的學問，所以美學的原理應該可以應用在文學上面。這是一個絕大的誤解。所謂文學是藝術的一種，這原是很古老的說法，從柏拉圖、亞里士多德、到萊辛，有不少的批評家根據不同的原則給藝術劃分為若干型類，給文學也留一個相當的位置。文學與繪畫音樂雕刻建築等等不能說沒有關係，亦

不能說沒有類似之點，但是我們也要注意各個型類間的異點，我們要知道美學的原則往往可以應用到圖畫音樂，偏偏不能應用到文學上去。即使能應用到文學上去，所討論到的也只是文學上最不重要的部分——美。看一幅成功的山水畫，幾棵枯樹，一抹遠山，我們只能說「氣韻生動」「章法嚴肅」一類的讚美話，總而言之曰「美」。看一部成功的小說戲劇或詩，我們就不能拿「文筆犀利」「詞藻豐贍」這一類的話來塞責，我們不能只說「美」，我們還得說「好」。因此我提出兩個問題：（一）假如我們退一步承認美學的原則可以應用到文學上去，那麼我們要問——文學的美究竟是什麼？或者我們用較正確的術語來問，從文學裏我們能得到什麼樣的「美感的經驗」？（二）文學給了我們以「美感的經驗」，是否就算是盡了他的能事？換言之，美在文學裏佔什麼樣的地位？

二

美是什麼？是主觀的還是客觀的？是物的一種屬性呢，還是欣賞者心裏的一種經驗呢？我們現在不須詳細的剖析這個形上學的永遠糾纏不清的難題，我們根據常識判斷就知道美是主觀的並且也是客觀的。若說完全是客觀的，則莎士比亞的一齣李爾王，何以雪萊認為是世界上最偉大的悲劇而托爾斯泰卻斥為第二流以下的作品？若說完全是主觀的，則天下應無根本不美之物，無論其為「自然」或「創造」

然而何以「自然」或「創造」中卻儘有公認為不美的？在大概所謂美，必是一件事物在客觀上須具備美的條件，而欣賞者在主觀上亦須具備審美的修養（如由遺傳得來的敏感，由教育得來的知識，由環境得來的習慣，都與審美的修養有關。）有修養的人，遇見一個美的條件具備的物，「美感的經驗」便可以發生。欣賞者須具備審美的休養，這是不成問題的，至少不是我們現在所要討論的；我們現在要問的乃是一件作品——尤其是文學作品——具備了什麼條件纔可稱為美，換言之，什麼是文學的美的條件？

近代美學家克魯契（Croce）在一篇演講裏解說他所認為的藝術不是什麼，他首先指陳藝術不是「物質的事實」（physical fact）。克魯契是繼承康德、希勒、黑格兒、尼采一般唯心主義者的哲學家，他認為藝術是直覺，美當然也不能在物質的媒介物（如顏色聲音文字之類）裏面去尋求。這種學說是極度的浪漫，在邏輯上當然能自圓其說，然而和其他唯心哲學的部門一般不免是搬弄一套名詞，架空立說，不切實際。我們要講文學的美，我們只能從「文字」上去找具體的例證。因為離開了文字，便沒有文學。文字不是文學，文字是文學的形體，離開了形體文學便不能存在。中國畫所謂「意在筆先」所謂「胸有成竹」那意思只是說在未動筆之前先有了一個大概的整個的輪廓，或是雛形，非枝枝節節的臨時補綴敷飾所能為功；我們不可解釋做為在未落筆之先藝術作品便已在心裏完成，所謂「腹稿」亦不過是歷史

上文思敏捷的一段美談，並不是說一部文學作品在腹內都已起了稿子。中國的絕詩日本的俳句或者尙可在心裏構成，篇幅稍長則『腹稿』即爲不可能。作者在某期間靈機一動抓到一個「意象」或「概念」，這只能成爲一篇作品的胚胎，如何使它發揚滋長，如何把它鋪敘成篇，這在在都需要藝術手段的安排。『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天下決沒有這樣的事。不要說文學作品的創作需要構思、佈局、潤飾、等等的步驟，就是說欣賞也不是一剎那間就能把握到作品的意義，稍微分量重些的嚴肅的作品，其篇幅總是相當長的，讀完一遍就需要相當的時間。把藝術看做一剎那間的稍縱即逝的一種心理活動，這只是一種浪漫的玄談而已。我相信文學的本質本不一定是「物質的事實」，但欲成爲文學作品，則必須是經過文字的媒介而獲得一個固定的形體，那就是「物質的事實」了。我們討論什麼是文學的美，只能從文字上著眼。

文字是一種符號，其本身無所謂美與不美。（中國的書法是一種特殊的藝術，是詩意與圖案混和起來的東西，確有其特殊的美妙，此地且不談。）文字這種符號，經過適當的選擇與編排，便能產生意義，在讀者心中可以發生幾種不同的作用，至少有這幾種：

（一）文字是有聲音的。音在先，形在後。所以文字首先是音的符號。我們在讀文學作品的時候，我們首先感覺到它的音節，例如字音的清濁、尖團、平仄、急徐、寬窄，在我們的聽覺上都有其各別的刺激。就作品的整個而論，其腔調節奏之抑揚頓挫，其韻脚、韻首、雙聲、疊韻、之重複和諧，

亦均能給讀者以一種聽覺上的快感。凡此種種，可稱之爲文學裏的音樂美。

（二）文字不僅是聲音的符號，它還能在讀者心裏喚起一幅圖畫。王摩詰『畫中有詩，詩中有畫』就是極言其一方面畫裏充滿了詩的想像，一方面詩裏充滿了圖畫（尤其是山水風景）的描寫。中國詩裏圖畫的成分極多，所謂寫景，所謂狀物，都是由文字來畫圖。西洋詩中所謂 Word-painting 所謂 Imagist school 都是向這方面的畸形發展。但是我們不否認圖畫成分在文學裏的位置，亦不否認憑文字在心裏喚起的圖畫也自有它的美。『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這是杜甫秋興八首的第一首，確實畫出了滿紙秋景，很衰颯，很悲壯，也很諧和。『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引出多少無聊的註釋，其實也不過是堆砌文字畫出一幅絢爛的圖畫，就像印象派的畫家用「碎點法」(Broken colour) 來拼湊出一個印象。總之，這叫做文學裏的圖畫美。

（三）文字能使讀者感受到音樂的美，圖畫的美，這能算盡了文字的能事嗎？不。文字這種符號還有更偉大更嚴肅的效用，若經過適當的選擇與編排，它能記載下作者的一段情感使讀者起情感的共鳴，它能記載下人生的一段經驗使讀者加深對於人生的認識，它能記載下社會的一段現象使讀者思索那裏面含蘊着的問題，總之文學藉着文字能發揮它的道德的任務，但是這與美無關。

文學作品的美當然是很複雜的，譬如小說的結構往往有建築性的美；戲劇的佈局也有其穿插錯綜之妙；甚至辭賦律詩八股其間排比對偶之處也頗有匠心，也頗能給人以相當的快感；外國文學中一時會大量使用的「雙關語」(pun)有時候也有其情趣；以至於一詞一語，或則含蓄，或則旖旎，或則典雅，或則雋逸，儀態萬方，各有其致。文字是各個都有歷史的，異於數學的符號，它能喚起各種各樣的「聯想」。但是歸納起來，我們若要在文學裏尋美，大致講來，不出圖畫美與音樂美兩個方式。

三

我們且先談談音樂的美。

文學裏的音樂美是很有限度的，因為文字根本的不是一個完美的表現音樂美的工具。藝術中的各部門，各有各的任務，其間可以溝通，但不容混淆。可是「型類的混淆」(Confusion of genres)正是近代藝術的一種不健全的趨勢。培特(Pater)說一切藝術到了精妙的境界都逼近音樂，這句話被許多人稱道引用。詩是大家公認為文學中最富音樂性的，我們且看看詩裏能有多少音樂。

詩本來是和音樂有密切關係的。「詩三百篇孔子皆絃歌之，」漢時古詩歌謠稱為樂府。自唐以後詩一方面隨着音樂變遷而為詞曲，一方面就宣告獨立而與音樂分離。西洋文學也是有同樣的經過，所謂抒

情詩(Lyric)本是有Lyre作着歌唱的，史詩(epic)浪漫故事(Romance)也是由「行吟詩人」口頭傳播的，戲劇的詩也是含有大量的歌舞的，直到近代(自印刷術發明之後)詩纔與音樂幾乎完全分開。所以大致講來，詩最初是「歌唱」的，隨後是「吟誦」的，到現代差不多快成爲「閱讀」的了。當然「閱」詩是「閱」不出其中的音樂，至少我們須要「讀」，甚至須要「朗誦」或「低吟」。低吟朗誦的結果，在音樂方面我們所能領略到的恐怕仍然只是一些粗淺的平仄之類的把戲罷？希臘拉丁詩講究長短音，英文詩講究輕重音，同是一些粗淺的節奏的美。至於韻脚，那更是一種野蠻的遺留，稍微有點音樂訓練的人都知道韻(Rhyme)不是音樂的要素。

Birkhoff寫過一部美的衡量("Aesthetic Measure," 哈佛

大學一九三三版)第八章是「詩裏的音樂的成分」他是用實驗美學的方法來量衡「美」的，似乎是很科學的，比起我們中國「詩話」式的批評似乎來得精細些。他說欲估量詩裏的音樂的成分，須用下列的公式：

$$m = \frac{0}{c} = \frac{aa + 2r + 2m - 2ae - 2ce}{c}$$

所謂m就是詩裏的音樂的成分，要尋求m，第一須先確定c，c者即是所有各行的主音(Vowels)僕音(Consonants)的數目的總和，外加每行兩字間(word-junctures)因前後俱係僕音之故以致不易聯讀的處所之數目。(譬如前一字以m終，後一字以d起，此m與d

之間就算做添了一個音。第二須確定○所包括的各項：aa 即雙聲 (alliteration) 與半諧音 (Assonance) 之總數；r 即韻 (Rhyme)；2r 者因韻必有對之故；2m 即有音樂性之主音（如長音之 a u o）數目之總和的兩倍；ae 即過度的雙聲與半諧音之數目；ce 即過度的僕音之數目；此兩項為負性的缺點故應減去。下面是一個具體的例：

In Xanadu did Kubla Kha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As trolley pier snore-d o m o d e e r e e :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Whore Alf, these are d r i v e r, r a 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Throng heavens measureless toman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Down to sunless sea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m = \frac{87}{105} = .83$$

這首詩是 Coleridge 的忽必列汗的第一節，在英國詩中這是最著名富於音樂美的幾行，上面估量的結果算是打了八十三分。這種估量法，作者當初決沒有考慮到，現在的讀者也決沒有採納的可能，因為藝術願不能這樣拆開來計算，它給人的印象原是整個的渾然不可支解的。

這估量法是否合理，我們現在不管，我現在要指出一點：忽必列汗是大家公認的最富音樂美的詩，並且也是浪漫派詩中傑作，但是我們若用同樣的估量方法去應用到一些毫無價值的 nursery rhymes 我們便可發現我們也可以給打上很高的分數。並且，我們根據上述的方式，我們可以很容易的製造出幾行詩，其音樂成分尚可比忽必列汗更高。Bliss Perry 教授曾舉出過一個很奇特的例：有一部教科書 “The Parallelogram of Forces” 裏面有一句話若是用詩的格式寫出來是這樣——

“And hence no force, however great,

Can draw a cord, however fine,

Into a horizontal line

Which shall be absolutely straight.”

若放在英國詩人丁尼生的悼亡友詩 “In Memoriam” 裏，在音樂這一點上，是並無媿色的。詩裏的音樂美，不分析還好，與詩的內容相配和着的時候似乎還有其價值，若單獨的提出來分析，其本相是非常簡陋的。沈休文創八病之說，如平頭上尾蜂腰鶴膝云云，好像是於聲律一道辨晰毫釐，其實作詩讀詩評詩的人奉此為準繩則適見其鄙。

把詩裏的音樂成分看得太重要，是有弊的，因為對於詩的意義 (Sense) 這往往是一種犧牲。至少在修辭上文法上容易成爲一種犧牲。爲了拼湊音節，莎士比亞也寫過這樣的句子： “I ’gin to be a-

weary of the sun" (Macbeth V. 5) 該短的他寫得長了，該長的他寫得短了。他的仲夏夜夢裏面有許多淺薄無聊的歌辭，配上曼德宋的音樂纔不顯得太寒儉。音樂美其實是給詩遮醜的。音調鏗鏘可以遮蓋空虛的內容。不過像史文朋 (Swinburne) 的詩，其音樂美雖然很豐富，還是遮不住他的內容的過度的貧乏。多少晦澀的詩都假借音樂的名義而存在着！曾滌生說：『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須熟讀古人佳篇，先之以高聲朗誦，以昌其氣，繼之以密詠恬吟，以玩其味。』姚惜抱說：『大抵學古文者，必須放聲疾讀，又緩讀，祇久之自悟。』這種話在中國是被人奉為金科玉律的。要知道中國詩之貧弱，與『久矣夫千百年非一日矣……』一類的八股文正是由於太重聲韻而產生出來的惡果。其實欣賞音樂的美，為什麼不直接了當的去聽交響樂？

美國的詩人 Lanier 在一八八〇年寫過一本很重要的書，"The Science of English Verse"。他是主張詩與音樂可以拿來對比的，他說詩若朗誦起來，可以使耳朵感到純粹的聲音而與其聯想的概念無涉。他說：『造成音樂的聲音關係，與造成詩的聲音關係，是一樣的。音樂與詩的主要分別，若以科學的準確來說，乃是音樂中所用的「音階」(Scale of tones) 與人的聲音所用的「音階」的區別。』這是一句重要的話。「音階」的廣狹繁簡，使得詩與音樂發生程度上的絕大差異，假如不是種類的差異。固然有人以為音樂根本是從人的聲音演變出來的。斯賓塞 (Spencer: Origin and Function of Music,

1857) 就主張音樂起源於文字。文心雕龍論「聲律」曰：『夫音律所始，本於人聲者也。聲含宮商，肇自血氣，先王因之以制樂歌。故知器寫人聲，聲非學器者也。故言語者，文章神明，樞機吐納，律呂唇吻而已。』音樂之始若何，姑不具論，但音樂已發展成爲精妙之藝術，而文學自另有其任務，文學中之音樂的成分絕不能與正式音樂相提並論。

四

文學裏的圖畫美也是有限度的。

中國畫最講究「意境」。謝赫六法首曰：『氣韻生動，』黃鉞二十四畫品亦首列『氣韻。』其實『氣韻』即是「意境」之抽象的說法。意境高妙的畫，必是『意在筆先，』畫者胸中先有邱壑，並不拘拘於形迹，然後有筆有墨，以寫其意。所謂士大夫的畫，無不如此。中國詩原來也最講究「意境」。司空圖二十四詩品所列『雄渾』『纖穠』等等也無非是抽象的「意境」。「意境」可以抽象，但是我們要說明、描寫、表現，一種「意境」時，便不能不借重於具體的工具。所以『荒荒油雲，寥寥長風』便是『雄渾』的寫照，『碧桃滿樹，風日水濱』便是『纖穠』的寫照了。詩裏的意境是要藉着一幅圖畫來表達的。

但是藝術的「意境」是要用眼睛來看的，離開了視覺便無所謂「意境」。文字所構成的「意境」雖然是不可目睹，只在想像裏存在，然而也是在心裏構成一幅可目睹的印象。而文學根本是一種「時間

的藝術，『用文字來表現『空間的藝術』的美，那是如何的勉強？意境是稍縱即逝的，若想用文字把它固定下來，只能用極少數的文字。所以講意境者，只能稱引短詩或摘句了。滄浪詩話有這樣一段：

『漢魏古詩，氣象混沌，難以句摘。晉以還方有佳句。如淵明『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謝靈運『池塘生春草，園柳變鳴禽』之類。』

中國詩裏的「佳句」是多得很，但「摘句」是不是一個好的辦法呢？摘下一個佳句，我們可以說這句裏有一個「意境」或一幅圖畫，但是「佳句」是否即是全首詩的精華所在呢？是否即是詩人命意之所在呢？誰都知道「摘句」不是妥當的辦法，但是爲了要舉出詩中的「意境」的例證，往往不得不「摘句」。「意境」只能用幾個字勾畫出來，像日本芭蕉的俳句——

「古池呀——青蛙跳進去的水聲！」

寥寥十餘字，畫出一個完美的意境。長了便不行。所以遇見長些的詩，只好摘取其中合用的一二句。摘句原無不可，不過摘句的人應該明白，他只是割取作品中的一小塊，並且還要注意這一小塊是否作品中最重要的部分。

一首詩整個的目的若是在表現一個「意境」，這首詩一定是很短的。篇幅稍微長些的作品，如其裏面有一段故事，則故事是動的，是逐漸開展的，便不能僅僅表現一個靜止的意境；如其裏面含着一段情感

的描寫，則情感須附屬於動作，亦自有其開展的程序，亦便不能僅僅表現一個靜止的意境。譬如說，莎士比亞的偉大的悲劇哈姆雷特、馬克白、李爾王，我們可以說裏面涵有人性的描寫，情感的表現，甚至說含有哲理，但無論如何談不到裏面主要的是什麼美，談不到什麼意境。頂多我們只可以摘句，說某某佳句有好的意境；若就整個的來講，其意義當別有所在。一串一串的佳句，一串一串的意境，湊起來不能成爲一部好作品，文學另有其他的更重要更嚴肅的內容。所謂佳句，所謂意境，在偉大作品裏永遠是點綴而已。

講到內容，文學和圖畫就不同。在圖畫裏，題材可以不拘，一山一水一樹一石，無不可以入畫，只要懂得參差虛實，自然涉筆成趣。文學則不然，文學不能不講題材的選擇，不一定要選美的，一定要選有意義的，一定要與人生有關係的。『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還可以畫得出來，一個老者，一道竹籬，一叢野菊，一抹遠山，配搭起來也可以寫出閒適幽雅之態。這實際上已不僅是圖畫美，因爲閒適幽雅已經不僅是一種形相的美，而是多少牽涉到道德思想了。但是要畫浮士德，要畫失樂園，要畫神曲，那就更不好辦了，除非用連環木刻的辦法，或畫成若干幅冊頁。畫出來的失樂園、浮士德、神曲其意義能和用文字寫的作品相比擬麼？可知文學圖畫各有藩籬，其理雖然可通，究竟性質不同，工具不同，內容不同，不能混淆。可惜這種混淆，從古時起到現今不曾完全澄清，萊辛的

“Jaakoon”，還不夠打破這種霧霧！Plutarch 就說：『詩是能言的

圖畫，畫是靜默的詩，『近代的象徵主義者，克魯契派的美學者，唯心主義的心理學者，也還陷在這混淆的泥濘裏而不能自拔！』

五

那麼美究竟在文學裏有什麼樣的地位呢？我承認文學裏面有美，因為有美所以文學纔能算是一種藝術，纔能與別種藝術息息相通，但是美在文學裏面只佔一個次要的地位，因為文學雖是藝術，而不純粹是藝術，文學和音樂圖畫是不同的。我這樣說，並非是主觀的以為文學應如此或不應如此，便更進一步以為文學是如或不如此；我們試把一般公認為偉大或成功的古今中外若干文學作品擺在目前，客觀的看一看，裏面有幾許是僅僅以給人美感為目的，有幾許是除了以給人美感之外還以給人更嚴肅更崇高的感動（理智的與情感的）為目的，我們再歸納起來便可知道美在文學裏的地位是不重要的了。

文學裏面兩項重要的成分是思想與情感。文學的題材，嚴格的講，是人的活動（man in action），其處置題材的方法是具體的描寫，不是描象的分析，所以文學異於社會科學，是想像的安排，不是各別的記載，所以文學異於歷史。文學作者必先對於人事有所感或有所見，然後他纔要發而為文，所以文學家不能沒有人生觀，不能沒有思想的體系。因此文學作品不能與道德無關，除非那文學先與人事無關。與人事無關的文學作品，事實上是有的，西洋近代的所謂「純粹詩」（Pure

Poetry）就是向着這方向的運動，至於「為藝術而藝術」的主張以為藝術與人事的關係應該割斷自更不待言。象徵主義者實際上也是把人事排出於藝術範圍之外。但這只是一種墮落的趨向，只能在一些「小詩」或「佳句」裏尋求例證罷了。從「美學」的出發點來看文學，也同樣的容易忽略文學的道德性。

美在文學裏的地位是這樣的：他隨時能給人一點「美感」，給人一點滿足，但並不能令讀者至此而止，因為這一點滿足是很有限制的，遠不如音樂與圖畫，這一點點的美感只能提起讀者的興趣去做更深刻的更嚴肅的追求。例如李後主的詞，王漁洋的秋柳，單賞玩其中的辭句的綺麗，聲調的跌宕，那是不夠的，因為明明的裏面有亡國之恨，不容你去領會。例如杜工部的秋興，單賞玩其中的「典麗」是不夠的，因為明明的裏面有一個抑鬱不得志的人的牢騷，不容你不去領會。那亡國恨寫得美，那牢騷寫得美，我承認，但是讀者讀了之後決不會說一聲「美呀！美呀！」就算完事，最足以打動讀者的心不是那美，是那做為題材的亡國恨和牢騷。欣賞音樂圖畫，可以用「無所為而為」的態度，可以採取適當的「距離」，若是讀文學作品而亦同樣的停留在美感經驗的階段，不去探討其道德的意義，雖然像是很「雅」，其實是一「探龍領而遺蠟珠」！

所以羅斯金（Ruskin）說得好，他說在欣賞藝術時有兩種經驗：一個叫做 Aesthesis 就是美感，即吾人對於愉快之本能的感受，一個

叫做 Theoria，就是對藝術之崇高的虔敬的認識。羅斯金是能欣賞美的人，但他不以美感經驗為滿足。我們不必同情於他的宗教的情緒，至少他的道德的趨向是健全的，可惜他的門徒如培特、王爾德等輩只承襲了他對於藝術的愛好而沒有接受他的學說之道德的嚴肅。托爾斯泰的藝術學說排斥歷來美學的錯誤而主張「藝術是一個人於經歷某一種情感之後有意的把那情感傳達給別人之一種活動」是有見地的。我們不必同情於他的宗教的熱狂，但他攻擊美學之貧困及時下文藝之頹廢，是合理的。

文學與人生既有這樣密切的關係，批評文學的人就不能專門躲在美學的象牙之塔裏，就需要自己先盡量認識人生，然後纔能有資格批評文學。批評文學不僅是說音節如何美意境如何妙，是還要判斷作者的意識是否正確，態度是否健全，描寫是否真切。所以一個好的批評家不僅要充分了解作者的藝術，還要充分了解作者的思想的體系與

情感的實地。批評家而忽略美學與心理學誠然是很大的缺憾，但是若忽略了理解人生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倫理學、政治學、社會學、經濟學以及歷史的智識，那當是更大的缺憾！

我並不同情於「教訓主義」。「教訓主義」與「唯美主義」都是極端，一個是太不理會人生與藝術的關係，一個是太着重於道德的實效。文學是美的，但不僅僅是美；文學是道德的，但不注重宣傳道德。凡是偉大的文學必是美的，而同時也必是道德的。所以文學與音樂圖畫有同有異，適用於音樂圖畫的原則不盡適用於文學。

「起初上帝創造天地。地是空虛混沌，淵面黑暗，上帝的靈運行在水面上。上帝說，要有光，就有了光。上帝看光是好的，就要光暗分開了：」（創世記）有人曾指陳：上帝看光是好的，沒有看光是美的，海、陸植物、蟲、魚、鳥、獸陸續被創造出來，上帝也看是好的，沒有看是美的。雖是神話，可深長思。

二十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



商務印書館 最近出版書

社會科學

政治學概論(大學) 李劍農著 平裝一冊 一元八角

中國古代經濟思想及制度 田崎仁義著 王學文譯 (二版) 一冊二元四角

縣政府檔案管理法 程長原編 (二版) 一冊五角

小學公民訓練之理論與實際 (小學教育叢書) 沈子善編 (二版) 一冊四角

小學校命題方法和文題介紹 李涵等編 (二版) 一冊四角五分

小學校長和教師(鄉村教育叢書) 劉百川編 (五版) 一冊三角

自然科學

代數學——因數分解(算學) 林鶴一等著 黃元吉譯 (七版) 一冊四角五分

近世幾何學練習 G. Popelier著 郭堅白譯 (二版) 一冊八角

有機化學(大學) (叢書) (二版) 平裝二冊 三元二角

理論實驗定性分析化學 Qualitative Chemical Analysis 徐善祥編 (二版) 一冊一元二角

昆蟲學研究法 王履農編 (二版) 一冊四角八分

語文

依照四角號碼編次

王雲五大辭典

袖珍本 硬布面 (六版) 一冊三元

取材純從客觀入手,單字以外,包括各科名詞,重要人名地名,書名,年號及流行較廣的方言,外來語等。解釋明白切當;並注重統計數字與空間時間之正確。編末有各科參考表三十餘種。適合大學中學程度之用。

應用技術

農林種子學(大學) 近藤萬太郎著 楊開渠譯 上卷 (二版) 精裝一冊 三元五角

近藤萬太郎著 楊開渠譯 上編總論除詳述種子的一般性狀及構造而加以分類外,詳論種子的壽命,種子貯藏的方法以及採種,選種,消毒的時期及方法等。下編各論細述種子的生成,形質,解剖,生理,鑑定,採種,播種,用途等。

農業病蟲害防治法(農學小叢書) 鄒鍾琳編 (六版) 一冊二角五分

農家副業(農學) 李乃堯編 (五版) 一冊三角

政府會計(立信會計叢書) 潘序倫編 (二版) 一冊三角

航空常識問答 Henshaw著 吳照華譯 (二版) 一冊五角

材料強度學(工學) 陸志鴻著 (六版) 二冊一元

工程金屬材料學(工學) 徐愷廷編 (二版) 四角

酸(工學) 高銜著 (四版) 一冊四角

雷公泡製藥性賦解 (四版) 一冊二角

美術

素描畫述要 黃覺寺編 (二版) 一冊六角

參加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出品圖說第三冊 書畫 倫敦中國藝術國際展覽會籌備委員會編 (三版) 一冊五角

武術匯宗 萬籟天編著 (二版) 一冊二元五角

【附註】本廣告內所列版次係敝館復業後重版次數,其加有符號者係復業後初版書之重版者。



哥德與白蒂娜

法國聖博甫 (Sainte-Beuve) 著
朱光潛 譯

在一八〇七年的春天，德國佛蘭克浮 (Frankfurt) 有一位漂亮的小姐，年紀十九歲，身材很小，看起來祇有十二三歲的光景。她叫做白蒂娜白讓特羅 (Petina Brentano)，父親是意大利人，在佛蘭克浮落了藉，結了婚。這個家庭是很古怪的，全家人都以怪癖和幻想著名。佛蘭克浮城裏有一句流行的口語說：「在旁人是極頂的瘋狂，在白讓特羅家還祇是初步的瘋狂。」白蒂娜小姐並不把這句話當作侮辱。她說：「旁人所認為荒唐的在我是可以領會的，而且是我所不能用言語表達的心領神會。」在她的性格中有的是魔鬼性、妖精性、仙女性，這在世間和她所深惡痛恨的中流社會的品格是最相反的。她一方面保存着意大利人的着色的放光茫的奇異的想像，同時又具有日耳曼人的幻想和熱情，有時甚至達到「白晝見鬼」的程度。她說：「我身中有一個魔鬼，和現實一切都不相容。」詩是她的本鄉本土。她感受藝術和自然，恰如意大利人們一樣；但是這種情感，起始雖是意大利的氣派，常常流為迷

茫的煙霧，呈現遍天上虹霓的五光十彩。總之，白蒂娜小姐除着許多把她渲染成一件奇珍的稀有的特質，也並不缺乏一般人叫得很乾脆的「法蘭西的慧解」，這和其它特質雖似不相容。她的家庭由意大利遷到德國，似乎沒有經過法國，是經過提洛爾 (Tyrol)，和一羣快活的波希米的流浪人結伴去的。我所指出的幾種毛病在年紀大的人的身上也許很刺眼，但是在一位十九歲的年輕姑娘的身上，它們卻是一種錦上添花，一種美點。

這樣隨便地談白蒂娜，我幾乎應該道一聲歉，因為這位小姐後來嫁了一位德國著名的詩人亞林先生 (Achim & Armin)，丈夫死後，她現在居在柏林，和她往還的是一些頂有聲望的人們，大家都很尊敬她，不僅因為她有卓越的智慧，也因為她的心地和品格都顯出很高尚的美德。這位仙女在當年過了許久放蕩不羈的生活，據說現在已變成一位最忠心的婦人。但是在哥德死後兩年——一八三五年——發表

這部書信集的也就是她。這部書信集使我們能完全認識她，而且容許我們逼得我們，這樣地隨便無所忌諱地談論她。這部書現在已由一位有才具的女子，用亞爾賓 (Sebastien Albin) 做筆名的，翻譯成法文。我們要透懂法德兩民族的精神不同，這部書是最有趣而又最恰當的路徑了。著者在序文裏劈頭一句話就是：「這部書是給好人不是給壞人看的。」這彷彿說，「朝壞處想的人們丟醜！」（譯者註，這是法文中一句諺語，法國有一幅名畫，畫的是女人脫衣在路上小便，上面就題着這句話。）

就是這位十九歲的小姐，白蒂娜，有一天猛然想起要用一種純愛去愛她所未會謀面的大詩人哥德。有一天清晨，坐在一個芬芳而幽靜的園子裏，她在幻夢她的孤寂，哥德浮上她的心頭來了；她知道他，祇是從他的聲名，他的著作，甚至於從她所聽到的關於他的冷淡性格的壞話。她突然間異想天開，馬上找着她崇拜的對象。

哥德當時已經是五十八歲了；在幼年時代，他對於白蒂娜的母親曾經懷過幾分愛慕的意思。這許多年來，他住在梵依瑪 (Weimar)，混跡於查理奧古斯特的小朝廷裏，在那位君主的恩寵，或者說得好一點，友愛的庇蔭之下，清清靜靜地做多方面的普遍的學問，不斷地駕輕就熟地從事於豐富的創作；論幸福、論天才、論榮譽，他都正在他的鼎盛時代。哥德的母親仍舊住在弗蘭克浮；白蒂娜就巴結上了她，想在這位卓越的母親，這位值得和她的兒子相輝映的母親身上，託附她對於哥德

的敬愛，同時，研究揣摩出他的性格。

這位哥德的老母親，像一般人所稱呼的，「哥德的顧問太夫人，」所具的性格是那樣高貴，那樣莊嚴，發過那麼多的名言雋語，再歡喜不過聽人談她的兒子了。人家談到她的兒子時，她的一雙大眼睛睜着像小孩子的一般，一直向你注視着，其中閃耀着無上的歡樂。

她把白蒂娜看成一個親信人。這位小姐一走進門來就坐在她的腳邊一個小凳上，東拉西扯地閒談，把周圍的嚴肅的空氣打破，毫無忌憚，她知道她永不會得罪的。可尊敬的哥德太夫人有的是現實觀感和聰明見解，起初就明白這位小姐對於她兒子的愛情不會有什麼下文，明白這一點烈焰，這一點「鎗火」，是不會燒壞人的。她拿這位小姐的幻夢來開頑笑，而且白蒂娜自己向她談道這種幻夢，本來也帶着諷浪笑傲的意味。雖是開頑笑，哥德的太夫人卻從中得利不少，因為這位快活的母親在她的寂靜中沒有一天不想到她的兒子。「這些想念對於我，」她說，「就是黃金。」但在誰的面前，她可以談她的兒子，稱量她的黃金，稱量本來不是為流俗人用的黃金，除非是當着白蒂娜的面前呢！所以當這位佻皮的小姐不在面前時，當她沿着來因河岸散步時（這是常有的事），當她像逃學似的遊覽古堡和山崖時，她的親愛的「顧問太夫人」總是惦念着她，寫信給她說：

「快點回來啊！今年我覺得大不如去年；有時我念你念得發昏；我常常接連幾點鐘都在想我的浮爾凡 (Wolfgang 哥德的乳名)，

想到他做孩子時在我的腳邊滾來滾去，那時他真會和他的弟弟約翰頑耍，和他說故事！我現在絕對地要一個人在身邊可以聽我談這些，沒有一個人像你那樣會聽我談。我真想你在這裏，靠近我。」

白蒂娜於是就回到她所敬愛的人的母親的身邊；她們滔滔不絕地談哥德的童年，談他很小時所露的頭角，談他出世時的情況，談他的祖父爲紀念這個好日子所栽的梨樹長得那麼茂盛，談他的母親向他講許多使他驚奇的故事時所坐的綵椅，談他智慧初開時的種種預兆和萌芽。就是神人的兒子，在童年時也沒有比哥德受到更仔細更虔敬的觀察和記錄了。有一次他和許多小孩一陣走過街衢，他的母親和一位朋友站在窗臺旁望見他走路「帶着滿副的莊嚴氣派」，就告訴他說：「他那種昂然直立的樣子，顯得他和年齡相仿的孩子們不同。他回答說：『現在我在這一點上開始勝過旁人，將來我在各方面都要勝過旁人哩！』談到這裏，他的母親加上一個附註說：『這果然是實現了。』白蒂娜對於這些早年的一舉一動比哥德自己知道還更清楚。後來哥德想把它們記在他的回憶錄裏時，就是向她採訪。她告訴他的話是有道理的：『至於我哩，我的生平有什麼可說的，除非它是映着你的生平的一面深澈的鏡子！』」

有一天，哥德已經是一位美少年，在和他同年的中間是最美的一個。他酷好溜冰，請他的母親去參觀他溜的成績。那時冬日正清朗，哥德

的母親素來講究排場，這一天，她披上一件長尾帶金鈕扣的大紅細軟的毛披風帶些朋友乘着馬車去了。她記這回事說：

「走到梅因河，我們看見我的兒子正在溜冰。他像一枝飛箭似的在溜冰的人羣中馳來馳去；他的面腮在冷空中顯得非常紅潤，栗色的頭髮所敷的粉已完全落去。他一瞥見我的大紅披風，馬上就跑到車旁，望着我，很文雅地向我微笑。我問他：『好呀！你要什麼，孩子？』」媽，你在車廂裏不冷，把你的毛披風給我。」「你不要穿這個吧？」「自然，我要穿它。」我馬上就脫下我的溫暖的披風，他接着就披上，把尾放在胳膊上，在冰上一溜就走了，「活像一個神人的兒子。」啊，白蒂娜，要是你看見他！世間沒有更漂亮的了！我喜不自勝，祇得拍掌叫好！我一生都記得着他那一次的神情；從一個橋孔裏溜出去，從另一個橋孔裏溜回來，披風的尾拖在他的背後，隨着風飄動。」

她還說，白蒂娜的母親也在河岸上，那天她兒子就想向她（白蒂娜的母親）獻慇懃。在這段簡單的敘述中，你不覺得有臘探（Tatone譯者註：希臘神話中文藝神亞波羅的母親）的驕傲麼？「這是一個神人的兒子啊！你不相信這裏說話的人，不是一位弗蘭克浮城的中產階級的婦人，而是一位羅馬的元老夫人，或皇后，或考來里（Cornelia，譯者註：羅馬的貴婦，兩個兒子都是有名的民衆領袖。一位太太拿珠寶向她誇示，請她也把她的珠寶拿出來賞鑑賞鑑，她把兩個兒子牽出來

說，「這就是我的珠寶。」麼？

當時這位母親所感覺的，後來全德國人都感覺到：哥德，他就是德意志。

讀這些書信時，我們不禁與白蒂娜有同感，也驚訝研究哥德可以從他的母親入手；在這些書信裏，我們發見哥德更偉大，至少是更單純，更自然，超出禮儀細節，處處流露德意志民族的高度的誠懇。我們所稍引以為惋惜的，是哥德在他的天稟中沒有稍多回味他母親的名言：「世間沒有比人與人的同情交感更偉大的東西。」一般人說：哥德不很愛母親，待她很冷淡，在許多年中，母子相隔雖祇有兩百里路左右，兒子向來不會回去看望母親。關於這一點，大家都怪哥德自私，冷淡。我想大家也未免說得過火一點。在說哥德缺乏某種特性以前，我們應該看得仔細一點，因為哥德所給人的第一個印象通常是一種冷靜的樣子，但是這種冷靜之下常隱藏着一種較深較原始的特性。一個母親不會直到臨死都在敬愛一個兒子，而且敬愛到那麼高的程度，如果那兒子對於母親實在有很對不起的地方。哥德的母親並不覺得她的兒子對她不起，我們也就不必比她更苛求。哥德也自有他的做兒子的方式，一種母子相得的方式，雖然這種方式不一定是好模範，負恩負義的字眼也決不能加在他頭上。他寫信給白蒂娜說：「拿熱的心腸待我的母親，你對於她的照顧，我知道誠心誠意地報答。一陣冷風常從她那裏吹到我身邊來。現在我知道你靠近她，我放心了，我覺得暖和了。」不過「這

一陣冷風」不會叫人微笑；芳藤來爾 (Fontanello) 譯者註：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以提倡近代科學著名。也不會把這句話說得更好。我有时想，我們如果用我們法國的辦法下哥德的定義，可以說他是一位穿上詩的衣裳的芳藤來爾。」當他丁母憂時，白蒂娜寫信給他，提到一般人覺得他所特有的冷靜而厭惡悲痛的瘴氣，曾經說過：「人家都說你遇到悲痛的不可避免的事就轉過頭不看；但是對於你母親臨死的情況，你可不要也轉過頭不看；你應該知道她一直到死都是仁慈賢慧，她的性格中最大的部分是詩。」提到這最後的一方面性格，白蒂娜知道很清楚，是最能感動哥德的。哥德回她的信滿篇是感激的話，感激她的母親在暮年所得到的白蒂娜的侍奉；並且流露許多「回青」（譯者註，指冷下去的情感重新熱起來，如草木再發青一般）的話。但是，從這時候起，白蒂娜和哥德的重要的聯絡線已不存在，這種損失不久就影響到他們中間的關係。

我說過，白蒂娜曾鍾情於哥德，她的愛情究竟有什麼記號可以讓人看得出呢？啊！那並不是一種流俗的愛，也並不是一種自然的愛，像笛端 (Didon) 譯者註：曾鍾情於羅馬英雄伊尼阿司，被他遺棄之後，痛而自殺，見浮吉爾 (Virgil) 的名著 Aeneid) 朱里葉 (Juliet) 譯者註：羅米阿的愛人，見莎士比亞的悲劇) 或浮基尼 (Virginie) 譯者註：Bernardin de Saint-Pierre 的名著 Paul et Virginie 中的女主角。這部小說所寫的是自然環境中的自然戀愛。諸人的愛，在心中熱烈

地燃燒，一直到慾望滿足。那是一種理想的愛，超過頭腦的愛而卻又不完全是心膈的愛。我實在不很知道怎麼解釋這種愛，白蒂娜自己也很有些茫然。事實是這樣：白蒂娜生來就有一種活躍生動的想像，精銳的詩的感覺，和本諸自然的熱烈情緒，她把她幼年所有的愛好，所有的靈感都附託在哥德的身上；她傾山倒海地愛着他，把他看作她的一切幻想的結晶。這種愛對於她也並不是一種苦楚，簡直可以說是一種幸福。她說：「我知道一件祕密，如果兩個人互相契合，同時有神明呵護他們，人間的幸福到此就算達到可能的最大限度了。」她常覺得這種契合祇是理想的，精神方面的，也就很夠了。至於哥德方面哩，他是飽嘗人生況味的，肉感和靈感他是一樣地明白，他對於白蒂娜的愛情也毫無疑懼，從開頭就給它一個地位，不過不讓它靠得太近。神仙的特權據說是長生不老，永遠是年少。雖然已經到了五十八歲，哥德還不是一個有把握的老年人，可以讓白蒂娜天天親近他，天真爛漫地周旋他而沒有危險。不過白蒂娜離他很遠地住着，給他寫的信生氣蓬勃，閃耀着種種感覺，顏色，聲音，以至無奇不有的花樣，很能提起他的興致，使他很愉快地感覺到自己回到少年似的。她是一個嶄新而秀雅的人物，來到他的詩人和自然學家的眼前，供他觀察，呈現給他一部得諸意外的書，裏面有的是可愛的意象和動人的情景。就哥德說：他談這部書（譯者註，指白蒂娜所給他看的性格），也正如他談任何另一部書一樣，但是這部書尤其別饒風趣，因為他自己的名字在每頁裏面都嵌在金光赤耀的暈

輪裏。他替白蒂娜的書起了一個名字：「自然之福音。」他向她說：「繼續宣揚自然之福音啊！」他覺得上帝使這個福音化成了人身。她把他的過去生平的印痕和新鮮氣象——這在他的不甚自然的生活裏已丟掉了，——再提醒起來，這對於他的藝術天才是很有功用的。他寫信告訴她說：「凡是你向我所說的我在年輕時代都經驗過，這令人猛然很清楚地回想起過了很遠忘了很久的事。」他對於她抱着一種不即不離的態度，不太奉承她，也不太疏虞她，給她的回答總是恰好不讓她糟心，使她繼續下去。

她第一次見他的情景是一幕離奇的戲。從她自己所讀出來的看，我們很明白她不是在法國，不要和惡意的嘲笑者打交道。那是一八〇七年的四月底，她跟着她的姐姐和姐夫一陣走，他們倆是到柏林的，約定回來時走梵依瑪（譯者註：哥德所在的地方）。他們要穿過駐紮在當地的軍隊。她穿着男子裝旅行，爬上車的高座以便望得遠一點，每到一個驛站時，她下來幫着解馬繫馬，早晨向樹林裏放槍，有時爬上樹看，像松鼠似的。我們可以趁便說一句，松鼠壁虎的輕活也是她的特性之一。哥德常把她叫做「小鼠。」到任何地方，祇要她能爬，無論是樹，是巖石或是高揚式教堂的頂，她總要爬上去坐着頑頑。有一天，她的一陣傻氣發作，在日落時爬到柯南（Colonne）大教寺的高揚式雕像上面去，高起興來寫信給哥德的母親說：「顧問太夫人，你如果看到我在來因河中央，坐在一個高揚式教寺的玫瑰上」（譯者註，高揚式教寺

門頂上通常雕着一朵大玫瑰，「你一定會怕啊！」在別的地方她又說：「就我的愛好說，與其走，不如跳；與其跳，不如飛。」

白蒂娜跑着，頑着，跳着，這一次她是到梵依瑪去。在未以前，她在車子裏歇許多夜沒有睡覺。一到梵依瑪，她馬上跑到維倫（Wieland）譯者註：當時一位有名的詩人）家，得到一封介紹見哥德的信，就跑進哥德的家，門房通報了，等了一些工夫，門開了，哥德走了出來：

「他站在我面前，莊重的，嚴肅的，注視着我。我想是我先伸手給他的，我覺得像要暈倒似的。哥德把我抱到他的心窩上說：「可憐的孩子，我嚇了你麼？」這是他開口向我說的第一句話，它滲透到我的深心裏。他引我到他的房裏，叫我坐在他對面的躺椅上。我們倆都靜默無言，最後，他先打破沉寂說，「你或許在報上見到，我們在幾天以前遭了一個重大的損失，公爵太夫人亞米尼死了。」「呀！我回答：「我不看報。」「真的！我以為從梵依瑪來的消息都使你很關心哩？」「你以外我什麼也不關心，我沒有耐性去翻報紙。」「你是一個可愛的孩子。」長久的靜默。我老是被放逐在那個厄運的躺椅上，身上發抖，心裏忐忑不安。你知道，要我像一個斯文人坐着不動，是不可能的，哎媽，（她這信是寫給哥德的母親的，）一個人能像我那樣做吧！我叫道：「我不能歇在這個躺椅上！」我突然地站了起來。「好罷，你愛怎樣就怎樣罷！」他說。我馬上就跳去抱住他的頸項，他把我擺在膝上，緊緊地抱着我抵着他的心窩。」

我們須記得這是在德國，不用大驚小怪。她躺在他的心窩上，這在片時間是很好的；但是說來很奇怪，她躺在那裏睡着，時間也算是夠長了，因為她接連幾夜都在旅途中過去，疲倦得要死。醒過來以後，她纔開始談一點話。哥德摘了一片爬上窗臺的葡萄葉，向她說，「這片葉子和你的面頰一樣新鮮，一樣蓋着嫩毛茸。」你也許以為這幕戲景完全是帶着兒童氣的；但是不久哥德就向他談他的深心中一些最嚴重的事，他向她談剛死去兩年的席洛。白蒂娜阻止他，說她不很愛席洛；哥德就向他解釋這位詩人的性格，和他自己雖有那麼大的懸殊，卻仍不失其為偉大，寬宏，他自己對於席洛也曾經有大量去了解他和敬愛他。哥德談席洛的一番話頗有一往情深之概。

那一天或是第二天晚上，白蒂娜在維倫家裏又看見哥德，他手裏拿着一個紫羅蘭花圈，她心裏很猜忌，怕是一位女子送給他的，他就把花扔給她說「我把它送給你，你還不高興嗎？」這些在梵依瑪初會的情景是一種稀奇的混合，一半是稚氣的，一半也是神祕的，但自始至終是生動活躍的；可是這種情景是不宜於天天複演的。幾個月以後，他們在瓦特布（Wartburg）惟一的再會中，白蒂娜沒有語言表現她的心事，哥德把手放在她的唇上說，「用眼睛說罷，我都懂得。」他看到這位動人的小姐，這位棧色的怯懦的小姐的眼睛滿填着眼淚，使用手把她的眼睛閉起，告訴她一句很有道理的話，「平靜些！平靜些！在咱們倆中間祇有平靜是合式的辦法。」但是讀到這番情節時，你不很想疑問：

「福爾特 (Voltaire) 譯者註：十八世紀法國哲學家，以諷刺著名。」對於這事該怎樣說？」麼？

對於哥德如果要有一個公平的觀念，我們最好把法國人的老練氣去開。沒有人發過比哥德的更好的對於福爾特的議論，沒有人比他更能了解福爾特是一個最完善的法蘭西特性的類型。讓我們也報答他以同樣的了解，他，德意志特性的完善類型。像庫維頁 (Cuvier) 譯者註：十九世紀法國一位偉大的自然科學家，和哥德同年——一八三二年——去世——哥德是最後一位看着十八世紀死去而自己仍活着的偉大人物。他的特長是廣博，甚至於是全備。同時是偉大的自然科學家與詩人，他研究每個對象，都同時看出它的實在性與理想性，一方面把它看成個體去研究，同時又把它提高到，歸納到，它在自然普遍秩序中的特殊位置；還不僅此，他又能在它當中吸出一切事物所隱藏在自身的詩的芬芳。哥德在一切中都抽出詩來，對於一切都感到興趣。沒有一個人，沒有一種學問，他不是用一種好奇心，一種精確的精神去討探，以求洞見周知，巨細不遺。我們應該說他對付人物都是用全副的熱忱，研究完了，知識到手了，他馬上就掉過頭來，轉到另一個對象上去。他的尊貴的住宅門樓上面寫的是「皆大觀喜」的字樣，他對於外來客都一律歡迎，不分上下，用他們自己的國語和他們談話，使每個來者對於他所研究者都有所供獻，他的唯一目的在擴大自己的趣味；他的風度和平，肅穆，沒有苦毒，也沒有妬忌。一件事物或是一個人使他不快或是不

值得他長久留戀時，他就轉過頭來把視線移到廣大宇宙中之另一方向去，這廣大世界裏頭頭是道，他可任意去取。他的態度不太淡薄，也不太執着，好奇至於鞭關入裏，卻不至於流連忘返；慈祥如同一般人想像神所有的慈祥，簡直可以說是「阿林平氣派」 (Olympien 譯者註：古希臘人以爲阿林平山是神仙的鏡界，阿林平氣派意即謂神仙氣派，希臘人所想像的神仙氣派是和平、靜穆、慈祥。) 這個形容字在德國是不會引起嘲笑的。如果一個新詩人或是具有明顯的獨到的作家，一個擺輪 (Byron) 或是一個滿若尼 (Manzoni)，哥德立即興味盎然地去研究，不帶任何奇僻的私人的情感；他有的是「天才的愛」。比如他對於滿若尼並不認識，但是滿若尼的劇本「卡馬略那」 (Carimagno) 落到他的手裏時，他立刻去用心研究它，在裏面發見許多見解，許多美點，有一天他在「藝術與古代」裏發表一篇文章，盡量地表現他的意見，於是全歐洲都因為他的介紹而認識滿若尼。當時英國有一個雜誌攻擊滿若尼，哥德竭力替他辯護，他所說的許多理由連滿若尼自己也一定沒有夢想到。後來他遇見滿若尼朋友庫塞恩 (Kosch) 就向他仔細探問滿若尼的爲人，從品格以至於容貌，雖是極微細的特點，他都有一種無鑿的好奇心去打聽，一直到他把叫做「滿若尼」的一件自然中的新產品完全明白了，纔肯放手；恰如他以植物學家的身分研究一棵植物一樣。對於席洛，他的懇勸照顧和忠告是可欽佩的。他初看到的席洛是一位熱烈激昂的年輕人，爲天才所驅遣而不知節制。他們倆中

間有無數近似相反的異點隔闕着。但是哥德不惜用他的力量使席洛得到耶拿大學歷史教授的位置。後來一位好機緣使他們接近，於是心心相印，異途同歸，哥德以後就於無形中引導着方在尋路的席洛。他們中間的通信已經發表了，很可以見出哥德對於席洛的誘導薰陶，宛如父兄之於子弟。他稱讚席洛爲「一個了不起的人。」在宇宙中一切哥德都能了解，——一切，除非是兩件東西或許在例外，（是基督教徒，一是英雄。這是他的性格中頗可惋惜的弱點。里阿尼達司（Leonidas）譯者註：古斯巴達王，以三百人死守要塞禦波斯大軍，因而殉難。）和巴斯卡（Pascal）譯者註：十七世紀法國哲學家，以著辨護基督教的「隨想錄」著名）——尤其是巴斯卡，在哥德的眼光裏，說不定是自然體系中兩個過分失常的怪物。

哥德對於犧牲和苦痛都不歡喜。他看到什麼人生病、苦痛、和愁慮時，就想到他自己藉寫「維特」而打消自殺的念頭，告訴人說：「學我的辦法，把叫你苦痛的孩子生產出來，他就不再在你肚子裏作怪了。」他的母親也很知道這個祕方。當白蒂娜因她的年輕女友貢多洛德自殺而感到非常憂鬱時，她寫信去安慰道：「我的兒子說過，『我們應該用工作去排遣愁悶。』他遇到一件不快意的事，就用它寫一首詩。我已經說過多少次了，把貢多洛德的故事寫出來，寄到梵依瑪去，我的兒子一定要它，保留它，至少它不再會在你心頭上壓着。」

就一篇簡短敘述所能包括的說，白蒂娜立意要愛的人大致如此：

她愛他所取的方式對於他們倆都是很合宜的，這就是說，像一種溫存而不燃燒的火焰。

從這次會晤以後，白蒂娜回到佛蘭克浮，常寫信給哥德談一切事情，一切感想，有時是用頌贊祈禱的聲調，有時是用開頑笑說閒話的口脛。這種披肝瀝膽的通信有時也奇怪到很可笑。她說：「當我置身於自然中，你有心靈教會我懂得它的內在生命，我常把你的心靈和這種內在生命混爲一事。我躺在青草地上擁抱着它。」她向他復述過不知到多少次數：「你美、你偉大、你可愛、你比我所知道的一切都較好……像太陽一樣，你穿過黑夜……」在這些時會，她向他說話，如同人們向耶和華頌禱一般。但是，同時，她的信裏也有些輕佻語，新鮮思想和動人的文字。可以標題爲「在菩提樹下」的那一封信（因爲裏面描寫一棵空心的菩提樹）全篇生氣蓬勃，充滿着鳥語和在日光中飛動的蜜蜂的嗡嗡聲。在這些時會，她自己埋怨哥德愛她不如她愛哥德的酸辛語是很有道理的：「我不像蜜蜂一樣飛來飛去，從每個花心裏采得蜜來供養你麼？」但是哥德像盧梭，像一切詩人，他也能鍾情，但所鍾情的是他的作品或幻夢中的女主角。盧梭決不會拿他所創造的玉麗（Julie）譯者註：盧梭的名著「新愛洛依思」中的女主角）去換杜德安夫人（Madame d'Houdetot，譯者註：盧梭的情婦。）白蒂娜有時也很聰明，在熱情之下也頗能感覺到她和哥德的交易不公平而抱怨。她向哥德說：「別對不起我，別造出一個雕像來崇拜，當你可以在我們倆中間造

出一種頂好的精神上的關聯來的時候。」但是她所夢想的完全是精神上的哲理的關聯，這種懸在空中的關聯，我們可以問她一句：可以成爲真正的關聯麼？

哥德與盧梭不同，他對於他所敬而遠之的女子仍然是可愛。他的冷淡，無論是實在的或表面的，祇要有一句漂亮的有詩意的話就賠償起來了，一聲微笑就掩蓋起來的。這位年輕可愛的姑娘，使他回想到當初他比較好，真正比較幸運的時候，那時候他還沒有把他的比較微妙的樸素的內心移轉到，而且一半犧牲在，靜觀默玩和對於外物界的反省。他承認自己精神上的「返老還童」和心靈生活的回轉都是她的力量。他常寫信給她說自己的感想，用有節奏的語言，有時還用二十四行詩的形式。「再見，我的可愛的姑娘，早點寫信給我，讓我有點什麼可翻成新花樣！」她供給她詩料，他加以剪裁點化。我們常覺得這種點化的結果常使天然的花變成一朵人爲的花，比原來更明艷，更光潤，但是也比較冷，失去原來的芬芳。哥德自己似乎也看出白蒂娜的性格的優越，豐富，變化無常，每次所呈現的花樣總是驚人的新鮮的。他向她說：「我的年輕的跳舞家，你每一個動作都叫人高興，你常突如其來的扔給我們一個寶冠。」

她也是一樣地能瞭解他，知道怎樣贊美他。從她的信札中我們不僅能見一個理想的哥德，還可以見出一個實際的哥德，活潑，仍然很漂亮，魁梧，雖然他已初跨進老年期了，他的和平靜穆的頭額下面常是露

着笑容的，「兩隻大黑眼睛微微地睜開，在注視她時，裏面全充滿着和藹的神情。她很能從他的性格中感覺到「偉大心靈所流露的尊嚴。」

「我初次見你時，你的性格中使我覺得很可注意的，而且立刻就引起我的深厚的敬愛的，是你整個的人表現出大衛帝（David）所說的關於人的一句話：「每個人應該是自己的君主。」」哥德的這種尊嚴，無論是在才具方面或是在儀表方面，都很合式地和秀美混在一起，這種秀美不是柔和的或簡樸的，而是嚴肅的，微帶有反省自覺的。她帶熱情告訴他說：「朋友，我有些妬忌美神們（Graces），她們是女性，永遠是走在你前面；你到什麼地方，和諧大聖都是和你在一起。」他的天才表現，在許多不同的形式，她是一律地能瞭解他，無論是像「維特」所表現的飄忽的狂風暴雨的氣概，或是晚年沈着靜穆而超然物表的氣概。「啊，偉大的奔流，從前你是怎樣地傾山倒海似的衝過青春流域，現在你是怎樣地變成一條波平浪靜的河水，在草原中慢慢地流到前面去！」斯泰爾夫人（Madame de Staël）譯著註：法國著名女作家，被拿破崙放逐，在德國住過很久，和哥德及當代許多文人都有交誼。（原先期望看見一位像「維特」的哥德，後來發見他不像那樣，非常失望，好像以爲這就可以減低他的聲價。白蒂娜對於她這種看法很瞧不起，同時也不免帶有幾分醋意，譏笑她說：「斯泰爾夫人有兩種錯誤：第一種是她所期望於哥德的，第二種是她見哥德後所存的意見。」

但是這位年輕活潑的姑娘，這位流動的帶着幾分麥布（Mab）和

惕壇尼亞 (Tytania) 諸仙后的飄渺性的魔女，像「威嚴麥依斯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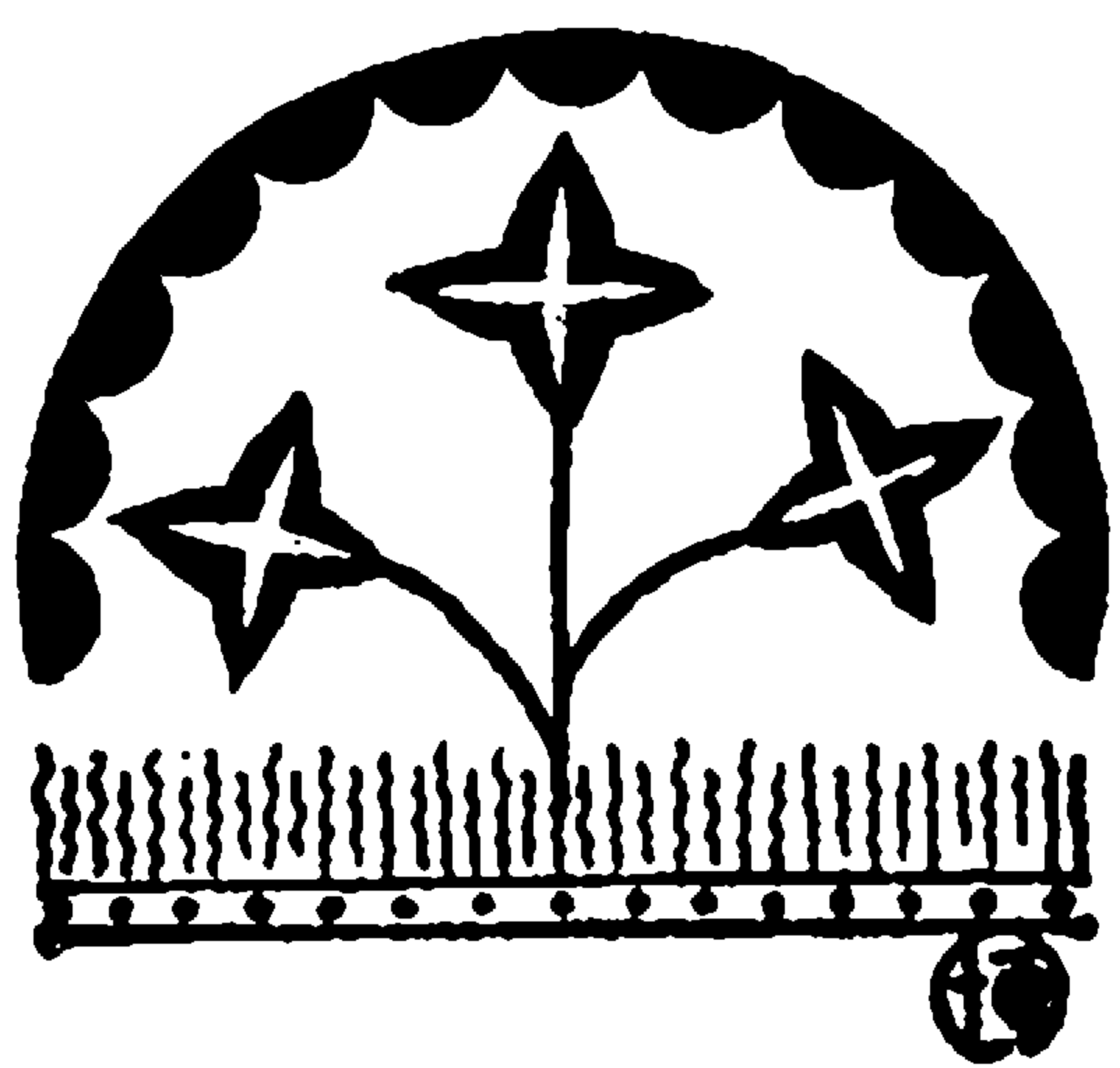
(Wilhelm Meister 哥德的遊記體小說) 中的米孃 (Mignon) 一樣，仍然擺脫不了她的意大利血源。她竭力學德國人，但是究竟不容易。「美感的純潔的」敬仰不能滿足自然的要求，也就不能完全使她心滿意足。有些時候，她自己莫明其妙地希望多一點，他希望和她的尊嚴的朋友在一塊整整地度一個春天。她願意在心靈上把她自己整個地贈送給人，但是也希望人也照樣把他自己整個地贈答給她。她自己問得很好：「一個人可以接受一個贈品而不把他自己當作一個贈品酬報麼？不把自己完全地永遠地交付過去，那算得一個贈品麼？」但是哥德祇拿自己給人看，不把自己當作贈品。他給她寫些簡短的信，有時還請書記代筆，她就不免發點脾氣，表示不高興。她所要求的些少，但是這所謂些少至少就是整個的哥德。「在我的信裏你接到的是我，在你的信裏我接到你麼？」哥德的母親死後，白蒂娜可抱怨的更日漸其多，因為這位慈祥的老人知道她的兒子，常向這位小姐解釋詩人是怎樣用輕描淡寫的筆墨表現情感，在一般人以為很冷淡的求詩人心中仍是很深切。「我很知道他，他寫這信時心裏是充滿着深情的。」自從沒有這樣的遠見的解释者安定白蒂娜的心以後，她就不免常起疑慮。不過在這些心花亂迸和閃耀的煙火中愁苦之音究竟不常見；我們讀她的書信時，很可以複述哥德自己的話，說那些都是一些可愛的幻想：「誰能夠相信世間有許多的愛呢？我們最好把這一切當作一場夢看待。」

譯後語

這篇文章譯自聖博甫的名著「星期一談話」(一八五〇年七月二十九日發表的)。那時候哥德和白蒂娜的「通信」剛譯成法文，聖博甫就趁寫這部「通信」的書評的機會，討論兩個通信人的關係。他所見到的「通信」是經過白蒂娜修改潤色過的，原來的通信近來已在德國發見，和白蒂娜所發表的微有不同。

聖博甫是被一般學者推為近代第一位大批評家的。他原來學醫學，後來轉到文學，所以他研究文學的方法是自然科學的方法。他以為研究作品須先研究作者，而研究一個作者正如研究一棵植物一樣，要分析他的個性，要研究他的個性的成因如家庭環境，教育，交遊等等。因此，他特別着重傳記的研究。近代研究傳記文學的風氣可以說是由他開出來的。他的批評論文後來搜集成二十八冊的「星期一談話」裏面大部分是短篇傳記，如這篇譯文所代表的。

聖博甫寫傳記的方法是很可注意的。他寫的文章都要在報章上發表，不能過長，所以每次祇抓住作者生命中某一片段而津津道之。他用談故事的口吻，不怕老太婆式的嘮叨瑣屑。他永遠不用記賬的方法，也不用律師寫供狀的方法，態度始終很客觀，很家常，不輕易下斷語，偶爾在輕描淡寫之中微露譏諷，卻非常深刻雋永，耐人尋味。我們可以說，聖博甫的許多「畫像」(Portraits)是短篇傳記的典型。



音標的派別和國際音標的來源

羅莘田

研究語音學不得不用一種符號代表聲音，就像研究數學不得不用一種號碼代表數目一樣。照理論講，印歐語本來是用字母拼音的，它的拼法(orthography)就應該代表真正的語音，它的字母(alpha-bet)就應該是每個聲音的符號；可是這種沿襲下來的字母和拼法，對於語音的研究上實在缺點太多了。就像最普通的英法兩種語言，他們的拼法不幸就是最不合於實際語音的。例如英語的 son (兒子) sun (太陽) 同音 [sʌn]；so (如此) sow (播種) sew (縫) 同音 [soʊ]；I (我) eye (眼睛) 同音 [aɪ]；法語的 vair (栗鼠皮) verre (玻璃) ver (蟲) vers (向着) vert (綠色) 同音 [vɛʁ]；saint (聖) sain (健康) sein (胸膛) seing (畫押) cinq (五) 同音 [sɛ]；這在語源學(etymology)上固然各有來源，可是從語音學的觀點看，這種拼法是不能代表現代實際語音的。如果列舉它的缺點，我們可以指出下面的六種來：

(1) 同樣的符號不代表同樣的聲音。例如：

英語的 [ʃh] 在 ghost (鬼怪) [ɡoʊst] laugh (笑) [laɪ] hicough (打嗝) [hɪk-kaɪ] though (雖然) [ðoʊ] 這些字裏並不同音；[a] 在 gate (門) [ɡeɪt] father (父親) [fa:ðə] fall (降落) [fɔ:l] any (不論誰) [əni] fat (肥) [fæt] watch (看守) [wɒtʃ] 這些字裏也不同音。

法語的 [œ] 在 air (因為) [ka:ʁ] coco (椰子) [kɔ'kɔ] cube (立方體) [kyb] 幾個字裏和在 cent (一百) [sɑ] œ (這個) [sɔ] ci (這裏) [si] 幾個字裏完全不同；[a] 在 bal (球) [bal] 裏也和 in bas (低) [ba] 裏不同。

(2) 同樣的聲音不用同樣的符號代表。例如：

英語的 [dz] 音在 jam (果醬) [dʒæm] 裏寫作 [j] 在 gem (芽) [dʒem] 裏寫作 [g] [k'] 音 cat (貓) [k'æt] 裏寫作 [c] 在 key (鑰匙) [k'i:] 裏寫作 [k']

同是一個 [ou] 音而在 oh (噫呀!) [ou] owe (該欠) [ou] so (如此) [sou] sew (縫) [sou] sow (播種) [sou] hoe (鋤頭) [hoe] beau (美少年) [bou] though (雖然) [jou] 這些字裏有種種不同的寫法。

法語 coq (雄雞) [kɔk] 裏的『e』和『q』同樣代表 [k] 音; cessant (停止) [sɛsɑ̃] 裏的『e』和『s』同樣代表 [s] 音; 同是一個 [o] 音而在 mot (字) [mɔ] tot (快) [to] beau (美麗) [bo] cheveax (馬) [ʃə'vo] 幾個字裏寫法也差的很多。

(3) 用兩個字母代表一個聲音。例如:
英語用『th』代表 [θ] 音: thin (薄) [θɪn] 又代表 [tθ] 音: this (這個) [θɪs] 用『sh』代表 [ʃ] 音: shy 害羞 [ʃaɪ]
法語用『ch』代表 [ʃ] 音: champ (野) [ʃɑ̃] 用『th』代表 [t] 音: the (茶) [te]

(4) 用一個字母代表兩個相連的音。例如:
『x』字母在這兩種語言裏有時讀作 [gz] 英語 example (樣子) [ɪg'zɑːmpl̩] 法語 exercice (練習) [ɛgzɛ'risis] 有時讀作 [ks] 英語 wax (臘) [wæks] 法語 boxe (拳術) [bɔks]

(5) 有時空有字母並不代表什麼聲音。例如:

英語 thought (思想) [θɔʊt] 裏的『gh』 knit (編織) [nɪt] 裏的『k』 writo (寫字) [rɪt] 裏的『w』 法語 beau (美麗) [bo] 裏的『e』 nez (鼻) [ne] 裏的『z』 hotel (旅館) [ɔ'tel] 裏的『h』 都是不發音的。

(6) 同一字母在兩種語言裏音值不同。例如:
『j』在英語代表 [dʒ] judgment (裁判) [dʒʌdʒmənt] 在法語代表 [ʒ] jugement (裁判) [ʒyʒnɑ̃] 『ch』在英語代表 [tʃ] 音: chamber (私室) [tʃ'æmbə] 在法語代表 [ʃ] 音: chambre (房間) [ʃɑ̃br] 『p』在英語代表 [p] 音: place (地方) [pleɪs] 在法語代表 [p] 音: place (地方) [plɑs] 『t』在英語代表 [t] 音: tendency (傾向) [tɛndənsi] 在法語代表 [t] 音: tendance (傾向) [tɑ̃dɑ̃s] 因為英法語的拼法有這麼許多缺點, 所以我們不能拿它當作研究語音的根據。

這種由歷史上沿襲下來的拼法, 在德語裏還比較近於語音: 它幾乎沒有不發音的字母, 並且普通是用一個符號代表一個聲音, 一個符號只有一個音值, 在少數簡單規則之下有些例外也是容易記憶的。此外像 Spanish, Welsh, Bohemian, Polish, Finnish 各種語言還有更合乎語音的拼法。不過, 就是其中最好的也不見得完全; 即使他們實際上不至於發生誤會, 也往往不夠作研究各種語音的工具。

爲補救舊拼法的缺點和羅馬字母的不夠用，從前的學者們曾經擬訂了許多種語音學的字母。

有一派想完全離開沿襲的拼法習慣，另外創造一套有系統的，合乎科學的字母，使聲音和符號之間發生固定的關係。在一八六三年 E. Brücke 所作的語音學的音標 (*Phonetische Transcription*) 裏，就打算獨抒己見的創造一套普遍的字母，使輔音符號合乎器官的觀點，元音符號合乎聲學的觀點。但是現在大家都公認元音和輔音一樣應該有嚴格的器官的根據。最初能夠照這種原理去作的，要算是 A. M. Bell 的視識語 (*Visible Speech*, 1867)。他根據分析發音器官的部位和動作所得的結果，作成一種『象形指事』式的音符。全套共有一百十九個字母，但是因爲所用的符號可以反正顛倒（例如：一個 C 可以印成 C C C C 四個方向，一個 D 可以印成 D D D D 四個方向，）所以定出六十一個形式就夠用了。後來他在聲音及其關係 (*Sounds and Their Relations*, 1882) 那篇文章裏又修改了幾點。Bell 的學生 H. Sweet 在一篇叫做聲音符號 (*Sound-notation*) 的論文裏對於視識語有詳細的批評，並且根據它重訂了一種『器官的字母』 (*Organic alphabet*)；後來他在語音學初步 (*Primer of Phonetics*) 和別的著作裏都應用它。不過這種字母非常難寫，印刷起來也很費錢，所以現在不大通行。

另外還有一種離開沿襲的字母的系統，就是 Otto Jespersen

的『非字母式的音標』 (*analphabetic notation*)。嚴格的說，視識語雖然不用羅馬字母，可是它還傾向於記錄連續的語言，實際上還得算是廣義的字母。至於非字母式的音標就不然了。它把每個聲音都用一串類似化學方程式的符號來代表，每個符號並不是代表一個聲音，只是代表一個聲音的元素；就像某一個聲音的構成在發音器官的那一部分，以及口腔的開閉到什麼程度之類。Jespersen 所擬的一共選擇了三十個符號，其中有希臘字母，有阿剌伯數字，也有少數羅馬字母。每個希臘字母表示器官的部位，每個數字表示口腔開閉的程度；例如 α 指雙唇， \circ 指全閉；那末 $\alpha\circ$ 在任何表示雙唇全閉的聲音（像 p, b, m 之類）的公式裏全要出現，就像英語 *ban* 字裏 b 音的公式是 $\alpha\circ\alpha\alpha$ 其中的 α 表示後顎低垂， α 表示聲帶顫動。

這種音標有兩種好處：第一，它對於音素的選擇和結合上充分的任我們自由；第二，它用少數普通容易找到的記號就可以作成功。可惜它只能作精密研究語音的工具而不能記錄成段的說話罷了。

民國十六年一月二十日，亡友劉半農（復）先生草創了一種『圖式音標』 (*the Diagrammatic Phonetic Notation*) 也應該屬於非字母式的系統。那篇文章的後語說：

譬之算數，言三加五減四，復以二乘之，常語也；記以 $(3+5)-1 \times 2$ 方式也；記以一字母 α 則代數也。

語音學中，言『雙唇閉合鼻孔出音』常語也；標以『b』則

事之類乎代數者。『日』中不含『雙唇閉合，鼻孔出音』諸義而人往往辨之者，習慣也。是以無此習慣之人，將茫然不知所謂。即有此習慣之人，亦苦其涵義有定，斟酌損益，多不自由。欲求記音時，節文字敘述之勞，而又能指使從心，精覈聲音之實，是非借助於一種方式不爲功。

昔倍爾造『目觀語』，史維脫採用之，事之類乎方式者也。顧其意欲將方式之事與代數之事混而爲一，故習之者煩苦而無功。葉司丕生創『非字母』純方式也；又病其未能應用象形指事之法，使人一目了然，故理制雖善而推行不易。余有志於標音方式之創造，始於一九二三年就學巴黎之時，但只粗定綱凡而已。其後或出於苦思，或得之偶然，意有所悟，便取片紙書之。積之既久，自審可以整理成篇矣，而授讀多忙，因循未能也。

今年之冬，北京奇冷，昨日夜半，朔風吼於天空，羣犬號於戶外，外愈喧而吾內愈寂，乃取向所書片紙，排比損益，另寫一通。達旦而寫竟，凡得條例五十，符號不滿百。自以爲錯綜用之，即未必能窮人世語音之變，要其所缺，亦復無多。補苴罅漏，當有待於將來。甚望斯學達人，不吝明教。

這段後語把非字母式音標的原理，Bell 和 Jesperzen 的得失，以及『圖式音標』草創的經過，差不多都可以概括了。圖式音標草創的全文曾在清華學報第四卷第二期中發表，讀者可以參看原書。

大多數語音學字母還是就沿襲的字母修改而成的。他們對於原來的字母想出種種方法來補充；有的增加小的大寫字母，有的增加希臘字母，有的把舊字母顛倒或稍微改變一點樣兒，有的在舊字母上添上『附加號』(diacritical signs)。這一類的字母很多，像 Lepsius 研究非洲語言所用的，Lundell 研究瑞典方言所用的，Bremer 研究德國方言所用的，美國人類學會研究美洲紅印度語言所用的，都屬於這一個系統。現在最通行的字母叫做『國際音標』(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簡寫作 I. P. A.) 是倫敦國際語音學協會參照 A. J. Ellis, Henry Sweet, Paul Passy, Wilhelm Viëtor 和 Daniel Jones 諸人的意見逐漸修訂而成的。要推溯它的來源，我們得先從英國改良拼法的運動說起。

英語拼法改良運動的倡始者，要算一八四九年 A. J. Ellis 和 Pitman 所草創的『Phonetic Nuz』，後來 Ellis 又在他的古代英語發音 (Early English pronunciation) 裏首先提議拿 ʃ 和 z 表示 sh 和 zh 兩個字的尾輔音。當時因爲積重難返，一般人對於這種『新式音標』(phonotype) 大肆譏評。在幾種激烈的計畫失敗了以後，大家認爲還是拿羅馬字母作根據比較容易通行；不過每個符號必須只代表一個聲音，同時還得省去不發音的字母。Ellis 後來所擬的『English Glossic』就是這種拼法的一個例子。例如：

English Glosik iz veri eezi too reed. With propior

國際音標

(修改至 1932.)

趙元任譯

		兩脣	脣齒	尖齶	尖腭	腭齶	齶腭	中腭	後腭	小舌	喉壁	喉門	
輔音	塞	p b		t d	tʃ		{t d} c ʃ		kg	q ɢ		ʔ	
	鼻	m	ɱ	n	ɲ		{n} ɳ		ŋ	ɴ			
	邊擦	擦			f β								
		無擦			l	ɭ		ʎ					
	滾			r						ʀ			
	閃			ʀ	ɽ					ʀ			
	擦	φ β	f v	θ ð s z ʃ ʒ	ʃ ʒ	ʃ ʒ	c ʒ	c ʒ		x ɣ	χ ʁ	ħ ʕ	ħ ʕ
無擦通音及半元音	w ɥ	ʋ	ɹ				j (ɥ)		ɰ	ɰ			
元音	關	{y ɥ} y ɥ u		{i ɨ}	{i ɨ}		前 央 後	i y i u u u					
	半關	{ø ɘ}			{ø}		e ø	ə	y ɘ				
	半開	{œ ɝ}					ɛ œ	ə	ʌ ɔ				
	開	{a}					æ a	e	ʌ ɔ				

(括弧中符號表示發音副作用)

{ } 號中的音標表示國際音標或此表原文所缺的。——譯者。

其他音——

腭化音: t, d, 等。

加舌根作用的輔音: t, d, z, 等。

擠喉輔音(喉部和其他部同時造成的塞音), p, t, 等。

縮氣的濁輔音: b, d, 等。

ɾ 擦滾音。

θ, ɸ (圓脣的 θ, ɸ 或是 s, z)。

ʃ, ʒ (圓脣的 ʃ, ʒ (或 s, z))。

ɭ, ʎ (搭嘴音, Zulu 的 c, q, x)。

ɽ (r 和 l 之間的一個音)。

ɰ (清 w 音)。

ɰ, ʏ, ʊ (較低一點的 i, y, u)。

ɘ (一種之 ə)。

ɘ (ə 與 o 之間的音)。

{A (中性的 a)}。

{E (中性的 e)}。

塞擦音通常用兩個輔音代表 (ts, tʃ, dʒ 等)。

但過必要時連在一塊兒 (ts, tʃ, dʒ, 等)。

或加 ˘ 或 ˙ 號 (ts 或 tʃ, 等)。

c, ʃ 有時可代 tʃ, dʒ (或 tc, dz) 用。

送氣塞音: ph, th, 等。

長度, 重音, 調——

ː (全長)。

˘ (半長)。

˙ (重音, 放在所標音節之前)。

˘ (副重音)。

˘ (高橫調)。

˘ (低橫調)。

因須避免平字, 故曰橫。——譯者。

˘ (高升)。

˘ (低升)。

˘ (高降)。

˘ (低降)。

˘ (升降)。

˘ (降升)。

看 *Ecriture Phonétique Internationale*, p. 9.

形容者——

- 鼻化。

◌清音化 (l = 清音的 l)。

◌濁音化 (s = z)。

◌在 p, t 等後程度送氣。

◌特開的元音 (e = 一種很開的 e)。

◌特開的元音 (e = 一種挺開的 e)。

◌圓脣化 (n = 圓脣的 n)。

◌齒化 (t = 舌尖抵齒的 t)。

◌腭化 (z = ʒ)。

◌舌略升高。

◌舌略降低。

◌脣更圓一些。

◌脣更開一些。

央元音 i (≠ i)。

ü (≠ u)。

ë (≠ ø (ə))。

ö (≠ o)。

ÿ (≠ y)。

ÿ (≠ ø)。

◌ (例如 n) 當韻母的輔音。

◌ 當輔音用的元音。

ʃ 一種像 s 的 ʃ 音, 餘照樣。

式“Romie”，所代表的正確讀音，那是很有用處的。他爲免去混亂起見把寬式的“Romie”，寫在圓括弧（）裏，把嚴式的“Romie”，寫在方括弧〔〕裏。

嚴式的“Romie”，原來是根據 Ellis 的『古體音標』(palaeo-type) 作的。古體音標所用的符號並沒有新字母，都是普通在印刷局裏常用的，除了普通羅馬字母以外就拿斜體（*s*），小的大寫（*H*），倒排的字母（*e, o*）或二合體（*th, sh*）來補充。這種音標是 Ellis 早年所擬新式音標的反動。他在那種音標裏拿 *u* 代表 *ü*，拿 *z* 代表 *zh*，後來 Sweet 在寬式和嚴式的“Romie”裏都採用了。在古體音標裏 Ellis 又廢棄了附加號，他認爲從印刷的觀點看這種附加號是和新字母相等的；不過在嚴式的“Romie”裏卻用了幾個通行的附加號，像 *u, z* 之類。古體音標是一種用羅馬音值的符號，它的音值比嚴式“Romie”更要複雜和隨便一點。後來 Ellis 曾經有過一個不幸的意見，他想製造一種用英語音值作根據的『普遍注音』（Universal Glossic）這比起古體音標來就更加繁雜而且不容易記憶了。

製定國際音標的國際語音學協會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 是一八八六年在倫敦成立的，會中集合各國的語音學者，和語言教師盡力於語音學的學術研究和實際應用。主持會務的就是法國的 P. Passy，德國的 W. Victor 和英國的 J. Jones 幾個人。協會成立的第三年（一八八六）爲把各國的語言精確的標注

出來起見，即議決製定一種符號，這就是所謂『國際音標』；它的草案是由 P. Passy 根據寬式“Romie”修訂而成的。這種符號的優點：
第一，一個符號只代表一個聲音（“One Sign one Sound”）
免去含混的毛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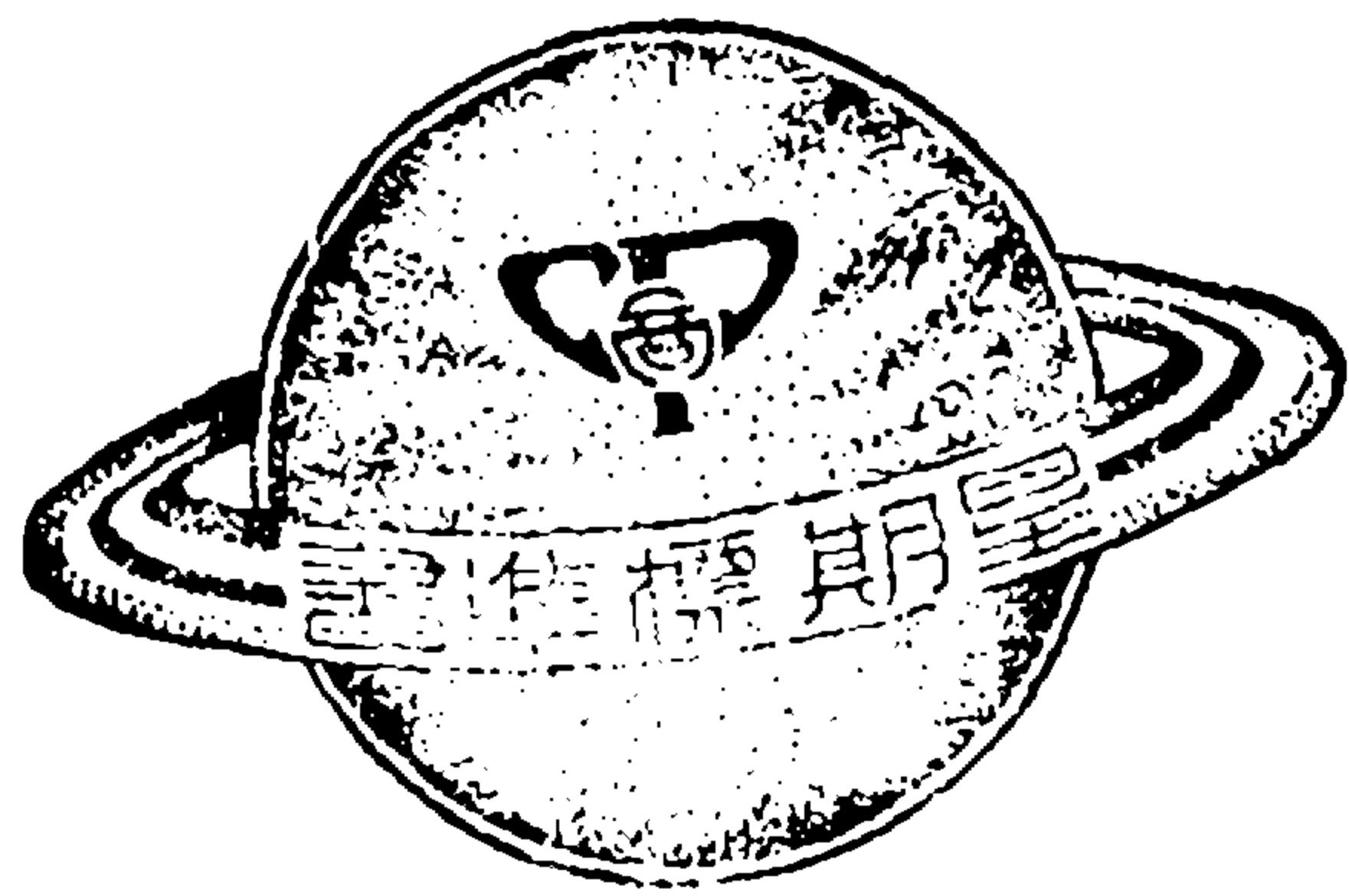
第二，大部分是羅馬字母，不敷用的時候或用小的大寫字母（如 *IC*）或把字母倒排（如 *o, i, t*）或用草體（如 *s*）來補充；至於借用希臘字母（如 *B, d, p, y*）或另造新符號（如 *u, z*）或添用附加號（如 *u, z*）或稍改舊形（如 *u, z*）的，都佔少數，所以懂得歐洲文字的人總容易記認。

第三，從公布到現在已經各國的語音學者和教育家所公認，應用它做出來的成績很多，不論那一國都可以通用。

因此，雖有人認爲 Passy 不免有適應法語需要的偏見，但是我們還依照『約定俗成謂之宜』的原則拿它當作研究語音學的符號。照協會的會章所規定，每年開常會時會員可以提議添製新符號或修改原有的符號。所以從國際音標公布以來已然經過不少的修改了；歷年修改的結果都載在協會所刊行的 *Le Maître Phonétique* 裏。我現在把協會在一九三三年所印的音標表和趙元任先生的譯文，附印在篇末以作本文的結束。去年的國際語音學大會，除去把表中的草體 [ʒ] 改成楷體 [ʒ] 外，並沒有什麼更動，所以一直到現在這個表還算是 up to date 的東西。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北平。

書準標期星

第六十種
(十二月五日發行)



余青松先生選定
王安宅先生編著

地球概論

▼余先生對於本書之介紹：古人以天地對稱。迨地圓之說證實，學者始恍悟地亦天體之一，……世俗又每因風雲雷雨皆現於空際，爰以晴陰旱潦之事付之天文學；殊不知是乃氣象學事，……更就地球本身之表面及其內部言之，又不可不明地文與地質。此外欲明地球懸處太空，繞日不息，以成晝夜四時之理，潮汐昇落之故，又不可不旁通天文學基礎之數學與力學。王君安宅，即本此旨，彙集天文、氣象、地文、地質、數學、物理諸科資料，成地球概論一書，洋洋二十萬言，學子用作入門讀物，頗為相宜。

定價一元
特價七角
國內郵費五分
廿六年四月廿四日止

商務印書館發行

*J68(52)-25:12

書準標期星

第六十三種
(十二月廿五日發行)



G. D. H. Cole:
Principles of
Economic Planning

經濟計劃的原理

(漢譯世界名著)

特價八角四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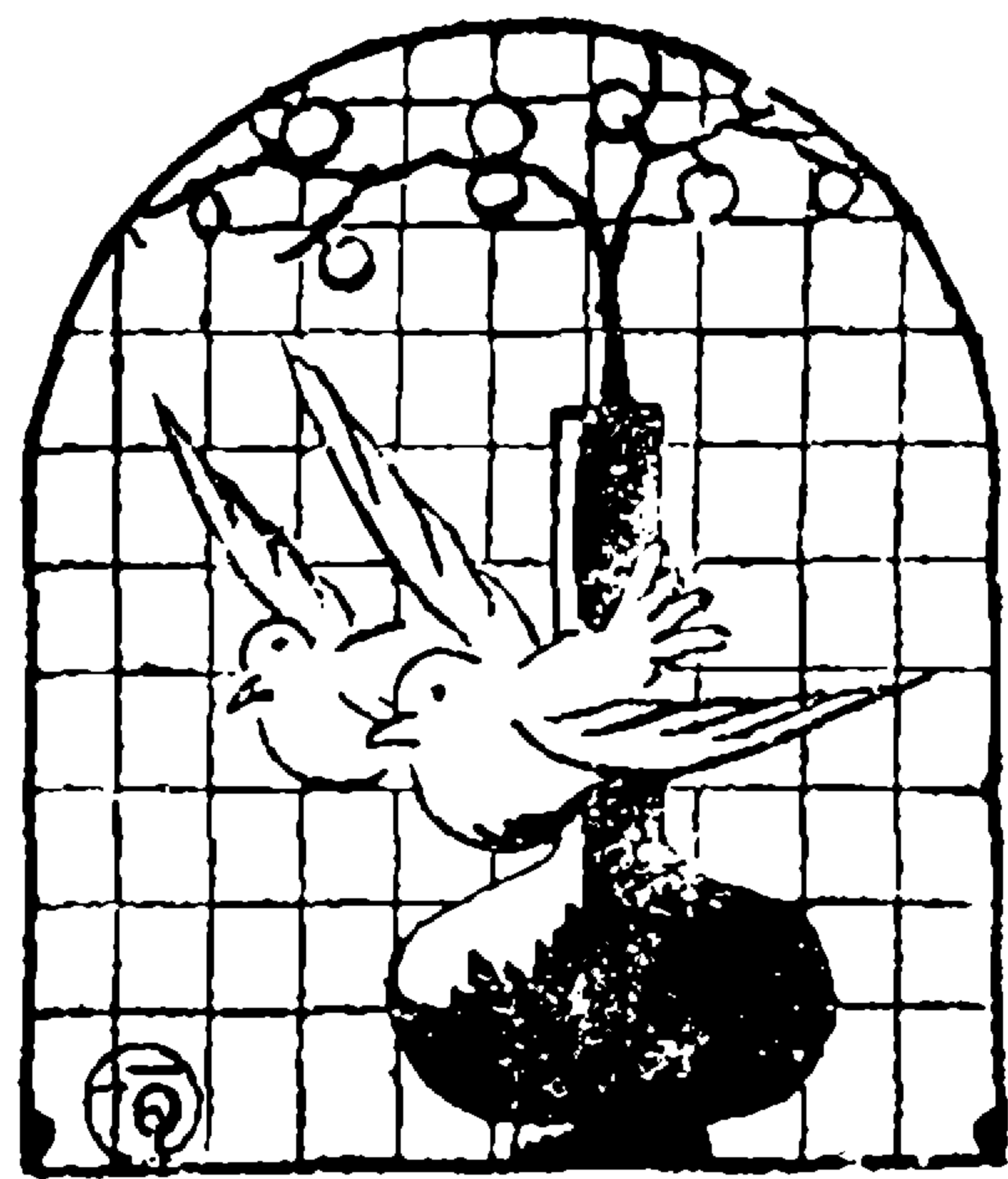
廿六年四月廿五日止

▼李權時先生選定 ▼黃澹哉先生譯述

李先生對於本書之介紹
本書原著人柯爾氏是英國目前基爾特社會主義或行會主義者的領袖。他的開明而進步的各種著作和主張，早已為世人所共曉的了。去年他又寫了一本「經濟計劃的原理」一書，……今由黃女士譯為國文，以餉國人，……柯氏的計劃經濟機構，不但能滿足人類在經濟上求平等的慾望，而且又能滿足人類在政治上求自由的慾望，實在是很合乎我們要平等又要自由的中國人的胃口的。至黃女士譯筆之真實流利，亦是本書出色的地方。

商務印書館發行

*J68(55)-25:12



宇宙之塵霧

張鈺哲

欲潔何曾潔，

云空未必空。

——紅樓夢畫冊題詞

紅塵滾滾，人間世上何處能夠覓得一片乾淨土。塵沙的堆積遍地都是。只等到朔風怒吼的時光，那戈壁大漠的黃沙，便可以飛揚天矯扶搖直上，趁着風勢瀾漫到關內來。僅此一端已可使紅塵飛不到的地域，只能徒存於幻想的靈境中了。而況世上塵埃製造的程序，時時刻刻都正在那裏繼續不斷地進行，塵埃的堆積便也正在逐漸增多。萬物的歸宿那一件歸根到底不是化爲微塵。『王侯蠅蠅，畢竟成塵』也就是這個意思。這可看作製塵程序裏一種緩進的手續。同時還有效率倍蓰於此的急進製塵底方法。火山大爆發，他的飛灰有時可佈滿全球，在空間停留的時間，竟達數載之久。工業化的國度有林立的煙突，晝夜不息地噴吐燃煤的烏黑濃霧。還有那鋤山修路掘礦濬河等工程，也湊熱鬧地爲這本已混濁的世界平添出許多灰塵。偶爾逢着戰神翹首揚眉之會，

那礮轟彈擲之頻繁，從製塵的技術上看來，也的確是非常有效。長此下去世界的混濁似乎只有日甚一日。塵世塵世，這惡名對你實是毫無冤枉。

世間既無乾淨土，我們總希望穹蒼碧落裏的玉宇空濛瓊樓縹緲，應該可以純潔無塵，還有什麼宇宙塵霧之可言呢。天文學者真是何苦來。你在三百多年前，既把我們寄身的大地，從那巍然中央惟我獨尊的寶座，推擠下來使與水火土木爲伍。難道現在又要使冰清玉潔的碧空，蒙世俗的泥淖塵埃嗎。如此的滓穢太清，罪何可道。但是閒情一賦無害靖節之清，寶髻之詞不累溫公之德。塵霧縱使瀰空，究也何損於宇宙的偉大。況且菩提非樹明鏡非臺，太空本無一物，更何懼塵埃的沾染。科學之鵠的就在乎追求真理。天文學者絕不能斧削事實，來勉強遷就人心之喜惡愛憎。畏怖事實的人們，仍然可以回向舊式宗教的天堂，覓取精神的安慰。

我們放眼曠觀太空的環境，便可瞭然沙塵煙霧的侵入，是勢所難

免的。滓穢太空的氛圍，亦就如同妨害我們國家統一富強的惡勢力，是恆永地存在那裏。民族一旦努力於復興之途，便不難外禦其侮，將那惡勢力的根株，芟除淨盡。但是太空冥冥，祇得任人排佈。等到年深日久，塵霧的侵入自然是愈積愈多，而永遠不得翻身了。

你道什麼是滓穢太空的氛圍呢。第一便是宇宙間所有那些星球的空氣。近世理化之學昭示我們說氣體裏邊那些分子，時常都在橫衝直撞穿梭往來，就恍同夏日風雨欲來時那些湖上蜻蜓一般。把氣體打到球膽或車胎裏面，所以能夠使他們漲成硬梆梆地，無非是這奔突衝撞的效果。一掀開茶壺蓋就看見水汽奔騰，也便是這個原故。地球所以能夠保持他的大氣，不至讓他向空間逃散者，乃是由於他那龐大的吸力，拚命拉住氣體的分子不肯放鬆。太陰因為身軀渺小吸力衰微，當年向地球分家時所得到的空氣，便也逐漸散失。到如今天涯淪落，海涸山枯，祇賸下孑然一身。不但蟾宮寶氣會悉數散播太空，就是地上的空氣，在高空處偶爾遇着桀驁不馴的分子，那龐強的吸力也要窮於控馭，而只得任其脫離羈絆。這些分子都如鳥脫樊如魚歸海，無羈無礙地浪跡天涯。至於太陽以及恆星上面的空氣，因為受了盈千累萬度高溫烘爐鍛鍊之後，騰躍飛奔的魄力尤為偉大。要脫離羈絆是更不費勁。這並不是憑虛臆造之辭。太陽表面的爆發日珥，便是天矯騰空漸歸消失的烈焰。人們在一種特殊望遠鏡之下，可以親眼看到的。

世人常以為太陽黑子的多寡，對於氣候有很大的影響。其實地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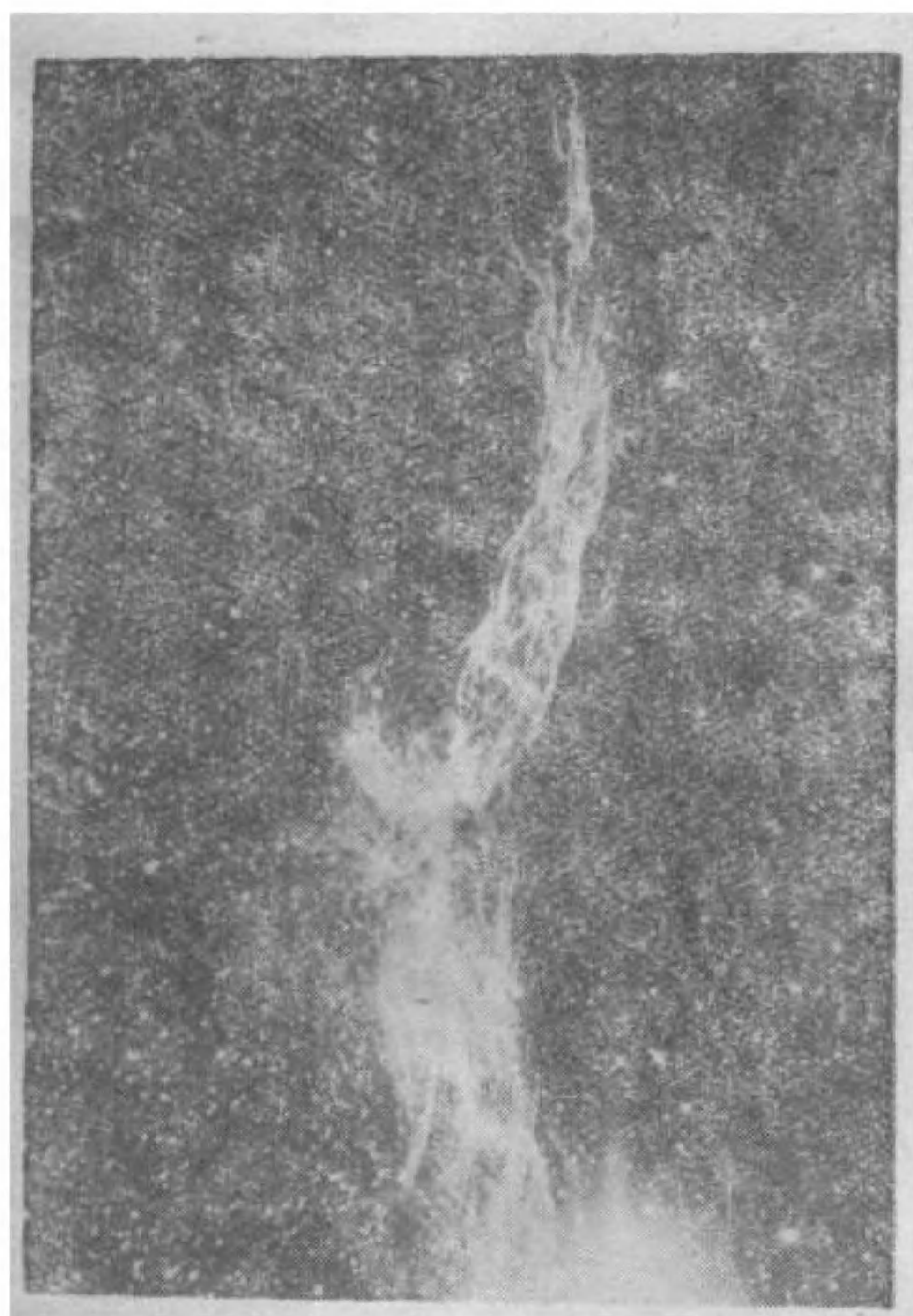
的現象和黑子最有關係者，還不是氣候。在寒帶裏以及緯度較大的地方，晚上每能夠在北方天空望見暗淡隱約成片的光輝，呈美觀的色彩。通常稱作極光。指南針因為地面磁場的力量，所以能指示南北。但是有時這磁力的方向會起急遽猛烈的變化，以至於使電報電話發生障礙那個地步。這便叫做磁暴。極光和磁暴這兩種現象，同黑子互為消長的關係，是非常的顯著。其實這都是起於太陽在黑子區域，所放射出來底大量電子的作祟。太陽放出的電子被地球所截到者，還不及九牛的一毛。其餘未獲得歸宿的，自都流蕩空間，加入到宇宙塵霧之林。現在有幾百萬萬的太陽，同時在那裏製造這宇宙之塵霧，太空雖大，也難免要被他們沛然充塞了。

惡濁氛圍雖然是宇宙塵霧主要的源泉，而太空本身當原初也未見得便是白璧無瑕纖塵不染。我們相信在盤古太初陰陽未判之先，宇宙間必定先具有一團渾渾沌沌茫無涯埃的星氣。後來星氣中各部份個別地團聚凝結，纔形成日月星辰以及一切形形色色的星體。不過當着宇宙構成的時光，勢不能將這無涯無邊氣團中所有的分子悉數盡加錄用，滄海遺珠在所不免。這些渾沌時期之遺民，便成了眼前星空塵霧的基本份子。

『睫在眼前長不見，道非身外更何求。』宇宙塵的痕跡和證據，初不必遠求，在我們小小的太陽系裏，已經可以找到一些。在眾行星繞行太陽這一層區域之內，除去九大行星和一兩千顆小行星以外，還充滿

無數塵沙。他們在太陽左近稍為密集。略為遠些愈變稀疏。當晴朗的薄暮或黎明，天色陰沉和昏夜相去無多的時候，我們常可以在離太陽不遠處黃道左近，看到一抹微茫的光輝。天文學裏稱他作黃道光。其實這便是太陽裏這些微塵所反射來的陽光罷了。天空的彗星也是我們太陽系裏的份子。在望遠鏡之下，我們有時可以眼看著一顆彗星，分崩離析成為幾瓣。過些時候便不可復覩，從茲這顆彗星的殘骸也就加入宇宙微塵的陣線。秋夜最常見的流星大部份都是謫降人寰的宇宙沙塵，和空氣廝磨而起的現象。

大宇宙中塵霧之存在，其實也有不少蛛絲馬跡可循。在望遠鏡偵察之下，我們曾經發見出來無數的輕綃霧縠般的散漫星雲，和那水墨淋漓般的暗黑星雲（參看圖一及圖二）。這些的天體，無非表示着



一 圖

輕綃霧縠般的散漫星雲



二 圖

水墨淋漓般的暗黑星雲

宇宙塵霧特別密集的区域。湊巧的其中正好含有輝耀的恆星，塵霧受了照灼的結果，便現身為發光的星雲。不幸未遇恆星的眷寵，那便成了暗淡冷落的黑星雲。他們的存在，我們尋常是無由覺察，除非背景之上具有密集的繁星或者明亮的星雲，然後纔能把他烘襯出來。就我們所看到許多的星雲裏，他們濃淡之度各各不同。其中塵霧的密度自然有個最低限度。在這限度之下，不論是散漫星雲或者是暗黑星雲，單憑望遠鏡的力量便不能發覺。所以在天空裏，我們雖不曾望到滿佈星雲的現象，卻很有充塞着稀薄塵霧的可能。

自常人看來，太空中的幾顆微塵，和我們正是風馬牛各不相及。不過在天文學者的眼光裏，這問題具有生死關頭的重要性。我們千萬不可輕易用一池春水底事，干卿這種語氣，來責備天文家的怪癖。空間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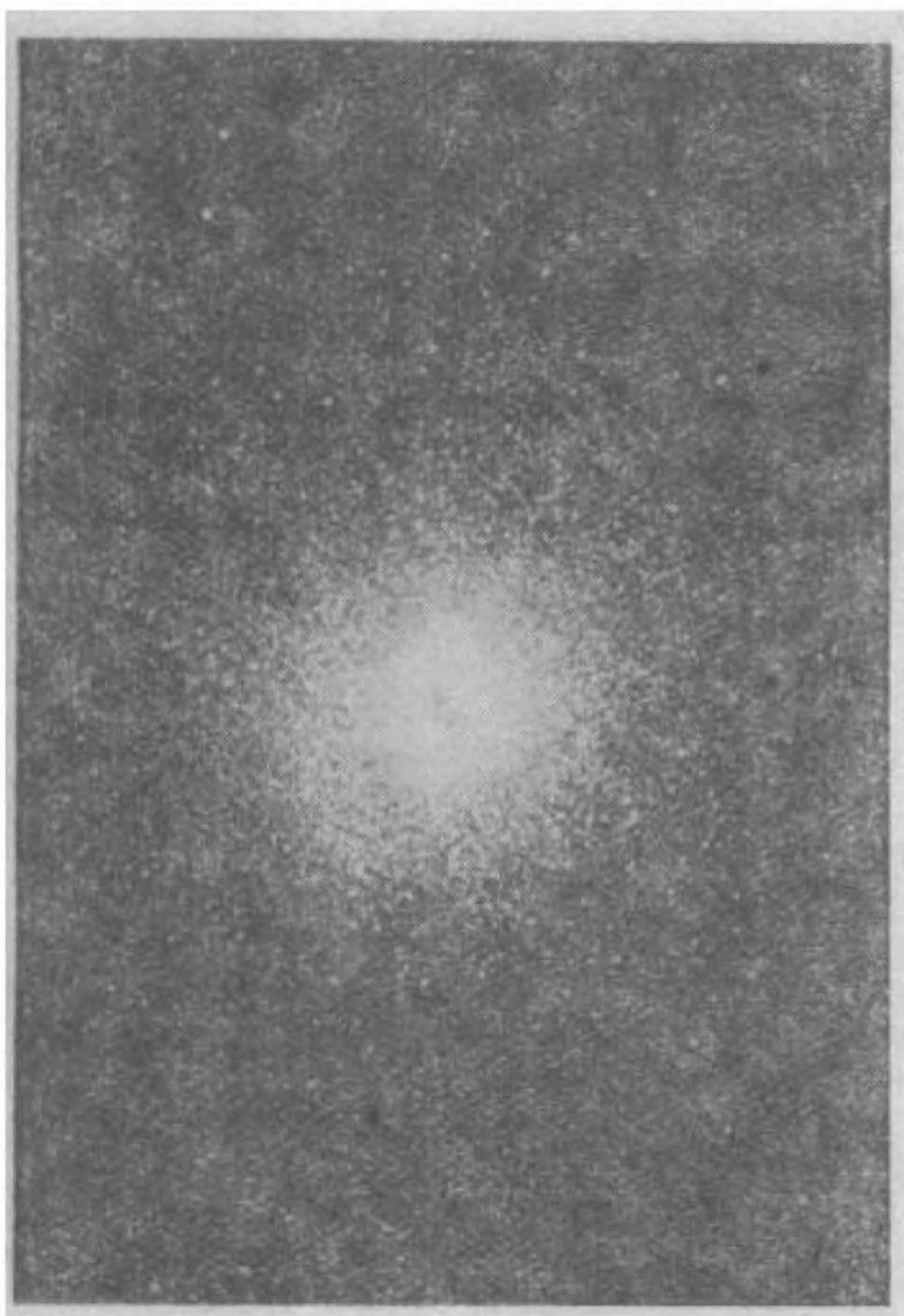
星的數目到底有多少。他們組成那集團的外表形狀和大小又是如何。這些問題就在普通一般的人，也應當可以承認是有一顧的價值。天文家更是把窮年累月的精力，都用在這些研究上面。他們所用的研究方法，便是漁夫舟子也都能深切地瞭解。當着一葉扁舟容與中流，湖岸的遠近可以按沿湖燈火之明昧加以判別。傍湖城鎮人煙之稀密也可按萬家燈火數目而估計。這不過就尋常情形而言之。假使遇到煙霧濛濛的天氣，湖岸雖近而沿湖燈光仍不免矇矓暗晦。萬家燈火能夠隔着濃霧隱約呈露者，也只剩下寥落晨星似的幾點而已。歷來的天文學者，一方是疏忽了宇宙塵霧的重要，一方又不耐煩去推敲抽剝這件繁複的難題，所以向來只是取個置之不理的態度。

但是後來宇宙塵霧的謠傳風說，日甚一日。天文家心裏自然不免頗起恐慌。因為若使這謠言不幸變為事實，以往的許多工作豈不都是枉費心機，十年之功就廢於一旦了。頭腦稍為冷靜些的天文學者，對於宇宙塵霧之傳說，便以為寧可信其有不可信其無。哈佛大學的一位天文家對這問題就動手尋根究底，要找個水落石出。他說：「星空之間假使真有塵霧存在，這塵霧對於星體放出的光輝，一定會有散射的作用。散射作用這名字或許有點新鮮，而這現象實是人人每天所常看到的。我們天上所以能夠呈出這美麗悅目的蔚藍顏色，便是由於空氣裏面分子的散射作用而形成的。當日光照空氣分子上面，一部份被他反映，亂向各方散射，一部份穿過去繼續前進。這散射作用對於波長較小的

藍光是特別有效。我們望天所看到的便是空氣分子所散射的日光，所以覺得蔚藍之色。日光本來是許多顏色不同的光波所合成。藍色光波既然在沿途上被空氣分子所驅散，所以穿過空氣後的日光裏面，紅色光波的成份較多，而他的顏色因此就略轉殷紅。

將這原理應用到宇宙塵霧的問題上面去，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如果宇宙塵霧真個存在，遙遠星體的顏色應當比鄰近者顯得緋紅，因為他的光線所經行的途程較為修遠，他的藍光所遭遇的剝削，也自必較多。現在天空裏面我們可以望到將近百個的球狀星團（圖三）。根據各方的研究，我們還曉得他們彷彿是工廠裏同時製出的一批貨品，不但形狀相似，連大小也是一律。不過當我們望去時候，他們的

大小有顯著的懸殊。這當然是由於各星團和我們的距離不一致的緣



三 圖 狀 球 星 團

故。所以愈遠的星團便顯得愈小，愈近的星團便顯得愈大。假使星空裏邊果然有塵霧的存在，那末外表渺小星團的顏色，定要顯得緋紅一些。但是觀測結果否認有這種色澤上之殊異。於是宇宙塵霧之說似乎被他一拳打倒永遠不得死灰復燃。同時這結論能給天文家以不少的安慰，和而唱之者自不乏人了。天文界的各方面，縱然歡迎無塵之論，而對於宇宙塵霧整個的問題，總有點類似人們對於鬼魅的心理。口裏儘信高倡無鬼論調，而當着更深入靜躑躅於荒郊亂墳之間，仍不免充滿怖懼之念。這個能令天文家夢魂不安的鬼魅，終於得到證實而現出原形；非如人世之鬼，至今仍在虛無縹緲若有若無之間。但天文鬼魅被人發見之後，也只是平平庸庸，并不似想像中之青面獠牙那樣的可怖。

近代研究靈魂的學者，常常自翊能夠為鬼攝影。這到底是否可信我們無從判斷。但天文鬼魅卻的確確是藉攝影方法發現出來。因為這發現是宇宙塵霧存在的鐵證，也就是我們關於這個問題一切知識的源泉，所以很值得把這經過的情形稍加一番的敘述。我們曉得太陽和恆星的光譜，都是在連續不斷明亮的背景上夾着有許多的黑線。黑線的成因便是起於恆星或太陽外部的空氣，具有吸收特種波長光線的能力。物理學告訴我們說光線和聲音都是波動現象。當火車進站或離站的時候，汽笛的音波會縮短或伸長，因此笛聲會加尖或變啞。按照相同的原理，當着恆星和我們正在互相接近的時候，光譜裏的黑線便要稍為移向紫色那一端。若使恆星和我們是背道而馳，那末光譜黑

線的移動就要向紅端那邊去了。

太陽的光線因為受了太陽空氣吸收作用，他光譜裏邊便呈出許多黑線。同時陽光還要穿越地面一層的大氣纔能達到我們這裏來。地面空氣同樣具有吸收能力，所以也在太陽光譜裏又添上許多黑線。但是我們如何纔能把地球空氣所產生的黑線，從太陽空氣的黑線羣裏分析出來。這個手續倒不是怎麼困難。太陽因為具有自轉的緣故，對着我們而言有一邊是衝來另一邊是退去。要是我們注意觀測太陽上這兩邊的光譜，我們定可看到太陽空氣的黑線所具向紫或向紅移位的現象。這時地面空氣恆是靜止。由他所產生的黑線當然沒向紫或向紅的移動。所以太陽光譜裏有這固定黑線的存在，可以認為地面空氣的表徵。

天上的星辰中，差不多有四份之一都具有團體的組織。最簡單的便是雙星。這系統裏的兩星永遠地在空間互相繞轉着作旋風之舞。我們現在只就其中較亮的一星來講。這星既在那裏按照着一定的週期而繞圈，他的行動自然有時是對着我們進行，有時是背着我們離開。所以他的光譜裏面所有的黑線，也按照這個週期，時而向紫時而向紅作移動。但是在有些雙星的光譜中，我們可以發見幾條個性特殊的黑線。當着旁的光譜線都一起兒在那裏鬧着左傾右傾，這幾根黑線卻不肯隨波逐流而巍然不動。那情形和地面空氣的黑線絕相類似。不過我們知道雙星光譜裏邊有兩根固定的黑線，是由於鈣氣吸收而發生的，而地

面空氣裏並沒有多量鈣原子的存在。所以這番光波的被劫，卻不能再向空氣裁賊，而不得不說是瀰漫星空之鈣原子所幹的勾當。除去鈣質而外，鈉原子的黑線也具有這種不動的特性。這些現象很足以證明星空之間，至少必有鈣鈉霧氣之存在。

我們若把星辰的光輝，譬作遠行的商旅。那麼散佈星空鈣鈉的原子，也就好比作剪徑的綠林暴客。鈣鈉原子雖同強盜一般都是擇肥而噬。但它們僅就各所愛好的光波，飽掠一番。至於其餘的卻肯原封不動完全放過。祇就鈣原子所嗜好的光波而說，經過一番掠奪便減少了幾成。鄰近的恆星，他的光輝經過的旅途較短，被劫的次數可以少些，這種光波的損失是比較地有限。但是遙遠恆星的光輝要經長途跋涉纔能達到我們這裏來，屢遭剝奪之後，這個被強盜覬覦的光波，便不免喪失殆盡，結果就使這條的黑線特別深濃。從這方面看來，若使鈣鈉原子果然是佈滿星空，而成爲我們所擬想的宇宙塵霧，那末星體光譜中固定鈣鈉黑線的濃淡，應當和星體的距離成正比。現在從天文觀測裏邊，果然發見出來這種關係之存在。宇宙塵霧的學說因此又得到一個有力的證明。

有幾種觀測的結果，都能衆議會同地徵實這固定黑線濃度和星體距離成正比的關係。最初是由於研究英仙星座裏兩組恆星殊異之點，因而得到這個結論。在泛泛瀏覽之下，恆星的位置似乎是萬古不變。但細加偵察再經長時間的追蹤，衆恆星彼此之間位置的移動也就不

難覺察，這便叫做恆星的自行。現在英仙座中恆星的自行，有一批很爲迅捷，有一批便是非常濡緩。這個不同并非諸星實際的行動，有何快慢懸殊之處。譬如飛機翱翔空中，由我們看來，他的快慢似乎還趕不上隨着朔風飄揚的敗葉。飛機行動的迅疾可以遠超燕子。所以然顯得連敗葉都不如者，爲得是敗葉近而飛機遠的緣故。英仙座裏這自行遲速懸殊的兩組恆星，顯見得其中一組和我們相距較近，其他一組便是異常寫遠。假使我們對於這些恆星的自行初，茫無所曉，祇憑着光譜中固定鈣線的濃淡來分組，事有湊巧我們所獲的結果會與按照自行快慢的分類完全相同。不過我們要是回想到自行遲速和鈣線濃淡都跟恆星的距離有直接的關係，那末這種巧合實非偶然，而是勢有必至的了。

按照晚近天文學者的概念，衆星在空間的分佈從外邊看起來，很像一片圓形的餅乾。這組織通常稱作銀河系統。如果願意給他上個宇宙的尊號，也未嘗不可。太陽所處的位置和銀河系統中心相距，大約等於他的半徑的三分之二。所有的恆星和太陽都繞着這中心作公轉。那情形就彷彿諸行星圍着太陽的行動。近裏邊的走得快而外邊的走得慢些。因此之故，太陽周圍的恆星，若在前後兩方的顯得有迎面衝來的行動。則左右兩翼的恆星，必有似乎棄甲曳兵都在那裏拼命遁逃。從這銀河自轉的情形稍加研究，我們知道這幾個方向裏恆星進退的速度，應當和距離的遠近成正比例。現在恆星進退的速度既可以根據他們光譜黑線的移位計算出來，我們於是又有了一個估量恆星距離的標

準。這新標準和鈣線濃度所暗示的各星距離，很能彼此之間契合若合符。

散佈於銀河系統之中的鈣氫原子，必定也同衆星似的繞着銀河系的中心作自轉。這是爲什麼呢？我們知道假使行星不繞着太陽轉動，便要失卻離心力的支持而墮到太陽上面去。鈣氫原子若是不隨着衆星轉動，也便要因銀河系重心的吸引而凝聚一起，再不能瀰漫於衆星之間了。這樣說起來，星空的鈣雲並非完全靜止，他同恆星一樣也具有由於銀河系自轉而賦與的進退速度。恆星光譜裏我們所稱爲固定鈣線者，實際上因此也不免起了移位。不過從鈣線移位所計得的速度，只抵得恆星速度之半。其中理由很顯而易見。因爲這鈣線的生成本是由於自恆星到我們這裏全程上鈣氣原子吸收的結果。恆星附近鈣氣的速度雖然和恆星相同，而這進退速度是和距離成正比。所以靠近我們這邊鈣氣的速度便將近於零。那末從鈣線移位所得全程上鈣氣速度的平均值，自然就等於恆星速度的一半了。這種現象也足爲鈣雲散佈星空的佐證。

就大體說起來，鈣線的濃淡可以給我們一種估定恆星距離的標準，那是毫無疑義的。恆星距離的測定，本是天文學裏一件極爲煩難的問題。現在如果只要估定光譜裏一條黑線的濃度，便能把距離測出，那是何等痛快的事情呢？所以芝加哥大學葉凱士天文臺這位臺長在七八年前，曾經很費一番苦心去研究這個問題。但是這種測定星距的方法，在個別的應用上還有未能盡滿人意的地方。

火的存在我們有許多方法可以把他測驗出來。你望着他可以見到輝煌的光焰，摸着他便感到不能忍受的盪灼。你要是用紙木等類的東西和他發生接觸，便要燃燒起來。恆星光譜裏面的固定黑線無非也就是測驗宇宙塵霧之一種方法罷了。此外我們當然還要想出其他測驗的方法，纔能夠把宇宙塵霧存在的證明，建立在顛撲不破的穩固基礎之上。

我們曾經說過銀河系裏衆星集團的輪廓外形，好像一片扁平的圓形餅乾。現在我們要從兩方面來證明宇宙塵霧的分佈，也就恰好包蔽着銀河系裏的衆星。假若將星辰比作銀河系的骨骼，那末宇宙塵霧也就好比作他的肌膚。塵霧這種東西縱然萬分的稀薄，要是有很厚的一層，也能爲有效的障礙物。天空上面有幾百萬的渦狀星雲。他們在空間的位置，是遠處於銀河系之外。按道理說他們該當均勻地散處四方，不應有所偏頗。但是在望遠鏡觀測之下，我們對着餅乾狀銀河系的上下面，可以見到無數的渦狀星雲。而沿着銀河系的周緣尋去，幾乎連一個影兒都難以找到。這個當然是由於扁平狀分佈的宇宙塵霧的作祟。

近來天文的研究，曾經切實地證明宇宙塵霧果然具有散光而使星光轉紅的作用。這並非譏諷從前證明宇宙無塵的天文家，是故作自欺欺人之談。他所犯的過錯祇在乎假設宇宙塵霧的領域是無遠弗屆，而不知這塵霧實際上是和銀河系同其邊疆。他所用作研究資料那球

狀星團，在上下兩方是遠超出銀河系範圍之外。假設在某一方有一遠一近的星團，他們光輝行抵地球時所穿經那層塵霧的厚薄，這兩星團完全一致。那又何怪乎遠的星團並不比近的星團顯得比較緋紅一些。最近的研究，不拿遠近懸殊的星團來比較，而拿靠近銀河系邊緣的星團，和銀河系上下兩方星團的顏色來相比。不出所料，靠近銀河系邊緣星團的顏色，果然比較紅些。

宇宙塵霧存在之證據，已是千真萬確鐵案如山。我們雖然願意碧霄玉宇純潔無塵，實在也無從再替他辯護。不過精衛銜石不足填汪洋的大海。毫末微疵也不能掩盛德懿行。若使無垠碧空之上只沾了幾點微塵，縱令天文學者是十分關切，也不值得世人擔憂。我們現在就順便來研究一下這宇宙塵霧，到底是濃密到何種程度。只因銀河系是如此之大，其中所裝的塵霧，卻不可十分過於濃厚。相對論說空間是有限的。若空間之中所具的質量愈大，那末這裏面的容積便要愈形縮小。曾經有人計算過一個直徑等於四萬萬英哩的水球會把整個的空間卻充塞滿了。這句話驟然看去似乎荒誕不經。不過細想到質量具有吸引光線而使他彎曲的能力，那末當質量達到某一限度，他的引力之偉大可以不使光線視線和其他一切物體有向外的行動。於是水球以外的區域，不但走不到，而且沒法看到空間的大小豈不是便有了限制嗎。根據這個說法，銀河系裏塵霧密度每一立方呎中至多不能超過 10^{-16} 克。實驗室裏所能得到最高度的真空，其中氣體密度比這還要大到萬倍

之多。從茲可見宇宙塵霧實在比我們所謂真空管還要空虛。讀者諸君若將空談二字來責備本篇的內容，我也只好拱手認罪了。

實際上星空塵霧之密度，還遠在這最高限度之下。天上的散漫星雲我們所能看到者，只是其中較為濃厚一部份的核心。離開中央望遠處走星雲漸漸散淡，使用大望遠鏡也不能看見。星雲的結構有個特點。他們邊疆部份密度之降低是異常緩慢。而且各星雲內部的密度，儘管互相懸殊，他們邊遠處所的密度，卻是大家不相上下。散漫星雲在銀河系裏既是到處散佈，銀河系中的任何空隙也可以看作散漫星雲的末梢。根據這個看法來估計，宇宙塵霧的密度，每立方呎纔僅有 10^{-16} 克。觀測恆星運動的速度，我們對於宇宙塵霧的密度，也能夠得個概念。因為宇宙塵霧的密度若是很大，銀河系內部的引力甚強，僅憑着恆星現有速度的離心力，平衡將不克維持，所有恆星便不免都落到中心去。塵霧密度若是過小，那末銀河系的引力太小，衆星恐怕也就早已逃散了。若是塵霧密度剛好可使衆星平衡，他的總質量大略要和銀河系中所有的恆星的質量相等。從茲所得密度的數值，和把宇宙塵霧當作星雲邊疆的結果，到是并不十分刺謬。

密度等於 10^{-16} 這句話的意義，恐怕有點太不踏實。我們可以換個方式來描寫。假使宇宙塵霧全是由於氫氣所構成，這種密度便等於每立方呎裏邊有一顆氫原子的存在。驟看起來似乎很密，不過我們要曉得原子是何等微渺的東西。一個吃煙的人，他在一天裏所噴吐的煙

霧，如果均勻地散佈於全地球的空氣裏面，那末別人每次呼吸，都不免要把他吐出的煙氣微粒，吞咽一打進去。一位酒徒如果在醉中將一杯膏粱傾到海裏。等到這杯酒散佈出去之後，你再任取一杯海水來驗，其中至少含有幾十個當初倒下膏粱的原子。原子的輕微從此不難想像而得。假使有人想收集和地球等積的那麼大塊的宇宙塵霧，他無須雇卡車去搬運，只要用一隻提包便足以裝下所有的塵霧。單靠他的一臂之力，也已經能夠負之而趨了。

上文曾把滓穢宇宙的惡氛圍，和妨害國家統一強盛的外力相比擬。不過說太空冥冥，束手無策絲毫不事抵抗，也未免有點厚誣宇宙。當恆星在空間奔走的時候，他們事實上便在那裏從事於廓清掃除的工

作。但是星空未免過於遼闊，難於掃遍。而且宇宙塵霧一壁雖被掃除，一壁卻有人在那裏傾倒垃圾，所以便成了一個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局面。最可歎的便是恆星的壽命，並非萬古長春。龐碩之軀因為要普照萬方，也得逐漸消瘦，免不了漏盡膏殘的那麼一天。每日裏一個恆星所能掃除的塵霧，遠不如同時所喪失的體重。我們知道宇宙塵霧的總量和銀河系裏恆星總量相去無多。那末天庭尚未掃淨，衆星恐怕要先已化歸烏有。『出師未捷身先死，』我們這霄漢羣英，不免要和諸葛武侯同深太息了。

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於南京中央大學科學館。

連產五胎的收穫

加拿大台恩氏之妻，連產五胎，均係男孩，其後完全發育，迄今已生育半年，肥壯無比，影片公司、工廠、商店等，競以此五孩照片相號召。台恩氏此項收入，已達相當之額。在台恩本人固爲意外之財，而附近之貧民，則欣羨不置。蓋初以爲一產五胎，撫養必難。台恩氏本非富有，加此負擔，勢將難堪。不料反因此增加收入，生活益見豐裕也。且由外國往觀此五孩者，至今日止，亦達相當之數。台恩氏所住之坎拿大村其附近之飲食店、酒館、旅館、遊戲場等，皆大繁昌。據最近發表之統計，至今日止已有四十萬之外國人，因觀五孩往訪加拿大者，其所耗去之金錢，一人以十美元計之，亦達四百萬美元，其他往返旅費以及購買物品歸贈友朋妻女者，尙不在內。

商務印書館出版

道路建設參考用書

道路工程學(工程叢書) 一冊八角

洪觀濤著 我國道路建設，因政府之提倡，漸趨積極，關於道路工程之書籍，則殊不多見。著者本其歷年之經驗，參以西國之典籍，編者是書。舉凡道路之主要部分，定線土方工程，碎石路面，柏油路面，地氈青路面，附屬工程路面之保養，路上之佈置諸端，均有簡明之敘述。取材精而扼要，插圖多至一百三十餘幅，未附政府頒布之國道工程標準及規則，尤便檢查。

道路工程 一冊一元六角

吳國柄著 書係著者本其學理及實施十年之經驗，繪製各式圖表，詳細敘明，使閱者一目了然，以期普及道路建築之學識，藉供全國築路工程師及監工之參考。文字簡明，圖表豐富，由土路、碎石路而進至柏油路、水泥路之建築方法，並對於附屬道路之溝道、涵洞、橋梁建築法及築路工具圖樣，無不詳述。

(工程叢書) 道路 一冊三角
劉友惠 馮瀚飛 著

高等汽車學(大學叢書) 精裝一冊四元五角

何乃民著 本書分六十五章，圖六二〇幅。關於汽油汽車各部之構造，動作，設計，材料，運用及保管，馬力，拖動力，速率等之計算，木炭車，柴油車，煤氣車，電氣車，坦克車，拖車，二輪車等之構造，應用及利弊等，無不各設專章，分層論述，用圖說明。自動克拉子，自動速率箱，自由輪，獨立前輪，外力制動器，特大輪胎，無聲速率箱，無汽門發動機等最新式之設計，本書亦莫不收羅。書末並附有汽車每年預算，各廠汽車特性等附錄十種。取材之新穎豐富，敘述之清晰詳盡，堪稱國內汽車界最偉大之著作。

自動車工程(大學叢書) 一冊精裝三元二角 平裝二元二角

黃叔培著 本書分十九章，約二十五萬言，將自動車之構造及運用，分章論述。書中包羅甚廣，取材極新，附圖數百幅，以醒目為主，使讀者終篇之後，不特對於自動車之構造，可以澈底了解，且於其運用及修理方法，亦能有深刻之認識。

汽車運輸管理(現代商業叢書) 一冊八角

何乃民編 一冊一元

汽車修理學 一冊一元

周易著 一冊三元

機器腳踏車(工程叢書) 一冊五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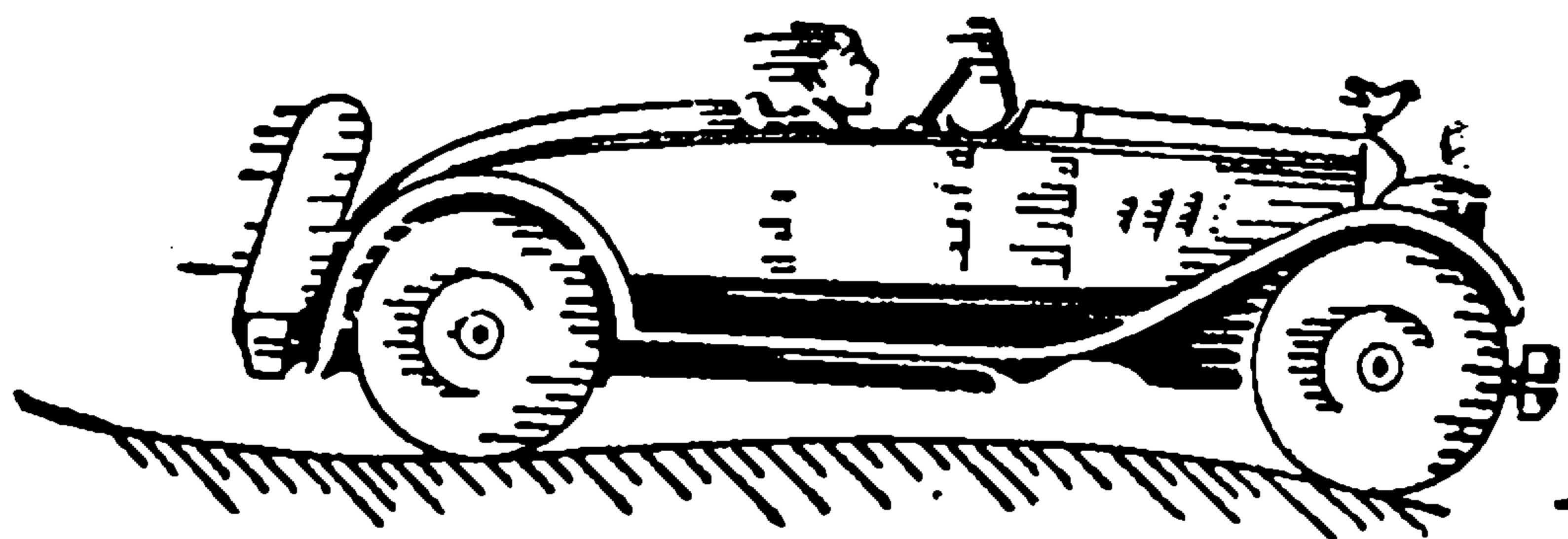
丁祖澤編 一冊五分

汽車駕駛人須知 一冊四角

何乃民編 一冊四角
(蘇浙皖京滬五省市交通委員會叢刊)

高級工業學校教科書 汽車學 一冊七角
胡嘉詔著 一冊三角

汽車(百叢書) 一冊三角





工程與中國建設事業

徐佩璜

論我國現社會者，莫不以經濟殘破，民生窮困，為當前最大危機，故孫中山先生有實業救國計劃，以生產建設，復興國家元氣。最近蔣委員長創為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挽救此已就崩潰之國民經濟，而使人民獲得相當之生活。其實前後兩者之用意，一致以達「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之目的。綜此四語，即工程學之精神。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史璜氏（G. F. Swain），解釋工程學之定義曰：「工程者，乃以經濟之方法，利用自然界之定律能力與材料，供人類享用之科學技術也。」

至人盡其才者，以科學之發明，有為偶然者，有殫精竭慮歷若干年之經過而始有些微成功者。如英國之牛頓，偶見蘋果墜地，引以為奇，而研究之，乃發明萬有引力。又如瓦特偶見壺水煮沸，掀動壺蓋，於是發明蒸汽機，此皆隨時留意而發明於偶然者。若夫美國愛迪生發明電燈，留聲機等達數十種之多，意國之馬可尼發明無線電，並可在國防上發為

指揮飛機戰艦之用，是皆歷時甚久，埋頭苦幹而後得偉大之發明。總之，此諸人者，皆能窮其智力，人盡其才，於是工程亦隨之日新月異，然後人類文化日益增進。蓋事無鉅細，倘能專心致力研究，自能有相當效果，而有所貢獻。近如各方鑒於年來汽油價格突飛孟晉，提倡汽車交通，若不解決燃料問題，終非善策，且仰人鼻息，對於國防上亦殊多危險，故有

- （一）利用國產植物油製鍊汽油之研究，
- （二）火酒代汽油之試驗，
- （三）改進並提倡木炭代油爐，均在分頭進行，縱未完全成功，要皆已略有眉目。若再經全國上下之提倡，專家之努力，當不難得良好結果。然

汽車燃料問題，不過當今各種工程問題之一，而其他應解決之問題，尚極繁多，苟能得工程界同人之研究而解決之，人其盡才，則為社會為人羣增進幸福，當非淺鮮也。

若夫地盡其利，則我人生活資料，可日益富裕。今之譚經濟建設者，雖有重農重工之分，重農者當以土地之利用為首要，重工者可以鐵與

煤之應用數量，以觀工業發展程度。我國土地依陳長蘅先生之調查，其總面積爲一七、九四六、六四三、五二〇華畝。已耕土地總面積爲一、三七三、九八六、二四〇華畝，而可耕未耕之土地尙有一、四四四、四六五、〇〇〇華畝，當已耕地一倍以上。若言開墾利用，則必須交通水利及電力等同時進展，並有農業專門人才負責指導，庶幾不毛之地化爲膏腴，可以種植，以供給我人享用。至於鐵與煤，我國蘊藏豐富，著稱於世，據地質調查所之調查，鐵礦儲量總計有一、〇〇〇、一九四、二九二噸。在太平洋西岸可居首位，以全世界計，居第九位。但實業部統計民國二十三年度產額連同生鐵合計亦僅三、一七六、〇五一噸，開產之數極少，故我國鐵工業頗爲落後。煤礦儲藏量，據實業部地質調查所之最近估計，爲二四三、六六九兆噸，甚爲豐富，惟生產量則甚形衰落。二十三年度實業部統計各省產煤總額，爲三二、九七四、八四二噸，不及地質調查所估計之全國煤儲藏量八分之一。而其他金、銀、銅、錫、鎢等礦，蘊藏豐富，必須設法開採，則天然資源可供我人利用，發展工業。故無論重農重工，目前惟有積極建設，使用工程，開發地利，則人民生計當可日裕。

所謂物盡其用者，即將原料製成有用物品，不任廢棄。我國舊時讀書求學，大都以文學爲主，聲光化電之學，素乏研究，以致原料廢棄，隨在都有。如四川產鹽極富，其面積有一萬數千方里之鉅，然製造之鹽，亦僅作食料。關於氯氣工業鹼類工業與之關係及鹽鹼中副產品之利用，從

未爲前人所研究。讀中國工程師學會徐善祥、顧毓珍兩先生四川鹽業考察報告書中，有一段紀載：

『關於工業上之應用者 鹽之用於工業，實與食料同等重要。美國於一九三一年產鹽七百三十六萬噸，其以溶液或鹽水用於製造者，佔百分之四十五，川鹽用作食料，既供過於求，則過剩之鹽，自應設法利用之。』

（甲）世界最重要之基本化學工業爲純鹼，現均用蘇爾維之阿莫尼亞製造，所用原料，多爲石鹽液或鹽井水，因井鹽較海鹽爲純粹，合於製鹼之用也。川井鹽水無鐵鋁等質，雖略含鈣、鎂，然數量不多，應利用此天賦原料，造成純鹼。

（乙）四川造紙玻璃及其他工業，非有充量之燒鹼及漂白粉，卽不易發展。川製花鹽品質尙佳，可用電解方法，製造燒鹼、漂白粉鹽酸及液體氯氣各種工業品，以應急需。

（丙）其他工業物品，如潔鹼、泡花鹼等物，亦可次第製造。『鹽爲工業上如此重要之原料，聽其過剩，而不加利用，此實大可惜也。我國以科學落後，物不能盡其用者，比比皆是，鹽不過其一端。財源損失，又何可計及。嘗見歐美城市之處理垃圾，由市政機關用車向私家傾倒，於是多量垃圾體積極鉅，然後從中揀出破布類，蓋可以用作造紙原料；取出馬口鐵、鉛皮等金屬類，蓋一經鎔化，仍可作原料之用；至剩餘之垃圾，乃入爐焚化，當燃燒之時，發生高熱度，於是利用熱度，上置鍋爐，取

蒸汽爲原動力，以爲發電；至燼餘之渣滓，和以水泥，製成磚塊，以當建築之用，此廢物垃圾亦竟能如此利用，纖屑無遺，以達物盡其用之能事。故能否物盡其用，卽人我貧富強弱之判也。

至於貨暢其流，尤須有完善之交通設備。昔者京滬相距凡七百里，貨物往來均由水道，舟行滯緩，爲程須十日以上。迨京滬通車，交通大便，往之費時十日者，節爲七小時，今者改駛高速度車，僅需四小時。至飛機通航，則時間益短，京滬路程不過一小時。交通器具完備，貨物流通，自亦隨之暢達。惟我國幅員廣袤，內地省區，對於交通設備，尙感偏枯，以致貨物不易流通，卽如糧食一項，往往某省過剩，而某省缺乏。如湖南穀價每擔廉至二元二角，而廣東暹米高至十元。湖南廣東鄰省相接，以交通不便，遂致湘米出長江，而廣東進暹米。又如雲南貴州叢山中，有今年豐收，而將去年餘糧縱火焚燒，騰空倉廩，以儲新糧。此皆交通梗阻，貨運艱

戴防毒面具之耐久記錄

在將來戰事中，用飛行機散布毒瓦斯彈，以殲滅敵人的效力，當在炸彈以上。因此一般國民，不得不戴防毒面具，以資防衛，而且不可須臾離開。蘇聯當局近特試驗防毒面具之耐久記錄，被試驗者，爲一兵士，名丹捷哥，試驗其究能戴面具幾日，於身體有無害處。此人戴面具計十八日，除每日三餐食事外，其餘二十四時間，大抵未曾取去面具，日玩排球，夜觀電影，均戴面具以行，卽晚間就寢，亦不取去。注意其反應之醫師稱，彼戴面具已成習慣，並不覺得面具之重。

難，以致糧食呈畸形之狀態。故謀貨物之流通，先求交通設備之普遍。近年以來，我國交通建設，頗爲注意，公路鐵路，均日有增加。惟現在公路上之汽車汽油，以及鐵路上之鐵軌、枕木、機車、客車，幾無一非舶來品。故誠欲發展交通，必須舉辦工程，先爲各種原料準備，然後設備普遍，貨流自暢。

往者我國對於工程學，未曾講求，以致通商以來，凡人民衣食住行之需要，大都仰給於外人，以致進口貨物，歷有增加。至民國二十四年份，衣食住行四項進口統計，爲二八〇、七三〇、五〇六元。凡此情形，若不急起直追，速謀補救，則帝國主義者縱不以堅甲利兵，僅爲經濟封鎖，亦足陷滅亡而有餘。挽救之策，當從工程學入手，則人盡其才，地盡其利，物盡其用，貨暢其流。而國家復興，庶幾有望。尤願我工程界同人，各以其汗汁、腦汁、血汗，創造有價值之事業，以爲國家社會造成光榮之歷史。



商務印書館
譯印

第四十次出書

第九冊

黃開繩 陳昭時 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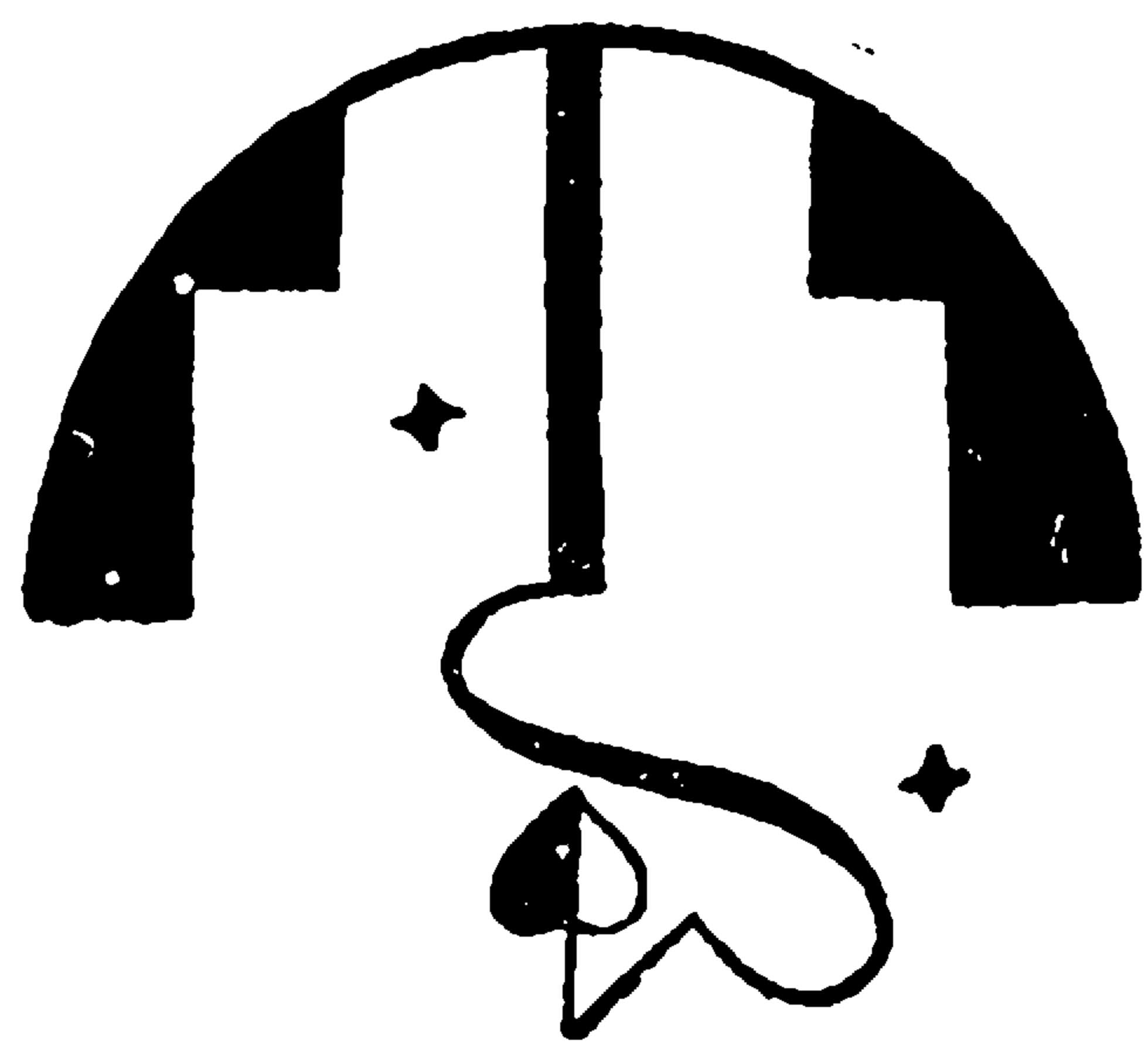
顏料及沉澱色料 酒見恆太郎著
塗料及塗裝 石橋正樹著
樹脂及漆 平野茂著
油氈及油布 附油氈紙 小林良之助著
香料及化粧品 桑田勉著

本冊前四篇所論顏料、塗料、樹脂、漆、油氈、油布等，用途極大，建造房屋車輛，尤不可缺；與人生住行二項均有密切關係。末篇論香料及化粧品，為化裝所必需，亦現代生活上常用之品。材料豐富新穎，實為最優良之參考書。

◀ 前三十次出版之書 ▶

- 第一冊：化學工業總論 工廠內測定及作業之自動化
- 第二冊：無機酸工業 工業統計
- 第三冊：無機鹽工業 鹼工業 無機工業藥品
- 第四冊：燃料概說 煤之低溫乾餾工業 人造肥料工業
- 第五冊：合金工業 光化學工業
- 第六冊：陶瓷器工業 耐火物 玻璃工業 琺瑯鐵器
- 第七冊：石油天然煤氣及岩頁油工業 土瀝青工業 液體燃料之合成 木材乾餾工業 酸性白土及活性炭
- 第八冊：油脂工業 硬化油工業 肥皂、脂酸、甘油及蠟燭工業
- 第九冊：模皮工業 皮革工業 墨水工業
- 第十冊：天然人造纖維工業 賽璐珞及可塑物工業 紙漿及紙
- 第十一冊：製糖工業 澱粉工業 釀造工業
- 第十二冊：食物滋養物及調味料 清涼飲料 冷凍及冷藏 有機工業藥品 醫藥品製造工業
- 第十三冊：化學熱力學 應用膠質化學
- 第十四冊：接觸反應 分光化學 應用X射線化學
- 第十五冊：接觸反應 分光化學 應用X射線化學

全書五十冊
定價三十三元 本版開四
全書出齊以前
每部預約價
二元三十
國內郵費三元九角



最近中國工程的進步

顧毓琇

引言

近年中國科學的進步，是國內外公認的事實。但是，談起中國的工程來，有些人以為進步得很慢，有些人更以工業落伍農村破產為工程沒有進步的證明。現在我們為着明瞭事實真相起見，願意對於「最近中國工程的進步」問題加以檢討，固知見聞未盡廣博，還請高明加以補正。

開宗明義的說，工程的範圍很廣，至少包括工程事業、工程技術同工程學術三大方面。從工程學術方面看，工程乃同科學的性質相仿。工程的技術或許可以比擬於科學的實驗部分，但是因為工程的建設規模很大，以一個化學工廠的某部機器同一個化學實驗室裏的玻璃管相比，大小便相差很多，而技術需要的程度亦就不同了。至於工程事業，則包括政治、經濟、材料、運輸、工具、人事種種問題，更同純粹科學研究大

不相同了。

近來國家的建設，確有長足的進步。我們決不能說這些完全是工程師的成績，因為沒有政府的提倡，人民的贊助，許多工程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我們亦應該承認：在許多先決條件解決以後，工程的設計和實施，乃是工程師的貢獻。

關於技術方面，我們單就機械製造同化學製造而論，我們確乎有顯然的進步。就以紡織廠說，我國紡織事業雖然因為種種原因，不見發達，但是新近建設的紡織廠中的技術方面，比從前都有進步，而且各部分都可以由本國人擔任，未始不是可以樂觀的現象。

關於學術方面，國內的人都只知道科學的進步，而不大注意工程學術亦在慢慢的向前進，大概一則因為普通人以為工程就是科學的一種，而許多工程的研究，因為經費來源和出版便利的關係，便同純粹科學研究混合一起，一則因為工程師人數較多，從事學術研究的比較

是少數，所以便不加注意。上面已經說過，工程的範圍很廣，至少包括三大方面，又況工程事業同工程技術兩方面所需要的工程師比較很多，能從事工程學術研究的當然不應該很多了。但這少數人是否能在工程學術研究上略有貢獻，我們亦願意略加檢討。其實工程學術亦有理論與事實兩方面。理論方面可名之曰純粹工程學術，事實方面可名之曰應用工程學術。例如水力學的問題乃屬於前者，而治黃問題導淮問題便屬於後者。後者的貢獻，又同事業有密切的關係了。

一 工程事業

回溯三十餘年前，中國人從沒有夢想到自造鐵路。當時京奉路頗有餘利，政府欲以贏餘所得延築京張路。就經費的來源論，似應由京奉總工程師繼續承辦，但是俄國公使因為此路通達長城以北，以為除歸中國人自辦外，非由俄人承辦不可。後來中國方面因為事實所迫，乃於光緒三十一年（一九〇五）派詹天佑氏任京張路總工程師兼會辦。當年五月開始測勘，十月插標開工，第二年九月通南口，第四年（一九〇九）九月通張家口，時間經費，都沒有超過預算。當開始測勘的時候，有一英國人在倫敦演說，說中國工程師能建築鐵路通過南口的人還沒有出世，可見當時外人輕視的一斑。但是，詹天佑氏積二十年的經驗，倘若沒有自造京張路的機會，這番事業亦就不會成功了。

詹氏後來展築京綏，及任漢粵川鐵路督辦，共有十幾年的負責工

作，訓練了許多鐵路人才。但是民國八年詹氏逝世以來，除了隴海路及東北一部分鐵路外，很少有長足的進展。我敢大膽說：鐵路未能多築的責任，大部分在於政府而不在於工程人才。近年由建築杭江路而延長成浙贛路，我們只聽見籌款的困難，而並不感覺技術人才的缺乏。粵漢路已完成了，有些負責的工程師，便是詹天佑氏的舊部。最近鐵道部與築湘黔、成渝、京衢各路，同時開工，雖然需要大量的土木工程師，但是我們再也不需要借材異國了。

再從公路而論，自全國經濟委員會公路處成立以至本年二月底止，督造各省聯絡公路可通車的路線約有二萬餘公里，建築中的還有三千餘公里。各省市互通汽車辦法，已普遍及於京、滬、蘇、浙、皖、閩、贛、湘、鄂、豫十省市。況新近甘肅到陝西、陝西到四川、四川到貴州、貴州到廣西、廣西到湖南，都可以陸續通公路，交通更是便利了。

再從水利而論，各水利委員會雖然還沒有顯著的成績，但是組織的不健全，人事的多更動，或者要比工程知識的欠缺負更大的責任。試舉導淮為例，幾年前李儀祉氏會同德人方修斯氏擬就計劃，但因其他方面意見不同，未能進行。最近陳果夫氏以導淮委員會副委員長兼江蘇省政府主席，毅然實行，乃有十三萬工人參加工作的盛舉。這件事業還在繼續建設的時期，我們不能早加批評。但是導淮工程乃是根據工程師的設計而由工程師在督造，規模如此之大，土工如此之多，亦可以表示我國在現代化過程中的偉績了。

陝西涇惠渠的工程乃是國人已經知道的。其他如渭惠渠、洛惠渠等，均在積極進行中。李儀祉氏有所謂關中八渠的計劃。這種大規模的灌溉工程，我們都希望早有完成的一天。反過來說，綏遠的民生渠，雖是西人主辦，但根本設計上不大合式，恐怕倒難有成功的希望。

土木工程是工程專科中最老的一門。我們國內努力的一班已如上述。現在我們再來檢閱比較新的兩種工程事業。先說化學工程，最近南北各地添設的廠很多很多。試舉塘沽的化學工業為例。范旭東氏以工程師的頭腦，經營這樣大規模的化學工業，近來且擴充範圍，加辦硫酸鋁廠，實在是為我們模範的事業家。而侯德榜氏積二十年的努力，不但為永利解決製造上的種種困難，且為世界公認為第一流製鹼專家，我們尤其要承認他是中國的模範工程師了。

次談航空工程。航空的事業，近來在國內有猛烈的進步，大都由於政府的提倡。最近國內熱心研究設計製造的亦頗不乏人，我們預料航空工程在政府指導之下，不久可以得更長足的進展。

二 工程技術

工程技術乃指工程的技術部分而言。在這方面的進步，我們亦可以舉出許多例子來。

先說鍊鋼。例如中央研究院工程研究所，以很少的經費和設備，試驗電氣鍊鋼，現在已經有很好的成績。國內各工廠現在需要的許多特

種鋼，該所都可以代鑄。我們不能說該所辦了多麼大的鍊鋼事業，或是對於工程學術有新奇的貢獻，但是我們可以肯定地說：他們對於鍊鋼的技術，確然有了相當的成功。

再說機械製造。十餘年以前，國內自造柴油機的恐怕幾乎沒有。後來新中公司等試造成功，現在各處自造幾十匹乃至幾百匹馬力的柴油機、煤氣機、打水機的，便不以為奇了。機件比較複雜的機器，現在國內各大學工學院的工場，亦多在設計製造。從前大家以為中國人不能造的機器，現在這個觀念亦漸漸可以打破。但是技術上的進步亦是無窮盡的，製造的技術並不限於鍛鑄金工，圖樣的设计，材料的選擇，熱度的處置，出品的試驗，漸漸亦得到製造家的注意了。

再說電機製造。十餘年前周琦氏試造感應電動機，國內以為創舉，現在卻不以為奇了。大的變壓器，小的電風扇，電料燈泡種種，似乎都可以試做。比較艱難的真空管，現在亦已試造成功。無線電收發機等等，更可以隨便自己造了。

再說橋樑。錢塘江大鐵橋，雖是根據於西人華台爾氏的设计，但是施工所需的專門技術，亦很困難。現在經過了許多艱難，總算可以圓滿解決。我們造了這樣一座大橋，便可以增加許多技術上的經驗。

再說房屋建築。或是多少層的高大洋樓，或是宮殿式的新式衙門，現在我們國內的工程師和包工人都可以勝任愉快。我們回想二十年前許多學校的建築還要請教外國建築師和包工人，亦可以看出近年

的進步了。

其他方面，我們限於篇幅，不能一一列舉。我們大家應當注意：工程技术可大可小，就是小到一個螺旋，在整個機器上亦占重要的地位。我們國內許多人一向不看重工程技术，這或者亦是工程進步比較遲緩的一個原因。有些人只知道創辦工程事業，而不知道注意工程技术，把技術部分或者信託於外國人，或者信託於工頭，以致於失敗，豈不可惜。更有些人只知道講理論，談學術，而許多技術上的困難，反不去實地試驗，設法解決，所謂只肯用腦，不肯用手，亦是無補於實際的。近年工程教育機關都十分提倡手腦並用，所以工程畢業生出外做事，還能合於實際，並且有許多學生對於製造方面有濃厚的興趣，實在是一種很好的現象。

三 工程學術

關於工程學術的進步，我們可以分兩部分討論：

第一部分，可以國內工程學術團體的最近進展為代表，溯自民國元年，中華工程師學會成立以後，即有會刊的發行，及工學字彙的編纂。十餘年後，復有中國工程學會的成立，而該會於民國十五年起始創辦工程雜誌。這兩個工程團體，於民國二十年聯合，改名為中國工程師學會，仍繼續發行工程雜誌，現已出到第十一卷，每年四冊，國內重要工程的報告及年會論文都在該雜誌發表。

世人每誤以工程為科學的一種，實則工程與科學雖有密切的關係，而性質範圍，都有明顯的區別，且工程本身，即可分為土木、電機、機械、礦冶、化工等等，而更專門一點，則又可分為水利、航空、無線電等等工程。我們倘若只知道科學而不知道物理化學等分類，似乎是見聞不廣。同樣，我們倘若只知道工程而不知道工程的分門別類，思想亦就太嫌籠統了。

根據各專科事實上的需要，現在土木、電機、機械、礦冶、化工五大門類都已經成立了專科學會。礦冶工程學會是民國十六年成立的，會刊現在已出到第九卷，係季刊，每年四冊。電機工程師學會是民國二十三年成立的，但是電工雜誌已經有七年的歷史，現為兩月刊，每年六冊。化學工程學會前在美國成立，已經有五年以上的歷史，出版的化學工程已出到第三卷，係半年刊，每年兩冊。還有中華化學工業會則已經有十餘年的歷史，出版化學工業雜誌。土木機械兩學會都是今年春天成立，出版物在籌備中。

更專門的學會有水利工程學會、紡織學會、航空學會、自動機工程學會、建築學會等。水利雜誌係月刊，每半年為一卷，現已出到第十一卷。紡織月刊已出到第五卷。其他刊物不詳列。

從以上的報告，可以看出工程學術團體日漸發達的情形。各專門學會除發行專門定期刊物以外，對於名詞的審訂，叢書的編譯，工程標準的規定，國際技術的合作，都各有積極的工作。這許多工作，都需要專

門工程人才的專門知識同專門興趣。我們從工程學術團體的進展情形看來，亦可以預料我國工程的進步了。

第二部分，我們願意約略檢討國內工程學者對於工程的著作及論文。先從對外說起，我們要問國內的工程學者有沒有用西文發表的工程著作或論文可以引起國外同行的注意的。關於這方面的答案，我首先要聲明因為限於時間，沒有能夠周詳訪問。但是我希望據我個人所知道的例子，或者已經可以表示答案的趨向。

我國的工程學者中間首先引起國外同行注意的，恐怕要算王寵佑氏了。王氏是世界上有名的銻鑛專家，用英文所著的“Antimony”一書，乃是各國傳誦的，前年經王氏修改，又印了新版了。三年以前，美國化學會請侯德榜氏用英文著“Soda”（蘇打）一書，即由該會印刷出版，這亦是舉世難得的榮譽。上面已經提起，侯氏的成功，乃真是中國工程師在中國努力實際工程事業而得的成功，我們應該更覺得可以寶貴。去年中國工程師學會特贈侯氏以榮譽金牌，亦就是代表全國的工程師向侯氏致敬的意思。

其他國人在國外發表論文的，我們只就在美國方面知道的亦就不少。例如周志宏氏曾在美國礦冶工程師學會刊發表關於特種鋼的研究報告，蔡方蔭、林同棧二氏曾在美國土木工程師學會刊發表關於結構的討論與研究，薩本棟、顧毓琇、李郁榮等氏曾在美國電機工程師學會刊發表論文，莊前鼎氏曾在美國機械工程師學會刊發表

表論文，任之恭氏曾在美國無線電工程師學會刊發表論文，而劉樹杞氏發明以電解法製造純鋁，李運華氏發明製革新法，亦為美國化學工程界所重視。此外國人在德國方面發表工程論文的亦很多，恕不一列舉了。

薩本棟氏近年在國內研究真空管特性及三相電路，論文多載清華理科報告，而歐美學者亦極為注意。現薩氏在美國啞海屋大學擔任教授，並在耶路、司日佛等大學演講，亦是我國工程學者的榮譽。李郁榮氏對於電訊網絡曾有重要的發明，已在美國得有專利，本年在清華大學又有更新的發明，這亦是值得提出報告的。此外北京大學朱物華氏、中央大學倪尚達氏、清華大學任之恭氏、中央研究院陳茂康氏，對於無線電都有研究工作，我們不能詳舉了。

化學工程方面，我們近年已經有許多人才，可以在國內擔任研究的工作。例如北京大學的曾昭掄氏、南開大學的張克忠、張洪沅氏、中央大學的杜長明氏、山東大學的邵德輝氏、中央工業試驗所的顧毓珍氏，都曾在美國麻省理工大學受過「科學博士」的嚴格訓練，便是一批很好的生力軍。現在國內對於酸類、鹼類、油類的研究，都漸漸有人注意。地質調查所燃料研究室、黃海化學工業社、中華化學工業社、中央工業試驗所、南開大學應用化學研究所等等，在這些研究方面都有很多成績。交通大學、浙江大學、中央大學等等，亦在最近期間努力於化工研究，並且已經有論文發表，亦可見化學工業進步的趨向。

關於土木水利方面，我們至少已經有了兩個大規模的水工研究所，一個在天津，歸水利委員會辦理，便是中國第一水工研究所，一個在北平，便是清華大學的水力實驗館。天津方面已經在進行黃河模型試驗，清華方面現在正同錢塘江鐵橋工程處合作研究該項工程的實際問題。

關於機械航空方面，我們至少亦有了兩個實驗風洞，一個在中央大學，另一個乃是清華大學自己設計製造的。電機方面，我們現在已有兩個高壓實驗室，同兩套製造真空管的設備。礦冶方面，資源委員會的礦冶二室，亦可以代表國內工程研究設備的進步一斑。

從以上種種，我們敢說中國的工程學術，近年確在進步，而這種進步雖由於工程學者的努力，但亦因國家和時代的需要，所以工程學術研究機關，亦就漸漸發達了。

結論

總起來說，中國工程事業的進步，乃有賴於政府的提倡和人民的



合作，而工程師只能對於設計和施工儘量貢獻。工程技術的進步乃是工程師應當時刻努力的，但是重要的經驗又非有重要的工程方可以得到，所以技術的進步亦同事業的發展有密切的關係。事業愈多則技術進步亦愈快。否則輕而易舉的試驗固然可以做，過於大規模的工作仍舊沒有機會。到國外實習可以增加技術，但是事先一定要認定題目，事後一定要用得其所，方始不致於浪費人才。又況工程的設施，必須顧到「當時此地」，所以技術方面，國內必須先有很好的根基，方始可以有逐漸的進步。工程學術近年確乎有相當的進步。但是，一部分工程研究的結果乃屬於理論的範圍。我們希望大家多做實驗，尤其是切合國家社會需要的實驗。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大家多注意於應用的工程學術研究，而應用的目的，乃在謀國防和民生問題的解決。

最後我們願祝中國工程學術進步，工程技術進步，工程事業進步。我們為着要達到中國現代化起見，我們應當速求中國工程的進步。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



日本石油之供需概況

李立俠

石油之重要，盡人皆知。法國福煦大將在世界大戰中曾說過：『一滴石油和人的滴血，有同樣價值』。這話是不错的，試想沒有石油，軍事上要受多大的影響，一切殺人利器，如高速度的飛機，縱橫海上的軍艦，衝鋒陷陣的坦克車，以及運輸軍隊和輜重的汽車，那一種不是依靠石油纔能活動，沒有石油，這些殺人利器也就等於廢物了。

不但在軍事方面，即工業農業所需要石油之程度，亦與日俱增，工廠的機械，既要石油來發動牠的引擎，還要靠石油使其運動之進行，更為圓滑。過去石油運用於農業範圍，尚不多見，現在則利用飛機散佈種子及殺蟲劑，利用石油發動機以從事灌溉，以及除蟲重油與石油乳劑之發明，使石油與農業也發生了密切的關係。

石油既如此重要，所以誰保有石油，誰就可以在世界稱霸，因石油

資源及販賣市場之爭奪而演成戰爭，在目前已數見不鮮，例如南美玻利維亞和巴拉圭之爭奪大廈谷的戰爭，幕後就是一齣英、美石油托辣斯的爭霸劇，而最近意國之侵阿戰爭中，因國聯之擬施行石油制裁，幾使英、意以兵戎相見，尤為衆所週知的事實。

國際石油問題之最大癥結，首在於所控制的石油富源之均等。美國一國之埋藏量，即已佔全世界六分之一，而每年原油之產量，更佔全世界總產量百分之六十以上。其他英、法、德、意、日等國，各僅有極少數之埋藏量，英國之英荷殼牌石油公司雖為世界最大石油公司之一，但是他的產量並非取之於本國，而係仰給於墨西哥、拉丁美洲、委內瑞拉（Venezuela）及英屬殖民地。茲將世界石油埋藏量及近年產額表列於左：

第一表 世界石油埋藏量（單位百萬桶，材料來源美國地質調查所發表）

地 別	別 藏	量	以美國藏量為基準之百分比
美 國	七、〇〇〇	一〇〇	
加 拿 大	九九五	一四	
墨 西 哥	四、五二五	六五	
南美洲南部(包括玻利維亞)	三、五五〇	五一	
南美洲北部(包括秘魯)	五、七三〇	八二	
阿爾基利亞及埃及	九二五	一三	
波斯及美索不達美亞	五、八〇二	八三	
蘇 聯 全 境	六、七五五	九六	
羅馬利亞加利西亞及歐洲西部	一、一三五	一六	
日 本 及 台 灣	一、二三五	一八	
中 國 本 部	二、二二七	三一	
滿 洲	二、一一〇	三〇	
荷 屬 印 度	三、〇一五	四三	
印 度	九九五	一四	
世 界 總 計	四五、九九九	六五六	

第二表 最近四年之世界原油產額 (單位千桶, 材料來源國際統計年鑑)

國 別	年 份	一九三一年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一九三四年
美 國	國 產	八五〇、二七五	七五三、五五五	八五七、七四五	八六一、二三元
蘇 聯	聯 產	一六四、一四〇	一四九、六三三	一五〇、〇八〇	一六九、〇五〇
委 內 瑞 拉	拉 產	一一八、七〇〇	一〇八、三三九	一一三、三六一	一二三、二八六
羅 馬 尼 亞	亞 產	四七、六〇〇	五、四三六	五二、七〇九	五九、二八九
波 斯	斯 產	四四、三〇〇	四三、八四三	五〇、四〇〇	四六、六二九

東 印 度	三三、五〇〇	三三、六五一	三六、六八九	四三、二八四
墨 西 哥	三三、〇三九	三三、八九四	三三、六〇九	三九、九七七
科 倫 比 亞	一八、三三七	一六、〇二六	一三、八三八	七四、七二二
阿 根 廷	一一、六〇八	一三、一〇九	一三、六五七	一三、九九三
秘 魯	一〇、一〇六	九、一八一	一三、三三四	一五、〇六
特 尼 達	九、六八九	九、九七五	九、四一五	一〇、七四
印 度	八、一九〇	八、六七三	八、六〇三	九、〇四四
波 蘭	四、三四〇	三、八九九	三、八五七	三、七〇三
撒 拉 瓦	三、六八九	三、二五五	三、〇八七	四、三六一
日 本	一、九九〇	一、五八九	一、九三五	二、〇五〇
埃 及	一、九四六	一、八九七	一、六六六	一、五五七
德 國	一、六四三	一、四一〇	一、四七三	—
加 拿 大	一、五九四	〇、九二七	一、〇〇八	一、二四六
法 國	〇、五三七	〇、五三五	〇、五三五	—
捷 克 斯 拉 夫	〇、一八五	〇、二二六	〇、二二六	—
意 大 利	〇、一四五	〇、一八九	〇、一八九	〇、一四〇
中 國 本 部	〇、〇〇三	〇、〇〇二	〇、〇〇三	〇、〇〇二
滿 洲	〇、四三三	〇、五二七	〇、六三六	〇、六七
全 世 界 合 計	一、三七〇、七五三	一、二六〇、九五九	一、三七七、八五三	一、四四五、三〇

例如以意大利而論，一九三二至一九三四年間，平均每年須輸入石油約二百五十萬噸，一九三五年更增至三百八十萬噸，而意國本身所能產出之油量，尚不足其消費量百分之一。故莫索里尼對於國聯之廣泛經濟制裁，並不引以為懼，但一提到石油問題，便不能不着急了。

日本的情形和意大利正相類似，日本雖為一工業國家，而製造工業品之原料及石炭石油，均極缺乏，日本所有石油之埋藏量，不過為全世界三十六分之一，而每年產量平均更僅達七百分之一，以日本目前工業發展之程度，以及其所維持之龐大的海陸空軍組織，此項區區之石油產量，較實際之需要額，當相去甚遠，所以日本政府天天在焦慮着石油問題，樹立『石油國策』的呼聲，幾乎是隨處可以聽見的。

一九三四年日本第六十五次議會中曾通過一石油業法，規定凡在日本經營石油業的，無論為本國商人或外國商人，均須經常存貯半年以上販賣量的石油。同時對各公司的販賣量也予以限制。另一方面更勵行油田地質調查，獎勵試掘工作，並研究代用燃料等等，這些，無非都是因石油產量缺乏所講求的種種對策。

日本石油的缺乏雖為週知的事實，但缺乏的程度，一般人還不明瞭，本文即欲將日本石油供需比較情形加以說明，俾關心日本問題的人能有所領悟。

二

首先我們必須明瞭日本全國石油之需要額及需要品別。據一九三五年（昭和十年）的統計，除海軍直接輸入者外，是年日本之石油

第四表 日本最近三年石油供需比較表（根據日本石油會社調查表編製）

需求量為九千七百萬桶，約合二百九十萬噸，較前年度約增加百分之二四，其中品別以重油為第一位，佔百分之四六，揮發油次之，佔百分之三五，再其次為潤滑油，燈油及輕油之類，詳細數字及品別如下。

第三表 一九三五年日本石油之需要及品別（日本石油會社調查）

品別	桶數	折合千桶	折合萬噸	百分率	前年度比較
重油	四,二二五	一,六七七	一,四五五	四六·六	(十)四三%
揮發油	三,二七三	一,三三三	九〇·二	三五·三	(十)二四%
潤滑油	七,六〇八	二七三	二五·三	七·八	(十)一九%
燈油	五,三五四	一四四	一六·〇	五·六	(十)二%
輕油	四,六〇三	一六五	一四·六	四·七	(一)三%
合計	九七,〇九七	三,四九五	二九·六	一〇〇·〇	(十)四四%

重油與揮發油在全體需要額中所佔百分率之高，正顯示日本工業之發展，尤其是軍需工業及海運業已達到最高程度，與歐美各國之石油消費狀態大致相同。如此龐大之需求量中，日本本身所能生產者，合計不足百分之十，近年日本國產原油雖有年益增加之勢，但與總額比較，仍屬望塵莫及。茲將日本最近三年石油之供需情形分別表列於下，以窺一斑。

種別	年次	國產原油		輸入原油		輸入既製品		全日本需要額	與前年比較	
		桶數	百分率	桶數	百分率	桶數	百分率			
重油	一九三三年	五七八	二·二	二、三八六	九·〇	二、三、五六六	八八·八	二六、五三九	一〇〇·〇	五%
	一九三四年	一、〇一九	三·二	五、二七七	一六·六	二、五、四八一	八〇·二	三一、七七七	一〇〇·〇	二〇%
	一九三五年	二、三八六	五·三	五、五二〇	一二·二	三、七、三〇九	八二·五	四、五、二一五	一〇〇·〇	四二%
	一九三三年	一、四四三	五·八	九、八三八	三九·五	一、三、六一五	五四·七	二、四、八九六	一〇〇·〇	六%
	一九三四年	一、六三六	五·四	一二、二九一	四〇·八	一、六、二〇九	五三·八	三〇、一三六	一〇〇·〇	二一%
揮發油	一九三五年	一、八五四	五·四	一四、五一六	四二·四	一、七、九〇七	五二·二	三、四、二七七	一〇〇·〇	一四%
	一九三三年	一、一七六	二一·五	四、一五四	七六·一	一、二、八	二·四	五、四、五八	一〇〇·〇	四%
	一九三四年	一、六〇四	二五·〇	四、五四二	七〇·九	二、六、二	四·一	六、四〇八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九三五年	一、一九	二七·九	四、五九九	六〇·四	八、九〇	一一·七	七、六〇八	一〇〇·〇	一九%
	一九三三年	五九四	一四·七	一、六一八	三九·九	一、八、四〇	四五·四	四、〇、五二	一〇〇·〇	(-)
燈油	一九三四年	五四六	一一·二	一、六一四	三三·一	二、七〇七	五五·七	四、八七七	一〇〇·〇	二〇%
	一九三五年	七九九	一四·八	一、七二九	三三·一	二、八六六	五三·一	五、三九四	一〇〇·〇	一六%
	一九三三年	一、五一八	二六·〇	四、二二一	六六·九	〇、八六	〇·六	五、八二五	一〇〇·〇	(-)
	一九三四年	一、七九一	三三·八	三、五一	六六·三	—	—	五、二九五	一〇〇·〇	(-)
	一九三五年	一、七三二	三七·四	三、二八四	七一·四	—	—	四、六〇三	一〇〇·〇	(-)
輕油	一九三三年	五、三一八	八·〇	二、二、二一七	三三·三	三、九、二三五	五八·七	六、六、七七〇	一〇〇·〇	二%
	一九三四年	六、五九六	八·四	二、七、二三五	三四·七	四、四、六五二	五六·九	七、八、四九三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九三五年	八、八八〇	九·二	二、九、六四八	三〇·五	五、八、五六九	六〇·三	九、七、〇九七	一〇〇·〇	二四%
	一九三三年	一、七三二	三七·四	三、二八四	七一·四	—	—	四、六〇三	一〇〇·〇	(-)
	一九三四年	一、七三二	三七·四	三、二八四	七一·四	—	—	四、六〇三	一〇〇·〇	(-)
合計	一九三五年	八、八八〇	九·二	二、九、六四八	三〇·五	五、八、五六九	六〇·三	九、七、〇九七	一〇〇·〇	二四%
	一九三四年	六、五九六	八·四	二、七、二三五	三四·七	四、四、六五二	五六·九	七、八、四九三	一〇〇·〇	一七%
	一九三三年	五、三一八	八·〇	二、二、二一七	三三·三	三、九、二三五	五八·七	六、六、七七〇	一〇〇·〇	二%
	一九三五年	一、七三二	三七·四	三、二八四	七一·四	—	—	四、六〇三	一〇〇·〇	(-)
	一九三三年	一、七三二	三七·四	三、二八四	七一·四	—	—	四、六〇三	一〇〇·〇	(-)

據上表所示，一九三三年日本全體需求量中，國產原油佔百分之八，一九三四年增至八·四，一九三五年增至九·二，以品別而計，重油及揮發油國產比率最低，重油平均僅有百分之三·五，揮發油僅有百分之五·五，但潤滑油、燈油及輕油則平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由此可見日本僅有之石油產量，對於重工業、海運業、交通工業及漁業，亦不能

石油地帶，(3)臺灣石油地帶三處，茲將此三地帶所包含之區域略加說明如左：

(一)北日本石油地帶，係以北海道之中央部，即與縱貫中央之背梁山脈之西側平行的比較低夷之地為中心。這部份有四個已經開採的油田，另外還發現多數有油脈的地方，此地帶在地質學上屬於新第三系。

(二)裏日本石油地帶，包括秋田、新潟等地之油田，為日本最重要油田區域之所在地。北起青森縣，南達信州，松本市附近，其東側有越後山脈及出羽山脈，並與岩手、宮城、福島、枋木、羣馬、千葉等縣接壤，本區油田所佔面積甚為廣泛，而所產之原油在日本亦為最上品。

(三)臺灣石油地帶，形成於該島中央高山地之四周，有多數已發現之油苗，但目前已從事開採者，僅有西部之一二處所。

日本原油之產額，以大正四年（一九一五年）為最高，是年產額計二百六十餘萬石，以後逐次減退，自一九三三年起，因日本政府之極力提倡，又逐漸增加，去年產額已達二百萬石，此後更有繼續增加之勢，下表即為十年來日本原油產量之一般。

第七表 十年來日本原油產額表（日本石油會社調查）

一九二六年	內地產額	臺灣產額	合計
一、四九六、六八三石	七六、八三七石	一、五七三、五二〇	

一九二七年	一、四五〇、〇八三	一二六、五五二	一、五七六、六三五
一九二八年	一、六二〇、三二七	九三、三三七	一、七一三、六六四
一九二九年	一、七二六、〇六八	五七、一〇五	一、七八三、一七三
一九三〇年	一、七五五、〇一〇	四九、一六一	一、八〇四、一七一
一九三一年	一、六九五、一六八	三七、七五九	一、七三二、九二七
一九三二年	一、四〇五、三八五	二八、九五〇	一、四三四、五三五
一九三三年	一、二五〇、五三五	三二、一三二	一、二八二、六六七
一九三四年	一、五七三、七三四	三〇、九一九	一、六〇四、六五三
一九三五年	一、九二七、一七三	三六、八四二	一、九六四、〇三五

目前日本內地石油礦區，已開採者計有二三九區，其中一三四區正繼續開掘，另二五九區業已休業，此一百三十四礦區，如按地域分計，則屬於新潟者有八十區，屬於秋田者有四十區，由此可見新潟秋田兩縣在日本石油產區中所佔位置之重要。此外從事試採之礦區，尚有八百九十處，在新潟秋田兩縣者亦佔百分之七五（計有六五五區）。

綜上所述，日本石油問題之最大癥結，並不在技術及資本方面，而在其埋藏量之貧乏。日本工業技術，在世界上已超越普通之水準，加之政府及人民對於石油之重視，故技術及資本均不成問題。但因其埋藏量尚不足全世界總額百分之三，所以縱令在技術上有如何之改進，也永遠不能達到自給自足的目的。

四

最後讀者還有一點必須注意的，即以上所述日本石油之供需情形，係單就民間所用石油而論。日本海軍所用石油，向由海軍省直接輸入，既不假商人之手，亦不報關查驗，故精確統計數字還無法查考，但依據目前使用石油之軍艦噸數再參照各國軍艦之用油量，相互對照觀察，或可略窺其大概。

目前日本全部軍艦共有七十餘萬噸，其中百分之六十五係使用石油，約計四十五萬噸。以英國七十萬噸使用石油之軍艦，每月須耗油十五萬噸計算，則日本軍艦每月所需之油量，絕不能少於十萬噸，以十萬噸而論，每年即須石油百四十四萬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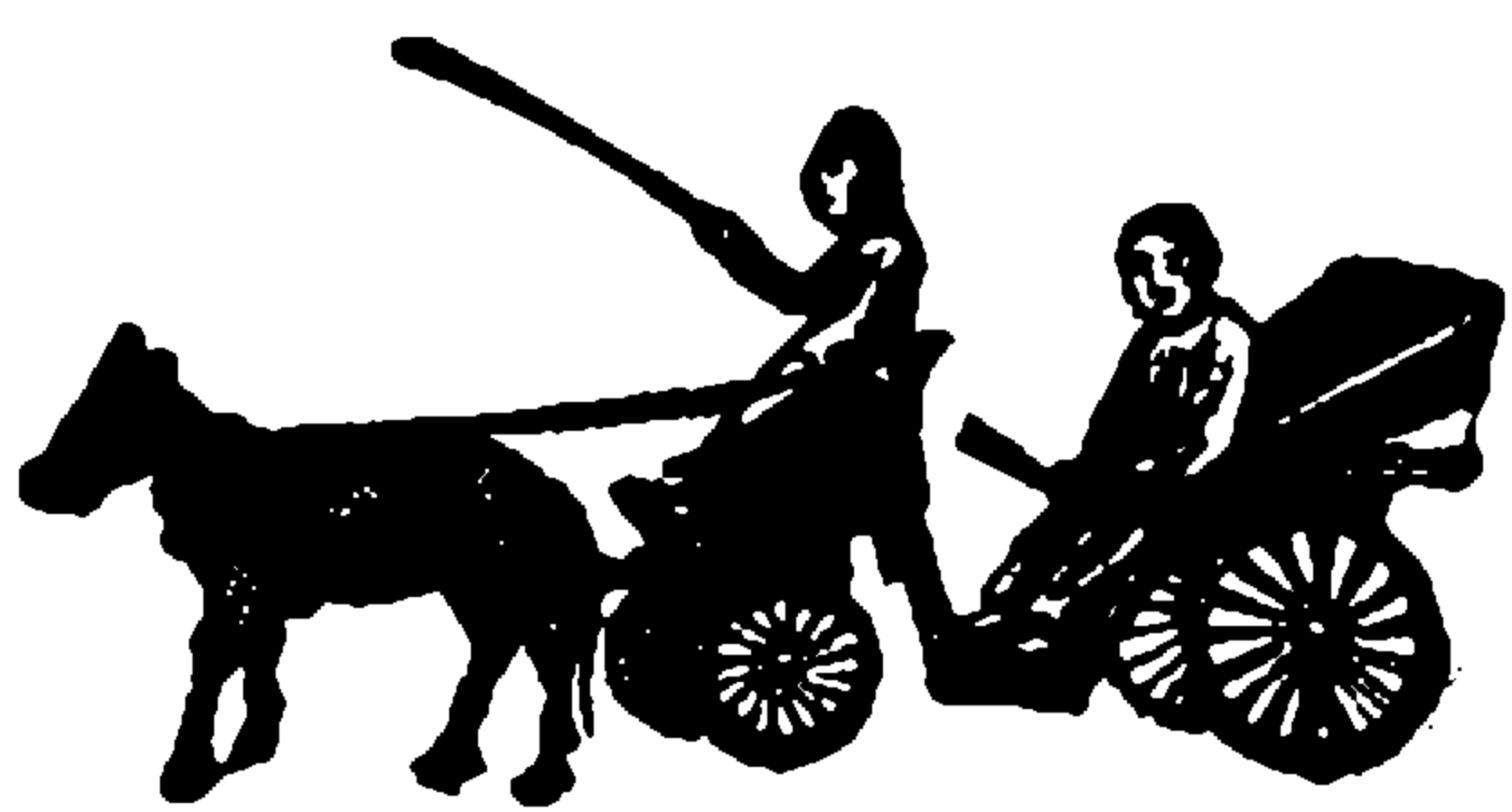
這還是就平時而言，到了戰時，所耗油量自須加多，據直井武夫所譯石油問題一書中的統計，歐洲大戰爆發的前夜——一九一四年八月，英國艦隊一月所用之重油為十三萬噸，至一九一八年十月大戰將結束之際，所用油量即增至五十萬噸，相差竟達四倍之數，殊為驚人。

現在使用石油的軍艦更日益加多了，同一重量的石油較之石炭

可增加百分之七十的熱，而所佔面積還要少去三分之二，所以舊日使用石炭的軍艦現在都改了石油的裝置，此外軍艦活動的範圍也較大，也是多耗油量一個原因，就這兩點說，將來戰時軍艦耗油的增加，一定比歐戰中還要超出幾倍。

在石油問題一書中，作者對於未來戰時各國的消費量會加以估計，他所估計日本一月的消費量為三十萬噸，一年計三百六十萬噸，這個數目也許還嫌過低，但即以此數量說，對於日本已經是一個過重的擔負了。

日本為一島國，四週都是海，所需的石油，都要遠涉重洋由美、俄等國輸入，如一旦對外發生戰事，石油的接濟即會發生問題。有一個美國評論家曾經如此說過：『美國對日勿須戰爭，只要不購買日本的生絲，另一方面不供給他以棉花及石油，不出兩年，日本自會屈服』，我們試看日本石油缺乏的情形，以及他依存於美、俄等國的程度，也不難想像到日本在未來戰爭中將要遭遇多少不能克服的困難了。



黃河志

第一篇氣

象胡煥庸編

第三篇水文工程 張含英編

黃河成災，史不絕書。歷代治河方策，行水事略，不乏專門著述。然時至今日，採用科學方法，新式工程，形成河工史上轉變之大關鍵，自不可無專籍記之。戴季陶先生因有倡修黃河志之舉，成立編纂會，延聘專家，分任編輯。全志釐為七編：曰氣象，曰地質，曰水文與工程，曰人文與地理，曰文獻，曰動物，曰植物。其內容以現代事實為重心，目前問題為標的，調查不厭其詳，統計力求精確，而於已往之歷史，與將來之展望，亦擇要涉及。取材翔實，編制完整，實開歷來河渠書之新紀元。其第一第三篇先行出版，特價發行。

第一編氣象，論黃河流域之氣象觀測，以為治水根本之策劃。全篇分六章首為總論；次分記雨量、溫度、濕度、雲量、蒸發、陰晴、風霜雪冰；最後論氣象與水文；而以雨量、雨日、溫度等表殿焉。現有測候機關之數字記錄，均經搜集，整理校核，頗費經營，黃河全域氣候之情況，於此可見其輪廓，實為我國河渠書中前所未見之記載。

第三篇水文工程，論水文測驗與工程實施，皆治河之主要工作。全篇分四卷，十四章：卷一論水文與河道，所以辨水性、察河勢；卷二論灌溉、墾殖、航運，所以明黃河之水利；卷三論防溢、護岸、引導、挑浚、分疏、蓄水、堵決，備述黃河工程之實際；卷四論官制與修防，歷敘河工人事之組織與管理，最後附錄水文記載圖表。黃河工程，素稱艱鉅，編者躬與其事，所論融會學理經驗，佐以歷史考證，足供從事一般河工水利者之借鑑，不僅為黃河水文工程之空前鉅著也。

黃河志編纂會

會長 戴傳賢

副會長 朱家驊

幹事 辛樹幟

陳可忠

張含英

侯德封

壽振黃

劉士林

王應楡

李貽燕

胡煥庸

張其昀

鄭鶴聲

特價

三開大本 布面精裝 道林紙印

氣象篇 一七一頁 定價三元

特價二元一角五分

國內郵費一角五分

水文工程 五四二頁 定價七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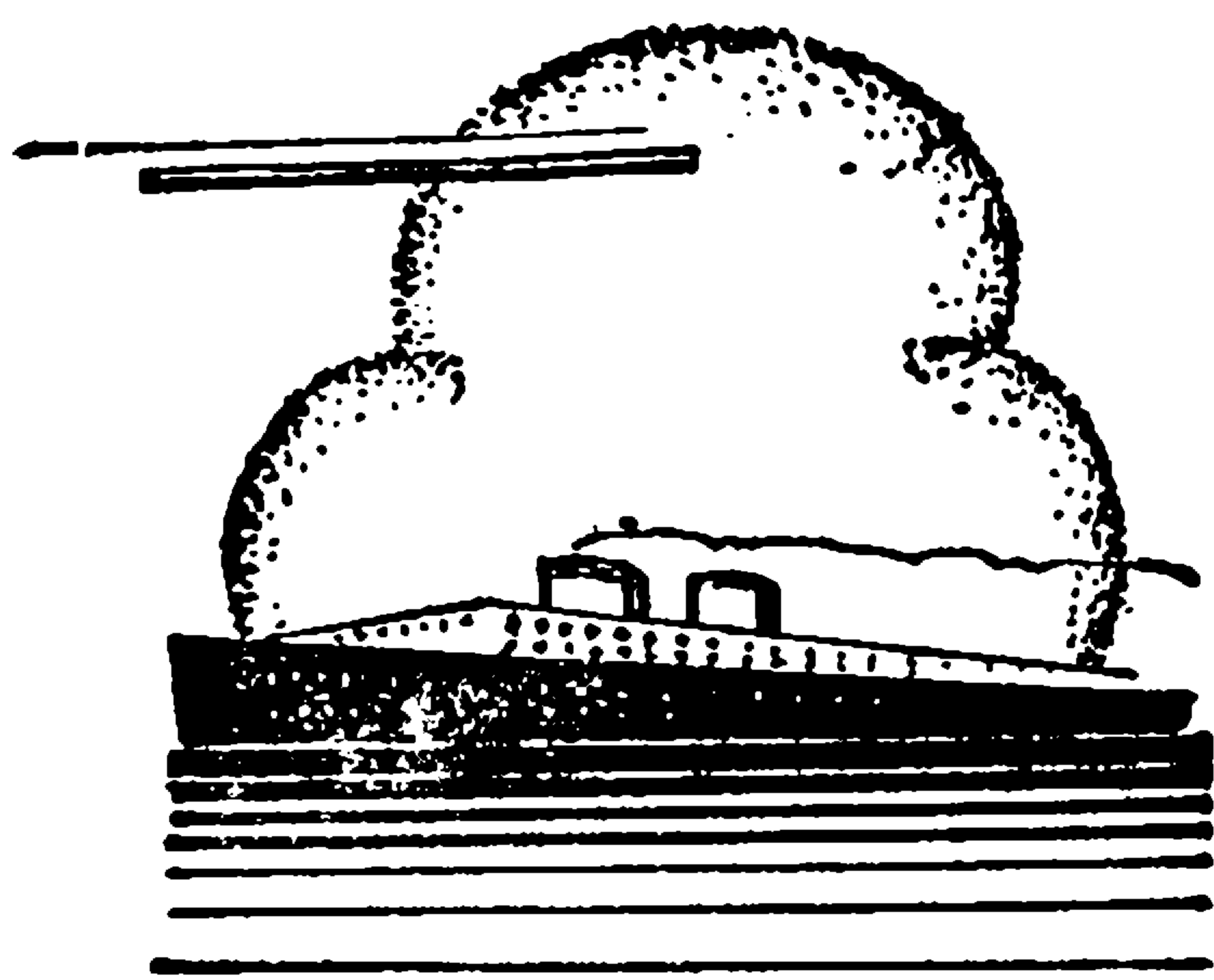
特價四元九角

國內郵費二角三分

特價期 本年十一月二十日起

廿六年二月廿八日止

商務印書館印行



桂南紀遊

黃炳權

一 投入廣西的懷裏去

年來報章雜誌上載得廣西建設的成績如何如何的好，各省參觀的人士不絕於途，余爲好奇心所驅使，去遊廣西的興趣，一天濃厚過一天，終究被誘惑得躍躍欲試，而實行起來了。去年三月十日在春光明媚，人們陶醉在大自然懷裏的當中，毅然地辭別龍鍾的老母，和怪迷人的嬌妻愛子，單身踏上一般人所謂模範省——廣西的旅途上。

二 戎墟道上

自啓程後，在中途耽擱了數日。三月十四日初陽惺忪的面孔，在濃霧中若隱若現，牠的光箭和霧相映，呈現着萬千的色彩，余立在一「戎墟渡」（渡即船的意思）的船唇上，正望得出神的時候，船已距離梧州老遠，差不多到長洲尾了。

長洲係江中一座大洲，周約數十里，居民數千。沿岸竹樹叢生，連綿數十里，俗語說：「斬不盡長洲竹」的確係紀實之言。洲內蠶業極盛，沙田柚也不少，尤其是蔬菜，出產更多，梧州逐日所需的蔬菜，幾乎完全要靠長洲來供給，沿洲江面所產的魚苗，運銷甚遠，即廣東潮州也來該處採買，每年這項出口約值銀十餘萬元云。

船抵戎墟碼頭，這時一羣女苦力，爭先恐後地擁上船來，搶挑行李，忽然被一種尖脆的聲浪充滿全船。余恐有扒手作怪，手提着半肩行李，鎮靜地木然不動。可是卒被一個半老徐娘頗饒健康美的女咕哩苦纏不過，迫得交她挑上。她那一種感激涕零的表情，開始笑嘻嘻地好似拾得寶貝般欣然上岸。到戎墟車站，已有數架大小車升火待發了。

在海禁未開以前，戎墟是廣西最大的墟場，俗有一戎（即戎墟）二墟（即大安墟）三江口（即大湟江口）之稱，可以想見舊日該墟的盛況。近數十年來梧州日趨繁榮之後（戎墟距梧州只三十里水程），

戎墟市況遂日即蕭條，店舖雖有千數百間，有生意的不滿二百間。幸現在由黃華、北江兩河輸出的木炭（每年約值銀二三十萬元），和由鬱北、容蒼兩公路輸出的鷄（每年約值銀五六十萬元），均以戎墟為集散地，行將沒落的景象，得此一線生機，或許有好轉的希望。

戎墟是容蒼公路的終點，自容縣至此，長凡二百八十里，民十七始通車，起初各段多係徵民工來修築，後來改用包工制，始克完成。全路有公車商車數十輛，公車由廣西道路局統制，車脚有規定，每十里收費二角五分。民二十以前，多係公車行駛，近年商車日多，而競爭也日烈，故商車的車費，比之公車常常平數分之一，比如由戎墟至岑溪站，公車車脚每個搭客收三元二角五分，商車只二元零點點即得，且公車例須在各站買票，有時客多，擠擁不堪，非費半小時以上的時光，買票不到，金錢時間，兩不經濟。商車則准上車後慢慢買票，故一般乘客皆儘先搭商車，除非不遇商車，纔迫於無可奈何始搭公車。

是日余也不能例外，係搭聯合商車。所謂聯合者：是聯合許多商車組織一個公司，由公司統制，這樣通盤核算，雖賺錢有限，然不致於虧本。各商車在未聯合以前，互相競爭，競減車脚，因之虧本者甚多，聯合以後，纔能維持現狀。後來聞自今年九月一日起，全省商車皆收歸省有，按車價若干，撥入作路股，這樣不啻無代價的收用。每十里改收車脚小洋二角。

由戎墟出發之車，多係搭客，間有載貨的，也係布疋之類，車篷上四

周，多圍以鐵欄，欄內滿載空鷄籠，係一般鷄客售出鷄後運空籠而回的。

三 容蒼公路之一段

自戎墟開車後，溫風襲來，倍覺暢快。一幅幅的天然圖畫，由車窗外閃過，令人目不暇接。路面雖不大平，然也不覺得怎樣的顛簸。離戎不遠，車路逐漸斜高，由山頂通過，童山濯濯，崩成無數大洞，倘長此坐棄，不造森林，愈來愈崩，也許會崩成一個深谷。車過四六塘，見路旁荔枝成林，鬱青葱，煞是可愛。據老搭客說：這正是古鳳荔枝，味道清甜，核細肉厚，可算為廣西的名產。這時果皮還青，可惜不得一嘗其味，真少口福。

頃刻車過牛嶺隘，車路由山麓斜上，司機者不慎，往往在此失事，遙望山頂有小礮臺一座，據云：在民十五以前，土匪遍地，時時在此攔途截劫，行客到此，咸有戒心，地方當局遂建此礮臺以防匪。民十五經官軍進剿，土匪肅清，這礮臺已無存在的必要了。

沿路之山，樹木甚少，只太平莊一帶點綴着一片松林，樹皆合抱，高矗天半。沿途飽看光禿的山嶺，至此得一幅美麗的松林，心裏十分舒暢。後來調查該松林，並非為生產起見，其種植的動機，係迷信風水以補某方之缺陷也。

四 岑溪一瞥

車到岑溪站，太陽已航行到中天了。這時余肚子裏碌碌地作響，忍

不住飢餓的襲擊，下車找點食物來補充。食後買一個「沙田柚」去小洋二角，先以小刀剝去牠黃色的外皮，食之甜脆可口。欲買多數十個來送朋友，賣者說：還有三四個，這是去年霜降節摘落後，收藏到如今，若果再要的話，最低度要待至中秋前後呢。「沙田柚」是岑溪容縣的名產，尤其是容縣沙田村所產的，更爲名貴，故有「沙田柚」之稱，後來雖不產於沙田的，也呼「沙田柚」了。

剛要上車，一種「喂！喂！老黃」的聲音，由後面傳來，余一時驚詫起來，千里之遙，有什麼人叫我？掉頭一望，原來係在S校同學的摯友盤君，他鄉遇故知，不禁喜出望外。他拉着我的手，堅邀我在岑留宿一夜，盛情厚誼，卻之不恭，於是遂搬下行李，準備和他作竟夜之談。

由岑溪站分入岑城的馬路而進，道旁嘉樹挺茂，綠蔭蔽天，清翠可愛，這路長一里半，至縣府旁邊文明門爲終點。城內居民數百，商業冷淡，但街道整潔，頗合衛生。數年前環城附近，每年發生鼠疫二三次，爲患數十年，死人無算，至近年來厲行衛生運動後，疫疾始熄。城內有初中一所，中心國基校一所，三等郵電局各一所，若果除各機關外，簡直與荒涼的村落無異。

義昌江環繞城南，水量頗廣，原可通行帆船，可惜西流十里度，有一瀧底灘，石多水淺，橫互其間，雖屢有人提倡開鑿，卒爲迷信風水者從中阻止，無法實行，該城商業不振，這實一最大的原因。

晚飯後與盤君傾蓋言歡，直談至午夜，對於新近廣西省施行於各

縣的新政，熟知一二，茲分述於後：

一、訓練民團 保甲的制度，由來已久，但組織散漫，久已名存實亡。廣西當局有見及此，以爲欲充實人民力量，非訓練民團不爲功。於是在省府設民團總指揮部，後改隸四集團軍部，以下分全省爲八區，區設區指揮部，區之下設縣民團司令部，正司令由縣長兼，副司令由副縣長兼。每年在農隙時候，由縣民團司令部派督練官三數人，分往各村訓練在四十五歲以下，二十五歲以上的壯丁，訓練期間，以三個月爲標準，截至現在止，岑溪受訓的壯丁，至多二千度。今年起取消督練官，訓練之責，改由會受軍事訓練的村街長負擔。這些村街長，由縣府每月撥給洋四元作生活費，若兼初小教員，則月支洋十元。現暫規定每村抽壯丁十名，備軍服一套，集合在指定的地點，訓練期，以足一百八十八小時爲標準。火食則由各村認捐支給。附軍訓歌於後：

○ 軍訓歌 4/4

1 2 3 1 | 1 2 3 1 | 3 4 5— | 3 4 5— |

(其一) 青年學子，發憤起來，不怕難，不怕苦！
(其二) 寓兵於團，寓將於學，好政策，好政策，
(其三) 三萬兵，兩千多團，一團兵，百將校，
(其四) 大難臨頭，國勢危急，不要愁！不要怕！
(其五) 大家努力，軍訓工作，往前進！往前進！

56 54 3 1 | 56 54 3 1 | 3 5 1 | 3 5 1 |

接受軍事訓練，養成軍事幹部，爲國儲才。

融會古今中外，樹立百年大計，努力行，莫遲疑。

數十多國統計，將校二十萬人，急準備，決勝算。

嚴厲實行軍訓，負起重大責任，挽狂瀾，須自信。

十載計劃成功，完成國民革命，建奇勳，救難國。

二、鄉村的組織 岑溪全縣劃分爲四區，區之下爲鄉村，區設區長一人，由省府委任曾受區長訓練的人來充任。現該縣縣政會議，議決廢區存鄉，聯兩鄉至六鄉爲聯鄉公所，設鄉長一人，月支國幣十七八元，助理一人，月支國幣十三四元，錄事一人，月支八元，鄉警二人至三人，原有之鄉長則一律取消。村街長若受過軍訓的，每月則津貼數元作生活費。這樣雖注意基層的組織，但村街長仍多奉行不力的，所以還不見到什麼顯著的效果。

三、厲行普及教育 全縣設立八所中心國基校，校長月薪三十五元，擔任義務授課六點至十八點。教員皆由縣府委任，以鐘點支薪，高級每點支國幣八角，初級支四角。高級每班設級任一人，月支銀二元，由專任教員兼任。縣府把各校教員不時互調，在縣府方面，以爲換一換口味，可以提起教者讀者的精神。不知在教員方面，調去離家遠的，除火食和來往費外，所餘的實在甚微，不啻苦上加苦，極不經濟。初級部的學生皆免費，高級部的學生每期收學費一元，圖書費五角，體育費五角。各村街

的國基校，因縣款津貼有限，仍徵收少數學費，每年二元以至四元。這樣多數貧窮的子弟，因之無法享受人學的權利，未始不是厲行普及教育一種障礙。

四、徵兵 實行徵兵制度，一方可以打倒「好仔不當兵」的傳統觀念，一方可以盡國民當兵的義務，原是最好沒有的。可是有些民衆不明徵兵的意義，自動應徵的固有，不願應徵的，實佔絕大多數。爲村街長的，只得請兵，先交安家銀十餘元給他，他始願去，去後如不合格，又要復請，有時要請三四回，纔得合格的。這樣村街長特別多出一筆巨大的支，因此有許多辭職不願意幹的。

五 冷水埔和南渡

三月十五晨，離開岑城，乘車西航，車到冷水埔，見兩面高山對立，抱成幽深曲折的山谷。埔長十里，有小溪一道流於谷中，路旁桐樹成陰，山水，點綴其間，倍覺清幽。谷內絕無人煙，只埔出入口處有路粥店一二間。聞民十五以前，此埔無日不發生劫案，不啻係土匪的大本營一樣。民十五時，韋雲淞來痛剿後，始將匪患盪平，現在差不多有一夜不扃戶，道不拾遺，一之風，這一點未始不是桂省當局努力內政的最好結果。車過了埔，約行二三里，已到黃華江畔，對岸即南渡墟，並有車站一座在墟頭。黃華江水量頗廣，直通梧州，可行帆船，交通頗便。從前曾兩度建造車橋，去銀十餘萬，卒因工程潦草，盡被波臣召去。民十九春，粵軍攻桂時，該

橋還完好。粵軍前鋒到南渡對岸的高峯，即開礮轟擊，當時守南渡的，只有桂軍一營，怎能敵得粵軍數師之衆？於是用火來燒橋數段，以爲這樣可以擋粵軍的駕，誰知開火後不夠三個鐘頭，粵軍已由上游偷渡，桂軍遂退。話說遠了，如今車由車渡而過，若遇有車方渡，最低度須等多二十分鐘，始達彼岸，時間上多麼不經濟。

車到南渡車站，又不期而遇着一位故友黃耐芳君，迫得又在該墟逗留一夜，順便遊覽附近的名勝。

南渡係一小市集，在民十五以前，商業衰落，民十五後，土匪既平，車路又通，頓形旺盛。出口貨以粗紙、膠粉、木炭、沙田柚、鷄鴨、松筴等爲大宗。去年有土製火油廠三間，互相競爭，行銷附近各縣，一時火油由每尊五元跌到三元餘，一般用戶，皆稱便利。可是省府因不便監視，恐有漏稅，於省庫收入，大受影響，遂於今年二月下取締的命令，該數廠因之關門。凡事便民者，未必便於政府，到底往那兒去找得雙方兩利的政策呢？

晚飯後，據黃耐芳君談：民十九年老曆正月十五至十八，粵桂兩軍連日在北流大戰後，結果桂軍退卻。當時粵軍蔡廷鍇等數師退回南渡休養補充，附近南渡十餘里的村莊，皆有兵滿之患。初時人民頗形驚慌，逃避幾空，後見該軍紀律頗好，始逐漸遷回。前後共駐月餘，南渡商家和村中小賣，皆利市十倍，甚恨其去之之速。俗語說：「兵過如梳，」那回可算作例外了。

六 石河名勝

三月十六日晨起後，耐芳君說：古泰的石河如何如何的好玩，觸動我的遊興，遂相偕而去。途次始知耐芳君有山莊一座，正臨石河之濱，先到山莊，莊的左右，花木掩映，菓樹扶疏，真有世外桃源之概，余不禁喟然而歎曰：如君者，纔算是深入農村中來苦幹了。在莊小酌後，由耐芳引導，恣覽石河的名勝，可恨我無文學天才，不能把牠的全貌描寫出來，現在只好將黃耐芳君的《石河記》（係文言的）寫在下面，讀者看完這篇小記，也許可以認識整個石河的輪廓了。

石河記

石河，岑溪之名山水也，惜乎僻介邊隅，柳宗元與徐霞客之遊踪不及，遂致蕪沒荒郊，不聞於世。今猶不記而傳之，是真大負於石河矣。

余世居古泰，密邇石河，少時常濯於其中，若逢夏日，更視其爲唯一之伴侶，爾時只知愛之之切，不識其奇也。

及長徧讀名人之山水記，吾桂除柳州、桂林、慶遠、左江、及鬱（即玉林）北（即北流）容（即容縣）之山水稍見於記載外，其餘各處之名勝，皆泯然不傳，豈天不鍾秀於是，特生此頑鈍不靈之山水而不屑玷汚名家之大筆邪？抑別有其故邪？

余以爲石河奇石之多，過於萬石亭（柳宗元萬石亭記），流

水之奇態不特與黃溪鈿母潭並駕齊驅，或者過之無不及，如此奇麗之山水，豈容終祕而不宣歟！

石河瀉於古朗、獅子兩山之間。古朗峭立千仞，老松古樹叢生岩壁上，濃綠尖輕煙相映，氣象萬千。獅子山高踞南岸，山巔斜俯如迎人狀。兩山相對屹立，抱成岸高萬丈之深溪。兩岸之距離，闊者四五丈，狹者一二丈，蜿蜒曲折，極饒幽趣。自遠而望，不知其下有溪流，猶以爲盤旋幽深之狹谷也。

石河發源於容縣，一路山紆水緩，不能耐人尋味。惟自頭陂以下，流於古朗、獅子兩山之間，始突顯殊勝，全河精彩悉萃於是，彷彿美人之雙眸，舞臺之名角，無不令人眷戀留連者也。

距陂數丈，三怪石鼎足而立，抵抗峻流，互相搏戰。水被撓阻，分道狂冲，崩落數尺，花花作響，若唱凱歌。流未尋丈，一巨石屹立河中，意存挑戰，水流至此，若遇大敵，突發怒吼，分左右兩翼，包圍巨石如在核心。

自是東趨，兩岸奇石，突出水中：如半島，如岬角，犬牙交錯，抱成錯迕繚曲，闊僅數尺之河牀。牀中奇石突起，高低不平，若石梯，若臥榻，若睡椅，幻成種種形狀，無法描繪。峻急者，水薄布石梯上，如白雪，如寶鏡，如蒙面紗，坻石忽隱忽現，大放異彩，蓋坻石久藏水底，或被滿苔痕，綠光外射，或塵滓悉去，其潔如冰。及水冲落石牀，水石相擊，白沫浮瀉，蜂起雲擁，酷似沸水。水花跳舞，爲飛珠，爲散花，爲烟，爲霧，

爲疾雨。逼而視之，如在霧中，如在雨際。輕風拂之，飄入襟袖，倏忽而逝。陽光照之，反射人目，五色斑斕，彌增艷麗。水流入石牀，石椅之後，水勢紆徐，水面縹曲，若魚鱗，若縵紗。其聲清越，若吹洞簫。

自此東北流，至二陂下，歧而爲二。中間河牀特高，儼如孤島，島上奇石密布，爲態萬狀。將至過路灣，流水迅急，兩流狂奔，離而復合。自是而南而東，復折而北，至魚梁石止，長可數里，水益峻急。怪石雜列，浮滿水面，或露頭胸，或呈半面，奇態百出，苦難形容。分而觀之：妍麗者，略有裸體美女之游泳；輕靈者，如蜻蜓之點水，飛燕之掠波；態度悠閒者，如一葉扁舟之容與中流；頑鈍突怒者，如猛虎，如睡獅，如駿馬之跳躍；平面者，可列坐品茗，可高據其上以垂釣。合而觀之，如擺長蛇陣，如千軍萬馬之結隊前進。然則萬石亭、黃溪、鈿母潭諸勝，能如是之奇麗乎。

石河奇石所以如是之多者，相傳昔日有一神仙由上流率領羣石而來，至頭陂後聞鷄鳴而止。如今河之南岸猶有神仙腳跡一，深陷石中，神仙椅一，酷似圓手椅，如天衣之無縫焉。

余少時本愛石河，今更親石河如美人，如密友。民國十七年臘月，於古朗山麓，擇其坦平者，誅草茅，築小樓，名曰耐芳山莊，臨瞰石河，朝夕吟哦其中，暇則憑欄遠眺，其樂寧有窮歟。

七 鬼哭神號的六河坑

三月十六晚宿於耐芳山莊，十七晨拂曉復返南渡，上午十一時搭車，向西邁進，沿途村莊林立，人烟稠密。和風吹來，田中稻秧，迎風招展，一片綠浪，起伏不定，煞是好看。四周山嶺綠陰蔽天，農村風景，至此彌覺可愛。車過六河坑，離南渡約二十五里，路由山腰而過，左旁也有高山對立，夾成蜿蜒曲折長凡數里之山谷。兩旁荒塚纍纍，即當年粵桂兩軍在此鏖戰一天被戰死者的長眠地也。當民十九年春正月初十日午後二時，粵軍進佔南渡後，是晚即宿營於該墟附近各地，連營十餘里。桂軍退卻於六河坑一帶佈防，同時由後方增添營的兵力。次日天微亮，粵軍即搜索前進，爾時濃霧蔽天，對面幾不能見人。粵軍前鋒，剛到距離六河坑五六里的盤古堆，當嚮導的土人，就突然駐足不去，士兵即詰問其何以不去？他說：離此不遠，漫山遍野都是桂軍，所以我不願去了。於是粵軍就馬上散開，一面試放數槍以探敵情，桂軍即開礮還擊，雙方開始接觸，一時隆隆的大礮聲，碰碰的步槍聲，卜卜的機關槍聲，兩方的吶喊聲，山鳴谷應，一如天崩地裂。自晨一直混戰至午後三時，雙方互有死傷，桂軍因寡不敵衆，且戰且退，一場惡戰，遂告一段落。

八 南天勝地——都嶠山

車過了六河坑，兩旁青山修容而出，笑靨迎人。將近綠蔭車站，遙見石山一座，山頂上有無數黑禿禿的尖峯，似手指般直凌霄漢，雄奇俊偉，令人驚嘆天工之巧。山的四周，石壁峭立，壁面如鏡，一幅閃過，另一幅又

掛上來，車行數十里，還不出此山的範圍。一路所見皆係土山，獨在此地點綴着這座巨大的石山，我的精神不禁突然地興奮起來，遂欲一窮牠的究竟。後詢之司機的人，始知此山，正是容縣最有名的都嶠山或稱南山。容縣是現任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先生，和浙江省主席黃紹雄先生的故鄉也。踏遍中國名山水的徐霞客之足跡，亦曾一探都嶠山之奇奧。車到石寨（距容城二十里），離南山山麓只咫尺之遙，余遊興勃發，遂落車步行，毅然獨往。

南山四面皆石壁，儼然石城，無級可登，惟由石寨和平離始有小徑可入，除此之外，皆宮牆萬仞，欲探其奇，非乘飛機飛上去，別無辦法。

余由石寨出發，行三里，已到山麓，拾級而登，將近石門，皆係石級，級小而滑，余恐有危險，赤足而上。至石門上，休息片刻，復前行，路繞山腰而過，路雖平坦，但路面甚窄。路之下，有小溪一道，自上而望，叢草交加，只微聞水聲，余恐一失足成千古恨，不敢駐足久看。曲折而行，約數里許，到一山腹，豁然開朗，小溪一道，流於石牀上，溪水清冽。溪旁有小田數坵，雜草滿田，沒人耕種。自此曲折而登，先至一岩，岩門所榜之字已剝落，無從認識。岩中頽垣斷瓦，零落不堪，從它灰牆畫壁上看來，可以想見它當日完好時的清幽雅潔。此山腹三面皆石山環抱，石壁上懸着如南瓜剖面形的石岩，不下數十處，岩中有建築物的，也有十餘個。一岩剛斷，復有一岩，層岩之上，復環層岩，千門萬戶，層出不窮，真有如徐霞客所謂：「如絳帷紫幄，紛披競綴也。」就中以寶蓋岩較爲完好，但懸在山半，石路崎嶇，頗

難攀登。轉念萬里到此，豈可廢然而返，遂鼓起勇氣，一步步的攀援而上。有些石級，僅能嵌着足尖，稍一不慎，便會葬在危崖之下，不知走了幾多百級峻險的階梯，好不容易纔到寶蓋岩。岩門題有聯語兩則：「岩岩岩岩上岩；閣閣閣閣中閣。」署王維一題，頗能形容岩和閣的妙處。因岩的曲折，以建築樓閣，很饒幽趣。岩簷上泉水滴瀝，一如下雨，極山水之奇觀。其時晴天一碧，余忽有所感，口占七絕一首：

岩前滴瀝疑下雨，卻看青天無片雲！
惟愛清泉飲一掬，心脾涼透樂無倫。

該岩有修道者數人，皆槁形菜色，衣衫襤褸，狀極可憐。余略與他們扳談，據云：「這便叫做南洞，山背那便是北洞。北洞的娑婆岩，風景更好，修道的男女約十餘個。又有一座出米寺高踞峯頂，比較這裏，險峻數十倍，盤磴而上，切勿下望，倘一下望，下即萬丈深谷，膽怯的就會汗毛森豎，手足震顫，攀援不牢，也許會滑下去發生生命的危險。相傳該寺從前有一廟祝在寺裏燒香，永遠不須糴米，只要到煮飯時候，就有斤把米跟寺壁的岩孔跳出來，等到打鐘燒香後，正想食飯，最不巧的，餐餐都有一個不速之客的伯爺公（即老年人）來就食。起初廟祝以為米是不勞而得的，也不介意，及後日日都是這樣，很覺討厭，思有以抵制之。向例打鐘後方食飯，有一回先食飯後纔打鐘，伯爺公聞鐘到來，已經過了食飯的時間，遂拂袖而去。自此以後，寺裏就沒有米跳出了。那邊石壁上，又生有一株石蓮，四季長青，也是南山一個奇跡。」

道人說後，余亟欲一賞其奇，倩其帶路，他們推說不暇，略問路徑，獨自跑上寶蓋岩上，即中盤頂，由中盤頂直趨山巔，俯視北洞，千岩萬壑，無奇不具。兩山窪處，不少平疇綠野，與南洞迥然不同，不啻別開生面。四尋出路，周圍都是危崖峭壁，祇得徒喚奈何，廢然而返。是晚宿於石寨。

九 容縣城

三月十八日由石寨搭車，午刻到南街車站（即容縣車站），回顧南山還在目前。落車後，渡過北江，入容縣城，城內生意冷淡，黃紹雄前十年建有一所房子在這裏。惟西門外西街，商業頗盛。夜飯後出城外散步，登鎮武閣，該閣完全用木建造，閣的四隅，以大木柱來支撐，閣中的柱子，皆離地寸許，此種建築，驟見之，甚覺奇異，但一審其全閣的壓力，皆由四角的柱子分擔，中間的柱子壓力很小，故雖不着地，亦不成問題也。既登閣的上層，俯看北江環繞城前，遍野綠雲，一望無際。環城桑田甚多，據土人說：前十餘年，環城數十里的居民，幾乎家家都養蠶種桑，當時蠶業稱盛。近數年來，絲價狂跌後，養蠶的人，百分之百都是虧本的，故原有桑田多改栽別種作物，蠶桑之業，遂一落千丈。這種農村重大的問題，到底用什麼方法去解決呢？晚宿於小旅店，妓女甚多，但不見有又麻將的，料係因廣西省府懸為厲禁的緣故。

十 悽神寒骨的北流大戰

三月十九日搭車踏上鬱北公路，過了容北交界的西山隘，就入北流境了。兩旁山峯甚少，一片都是平陽大地，只遠遠地屹立着三幾座黑禿禿的石山，其中最惹人注目的是一座高聳天半的望夫山。余因「望夫」二字，不禁聯想起遠隔萬里的嬌妻，正在春光明媚的時候，孤另另地守在家中，不知怎樣的懸念於我也！

望夫山附近的文安、文樂，在民十九老歷正月十五起，粵桂兩軍一連在此鏖戰四晝夜之久，這就是有名的「北流大戰」。當日粵軍的將領是蔡廷鍇、蔣光鼐、香翰屏等三師，桂軍將領係張發奎、黃紹雄，也有一二師之衆。正是棋逢敵手，將遇良才，兩軍血肉相搏，結果死傷逾萬，香師幾乎被「鐵軍」（即張軍）打得全軍覆沒，這的確是廣西戰史上空

前未有的大戰。當時桂軍因援軍和彈藥不能接濟，不得不退。而粵軍亦精疲力竭退回南渡休養補充。

先是白崇禧在撫河一帶，和中央軍朱紹良等接觸，連戰皆捷，電黃張等最低度須引對方到北流已上，方可開火。那時白可以派一枝直搗梧州，一枝由濛江過渡，直趨大安而入容縣，截斷粵軍的後方，這樣一個大包圍，可以把粵軍聚而殲之。不料黃張只引粵軍到北流，已一發而不可復壓。那時白剛到濛江，已聞北流的敗訊，又復退回撫江上游。話說得離題太遠了，是晚宿於北流城。次日日本擬再往鬱林、貴縣一帶，可是攜來川資，所餘無多，迫得向後而轉，鬱貴之遊，不得不待之異日了。

介紹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物

史蹟考訪記	葛定華	一〇	教學視導方法	方惇頤	六〇
漢族客福史	鄒煊魯	一〇	怎樣寫論文	馬鴻述	四〇
日本論	戴季陶	七〇	教育統計學練習	趙浩公	二〇〇
江浙教育考察報告	胡毅	一〇	花鳥畫之研究	謝雲聲	三〇
知覺距及其與學級年齡之關係	胡毅	二五	台灣情歌集	謝雲聲	三〇
寫字與運動能力之關係	胡毅	二〇	廣州兒童歌甲集	劉萬章	三〇
修學的技术	方惇頤	四〇	閩歌甲集	謝雲聲	四〇
南洋華僑教育調查研究	林之光	一〇〇	狼獾情歌	鍾敬文	二〇
民衆學校招生暨留生問題研究	朱化雨	一〇〇	吳歌乙集	王翼之	四〇
小學標本儀器各科教具自製及運用法	黃裳	一六〇	紹興歌謠	葉德均	三〇
	伍瑞鎔	六〇			

1935年

王雲五 韋 懋主編

世界概況叢書

全部出齊 定價三元五角 零售價列下

1935年的社會動態 定價五角

林孟工編著 先檢討 1935 年的世界政治和經濟對於社會的關係，其次分述勞動和婦女問題，末述 1935 年的蘇聯社會。剖解明晰，敘述簡要。

1935年的國際政治 定價一元

萬良炯編著 於當年發生的軍縮問題，薩爾問題，法意協定，英法協定，德國宣布整軍，斯德萊柴會議，法俄互助協定，英德海軍協定，意阿衝突及遠東現勢，均有系統的敘述，並說明其背景與影響。

1935年的世界經濟 定價五角

龍大鈞編著 內容分三部份，第一部份是世界經濟概觀，第二部份歷述列強經濟的動態，第三部份是結論，根據觀察所得，推測世界經濟演進的動向；並對於中國經濟的出路，有所提示。

1935年的世界科學 定價五角

周太玄編著 內容分三部，首述 1935 年世界各國各科之重要發現，次就各科中各大問題之現狀加以論列，最後記一年中世界科學界重要事件。其中科學問題一部，根據關於本問題之名著，以闡明問題之現狀與解決之可能，尤多精采。

1935年的世界藝術 定價五角

林風眠編著 選譯當年著名藝術雜誌之論文及展覽會批評，藝術家評論共十五篇，包含插圖三十餘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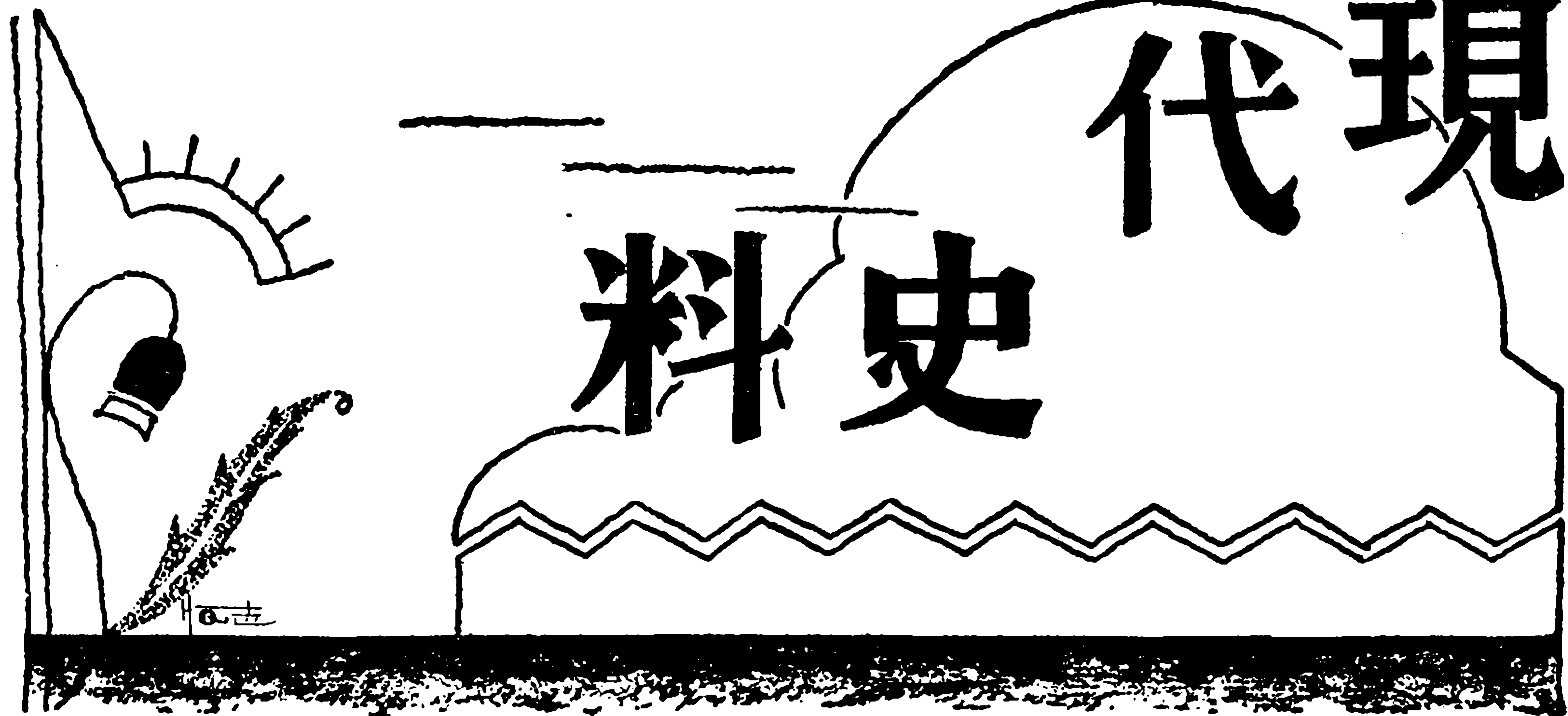
1935年的世界文學 定價五角

李青厓編著 包括論文近二十篇，從世界知名的雜誌多種精選譯，以存 1935 年文學史料的本來面目。凡重要議論和事實，於此可以概見。

商務印書館出版

現代

史料



西班牙申請國聯討論德意干涉內政問題 市隱

西班牙內亂經列國組織不干涉委員會於倫敦後，西國一國之內亂，幸而不變成歐洲之國際戰爭。但自不干涉委員會成立以來，意、德二國蔑視不干涉協定，軍火源源接濟西國叛軍。不但如此，意、德二國並承認叛軍政府，為叛軍張目。西班牙合法政府乃根據國聯盟約，申請國聯討論此事。一面英、法二國向意、德、蘇、葡四國建議，主張對於西班牙內亂無論直接間接的干涉行為，均當停止，俾克向西國內戰當事雙方進行調解，至該國未來政體如何，則當聽任該國人民自決。十二月十二日國聯行政院議決認西班牙請求理由正當，並贊成英、法調解建議。茲將經過情形分記於後。

(一) 西班牙之申請

西班牙政府於十一月七日根據國聯盟約第十一條申請國聯行政院舉行會議，以討論德、意兩國干涉西班牙內亂所引起之局勢。其牒文中對於意、德兩國贊助反政府軍而干涉該國內戰事力加指摘，並稱兩國之行動實係違反國際公法，最近承認國民軍政府之舉，實際上不啻為一種侵犯西政府之行為云。國聯秘書長愛文諾與行政院主席智利駐英大使愛德華商定，應於十二月十日召集開會。愛文諾當即分別通告行政院各理事國。

(二) 英法二國之建議

十二月四日英、法二國政府分別訓令駐意、德、俄、葡四國使節，向各該國政府交涉，請其聲明，具有絕對決心，對於任何活動凡足以引起外國干涉西班牙內亂者，一概加以避免，並當分別訓令各該國出席不干涉委員會代表，對於凡屬真實有效之監察辦法，一律加以投票贊成。此外英、

法二國政府並要求四國政府與英法兩國採取共同見解，俾向西班牙內戰雙方擔任調解，藉使不幸之西班牙人民得有表明其國民意志之機會。

(三) 國聯行政院開會

國聯行政院於十二月十日開會，十一日午前十一時三十分舉行公開會議。西班牙外長台爾伐育發表長篇演說如次：

「本國政府所由向國聯提出申訴者，乃欲防止本國內戰勿在國際上引起嚴重影響。觀於英、法兩國政府業向德、意、蘇、葡四國提議停止干涉行為，足見本國政府所為實具有充分理由。至就本國戰事而論，各國已成立不干涉協定，但數十萬生命死於壕溝之內，仍為法西斯空軍與外國軍火之犧牲品。」至是台爾伐育乃大聲疾呼曰：「慘酷之戰爭，正在進行中，而此戰爭乃西班牙境內之國際戰爭也。」嗣謂「西國叛軍自麻洛哥士著兵失利之後，乃有一外國土著兵」（指意德志願兵）前往助戰，叛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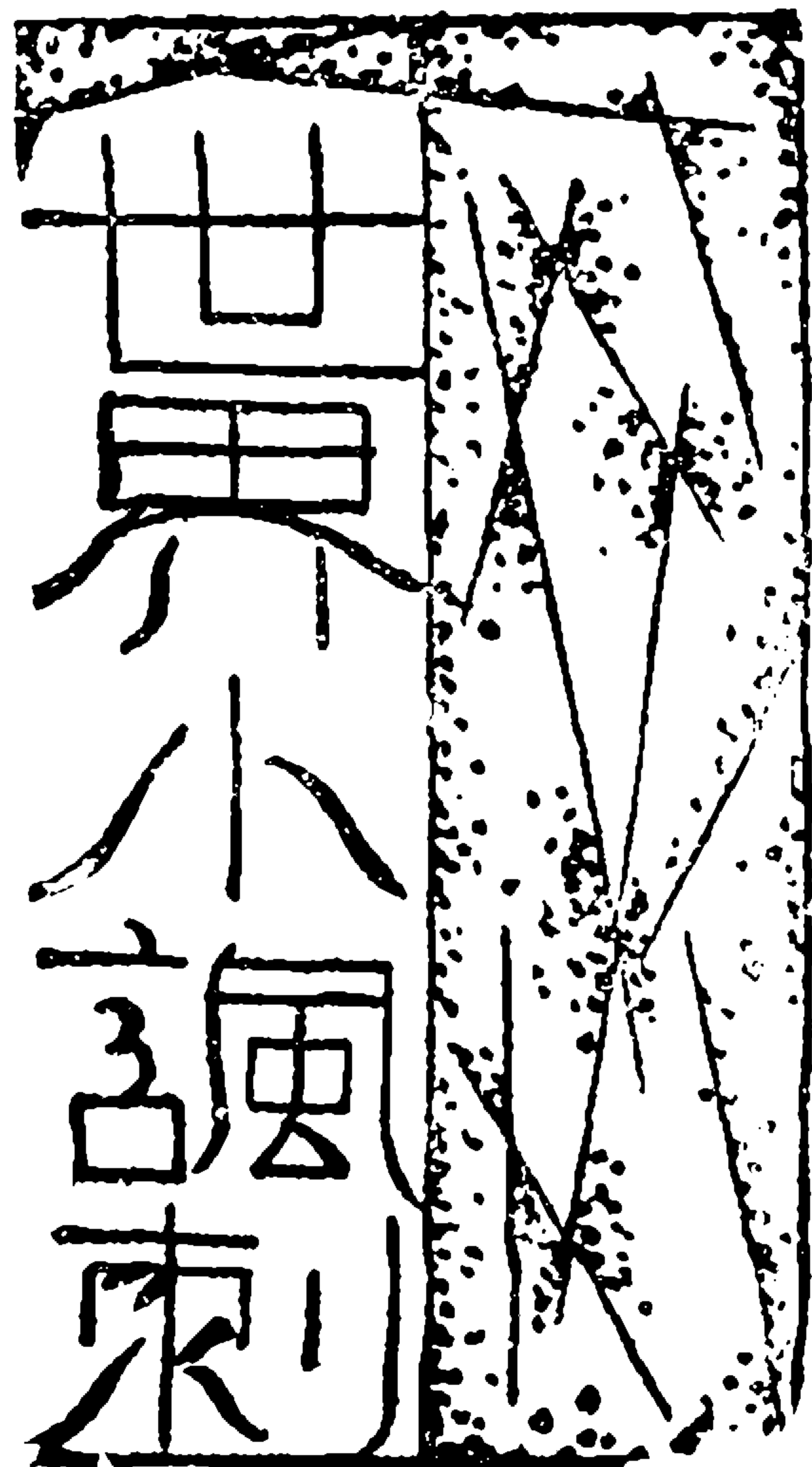
並不惜使用毒瓦斯以殘殺官軍。叛軍他日若獲勝利，則地中海西屬巴列牙爾羣島乃至其他海軍根據地，意、德兩國均有染指之可能。世人對於和平輒抱一種觀念，以為和平苟能表面上維護，即不妨委曲求全。殊不知當此委曲求全之際，城池夷為丘墟，死亡盈千累萬。此種和平觀念，實不可為訓。」台爾伐育嗣乃舉出西國中訴國聯之理由，謂

「意、德兩國承認西國叛軍政府為合法政府一也，西國政府所屬各港口有被封鎖之虞二也，國聯盟約所具之力量未能阻止侵略行為三也，今者燎原之禍日見迫近，所望盟約至少當能阻止戰禍蔓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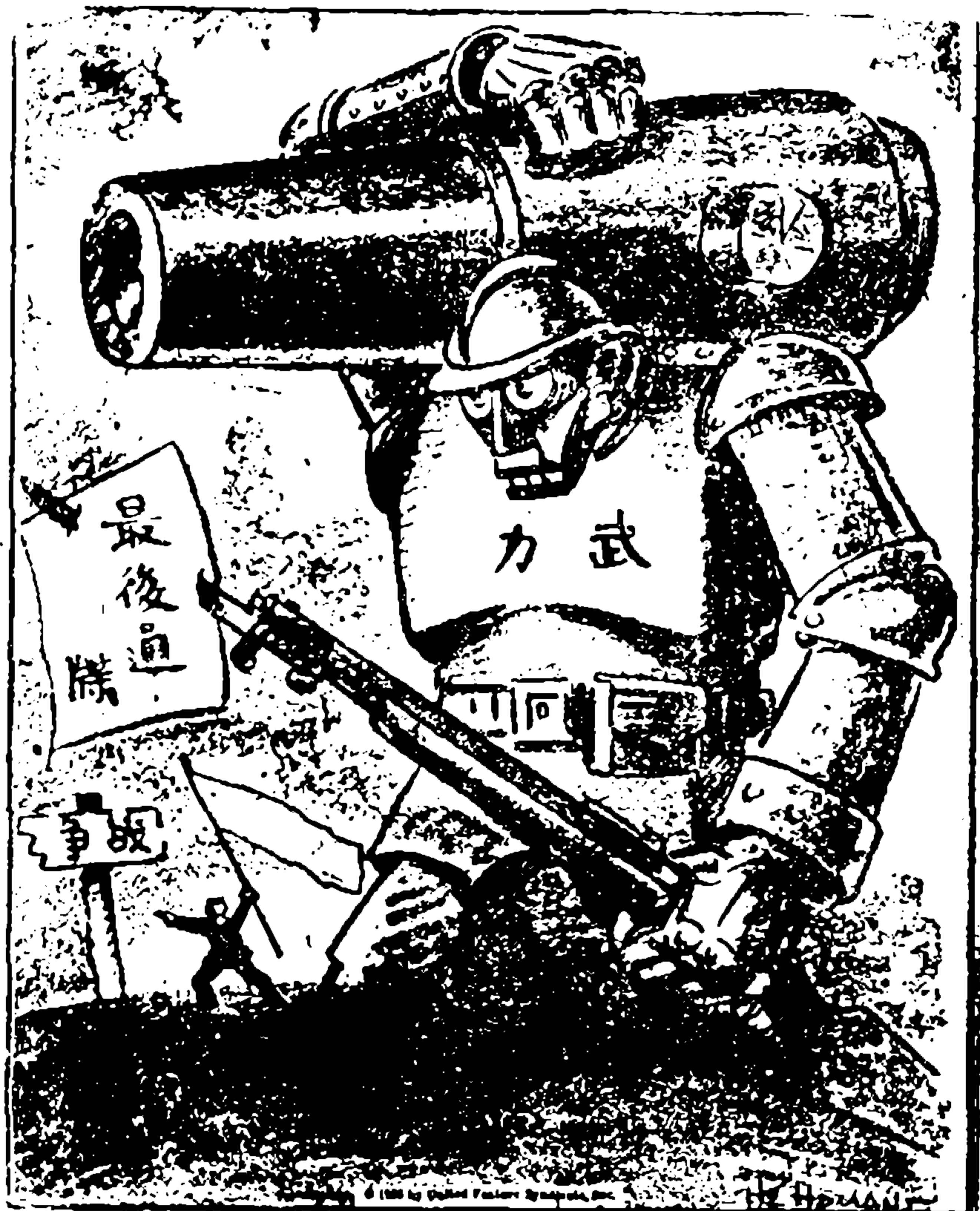
行政院旋即延會至五時三十分續開。國聯行政院於十二月十二日繼續開會，當經通過一決議案，該案內規定以下各項：

(一) 西班牙政府此項申請，係根據國聯會盟約第十一條，其理由完全正當，則以西牙內戰，足以引起國際糾紛局勢故也。

(二) 各國不應干涉他國之內政，各國



向戰爭之途邁進的惡魔。



—美報

間應不問他國內部採取何種政制，而相互保持良善關係。

(三) 援引盟約第十條各會員國應相互尊重政治獨立與領土完頓之規定，但辭意

綏遠抗戰捷訊

自十月底起綏遠形勢日趨緊張，日機無數，時來窺我陣地，以探虛實，我軍亦積極佈防，準備迎頭痛擊，至十一月中旬，匪偽軍進犯集寧，戰事乃全面揭開矣。

這次匪偽軍的侵綏，據說分爲四路：一路向紅格爾圖擾集寧（即平地泉）；一路由興和圖竄豐鎮；一路由百靈廟向武川而壓迫歸綏，另一路則進陶林南竄；根據地在商都百靈廟兩地。餉械軍火之供給，多由沽源多倫方面運來，飛機多至二十架，坦克車、大礮、種種新式武器，無不具備，大都皆係日方供給，此點據日武官喜多誠一對泰晤士報駐滬記者談話，亦不否認。

含蓄，並未明白指出事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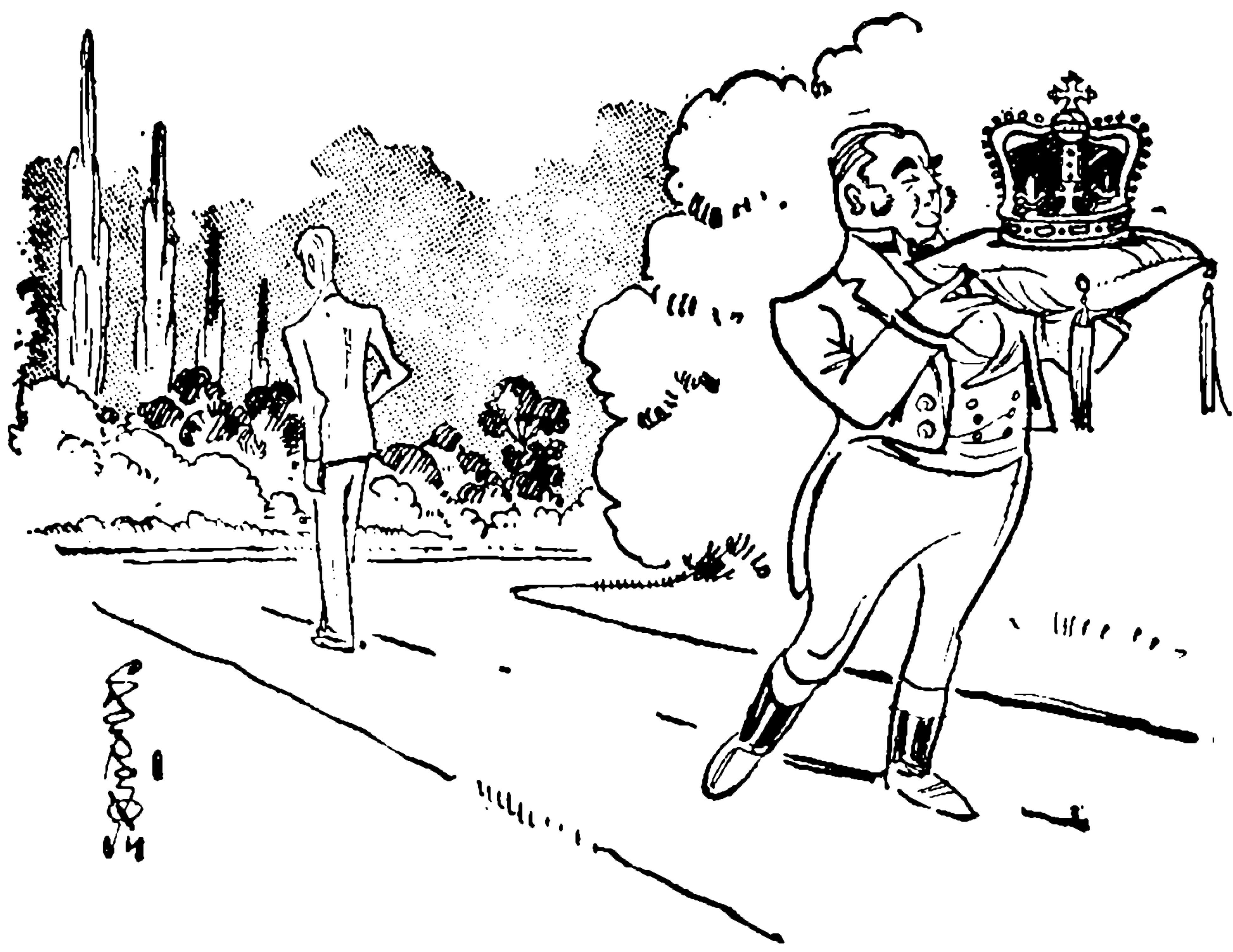
(四) 行政院核准不干涉西班牙內亂之政策，並贊成英、法兩國調解內戰之提議。

奧松

綏戰發動後，蔣委員長曾於十七日飛太原與閻主任傅主席合商，蔣、閻皆發表重要談話（略）而傅作義將軍之談話，尤悲壯奮勵：

「綏省被人覬覦，已非一日。身爲疆吏，負荷守土衛國之責，禦寇平亂，悉爲責任分內之事。任何人居此職責，自然發生此責任心。本人受命主綏以來，平時深察彼己情勢，夙有態度，一言以蔽之，曰：不說硬話，不做軟事。應付措置，力求合理。國家主權領土，最高決定之權屬之中央；疆吏不能稍有主張。數年來本人禦寇衛土，無不秉承中央意旨。此次匪軍進犯性質，與歷次無異。本人秉承中央意旨，以盡職守土態度亦同，至匪軍此次

英皇愛德華的遜位。



By SAPAJOO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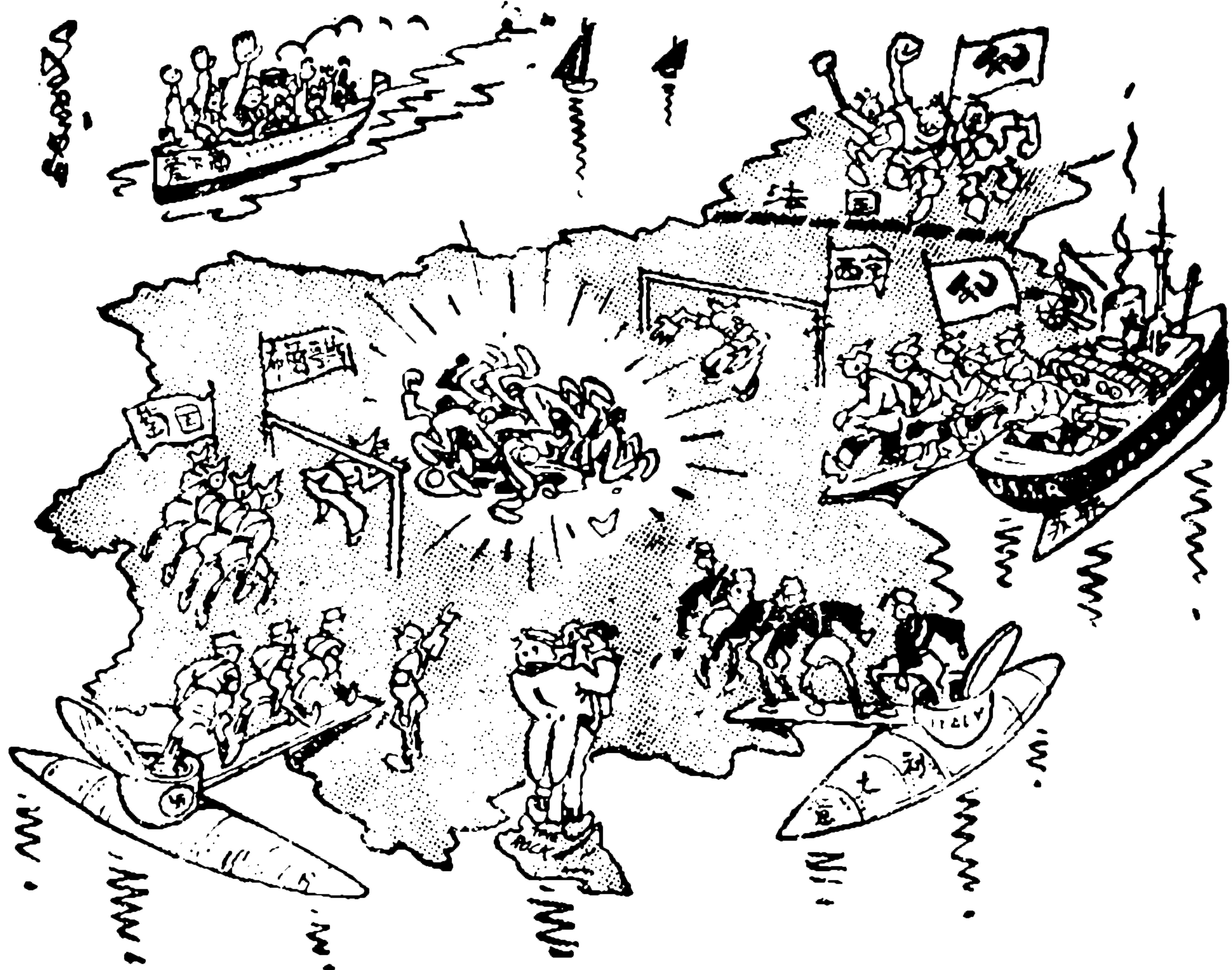
上海字林西報

被剿，遭受重創，預想必繼續進犯，我方態度簡單明白；不使領土主權任何人侵佔尺寸，持我忠貞，待彼奸賊而已。」

在民衆方面，援綏運動，風靡全國。上至富家巨室，下至販夫走卒，無不踴躍輸將，熱烈之情形，令人感泣。例如山西綏靖主任閻錫山氏，奉母命捐款八十七萬，平津學生尤沉着奮勇，奔走募捐，甚至有絕食捐款者。

紅格爾圖之役 進犯紅格爾圖之匪偽軍，自本月十一日開始攻擊後，迄至十九日，與綏軍接觸大小數次，未嘗一逞，迭次均被綏軍擊退，十八日王英、李守信、尹寶山諸逆隨××軍某參謀，由商都親赴前方指揮，當晚即由前線運回斷肱折脛，奄奄待斃之傷兵二百餘人，王李諸逆亦返回商都。於十九日上午二時，夜色迷朦中，有某國軍官七人，在商都與王英、李守信、吳殿庭、尹寶山等，開緊急會議，商定十一月二十五日以前，發匪偽各部軍餉，目的在鼓勵匪焰，防止脫逃。日前由多倫開到商都之熱河匪軍，係李振銘、胡玉山兩部。該部共有重砲

二十門，機關槍六十餘挺，然實際上均缺乏戰鬥經驗，其中中下級軍官，悉由某國所選派，並有某國軍人混跡其間。十九日早亦開赴紅格爾圖增援。在南壕塹大清溝一帶之李守信部偽軍及王英部張萬慶重集之步兵，自十八日起，由張逆萬慶指揮，向興和及豐鎮晉綏軍防地猛攻。十九日早六時又攻擊，但戰況不若陶林、紅格爾圖之劇烈，當亦被晉綏防軍擊退。現在察北匪偽軍所有軍火，如槍砲彈，均分存於張北及商都兩地，據可靠之消息，謂在張北所存者，約有五十餘噸，在商都者，亦有三十餘噸，另有燃燒彈四十餘箱。此外在張北飛機場中，尚停有偽國國徽標幟之飛機十二架，十二日後每日均有七八架起飛向紅格爾圖，及興和、豐鎮一帶，投彈偵察。十八日午後有某國飛機七架，由多倫起飛，經康保、商都，向綏東一帶飛去，當晚即返停商都機場。十九日早由張北運出軍火十七載重汽車，赴南壕塹、大清溝，供給張萬慶及李守信部，察北匪偽所需煤炭，由大蒙公司及東魯行前後代為運到者，共達千餘



西班牙境內的國際球賽。

上海字林西報

萬斤，現均開赴前線，本在各縣匪偽軍月十七

日崇禮縣屬陶喇廟地方，忽然發現土匪數十名搶掠，張北縣雖無成股土匪，但亦時常發生

搶案。著匪劉桂堂近派其偽參謀金熙元，於十

一月十七日由津來商都，連日分訪王英、李守

信諸逆，有所洽商。總結此役我軍以攻擊的戰

術，造成大勝。十八日晨開始包圍攻擊，士卒無

不努力先登，集中主力，敗匪於紅格爾圖附近

之達拉村。王英倉卒逃落，僅以身免，所獲各種

文件，且有許多新異訓令及布告等，王英原來

名義係「西北蒙漢防共自治軍」，以成吉思

汗紀年。於十一月三日改用「大漢義軍」名

義，用黃帝紀元紀年。又抄獲匪之無線電台收

發機全部，台長為某國人，名八牟禮吉，僱員名

松村利雄，並抄獲彼等之身份證明書及委令。

最重要者，其中有昭和十一年制發王英部電

台連絡表，其通電號所列，計有長春、張北、商都、

承德、百靈廟、張家口、太原、歸綏、額濟納、阿拉善

等處。匪方傷亡情形，除陣亡不計，運入商都之

傷兵計七十餘汽車。

匪偽向我紅格爾圖迭次進犯，均不得逞。

匪首王英率所部及偽軍李守信部第二師尹

寶山部共五千餘人，向我大舉進犯；經我騎兵

彭師長親率步騎，向匪襲擊，匪受重創而退。我

彭師於十八日上午二時分向達拉村、土城子、

七股地、二台地一帶之匪軍開始猛攻。是役斃

匪百餘名，獲汽車無線電馬車各一，我亦傷連

排長五名，傷亡士兵十餘名。

察北偽匪在紅格爾圖迭次敗退後，集結

商都一帶，整頓補充伺機再舉，組便衣隊破壞

平、綏路交通。此外：（一）南壕壩方面，二十日

有李守信部千六百人增援，由張北運到槍砲

彈十車。（二）商都城門嚴閉，內有李部兩團，

飛機二十架，王英由紅格爾圖退卻時，至土城

子曾對部下大哭，匪團長趙大中因攻綏畏縮，

十八日被王槍斃。（三）康保二十日由張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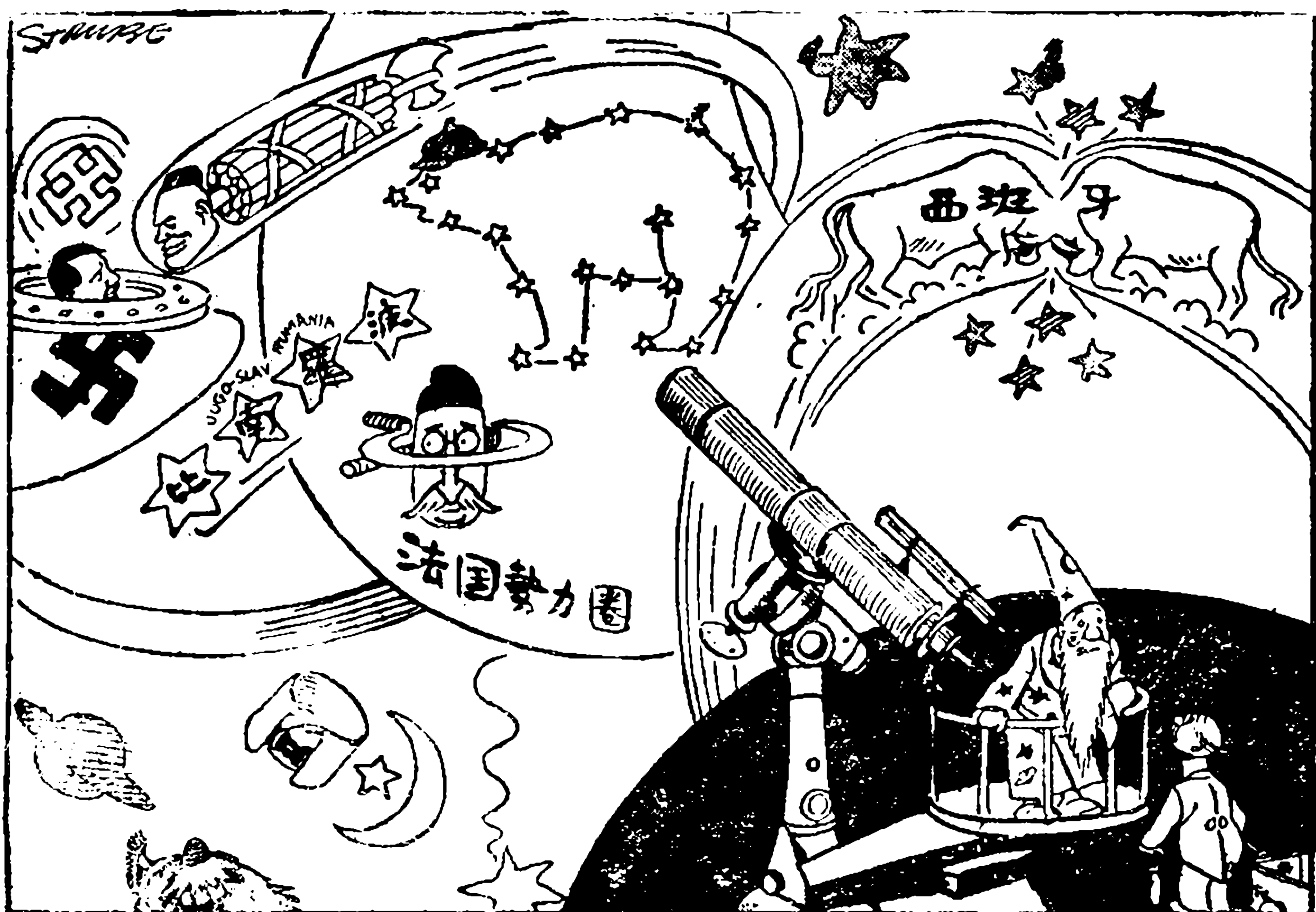
運到汽油十二車，由多倫運到木箱十六車，箱

長寬各四尺，不知何物。（四）多倫連日自熱

河開到某國及匪軍萬餘，逐步西進。大約匪在

綏東失敗，知我方陣地堅不可攻，故放棄商都

歐洲的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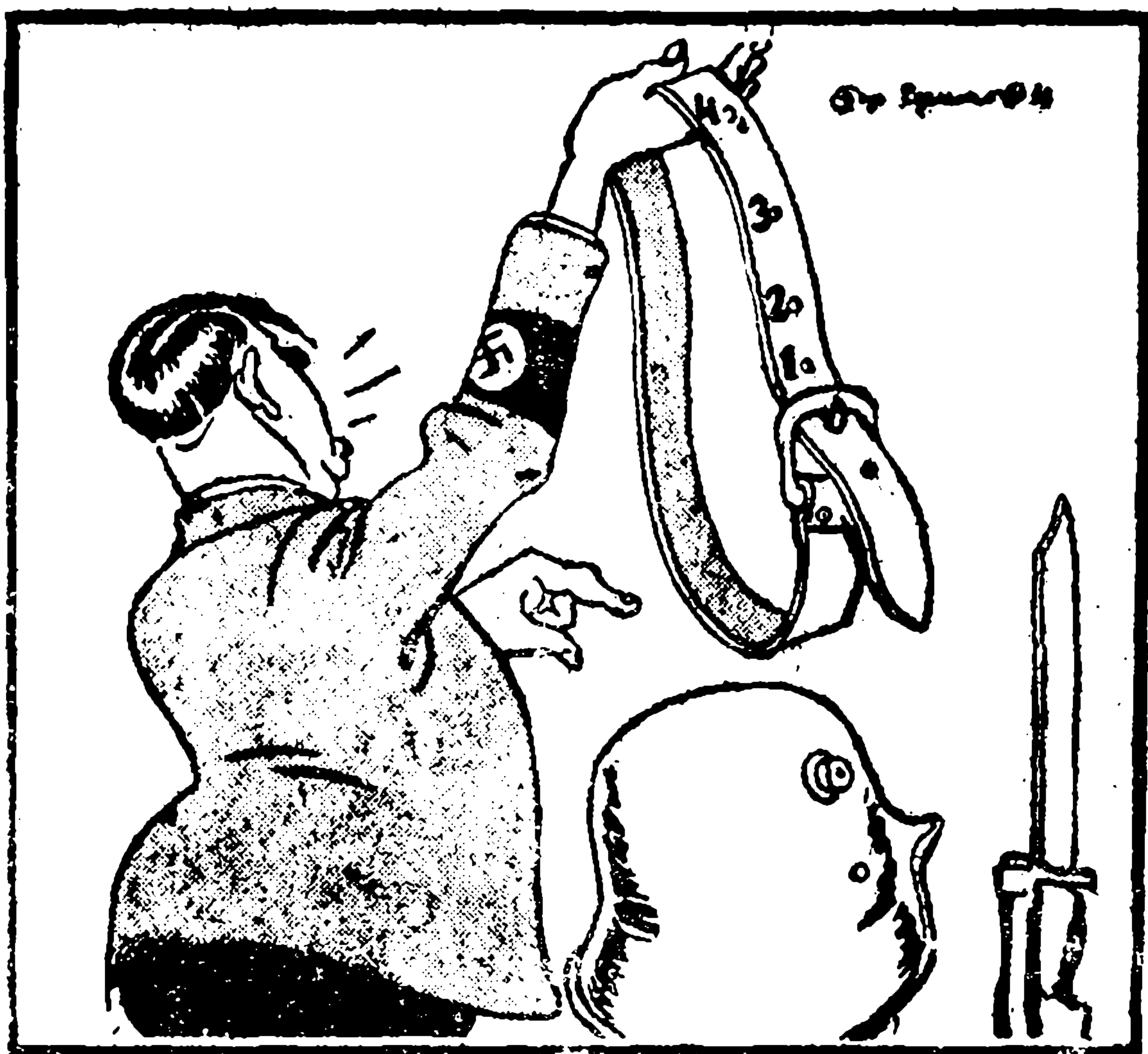


美國泰晤士報

以西陣地，轉趨綏北，企圖聯合蒙匪，沿大青山而西，侵犯寧夏，阿拉善及額濟納，舊土耳其扈特旗，以遂其進戰退守之策略。各匪隊伍中，每一連有某方教練官一二人不等，又聞瀋陽開到偽軍二萬，即日準備西移，謂係張海鵬等部屬。至二十四日，蒙偽軍由蒙古草地繞道乘汽車增援百靈廟，為數甚多。二十三日下午百靈廟偽軍突分兩路分向武川，固陽出動，擬向我綏遠、包頭兩處進犯，聲勢極兇，我當局得報，當飭武川、固陽駐軍分頭迎擊。

百靈廟克復 我軍以百靈廟為軍事要衝，且偽軍在廟方增兵甚多，將來如有動作，殊屬不利。乃於二十三日晚十時許開始進攻百靈廟。偽匪軍頑抗甚烈，又以某方指揮官及顧問等，均親自出馬督戰，國軍先以步兵由山西南路進攻，連續衝鋒七次，激戰至天明五時，我張振基連長，楊天柱連長，復以鋼甲車率隊奮勇衝鋒，敵勢不支，乃向後退。彼時我軍別部亦將西路敵軍擊敗，孫長勝騎兵隊又擊破山北敵軍後路，某方指揮官等見大勢已去，乃責令

蒙偽軍及廟內喇嘛據廟頑抗，彼等乃放火焚燒飛機場，自東北方面山口潰逃。至二十四日晨九時，我軍始將百靈廟完全克復。敵軍積二三年來所購蓄運輸之麵粉二萬餘袋，子彈數萬箱，槍械千餘支，汽油若干箱，均被我軍獲得。蒙偽軍之死亡者，不可數計，我軍死亡者，亦有百餘名。以劉景新團及楊天柱連因奮勇衝鋒，傷亡數較多。復據劉團長談稱，匪偽軍此次陰謀犯我綏境，我軍及時予以痛剿，若遲緩進攻一二日，則匪勢亦更熾，或較為費力，亦未可知。另悉，我軍並俘擄匪軍二三百名，均從優處置，給資放釋，其中有數名願為國軍效力，業經劉團長收留。二十八日晨中央社記者，至百靈廟及東南兩山上詳作視察，據其報告謂廟宇建築極雄偉壯麗，惟匪部臨潰逃時，將什物席捲一空，狀極淒涼。而山峯間之工事，亦稱堅固。奈以國軍奮勇進剿，卒獲勝利，山溝間所積匪屍及死馬，遍處皆是，自國軍克復百靈廟後，某方不斷派機前來擲彈，廟前空地上，尙留有大如蘿蔔之炸彈二枚未炸。並有某方標記之迫機



德國的四年計劃。

—Moscow News

砲藥四箱，散佈空地上未用；幸該廟房屋尙未遭毀。現百靈廟附近數百里間，已無匪蹤。記者視察各處完畢後，劉團長復集合全體兵士，由同去之慰勞團致訓慰勞。末後兵士代表致謝詞，謂我輩若不拚命守土殺賊，誓不爲人等語，其慷慨壯烈精神，令人欽佩無已。總計此役以劉景新團及張振基楊天柱兩連，暨孫長勝騎兵，孫蘭峯步兵旅，作戰最力云。

匪僞之反攻 綏北自百靈廟收復後，匪僞即時企圖反攻，最近某方調集生力部隊，以大廟爲根據地，向百靈廟進襲，復以飛機多架爲掩護，肆其破壞之狡圖，終以我軍奮勇堅守，敵未得逞，茲略記大廟附近戰爭情形如下。某方聞百靈廟失落後，對我大陸封鎖可謂完全失敗。故積極準備反攻，其反攻根據地爲百靈廟東北百餘里之拉木楞廟，即大廟，仍由某方百靈廟策動人負責指揮。一面收容德王木克登保殘餘蒙兵，一面由察北運來李守信僞軍，更加王英步兵三千餘人，共約五千餘人，三十日一日各集結整頓後，皆發給充足服裝彈

藥，並充分發餉，由某方指揮官親任連排長等職，實行強力決戰。十二月二日晚由大廟出發，用某方之裝甲汽車十餘輛爲前導，載汽車約百餘輛，密切運輸僞蒙軍約三千至百靈廟東南西南及正西三方面，於三日晨六時對我施行拂曉攻擊，戰況激烈。我軍迎頭痛擊，當將敵人擊退，俘獲二百餘人，十時後敵機七架飛廟轟炸，我方無大損傷，敵步兵同時反攻，又被我秋風掃落葉式將其掃蕩於蒙古草原之中，午後二時敵機十餘架滿載炸彈而來，猛烈轟炸，仍無大效。敵部尙有一部據險頑抗，惟敵之主要部份已被我軍擊退，傷亡遍野，決難得逞。

察北僞匪各部，如李守信、王英等，過去均曾充某方之心腹，作犯綏之禍首。詎自紅格爾圖及百靈廟兩次挫敗後，其黔驢之技，已爲某方所看破，故對之態度驟冷。現正在積極準備再作捲土重來之際。李守信駐嘉卜寺（即化德）之一部，突於十一月二十八日晚十時宣布反正。當時該地秩序大亂，反正軍並乘機將匪僞構築之巢穴及儲集之軍實，盡行搗毀，迄

天明二十九日始平靜。又王英匪部之蘇雨田，亦確已率部反正，因此非但察北各匪僞之軍心益趨渙散，即某方亦感憂惶，故決計改用熱河匪軍爲犯綏主力，積極充實力量，決於最短期內開始反攻。其犯綏步驟，既決以熱軍爲前驅，對於興和方面，則採取積極的攻勢，對商都方面則取守勢。免蹈過去慘敗覆轍，現在由熱河經多倫、沽源等陸續到達張北之某方軍人，約三百餘人，類均似下級軍官模樣，另有專門修理機械及造製軍火，與醫士看護等技術人才極多，分駐於張北城關云。

日關東軍之荒謬宣言 日本關東軍於二十七日午後三時，以談話方式發表其對綏遠問題之意見如下：共產主義偏重物質，提倡同胞鬪爭，無視人之本性，故在理論上，實質上皆非所以使人類生活進於幸福之道，此乃已經實驗者。而救濟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組織缺陷之道，則非依以物心如一，人類相愛，共存共榮爲基礎之皇道，別無他法。抱此確信之日「滿」兩國，乃皇道國家，在國體上絕對不許

共產主義之侵入，且日本在其不變之確立東洋和平之國策上，對於在東洋諸國尤其是中國實行之赤化工作，實有重大之關心……此次內蒙軍之所以敢然驟起者，實欲脫離中國共產黨及其結託之軍閥之壓迫的防共自衛不得已之手段；因其目的與日「滿」兩國緊切之國策一致，故關東軍對於內蒙軍之行動，爲多大之關心而願其成功。同時萬一「滿洲國」之接壤地受此戰亂之影響，治安爲之紊亂，累及「滿洲國」，或發生中國全土瀕於赤化之危殆的事態時，則關東軍將不得不講求認爲適當之處置也。

關東軍宣言之訊到京後，政界咸表情憤慨；同時以爲該軍誣我防共最力之傅作義部，及原在西北擔任剿共最前線工作之湯恩伯部等勾結共黨，不特惑世界之觀聽，且又暴露日方宣傳根本不足置信之新事實於國際間。故該軍此項宣言，亦可視爲日方損人不利己之文件，外部方面除向上海要到日本文原文，即時翻譯，於午後電呈蔣委員長外，並由發言人

談：此次蒙僞匪軍大舉犯綏，政府負有保衛疆土戡亂安民之責；不問其背景與作用如何，自應予以痛剿。此爲任何主權國家應有之行爲，第三者無可得而非議。師出以來，節節勝利，匪軍消滅當在不遠。至國內共匪，經國軍連年痛擊，已告崩潰，殘餘之匪，政府仍本自力剿匪之一貫政策，繼續努力，以期完全肅清，我政府遏止赤化之決心與成績，舉世皆知，斷非虛僞之

中日外交談判暫告段落

良輔

中日外交談判自九月十五日舉行以來，因日本方面提出種種無理要求，以致遷延數月，毫無結果，最近又以綏遠戰事爆發，中國方面更不願從事外交談判，因此日本駐華大使川越即藉十一月三日第八次會見之機會，提出備忘錄，意欲將數月來之中日談判暫告一段落。茲將第四次會見後之形勢略述如後。

（四次以前之談判見本誌第二十一號現代史料）。

宣傳所能淆亂。中國國民，愛好和平，我政府本自存共存之政策，親仁睦鄰，調整國際關係，以期對於世界和平，有所貢獻，惟領土主權之完整，爲國家生存必具之條件，不容任何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干涉。萬一不幸而發生此種非法之侵犯或干涉，必竭全力防衛，以盡國家之職責也。

自從十月初旬日本外務省東亞局長桑島來華向川越大使傳達新訓令，及川越晉謁蔣院長後，緊張之中日關係，似有轉機之勢。惟張羣與川越之第四次及第五次談判結果，雙方意見仍未接近。第四次談判係於十月十九日下午舉行，歷時三時有半，因意見尙未獲一致，於是遂於二十一日下午舉行第五次談判，結果對於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二點意見，仍未能一致。川越於談判後即回館召集須磨

等以下各館員談話，報告談判內容，並決定派須磨回國請訓。須磨當晚離京來滬，轉赴東京。據中央社二十三日東京電，須磨攜有重要建議二點：「第一點，中日二國對華北及防共二問題，既無完全瞭解之希望，結果必使二國意見，發生深刻之裂痕，故現在對各項計劃之方針，重加考慮，並對日本之計劃，規定明確具體之限制。第二點，免除談判決裂一層，既認為必要，但同時一味延宕，亦非所宜，故須於最近之將來，對目前談判成立一暫時的結論，一切重要事件，留待將來談判。」須磨於到達東京後，即往外務省報告，後又與陸海省方面協議，當有重要的決議。同時第五次談判後，我國駐日大使許世英亦於二十三日下午往訪有田外相，說明我政府不能接受日本所提若干建議之理由，並請日外相重行考慮日本之態度，惟有田所拒絕。

當須磨返日報告後，日外務省即有新訓令致川越大使，因此日大使又於二十六日下午與外交部長張羣舉行第六次談判，結果意

見又未獲一致。二十七日日本內閣例會，討論中日問題，當通過對華交涉最後訓令，交由須磨帶回。據東京中外新聞載稱，此項訓令之內容，包括下列各點：（一）日本已定之政策，根本上並無改變。（二）日本所提出之各項要求，既以關於華北及中日聯合防共之提議為其核心，是以欲求中日間之談判有美滿之結果，最低限度，亦必須對於以上兩事，作原則上之妥洽。（三）完全尊重中國之態度，並須耐心向華人說明日本之要求。（四）某種遲延，雖屬難免，惟中國方面如有意企圖延宕談判之進行，日方必須堅決反對之。（五）日本雖願見雙方之談判，能獲美滿之結果，惟有企圖曲解日本之基本要求，以阻談判之順利進行者，日本必須加以拒絕云。

日總領須磨返南京後，即於十一月三日午後先行訪問吾亞洲司司長高宗武，作側面的談判，後又於七日再度商談。至十日午後，川越大使即與張外長作第七次會見，交換調整中日關係之意見，歷時二小時餘，據云會商結

果，雙方意見稍見接近，但尚未獲得結論。十一日我國駐日大使又往訪日本有田外相，說明吾國政府之立場，關於防共與華北等問題，希望日本充分諒解，有田亦對日政府之見解詳盡闡述，並允對許大使提出之點，重加考慮，此次會談據中央社東京電訊，尚未達完全諒解之程度。十四日許大使又往訪有田外相，仍未得完全諒解。

在中日談判進行同時，日本復在綏遠方面唆使滿蒙偽軍進攻我國，因此我國政府堅持在綏遠戰事未結束前，不願進行外交談判，因此南京中日外交談判遂無形停頓，惟須磨與高宗武間之側面接洽，則仍不斷進行。同時又因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反共協定之締結，使我國方面更為反對共同防共問題。此時日本方面深覺僵局之繼續，殊為不利，於是擬就雙方已同意之點，先作一結束，而將防共與華北特殊化問題，暫緩討論。迨十二月三日川越大使與張外長作第八次會見，張外長向之抗議日本海軍陸戰隊在青島登陸事件時，（彼

時青島日廠工潮頗爲嚴重，川越卽向張外長提及中日交涉之事項，誦讀其預擬之備忘錄，歷述雙方過去討論之情形，并將此備忘錄留置。張部長以備忘錄內所敘過去談話各節，有雙方未說而錄入者，有已說而未錄入者，出入甚多，當舉出數點爲例，質詢川越大使。川越大使仍希望留作參證。張部長認爲非正確之記載，不能收受，卽晚送還日本大使館。翌日本大使館仍將原件送至外交部，並聲明該件僅記載川越大使所述之語，不過爲記憶參考之用。外交部當又向日本大使館正式公函聲明該件既非過去談話之正確記載，不能作爲參證之根據。

川越大使於會見張外長後，卽於當晚發表一聲明書，內容如下：

(一)本年八月二十四日成都發生日僑被殺事件，恰在帝國政府爲增進中日兩國共同利益，進而確立東亞和平及安定，企圖調整國交，又國民政府當局亦洩出有同樣之希望，且兩國國民的輿論亦漸次作此要望之際，不幸突然發生違反日本朝野之關心，予中日國交以極不良之影響。

(一)關於原來在成都帝國總領事館開設以來並未有何等問題發生，惟自本年七月下旬，南京中央通信社作反對該總領事館再開之報道以來，致一般反抗氣勢突高漲，亦波及四川方面。一方國民政府義會公布敦睦邦交令，累次言明取締排日，尤其對於取締成都總領事館再之反對策動，帝國駐華官憲曾數次喚起嚴重注意，而國民政府亦卽言明取締。惟國民政府及四川省當局未講何等有效措置，任排日氣勢之高揚，遂至發生成都事件，此乃曝露國民政府對自己累次言明缺乏誠意之結果，洵爲冀望中日國交調整者所不勝痛恨者也。

(二)國民政府對於右事件之重大責任，自覺反省，披瀝誠意，乃屬當然之善後措置，勿單謀事件自體之迅速解決，應預防因類似事件再發而阻害兩國國交，使雙方國民的感情愈益阻隔之危險，進而謀積極的改善調整國交最爲要緊。帝國政府對國民政府要求成都事件自體之解決辦法，同時國民政府須自負責任絕排日，且禁絕一切排日的策動，以爲糾正中國國民對日感情之根本策。一方爲一掃國民政府依成都事件所給予國交調整及改善之將來之重大暗影，趁此機會以重大決意，實現國交調整。

(三)關於此事之折衝，自九月八日須磨總領事與外交部長間開始預備會談以來，川越大使與張外交部長間舉行正式會談七次，須磨總領事與張外交部長或高亞洲司長等間舉行二十餘次，極盡委曲說明日方要求，甚爲妥當，且爲國交調整式必須之事項。其間

在北海、上海、漢口等處陸續發生，對於帝國海軍軍人領事館警察、署員及商民等之殺傷事件，被害者數人，國內輿論自甚強硬。惟帝國政府由調整國交之高處着眼，一再隱忍，努力指導國論，專望國民政府迅速披瀝誠意，自動解決，經過多次會談，關於調整國交之重要事項，大致意見已趨接近。惟至最近，國民政府外交當局忽採用與本折衝毫無關係之事項，表示遷延態度，會談幾無何等進展。

(一)然自本折衝開始以來，已垂三個月之久，在此種模糊狀態中荏苒曠廢時日，不僅對國交之調整毫無裨益，反有增深兩國國民之疑惑，使輿論趨向發生錯誤之虞，又非無爲另有企圖之人所乘之虞，川越大使因認爲引起與本折衝所企圖之目的相反之結果，卽於十二月三日會見張外交部長，依照歷來所進行之會談之經緯，重行逐一檢討雙方意見已趨一致之諸事項，闡明會談之結末，然後關於結末之諸事項，進行事務上之手續。

(二)上述諸事項，卽關於成都事件排日問題及其他調整國交之諸問題，大部分含有國民政府將來應漸實行之性質，帝國政府有鑑於此，希望國民政府應以誠意實行之，由此確信可以更進一步調整中日國交。

(三)關於自本交涉開始以來，在北海、上海、漢口等處陸續發生之日人被殺事件，昨日業已開始商談，今日又喚起外交部嚴重注意，速謀解決。

川越於發表聲明書後，認中日外交談判，

已暫告一段落，於五日離京來滬，並謂事務上之手續，由須磨與高宗武詳細會商。我政府因川越大使所發表之聲明書，頗多不合事實之處，因於六日由外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如下：

中國政府曾迭次表示調整中日關係之願望，而深信為維持東亞和平起見，中日兩國必須以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為基礎，始可為真正之調整。此項原則，原為維持現代國際關係必不可少之因素，國際間舍此原則即無以立信義，無以謀和平，中國以為國際間之所謂有無誠意，應以是否認識此不變之原則為斷。日本對於中日邦交既亦屢次表示有進行調整之必要，中國政府認為日本亦必同情於上述原則，並準備使其完全適用於中國關係。張部長就任後，本年三月中，即與日本現任外務大臣前駐中國大使有田氏，迭次會談，剴切說明調整中日邦交之必要，而其最正當之辦法，應自東北問題談起，庶中國領土之完整得以恢復，彼時有田大使認為東北問題之解決，尚非時機。張部長遂主張第一步至少限度亦須先行設法消滅妨礙黨察內蒙行政完整之狀態，雖經一再討論，終以日方并未準備為徹底之調整，未見效果。近年來中國人民情感雖因種種事實，日益激奮，中國政府為保持兩國之和平與期待發現正當的外交解決之途徑，故力為諒解，幸得人民瞭解，相安無事。不意八月間成都事件突然發生，中國政府當局，即表示準備依照國際慣例，予以解決之意。日方則於開始

談判之時，提出若干問題，要求先決，其中一部份性質甚為重要，中國固願隨時進行國交之調整，惟不欲徒有調整之名，而不能收調整之實，且恐轉貽紛糾，更增困難。中國當局迭向日方說明，各地發生之日僑不幸事件，政府當然引為遺憾，然自九一八以來，引起中國人民之不安與反感之事，不知凡幾，中國政府處此情形，仍竭盡其力，以敦睦邦交，誼誼人民，並施以合法之取締，且收得相當之效力，已如上述。但為正本清源計，深信中日兩方，必須努力恢復人民情感於自然，而恢復之道，首在剷除足以引起惡感之原因，否則理智之士，雖欲修好睦鄰而不得，且恐有人利用機會以遂其私。中國政府此項見解，至今未變。日方既提出若干問題，要求解決，我方外交當局，始終以誠懇坦白精神與之討論，並對於各問題，逐一說明，中國之立場，而中國所處立場，始終以平等互惠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為其出發點。同時我方依據此同樣原則，在最小而可能之範圍內，亦曾提出若干事項，要求合理之解決，而日方看法，未能盡同。雙方交涉兩月有餘，各項問題中之數點意見已比較接近，不幸張部長屢次談話中，促起日本政府應嚴重注意取締之綏遠事件發生，致障礙外交進行。截至今日討論中之各問題未得結束，殊為可惜。本月三日張部長約川越大使晤談時，張部長先以青島日兵登陸搜捕事，向川越大使提出抗議，次述綏遠事件之調查事實，請日本政府迅予制止日籍軍民之參加策動，川越大使復提及交涉中之事項，請讀一預擬之備忘錄。張部長當聲明關於交涉事項，

改日約談，故是晚未加討論。至川越大使之備忘錄敘述過去討論情形，但非正確記錄，外交部已函日使館聲明之。此自九月中旬起，因成都事件之起因，張部長與川越大使折衝之大概情形也。吾人所切望者，現時障礙外交進行之狀態，早日消滅，深信一切問題，於中國不感受威脅之空氣中，可由正當途徑進行合理之解決，且張部長對於川越大使為兩國邦交誠懇努力之精神，非常欽佩，尤希望於最短期中，依川越大使之努力，得以消除障礙順利進行也。

同時又對於日本所發表已同意之五項問題，亦有所說明，茲錄中央社六日之電訊如下：

日前同盟社發表之消息，略謂中日交涉中之各問題內，有五項已經雙方在原則上予以同意，此五項問題，乃航空聯絡，改訂入口關稅，取締朝鮮人之非法行動，聘用日本顧問，取締排日各點一節，記者茲從可靠方面得悉，中國方面對於五問題之態度，約略如下：

一 中日航空問題

係指上海與福岡間民用航空聯絡問題，此事日方提議在九一八以前，去年中國交通部與日本遞信省，亦曾數度商議，本平等互惠之精神，擬有草約。惟自去冬以來，日本飛機在我國北方各地，未經合法手續，自由飛行，影響我國領空主權甚大，中國政府認為在此種事態未終止以前，甚難進行滬、福聯絡，政府此項態度，

迄今未變。

存於二國人民之間也。

二 中國入口稅之改訂

爲中國內政上之事，政府所定之關稅，本可斟酌國家財政狀態與商業情形，隨時爲適宜之調整。惟中國政府在研究關稅之調整，當然以走私之停止與海關緝私之自由爲首先應予考慮之事。

吾國之談話，內稱：

關於成都及其他此次排日不祥事件之中日交涉，其經緯已於十二月三日，由駐華大使館聲明之，茲擬明白表明此次交涉之際，帝國政府所採之方針，及政府對此公表之見解等。

三 關於取締朝鮮人之非法行動

中國政府固不願任何外國人在其領土內有何非法行爲，惟同時朝鮮台灣人及其他日本國籍人民在日本勢力庇護之下，爲非法行爲者，日方當局自亦應加以取締。

四 關於聘用日本顧問事

中國政府自動聘用外國顧問，皆視政府需要與被聘人之技能而定，初無國籍之分。中日邦交果已好轉，中國自動酌聘日籍技術人員爲專家，非不可行，但此非可以由外國政府要求之事。

五 關於取締所謂排日

中國政府曾一再以敦睦邦交誼誡人民，地方官吏，亦均認真執行，今後人民果有逾越範圍之行爲，中國政府自當繼續依法取締。惟人民情感之發生，自必有其原因，日方苟能改變對華政策，真與中國攜手，則一切所謂反日行動，自可完全消滅，而誠摯之友誼，當可常

十日日本外務省又發表一聲明書，答復

表示誠意。

(一) 八月二十四日成都所發生日人記者虐殺事件，謂爲多年南京政府所採之排日教育，及排日政策當然之歸結，亦非過言。知悉此次事件發生之經緯，及事件之內容者，莫不首肯，故不追究其源，非一紙之敦睦令所能防止不再發生同樣事件。此可於成都事件之後，接踵而有九月三日之北海事件，十九日之漢口事件，二十三日之上海事件等，繼續發生，足資證明也。故帝國政府，於交涉此等排日不祥事件之際，不認爲係通常之中國之殺人傷害事件，僅謀事件自體之解決爲滿足，更進一步，認爲使南京政府防止不再發此等不祥事件起見，須於此時，講根本的對策，以將來之保障。故先關於取締爲發生事件根本原因之排日策動，要求南京政府，誠意實行。同時除解決防共問題，及華北問題等，於調整兩國國交有直接關係之問題外，並解決航空聯絡，招聘顧問，取締不逞鮮人，低減關稅等中國間多年之懸案，由消極的取締排日，更進一步，是正爲排日策動原因之南京政府之對日態度。同時要求南京政府，對於改善中日交涉，關於具體的問題等

(二) 帝國政府，基於上述方針，自九月八日，須磨總領事與張外交部長，開始預備會商以來，川越大使與張外交部長之間折衝七次，須磨總領事與張外長，或高亞洲司長之間，折衝十數次。結果判明中國方面對於日本提案之意向，有如下述。對於交涉之將來，已得大體之觀測，即關於取締排日，國民政府言明自動的根絕一切排日，且不問黨部及其他若何團體，其一切之排日策動，由國民政府負責。同時關於取締命令之徹底，排日教科書之改訂，排日言論之取締，進而採必要之措美。又國交調整問題中，關於防共問題全部的雖未能成立談話，然關於某一點，亦有意見一致者。又關於華北問題，對於中日協力速謀開發經濟之原則，已有頭緒，關於其他懸案事項，除中日航空聯絡問題，尙有多少問題外，如招聘顧問，取締不逞鮮人，低減關稅等，不僅意見一致，且關於事件自體之解決，南京政府大體容納日本之要求。成都總領事館，已有日內可望再開之形勢。然南京政府，因適發生綏東問題，藉爲口實，謂此事如不解決，難使南京交涉成立，表示否認既往談話之態度，對川越大使之屢次申請，張部長且有避不晤面之意，因此川越大使，認藉與南京交涉無關係之事，使交涉遷延，徒使事態益趨糾紛而已。故於十二月三日，會見張部長之時，將至是日止，雙方意見已一致之點，書成備忘錄交張外長，同時要求中國方面將已談有頭緒之結果，從速實行。

(三) 交涉之現狀，雖如上述，然帝國政府嚴重監視南

京政府對日本申請之出手，及今後南京政府之處置，尤其如不取締排日，萬一發生威脅在華日僑生命財產之安全，或侵害帝國在外權益之事態時，鑑於中國目下之情勢，採臨機必要之措置之方針云。

吾政府對日本聲明書之態度，可於外部

發言人對中央社記者之談話中表明之：

(記者問)日外務省十日發表關於中日交涉之聲明，不知外部如何觀察，是否預備再發聲明？(答)本部對此次中日交涉及所持態度，已於本月七日發表聲明，我方應予申述各節，業已盡量說明，殊無再行聲明之必要，且在交涉未結束以前一再互發聲明，亦覺無甚意味。(記者問)日外務省聲明書中，有中國對於聘用日籍顧問，取締不法朝鮮人，減低中國入口稅三點，雙方意見已完全一致等語，究竟真情如何？(答)我方對於上述問題之意見，本月七日中央社所發表之消息，尙屬符合，真相請參閱該項記事，即可明瞭。(記者問)日外務省聲明書中，稱中國已答應日本根絕一切排日運動，並改訂排日教科書云云，實情如何？(答)我方於過去談話中，曾一再坦白說明，我政府已竭盡其力，以敦睦邦交，誼誡人民，此爲我政府一貫之方針，惟人民情緒發於自然，出自環境，恢復人民情感之道，首在鑷除足以引起惡感之原因，否則政府雖嚴加取締，未必能獲得吾人意想之效果。至於取締排日教科書云云，我方曾指明我國本無所謂排日教科書，且教育部原有教科書審查委員會之設置，凡教科書中苟有不

正確或侮辱之記載，或挑撥國際惡感之言論與所定審查標準本屬不合，但教科書中包含歷史的記述，自極正當，不能加以干涉。(記者問)日外省所稱川越留置之覺書，係記載中國業已同意之各問題，似有要求中政府從速實行之意，我方看法如何？(答)關於川越留置之件，其經過情形，各報已有記載，該件日使館稱爲口上書，即彼方片面準備之備忘錄，我方以該件所載，與過去交涉情形不符之處甚多，已向日方正式聲明該件不能作爲參證之根據。(記者問)日外省謂關於各地發生事件之本身，我方已大體容納日方之要求，此說確否？(答)成都事件發生後，本部即主張依照國際慣例，速商解決，目下正開始商談解決辦法。(記

者問)日外省謂我方於綏遠問題發生後似有否認既往談話之態度，此說確否？(答)我方並未否認在交涉中所談各節，惟正在交涉之時，我方所顧慮之新事態，突然發生，致進行商談，倍覺困難，而所談各問題，迄未得有結束。(記者問)日外省謂萬一在華日人生命財產之安全感受威脅，或日本在華權益被侵害時，日方將臨機採取必要之措置云云，我方對此取若何態度？(答)中國方面對於日本之合法權益，確無加以損害之事，對於日人生命財產，亦當依照國際慣例，予以適當之保護，但中國政府對於任何外國以何藉口在中國領土內採取任何非法行動，斷不容許，而必設法排除之。

日意協定述要

德日反共協定簽字之後，哈瓦斯巴黎十

一月二十七日電載：「半官界人士頃宣稱：意

大利與日本兩國即將成立協定，而由日本承

認意國兼併阿比西尼亞，至關於德、日兩國所

成立之反共協定則意國不致加入，緣英、意兩

國關於地中海問題所當成立之君子協定，已

在倫敦開始談判，意相墨索里尼深恐該國加

入反共協定足以妨害此項談判也」云云。此

項消息傳出後，同盟社羅馬二十八日電已完全證實。該電云：

「意大利政府對於進行之日意協

定，二十七日夜表示意見云：

(一)日、意兩國政府現正進行交涉，確

係事實。然此係在日、德兩國政府訂立反共

協定以前之事，與該協定無關。德、意兩國既

布反共戰線，意國無參加日德協定之必要。

斛泉

(二)此次協定，雖係日本承認新意大利帝國；然以經濟問題爲眼目。

(三)對日、德之反共協定，似有感受威脅之國，殊不可解，協定以排擊第三國際之宣傳爲目的，係純粹防禦性質，然蘇聯政府與第三國際，非同一物，故此次之協定，並不牴觸任何條約乃至和平機構」云。

意、日兩國開始談判，據「日外務省非正式宣稱：日、意談判在六個月以前即已開始，意大利之態度則最近始予決定。」（中央社東京十一月二十九日電）上述意國表示意見書中亦云：「此係在日、德兩國政府訂立反共協定以前之事，與該協定無關。」事實上是否如此姑不置論，惟談判之經過有足述者：談判之進行係由日方杉村駐意大使與意國外相齊亞諾協議，結果意見一致，當由杉村大使即電東京請訓。據同盟社東京三十日電：

「杉村駐意大使，關於日、意間新商談之請訓電報，三十日到外務省，有田外相即召集東鄉、歐亞、松島通商兩關係局長於大

臣室，詳細檢討請訓內容之後，即決定最後的方針，回訓杉村大使。蓋日、意兩國間之協議，意見殆已完全一致，故杉村大使與齊亞諾外相，可根據此次回訓進行協議，可於兩三日內完全成立。惟各方面對其內容，妄逞臆斷，謂與日、德防共協定有關，係結成法西斯集團者，謀不利於日本之國際環境。故日、意兩國政府有鑒於此，決於商談成立後，在東京、羅馬發表內容全部，一掃世間誤解。至此次之商談，不採協定或條約之形式，僅由兩國政府交換公文，相互確認今後應採之措置而已。據聞商談之內容，其主旨如下：

(一)日本政府承認阿比西尼亞之既成事實，廢止駐阿公使館，在阿克新設領事館。

(二)意大利政府對於「滿洲國」政府採派遣總領事之手續，其派遣地爲奉天。

(三)爲使此兩領事非交換的性質，而有獨立性起見，意大利之在「滿洲國」新設領事館，依一年之規定。

(一)意大利政府確認充分尊重日本在阿之既得權益，並依此原則訂立通商上之新協定。

惟兩領事館之新設，並不因此涉及阿比西尼亞及「滿洲國」之承認問題，不過兩國政府，藉此表示事實上承認「滿洲國」及阿比西尼亞而已。

本月二日，羅馬、東京同時分別發表，其內容大約與上述同盟社三十電所傳者無甚出入，茲將羅馬與東京發表之公報及聲明並談話分別照錄如下，以供參考：

(A)羅馬發表之兩公報 哈瓦斯羅馬二日電：「關於日本承認意大利帝國暨意大利在事實上承認「滿洲僞國」一事，自雙方商定分別發表公報之後，意國政府頃於本日發表第一公報，內稱：『日本大使杉村，頃謁見外交部長齊亞諾伯爵，當告以該國政府願將駐阿狄斯亞貝巴公使館，改爲總領事館，擬請意國國王兼阿比西尼亞皇帝愛麥虞限三世頒發必要之領事認可狀。齊亞諾外長對於日

本帝國政府此舉，表示感謝外，并向杉村大使提出保證，謂日本在阿比西尼亞境內所保有之利益，意國當局必當特別加以關注。云。至第二公報，即宣佈意國在「滿洲偽國」首都長春，設立總領事館者，須俟一星期後始乃發表。

(B)日外省之聲明與談話 同盟東京二日電關於尊重日本在阿比西尼亞之既得權益，及日意兩國間諒解，設置領事館事，日本外務當局經與意大利政府折衝結果，二日午後八時，(羅馬時間在正午)發表聲明書如下：

此次日本帝國政府通告意大利政府，擬閉鎖駐阿比西尼亞公使館及在阿狄斯阿貝巴開設領事館，又意大利政府尊重帝國在阿比西尼亞之通商及其他利益，並更與以好意的考量云。

又同盟東京二日電 日本外務當局於二日午後八時發表聲明書，同時發表談話如下：「觀夫阿比西尼亞之時態變化及其時期，

廢止駐阿比西尼亞之帝國公使館，並設置領事館，因認為適當。故本年六月末，訓令駐歐各大使，囑令注意阿比西尼亞內之情勢及國聯諸會員國之動向等，此次與意國政府交涉結果，遂得見諸實現。德國政府已於本年七月二十五日，通告意國政府，廢止駐阿比西尼亞公使館，設置總領事館等，當時業已發表，帝國政府此次決定設置領事館，故意國政府乃言明對於保護通商上及其他利益，與以好意的考

量。因此以該言明為基礎，為調整日本與阿比西尼亞之貿易關係，期待開始商議，除本件以外，目下日意兩國間並未舉行何項有關政治協定之會商；惟兩國由文化的交歡等，實現溫和親善關係，乃衆所週知者。又此次意大利政府與「滿洲」政府間關於意國在瀋陽開設總領事館事，曾會商成立，而與本件設置駐阿比西尼亞領事館事有別，並無關係，因恐或有誤解，特此附言。」

第八次全蘇大會通過新憲法

志剛

十一月二十五日，蘇聯第八次蘇維埃特別大會，於下午五時在莫斯科克姆林宮開幕，討論蘇聯新憲法草案，到會者有全國代表二千三百三十七人。由史丹林氏報告頒布新憲法之意義如下：

「憲法委員會之任務，為按照蘇聯生活之變遷，以及根據一九二四年至目前社會主義業已進達之方向，修改於一九二四年時通

過，迄今奉行之憲法。

「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蘇聯生活上究有何變遷乎？一九二四年時吾人所有為何乎？彼時乃新經濟政策之第一期；彼時蘇維埃政權曾准許資本主義之局部的復活，與社會主義一般的發展並行；彼時吾人曾立意在兩個經濟制度，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競爭過程中，展開社會主義制度超過資本主義

制度之優點；彼時之任務乃於此競爭過程中，鞏固社會主義之地位，達到資本主義份子之清算，乃至完成社會主義制度作為國民經濟基本制度之勝利。

「彼時吾人之工業狀況，實屬不佳，尤以重工業為最。誠然，其時工業已漸漸恢復，但其生產額尚遠不及戰前水平，其技術亦為舊式的，落後的，淺薄的。誠然，其時工業已漸向社會主義方向發展，但同時工業中社會主義一陣營所佔成份約不過百分之八十，而資本主義則把握至少百分之二十於其掌中。」

「吾人農業狀況更不佳妙。誠然，彼時地主階級業經掃除，但除此種農業資產階級以外，「富農」階級仍為一份重要勢力。彼時整個農業實有類浩渺無垠之大洋，全為個人經營之小農場，其技術為落後的，中世紀式的。在此大洋中，間或點綴有少數島嶼，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彼等嚴格論之，對於吾國民經濟，實尚不十分重要。集體農場與國家農場，彼時均尚脆弱，而富農則仍保有其力量。彼時吾人尚

未提出清算富農，僅加以限制。

「關於國內貿易，情形亦大致相同。社會主義陣營所佔貿易成份約達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其餘則均被商人，投機家及其他私人營業把持。」

「一九二四年吾人之經濟狀況如此。然一九三六年則如何？彼時，吾人處於新經濟政策之第一期，新經濟政策開始期，資本主義局部復活期。此時，吾人則處於新經濟政策之最後期，新經濟政策之末日，資本主義在一切國民經濟園地內完全被清算之時期。」

「吾人首先可申述吾工業在此期內已成長為一偉大勢力之事實；吾人已不能稱之為技術上薄弱與設備不良。正相反，其技術基礎乃為新的、豐富的、現代的，並已擁有強烈發展的重工業以及發展更強烈的機器製造工業；而最重要之一點，尤在資本主義已從吾工業園地內完全掃除，社會主義生產方式已為完全支配吾工業園地之制度。吾人目前之工業，從生產方面觀之，業已超過戰前工業七倍

有餘，此事實不能加以輕視。

「農業方面，代替個人經營小農場之海洋及其薄弱的技術與大批富農，吾人目前已有機械化之生產，其規模之大超過全世界任何地方，其技術為現代的，其形式為包羅萬象的集體農場及國家農場制度。人人皆知農業中之富農業已清算；個人經營的小農場陣營及其落後的中世紀的技術，在農業中已居極細微地位。其所耕種之田地，現僅佔總面積百分之二或百分之三；而各集體農場現已擁有牽引機三一六、〇〇〇部，總馬力達五百七十萬匹，再與國家農場所有合計，則牽引機共達四十餘萬部，馬力共為七百五十八萬匹。此一事實亦人不能不注意者也。」

「至於國內貿易園地，則商人及投機家已完全掃除，全部貿易現在已入國家合作社及集體農場之手，新的蘇維埃貿易業已成形，發展為無投機者無資本家之貿易。於是，社會主義制度在國民經濟一切園地之完全勝利現在已成爲事實。此事實之意義爲人對人的

剝削已掃除及清算，而生產工具及手段之社會主義的公有已成爲蘇維埃社會之不可動搖的基礎。

「蘇聯國民經濟凡此一切變遷之結果，使吾人現在已有新的社會主義經濟。此種經濟既不知恐慌亦不知失業，不知貧乏亦不知破產，而使人民人人均有享受繁榮的及文化的生活之一切可能。凡此，概括言之，乃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間吾人經濟上之變遷。

「與蘇聯經濟園地之此種變遷相應，吾社會之階級結構亦已改變。如人所盡知者，因內戰勝利的結束，地主階級早經清算，至於其他剝削階級，其命運現亦與地主相同。工業園地中資產階級已不存在，農業園地中富農階級業經掃除，貿易園地中商人及投機者亦已絕跡。如此，一切剝削階級均已清算罄盡，僅工人階級尚存在，農民階級尚存在，知識份子尚存在。但吾人如以爲此種社會集團在此期內全無變化，以爲彼等與前此在資本主義時代時相同，則實屬大謬。

「吾人可先擇蘇聯工人階級論之，此階級照舊習慣常被稱爲無產階級。但何謂無產階級？無產階級者，乃在一種經濟制度下失去生產工具及手段之階級。此種工具及手段乃屬於資產階級，而資產階級則剝削無產階級。然而如人所共知，在吾國資產階級業已被清算，生產工具及手段業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出而移付國家，而此國家之領導勢力則爲工人階級。因此，剝削工人階級之資產階級已不存在；因此，吾工人階級不但不缺乏生產工具與手段。正相反，乃與全體人民共同擁有之；而其已擁有此種工具及手段，而資產階級又已被清算，則一切剝削工人階級之可能業已掃絕矣。

「如此，則此後吾人尚可稱吾工人階級爲無產階級乎？當然不能。馬克斯云：『無產階級苟欲自行解放，必須粉碎資產階級，從資產階級奪得生產工具與手段，掃除造成無產階級之生產條件。』吾人可認定蘇聯工人階級業已完成此種條件及其解放乎？顯然可以認

定，而且正應如此認定。意其云何？其意蓋所謂蘇聯無產階級，已變爲前所未有之新階級。蘇聯之工人階級，被已掃除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建立生產工具及手段之社會主義共有，並領導蘇維埃社會上共產主義之大道，如此諸君可知蘇聯工人階級乃全新的工人階級，不被剝削，全人類歷史所前無之階級。

「吾人今且一觀農民問題如何？歷來慣例，向稱農民階級爲小生產者，其份子劈分極細，散佈於全國各處，用其落後技術在其小片田地上自行耕耘。農民乃私有財產之奴隸，而被地主、富農、商人、投機家、高利貸者剝削之人。誠然，資本主義國家之農民實爲此種階級，苟吾人不忘其主要階級。然吾人目前之農民，蘇維埃農民全體仍能認爲與此種農民相類乎？不能。斷然不能。吾國已無此種農民，蘇維埃農民爲全新之農民。吾人已無地主及富農、商人及高利貸者施農民以剝削。因此，吾農民乃已從剝削解放之農民。而尤有進者，吾農民之極大多數乃集體農民，即其工作及財產之

基礎，不爲個人勞動及落後技術，而爲集體勞動與現代技術之農民。

「且也，吾農民經濟之基礎乃非私有財產，而爲集體財產，此財產乃以集體勞動爲基礎而長成者。如此，諸君當知蘇維埃農民乃全新式的，人類歷史前無之農民矣。」

「最後，吾人當討論知識份子之問題，工程界及技術界工人文化前線工人，一般的雇員等等之問題。彼等在過去期內亦已生極大變化。彼等已非過去保守的知識份子，自以爲超越一切階級，而實際則爲地主及資產階級服役之知識份子。吾蘇維埃知識份子乃全新的知識份子，其根株已與工人階級及農民固結不解。第一，知識份子結構成份已改變。蓋吾蘇維埃知識份子中，貴族及資產階級後人僅佔極少數，百分之八十至九十已爲工人階級農民及其他勤勞者之子弟。最後，吾知識份子之性質及活動亦已變化。前此渠必須服役富人，因無他事可爲。現在渠必須服務人民，因剝削階級已不存在。正爲此理由，渠現已爲蘇維

埃社會之平等的一部份。渠方與工人及農民協力同心，建設新的無階級社會主義社會。由此諸君可知此乃全新的工作知識份子，全球任何其他地方均無之知識份子。凡此，均過去期內蘇聯社會內階級結構上已生之變遷。

「此種變遷之意義究何在？第一，其意義爲工人與農民，以及工農與知識份子間之鴻溝業漸就填平，而過去專一的階級性質已漸消滅，於是此種社會集體間之距離已日益縮短。第二，其意義爲此種社會集體間之經濟矛盾亦已漸就減輕，趨於消滅。第三，其意義爲彼等政治上的矛盾亦已漸就減輕與消滅。凡此乃關於蘇聯階級結構上變遷之形勢。」

「然吾人苟不略述其他另園地之變遷，蘇聯社會生活變遷狀況之圖形即不完備。余所指者，乃蘇聯各民族間相互關係之一園地。人人周知蘇聯全國共包含六十種民族國家，民族集團及民族人民蘇維埃國家，及多民族的國家。由此，蘇聯人民間相互關係問題必爲吾人最重要之問題，乃顯明之事。」

「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邦乃在一九二二年第一次全蘇聯蘇維埃大會中構成，此人人周知之事。其構成之原則，乃在全蘇聯人民之平等與意志自由上，目前奉行之憲法，乃一九二四年所通過，爲蘇聯第一部憲法。其時各民族間關係，尙未照應有之方式奠定。其時對於俄人之猜疑，尙未完全消滅。其時離心力之作用，依然存在。在此種條件下，乃必須在經濟的政治的及軍事的互助基礎上建立各民族的友誼的合作，聯合彼等爲一多民族的聯邦國家。蘇維埃政權早已明知此中之困難，因前此布爾喬亞各國早有過多民族國家之失敗試驗及不幸經驗。前此已有奧大利匈牙利之失敗，經驗及不幸。然而，蘇維埃政權仍決計試創一多民族國家，因其深知在社會主義基礎上成立之多民族國家必能戰勝任何困難。」

「由彼時迄今，已歷十四年，足爲證實此一試驗之長時期。結果如何？過去時期無疑已表明在社會主義基礎上建立多民族國家之

試驗實已完全成功，此無疑乃列寧的民族政策之勝利。

「吾人將如何說明此勝利乎？第一，剝削階級之掃除，因剝削階級乃民族間衝突之主要組織者。第二，剝削之絕跡，因剝削能挑起相互猜疑，煽動民族主義狂熱。第三，工人階級之把握政權，因工人階級為一切奴隸制度之敵，以及國際主義之忠實信仰者。第四，一切經濟生活，社會生活園地上各民族間互助之真正實現。最後，蘇聯各人民民族的形式，社會主義的內容之民族文化之高度發展。——凡此一切及其他相類因素之結果，已使蘇聯各民族根本改變其特徵。彼等相互猜疑之情緒業已消滅，彼等相互友好之情緒業已發展；而因此，在聯邦國家制度中，多數民族的真正友誼合作遂終於建立成功。

「然蘇聯生活之此種變遷究如何反映於新憲法草案乎？在草擬新憲法時，憲法委員會所決定之出發點為憲法不能與政綱混為一談，即憲法與政綱有本質上之差別。政綱所

談者乃目前尚不存在而將來方能完成方能獲得之事物，而憲法則反之，必須處理目前業已存在，業已完成，業已獲得之事物。政綱所處理者主要為將來，憲法所處理則為現在。

「余將舉兩事為例，吾蘇維埃社會在主要上已完成社會主義，已創造社會主義秩序，即吾人已完成馬克斯主義者有時稱為共產主義之第一或較低階段。於是，吾人在主義上已完成共產主義之第一階段，社會主義，如人人共知者。共產主義此一階段之基本原則乃在下一公式：『各盡所能，各食所力』。吾人之憲法應否反映此事實，以完成社會主義之事實乎？應否以此次勝利為其基礎乎？當然應如此。因社會主義對於蘇聯為已完成已贏得之事物。

「然蘇聯社會尚未達到共產主義之較高階段。其支配的原則乃如下列公式：『各盡所能，各取所需』。雖蘇聯已以將來完成此共產主義較高階段為其目的，吾人之憲法其能以目前尚未存在而必須將來達到之共產主

義較高階段為基礎乎？當然不能。因對於蘇聯共產主義較高階段尚未實現，而必須將來實現，除非此憲法欲成爲一政綱，或關於將來目標之宣言，則決不能如此。此乃吾人憲法在目前之輪廓，歷史的深刻的輪廓。

「新憲法草案乃綜合業已經過之道路，綜合業已完成之收穫。因此，此憲法草案乃為實地業已完成，業已獲得的事物之記錄及立法的條規，此為蘇聯新憲法草案之第一特點。

「蘇聯新憲法草案以掃除資本主義制度之事實，以社會主義制度在蘇聯之勝利的事實為其出發點。蘇聯新憲法主要基礎乃由社會主義的原則及其業已獲得及實施之主要支柱構成，即土地、森林、工廠、作坊及其他生產工具與手段之社會主義的公有，剝削及剝削階級之掃除，大多數貧困而少數奢侈之狀況之掃除，失業之掃除；根據『不工作者不得食』之公式；以工作為一切健全公民義務與責任，工作之權利，即保證人人均有工作之權利，休息及消閒之權利，教育之權利等等。新憲

法草案即建於社會主義之此類及其他相等基礎上。新憲法草案反映此類基礎，並以立法確定之。此乃新憲法草案之第二特徵。

「蘇聯新憲法草案有與布爾喬亞憲法不同者。其出發點乃爲下列事實，即社會中已無對立的階級，社會爲兩友好的階級，工人與農民所構成，主持政權者正爲此兩階級。社會的指導（獨裁）則屬於工人階級，因其爲社會中前進的階級，而所需之憲法則爲使勤勞大衆所要求並利於彼等之社會秩序更加鞏固者。此爲新憲法草案之第三特徵。

「再者，蘇聯新憲法爲澈底國際的。其出發之前提爲一切民族種族均享平等權利，其出發前提爲一切民族及種族的差別，膚色與語言，文化水準或政治水準等等，均不能作爲規定民族權利不平等之理由，其出發前提爲一切民族與種族，無論過去與現在地位如何，無論強弱如何，在經濟的、社會的、政治的、及文化的社會生活等一切園地內，均應享同等權利。此爲新憲法草案之第四特徵。

「新憲法第五特徵爲其一貫的與澈底的民主主義。由民主主義立場觀之，布爾喬亞憲法可分爲兩類，其一類公開否認或事實上否認公民權利之平等與民主自由，另一類則欣然接受民主原則甚至表彰之，然同時則規定各種保留與限制，使民主權利與自由實際全被剝奪。

「彼等口稱全體公民均有同等參政權，但同時立即加以居住的、教育的、甚至財產的資格限制。彼等口稱公民權利平等，但立即加以保留，使不適用於婦女或僅一部份適用等等。

「蘇聯新憲法草案之特徵爲全無此種保留與限制。此憲法草案並不分公民爲主動的與被動的，而認一切公民均爲主動的。此憲法草案不承認男女間權利的差別，『居處有定』與『居處無定』，有產與無產，受過教育與未受教育等權利上之差別，而認定一切公民權利均平等。決定每一公民之社會地位者非財產、非民族、非性別、非官階之高下，而爲其

本人之能力與本人之勞動。

「凡此一切皆蘇聯新憲法草案之主要特徵，凡此一切乃新憲法草案對於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三六年蘇聯經濟的及社會政治的生活一切變遷之反映。

「吾人將略論布爾喬亞對於憲法草案之批評。蓋外國布爾喬亞新聞界對於憲案之笑嘲態度，無疑實爲頗有意味之問題。

「就外國新聞界反映各布爾喬亞國家人民各階層之輿論一點觀之，吾人實不能將該新聞界對憲法草案之批評置諸不理。外國新聞界對於憲法草案最初反應的症候，顯爲一種沉默不談的傾向。關於此點，余意特指最反動的法西斯蒂報紙，此等批評家以爲最佳之策略爲不談吾憲法草案，令人觀之似乎該草案完全不存在。有人或以爲此種靜默態度並非批評，然此實屬錯誤。沉默不談的方法置事件於不問，實爲另一形式之批評。誠然，此形式乃蠢笨可笑之形式，但終爲一種批評形式。

「第二種批評家則承認憲法草案確實

存在，但認定該草案實無多大意味，因其實際並非一份憲法草案，而僅白紙一張，空洞的約言與有意欺騙人民的戲法。彼等並云，蘇聯不能製出更佳之草案，因蘇聯並非國家，不過一遍遍地理的概念，而因其並非國家，其憲法自不成其為憲法。人或引以為異。然此類批評家之典型的代表實為德國半官式的『德國外交政治通訊』，該報坦白聲稱，蘇聯憲法草案乃空洞之約言，乃欺騙。該報毫不游疑地宣布蘇聯並非國家，實乃『一份經過精密訂明的地理的概念』，而因此蘇聯憲法決不能認為係真正憲法。對於此種批評家，（苟吾人能稱之為批評家者），尙有何說！

「關於曲稱蘇聯憲法為空洞約言，余願指出業已證實之事實數項，令其自行聲辯。一九一七年蘇聯人民曾推翻資產階級，建立無產階級獨裁，建立蘇維埃政權，此乃事實而非約言。其後蘇維埃政權，曾清算地主階級，除農民所有之土地外，並將前為地主政府及寺院所有之土地一萬五千餘萬公頃移與農民，

此為事實而非約言。其後蘇維埃政權復掃蕩資產階級，從彼等奪取銀行、工廠、鐵路及其他生產工具與手段，而宣佈其一律為社會的產業，並置工人階級最優秀份子於各該企業之領袖地位，此乃事實亦非約言。其後蘇維埃政權會根據新社會主義路線及新技術基礎，重組織工業及農業，從而造成目前之情況，使蘇聯農業生產已超過戰前一倍半，工業生產比戰前多七倍，國民收入比戰前增至四倍，凡此一切均為事實而非約言也。

「其後蘇維埃政權復掃除失業，使工作權利、休息及消閒權利、教育權利，實現於生活中；復保證工人、農民及知識份子得享較佳之物質的及文化的條件，保證全體公民均有普遍的、不記名投票之直接的平等的參政權。凡此一切均為事實而非約言也。

「最後，蘇聯產出新憲法草案。該憲法決非約言而乃此一切宇宙周知事實之記錄及立法的條文。如此，則德國半官報紙諸紳士，除以蒙蔽人民使不知蘇聯真象為目的外，尙有

何用意乎？凡此一切均為事實；而據人云，事實乃頑梗之物。德國半官報諸紳士，國可曰越，是事實越不行。然吾人則能用俄國俗諺答復之：『法律非為蠢人而訂者』也。

「第三類批評家並不否認憲法草案頗有優點。彼等承認其不壞，但彼等仍懷疑其中某某數條是否能實行。因彼等深信該數條完全不合實際，必定永為紙上空談。此種批評家寬厚言之，實為懷疑派。此種懷疑派人物處處均有，吾人之遭遇彼輩亦非初次。一九一七年布爾札維克取得政權時，懷疑派云：『布爾札維克或非惡徒，然彼等決不能久持政權，彼等必失敗』。然而結果失敗者並非布爾札維克而為懷疑派。內戰及外國干涉期中，此輩懷疑派又云：『當然，蘇維埃政權其實不壞，然丹尼金及珂爾洽克加以以外，人必能戰勝彼等』。然而實際結果，懷疑派估計又誤。蘇維埃政權公佈第一五年計畫時，懷疑派復出場宣言：『五年計畫當然很好，但很難實行，故預計布爾札維克必失敗於五年計畫上』。然而事實證明

懷疑派又遭不幸，五年計畫竟於四年內完成。關於新憲法草案及懷疑派之批評，吾人亦祇能復述舊話。此草案之公佈，已足使此批評家重行出場宣佈彼等黯淡之懷疑論，以及彼等對於憲法某某數條是否合於實際之疑慮，然此次懷疑派之又將失敗，且今日之失敗將與過去屢次失敗相等，此實無可懷疑者也。

「第四類攻擊新憲法草案之批評家稱之爲『右傾』，爲『取消無產階級獨裁』，爲『布爾札維克政權之清算』。彼等異口同聲云：『布爾札維克已右傾矣，此事實也』。關於此方面，某某數種波蘭報紙及美國報紙之表示尤爲熱心。關於此種批評家，苟吾人可稱之爲批評家者，有何可說。苟彼等將工人階級獨裁基礎之擴大，該獨裁之轉變爲更有伸縮性，從而更強有力的社會之國家指導制度。不解釋爲工人階級獨裁之加強，而解釋爲其減弱或甚至取消。則吾人有權可問，此輩紳士究竟知否工人階級獨裁爲何物？苟彼等稱社會主義勝利之立法條文，以及工業化、集體化、及民

主化一切成果之立法條文爲『右傾』。則吾人有權可問，此輩紳士究竟知否左右如何區分？

「毫無疑問地，此輩紳士在批評憲法草案時，實已腦經昏亂，而在混亂之中，彼等竟左右不分矣。

「最後尙有一種批評家。上一類批評家攻擊憲法草案取消工人階級獨裁，此批則反之，攻擊草案並未改變蘇聯現狀，云其毫未變動工人階級獨裁，云其並未規定政黨的自由，而維持共產黨現在蘇聯之領導地位。同時，此類批評家相信蘇聯之缺乏政黨自由，乃違犯民主政治基本原則之證據。余必須承認新憲法草案實仍使工人階級獨裁政權依然存在，亦未改變共產黨在蘇聯之領導地位。至關於各種政黨之自由，吾人見解亦略有不同。蓋政黨乃階級之一部份，階級之前衛，多數政黨從而政黨自由祇能存在於內有數個衝突的階級之社會中，而此類階級乃敵對的，不能調合的，如資本家與工人，地主與農民，富農與貧農

等。但蘇聯則已無資本家、地主、富農等階級，祇有兩階級，工人與農民。彼等之利益，不但平衡，正相反，且甚和諧。因此，在蘇聯實無多數政黨存在之餘地，從而亦無此種政黨之自由存在之餘地。蘇聯只有一黨存在之地位，即共產黨。蘇聯只有一黨能存在，即共產黨。而共產黨爲英勇地保護工農之利益，直至最後之黨，且事實亦已無可懷疑。渠保護工農利益之成績實屬不劣。彼等談及民主政治。然何謂民主政治？資本主義國家之民主政治，因其國內有衝突的階級，歸根結底，實乃強者之民主，有產的少數之民主。

「蘇聯之民主政治則相反，乃勤勞大眾之民主，全體的民主。由此，可知違犯民主政治原則者，實非蘇聯新憲法草案，而乃布爾喬亞憲法。因此，余以爲蘇聯之憲法正乃世界上惟一澈底民主的憲法。關於布爾喬亞對於蘇聯新憲法草案之批評，情形如此。

「吾人且繼論此次全國討論憲法草案時，各公民提出之修正案及補充案一問題。如

人所共知，此次全國討論憲法草案，曾產出修

正案及補充案極多，業經蘇聯報紙全部登載。

因修正案條數太多，價值亦不等，余意應將其

分類。第一類修正案之特點，為彼等所涉及者，

並非憲法之問題，而為關於將來立法機關之

經常立法工作的問題。然憲法並非法律，憲法

為基本法規，且亦僅為基本法規。因此，此類與

憲法無直接關係之補充案與修正案，余意應

移交吾國將來的立法機關。第二類之補充案

與修正案，其目的為在憲法內加入歷史關係

的部份，或述及蘇維埃政權尚未完成以及將

來應當完成諸事件之部份及宣言。余以為此

種補充與修正案應與擱置，因與憲法無直接

關係，憲法乃業已完成及獲得的成果之記錄

及立法條文。最後，第三類之修正及補充案，方

為與憲法草案有直接關係者。其中不少部份，

係關於文字方面之修正。彼等可以移交大會

之編審委員會。此委員會余以為大會應與組

織，命其制定新憲法之最終全文。至於此類中

其餘各修正案，其物質的重要性較大，余意應

略加討論。

「對於草案第十七條之修正案，主張完

全取消該條。其中所述為聯邦共和國有自由

脫離蘇聯之權利，余以為此項建議實屬錯誤，

故大會不應通過。蘇聯乃各聯邦共和國自動

的聯邦，共享平等權利，苟在憲法內撤銷規定

自由脫離蘇聯權利之一條，其意即為侵犯此

聯邦之自動性質。吾人能同意此種辦法乎？余

以為吾人不能，而且不應同意。有人云蘇聯內

無一共和國願脫離蘇聯，故第十七條無實際

意義。誠然，無一共和國願脫離蘇聯，但此並不

能證明吾人即不應在憲法內規定聯邦共和

國有自由脫離蘇聯之權利。另一建議以為草

案第二章中應增加一條，規定自治蘇維埃社

會主義共和國在達到必須之經濟及文化發

展水準時，可以改為聯邦蘇維埃社會主義共

和國。余以為此項建議不應通過。

「在何種條件下自治共和國方可改為

聯邦共和國乎？應有三種條件：第一，該共和國

必須為邊境共和國，其邊界應不為蘇聯之其

他領土所包圍，因聯邦共和國如有權脫離蘇

聯，則一共和國成為聯邦共和國時，必須在邏

輯上及實際上可以提出脫離蘇聯之問題，然

此問題祇能由一與某某外國接壤，從而並不

為蘇聯領土所包圍之共和國提出。第二，蘇維

埃共和國之以民族名稱為國名者，其民族必

須佔該共和國人口之大體團結的大多數，比

如以克里米亞自治共和國為例，彼為邊境共

和國，然克里米亞韃靼人並非共和國大多數；

正相反，且為少數。由此，如將克里米亞共和國

改為聯邦共和國，即為錯誤而不合邏輯。第三，

該共和國人口決不能過少，應有至少一百萬

人以上。何也？因吾人苟假定一小蘇維埃共和

國以稀少之人口，微弱之軍隊，能維持其獨立

存在，實屬錯誤。帝國主義之猛獸將立加吞噬，

乃毫無疑問之事。余以為苟非此三種客觀條

件均已顯呈，在目前歷史的時刻中提出改某

某自治共和國為聯邦共和國之問題，實屬錯

誤。

「關於取消民族議院之建議。余以為此

修正案亦屬錯誤。苟蘇聯爲單一民族的國家，則一院制自較兩院制爲優。然蘇聯如人所共知，乃多民族之國家。除共同利益之外，蘇聯各民族各有與其民族特徵有關之特殊利益。此種特殊利益可置諸不問乎？當然不能。是否有

必須澈底停止不僅一機關，而多數機關均可立法之形勢。此種形勢與法律應穩定之原則矛盾；而目前吾人尤迫切需要法律之穩定。蘇聯之立法權祇能由唯一機關行使，即蘇聯最高議院。

成立特殊最高機關以反映此種特殊利益之必要耶？當然必要。苟無此種機關，則決不能治理一多數民族的國家如蘇聯者，此毫無疑問之事。而第二院，民族議院，即爲此種機關。除此以外，尚有提出之修正案，以爲兩院人數應相等。余以爲此建議可以接受。因照余意見，此建議顯有政治的優點，因其著重兩院之平等。此外尚有一補充案，建議民族院議員亦應直接選舉，與聯邦院相同。余以爲此建議亦可接受。誠然，在選舉時或將發生某種技術上之不便，但別方面，其結果將爲政治的大收穫，因其能提高民族院之威信。

「另一修正案爲關於草案第四十八條者，其中要求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主席不應由最高議院選舉，而應由全國人民普選。余以爲此修正案亦屬錯誤，因其與吾憲法之精神不符。按照憲法之體系，蘇聯不應有一亦由人民全體選出，與最高議院平等，且有與最高議院對立之可能之個人總統。蘇聯之總統乃爲集體的即最高議院之主席團，包括最高議院主席團主席在內，而此主席非全體人民所選出，乃最高議院所選出，並對最高議院負責。歷史的經驗證明此種最高機關結構爲最民主的結構，而能保證國家不遭不應有之事故。其次爲關於同第四十八條之另一修正案，其中主張最高議院主席團副主席人數增至十一人，使每一聯邦共和國可有一人。余以爲此修

正案可以採納，因其質較良好，而必能增進蘇聯最高議院主席團之威信。其次爲對第七十七條之修正案。該案提出應添設新的全聯邦人民委員會，國防工業人民委員會。余以爲此修正案亦應與通過，因提出吾國防工業成立正式委員會之時機業已成熟。余以爲此當能改良吾國國防。其次爲對於草案第一二四條之修正案，提出禁止執行任何宗教儀式。余以爲此案應與否決，因與吾憲法精神不符。最後，尚有關於憲法草案第一三五條之修正案，建議宗教教士及過去之白衛軍，以及一切不從事有用社會勞動之舊時代人物，均應剝奪參政權；最低限度，此種人所享之參政權應僅爲消極的選舉權。余以爲此案亦應否決。蘇維埃政權並未永遠剝奪不工作份子及剝削份子之參政權，而僅暫時的，至某時期爲止。過去此種份子曾公開與人民宣戰，抵抗蘇維埃法律。蘇維埃法律之剝奪其參政權，乃爲對於其抵抗之答復。彼時至今，爲時已久。過去期內，吾人已造成一種局面，其中剝削階級已完全掃滅，

而蘇維埃政權業已成爲不可抗之勢力。修正此法律之時機是否已來臨乎？余以爲時機實已來臨。人云此事頗有危險，因反對蘇維埃政權之份子，如前此之白衛軍、富農、牧師等，或將設法混入國內最高機關。然而質言之，此實不足顧慮。苟君畏狼，則不入森林可也。第一，前此之富農、白衛軍或牧師，並非全爲反對蘇維埃政權者。第二，苟吾國人民真選舉吾人之敵，則證明吾人之宣傳工作實屬不佳之極，而吾人應受此種侮辱。然苟吾宣傳工作確以布爾札維克方式進行，人民即決不致使敵人侵入其最高機關矣。此其意義乃爲吾人必須工作而不可啜泣，吾人必須工作，而不能等待一切事件均由行政命令規定齊全。一九一九年時列寧已云，不久之後，蘇維埃政權將認定引用毫無限制之普遍參政爲有利矣。

「以過去將達五個月之全國討論結果觀之，吾人當可假定日前大會將通過此憲法草案。數日內蘇聯將獲得以廣泛的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原則爲基礎之新社會主義憲法，此

將爲歷史的文件，其中簡單而洽切地，幾乎以分析的形式描寫蘇聯勤勞大衆從資本主義奴隸狀態之解放，描寫擴大的澈底一貫的民主在蘇聯之勝利等一切事實。此將爲證明億兆誠實人民在資本主義國家至今求之不得者，終於在蘇聯完成之事實之文件。此將爲證實在蘇聯業已完成，在別國亦可完全完成之文件。而由此申論，蘇聯新憲法之國際意義當更不在小。處於目前法西主義之濁浪方淹沒工人階級之社會主義運動，踐踏文明世界優秀人民之民主奮鬥於泥中之時代，蘇聯新憲法將爲對於法西主義之控訴書，證實社會主義與民主之不可抗力。

「蘇聯新憲法將爲今日方與法西主義及野蠻主義抗戰之全體人民的道德的及直實的援助。對於蘇聯人民，蘇聯新憲法之意義尤大。蓋對於資本主義國家人民，蘇聯新憲法將有行動的綱領的意義，而對於蘇聯人民，則爲綜合其鬪爭，綜合其人類解放前線之上勝利之意義。」

「作爲業經行過之鬪爭及苦幹的途徑之結果，吾人今有描寫吾人勝利成果之憲法，其欣喜與歡悅可知。吾人得知吾人民所鬪爭者爲何，吾人民如何完成此世界歷史上的勝利，其欣喜與歡悅又可知。吾人得知吾人民所流之血川，熱血並未擲諸虛牝，而已產生美果，其欣喜與歡悅又可知。此情此景，方在精神上壯吾工人階級，吾農民及吾勞動的知識份子，方在喚起並提高合法的自負情致，方在加強吾人對於自力之自信，並動員吾人作新的鬪爭，而爲共產主義爭取新的勝利。」

史丹林報告後，全蘇大會即付諸討論。十二月一日，大會一致在原則上通過新憲法草案，並舉定二百二十人組織委員會，由史丹林爲主席，編纂最後之草案。

十二月五日，修正工作完畢，由史丹林向大會報告如下：

「同志諸君：編審委員會作業已結束，其結果爲新憲法修正全文草案。此草案業已分發大會全體代表；因此，大會應已深知其內

容。以草案觀之，編審委員會引用修正案四十三條，對於原草案中三十二條加以修改，其他一百十四條則仍照原案未動。此四十三條修正案中，僅六七條又稱爲重要之修改。

「第一爲關於原案第八條之修正案。原案云：『集體農場佔有土地使用期間並無限制，即永遠佔有』。修正條文云：『集體農場佔有土地使用免稅。期間亦無限制，即永遠佔有』。此項修正意義自明，似無庸解釋。

「第二爲關於第十條之修正。原案云：『公民工作收入、儲蓄、其住宅內及家庭附屬經濟內家用物品及器具，以及個人使用及享樂物件等個人財產，均受法律保護』。修正文云：『公民工作收入、儲蓄、其住宅內及家庭附屬經濟內，家用物品及器具，及個人使用或享樂物件等個人財產所有權，以及公民個人財產遺傳權，均受法律保護』。此項修正意義顯明，似無庸再加解釋。

「第三修正案爲關於第三十五條者。此案原文云：『民族院由各聯邦共和國及自治

共和國最高議院，及各自治省勤勞者代表蘇維埃推選代表組織之，內每聯邦共和國選派代表十人，每自治共和國派代表五人，每自治省派代表二人』。修正文云：『民族院由各聯邦及自治共和國，各自治省，及各民族區蘇聯公民普選代表組成之，每聯邦共和國舉代表五人，每自治共和國舉代表十一人，每自治省舉代表五人，每民族區舉代表一人』。由此，此條已完全適合兩院人數相等及同用民主方法組成之平等原則。

「第四爲關於第四十條之修正。此條原案云：『蘇聯最高議院通過之法律，由最高議院主席及主席團書記簽字公佈』。修正文云：『蘇聯最高議院通過之法律，用各聯邦共和國文字由最高議院主席及主席團書記簽字公佈』。此修正意義明白，似勿庸解釋。由此一切法律將用十一種文字公佈。

「第五爲關於第四十八條之修正，原案規定最高議院設副主席四人，修正案改爲副

主席十一人，即與聯邦共和國數相等。

「第六爲關於第七十七條之修正，其中建議於現有之全聯邦各人民委員會外，增設人民國防工業委員會。此項修正勿庸解釋。

「最後之修正案爲關於第四十九條癸款者。原案云：『最高議院休會期間內，如蘇聯受武力攻擊，由主席團宣佈戰爭』。修正文云：『蘇聯最高議院休會期內，如蘇聯遭武力攻擊，或遇有執行國際互助抵抗侵略條約義務之必要時，由主席團宣佈戰爭』。

「其他之修正並無本質上之重要性，純係辭句性質，似不必詳加分析。

「總之，此次蘇聯憲法之產生及最後制定，全國之廣泛討論，無疑有極大之效果」。

史丹林氏演說畢，由主席安德萊也氏將憲法逐條讀出付諸表決，共歷一小時餘，各條約經一致通過。逐條通過之後，主席復將全文總付表決。結果全場一致通過。於是蘇聯新憲法遂成立矣。

青島日本陸戰隊捕人事件紀要

斛泉

中日談判正在進行，綏遠匪偽警耗頻來，十二月三日又以日本陸戰隊在青島登陸捕人聞矣。

日軍在青登陸，其最大之口實即爲日人工廠發生工潮。蓋是時適有青島日本紗廠工人，因要求增加工資，而有一部分發生工潮也。

但實則此一工潮，經當地官廳勸諭調解，一面並將嫌疑份子予以逮捕，怠工工人亦無越軌行動，工潮已有消弭可能，徒以日方突於二日將全部紗廠無故一律停閉，並於二日午前三時派兵登陸，下午六時，日商內外、日清、日本、長崎、同興、大康、隆興、寶來等九廠，相繼停工，二萬七千餘工人突告失業，工潮遂益形嚴重耳。

日兵登陸後，非特派兵分駐於各工廠，且到處非法捕人，中央青島三電述之頗詳，茲照錄如左，以見一斑。

中央青島三日電：停泊此間之各日艦陸

戰隊，二日夜登陸者約千餘名，三日晨四時許，分頭攜帶機鎗鋼砲，前往包圍青市黨部，膠路黨部，市立圖書館，及平民報社等處，入室搜索

各項文件，當將膠路黨部職員程炳南，工友范成，李德甫捕去，平民報社長張樂古，圖書館職

工尹雨三，李蘭泉，及國術館秘書向禹九，亦均被日陸戰隊捕去，當日兵搜索膠濟路及青市

兩黨部時，電話線被割斷，指明索特派員謝永存，李先良等，因未搜獲，故黨部職工橫被毆辱，

三日上午十時尹雨三，李蘭泉被釋，十二時張樂古亦被釋，當即赴市府報告，其他被捕者聞亦即釋出，記者發電時，各馬路間有武裝日兵

巡洋艦四，驅逐艦五，市政府對此次事件，正嚴重交涉中。此事發生之後，情形非常嚴重，一方面青島市長沈鴻烈即向日領提出交涉，被捕九人

乃獲陸續釋回，同時，我外交部亦於三日午向日本大使館提出嚴重抗議並訓令我國駐日許大使向日外部提出抗議。張外長於會晤日大使時，當即提出三點，要求立即予以滿意答覆，要求事項如下：（一）撤退日本陸戰隊。（二）釋放日陸戰隊違法拘捕之人民。（三）返還日陸戰隊違法強取之各種文件。

日本大使川越除允將此三點轉達日政府外，幾無結果可言。青島市長沈鴻烈迭向日領交涉要求立將日兵撤退，亦無效果。快信青島五日電載：「今晨此間形勢，因續有日陸戰隊登岸，未見緩和。據記者探悉，日下東鎮、四方及滄口一帶之日陸戰隊，不下二千餘人，三日自滬北來之日艦『出雲』號及日第三艦隊司令及川，已於今晨抵此，預料今日午後，日當局將舉行重要會議，及將續有日陸戰隊登陸。同時，中央青島五日電且有：「日及川中將五日午前八時乘出雲旗艦由滬抵青。現此間已有日艦十艘。津日駐軍參謀和知五日午後乘道格拉斯機飛青，下機後與日武官谷萩等有

所協商。又及川甫抵青時，即召武官田尻谷萩等在出雲艦上舉行重要會議，決定對青島事件所取之策略。聞沈定六日與及川會晤商談一切，前途如何，尚難逆料。五日晨又有日陸戰隊二百餘名武裝登陸，開赴四滄一帶駐紮。四滄及東鎮一帶之日水兵，任意檢查行人，間有毆辱中國學生情事，故入晚行人幾絕跡。五日晨有日兵十餘名乘汽車開往李村水源地，企圖把持全市自來水源，使五十萬市民隨時斷飲。幸駐紮該地之我教導隊立即分散保護，該日兵等始快快而去。日僑所組之義勇隊員，日來大見活躍。五日午後四時，日各艦艦長代谷福田等及參謀安田武官田尻谷萩暨日副領等舉行首腦會議，局勢如何，俟與沈鴻烈及川會晤後方可判明。聞五日夜及川等仍將有重要會議」之記載，及中央濟南五日電：「青島情形益嚴重，日及川中將五日乘出雲艦到青，津駐軍參謀和知亦於五日晨飛抵滄口，下機與及川各艦長駐青武官領事等有重要協商。六日將向青市府提出要求。日陸戰隊連日上

岸者陸續不斷，達千人左右。四方滄口居民遷居者甚衆，青市戒備亦嚴，維持治安，惟地方尚平靜」等消息，其情形之嚴重，可以想見。

五日午後，日方在青日領及各艦長會議，對我方要求，非特不作具體之答覆，反提出無理要求十二項。交涉之結果，據中央青島七日電載如次：「六日晚十二時沈鴻烈與日領西春彥作第三次會晤，沈仍對日方超越範圍之要求嚴詞拒絕，爭辯達二小時之久，幾至決裂。七日午前又作第四次會見，所談略具端倪，意見漸趨接近。並約定時間續談。同時我第三艦隊司令謝剛哲，亦與及川會晤。及川素以穩健著稱，表示願從速和平解決，不使事態擴大，現市府仍抱定不屈服不損主權之宗旨，繼續進行交涉，如無其他變化，日內即可解決」。

十二月七日，緊張之空氣雖漸緩和，但日兵仍未撤退，且日本各紗廠公布開除工人五百餘名。八日，新任日第三艦隊司令長谷川至青，及川辦理交代。沈鴻烈與日領西春彥繼續會商，交涉結果，已臻具體化，日公大紗廠一部

工人復工，廠方對復工之工人，各發麥粉一袋示惠，事件解決之初步現象，已露端倪。九日夜，沈鴻烈與西春彥再度會晤，遂將青案解決辦法，具體決定，於是緊張多日之青案遂告一段落矣。至於解決辦法，聞共有七項：（一）被解僱之不良工人，其情節較重者處罰，（二）不良工人遣送出境，（三）除遣送出境者外，其他解僱工人，尤須嚴重取締，倘或發生事件，市府即負責辦理，（四）有煽動工潮情事者，即遣送出境，（五）中國官憲對於各廠復工應積極協助，（六）被開陳之工人，市政府不予僱用，以免誤解，（七）將來公安局為維持治安計，於不良工人施行嚴厲澈底之取締。現廠方已定於十四日一律開工，各廠均張貼定期復工布告。又市府十一日亦發出佈告，勸告工人安心工作，切勿觀望自誤，倘有不良份子從中煽動，或加阻撓，定即嚴懲不貸等語。又日第三艦隊司令部參謀長杉山十一日午到市府拜會沈市長，雙方晤談頗洽，聞日陸戰隊於各工廠復工後，即全部撤退。

時事日誌

民國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德日協定宣布後，我官方表示仍恃自力防共，無須與第三者協商；蘇聯擬停止對日談判，英、美、法亦表反對。

◎綏軍事告捷，某方企圖組織「大元帝國」陰謀失敗。

◎滬日華紗廠罷工。

◎倫敦標準晚報披露德日協定秘密議定書。

◎蘇聯第八次蘇維埃大會特別大會開幕。

◎蘇聯被捕德僑減處徒刑十年。

同 一二十七日

◎綏遠前線大雪，運輸停頓；傳德王在嘉卜寺病重。

◎「偽」國與日關東軍共同發表公告，對內蒙軍攻綏表示同情。

示同情。

◎章乃器、鄒韜奮移解滬地方法院。

◎駐滬德總領事辭職，日協定內容，謂反共以外，別無他圖。

◎東京方面盛傳意日成立妥協，日本準備承認意併阿，而以意承認「偽國」為交換。

以意承認「偽國」為交換。

◎歐洲「軍火大王」柴哈羅夫逝世。

◎蘇聯大會中，哥薩克團宣言誓為祖國摧敵。

◎瑪德里居民二十萬人撤退。

同 一二十八日

◎外部發言人表示我領土主權完整，不容第三者侵犯或干涉。

干涉。

◎長春日關東軍部舉行重要會議，決定赤峯、承德日軍作緊急出動準備。

緊急出動準備。

◎哈瓦斯社電傳羅馬官正式宣佈意大利已與日本成立協定，規定意大利承認「滿洲國」，而日本則承認阿比西尼亞帝國為意大利屬地。

立協定，規定意大利承認「滿洲國」，而日本則承認阿比西尼亞帝國為意大利屬地。

尼亞帝國為意大利屬地。

◎西班牙為意、德干涉內戰訴諸國聯。

◎羅斯福過巴西京城演說和平主義。

◎羅馬尼亞外長自華沙返國，謂羅馬國與波蘭同盟鞏固。

同 一二十九日

◎陳誠抵歸綏後，傳作義召開會議商防務。

◎李守信部在嘉卜寺反正。

◎蔣出席洛陽軍校紀念週訓話。

◎李維諾夫演說，痛詆法西斯主義。

◎蘇聯大北鐵道通車。

◎匈攝政聘問維也納。

同 三十日

◎綏將領擬定剿匪具體計劃，陳誠等赴集寧前線視察。

◎意大使羅亞谷訪晤張外長。

◎德航空部長戈林演說，鼓勵農民備戰。

◎蘇聯人民委員會主席莫洛托夫責備德日協定。

◎德向英保證德日協定不含秘密條款。

◎羅斯福抵阿根廷京城。

十二月一日

◎黃紹雄、朱家驊調任鄂、浙兩省府主席。

◎國府令撤銷駐鄂綏靖主任公署。

◎青島銀月紗廠全體工人罷工。

◎李滋羅斯再論發展中英貿易。

◎泛美和平會議開幕，羅斯福演說，對贖武國家痛下針砭。

◎西班牙京畿叛軍攻勢兇猛，國聯應西政府之請，定十日舉行特別會議。

同 一日

◎商都附近有戰事，某方軍隊出動兩師團。

◎青島日紗廠全部停工，二萬七千勞工失業。

◎四十三、三十二兩軍在隊北大演習，劉峙、商震蒞臨指揮。

◎羅馬東京正式宣布，日成立協定，確認日在阿經濟權益，意在滿洲設置領事館。

◎英國對西班牙內戰決嚴守中立，衆院通過禁運軍火案。

同 二日

◎青島日陸戰隊千餘名，登岸搜查黨部等機關。

◎大廟子匪偽反攻受重創。

◎我國出席太平洋學會代表胡適在滬演講「演變中的太平洋」。

◎英王婚事引起英國史上重大憲法爭執，內閣發表宣言。

◎德國巨型飛機七架抵摩洛哥接濟叛軍。

◎比衆院通過充實軍備案，兵役延長至十八個月。

同 四日

◎百靈廟周圍六十里內匪偽殘部已全部肅清。

◎國府明令統一外交職權及中外合資興辦事業辦法。

◎日陸戰隊佔領青島，仍未撤退。

◎沈鈞儒、章乃器等解往蘇州高等法院。

◎名妓賽金花逝世。

◎日三省首腦會議協議對華方針。

◎英首相宣布不擬創訂法制通融國王婚事。

◎羅斯福離南美，發表臨別贈言。

◎西叛軍攻瑪德里失敗。

同 五日

◎匪機飛百靈廟大施轟炸，匪軍三師集中察北。

◎日大使川越、張外長自京抵滬。

◎滬、粵無線電通話。

◎許大使訪有田，抗議青市日軍登岸。

◎英皇進退問題臨最後階段。

◎法外長宣布外交政策，英意知受侵略，決以軍力援助。

◎西班牙叛軍飛機三十架轟炸瑪德里。

◎蘇聯大會閉幕，新憲法通過生效。

同 六日

◎青市長沈鴻烈拒絕日方無理要求，青島形勢嚴重。

◎蔣介石偕張學良等自洛陽抵西安。

◎黃郛逝世。

◎宋子文自粵飛桂。

◎意黨軍二千餘人助西叛軍作戰，並有飛機四十架運抵塞維爾，蘇聯向不干涉委員會抗議。

◎英皇意志堅決，表示不願放棄辛夫人，亦不擬遜位。

同 七日

◎外部發表中日交涉之聲明。

◎綏北我軍進逼大廟子，匪擬對綏東取攻勢。

◎謝剛哲訪及川，沈鴻烈與西春彥分別進行談判。

◎段前執政靈柩由滬運平。

◎鮑爾溫在下院說明向英皇提議婚事經過。

◎意空軍司令赴柏林聘問。

◎土耳其水災，死數百人。

同 八日

◎王英匪部紛紛投誠。

◎朱家驊、蔣鼎文飛西安謁蔣。

◎辛卜森夫人發表聲明，謂若能解決問題，殊願引退。

◎西班牙政府內閣增共產黨兩名，加西亞繼任外長。

◎巴黎、東京間長度飛行開始。

◎德外長向程大使解釋德日反共協定，謂非針對中國。

◎德與葡萄牙成立協定，規定兩國在非洲葡屬島哥拉境內經濟合作辦法。

同 九日

◎青島日陸戰隊未撤，沈鴻烈與日領西春彥繼續談商。

◎日方當局對綏事力戒擴大，變更策略，再圖進攻。

◎非總統奎松抵港。

◎英國憲法臨危機，內閣向國王請最後勸諫。

◎日思想家馬場抨擊德日協定。

◎西叛軍積極增援，總攻迫在眉睫，雙方合計有國際義勇軍六萬人助戰。

◎德經濟部長沙赫特演說要求重行分配殖民地。

同 十日

◎王英失蹤，匪眾瓦解，某方飛機轟炸反正部隊。

◎青島事件雙方商定解決辦法。

◎黃琪翔回國抵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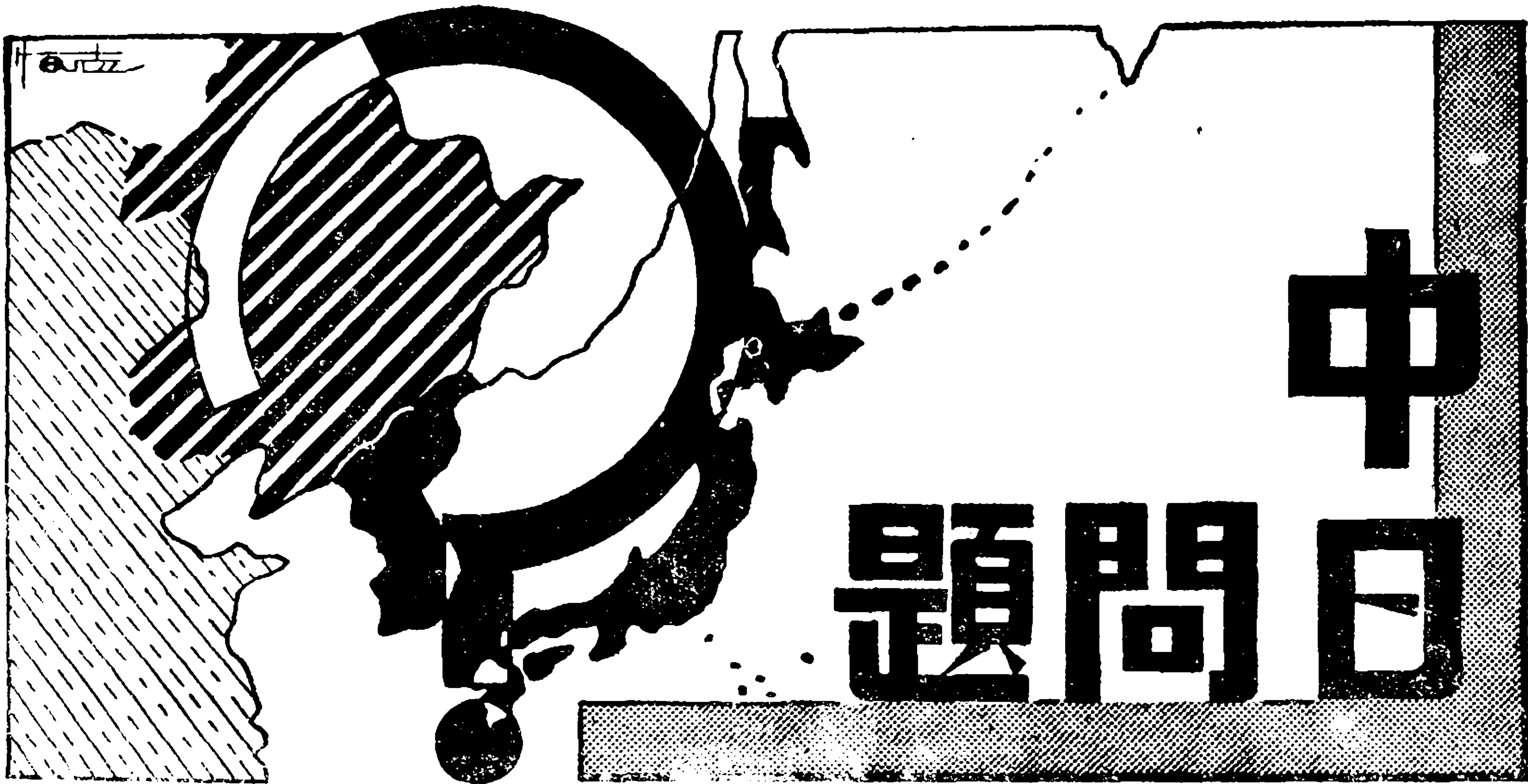
◎英皇愛德華八世遜位，決由約克公爵繼承。

◎英、法、意、葡調解西班牙內戰。

◎國聯行政院臨時會議開幕，討論西班牙局勢。

◎日外務省發表中日交涉之聲明。

中日問題



一 中日問題

林風眠

中日過去的一切懸案，徵諸過去張羣與川越之迭次交涉，可知憑外交途徑是清算不了的。要清算只有付之一戰。戰不勝則一了百了，戰而勝不了亦可以自了。

中華民族底哲學是王道哲學，果然不致有傷我民族的生存，我們都可以同他們互相提攜着向世界大同的前途邁進，況是號稱同文同種的東隣？無奈，在中日懸案未清算以前，我民族即使很想同東隣握手，東隣給我們的不是同情的友誼的手，而是無情的敵視的劍鋒！所以，爲實現與東隣互相提攜計，我們不能不先用大炮震醒它底耳朵，用刺刀刮亮它底眼睛，然後英雄地的同它握手——這樣場合的提攜才是可能的。

目前，爲中日親善之最大障礙的，就是日人所迷戀的威嚇政策同在這政策下實現了的對我們底國土的佔領，以及種種不平等條約。

所以，現在不是中華民族不想同大和民族親善，而是大和民族不肯像我們一樣，以至誠的態度伸出親善的手。日人要想取得我們底親善是容易的，只要他們肯以歸還失地與廢除不平等條約兩事，表示他們向我們伸出了同我們同樣至誠的同情的手來就行。

現在實在沒有外交之可言。有，就是不惜絕大犧牲的強硬的外交——我們必得驅除淨盡日人所說的那種「恐日病」的症候，我們得明白日人最大的敵人不止我們一個，別些敵人比我們更強，因此，日人也不是敢於輕易一戰的國家。

目前的中日交涉，一面要看我們底態度，一面要看綏遠的戰鬥，如果我們底外交態度強硬，如果綏遠的戰鬥不失寸土，這個交涉一定是「無結果而散」的交涉。

我們已經知道日本對我的政策是軍事的危嚇，空洞的危嚇，同時我們自己底軍事政治

同社會組織自有有所恃而無恐的地方，所以，日本對我們有它底要求，我們對它也有我們底要求，它能滿足我們底要求，我們也能滿足它底要求。

英美蘇在遠東政策上自有他們底聯合陣線，但是，要他們爲我們對日本有什末犧牲，顯然是不可能的，換句話，他們能不能幫我們，要看我們有沒有自衛的能力同自衛的決心，不然，等我們不能支持的時候再希望他們底「仗義執言」，那就太晚了，而且對事實也無補！

總之，目前的中日問題是：中國要有「不惜」犧牲的決心，才能「不」犧牲，另外的路都是「迷途」！

二 中日問題

馬寅初

日本本國人口七千餘萬，合以朝鮮、臺灣等地將達九千萬，而國土狹小，非實行工業化，不足以維持其生存。惟高度工業化之結果，原料之取給，工業品之銷路，在在發生問題，自世界經濟不景氣侵襲後，日貨更到處碰壁，欲入無門，不得不對中國之侵略，積極進行，故日本以人口膨脹，高度工業化，以維持日人之生存，爲侵略中國之公表的理由，必使中國爲其附庸而後已。至就中國立場論，中國爲四千餘年文明古國，精神文化之發展，世無其匹，百年以來，因物質文明進步之遲滯，至淪爲次殖民地，國家民族均在風雨飄搖之中，以七千萬之人口，猶有維持獨立生存之必要，豈以四萬五千萬之人口，獨不可維持其獨立之生存乎？故中

國目前最急迫之需要，在自由與平等，凡侵害中國之自由平等者，中國必設法排除之，故日本之武力侵略政策，爲中日親善之最大障礙，實則中日有提攜之必要，中國地大物博，國民經濟之發展，前途無量，那時中國能供給日本以原料，及銷納日本之工業品，更不知可多若干倍，日本人之生存，豈尚有問題乎？況兩國土壤接近，同文同種，皆有特殊之便利，將來貿易之增進，決非其餘各國所能與之競爭，即使中國工業化後，中日兩工業國間亦必如現代歐美工業國間之關係一樣，各有特殊產物，以達相互交換之目的，中日兩國共存共榮，非此不可，至於現在日本所採策略，不但方法拙劣，目的亦未必能達到，中國北京政府時代，日本慣用以華制華手段，挑撥離間中國之軍閥，自相殘殺，藉收漁翁之利，中國軍閥被其利用而不自知，今日中國全國官民皆已覺醒，而日本猶欲弄其故技，反足促進中國之團結抵抗決心，此其拙劣處，且因日本之節節侵略，刺激中國人民之感情，厭棄日貨之心理，亦有同程度的增進之趨勢，一九三四年日貨輸出至中國本部不過一萬一千七百餘萬元，故欲以此方法增進日貨之暢銷，猶南轅而北轍，安可得乎？欲使中日親善之先決條件，必須日本改變態度，放棄武力政策，尊重九國公約，恢復九一八以前之中國領土主權，自動的取消對中國之一切不平等條約，善意與中國交涉提攜辦法，中國則基於互惠平等之原則，無不竭誠洽商，歡迎廉價之日貨，且願奉日本爲導師，至於武力佔據東四省，策動華北獨立，藉口防共，實行奴化中國等，決不能解決一切，歐戰之前車可鑒，且中

國之市場爲列強所角逐，決非日本單獨所能支配，日本以武力侵略中國之程度愈深，則英美蘇俄等國抗日之結合亦必愈固，距離日本之目的，豈不更遠，惟有維持中日之和平關係，促進兩國經濟之發展，英美蘇俄亦能均沾其利益，未有不樂觀厥成者。但日本侵略之真正原因，在於軍閥之好大喜功，觀田中奏摺，可以知之，其國內人口之膨脹，由於政府之獎勵，非爲侵略中國之原因，乃其侵略中國政策之結果，果循此道前進，中日交涉前途，凶多吉少，吾人固不勝惋惜之至，未悉賢明之日本宮民作何感想也。

二 畫符式的中日問題

徐仲年

『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如何？』多預備些飛機和大砲。『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對日外交政策？』強硬態度。『預測中日交涉的前途如何？』哈哈！那準是……何庸說得？『怎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與『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取什麼態度？』我們應當一手拿了一把算盤，一臂挾了一個炸彈，然後再開口。『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有何關係？』這班仁兄大人都是好胃口，他們等待那一方面輸了，便抓過來生存活剝。什麼叫做「公理」？什麼叫做「和平」？真見鬼！

四 中日有提攜的必要和可能嗎

張資平

我還是用最平凡的口頭禪來答覆這個問題：『中日在互惠平等的條件之下，實有提攜的必要；但在往後一二十年間，決無可能！』

我的這樣的答覆是依着下述的兩個根據：

第一，在十餘年前，日本軍部內，尙有明瞭國際大勢的元老，能從諫如流，不肯以國家爲孤注之一擲。例如山縣有朋等軍閥元老雖然剛愎，但常能够和文治派商定國是，並且他們也能够完全統制其部下。現在可不同了。近數年來，在日本可以說完全沒有似外交家的外交人材了。霞關中人物簡直是軍部的使者和走卒而已。以今日中日關係之繁難，雖起小村壽太郎於九原，尙難望其有調整的可能。何況三四流的人物？

第二，我有一位最崇拜的友人——他是一位最進步的軍人兼政治家，可惜他蒙不白之冤先我們死了，——曾指摘出日本軍部侵略中國的步驟，可分爲三大段，因稱之爲日本侵略中國的三段政策。那三段呢？第一步，先略取滿洲以控制內蒙。第二步，略取內蒙以控制華北。第三步，佔據華北，以黃河爲境，俯窺長江流域。在長江流域及其以南之地帶，日本是不欲，亦無能行其武力侵略的。但在經濟上，仍抱有掠奪歐美市場的決心。

以上是我這位亡友在九一八以前預言的。他在預言之前，曾冒險到東三省調查經濟情形，經兩個月之久。不幸的是，在他死後不久，他的預言竟一步一步地實現出來給我們看了。他在九原之下，也一定驚異他的預言竟會實現得這樣快吧。

日本軍部現在正熱烈地進行其第二段政策呢！中國雖欲與之提攜，無奈他們不肯與吾人提攜何？

至於欲以如何的方法促日本軍部覺悟，則惟有待於國內的軍事、政治諸專家之研究了。

二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於唐山

五 中日問題

曾虛白

目前的中日問題，在日本立場說，祇是個推進侵略問題，在中國立場說，祇是個抵抗侵略問題；推進的不肯罷手，抵抗的又安能不使勁，在這種形勢下，隨處佈着危機爆發的地雷。若問怎樣可以避免這危機，簡單說，祇靠日本軍人的覺悟。第一，他們該覺悟，經日本一再侵略，備受刺激後埋頭苦幹的一九三六年代的中華民族，絕對不是醉生夢死一無準備的一九三一年代的中華民族了。這幾天的綏遠血戰就是一個當頭棒喝。第二，他們應該覺悟，靠強權搶奪下來的贓物，雖吞下肚子，始終是個炸彈；東北四省的失地，永遠是中國人臥薪嘗膽的警告，永遠是中日親善不可接近的障礙。第三，他們應該覺悟，民族經濟的復興，並不能靠武力征服式的蠻幹，更不能切斷了別人的生命線以求自己生命線的擴展；日本當局若真為日本人民利益着想的話，應斷然放棄它那些大陸政策贖武侵略的迷夢，以正義和平為出發點，求東方兩大民族的攜手。日軍人如能有這種覺悟，親善的障礙自除，一切中日懸案，皆將如秋風掃落葉，一筆勾清；不然的話，中日局勢，祇有日趨嚴重。

然而，贖武侵略是日軍人政治生命的基礎，東北四省是日軍人炫耀他英武的保證，中華民族脆弱不堪一擊，更是日軍人麻醉其國民的符籙，所以即使日軍人有這覺悟，他們也祇肯藏之於心，繼續推進他們的既定政策，要他們放下屠刀，不啻就叫他們鑽進墳墓，又豈是志高氣傲的日軍人所甘心。所以，乾脆一句話，軍人在日本當政一日，日本對華的侵略就不能有一日的停止；中日交涉的好轉，決不在現局勢中可以展現的。日本以這種態度對我，根本上就沒有外交可言；若一定要規定一個外交政策的話，那祇有抱定，不喪權不辱國的原則，斷然拒絕一切無理的要求，同時更當根據獨立自主國家的立場，要求日方放棄他對我全部侵略的收穫。

就中國的立場說，既不該希冀日本政局的轉變來疏解我們的困厄，更不該希冀國際間的援助來打通我們的難關，壓迫之來，已如山崩堤決，我們祇有鼓起全民族整個的力量，作此死裏求生的搏擊。以國際形勢說，歐洲已展開了法西斯與人民陣線兩大陣營鬪爭的局面，英國與蘇俄的注意，當然將列其遠東政策於次要，即使日本開始對中國公然作軍事上的侵略，英蘇對我除作精神上同情的奧援以外，決不能立刻有什麼直接的行動。當然，日本西進政策，若使魯莽地碰到了蘇俄在北亞的觸鬚，也許會挑撥起日蘇間另一緊張的局面，然而，就日本現狀看，我料它還沒有這個膽量。日本的面貌，對華已十足猙獰，對列強却還保持着笑臉，並且他希望永遠保持着，直到最後不能不變臉的時候。故

最近的中日間，是中國與日本單獨地鎗對鎗、刀對刀的局面，日本固拉不到幫手，中國也不希望後援，各自拿出各自的實力，作最後的決鬥吧！

六 中日問題

王向辰

中日有提攜的必要而無提攜的可能。過去，日本盡種惡因，此後，我國必報以惡果。雖有大力，莫能遏止，只好委之於天。有人希望日本自動的撤回中國駐軍，歸還東北四省，完全以平等待中國。這種希望的不能實現，正是中日提攜的不可能的正面。

中日提攜或中日親善最嚴重的障礙，是中日兩國近代的教育。日本教師，整天教日本孩子到支那去吃栗子；中國教師，勢不能不把日本要吞滅中國的鐵證指示出來。這兩國孩子們的互相仇視，轉眼會變成國民的互相仇視。即使現在一齊停止互相仇視的教育，在五十年內，除去中日親善途徑上的障礙，已經很費力了。

中日妥協或親善的根本條件，是根本改造兩國的教育。其先決條件，是日本停止以武力進攻中國。日本最多只能以武力干涉中國的教科書不排日，而絕對沒法消滅中國人民心底蘊藏着的抗敵情緒。爲防止這種抗敵情緒的潛長暗滋，日本應澈底覺悟：武力壓迫是反抗情緒最適宜的生長條件。

中國人民，不願屈服於武力；中國政府不應亦不敢違背人民的意志。中國對日的外交政策，不容遲疑，應是根據民意而規定。

中日交涉的前途，一張一弛，不會馬上有什麼結果；但中國亦不容再吃虧，因爲虧已經吃盡了。現在民意是什麼，政府應已有充分的認識。無疑地，日本會有種種苛酷的要求。但中國的外交當局應隨時有「彼亦一獨立國，我亦一獨立國」的反省。這應作爲基本的態度。「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這是日本希望中國應有的外交。

英美要擁護在中國既得利益，不甘心教日本獨吞了中國。蘇聯也恐怕日本逼自己太近了。但因歐洲問題的複雜與嚴重，對遠東都不能不取容讓主義。在中日談判的途徑上，雖然他們都可以說幾句公道話，但這只能使中日談判的途徑更形迂曲，於談判本質不會有重大影響。時至今日，中日外交已達最艱險的程度。怎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恐怕就不易說了。最簡捷的辦法，是中國完全屈服，予取予求，一聽日本的條件。最公平的辦法，是日本不要認中國爲征服地。最基本而有效的辦法，是凡我國民，都準備着作神聖的犧牲。

二十五末於長沙

七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

郭一岑

我不是研究政治與外交的專家，這裏所說的只是本着一些國民的常識。就一個國民的立場而言，他是不懂什麼縱橫捭闔的，誰不侵害我們，我們就和誰親善，就是我們的朋友；誰要來侵害我們，就是我們的敵人，我們就要和他幹。這是很簡單的道理，每個國民都會如此想，都應該如此想。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也不外這個態度。

日本從中國奪去了臺灣、朝鮮、琉球羣島、東三省、熱河、察哈爾一部分，河北一部分，現在正開始攫取綏遠，這在中國原有的版圖上究竟割去了幾分之幾，只要打開地圖一看就很明瞭的。人家把你的土地奪去了四分之一，現在還在大張其血嘴，要把你整個吞下去，這從國民的立場來看，當然是我們的死敵，我們不和他幹還等什麼？

現在日本政府口口聲聲，要我們和他親善。好吧！中國民族原也不是好戰爭的民族，中國民族的愛好和平原是祖傳的，中國是樂於接受親善的提議的。不過，只有一個條件：請你們將東北的土地全部交出。

這是顯而易見的，現在他們所謂親善，就是叫你簽賣身契約，叫你承認東北四省的割讓，叫你承認北方各省讓他慢慢吞下，叫你承認他可隨時派兵來佔領你全部土地。他們所謂親善的條件是這樣，而我們所應有的親善條件又是那樣。非此則彼。假使我們不願意簽賣身契約，那中日親善的前途不言可喻了。

在這法西斯瘋狂的世界，我們這早淪為半殖民地的國家除了遵守着中山先生的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來以我們的血與肉去和人家親善外，沒有其他親善可言。

交涉是妄費口舌，只有鐵和血才換得着親善和妥協。

八 中日問題隨感

李權時

當我接到東方雜誌社明年元旦號徵求各界對於中日問題之意見的一封信的那一天，我剛在瀏覽最近出版的旅行雜誌內的「東游紀程」（係蔣學棟君所作）一文。文中有一段很能感動我的紀載如下：

「散步了好一會，恰巧走過一家小書店，我們便走了進去，想買些書籍，供旅途的消遣。書店裏的小夥計，益得異乎尋常，問他某種書有否，竟一句也回答不出來。恰好有一位日本女子，也在買書，就從旁幫那夥計尋找，方才找得。我們對她這一番熱忱，很是感激，出了書店後，便慢慢的攀談起來。那時天上又下起霏微的小雨，她帶有雨傘，便和我妻同撐着，且走且談，慢慢的又回到車站前的大路上。因為離開車的時候還早，她便引導我們到附近的百貨商店裏參觀一下。這所商店，一共有五六層高，規模雖不很大，然而佈置得異常整潔。參觀完了後，她又要請我們吃些東西，我們婉謝後，她便親送我們到車站，並且叫我們稍等一下，因為她要回家去拿些東西來。等不好久，果又回來，拿着一盒當地的著名出產，一定要送給我們，我們因情不可卻，只好領謝。那時開車時間已近，進站上車的人，像潮水般的直沖進去。她便特地買了一張月臺票，抄近路走上火車，為我們占了一個座位，等我們上來。我們在初見她時，就已請教過她的名姓，但她再三不肯說，這時已將臨別，她卻不過我們的請求，就拿出名片來，這才知道她名叫「菊池三千代」，是一向住在下關的。車鈴鳴後，她便告辭下車。但

並不立即走開，卻走到車窗前，於雨中撐傘立着，和我妻談話，直到火車開行，才依依的揮手作別。綜計我們和她認識，不過一點鐘的光景，然而在短短的期間，她對我們，卻是處處指引，處處招待，又是殷勤，又是懇切。這種熱忱，即使在至親好友中，已經不可多得，誰料到異國邂逅，萍水相逢，卻居然不經意地遇到。這印像真是如何的深刻啊！」

依照這段游紀所述，則中日兩大民族之有根本合作及互尊互敬的可能性是很大的。然而民間私人間之一盤和氣，一到兩國整個的國交關係上，便變做漆黑一團的氛氣，這到底是什麼緣故呢？依我個人的愚見，以為這矛盾的局面完全是日本軍部所一手造成的，亦即關東軍所一手造成的，亦即浪人之流亞如土肥原等所一手造成的。自此以後，如果製造偽國的浪人流亞仍舊能由大佐升為小將，由小將升為中將，東亞大陸侵略之先鋒隊關東軍仍舊能獲得其本國政府之上賞，東亞大陸侵略之大本營軍部仍舊能在國內趾高氣揚，無視政黨及眼光遠大之文人重臣等，則中日兩國間此種矛盾之局面是無法打破的。我國於失望之餘，自亦惟有篤信「天助自助者」之義，全民奮起以救亡圖存耳。或單獨奮鬥，或聯合奮鬥，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成敗利鈍，均置度外。設由此而竟造泰西民族獨霸世界之局面，其責任亦應由日本軍部關東部及浪人等負之也。然而兩國民間之欲真正親善提攜者苦矣！抑孟子有言：「善戰者服上刑。」（當然是侵略人國之善戰者，而非不得已取自衛手段的善戰者如目前之傅作義將軍等）今日本則適反其道

而行之，善戰者受上賞，則欲中日關係之入正軌，其何可得。解鈴繫鈴，日本必須反省，否則，若仍如目前之只知責人，而不肯反求諸己，則後果兇惡，噬臍何及！願東隣朝野文武猛省！

九 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 范壽康

目下國際間的糾紛實在依據着種種必然的原因。

世界機械工業先進各國，為着生產力的日益進展，發生了生產過剩與貧富懸隔兩種不好的現象。而就中生產的過剩實在可以說是現今一切國際糾紛的淵源。一個國家的生產呈現了過剩時，它總得設法把生產過剩品推銷於國外市場，而所謂國外市場當然又非為生產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不可。而在他方，站在生產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的立場來講，為謀爭取民族的自由與平等，這些國家或殖民地自不得不在經濟侵略的鐵蹄之下竭力掙扎以求生產的自給。於是生產過剩的國家與生產落後的國家或殖民地之間就不得不發生緩慢的或劇烈的衝突。這是理所當然，毫不足怪的。所謂中日兩國間的糾紛要亦不外為現下生產關係與現下生產力不相調和的結果罷了。

照理，二十世紀的人類應該是沒有不知愛好和平與親善的。但是弱肉強食，反而愈演愈烈，這實在也有迫不得已的原因在。現下生產關係與現下生產力二者間的矛盾正在日趨尖銳化，所以中日的親善以至世界的和平一時是無望的。

如真要中日的親善以至世界的和平，則首先就須把現下的生產關係加以變換。（新生產關係須包含以下兩個條件，即生產工具的公有與計劃經濟的實施。因為生產工具是公有的，生產計劃是整個的，那末，各國的經濟就都可以以「自給」為原則，各國國內就不至再有生產過剩的病態，因而國際間也就不至再有由此而引起的那種經濟侵略以至武力侵略等蠻橫無理的現象了。）因為現下生產關係的不適用無疑地對於中日親善以至世界和平是一種基本障礙的緣故。

一〇 中日問題

理 鳴

東方雜誌社於二十六年元旦號提出中日間之各項問題，徵求余之意見，茲謹以個人淺見所及，加以說明。

（一）中日兩國間一切懸案清算，固有必要，但以暴力所構成之懸案應儘先解除，然後可得進行合理之談判。

（二）關於中日兩國之提攜，余以為對於整個世界的和平，尤其對於太平洋之集體安全上，無論在政治上與經濟上皆有必要，但現實這種提攜，不是武力的威脅，而是要在和平的互助上才有可能。

（三）中日親善的障礙，顯然不是由於中國之抗日而是由於日本加於中國之一貫的侵略主義的結果，如果日本不停止并放棄其侵略主義所獲得之一切，則中日親善將永被障礙。

（四）因此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是在於日本首先停止

其對中國之侵略主義，並放棄其由侵略主義所獲得如東四省等一切不正義的成果，以正常的外交方式謀中日之妥協，以平等的國際關係謀中日之親善，則妥協與親善，始有可能，否則余深信中國人民，決不需要屈服之妥協與威脅之親善也。

（五）至於我國應採取怎樣的對日外交政策，余以為應以保持國家獨立與自由為基本原則。即不妨害國家主權獨立及領土的完整為主。而且這樣的原則亦即我國對日外交政策最高之容忍的限度，超越了這樣的限度，則無外交可談。

（六）中日談判，前途愈形黯淡，因日本固欲在交涉中解決並確立其由暴力所創造之事實，而中國為國家之存在計，則必須根本否認此種事實也。

（七）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採取守正持重的態度，我們五年來抱定一個忍字，積極的國防準備，只是要收回我們的主權與失地，并不侵略他人，亦不願忍受他人之侵略也。

（八）英美蘇的遠東政策，實不欲日本勢力有過度之膨脹，英美蘇當然為我之助，但其他德意諸國歷來與我友好，目前雖有意日德日協定，然亦何嘗不可為我之助，不過中國要有獨立自主的精神，要有自立更生的國策。

一一 從已往看到未來的中日 馮柳堂

日本武人干政是傳統的政策，而軍閥政治之結果，必然的爲對外侵略。

日本對華侵略是一貫的主張，而侵略最後之目標，當然的爲中國政治經濟實權之獲得。

日本對華侵略所用之手段，是多角形的，對於我舊時的藩屬——離間（未了成爲朝鮮一般）對於我民族——分化，對於我土地——割割，對於我政治——破壞，對於我經濟——掠奪。而其最後之手段，爲「以華制華」如組織「滿洲國」、「冀東」偽組織，以及此次「偽蒙」軍侵犯綏遠，都是要用中國人的槍炮來殺中國人，用中國人的血肉來奪中國人的土地。

日本人對華侵略是最爲運用經濟原理的，常欲以絕小的代價，換得絕大的報酬，所以中日交涉案件中都爲死傷了一二日本人，而提出大要求，我們可以從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即清同治十三年西曆一八七四年）日本兵艦至廈門示威謀攻臺灣之時起，以及民國二十年九一八的瀋陽事變，奪我東三省止，皆是借題發揮，不是爲了臺灣生番殺死兩個日本人，即是爲了日人中村的失蹤，其中究竟是什麼一回事，至今恐還是一「莫明其土地堂」（這是吾鄉的俚語，比莫明其妙的程度較深。）而近數年來日本在我國之種種舉動，還是逃不出這「公式」之外，所以「要不戰而屈人之國」亦無非是運用這原理。

日本對華侵略，可分三個時期去觀察：

第一時期可說是從民國紀元前三十八年（清同治十三年日本

明治七年）臺灣生番殺死兩日人事件起，日本派兵船來尋覓，謀攻臺灣，清廷就派閩督沈葆楨籌辦臺灣海防，結果仍是賠償日本五十萬兩銀子了事。日本看透了清廷弱點，進一步就把世爲我國藩服的琉球奪去了（民元前三三年，清光緒五年，西曆一八七九年）那時候的「球事」很引起中國朝野人士的激昂。可是祇會說不會做，雖與日本幾經交涉，費了三載光陰，欲做到「分領」而不可得，卒爲日本人獨占去改爲沖繩縣了。但是日本還猜不透清朝的實力究竟是如何，故至朝鮮內亂，事平之後，日本尚祇要與清廷「平分秋色」，置朝鮮於中日共管之下，猶未敢獨占。及至甲午一役，中國龐大的海軍，想不到脆弱如是不堪日本的一擊，於是日本人的膽便壯了，索兵費，占遼東，割臺灣，開中國割地求和的創局（民元前十七年，清光緒二十一年，西曆一八九五年）所謂日本對華侵略的嘗試時期，也就此過去了。

第二時期即自朝鮮改號韓國獨立之時起（清光緒二十三年，西曆一八九七年）及併吞韓國設置朝鮮總督（民元前二年，清宣統二年，西曆一九一〇年）一直至歐戰之前爲止，可說是日本養精蓄銳，一戰而霸之時期。中間經過光緒三十年（西曆一九〇四年）的日俄大戰，日本得將勢力重復伸入中國領土——遼東半島（南滿）之內，而造成二十七年之後，「九一八」的瀋陽大事變。

第三時期自一九一四年（民國三年）歐洲大戰發生之時起，日

本乘機派兵攻青島，佔領膠濟路，到了民國四年一月，即向我國提出二十一條要求，直至現在，可說是日本對華侵略之武力獨霸時期。

日本對華進攻的路線，是蟹螯形的侵略。他思伸展左右兩螯，從中國南（閩）北（遼）登陸，再用北下南進左右夾攻的策略，把中部鉗制住了。我們如用地圖來指示，長江的形狀好似一顆稻，如果蟹的兩螯從南北合攏來，不是要掛住他最所喜食的稻穗嗎？這個道理是很明顯的。因為日本人侵略中國，要從障礙最少的地方去進攻，障礙少，則犧牲輕，收穫仍是一樣。所以他第一步向中國進攻，是向中國南部進行的。運用他的左螯，滅琉球，攻臺灣，着着進行，而後來忽然中止了。這是爲了再要進取，將與歐美列強勢力直接起衝突，日本慮惹動了「胡蜂窠」，恐吃了大虧，倒不如北進，障礙少，發展易，至多與俄國發生利害衝突，然而祇有他一國，日本不難相機應付，所以把左螯的進行，暫時停止，而運用右螯，竭力地從朝鮮進攻，直到今日之地步，還是在此階段中。如果北進成功，勢力能達到了黃河流域，那末，他又必運用左螯，自福建江西浙江，直伸到了長江流域的中國中部。那時歐美列強在華之勢力，已成強弩之末；英美荷的南洋屬地，也成爲日本囊中之物。到這時候，正是日本人所倡導的大亞細亞主義之成熟時期了。

爲什麼要嘮嘮叨叨講這一大套話，難道人家不知道嗎？不，爲了要對於現在或未來的中日問題作一番研究，看明了以往是怎樣，未來情形不難推想了。

從日本人的傳統觀念以及一種飢不擇食的情況，不但以前的懸案，沒有解決希望，就是未來的懸案，正不知有多少。如果要清算中日間的懸案，那末，非得中國有實力不可，這是一個大前提。中日親善的障礙亦在此。惟能站在朋友的位置，纔有親善之可言；但在日本人心目中看來，中國人够不上做他的朋友。那末，強者之於弱者談親善，容易變成爲一種恩惠。故必中國人自信够得上與日本人講交情的時候，親善方是真正實現，懸案亦不解決而自解決了。

中日提攜，在一立國於世不能無與」之原則下，以及中日歷史地理文字上的種種關係，本有其必要和可能。不過所謂提攜也者，不可如父母之提攜子女，兄弟之提攜弟妹，若如此存心的提攜，那中國就與石管南宋一般，尙復成何體統。故中日提攜，要當如約友挈伴，遊山攬勝，登峯造極，攀藤捫葛，互相提攜的提攜，假使遊者力能登山涉勝，當然用不到同遊者提攜，這是一點。

此外中國的對外政策，總理遺囑中已明白地說，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那末，日本民族如以平等待我，吾人自當引之爲友，與之共同奮鬥。反之，如破壞我獨立，侵佔我領土，擾亂我治安，分散我對外之力量，那末，無論是誰，都不敢領教。中國對於友邦，素來敦尙睦誼，外國人所謂中國之排外時代，早成過去。目前中國所需求者只要「人不犯我，」所以我國對外政策，是在求吾民族從荆棘叢中解放出來，而達到獨立生存之目的。但如何去盡除荆棘，如何求獨立生存，只有靠自力

之一法。所以我們應從各方面培養蓄積我們的力量，幹那自救救人的工作。

若談到交涉，當然是雙方的，不是片面的。因此只要大家開誠佈公，將口頭常說的孔氏忠恕之道，見諸事實，一切交涉，都不難解決了。假使說，已欲求國家之獨立，民族之生存，領土之完整，主權之鞏固，則「以己之心，度人之心」，而以知人之亦必如是；因之凡有破壞人之獨立生存之要求，當然不會提出，即使提出，亦不難撤回。反之，所謂交涉者，或祇是一種作用，所謂條件者，只有一是「一否」之兩途，那末，無所謂交涉，被要求者如不能說「否」，祇能說「是」，若欲說「否」，須拿出「否」的本領來，方能解決了。

中日交涉前途如何，照目前情形，已可分曉了。大概一方面交涉；一方面造成「已成的事實」，將來可不解決而自解決。付度日本人的心理，真有如我國古諺所說「未到黃河心不死」，可是下一句請日本人也要留心，不要「到了黃河來不及」。

看日本人在中國的這種舉動，英美蘇等遠東政策，感到甚重大的威脅；而且日與德意二國的協定成功，大有「手揮五絃，目送飛鴻」之妙，將希特勒像擁入懷中，可見其得意忘形了。爲了歐洲的火山有爆發的可能，英法蘇注意遠東局面的力量，當然減削。第二次歐戰，真會發動麼？日本自必利用時機而造成獨霸遠東的局面。不過英美蘇等與遠東有密切關係之國家，是否讓日本橫行東亞，一無顧忌，那要看他們的利

益所受到日本的損害程度如何，以爲動靜。至於吃了自己的飯，幫人家去打架，世間恐少此慷慨俠義之士。

不過我們自己要明白，無論他人的政策如何，即使有利於我的，也要靠我自己的力量，假使我是「扶不起的阿斗」，人家也愛莫能助。帝俄時代聯合法德，逼令日本歸還中國的遼東半島，不是爲中國，是爲俄國人自己；法德不是爲中國，是爲俄國人抬橋。九一八之役，有了國際聯盟，而聲訴之結果如何。即最近之阿比西尼亞戰事，實行對意制裁，結果還是等於零，阿比西尼亞終爲意國併吞了。九國公約，誰肯提出來研究一下，實行一回，所以我們只有如何促進我們救亡的力量，我們惟能自助，乃能得天助，得人助。所以救亡之道，不必外求，只要求其能盡已。到了危急存亡之秋，人人應抱有「少康一旅」「亡秦三戶」的決心。即不然，亦必有「時日曷喪，予與汝偕亡」之精神。孟子所謂「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今已危如纍卵，若各具有救亡之決心，不作五分鐘熱度，焉知不是多難興邦。

二 中日問題

劉海粟

中日之間，假如沒有和平，則不獨東亞將成爲焦土，全世界也都將破滅罷。日本有識之士，也能看到這一點，並且也有呼籲和平的。然而連年以來，兩國的情形並不因此改善，則或者我國還有未能盡善之處？在國際間，搖尾乞憐是無用的，吃了砒霜藥老虎的方法也不適用。

況且東隣既有善意提倡共存共榮，則中日間的提攜，不獨必要，也是可能的。只是提攜親善，必須雙方立於對等的關係，有對等的力量，然後可能。否則提攜等於侵略，親善等於揖盜。所以先決問題，一方面在盼望東隣之翻然覺悟，知道我國今非昔比，一切分裂割離的方法都已不能復施。一方面則仍須我國先能自存自榮。

我國自來不獨無排日之心，亦無抗日之意，所要求的只是最低限度的自存而已。辛亥以前，引日本為革命同志，而自甘遺忘甲午之恥。此種好感為二十一條的狂瀾所散，為九一八的巨潮所蕩，然而最近國際貿易，仍以對日為第一足見吾國始終不忘同文同種之誼。這一點希望日本能認識清楚。

現在，要與日本造成對等交涉的地位，才能講到親善提攜，才能清算過去懸案，才能求一東亞和平的前途。而造成對等地位，首先得證明我國為一現代的獨立完整的國家。則綏遠剿匪，實為最先的最急迫的證明。

四五年來，國家幾迫於土崩魚爛。現在以全民族的向心力，完成進一步的統一，而綏察土匪，恰於此時機大舉發動，不僅要阻礙此統一之進行，實在是要根本推翻此統一。我國外患最烈的無過晉宋。劉淵起於平陽，金人出兵山西，於是懷愍徽欽被擄，安祿山叛於范陽，而唐室弱，李自成一入晉境而莊烈縊。綏晉實在是我國的咽喉。假如我們連這一塊土地都不能守，則求為東晉南宋都不可得了，更如何談到對日交涉。

我是一個研究藝術的，半生精力，都耗於此。條約性質，折衝的方法，當然不甚明瞭。但知中日交涉，有一原則而已。藝術的最後目標，在求全人類進於至善。則不獨主張對日親善，亦主張對任何民族親善。但親善應以自衛為前提。而猛勇精進，立大無畏主義，則為藝術的根本精神。則以為對日交涉亦應以大無畏求將來的和平而已。

二二 預測中日交涉的前途如何 吳昆吾

此次中日交涉內容，政府概未發表，吾人僅就中外報章所述，（東隣西瓜，當然未窺全豹，）綜為數端如左：

- （一）日本所要求者為：
 - （一）擴大華北緩衝區域；
 - （二）共同防共；
 - （三）中日航空；
 - （四）低減關稅；
 - （五）修改排日教科書。
- （二）中國所提出者為：
- （一）取消上海及塘沽兩協定及九一八以來被脅訂立之文字；
 - （二）取消冀東偽組織；
 - （三）取締走私；
 - （四）華北日軍及飛機不得任意行動及到處飛行；

(五) 綏東剿匪問題。

此次交涉之起，日方藉端於蓉案及北海案，此種私人損及外僑之事，為國際間所恆有，依國際慣例，政府除懲凶撫卹道歉保證而外，並無他種責任之可言，當時兩廣異動，尙未完全消滅，尤以桂省軍事動作，尙在積極進行之中，美國國務卿白雅德（Bayard）氏於一八八八年曾曰：「離去內戰區域，乃外僑之責任，否則甘冒危險，所受損失，乃咎由自取，」云云。當時北海實在內戰區域之中，揆以上述之例，我方對於北海事件，縱持不理態度，亦不為過，況調查緝兇等事，我方正盡力為之，即與蓉案同樣解決，我方亦可商量，我方所持態度，在國際慣例上，毫無可訾議之處。

乃日方雖藉端於蓉案及北海案，而要求內容，完全與此二案毫不相涉，交涉標題，舍二案不提，而曰「調整中日關係」，夫既曰「調整中日關係」，則中日關係之惡化，日方豈不知其起因？我方即立時要求取消偽滿交還東北四省，亦不為過，今我方要求之五端，實具有一「調整中日關係」之誠意，而日方又不予同意。據報章所載，川越大使與張外長七次晤談，均側重（一）擴大華北緩衝區域，及（二）共同防共二端，此種侵我主權，蹙我疆土，干涉我內政之要求，而謂為「調整中日關係」，此種罵題文章，惟日方能為之，吾人試一翻外交史，實難得類似之事例也。

自九一八以來，日本軍部既以強力造成事實，日本外交官又欲以「造成之事實」迫我承認，今日更進一步，取「一而侵略一面交涉」

之政策，夫既欲以強力造成事實，則有何交涉之可言？日方若欲交涉得圓滿之結果，除停止侵略（指張使及暗助匪徒侵我綏遠而言）停止種種非常舉動（如走私及日軍任意行動，飛機任意飛行之類）修改要求外，別無其他途徑之可循，否則交涉停頓，或交涉破裂，彼方既純恃武力，我豈能不謀對待？縱東亞和平之不保，亦屬責有攸歸，總之，交涉前途之如何？解鈴繫鈴，在日方而不在我方，如能得圓滿之結果，豈非中日兩國之至幸，惟觀察彼方態度，似尙無悔禍之誠心，則交涉破裂，或交涉無期停頓，似均在預測之中矣。

一四 中日問題

方秋葦

近來，中國的雜誌報紙，與日本一樣，不斷地討論「中日關係之調整」，且有提出「中日關係」之辦法者。不僅民間討論，並且中日兩國外交當局確已進行着調整邦交的談判。綜合幾月來談判的結果，所謂「中日關係之調整，如「懸案之解決」，「中日親善」之成立，站在中國之立場而言，則必須要中國有最大之犧牲，最大之讓步，始可獲得彼此邦交之調整，正常地打開這個僵局！

於是我們使明白：（一）所謂「中日關係之調整，是中國調整日本，而非彼此間的調整；（二）要達到調整，必須解決中日懸案——大者如東北問題，小者如「梨皮事件」，不知有多少？要中國作最大之犧牲，最大之讓步；（三）必要有此最大之犧牲，最大讓步的結果，才能打破歷年

中日外交的僵局。誠然，誠然！兩國邦交之調整，我們是求之不得的，尤其是中日邦交之調整，可以消弭中國之憂患，更是求之不得的！但問題在彼不在此：調整固必要，但基於調整而來的讓步與犧牲，不啻斷傷中國國力，結果必遭不可超拔之淪亡！齒相如之完璧歸趙，其得力處，在「頭與璧俱碎」！今日中國與日本談邦交之調整，頭碎尚不能完璧，可謂為歷史上未曾有之重大犧牲。須知道：兩國邦交之調整，按照歷史之事實言，乃為一種平衡偶力之發展，即水要使其平，物要使其均。就中日兩國情形而言，中國要使國力強盛或恢復等於日本（但并不與日本抗衡），或者日本因種種原因使國力去等於中國（但決非日本要衰落被中國征服。）能如此，兩國始能說道義，講提攜，談和平，倡王道！反之，與其調整，毋寧不調整！

我始終承認物理學上之原則：若要水之就下，必使水能平流；若水力之就易，必要使力平均。因而我認為中日親善，在中日兩國國力未相等以前，是不能夠的，因為一方面是侵略者，朝秦暮楚以「解決懸案」鬧個不休，節節侵略；一方面是被侵略者，應付侵略者的威脅與壓迫，忙無及暇，節節退讓。恕我唐突說一句，現在中國够不上談調整，事實上，也不要如此調整！

但，不調整的結果，懸案又作如何解決呢？中國對日本又應該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呢？而日本向中國提出要求，中國又應持什麼態度呢！關於這幾點，我的意見是：

第一，中日懸案之解決，祇有一場血戰來決定。
第二，中國在國力未完全充實之前，能够避免戰爭，無妨把戰爭時間延長。但在外交上的應持的態度，是不卑不抗，不屈不撓。
第三，如果要同日本作形式上之妥協，訂立什麼協定，則不必要。因其結果是自己束縛了自己。

第四，中國不是孤立的國家，中國的問題是世界問題之一環。中國現在所倡行的「自主更生」，是外交語的修辭，或民族復興的目標，是可以的，如果外交政策也採用「自主更生」，中國則將陷於孤立。所以中國爲了適應時代的逆流，應該與英美法蘇民主主義國家聯成一氣，并且要努力於東亞集團安全之樹立，以防禦侵略者集團的棒喝！

一五 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 王濟遠

夫婦同居，貌合神離，必致解婚。

朋友相處，口是心非，必生惡感。

試推其原，皆爲無誠意所致。

以言國交，莫不如是，中日親善的口號，喊得不算不熱鬧，而北地的把戲，也愈弄愈顯明，自己造成許多障礙，還得自己解除，否則，就同一樣。無誠意的親善，處處都是障礙，也處處都是罪惡，一切的障礙，是自己造成，一切的罪惡，也應當由自己承受。軍器足以殺人，同時亦足以自殺，能悟自殺政策之非計，改而爲自

救政策，則中日親善可立見，也無所謂「障礙」了。

一六 中日問題

薛典曾

(一)過去的懸案，可分爲三類：一是事過情遷，可不必即速解決的；二是在現在情勢之下，還不能夠解決的；三是足以引起將來糾紛，而有解決之可能性的。我們應該將第三種提出來，或是直接談判，或是付諸國際仲裁。其他則待局勢轉勢，再行着手。

(二)一個國家應該對於其他任何國家都保持友好的關係。中日爲比鄰之國，又屬同文同種，自然更有提攜之必要。日本是工業國家，中國是一大市場，故就經濟立場，日本對於提攜較中國尤爲重要。此種提攜，在目前爲不可能。

(三)中日親善的障礙，在過去爲中國政令之不統一，致易啓強鄰野心家覬覦之心。在今日則爲日本政令之不統一，使政府不能控制陸軍省，陸軍省不能控制關東軍，而關東軍長官又不能控制部下，以致步伐凌亂，整個交涉，無從着手。

(四)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必須日本放棄侵略中國的

政策。

(五)中國對日外交政策，其最大目標，即在可能範圍之內用和平方式解決中日糾紛。因爲如果發生戰事，兩國勢必同受其害。此層日本明達之士，多能明瞭。我們還須耐心的期待及促進其他日人的覺悟，這

既不是緩兵之計，也不是分化政策，因爲中日問題，如果能圓滿解決，不僅是中日兩國的幸事，也是世界的幸事。

(六)中日交涉的前途，須視兩國內政的推進情形而定。如其中國內政安定，國勢日趨鞏固，而日本政府也有統一之意志，則交涉前途，自可樂觀，反之，則極爲黯淡。

(七)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取什麼態度，當然視該項要求之性質而定。如該項要求，係明顯侵害中國主權，當然無討論之餘地；如果本諸平等互助原則，或是合乎國際常軌，自不妨從長計議。

(八)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其在事實上表現的，則有英國在新加坡軍港之完成，美國海軍之擴張，蘇俄在西伯利亞之軍備。此種情形，足以使日本少壯派多所顧忌，即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多少有點助力。

一七 中日問題

張天澤

對於東方雜誌社囑答的八個問題，鄙人的意見如左：

一、怎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這得看日方能否覺悟，能否放棄侵略政策。我以爲在日方覺悟以前，談不到如何清算中日間的懸案。

二、中日有提攜的必要和可能嗎？中日因爲地理上的接近，經濟上和文化上的密切關係，爲兩國的利益起見自然有合作的必要。但是要在平等互惠互相尊重主權的條件之下合作。

三、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在乎日本不能放棄侵略政策，不能尊重我們的領土合主權。

四、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如何？最重要的是日本放棄從來的政策，尊重我們的領土合主權。

五、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對日外交政策？應該堅持不喪失領土合主權的原則。並且在可能範圍內與那些在亞洲的利益同受

日本侵略政策威脅的友邦密切合作。

六、預測中日交涉的前途如何？不容樂觀，因為日方決不易放棄侵略政策。

七、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取什麼態度？有損領土主權的或是帶有這種危險性的要求都要斷然拒絕。同時當局也應當盡量

把中日逐次談判的內容公佈，以堅國民對於政府的信仰。日方自己知道要求的無理，怕中國民衆和世界輿論的反對，自然主

張祕密談判（這可見日本執政者合軍人的短視。他們以爲我國政府若受了壓迫而承認他們的要求，就算達到了目的。其實

政府若接受了違背民意的要求，政府已不能自保，那裏還有力

量去履行條件呢？）而我們的政府在拒絕這些要求的時候正需要民衆合世界輿論的援助，所以應當把日方的要求合談判公佈。

八、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有何關係？這

三個國家的具體的遠東政策是什麼，很難說。但是可斷言的是它們的行動都是以自身的利害爲依歸，公理正義等都只是它們的烟幕彈。雖然如此，它們如果爲保障自己在遠東的利益而合作，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多半會生良好的影響。但是這三國彼此間利害不同的地方不少，利害衝突之處更多。就是它們果能合作，合作的範圍固成問題，合作的持久性也是靠不住的。況且英蘇二國都因後防關係不能以全力應付遠東的事變。一旦歐洲的局勢愈趨嚴重，它們就更難兼顧遠東了。

所以我們想叫中日的談判產生較能滿意的結果，最重要的是用全力去充實國防。國防十分充實以後，中日間的重要懸案也才能有清算的希望。不然，連我們民族的生命都隨時有被清算的危險，還能夠清算懸案嗎？

自然在充實國防的時候我們也要在不喪失領土合主權的條件之下與英美蘇等國密切連絡合作。因爲它們有我們所極需要的國防武器合經濟建設的材料技術。而它們的態度和舉動，強橫的日本軍閥也有點顧忌。

一八 中日問題的我見

谷正綱

中日問題，現在已經演變到了最嚴重的關頭。自日本提出所謂「華北特殊化」及「共同防共」等無理的要求以後，我們對於所謂

「調整中日邦交的談判，」就不能不表示萬分的失望！尤其是最近綏遠之被侵，更使我們感覺到中日問題，恐非訴諸戰爭，殆無解決之可能。解決中日問題的途徑，不外政治與戰爭兩途，中國固願循着外交的正軌，使中日過去各種懸案，能得一個合理的解決。不過，這種的願望，恐中國是無由達到的。在用了外交方法而不能解決的時候，中國爲爭自身的生存，當不惜背城借一。果中日不幸而出之一戰，對於中國固屬不幸，對於日本也不見得是有利的。故中日兩國的關係，現是立於歧路上的。爲禍爲福，乃在居於主動地位之日本的自擇。

中日兩國的前途，既是如此的險惡，故中日具有遠大目光的人們，乃有中日提攜的倡議。這種的倡議，是否必要和可能呢？當民國十三年孫中山先生北上過日的時候，在神戶各團體的歡迎會上，曾這樣的說過：「照中國同日本的關係說；無論講到那一方面，兩國國民都應該攜手，協力進行，共謀兩國前途的發展。」看了這一段話，則知具有遠大目光的政治家，無不深切了解中日提攜之必要。中國和日本，無論在文化、種族、地理以及經濟的各方面，均有不可分離的關係，苟能攜手協進，不僅可以共謀兩國前途之發展，且可爲東亞和世界的和平，樹立一個偉大的基礎。惟惜自「一九一八」以後，日本對中國無限制的侵略，乃使中日兩國的關係，適走於相反的方向。這種錯誤的責任，是應由日本獨負的。今後中日兩國，能否改變其過去錯誤的方向，其關鍵乃全在日本。換言之，即今後中日邦交能否調整？須視日本能否改變其侵華政策以爲

斷。侵華政策之根源，乃爲日本所謂的一大陸政策，」如日本不放棄大陸政策，而其侵華政策，是絕無改變之可能。如此，則進行所謂調整中日邦交的談判，亦不過是一種施行侵華政策的手段。這種談判進行的目的，不過在使日本軍人在華所造的既成事實，由外交的方式來求法律的保障；這種談判進行的結果，亦不過是使中日兩國的國民，深結不解的仇恨而已。

假如日本真能放大目光，誠意的調整中日邦交，使中日共同走上提攜之途徑，則中日兩國的談判，必須處於平等的地位，而以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爲基礎，其先決的條件，必爲：（一）停止日本現在華北一切侵略的行動；（二）放棄一切侵略中國既成的事實及非法的權利。這兩種的先決條件，可說是中國最低的要求。然以現勢而論，我們要想日本接受這種的要求，恐怕是與虎謀皮罷。

中國現正努力於復興運動，對內是「自力更生」，對外是「共存共榮」。中國除謀自身的生存外，別無其他的要求，倘日本欲阻礙中國的生存，中國惟有死裏以求生。這是中國的根本立場，同時，也是中國對日外交政策應取的方針。

現在中日的談判，已入於若斷若續的狀態，這種的結果，早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日本一方派大使在南京舉行調整邦交的談判，一方又在華北積極進行破壞邦交的行動，這樣矛盾的事實，怎樣會使談判有結果呢？故在日本未改變政策以前，這種的談判，還能繼續嗎？其談判前途

之如何，尙待我們來推論嗎？

一九 中日問題

張樑任

中日爲亞洲的二大國家，同文同種，故二國之親善與交惡，不特關係亞洲，且影響於全世界者甚鉅；所以中日有提攜之必要，毫無疑義。要達到真正的親善，我們不能認爲沒有可能性，目前之所以還沒有達到這個目的，乃因障礙尙未除去之緣故。日本不在平等待遇上，不在保證中國領土完整上與中國親善，這是障礙之所在。過去中日懸案之未能解決，其原因亦即在此。故將來中日的親善，亦必以此爲先決條件。

將來中國的對日外交政策，即在不損國土不損權利原則下，與日本謀親善，進而求世界和平。在日本不放棄其傳統觀念以前，中日交涉的前途是慘淡的。日本對中國的要求，如屬合理而不損中國利益的，中國自應加以考慮，否則中國爲自存計，決不予以接受。若日本進一步強迫中國接受，必激起中國的一致反抗，到那時中國爲生存而寧爲玉碎，但是日本恐亦得不償失呢！

當然遠東的情勢，英、美、蘇等國，加以深切注意。蘇俄毗連中日二國，而因對日的不睦，目前恐不甚希望中日達親善妥協之地步。美國以中國領土完整及門戶開放爲原則，希望中國的市場，不爲任何一國所獨佔。至於英國對華中、華南的經濟關係，至爲密切，更不願於其勢力範圍

內有人染指；華北如何變化，英國不甚關心。英國未始不願與日本分割經濟勢力範圍，陷中國於萬劫不復之地，但因日本之欲佔整個的中國，英國鑒於華中、華南經濟勢力之被威脅，不得不美其名來「助」中國了。

中國未始不願與日本親善，但須日本改變其以往的觀念。我們不能哀求日本改變其觀念，我們須憑自強（包括軍力財力等）來使日本改變其觀念。我們更不應聯某一國來制某一國，因爲我們不信天下有這麼一個無條件來助我們的國家。在目前帝國主義戰線尙未造成來壓迫我國的時候，正是我們崛起擺脫一切桎梏的機會。到了中國強大之後，——倘使日本在這個時候以前並不放棄其一切以往錯誤的成見——那時我們才能談中日親善。

二〇 中日問題的我見

秦潤卿

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唇齒相依，欲求共存共榮，大家實有攜手的必要。固然，就眼前的情勢而論，離開提攜的程度很遠；但是只要日本真有與我提攜的決心，隨時隨地，都可促其實現。試看五卅事件發生之後，中英關係，一時惡劣到極點；後來英人覺悟了過去的錯誤，態度大大地改善，並將漢口鎮江等處的租借地，絡續交還，因此中英關係，逐漸好轉。今日中英間友誼的增進，當非五卅前後所能想像得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大抵供給鄰邦做借鏡。中國是一個愛好和平的國家，所謂「不念舊

惡，」和「忠恕待人，」乃是中國數千年來傳統的道德觀念。明乎此，可知眼前中日親善的障礙，在彼而不在我。自從「一九一八」「一二八」以來，日本在我領土以內的行動怎樣，昭昭在人耳目。簡括地說，日本在這幾年中，無時無地不露着猙獰面目，拒人於千里之外。以如此情形而高談親善，真是從何說起。旅華日本紗廠業巨頭船津氏說得好：「以鐵砲軍艦的力量，圖現中日親善，是無理的！」確是至理名言。

如果日本真有調整中日國交的誠意與決心，應當接受我外交當局在迭次會談中的宣示，對於尊重我領土與主權的完整，速予以事實上的表現。這是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也即是我方所期望的最低限度，而在日本是極容易履行的。然後雙方互以坦白誠摯的態度，逐一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最好組織若干小組委員會，由二國專家擔任委員，就懸案的性質，歸納做幾組，大家平心靜氣，細細討論，以期分頭覓得解決的途徑。

自然，在中日談判裏，日方不能不對我有所要求。我們應當於平等互惠之原則下，向之剴切說明我方立場。凡關於損害我領土主權完整的條件，自應加以拒絕；其他如經濟開發等要求，只求合於平等互惠的原則，自不妨從長計議。日本國會議員風見章氏也說：「中日關係，應該在正確的根本上認識之下，可以調整的，應該調整；可以妥協的，應該妥協。」●我們不妨再來引伸一句：就是「凡一個獨立國家所萬不能忍受的，也不必強人所難。」

最近日本與德意相繼成立協定，在國際地位上已增加聲勢不少；反之英美俄的遠東政策，也正極其鉤心鬪角的能事。未來中日外交的變化萬端，自在意中。不過我們若始終抱定自力更生的主張，握住維護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本着不屈不撓的精神，與之周旋，以全國民衆的力量，爲之後盾，則必不難打破當前的種種難關。預想中日談判前途，雖有不少風波，而結果或不致令我們過分失望吧！

① 見本年十一月份日本「中央公論」雜誌上海日僑座談會。

② 見本年十一月份日本「文藝春秋」各界名士座談會。

二二 中日問題

孫本文

近年以來，中日兩國間發生嚴重的裂痕，已無親善之可言。其根本原因，在於日本以不平等態度待我；前既侵略我東北四省，猶未歸還，近又提出種種無理要求，實令我國不能再予忍受。所以中日親善的先決條件，即在日本立予歸還我東北四省，取消偽國，根本改變其對華政策。如果日本不能根本改變其對華政策，我國對於日本所提任何要求，皆應嚴予拒絕，不可絲毫讓步，並應更進一步，要求日本立予歸還我東北四省主權，取消滿洲偽國，及冀東偽組織。不然，中日交涉，必無結果。總之，欲清算過去中日各種懸案，不出二途：

其一，中日兩國以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完整爲根基，雙方開

誠解決各種懸案。

其二、如果不能如此，那末，中國爲整個民族生存與獨立計，不能與日本討論任何不平等條件；即使雙方決裂，而至於最大犧牲，亦所不恤。

至於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原有極大關係。我國應密切注視該國等的外交方針，遵照孫總理遺囑，聯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奮鬥，同時，我全國人民應在政府領袖領導之下，沉着應付，不可有何輕舉妄動，致予政府以困難。

二二二 中日問題

劉大鈞

中日問題可從好幾個方面加以研究，但爲篇幅所限，現在只論中日經濟的關係。近年帝國主義爭奪最烈的目標是資源，而日本垂涎我國，也注重於資源方面。日本本國甚少煤鐵，九一八奪取了我東北四省，已得到不少鑛藏，然我國儲煤最富的省份卻是山西與陝西，故他要攫取華北的計劃還着重在陝晉等省，河北不過是入陝晉的要路而已——雖然開灤的煤與龍煙的鐵也有爭奪的價值。進攻綏遠與建築滄石鐵路都有這個用意，而前此佔據察北更因該處爲我國主要鐵鑛區域——東北四省除外。

此外黃河流域的棉花可供日本棉紡織業的原料，日人也看做他的生命線。日本輸出向以生絲爲最主要。嗣後感覺此物是奢侈品，他的

需要彈性太大，故近年改變方向，竭力推銷棉織品，其輸出量已增加數倍，而蠶絲輸出則與前相同。既然注重棉紡織業，自必攫取我國產棉區域，同時打倒我國的同業。我國各紡紗廠如果失敗，則日本紗廠可以一面操縱棉的需要，一面操縱紗的供給，而致我國棉農與小棉織廠的死亡。

日本的目標與經濟政策既然如此，所謂「妥協」「親善」與「提攜」的條件，怎麼有平等互惠的可能？我國對日外交政策，除政府現在所採用者之外，恐亦另無他法。如欲另闢途徑，必須日本先改變他的經濟政策而後可。

今年一月至十月，日本已在我國國際貿易中佔第一位。這尙是根據海關統計，而走私的貨品還未計及。如果日本的目標只在推廣本國貨物的市場，那麼今年的成績已很可滿意了。但惜日本不能以此爲足，要進一步統制我國的資源，故「親善」與「提攜」的條件無從談起。我國爲應付此種情勢，除外交政策外，還要從速自行開發其資源，振興工業——尤其是重工業與棉紡織業——以抵禦日本的經濟侵略。這是與抵抗察綏的軍事侵略同一重要的。

二二三 中日有提攜的必要和可能嗎？

高秉坊

對於這個問題，我的答復是肯定的，中日有相互提攜的必要和可

能。

本來人類相處，和平的時候多，衝突的時候少，衝突以後，若一方不能完全消滅對方，還得要和平相處下去。歷史上無窮盡的事例，很明顯地擺在我們的面前，誰也不能顛倒一絲一毫。

個人間和民族間的情形，完全是一樣的，只要你肯尊重他人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人格，和尊重你自己一樣，則彼此之間，雖不免仍有偶然的衝突，但在一瞬之間就可以渙然冰釋的。所以我們的行政院長蔣先生發表他對日的態度，就說我們在外交上的基本信念，只有平等道義幾個字。真的，只是這幾個字，確可以掃蕩全世界一切不安的陰霾，以中日這樣種族文化經濟地理等特別接近的兩大民族，更不應該在平等道義以外發生任何變態的現象。由這點來認定中日的提攜，有誰說是不可可能？

我們 總理所提倡的大亞細亞主義，每一個對國際政治有認識的中國人或日本人，莫不確信這是解放亞洲安定世界唯一無二的真理。我們翻開地圖一看，亞洲十二萬萬人口，除去一二千萬俄國人（這一二千萬俄國人中已有不少蒙古種的混血）外，其餘全是有色人種，在這十二萬萬有色人種裏面，至少有五萬萬或六萬萬以上，完全被白種人以不合平等道義的方法，給鎖壓住和奴隸牛馬一樣喘息地生活着。其餘已經爭回了自由平等的，第一自然是日本，其次就要算土耳其，最近在苦鬥中將近達到目的的就是中國，繼之而起的還有印度、

菲律賓、阿富汗、波斯、暹羅、爪哇、伊拉克等等。這一個偉大的解放鬥爭，必須要整個亞洲民族一致團結互助，才能迅速地獲得勝利，至少亞洲各民族間要能相互保證彼此的自力更生。我們不妨將眼光放長放大來試一回想，在國際政治舞臺上，雖然是比肩而立的獨立強國，但有色人種國家始終是被人漠視懷疑的；在普通交際社會中，雖然是一樣的禮貌君子，而有色人種常是被人鄙夷輕視的。這一種足供回憶的資料，我想日本人所有的總不會比中國人還缺少吧！由這點來認定中日的提攜，又有誰說是不必要？

破壞中日提攜，致亞洲民族的解放為之遲緩的，是日本人中最淺見最狹隘而又缺乏國際知識的軍閥或依附軍閥以希圖祿位的少數政客浪人之流所促成。於是中日成了對峙的局面。提攜是談不到了，除非日本政治的玩弄者能將眼光放射到亞洲以外的世界上去而放棄那些外交上可笑的口頭禪及反常的行動，否則就要等待歷史事例的重演，要他們將日本民族帶到可怕的燬滅的路上回過頭來。我並未存心用任何氣憤的言詞來掩護我們那些漢奸無恥的蠕動，但千思萬想的結果，離去了平等道義，怎樣會求得所謂『共存共榮』？一個完好統一的國家，你要故意使之分裂，還要說是『自治』，『這那裏合乎道義！』這匪將近完全消滅，你要帶兵到他人領土以內來要求『共同防共』，這又那裏談得上平等！田中義一要想征服世界，自然要先佔領中國，但日本外務部一面向世界宣言說對中國並無領土的野心，軍部一而又將

軍隊不斷的開到東三省，到平津又進而再西去了，不知這是一種甚麼道義？甚麼提攜？然而我確信日本是征服不了中國的，同時，中國也必為爭取生存而抗戰到底。在這一個狂潮激蕩的時期，中國自然要受很重大的損失，但它因此換得一個民族復興的新生命，每個有識見的日本人都總感覺到炸彈槍炮可以摧毀我們的一切物質建設，但同時也震醒了我們沉醉軟弱的國魂，我們要獨立平等，無論用甚麼代價，早遲都要得着的。日本怎樣呢？這要讓日本人自己來估定了。

中日仍舊要和平提攜的，但從現在起至少要停頓十年。

二四 中日親善的障礙

樊仲雲

中日兩國共存共榮，我們常聽到日本方面是這樣的宣傳，可是表面話雖如此，而日本所有實際的行動，却始終與此相反。

日本自己知道要排斥歐美的勢力於亞洲，而實現所謂大亞細亞主義，他的力量是決不足負此重任，必須有待於中國之協力。然而這協力的行動，須聽命於日本，受日本的指揮。換句話，中國不能有獨立自由的意志，中國的一切須由日本來支配。於是凡中國的統一運動以及民族工業的發展，日本都視為是敵對的行爲。推日本之意，中國最好能分裂成許多單位，如什麼『滿洲國』、『大元帝國』以及『華北特殊區域』之類，俾得便於操縱，而中國的一切產業發展，則須由日本的需要來決定，日本需要棉花，中國可以成爲棉花產地，日本需要羊毛，中國乃

可發展畜牧業，日本需要鋼鐵，那末如漢冶萍公司樣就須由日本來支配。總之，有日本，無中國而已。這是日本所謂『共存共榮』之真義。

就在這樣的情勢下，日本希望中國能與之表示親善。孟子曰：『一簞食，一豆羹，得之則生，弗得則死，噍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也。』況日本的行爲又是一步步直逼我趨於死亡者乎？爲了推銷貨品而對顧客舉着手槍，天下竟有此事，有之，自我們的『友邦』人士始！

對於『友邦』的用意與行爲，我們真是不敢想像，不敢領教。我們不知他到底要把中國怎麼樣！

既然以爲暴力就是正義，則又何必有什麼『親善』、『提攜』這一套空談乎？老實的說，在這時候，而高談什麼親善，什麼提攜，只令人覺得滑稽可笑，不令人皮膚起粟罷了。

總而言之，日本如真有意於中日兩國之親善提攜共存共榮，則曷反其道而行之。孔子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難道日本是願意人家這樣對他的嗎？故我以為中日親善的障礙無他，便是日本目前的一切行動。日本若不放棄這種行動，竊恐親善未得，結果反成爲永久不解之仇。友邦不乏明眼人，當亦知此理。自九一八事變以來，日本的國際關係日趨險惡，國家預算年年增加，今則多至三十億元以上，民生困苦，財政赤字，果何所爲而如此乎？須知今日的中國，既非昔日恫嚇誑騙之手段所能欺，也非口蜜腹劍的親善言辭所能愚了。

一五 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 千家駒

我是一個主張積極救亡的人，所以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態度是很明顯的。首先我認爲要真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除非日本能放棄他那一貫的侵略政策，但要日本自動的放棄他的侵略政策，這無疑的是一種爲歷史事實所不能容許的幻想。所以我們所能採取的唯一可能的道路，就祇有由我國自動來爆發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即以牙還牙，以血還血，以抗戰爭取中華民族的生存權利，這是清算過去中日懸案，也是調整中日今後國交唯一可能的辦法。祇有經過這種血的清算以後，中日站在真正平等互惠的立場，才有提攜的必要與可能。平等與相互尊重對方的生存權利是中日妥協乃至親善之先決的條件，但這種平等與民族生存權之獲得，決不是由外交方式所能保證的。中日交涉，我認爲如果日本不能在事實上（不是口頭上）尊重中國領土主權之完整，不能在事實上承認中國民族之生存權以前，一切的交涉與談判都是白費唇舌的，其所能期望的唯一結果，怕祇有是中國主權之或多或少的喪失而已。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無論全部或局部的答應，都祇有使中國愈益陷於萬劫不復之境，即使中國變成了日本的朝鮮第二。我們要不做朝鮮第二，決不能訴之於外交，而必須訴之於抗戰，這是九一八以後五年來血的經驗所教訓我們的真理與事實。在抗戰中，我們雖不能對列強抱倚賴心，但我們無疑的要利用他們對日本的

矛盾，接受國際對我的一切援助，特別是對於維持世界和平的臺柱蘇聯與法國，應維持最友誼的態度。在必要時我國應公開的加入法蘇協定，以避免孤立與取得國際的合作。日本可以締結德日同盟及日義協定，中國爲什麼不能加入法蘇協定呢！『割肉以飼虎狼』固是一條死路，因循敷衍，而無整個國策何嘗不是死路呢！

二六 中日問題

王祖廉

中日問題，經緯萬端，外交當局，每視之爲畏途。年來政府鑒於中日形勢日趨險惡，不能再事因循，乃起而謀應付之道：一面積極作軍事之準備，一面明白表示政府之態度。日本政府，默察我國之動態，深滋憂慮，乃借成都事件，提出與成案無關之基本要求數項，一面由外交折衝，一面調兵遣艦，從事威脅，以期一鼓成功。不料中國忽變更其傳統的懦弱政策，不受恫嚇，反要求日本尊重中國主權，改善其措施。三月以來，談判頻遭頓挫。近日綏遠青島事件迭出，此不絕如縷之交涉，更感進行困難。中日問題，雖至複雜，然而從根本上看來，亦甚單純。要言之，日本欲實現其野心耳。今欲解決此問題，不出二端：（一）從今日起，絕對不能再作不抵抗之怯讓；過去的懸案，無論其性質若何，應絕對在領土主權完整原則下，依照國際慣例，分別解決之。（二）仍繼續退讓政策，處處求日本之望。由目前情勢之演變觀察，第二途徑，已絕對的不可能，是解決中日問題，舍第一辦法外，別無途徑可尋。

或謂此種辦法，不啻直接使兩國國交破裂；中國宜用較和平方法，使日本有轉圜餘地。似可努力於兩國之親善，再於親善基礎上求調整國交。殊不知親善決非能由高壓的奪取虛偽的手段，可以講求。今也人方視我為魚肉，日思宰割，以饜其私慾，根本上已談不到親善，我雖欲求親善，又安可得。

中日國交之調整，無論方式為何，其關鍵操在日人之手。日本若仍欲本其傳統政策，一聽軍閥之支配，盲然不顧中國政府維護主權之最低願望，雙方雖繼續努力折衝，前途必甚暗淡。甚至國交不能調整，反有斷絕之虞。萬一不幸事件發生，日本未必無害。反之，日本苟能充分認識中國合理之要求，毅然改變其態度，還我主權，則日本之偉大，必能予我民族極深刻之印象。日本所借口之原料問題，商場問題，人口問題，均可博得我國最大之同情，迎刃而解。兩國親善，東亞和平，均可因之實現。

照現在的情勢觀察，欲求日本覺悟，似尚過早。中日交涉最大的希望，恐不過一二局部案件的解決；至根本的調整國交，恐須俟我國能以實力恢復疆土與主權。鑒諸目前國防之準備周密，軍人之決心衛土，全國之一致對外，人民之慷慨輸難，欲以實力收復國土主權，亦可謂僅時間問題。政府必須計擬採取此惟一有效途徑，求自力更生，切不可妄冀他人之援助。蓋列強在歐亞之動態，無非為維持其既得之利益或張大其勢力，並無仇此親彼意味；中日關係，一時容因之稍生曲折，但不能認為有重大影響也。

二七 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 杜佐周

為維持東亞的和平計，中日的懸案必須從速解決。其最合理的辦法，當根據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完整的原則，而由兩國的外交當局去負責處理一切。可是日本能否有此誠意，誠是一個很大的疑問。事實告訴我們：日本之大亞細亞主義的迷夢，是不易打破的。否則，「一九一八」、「一二八」和以後結連不斷的事件，也根本不至於發生了。與具有野心的國家去清算舊帳，我們除自己積極準備力量，採用「以齒報齒」的辦法外，尚有其他良策麼？

原來中國與日本可說是同種同文的國家，彼此位居東亞，誠有互相提攜的必要；只要日本能夠放大眼光，自有實現這種提攜的可能。但最不幸的，就是這種可能性已被日本的野心所毀滅了。今欲謀兩國妥協與親善，必須先由日本放下屠刀，痛改往昔的主張；而其最正當的辦法，要自東北問題說起，務使中國領土的完整得以早日恢復才好。他若設法消滅妨礙察內蒙行政完整的障礙等，尤當迅速實行。倘或日本不此之圖，仍憑威脅而強求妥協與親善，則直如「緣木而求魚」其結果，徒增中國人民的反感與憤恨而已。

話雖如此說，但我們希望日本能夠放下屠刀，痛改往昔的主張，恐是等於做夢的。我預測中日的交涉，若欲循憑正當的途徑，去作合理的解決，必無甚大的希望。我們不應徒事因循，貽誤國事了。我們唯一的出

路，只有積極準備自己的力量，埋頭苦幹，去謀抗拒損害我領土主權的一般勢力。自助者，人恆助之。否則，任何英、美、蘇、聯的遠東政策，亦與我國無補益的。

二八 中日有提攜之必要和可能嗎

容庚

我不知道人類何以一定要跑上毀滅之一途？就中日來說，同種同文而相鄰，實有提攜之必要。然而古時的君子國現在有點不大君子，硬說自己的生命線在人家國土上，把中國的東北四省佔領了去。在中國方面，無論主張安內攘外也好，主張民族統一戰線也好，誰也不敢說放棄東北四省的話。在日本方面，在東北四省則採取統制政策，愚民政策；在中國本部則採取卵翼偽組織政策，走私政策，毒化政策，凡可以損人而自利者，無所不用其極。在中國方面但覺得人家「既取我子，復毀我室。」在日本方面還以為「爲虺弗摧，爲蛇奈何。」那麼中日親善的障礙是東北四省的被佔，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是歸還東北四省。預測中日交涉的前途只有暗淡，清算中日過去的懸案只有戰爭。

假使在六百七十年前，日本何嘗不可以像元之滅宋；在三百年前何嘗不可以像清之滅明。日本不是怕中國的抵抗而不敢滅中國，乃是受國際的牽掣而不能滅中國。故我們對日本所應取的态度，是寧可讓

他以武力佔領土地，不能讓他以恐嚇而得所求。

現今國際形勢可分兩大壁壘，一是打破現狀之日義德，一是維持現狀之英、法、蘇。吾國政府假使抱救亡圖存，收復失地的決心，斷不容徘徊於兩者之間而不能決。何去何從，是在有爲的政府。總結一句，是中日有提攜之必要而不可能。

二九 中日問題

張德一

中日國境毗鄰，同種同文，彼此立國，各有悠久之歷史，論理原可互相提攜，以謀共存共榮，奈事實上適得其反。我國雖本愛護和平之旨，敦交睦鄰，而日本則恃其有優勢之武備，竟以實現大亞細亞主義爲國策。自九一八事變以來，着着進逼，攘奪吾土地，侵犯我主權，儼以殖民地視我而以戰勝國自居。所謂中日關係，蓋久瀕於不絕如縷。試問在此種情勢之下，尙何親善之可言？惟長此相持，糾紛迭興，亦非了局。於是調整邦交之聲，遂復盛傳。近自川越使華，努力於此項使命，前後達三月之久，可謂宣傳年餘之調整運動，已漸入於成熟時期。但日方之所謂調整，其動機與我迥異。所提出之問題，仍充滿侵略色彩。其甚者，如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換言之，不過欲使華北脫離我國統治及以軍事控制我國耳。而對於我國所提出合理之對案，以及該國軍人之跋扈，則毫無反省之意。故準此以言調整，亦祇徒有其名而已。現雙方談判已告停頓，此後演變至如何地步，尙難預料。惟以我國立場論，第一須他人以獨立國家待

我。解決懸案，必須基於互惠平等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上，方有協商餘地；否則無以立信義無以謀和平也。苟對方對於此項基本原則，尙欠認識，而必欲以不合理之條件強我接受，我當堅持不喪權不辱國之主張，嚴予拒絕。縱以暴力相加，亦惟有以齒還齒，以拳還拳，竭全力以與周旋耳。觀於日方對於調整，固早知其並無誠意，一面雖在南京作外交談判，一面則仍公然在華北作軍事演習，作政治活動，又復縱匪西犯，可知其從事談判，僅妄冀取得法理上之根據，以圖鞏固其非法之地位而已；而對於製造既成事實，則仍實踐其一貫之步驟，隨時在推進之中。吾知日方於談判窮於應付之後，或又轉變方向，憑藉其武力威脅，另謀發展，亦在意中。近復與德意先後成立協定，造成反共陣線，其將採取急進政策，一意孤行，已不難推測。惟我當局，已忍耐至和平最低限度，近日一再發表嚴正聲明，所以昭示吾國應付此後事變之態度者，至詳且盡。是談判破裂之責，已由事實判明，不屬於我。往日所望於日方之覺醒，日方之諒解，今已不容再作此種幻想。所須努力者，集中全民力量，整齊步伐，沉着奮鬥而已耳。試觀百靈廟之一戰，全國爲之振奮，可知爲民族爭生存爭自由之重要矣。

三〇 對於中日問題的我見 歐元懷

中日兩國關係，演進至筆者草本文時（十二月六日），可謂已達幾微階段。察北匪偽軍反攻百靈廟，華北日駐屯軍開重要幹部會議，青

島日海載陸戰隊登陸，擅捕我黨部及政府機關人員並劫去公文函件；東京陸海外三省首腦協商目前及今後對華政策；川越大使之悄然離京；我國駐日大使館參事王芄生之忽忽返國晉京，飛洛謁我最高當局；凡此均足證中日時局之緊張化，岌岌乎有不可終日之勢。

中日國際關係發生問題，不自近數月始，亦不自近數年始。「九一八」瀋變日人之唯一藉口，就是要解決清算中日過去懸案。欲清算懸案而出之以武力強佔他國領土，其結果不問可知。日人所採之政策，不但懸案難以解決，反足以增加兩國國交之惡化。數年以來，中國國力雖一時未能達到收復失地境域，然日人侵我愈急，國人之仇日亦愈深；此爲舉世周知之事實。所以在今日言中日問題，想要調整兩國國交，或解決兩國懸案，其癥結實在於如何祛除中國人民之仇日心理。此種心理如未能消除，一切就無從談起。筆者以爲祛除此種心理之惟一有效方法，全視日本之能否自動交還中國東北四省，恢復冀察原狀及撤退駐屯平津一帶軍隊。此種方法，實可謂爲中日妥協之先決條件。世人均知所謂「中日問題」就是日本壓迫中國之不合理行動。中國既係獨立國家，此種領土主權之受侵害，當然力謀恢復；在公理上日本亦應以其「不義」所得歸還人家。此理甚顯，但日人不此之務，兩年來大放其「中日親善」與「中日經濟提攜」之煙幕彈，期蒙蔽一部份中國人耳目，達其得寸進尺之野心，我想最後日人定遭得不償失。最近綏遠戰事發生，明眼人均知係日本在幕後策動，中國爲保全領土主權計，在綏

戰未結束前，當然言不及續談調整中日關係。況綏遠戰事係在調整中日關係聲中發生，此更足證日人對於中日親善，自始即無誠意。吾人在此地應特別聲明，萬一中日外交一旦決裂，中國實不能負絲毫責任。中國在九月十五日張川越第一次會見時，即堅持保全領土主權立場，此乃獨立國家最基本之外交政策，而非中國有若何分外之要求。失去此種立場，就是「投降」外交，「屈服」外交，一切「親善」「提攜」之美名，均將變爲片面之壓迫。吾人對於日本之要求，並不奢望，只求能在和平狀態下，用「自力」來謀「更生」，來圖「自存」。二十餘年來中國不幸在「內戰」「割據」下盤桓，自兩廣問題解決後，中國已踏上統一復興之過程中，日人如真念中日係同文同種，應互相提攜，互相親善，則對於中國之自力更生運動，當抱絕大之同情與援助。然而事實上今日日本所昭示吾人者，則適得其反，是誠令人痛心者也。筆者始終認中日問題，關鍵在日本而不在中國，日本之政治家與軍部，如有遠見卓識，在張川越第一次會見，即可開誠商談，一切當無不能調整之理。今竟挾有許多成見，致始終意見距離渺遠，東亞百年大禍，殆屬難免，願吾國人急起奮鬪，共撐此艱危之局面。

三二 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對日外交政策？

張知本

日本自一八九五年戰勝了中國，以及一九〇五年戰勝了俄國以

後，牠想稱霸東亞，特別是侵略中國的野心，已是狼吞虎噬的日甚一日了。牠於併吞朝鮮後的不久，接連就是二十一條的苛刻要求之提出，近且明目張膽的佔領了東北四省，割據了冀察綏的大部分，而所謂「共同防共」「華北特殊化」等等令人不堪忍受的亡國條款，復於日前很傲慢的交到了中國，同時，那由日本關東軍發動的日偽蒙匪軍隊，也正在所謂調整中日關係的交涉之下，向中國的綏遠開始了殘惡的攻略。這一類的侵略事實，很顯然的是照着日本前內閣田中義一所手定的大陸政策中的征服中國四個步驟——第一步征服臺灣，第二步征服朝鮮，第三步征服滿蒙，第四步征服中國全部——而一步緊一步的向前邁進的，現在，正是牠要遵循着第四個步驟的時候了。

臨到了這個危急存亡關頭的中國，對於野心勃勃的日本，究竟應該採取怎樣的外交政策？首先便要問中國的全部，是否不願受日人鐵蹄的踐踏？已失的領土，是否真有收復的決心？這兩個問題，我敢說：只要是具有肺腑的中國人，都是要答道一聲「是」的。既然這樣，那我們中國此時對於日本的外交，便應該採取下面所說的三個政策：

(一) 拒絕無理的要求 一國的領土主權及其他政治上經濟上的種種事項，都是絕對不能容許他人加以絲毫干涉的。此次日本所提出的幾個條款，無一不是有損主權或侵及內政的，只有完全予以拒絕，才能够給與牠征服中國的第四個步驟以很大的阻力。要是怕拂人意的而持着半推半就的態度，牠便可大施其慣用的威脅術誘手段，待你

還價到相當程度的時候，而牠所獲得的利益已不小了。因為牠所提的一些要求，純是做的一個無本的買賣，我們就是還價一文，他也可得一文的利益，而我們便要受到一文的損失。所以要想保持中國的權利，對於日本此次的若干無理要求，便非完全拒絕不可。

(二)聯絡有力的與國 自助自救主義，從拒絕他國干涉內政的方面說，當然是很好的，但從未有同盟的與國來協同抵禦他國侵略的方面說，便不免有孤立的危險。現在世界的大勢，顯然已形成了和平與侵略的兩大陣線。日本最近和德國及意國所成立的兩個協定，無疑的是站在侵略陣線的一邊了。且從歷史上看，一九〇二年的英日同盟成立後，日本便於一九〇五年戰敗了俄國，一九〇八年的英日同盟繼續後，日本便於一九一〇年併吞了朝鮮。我國既為日本侵略的對象，則上面兩個協定，當然是和中國有重大關係的，我們此時便應該趕緊在與侵略陣線對立的和平陣線方面，去找有力的與國——英、美、俄、法——來對抗日本。

(三)竭盡全力的抗戰 日本已發動了日偽蒙匪的大部分軍隊，拿飛機大炮及其他新式武裝，向中國繼續的進攻了。牠的目的，原是想實現所謂征服中國全部的第四個步驟的。我們要是退後一步，牠一定是前進一步，要是退後十步，牠一定是前進十步，牠於未達到整個的目的以前，是絕對不會休止的。我們如果不願把中國全部拱手送給於牠，那末，除掉竭盡全力，來和牠作殊死的抗戰外，那是沒有挽救的辦法的。

當然，在實行這個抗戰的政策之際，那前面所說的第二個聯絡與國的政策，自非同時併行不可。

三二 中日問題的管見 韋 愨

在日本帝國主義者繼續不斷地侵略我國的進程中，中日懸案是無法清算的。除非日本根本取消侵略我國的計劃，或者我們奮起抗日，把強佔我國的領土收回，目前實在是談不起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

目前的情形既然是如此，中日的提攜自談不到，而且是不可能的。這不是說，我們不願意與日本提攜。中日為同種同文的國家，如能提攜，自然是很好的一樁事情。左傳隱公六年，五父會對陳侯說過：『親仁善鄰，國之寶也。』這句話很可以做和平外交的根據。美國現任大總統羅斯福氏(Franklin Roosevelt)所講『善鄰政策』(Good neighbor policy)，也是這個意思。可是照目前情形看來，提攜是不可能的，親善也無從說起。這好比強盜們跑進我們的家裏搶東西，我們絕對不會和他們講提攜與親善的話，而請他們再來光顧的道理。所以，在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之下，如果我們談中日提攜或中日親善，就是認賊作父。如果我們希望日本帝國主義者放棄侵略政策，這簡直是與虎謀皮。

過去對日的妥協政策，不獨不能阻止敵人的侵略，反足以鼓勵敵人存得隴望蜀之心。我們讀戰國策，便知道六國不能聯合對付秦國，而分別割地賂秦，是他們滅亡的緣由。南宋為金所亡，也是同樣的緣故。難

道我們忘記了歷史的教訓嗎？我們祇要計算九一八以來所受的損失，和看一看目前敵人所給予我們的種種壓迫，便知道如果妥協下去，不久我們會做高麗第二了。

目前對日外交的關鍵在我們有積極政策，以期轉危爲安。所謂積極政策，就是在和戰兩方面，我們皆應有具體方針，以免完全處在被動地位，任由敵人宰割。我所謂『和』不是屈服。事實已充分證明，『叩頭政策』不啻開門揖盜，結果便是引狼入室。現在敵人的勢力已深入華北，隨時有產生第二傀儡國之可能。我們起初希望這樣或可減除敵人的壓迫。現在我們曉得敵人得寸進尺，華北的危機不但沒有減少，反日趨嚴重。這樣看來，屈服便是自取滅亡，結果當然會做高麗第二。我所謂『和』絕對不是這樣的。

我所謂『和』是中日關係應該完全建立在平等、獨立、與自由的基礎之上。具體地說，日本要退出東北，取消在內蒙、華北及其他我國境內的侵略行動，然後我們可以在不妨礙我國國際利益的情形之下，磋商中日經濟合作及文化合作的具體辦法。不消說，目前日本當局不會贊同這樣政策的；可是，這樣的主張一定會得到國際同情，和一部份日本人的贊許。

上面所講『和』的政策既然不會得到日本當局的同意，我們祇有積極實行『戰』的方針。敵人希望不戰而獲，並採取以華制華的手段，這已爲最近的事實所證明。他們的方法是分化我國和國際的力量，

並且已有相當的結果。日德協定與日意協定之成立，就是很好的證據。他們最怕的是我們全國一致聯合抗日，和國際反日集團之結合。他們所最畏懼的，就是我們所應該努力的方向。

具體說來，我們的作戰計劃，最低限度，應包括下列幾樁事情：

- (1) 華北與西北的軍事聯絡；
- (2) 後方與前方的軍事、經濟及其他聯絡；
- (3) 西北與蘇聯的交通聯絡；
- (4) 華南與海外交通的聯絡；
- (5) 全國生活之軍事化；
- (6) 國際貿易統制；
- (7) 糧食統制；
- (8) 金融統制；
- (9) 國際反日戰線的結合。

以上所講不過略舉重要各點，詳細辦法自非本篇短文所能論及。從前喧傳日偽侵綏的消息，現在已成爲事實。戰事正在進行中，我們當然無退讓之理。我們應該趁此機會收復冀察、蒙的失地，取消華北的歧形政治，然後進一步，設法收復東北。

至於太平洋的國際關係，我們很容易地看出，日本侵略我國是與英、美、蘇等國的利益衝突的；因此，他們對於我們的抗敵工作當然表同情的。不過我們不要誤會，以爲他們會直接參加戰爭，因爲歐洲的危險

局面不容許他們自由行動。美國雖然沒有加入歐洲政治的漩渦，但他也不會直接參加中日戰爭的。蘇聯是比較最願意與我們合作抗敵的國家。如果我們能夠與蘇聯商定合作辦法的話，我們應同時與英荷兩國另訂合作方法。美國的傳統政策不主張與美洲以外的國家締結盟約；所以，中美對日協定是很難實現的。無論如何，我們不希望英、美、蘇等國直接參加戰爭。祇要在西北方面我們能與蘇聯直接來往，在華南方面歐美的航運不致斷絕，那就我們不怕敵艦之封鎖我們的口岸了。

總之，屈服等如飲鴆止渴，終必自取滅亡，抗敵是我們的唯一出路。我們大家抱最大的決心，努力奮鬥，最後的勝利一定是我們的。

二二二 中日問題

葛受元

自從中日政府決定以外交程序解決過去全部懸案後，兩國關係，一時頗有好轉氣象，提攜親善之聲浪又復頓囂塵上。吾人對此，不僅深表同情，甚且馨香禱祝之。蓋中日壤地，一水之隔，一葦可航，就地理言，即應積極合作；至在種族、歷史、文化各方面，尤皆有深切之關係。為兩國真正福利計，漢和民族前途計，以及保存與發揚東亞文化計，捨互維互助外無他道。然一按數月來實際談判之情形，橫梗於中日間之嚴重問題，絲毫無展開之徵候；由於綏戰與青島事件，益使談判陷於停頓。所謂好轉者，或不免於惡化矣！

推求中日交惡之主因，實基於日本之厲行「大陸政策」，由局部之侵略，進而作獨佔整個中國之企圖。一面採以華制華之政策，阻礙與破壞中華民族之復興；一面高唱「大亞細亞主義」——實即「亞洲門羅主義」——拒絕英美之分潤。向者，中國內戰不已，統一既未完成，匪共又未肅清，不得不逆來順受，一任宰割。而中華民族並非麻木不仁，內心之憤慨，自有增無已。今全國統一，匪共殲平，豈甘再受壓迫，則採取自衛措施，亦為必然之趨勢。

然日本須認識：鷸蚌相持，漁翁獲利；兩國交惡之結果，蒙其害者，不僅中國；日本有同歸於盡之虞，此非危言聳聽，而有事實可資證明：美國當局自日本宣告廢棄海約後，積極澎漲其大艦政策，特別加緊太平洋之防務，並擬於中途島與威克島建築空軍根據地；羅斯福總統一再宣言以實力維護遠東利益。英國亦有類似之措置，如羅斯爵士之來華，「掃雷艦」之將派駐新加坡等等。皆為應付遠東事變之準備，亦即日本侵略中國之行動所召致。他若蘇俄之努力遠東防務，其用意所在，可無待言。尤有進者，如日本依然肆行無忌，則英、美、俄三國，有合作之可能。故盱衡國際政局，權量利害得失，日本須將其外交政策，澈底改變。對中國推誠相與，由調整兩國關係，而臻於親善，化干戈為玉帛。不特可使英、美、俄等之遠東政策，為之變質，且仍可得相當之收穫。

國交之調整，須一秉率直坦白之態度，為肝膽相照之意見交換；決不應口蜜腹劍，爾詐我虞，始足以言親善，而親善之先決條件，日本首當

尊重中國獨立主權，放棄其「大陸政策」，根據平等互惠之原則，確立對華外交政策，且不阻撓中國民族復興。而在中國方面，除努力完成民族復興，埋頭苦幹，充實國力，俾得與列強臻於平等地位，在國際間為亞洲國家與民族爭得光榮外，對於日本在華之合法權利，予以保護；且可在不損失主權及互惠原則下，予日本以商務及原料供給之便利，以示優別。

中華民族酷愛和平，「非至和平絕望時，不放棄和平；非至民族最後關頭，不輕言犧牲。」是則中日能否實際親善，其關鍵繫諸日本。「共存共榮」抑「同歸於盡」？日本當局及人民其速決之。

三四 談中日問題

林康侯

本雜誌詢我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我看中日絕無問題，祇須立在平等互惠的場所，懋遷有無所以成爲問題，實在眼光近視的緣故，現在既經成爲問題，不妨談談。

(一) 中日過去的懸案，倘使在平等互惠的精神下面，是極易清算的。

(二) 中日係同文同種和地理歷史關係，必須提攜，並且極爲可能，我已在中日經濟提攜觀中言之。

(三) 至於中日所以不能親善，實係日本當局錯認事實，意存侵略爲之障礙。

(四) 倘使中日當局，拋棄成見，眼光放遠，將九一八以前原狀恢復，則由妥協以至親善，易如反掌。

(五) 中國對日外交仍應取現在的敦睦政策。

(六) 中日交涉的前途，以我觀之，必復返於外交正規路徑。因日本有遠大眼光之政治家，在積極努力，轉移國中軍人之思想與行爲也。

(七) 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取獨立自尊的態度，即以直報怨以德報德。

(八) 倘使中日談判，兩國不能在平等互惠的精神下面進行，如無英美蘇等國，持平的遠東政策，那末前途是很悲觀的。

三五 中日問題

潘文安

自上年春間日本提出調整中日邦交後，經過無數的外交和政治波浪，到目前，在綏遠炮火之下，雙方仍沒有接近的趨向。外交談判，忽斷忽續，而日方在汕頭、青島、上海等地，時生事端，往往以很小的藉口構成很大的騷動。這種言行背矛的現象，無非是數十年來軍部和外務省一吹一唱合演文武戲的繼續，完全沒有停止併吞我國的野心，所謂調整邦交，所謂共存共榮，都是以退爲進的手段。在這種心理之下，雙方絕對談不到誠意的親善；要實現真正的親善，必須日方對我國以獨立國看

待；日本要生存，中國也要生存，萬不能說你要生存，就把我的生存權利給剝奪了。這種認識的改變，是解決中日懸案和實現將來親善的基本條件。

在我國方面，應認定自力更生，復興民族的目標，準備抵抗任何壓迫，在中央領導之下，埋頭工作；推行新生活運動，以改造民族的心理；推行國民經濟建設運動，以提高民族的生活；完成公民訓練，並參加航空運動，以鞏固國防的基礎。對日外交，詞嚴義正，抱定絕不屈服的決心。不久以前，張外長和川越的談判，已可表示這種精神；中央軍積極參加綏戰，也是這種精神另一方面的顯現。我們對於中央這種沉着應付的政策，當然加以擁護；可是我們認為還應提出討論的，就是中國既然抱定不喪權、不辱國的決心，那末為什麼對於日方攫奪華北資源的所謂經濟提攜不加以積極的干涉呢？我們一手在和敵人搏鬥，另一只手萬不可把食物往敵人口裏送，以增強敵人搏鬥的力量，這種淺顯的比喻，再明白沒有了。

國際形勢的好惡，很可左右外交的成敗，九一八後，我國依賴國聯的失敗，完全吃英國態度不明的虧；現在雖然若即若離地向我國示好意，恐仍脫不了作為對日交涉講價的要挾，所謂「買賣主義」，確是英國的傳統政策，美國遠處太平洋彼岸，近年來埋頭苦幹，整軍經武，雖不敢奢望其能為我國仗義執言；可是為要保護她的在華投資，對我國相當的扶持，也許是可能的。最值得我們提心弔膽的，就是最近日德意同

盟的訂立，這三位法西斯國同氣相求，結成打劫的伙伴，對於我國決無好處，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在患難中找與國，以和平勢力消滅強暴勢力，（當然是光榮的和平，不是屈辱的和平）這是我國當前的課題。

二六 對於中日問題的意見

朱義農

目前的中日問題，不僅關係兩個民族的生存發展，亦且關係整個世界的和平幸福。對於這個問題，中日兩國的政府與人民及其他各國的政府與人民，歷年以來，已有許多意見發表。現在似乎已經渡過了討論辯難的時期，而入於採擇實行的階段了。我在此實不能談什麼高見，只不過重述一般的意見而已。

（一）怎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

要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第一須中日兩國都以平等相待，兩國的外交都能真實一元化，不可政出多門；其次「擒賊先擒王」，須先從最重大的懸案清算起。目前中日懸案之中，當以東北四省被非法佔領一案為最重大，中國固當設法收回領土主權，而日本若為本身的百年大計着想，為東亞大局及世界和平着想，也應當將東四省的領土主權交還中國。若此案得到圓滿解決，則其他一切懸案必可迎刃而解。若此案不能解決，則中日糾紛將永無窮期。

（二）中日有提攜的必要和可能嗎？

人類的進步是互助的；國家的經濟是互賴的。中日間不含政治意

味的經濟提攜，不僅是必要，而且是很自然的一種趨勢，若彼此立於平等地位，中國實無拒絕之理，但若日本以殖民地對待中國，且強而實行提攜，則對於兩方皆有害而無利，故經濟提攜雖有必要，而可能與否須視日本之態度如何；至於政治上之提攜，目前尚無此必要，亦不可能。

(三)中日親善的障礙何在？

中日親善的障礙，一言以蔽之，曰「日本的大陸政策」，而日本之所以樹立大陸政策，實因日本軍人及大眾對於日本國力，世界趨勢及中國前途認識不清所致。

(四)中日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如何？

最重要之條件當爲日本大陸政策之放棄。其次中國應援助日本，使日本在工業原料之供給上有合理的解決。

(五)中國應該採取怎樣的對日外交政策？

中國目前當以保全及收復領土主權爲外交政策，亦卽以此爲對日外交政策。日本以若何手段對付我者，我卽以其所施之於我者以報之，所謂「投之以桃報之以李」是也。

(六)預測中日交涉的前途如何？

在日本軍人當政時，日本決難放棄大陸政策，中日交涉的前途，自極暗淡，恐實無圓滿交涉可言，縱中國欲得到彼此暫時相安，亦極難能。

(七)我們對於日本的要求，應取什麼態度？

日本要求中，侵害我國領土主權者嚴厲拒絕，不侵害中國領土主

權者，竭誠與之商討並進而作利益之對等交換。

(八)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對於中日談判的前途有何關係？

中國問題係世界問題，英美蘇三國對於中國之領土主權目前皆不願侵犯，且甚望中國之強盛，以作中國問題之真解決，而中國欲強盛，除不再受侵犯外，尚須建設，惟建設需要和平，故目前英美蘇等國當望中日談判之成功。但設談判不成，日本不僅不放棄大陸政策且進而圖滅亡中國，則英美蘇等國爲其本身利益計，必互相結合以應付日本。

三七 中日問題如何結束？

谷正鼎

中日問題不僅關係兩國的前途，且亦爲東亞和平之所繫，所以中國國民始終是希望兩國能互維和平，共存共榮。不過希望是希望，事實是事實！日本對中國不斷的侵略，已使中國國家之生存感受莫大之威脅，在此種情勢之下，我們對於中日問題須有明確的認識。現在我們從經濟與政治兩方面來觀察中日問題的解決：先從經濟來說，近來中日兩國主張提攜者頗不乏人，其重要理由：則認爲中日兩國在現階段的經濟狀況之下，日本商品之推銷須恃中國廣大之市場，而中國之建設，亦有賴於日本之援助。殊不知日本的大陸政策係以中國爲侵略之對象，而一般日本人對於中國總存有一種「優越感」，卽日本少數有智之士對於中日經濟的主張，亦認爲中國應爲農業國，供給日本工業以原料，卽所謂「工業的日本農業的中國」，這就是說中國應當作日本

的殖民地，永遠受日本的剝削；而其用心即在遏止中國工業之發展，阻礙中國之現代化。基於此種認識，所以日本人處處想分裂中國，使中國不能由政治的統一以促進產業之發展。即其近年來盛倡之經濟提攜，其目的亦在用經濟侵略來鞏固現有和推動未來的軍事佔領。經濟提攜的內容，是獨佔中國的國防資源，攪據中國的交通命脈。試問假設中國的國防資源及交通命脈為日本所掌握，中國還能掙扎嗎？在此種情形之下，要談平等互惠的經濟合作是辦不到的。其次在政治方面來說，自九一八來日本以軍事佔據我東北四省，建立偽國，近更實行侵略華北，藉口保障偽國，要求在華北建立所謂緩衝區域，借名「共同防共」

欲置整個中國於其保護之下，節節進逼，勢非吞併整個中國不止。我們須知，侵略中國為日本一定國策，雖其執政者有時更迭，對華政策有緩急之不同，而其侵略的實質則始終如一。中日問題必須以平等互惠與互尊領土主權完整之原則為基礎，始可以言調整。現在我們試問：日本能取消「滿洲國」嗎？能停止對華不斷的侵略嗎？如其不能，那麼我們要問：中國肯承認「滿洲國」嗎？肯放棄華北及西北嗎？放棄了華北中國還能生存嗎？對日本繼續不斷的侵略能容忍嗎？如若不能，中日問題那能和平解決呢！保全領土與主權之完整，是一個國家生存的最低條件，中國民族生存要求之強烈是舉國一致的。我們現在在政治上應維護國家領土與主權之完整，而目前急務，尤在盡力保守現有之領土主權，使不致再有尺寸之喪失；在經濟上應盡量維護有關國防之經濟部

門及交通命脈。除非日本改變其根本政策，放棄其破壞中國領土主權之侵略行爲，中日兩國是無和平途徑可尋的。日本侵略的發展與中華民族的生存是立於極端相反的地位，兩國糾紛只有經過你死我活的一場血戰才能解決，這是我國民應有的堅確認識。我並不是謳頌戰爭，但是國家到了非戰不足以圖存，兩國糾紛非戰不足以解決的時候，則戰爭實為最後的手段，我們又何畏乎戰爭？

二八 怎樣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

丘漢平

甲午之後，中日懸案，多至不可勝數。日本對中國的清算方法是剛柔并用，雙管齊下，所以自日本的立場看來，大部分懸案是已清算了。但在中國呢？則此等懸案形成懸案中之懸案，更無以外交方式清算之可能。試問：日本對於既得的非法權利——即日本自稱的特殊利益，可以放棄變更嗎？對於東四省可以歸還主權嗎？對於中國內政可以不加干涉嗎？對於中國經濟可以不為非法的侵略嗎？我想無論何人不能對上述的問題可以為正面的答覆。那末依正常的外交方式，不能達到清算過去的中日懸案，是很顯明的了。

「非和則戰」，所以有人主張非與日本決一殊死戰，不能達到清算，這是很熱血的話，我以為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不能不承認是唯一的辦法。不過我個人主張卻是比較退一步，認為中國還未到最後關頭，

不必即須訴之戰爭。但我們卻應該有決死戰的準備，這種準備不僅是對於日本一國，是一個民族要生存於現代應該有的條件，否則不能生存。所以我的主張，是一方面依外交方式逐漸將能解決的懸案個別解決，並使新的事態，能即為解決，不再釀成懸案。他方面則宜迅速的充實國防，盡三四年時間，集全國的財力物力人力完成五千架以上的新式戰機，積極訓練培養航空人員，厲行徵兵制度，置備最新式的武器，統制全國重工業及糧食，然後定一大演習日期，邀請各國參觀，聲明中國的立場，廢除不平等條約，並通知日本本互惠平等不侵害主權原則重訂新約。只有這樣，才可將過去的懸案一筆勾銷。我認為這才是實際的。倘若照中日座談會一般名士的高談闊論，什麼寬恕呀，勸導呀，無異是禱告日本。我們翻開過去弱國成爲強國，決不是禱告可以成功的。戰後的蘇俄、德意志、意大利現在稱霸一世。如果不是外交國防雙管齊下，亟謀自力更生，早也動彈不得。以「寬恕」來清算中日懸案，只有由日本自己爲清算人就是了。

三九 中日問題

李大超

中日兩國在歷史上地理上和種族文化上的種種關係，彼此均應互相提攜，互相友善，以維繫東亞和平，達到共存共榮之目的。但檢查中日間過去糾紛懸案，不論大小問題，屬於那一種的，在日人口中則分爲中央的及地方的，以挑撥離間之手段，使中日國交複雜遷延。利用中國

人之弱點，以分裂其完整統一的國家，而便從中得到利益，這是日方負責者的錯誤，也是我們衰落頹唐的壞處。以往的問題雖多，尙不能影響我們國家民族的生命與前途。惟自九一八事變爆發以後，中日的問題嚴重性已到了極點，即世界的問題也隨之起了一大變化。要來清算這種懸案，實在不容易下手，要解決懸案，除非日方覺悟，把東四省完全交還中國，其他的問題，不問大小，也就很容易得着解決途徑。但是像現在的日本，誰敢開口說誰敢負這責任取消滿洲偽國，交還東四省，我相信是不可能的。事實上已不可能，當然於時機熟時爭個你敗我勝，就解決了。已不能爭，那就應從小而易辦的問題清算起，中日國交調整談判，經過了三個多月的時間，有七次之多的談判，終於雜題太多，無法再談，竟這樣擱淺。我看非到最後的時期，絕無辦法能清算的。

現在世界的形勢，中日確有提攜的必要。如能互相友善，不但東亞的和平，可以永久維繫，即世界的和平也可以長久支持，進一步可以造成黃種國際支配世界，但是以過去的事實看來，絕無提攜的可能。我們明知不可能，還想設法轉變，當然是苦心是夢想，國人應該澈底明白覺悟的。

如須達到中日妥協或親善的目的，其關鍵全在日本能不能放棄他的一貫政策——大陸政策，改變他的侵略壓迫的手段。所有中日的問題，以最誠懇，最平和，最熱烈的態度，來解決整個的懸案。須知中國平素對日本絕無惡感，不過被日本軍閥政客壓迫到無可如何，不得不謀

報復，求其所以自處。但對一般日本人民，還是表示友愛的情緒，可知我們人民的心理。所以說中日親善的障礙，是日本的軍閥與政客，絕不是我們的排日抗日所造成。假如中國到了排日抗日的時候，當然是被軍閥、政客壓迫到無可如何才會發生的，這是世界人類所公認的了。

我們對日本的外交政策，雖然說以不喪權，不辱國，保全領土主權的完整，為原則，來調整中日國交。但是近年來問題愈加複雜，環境日益惡劣，想以外交方式求到平和，事實上絕無可能。所以我們對日本的外交，應以不侵略不壓迫，至遵平和手段，作強有力的對抗，尤應以不屈不撓的英勇精神去週旋他，期能使日本上下認識清楚，能轉變於萬一。否則「寧為玉碎，毋為瓦全。」全國人民自力更生的奮鬥精神，站在民族戰線去拚命抗戰，自有光明之出路。同時吾人相信中日交涉的前途，祇能說是藉調整國交談判，遷延些時日，絕無結果可言。而且日本外交在軍閥操縱指揮之下，是有時限的，過了這個期限，當然無外交可言，這是很明顯的事實。因此我們對日本的要求，不能讓步，不能敷衍，也不能過事遷延。應進一步的要求他要回復國交常態，進而提攜親善，責任在彼而不在我，應該取銷滿洲偽國，交還東四省。所謂冀東自治，察北獨立，也應自動取締，這樣其他的問題自然迎刃而解了。

在最近的國際變化未來的世界形勢，當然分了兩條戰線，但何時會爆發戰爭，這是誰都不能斷定。可是在中日談判期中，我國的態度已極露骨。有關係的各個國家，也比較認識清楚，增進之同情與援助，無形

中就增加了中國的力量不少，同時也可以影響英、美、蘇聯諸國對遠東取積極政策，使中國得到直接間接的利益，有關於中日談判的前途至大。我們相信不久的將來，英、法、美、蘇聯必能在一條戰線來應付世界的大難，而中國也能在這時期中，起而復興民族，得到解放，造成世界上獨立平等自由的國家。

四〇 中日問題

程瑞霖

欲求中日兩國真正親善，中日懸案是應該解決的。然而愈欲拿解決中日懸案作為中日親善的起步，中日懸案便愈不能解決。因為雙方對於懸案的解決，認為係兩國多年利害糾紛之最後解決，必定都不肯讓步；強的一方尤其不肯讓步，即令牠在某一部分讓步，牠一定要在另一部分取得新的補償，這如何能使懸案得着解決？而且觀察中日談判情形，中國一向日本提出解決懸案的要求，日本便表示迴避，而提出調整國交為對付，日本的意思，是要先辦到中日親善，再談解決懸案。這種論調是否倒果為因，暫且不談，可是日本所說的中日親善，不是相互的親善，牠是說中國應先親日，日本要等到確信中國親日之誠意後，才表示親中國，兩國的外交沒有互惠平等的原則作基礎，還談甚麼解決懸案？

以上的意見，不是認為中日懸案不應解決，而是認為中日懸案不能解決。這是從客觀事實上取得的結論。但是目前的中日外交總應該

有一個立場，這個立場就是雙方要努力使事態之不再惡化，留一線趨向親善的蹊徑。我始終不夢想日本人能够翻然覺悟，澈底懺悔，但是我認爲日本人由冷靜的考慮而發生相當的改悔，那不是不可能的。這裏至少有兩點是日本人應當考慮的。第一，中國人不是個個可以當漢奸，日本人不可以夢想中國人辦到漢奸式的中日親善。要談中日親善，日本人首先要將中國人當作中國人。這幾年來，日本武人常用暴力壓迫中國親日，其結果是使得向來主張中庸和平的中國人都主張激烈，使得中國的小學生都說『我長大了去打日本』。日本人的兵力雖然厲害，他們無論如何不能使中國人忘記中國，中國人忘記自己是中國人。日本的奴化政策，在華北是完全失敗的，牠想掛起反國民黨的招牌，以博取華北反黨者之同情，不料日本人一反國民黨，華北人民便不再反國民黨，反而同情國民黨，日本人所策動的華北五省自治，輾轉不能成功，這是證明了中國人究竟是中國人，中國人不是奴顏婢膝的漢奸。第二，中國不是一個無主的殖民地，日本可以做效十九世紀中葉各帝國主義搶殖民地的辦法來一搶便得，中國是一個有歷史有共同意識的民族國家，日本要征服這個民族國家，牠須得賭一賭牠的國家命運。日本與中國一開戰，決不會在短期內結束；在一個長時期的民族戰爭中，日本能自信牠在國內國外不生一點差池嗎？而且日本能相信牠與中國鬪得你死我活之時，沒有第三國出來收取漁人之利嗎？中國人已認清了；日本欲征服中國，便是賭國運，中國人又何必不賭一下？

一個民族的任務，是一個民族的獨立的生存。如果親善可以謀生存，我們自然贊成親善，如果親善不能謀生存，甚至於妨害生存，我們自然不能以親善而亡國。假使親善與戰爭俱足以亡國，我們還是拒絕親善而選擇戰爭。

假使中國能因中日親善而謀生存，那不僅是中國之福，也是日本以至全世界之福，日本是世界上有歷史有文化的光榮之國，日本國民多半是公忠謀國識見卓遠的，都應該向這條道路上努力。日本國民應該明白：中國人愛親善，中國人尤愛民族的生存。日本人對中國人的民族生存的信念，應該予以尊重，不應該胡亂視之爲排日。中國人爭民族生存之一信念，如爲日本國民所尊重，則日本人雖不能使中日懸案解決，至少可使目前事態不再惡化，而堵塞親善之門。日本從前很不滿意中國人，說中國人不知道日本，時至今日，中日兩國國民應該公認：僅僅中國人知道日本是不够的，同時還要日本人知道中國。今後中日一切問題的解決，要以「日本人知道中國」爲起點。

四 中日外交談判的前途

蔣震華

「九一八」以來我們民族敵人一手造成的許多中日間的懸案，現在已到需要清算的最後日子了。全中國的統一，全民族的敵愾同仇，過去的中日懸案此時再不清算，更待何時？我們清算的途徑有二：一、採取外交方式；二、準備着我們四萬萬五千萬民族的血肉。我們不反對交

涉，但是交涉到了最後關頭，我們主張立刻發動全民族神聖的抗戰。只有作以我們的血肉與民族的敵人算賬的準備，外交才有勝利的可能。那是顯而易見的。

中日是同文同種的國家，在地理上，經濟上，兩國間都有獲取相當親善乃至提攜的可能。但是國際關係即是利害關係，推動此種關係的中心，便是外交上「取」「與」(take and give)的原則。外交上的「取」「與」假定能保持均衡，兩國關係自必親善，如其不然，則必疏遠，甚至敵對。這是一個常識。沒有做到「取」「與」的平衡工作，一味強調關係的親善，如果人不是神經失常或別有用心的話，決不會如此主張的（前廣田外相曾主張中日兩國應由親善做到提攜的工夫。）不過前面說過，中日間是有親善和提攜的可能性的。如其日本反省，虛心消除一切親善提攜的障礙，好調「取」「與」的條件，乾脆的說，即是日本交還我東北四省，停止對冀察的干涉，撤廢塘沽、上海、及何梅諸協定，最後還要撤退非法的增兵、擴警、設領及特務機關……則親善並未絕望。然而日本並不這樣做，相反地，她一面高唱「調整」一面最近更提出對華的七項要求，以滅亡中華民族的步驟來進行「調整邦交」，求所謂中日邦交之明朗化，這是日本的矛盾。

理論和事實都叫我們對於親善乃至提攜感到莫大的失望。於是確定我們對我們民族敵人的外交政策是最迫切的。我們應取的外交戰略，第一是自力更生政策的積極化；其次，則是速定國際的聯合路線。

前一點是說明我們需要「自力」而後才能「更生」，「天助自助」，只有自力抗戰的國家才能得到國際友邦的同情和協助。但是「自力」有時會成爲「孤立主義者美麗的外衣」（見張弼：侵略者聯合進攻下中國外交的出路），所以我們既要「自力」尤要「自力」政策之積極化。我們具備了自力抗戰的能力和決心，爲了對付我們凶猛的敵人還感不夠的，因爲現在的國際關係萬分複雜，外交上的獨身主義極端危險，我們的外交戰略第二步還應當尋求我們的與國，聯合友邦，聯合我們敵人的敵人。今日日的德同盟和日意協定對於中國外交是一個顯明的打擊，這一打擊並不是百林廟的勝利所足抵償的。但願這個打擊成爲我們外交上深刻的教訓。

但是究竟因爲我們的政府有了「自力」的武器，使日本一貫的恐嚇政策失了作用。日軍閥不斷宣言「不辭決裂」和「發動實力」，可是中日交涉四旬餘日，結果毫無，日本此時不但惟恐談判真的陷於決裂，而且反而多加「忍耐」。固然，日本態度軟化與日本內部諸矛盾（政治的、經濟的）以及日本與太平洋國際諸列強的對立尖銳化是有絕大關係的。日本真正的勁敵不是中國而是英美。英美對華的門戶開放政策（英國是門戶開放政策的始作俑者。見 Styler Dennet: "John Hay"）就是日本東亞門羅主義的死對頭。所以英美對遠東的政策大足以影響中日間外交談判的前途。此外，日本更大的勁敵便是蘇俄。所以日本決不願對中國作不必要的犧牲，日本爲了進攻蘇聯，

排斥英美，最好是以恐嚇來威脅中國，攪得等於發動了戰爭的效果，充分利用我們的人力物力，經營其獨霸太平洋的百年大業。我們在這樣的環境下，如其能迅速地找出我們應走的外交聯合路線，同時強化我們的「自力」政策，那中日談判的前途必然地比較現在要更為樂觀了。

四二 大亞細亞主義之新認識與中日關係之

調整

壽景偉

中日兩國，在此轉變期中之新亞細亞，固各有其特殊之立場，即臺灣、朝鮮等民族，亦應有其相當之地位。凡服膺孫中山先生之大亞細亞主義，而對於中日兩大民族前途之相互諒解及提攜合作問題欲勉圖有所獻替者，則於積極自主之國民外交運動，必當有所致力。良以我國在過去之數十年中，政治演變，過於劇烈；外交方針，舉棋不定；而於世界政治，尤加漠視；遂致日本以新興之國，稱霸東亞。其毅然以維持東亞和平之責任者自命，由來者漸，未足深怪。而傳統的大陸政策，又在在侵害我國之主權。中日兩國過去懸案之不易覓得解決途徑，其根本原因，固在於此。而我國歷來外交當局，類皆但求敷衍目前，缺乏責任觀念，與夫一般民衆之徒尚意氣，不務實際，匪特關於知彼，實並昧於知己，亦為釀成現時僵局之重要因素。自伐自悔，良可慨已！

現在中日懸案，至為繁賾，利害衝突，所在多有，我國青年，鑒於國土

日蹙，危若累卵，頗思訴諸武力，以期澈底解決；愛國赤忱，良所深欽。且所有懸案，果能一戰而決，亦未始非直截了當之一種方式。但按諸歷史教訓，歐洲大戰以後，國際糾紛，非僅不能得有相當之解決，且有治絲益棼之趨勢。自非萬不獲已，則兵凶戰危，除少數之軍事野心家外，自亦非中日兩國有識者之所願聞。且現時戰術進步，其有賴經濟與科學諸方面之準備者，又復甚多，鬪智不鬪力，實為先聲奪人之不二法門。若中日兩國能於戰爭方式以外，以互讓互諒之精神，覓取解決懸案調整國交之新途徑，則經濟提攜與文化合作諸端，寧獨為事實上所可能，抑且為相互間所必要；共存共榮，庶可由理想而見諸實際。否則口頭之親善，表面之妥協，自欺互欺，詐虞萬端，我國民衆，勢已不能再事容忍，即使容忍一時，亦非兩國前途之福。故中日國交之現勢，非根本調整，即整個破裂。中日兩國之輿論界，亦均引為當前東亞和平之莫大危機。日本東洋經濟新報總主筆石橋湛山氏近曾撰文登載東京中外商業新聞，題為「爲調整中日關係對報界聯繫之希望」，斥責日本報紙對中國京滬及粵漢等報於本年我國國慶節所聯署發表之通電，置若罔聞。其意以爲廣義的防禦，近來已成爲時髦名詞。殊不知在外交事務方面，亦有廣義的外交，報紙即爲廣義的外交最有力之工具。但不幸日本報紙日以破壞日本與外國間關係爲能事，而絕無些微維持國際關係之意向。日本報紙現抱極端的愛國主義，幾已成爲官僚政治之外交機關。報紙應以廣大之意義，指導國家外交，增進各國人民之國際諒解，以爲相互友好之

根據石橋氏繼復誠摯希望兩國報紙成立諒解，一方中國報紙不刊載排日新聞，一方日本報紙不對中國作惡意之批評。並確信兩國報紙如能成立聯繫，定可促進兩國國際關係之改善。繼對中日談判之前途，表示深切之憂慮。謂如日本交涉之策略，證明其為笨拙者，則二十一條之危險，殆將重演。而日本之大不幸，將較中國為尤甚。嗣復批評外相有田九月二十八日宣言中所稱，中國現立於是否應與日本攜手之歧途一節，謂有田對於日本本身亦立於重要歧途之事實，竟未顧及，實屬明於責人，昧於責己。中日危機，即為東亞之危機，亦為世界危機之隱伏云云，實屬先獲我心。蓋兩國有遠識之外交家，應以本國永久之利益及新亞細亞之現實的共同需要為前提，準據國策，增進諒解，按切事實，澈底商討，不以一時之成敗利鈍縈諸懷抱，不以舊式之遠交近攻，自殘同種，而以推己及人之恕道，至高無上之血誠，為兩國親善前途致其全力。則障礙雖多，仍尚有一線之曙光。所當注意者，東亞大局之支撐，我國與日本實共肩之。我國對於東亞問題應有積極自主之根本方針。初不能隨英、美、法、德、意諸國遠東政策之何若以為轉移也。

吾人若更就中日經濟提攜，文化合作，及偽滿取消諸問題言之，則中國經濟建設，雖在國家多故財政支絀之時期，仍能有突飛猛進之成績，若能得有國際間之密切合作，進展自必更速。而我國政府民衆對於國際投資或技術合作，在平等互惠之條件下，本所歡迎，對於日本，亦並非有所歧視。至文化合作，則中日兩國，歷史背景相同，如能協同提倡

研究東方文化，於世界學術之貢獻，正復方興未艾，其可坐言起行，尤不待論。即就偽滿言，中國固認為傀儡，歐美各國，莫不視為傀儡，即在日本亦未嘗不利用之為傀儡，當其蓄意利用之際，既可招之使來，則在今日兩國國交正待力謀調整之時，又何嘗不可揮之使去。解鈴還是繫鈴人，固甚盼日本之新政治家能以遠識善處引為己任也。萬一計不出此，置中國全體民衆之亟切的要求與呼聲於不顧，而一意孤行，以利用傀儡利用漢奸為能事，則怨毒所至，貽患無窮，而東亞和平之破壞，其責任固亦在日本而不在中國也。返而觀諸我國人士，則對於日本政治、經濟、社會諸方面之新潮流能有真知灼見者，固寥寥若晨星，而中山先生大亞細亞主義之精神，能有相當認識，服膺勿失者，亦復不可多得。知己知彼，百戰百勝之謂何？同種同文，相輔相依之謂何？此則不佞所願與留心國際問題諸同志掬誠商榷者已。

四二 中日問題為吾國民族存亡之大關鍵

王曉籟

蔣中正氏五全大會宣言曰：「吾人今日孳孳以求者，不過對本國求自存；對國際求共存而已，豈有他哉。」斯言也，演繹蔣氏之詣，蓋就吾整個之中華民國，本民族、民權、民生之精神，以和平之方式，謀各友邦之政治協調，互惠平等，經濟合作為原則而立論，彰彰明甚。中華民國之疆土，中華民族之人口，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生存之原則，及自然之趨勢而

密切結合；固非任何人，任何民族，任何理由，任何權勢，所得而蹂躪并分裂之者也。政府主持和平應付方法，與人民希望亟切之心理，在進行之觀點上，自然趨於一致合作，站在一條戰線而向前邁進。可是實際上政府固有領導民衆之權，而國人亦有監督政府之責。且國民熱血潰湧，其主張往往較政府爲前進。此足證國必不亡之兆，而政府所以循民之隱，以覈其實之理亦在此。中日問題，過去懸案，舉不勝舉，然有一總括之目標，可以認定，即所有案件，盡發生在中國領土以內。反之，吾同胞僑寓在日本領土者，均服從所在國之法律，品性和平，無踰越規範之行動（即有亦屬偶發事項，在絕無僅有之列。）於此可見縱橫捭闔者非吾國；跳盪齟齬者非吾國，虓鳴肆虢，伺隙啓釁者，非吾國，乘人之危，膏人之血，侵人之國，殘人之手足，以遂其無厭之欲者，非吾國，是咎不在吾而責在人。吾敢斷言曰，欲謀清算懸案，非鐵血無以謀成。且東隣固以東亞盟主自命。夫盟主必有其號召之旗幟，昔威爾遜以民族自決爲號召，今李維諾夫以和平外交，互不侵犯爲號召。現在東亞盟主之號召，乃「恐日病」三字耳。以恐日病之心理，謀中日妥協親善和提攜，是乃鏡花水月而已。故中日不欲謀親善則已，欲謀親善，非速取消偽滿，撤兵歸國爲先決之條件不可。孟子曰：「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般鑿不遠。吾國自有不恐日之樂教廉頗在。

對日外交之態度，和政策及前途，就政府而言，瞻前慮後，自有其方針，當然與民族心理不盡相同。若就民間而論，則今日其囂塵上者，曰救

國，曰自衛，猶不過外表而已。宋之盛曰：「仇之當報與否，不專在年遠代易，而所以仇之淺深爲斷，若人滅吾國土，絕吾宗祀，吾奔葉神人共痛之，雖百世在所必報。」孔子春秋之義，雖以齊襄公之不德，猶賢其能復九世之仇。公羊氏引伸其說，以爲復仇雖百世可也。奴爾哈赤以遺甲十三副而滅尼堪外蘭。及其滅葉赫氏，葉赫之酋曰：「雖遺一弱女子，亦必復此深仇。」此吾民族傳統之大義，於和平之中，而具剛勁之性，可以昭告於世界者也。曲禮，「父之仇，勿與共戴天。」檀弓，孔子答子夏問，「居父母之仇，則告之以弗與共天下，遇諸市朝，不返兵而鬪。」此亦復仇之義。近日蔣氏新運，以禮義廉恥爲中心，以訓練民衆，即涵「行己有恥」之旨，而包國恥其中。所以中日問題，若預測其前途如何，其把握全在日本。若日人能從速省悟，以互惠平等，尊重主權，領土完整爲宗旨，放棄其侵略主義，恢我主權，復我領土，互相締約，我民族素以和平相號召，自可不容既往，相期將來，則共存共榮，不失其爲泱泱東亞之盟主。否則乘好崇仇，必有兵戎相見之一日。薛福成序黃遵憲日本國志曰：「自今以後，或因同境而世爲仇讎，有吳越相侵之勢，或因同盟而互爲唇齒，有吳蜀相援之形。時變遞嬗，遷流靡定，惟勢所適，未敢懸揣。」是則今日之局勢，先人果已逆料之矣。

至英、美、蘇的遠東政策，對於中日前途有何關係，已由張外長於日德協定宣佈後聲明之矣。茲不贅。

四四 中日問題

孫伏園

過去懸案，解決之道不在清算，新懸案日出不窮，對於舊懸案之清算，自更無人重視。況懸案之造成，原因在於兩方不以平等相待；為糾正對方之態度，首先必須糾正我方之態度。兩方之態度既已糾正，則解決懸案之道自得。

東方兩大國家，同文同種，提攜自有必要。必此兩大國家真正提攜，而後白種人雄視世界的迷夢可以打破，東亞的問題可以由東亞人自己解決。所以必要是不成問題的；至於可能，那就須看兩方排除障礙的努力如何了。

障礙為何？其一、應由我國努力排除者：甲、對於對方之無知識與欠了解，因而發生無謂的恐懼與無謂的蔑視；乙、對於自己之無知識與欠了解，因而缺乏合理的自尊與合理的審慎。其二、應由對方努力排除者：甲、舊帝國主義征奪城池的方式；乙、新帝國主義侵略經濟的方式；這兩種方式都是真正親善的大障礙。其三、應由兩方共同努力排除者：領導權的迷夢。

兩國親善，以甲之長補乙之短，以乙之有易甲之無，全屬互利觀念，決不能有誰領導誰的迷夢。所以領導權迷夢的放棄，實在是兩國妥協以至親善的先決條件。

我國為數千年東方文明孕育蒼萃的區域，有豐富的物產，有稠密

的人口，全民族以愛好和平聞名天下，廣得世界各民族的同情。我們有如此優厚的基礎，但是並不自滿，因為知道我們的工商業還不够機械化，人民還不够組織化，控制自然的能力我們還沒有使用盡量，這些方面我們都不及對方。我們知道對方與我方互有短長優劣，所以我們應該採取的是平等互惠的外交政策。

對方國論並未一致，行動步驟亦未見協調，倘非一有組織的現代國家。軍人採舊帝國主義，政客主新帝國主義，少數明達的人民主真正親善而實無力。彼以多元來，我亦以多元往。倘有平等互惠之宗旨為根底，而以對付非現代國家之多元方式隨時應答，復隨時顯示我國人非無能力與決心，這樣的交涉前途我想是不必不抱悲觀的。

例如對於軍部應有一個態度；對於政客又應有一個態度；軍部中陸軍與海軍，關東軍與駐屯軍，我們對之，均應各有一個態度。彼以此要求來，我以此對案往；彼不來要求，我亦當要求彼。如此，必能達到平等互惠之目的。

顯然的，英、美、蘇等國的遠東政策，只有利於彼等自己，對於真正的中日親善是不會有多少關係的。但是兩國人民應該覺悟，如果照現在這樣迷糊下去，不但平等互惠的親善沒有實現的一日，就是對方迷夢中的由單方領導的親善也沒有實現的一日，得到利益的只是英、美、蘇等國幾個東亞的外客而已。

四五 中日問題

潘公展

世界各國，在今日科學進步交通發達的情形之下，除去國界種族和政治的差別以外，在經濟上已經形成整然的一體休戚與共，痛癢相關，惟有合作才能互利，倘若相爭必致俱傷。何況中日兩國，同文同種，歷史上地理上和經濟上關係之密切，超出與其他各國關係之上，所以中日提攜，當然可能，而且必要。不幸過去數十年來，至少「九一八」後的五年以來，中國卻不敢和日本提攜，其間日本人士固嘗高唱中日親善之調，而真正之中國人事實上絕不容許其能隨聲附和，其障礙究竟在那裏？回憶五年以來，日本乘我天災人禍交迫國內極不安定之際，撕毀條約，發動武力，侵佔我土地，奴隸我同胞，破壞我主權，製造滿州偽國，卯翼冀東叛逆，已使我國不復能忍，最近偽匪侵犯綏邊，幕後有人，呼之欲出。日本既不以獨立的國家待中國，而充此帝國主義侵略之所演變，可舉一切仁愛信義和平的東方王道精神毀滅無遺，中國蓋已淪於半亡國的地位，宜其有心人都痛憤異常，一聞提攜親善之說，往往掩耳疾走了。

中日親善之障礙，既在日本帝國主義之侵略行為，故欲求中日妥協以至親善，其先決條件在日本政府自動停止其帝國主義的侵略行為，切實尊重中國為一獨立平等之國家，使中國土地與主權之完整不受絲毫破壞，使中國整頓內政充實國力之企圖亦不受絲毫阻撓，然後，

中日兩國才能說得上真正的提攜與親善。否則，照現狀來說，講提攜無異是要中國做日本的附庸，講親善實在是要中國向日本屈服！

所以，中日問題，看似複雜，實則簡單，解鈴繫鈴，全在日本。如果日本當局諸公，有遠見，有魄力，誠如川越大使所說，不用幾十年以前「中國通」的眼光來看「青年中國」，真心欲與中國親善，中日兩國各本獨立平等的立場，持以互尊互利的態度，則過去一切懸案，最大的如東北四省、冀東、察北等等，都不難一一清算。如果日本還是不放棄帝國主義的侵略，像在兩月以來南京中日交涉中，仍然提出種種要求，復宣言不變既定方針，極盡恐嚇威脅的能事，則中國也實在久已確定了一個對日外交政策，對於日本的要求，我們的態度也很堅決，為維護國家生存，絕不願使土地主權再受分割，倘和平絕望，當為最後之犧牲。果爾，則中日清算懸案，勢必要用到流血的方式，當然非東亞和平之福。究竟如何，這個問題，只好讓日本人去答復。

當此中日談判不絕如縷，遠東乃至世界和平朝不保夕的時候，和遠東關係最深的英、美、俄三國的遠東政策確始終曖昧不明，這一點實足授侵略者以隙，益不能戢止其野心，日本獨佔中國，固然都與英、美、俄三國在遠東的利益相衝突，但是這三國截至現在為止，未嘗能聯合一致，制止日本獨佔中國的行為，不但英美與蘇俄不能聯合，就是英美之間也是互相推諉責難，各自打算，凡是讀過美國前國務卿斯汀生氏所著「遠東的危機」一書的人，當可相信這句話的。不過，他們亦未嘗設

有共同的一點，儘歸英美在南太平洋築港設防，蘇俄在西伯利亞深溝高壘，他們確始終還不會放棄和平，現在，日本是消極於南進，而積極於北進了。在英美，正好隔岸觀火；而在蘇俄，亦不免有中日先行衝突以便坐收漁人之利的幻想。我們是身處局中的被侵略者，一旦和平絕望，浩劫到臨，爲求生存，任何犧牲，在所不惜，但是牽一髮而動全身，因中日之戰，而破壞遠東乃至世界的和平局面，再演一次人類殘殺的悲劇，到那時，今日想隔岸觀火與坐享漁人之利的人，也必然是悲劇中的演員，何能脫身事外？

總之，中國對於中日問題，始終只是抱定一個決心，就是：希望與日本站在平等地位互相開誠談判，以期維持和平；但到了和平絕望的時候，則不問有無與國，不問國際間能否主持公道，能否予以助力，必然集中全國的力量，來作民族自衛的殊死戰的。

四六 自力主義與外交方針 章淵若

中日問題，並不是單純的，普通的外交問題；而是中日兩國整個國力的鬭爭問題！

中日問題，不僅是少數當局折衝的責任；乃是全國人民所應共同關切的國是！

外交，固是一種專門的技術，而尤爲整個國力的運用。外交，固不能忽視國際情勢的演變，國際利害的分析，從而敏銳爭取，密切利用與國

的助力；但尤應致力於自我能力的積儲！

我並不是外交技術的專門家，而是一個「自力主義」的篤信者。用這一個立場來觀察，則我深信，所謂「中日懸案的解決清算」以及「中日兩國的提攜親善」其「先決而基礎的條件」允當以自力的積儲爲急務。所謂「英美俄等國的遠東政策」祇能供我們的參考，充其量，祇是一種「助力」；而運用和支配這種「助力」的，卻仍是我們健全而充實的「自力」！

國際上當然不乏「外交救國」的先例，但是「弱國（即無自力之國）無外交」，倘使沒有「自力」爲後盾，則一切「合縱聯橫」的活動，固屬徒勞無功；而一切「以夷制夷」的辦法，尤爲幼稚危險。

這不是我一孔的偏見，也不是空泛的高調；而是世界各國，以及我們自己歷史所昭示我們的教訓！

因此，「中日交涉的前途如何？」「中國應取的外交政策」如何？祇有我們全國四萬萬五千萬同胞，用自己的「血」和「力」去求澈底的解答！

樹立「自力主義」的外交方針！

全國上下，應整齊步伐，團結一致，腳踏實地，埋頭切齒於「自力」的積儲與準備，用全民的力量來凝結救國的陣線，來爭取民族的生存！

這樣，中日交涉的前途，才有一線的光明。

四七 中日問題檢討

胡庶華

自九一八事變發生後，日本對我進逼，日甚一日，東北四省，相繼淪亡，冀東、察北，亦強被佔據，近復策動華北五省自治，內蒙獨立，並以大軍援助偽蒙匪軍，進攻綏邊，圖以武力侵佔整個華北。中日關係的惡化，至今已達極點，中國對於日本的侵略，早已超越所能容忍的限度，這正如侵略者的代言人日本駐京總領事須磨所說：『今日之局勢，爲中國必須對日相互維繫與對日作戰兩途中擇其一耳。』

中日兩國間雖已走上戰爭或妥協的尖端，但兩國邦交，依然存在，並竭力經由外交途徑以求調整，一若中日兩大國間尙可在相互諒解下以謀合作，以鞏固東亞和平，增進雙方福利，然一考其實，此之所謂調整，不過虛偽的暫時的敷衍，悲劇揭幕之延期與加深而已。

日本欲獨佔中國，此爲其一貫之政策，田中奏摺，即此政策實施之具體方案，而近年來日本對我之外交步驟，又無一非依此方案而猛進，故中日關係欲求調整，非日本具有真誠之覺悟，根本改變其對我之政策，斷無可能，然吾人細心研究，中國歷年來之曲線式的外交，亦適足以刺激其貪慾無厭之心。我國對日態度，由其所經過之曲線，已經繪爲顯明之輪廓，茲撮其要者而言之，第一，以爲日本必不爲己甚，我如退讓，彼必適可而止，而不知日本並不以奪取我國之一省數省爲滿足；第二，以爲最大之犧牲尙非其時，俟準備充分，一戰而勝，而不知日本之進逼，毫

不予我國以準備之機會；第三，以爲借英美之力，可以箝制日本，但英美素持謹慎態度，方其自顧之不暇，誰肯爲中國仗義而開罪於日本；第四，以爲地方解決，可以緩和正面衝突，俟定通盤籌畫之大計，再作最後一次之清算。但日本正利用局部交涉，以遂其蠶食鯨吞之野心，由此可知中日間在今日猶有所謂邦交之存在與調整，實乃我國內部不統一之結果，今後情勢已變當求積極之抵抗。

時至今日，中日邦交苟尙有調整之可言，則只有日本願意拋棄其侵略政策，歸還其用暴力掠奪之土地與主權的前提下，始有可能。然日本侵略之野心，方且日益變本加厲，欲仍以和平的曲線式之外交陣容而達此目的，真所謂緣木而求魚！吾人須知敵人謀我之圈套，重在不戰而屈，即嗾使漢奸分裂我國領土，施用恐嚇威迫欺騙等手段以征服我國。故我國唯一之生路，只有抵抗，只有傾全國之兵力人力財力物力，採取攻勢的戰術，敵人或不待戰爭之結束，即可承認我國維持民族生存之一切條件。最近綏軍對偽匪之無情痛剿，而日本之奸計一籌莫展，韓復榘陳兵青島附近，而日本陸戰隊亦不能張其爪牙，此其明證也。由此可知我愈抵抗，則敵人愈膽寒，我愈退讓，則適以壯敵人侵略之膽，故吾人不可畏敵人之惱羞成怒，而最可畏者，乃不求自力更生也。

屬稿方成，而西安事變之消息突至，自毀抗日陣線，爲敵張目，曷勝浩歎。欲求禦侮救亡，非團結統一不爲功，余甚望此種不幸事件之能早日平息也。

商務印書館最新編印

戲劇小叢書

▼以話劇為研究的中心 ▼兼及歌劇和我國舊劇

全十二冊合售特價
零售定價實售

戲劇概論

定價二角

張庚著 介紹十九世紀末以來所發展之劇場藝術理論，並隨時據著者的實際經驗，予以發揮，而完成一合於目前中國舞臺的實際理論。

歌劇概論

定價二角五分

胡葵蓀著 先從橫的方面，分述歌劇之意義、表演法、劇場之設置與組織。次從縱的方面，歷敘西洋歌劇之演進，及各大作家的藝術。

演劇概論

定價二角

徐公美著 先介紹東西各國諸家的演劇學說，以下分述演劇的研究方法、演劇的發生和進化及其構成條件。最後述演劇作法和演劇政策。

舞臺色彩學

定價二角五分

向培良著 以色彩為舞臺裝置的中心，注重統一調和，及戲劇情調之表現。所論頗多創見。

中國戲劇史略

定價三角五分

周貽白著 自戲劇的發端，至近代皮黃劇，窮源究本，詳加考證；對於宋元之南戲北戲，敘述尤詳。

中國劇場史

定價五角

周貽白著 對於中國劇場形式、劇團組織、和戲劇的出演，創為系統的演述。附彩印臉譜多幅。

悲劇論

定價二角

章泯著 先述悲劇的起源、目的；次論其情緒、思想、統一性、題材、布局、和人物、殿以悲劇的理論。

喜劇論

定價一角五分

章泯著 喜劇的形式頗多變化，本書上溯希臘羅馬，下迄近代，為縱的敘述。最後論喜劇特性。

劇本論

定價二角五分

向培良著 凡劇本題材、結構、人物的性格、對話、格式以至劇作家的修養，均經論及。

導演論

定價二角

向培良著 從劇本分析、選擇角色、舞臺構圖、裝置，以至排演、預演時，導演人在實施上所應注意和應做到的一切，都有簡要的敘述。

舞臺裝置

定價二角五分

朱人鶴著 舞臺裝置純以實際的技巧為主，不尚空泛理論。此書於佈景上適用的種種方法，無不詳述，並附插圖多幅，以示實例。

舞臺服裝

定價二角五分

向培良著 就服裝與角色、式樣與色彩、材料與染色、服裝管理諸點，作概要之敘述，為研究舞臺服裝者做一個開端。

舞臺照明

定價二角五分

賀孟斧著 專論種種新式的舞臺燈光及其用器、分配與運用，對於節光器與電閘板，敘述更詳，示例甚多。

表演術

定價二角

陳大悲著 根據個人經驗，從動作和發音兩方面，詳述各種表演方法，並注重獨自訓練。

舞臺化妝

定價四角

朱人鶴著 分述情緒、形體、容貌各方面的化妝術，及卸裝的常識，並公開化妝用品的製法。

劇團組織及舞臺管理

定價二角五分

谷劍塵著 分述劇團組織的要點、方法、職權分配，與舞臺管理的排演、預演、公演之一般藝術的法律，指揮的方針、目標，並擇要示例。

小劇場經營法

定價二角五分

徐公美著 關於小劇場的創設、組織、管理、經費各方面，均有切實的具體的論述，對我國小劇場運動，啓示一個新局面。

學校劇

定價二角五分

閻哲吾著 歷述劇社組織、演員訓練、劇本選用、排演和舞臺管理等，隨感願及學校的環境，最後將兒童劇提出，特加討論。

農民劇

定價一角五分

徐公美著 首述農民劇的意義，次述取材、演出的方法、舞臺的組織，最後論農民劇運動。

戲劇與教育

定價二角

陳明中著 首述戲劇與教育之概念，次論民衆戲劇與民衆教育、學校戲劇與學校教育、兒童與戲劇，最後分述各國此項運動的概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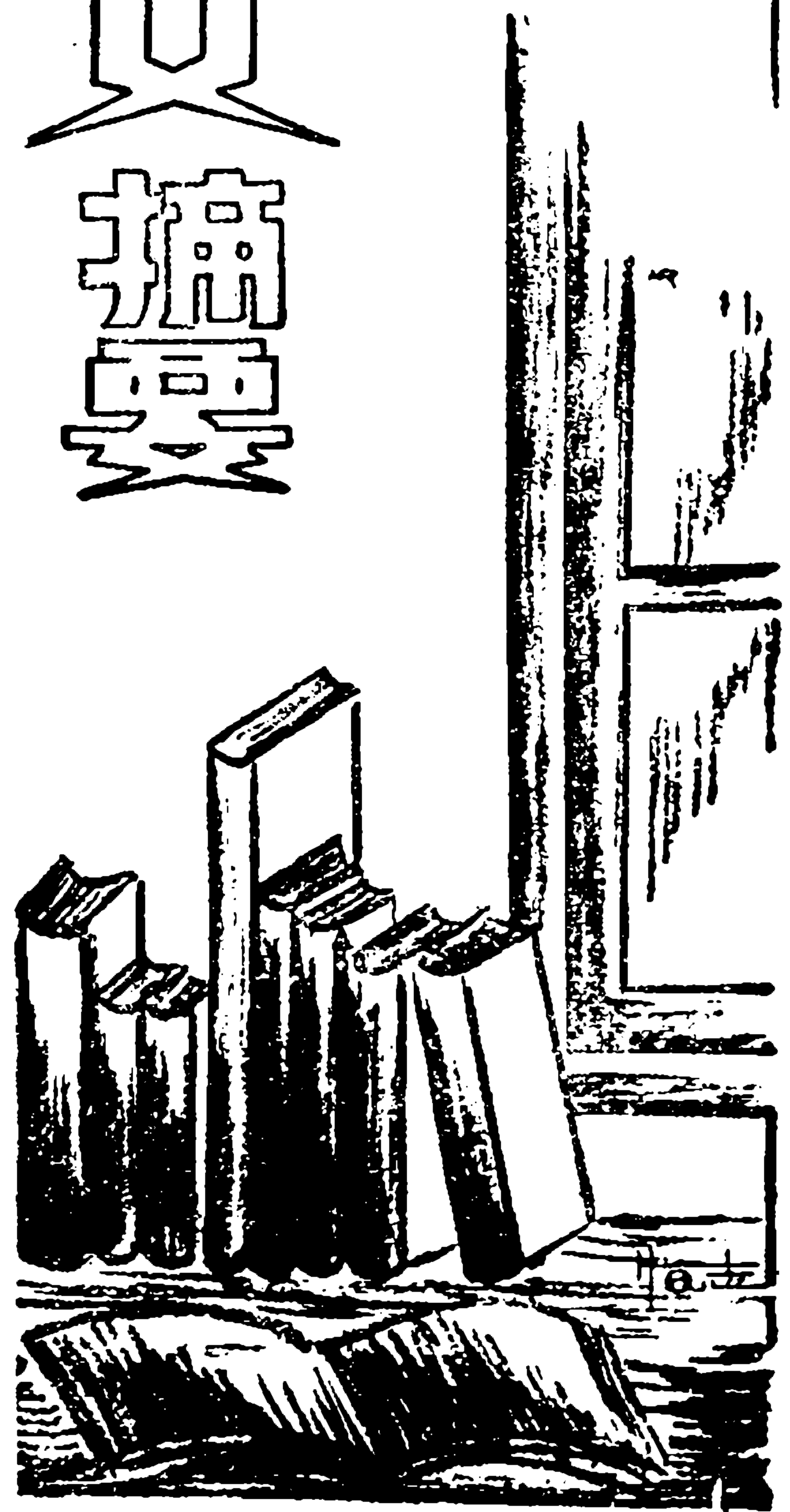
全十二冊合售特價三元五角

廿六年一月一日起 國內郵費 二角三分



世界各國

著名雜誌論文摘要



一二七

『文化停滯』概念的新義 吳澤霖

原名 "The Concept of Cultural Lag Re-examined" 係美人 Michael Choukas 所著，載一九三六年十月份社會學雜誌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I, No. 5, pp. 752-760.)

『文化停滯』的概念，為奧格明 (Ogburn) 教授所倡，係專指人類文化中的某幾部份的變遷速度有時特別遲緩而言。這個概念一經問世，一般社會學家都樂於採納，立即應用於文化社會學的文獻中，社會學的教科書幾無不加以引伸，作為不可否認的事實。但對於這個概念的明白而有系統的研究，則尚付缺如，本文的動機即在於這一方面

的嘗試。

第一，文化停滯的概念僅能適用於某種特殊時期的某種文化中的一部份。如果整個社會上的文化特質及文化叢都能有同速率的變化，就不會有文化停滯的現象。但在事實上文化各部份間同速率的變化是不可能的。何以不可能卻是一個極不易解答的問題。奧格明教授將文化分成物質及非物質的兩部份，其中物質文化變化得較快，著者對於奧氏此種推論認為有討論的必要。如謂某種文化在某一時期，物質文化部份的變化較非物質文化部份為速，我人固可同意，但如將此種假定認為一種普遍的原則，而謂在任何文化中都有這樣畸形的變化，則我人殊難接受，蓋相反的事實到處皆是。例如阿曹斯的僧侶 (Monks of Athos) 在過去千餘年間，物質文化並無多大的變化，而在適應生活方面，甚至他們的宗教觀念，卻有很重要的變化。

這種爭執的癥結，在於奧氏所主之以文化分為物質及非物質二

部份的文化分類法，其故固甚簡，但究其實則每種物質的文化特質都附帶着它的功用及其效能，都無不受人類特殊情緒的支配。例如一把鐵刀有時用以殺害禽獸，有時卻藉以保衛家庭或部落，故物質文化的重要還在它的非物質文化的含義，二者從最後的分析看來，極難加以區分。併且文化特質 (cultural trait)，僅為一種意義上的工具，使社會學家在研究及分析整個文化時，有所憑藉。猶之物理學家不得不倡『原子』的觀念以便研究原子的存在與否，僅能在其作用上看出同樣，物質的文化特質如脫離非物質的成分，即成為毫無意義。

上述的二分類法既欠妥善，著者乃根據文化特質的客觀作用及行為，把文化特質分為四類。第一類稱為互結的文化特質 (symplegmatic)，此種特質雖有單獨的作用，但在某種條件下，與其他特質互相融合而為一體，形成一種特殊的特殊作用。例如紙與筆，打字機與顏色帶等，彼此各有一種中心作用，但一經成為文化叢 (culture complex)，即喪失其原有的作用。第二類為附合的特質 (periplegmatic)，有許多文化特質常彙集一起，但與中心作用並無多大關係。例如棒球，棒與球為決不可少的特質，但球員的制服，式樣雖屬相同，對於球戲的中心作用，並非必不可少。第三類為互抗的特質 (antiplegmatic)，這種特質彼此不相容而相抵制。例如信猶太教與吃豬肉，信回教與飲酒等。第四類為失用的特質 (aplegmatic)，此種特質原有相當的特殊作用，但若移入另一文化區域或傳至另一時代，便失去其原有作用。

例如旅行者由外國帶回的錢幣，歐戰後德國的馬克以及前代剩下的各種文化遺跡。

每種文化特質的行為及作用，並不是固定不變的。一種特質可以為互結的、附合的、互抗的或失用的，全視其與他種特質的關係而定。如以吸煙為例，不久以前，在恪守禮教的女界中，視為互抗的特質；到了現在，在許多男女中，已視為社交生活上的一種附合的特質；更有一部份人以為吸煙足以表現男子的氣概，故為一種互結的特質；但對於兒童的健康生活，則吸煙實為一種失用的特質。總之，一種文化有它的型體，它的吸收、改變、或拒絕任何文化特質的行為，這種自動的約束，著者稱之為 Schemocracy。

奧格朋教授曾說：『文化中的某一部份，因發明或發現而發生變化，必致影響於其附屬的部份，此種附屬部份的變化常較遲緩』。此種變化遲緩的現象即所謂文化的停滯。如應用上述四種觀念，則文化停滯的現象更易於研究、分析及測量。一種文化中如有較多的互結的文化特質，猶不易停滯。附合的特質雖不及互結的特質容易適應，但影響於文化的停滯，則不若互抗的特質為大。失用的文化特質比較不甚重要，惟在文化形態劇變以後，常形成大量的失用特質，目前的蘇俄、德、意等國均在盡力剷除此種失用的特質。

奧氏又云文化的某一部份發生變化後，另一部份不能有同樣的變化，就產生一個失調的時期。其實社會上的失調有數種：一種是純粹

的文化失調，例如宗教的信仰與科學的解釋常引起糾紛；一種是心理的失調，使個人的人格不能適應於社會生活的環境；一種為團體的失調，如少數民族的問題或初民社會的不能適應自然勢力。據著者的意見，各種的失調彼此都有聯繫，而最基本者厥惟純粹的文化失調，蓋各種失調均由於文化特質的不能互相融合而成爲統一的功用所致。

人類的根本需要在於維持一種平衡的調適的文化。真正的社會問題並不是犯罪問題、貧窮問題、失業問題等，而是文化特質及文化叢互相衝突的問題。這就是說互抗特質的增加及互結特質的減少纔是嚴重的問題。惟這個問題並非任何人任何方法所可解決，除非有專門的訓練。審察文化的停滯亦然。文化特質的調度，以及它們的作用的考核，文化進上所必需的輔導及修正，都非由富有訓練的社會科學家來主持不可。這或許是過奢的期望，但卻是正當的途徑，否則過去的經驗，可說毫無用處。

文化叢一名詞，著者在本文中引用 *symplegma* 一詞以代 *culture complex*，此點亦頗有見地。*symplegma* 由兩個希臘字拼成，含有互相結識的意義，*complex* 一詞原由一拉丁字所轉變，雖亦帶叢結的意義，但在心理學上已作爲一種變態的心理狀態，且在社會科學中，已受人任意濫用，故用作文化概念，不無缺陷，不如另用新字而給以特殊的固定的意義，使不與他字相混之爲愈。又 *complex* 不能用作動詞，但 *symplegma* 如用作動詞，即可變爲 *symplegmataze*，故

在應用上亦較方便。這又是可注意的一點。

一二八

法國之植棉政策

胡紀常

原名“Le Coton français”，係 N. P. Perdrioux 所著，載法國政治科學

雜誌 (Revue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一九二六年四月至六月號。

棉花之應用，雖至近代而始廣佈，然其於工業上之重要，則極爲顯著。因機械之進步，生產成本之低廉，及紡織之便利，棉花已戰勝麻、絲、羊毛而爲最重要之紡織原料。除製衣之用，幾於全球普遍外，棉花又可製造炸藥，於近代戰爭中，極關重要。他如皮光布、被絮、假皮、玻璃、繩線、鈕扣、絕緣器、油漆、膠片等之製造，無不需用棉花，而人造絲之生產，尤以棉花爲其主要原料。據最近統計，世界棉產總額，爲二千六百萬包，其中美產一一·五百萬包，印產四·八百萬包，俄產二·三百萬包，巴西產二·二百萬包，中國產二百萬包，埃及產一·五百萬包，其他共產二·一百萬包。

素以紡織著名而爲棉花大主顧之歐洲舊工業國（英、德、法、比、俄）往昔除棉產收成之豐歉外，無他顧慮。今日則此等工業國所感受之危險，不僅由於美、埃諸地棉產減少而尤因歐洲以外各國棉織業興起，其競爭足予歐洲諸國以巨大之威脅。故自二十世紀之初，歐洲諸殖民國（英、葡、荷、德、意）即企圖欲於其屬地方面，求覓救濟此嚴重危險之方

法。

法國棉紡織業原料之取給，實為當前之重要問題。紡織品在法國對外貿易中，無論輸出與輸入，俱佔首位。法國現有紗廠二百，棉織廠六百，直接僱用工人三十萬，間接恃以為生者，約及百萬。值茲經濟恐慌之年，猶需用棉花二百三十餘萬包（值十億法郎）；其中百分之八十，來自美國，法國殖民地所能供給者，僅百分之二而已。

法國從事於解決棉花取給問題之最初嘗試，當歸功於私人之力。一九〇三年法國棉業總公會，即設立殖民地植棉協會，以發展殖民地之棉產，藉供本國棉紡織業之利用為目的。此會自成立後，對於植棉之推進工作，如各殖民地種棉環境之研究，津貼之給予，耕具及種子之分發，耕種及軋棉方法之試驗以及植棉事業之宣傳等等，無不積極進行。

但植棉事業與公共工程之建設及殖民政治，皆有關係，而後者盡屬政府分內之事。已往法國政府對於此事，似不甚注意。迨戰後法國北部工廠復興，阿爾薩斯、洛林二州復歸故國，法國棉紡織業對於原料之需求，大見迫切，於是政府始以津貼給予殖民地植棉協會，計先後約有八百萬法郎之譜。

茲請略述各殖民地之棉產情況。敘利亞雖係代治地，然所產棉花，頗受阿爾薩斯工業公會及殖民地植棉協會之注意；輸出他國數量，亦漸增加。突尼斯及摩洛哥，不乏適宜之地，植棉事業，猶在推廣中。阿爾其

利亞植棉頗早，十九世紀中葉，因南北美戰爭之影響，棉產頓盛。但最近漸見衰落，且多恃人工灌溉；政府現正試以美棉代替原植之埃棉。至新加萊度尼及新愛勃利特諸島，棉質雖佳，惜缺乏人工，輸出數量至微。印度支那各地俱可植棉，但現有棉產之五分之四，集中於柬埔寨。湄江流域，土地肥沃，最近產額，自四九五噸增至九五四噸。俟湄江上游築閘計劃實現後，植棉之地，可增加四萬餘公頃。現有銷場，為日本與香港。

上述各殖民地之棉產，雖有增加之可能，顧為量不多。鉅大之希望，當在法屬非洲，蓋是地氣候與世界大產棉區域相似，實有予以注意之必要。

法屬西非，產棉之地甚多；如塞奈加、象牙海岸、達奧美、上伏爾他諸地，其氣候及土宜，均適於植棉。法人自十九世紀中葉起，即已經從事於此；由當地殖民政府，予以指導與協助。殖民地各項經濟建設之與植棉事業最有關係者，厥為水利工程；蓋農田之灌溉，端賴水利之講求。近數年來，納藹格及塞奈加二河之水利工程，頗多進展，諸如河渠之開鑿，運管之設置，堤岸之修築，蓄池及水閘之建造等等，均有成效可觀。

灌溉事業之外，勞力問題，亦關重要。常人以為法屬西非，人口稀少，勞力必感缺乏；實則所需人工，不難自鄰近諸地，吸引招致。祇須優其給養，利其交通，則他方農工，自必爭趨恐後。農工來歸後，復須安定其生活，其領耕之地，於若干年後，不妨實給地權，俾其安居而樂業。他如合作事業之推進，農村金融之流通，耕種技術之改良等，均須由各地從事殖民

事業者，在殖民地政府指導之下，通力協作，共圖進展。

法屬西非棉種之選擇，歷經試驗，多有確定者。棉花收穫後之軋花，分級及包裝等手續，皆由當地殖民政府嚴格統制。最近產量，一九二九年為四、二〇〇噸，一九三二年為一、三七六噸，一九三四年為二、四三三噸。

至法屬赤道非洲，近亦仿倣比領剛果，試辦植棉事業。植棉區域，自北緯四度至南緯十三度，氣候土壤，均屬適宜，計有可供植棉之地一萬萬公頃。植棉事業，始於一九二九年；種植面積，現為二、八〇〇公頃。一九三一年，輸出棉量為一、五〇〇噸，一九三四年，增至五、〇〇〇噸。將來發展，頗有希望。惟以近年來棉價跌落，而運費昂貴之故，外銷極感困難。賴有法政府迭撥巨款獎助，始克維持。

觀於上述，法屬殖民地，皆有產棉之可能。吾人切望棉產成本，能力求減低，世界棉價能重見增高，俾法於植棉事業，得續謀發展。此於法屬各殖民地購買力及文化之增進，均有裨益。一九三四年法國輸出之棉織品，計共三九、〇三一噸，其中輸往他國者，僅四、九六〇噸，佔總額之百分之十三，其餘百分之八十七，悉銷法屬殖民地。由此可知法屬殖民地植棉事業之發達，當大有助於法國棉紡織工業原料之取給與產品之銷路。是故購買殖民地產品，即不啻推銷法貨，蓋法屬殖民地為法貨之最大主顧，欲求法貨銷路之暢達，須將最大主顧之購買力，設法增進。此舉在目前雖不無犧牲，但將來終能獲得良好之結果也。

一二九

鐵道與汽車

張毓珊

原名“Le Chemin de Fer et L'Automobile”，係德國明斯德大學教授摩斯脫(Otto Most)所撰。全文載於一九二六年八月出版之國際經濟雜誌(Revue Economie internationale, Vol. III, No. 2, 1936.)

運輸問題，不論在經濟或科學的立場，均日臻重要。一方面人類要爭服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以求解除自然所賜與的束縛。同時運輸事業發達，對於一國政治的進展，攸關至鉅；歐洲先進諸國，其政治之統一，固有賴其交通之發展。至於在經濟方面，運輸事業的功効更大；故國際商會對於交通問題，日益重視，良非偶然。

在各種運輸事業中，海運事業，仍舊佔着很重要的地位。至於百年來鐵道之進展，更可驚人。最近汽車事業之發達，亦頗有一日千里之勢。各國因地理環境和交通網分佈的情形不同，故鐵道和汽車在各國交通上的重要性亦異；嚴格地說，鐵道與汽車事業，實不應該互相競爭，而應當互相補充。

運輸技術的進步，往往使運輸上發生重大的變革。蒸汽機和火車發明以後，使以前許多運輸工具，日就退化。最近飛機和汽車的發明，在運輸方面，更開闢一個新紀元。吾人試以德國鐵道與汽車事業發展的情形相比較，即能瞭然。

一、鐵道	一九二二	一九三五
鐵道線	五八、〇〇〇	五四、〇〇〇公里
客車數	七〇、〇〇〇	七〇、〇〇〇輛
裝貨車	六九〇、〇〇〇	六〇〇、〇〇〇輛
載重量(千噸)	一〇、〇〇〇	一〇、五〇〇
二、汽車	一九二二	一九三五
摩托汽車總數	一二〇、〇〇〇	二一六〇、〇〇〇輛
客車	六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輛
運貨車	三〇、〇〇〇	二四〇、〇〇〇輛

德國運輸工具摩托化的程度比較有許多國家，相去尚遠。按照最近的統計，美國五人可有汽車一輛（客車與運貨車均計算在內。）法國則二十二人可有汽車一輛。英國二十七人。比國四十三人。瑞士四十六人。荷蘭五十八人。德國須六十三人，始有汽車一輛。此項差別的情形，一方面因為各國交通網的狀態不同，同時各國經濟發展的水準亦異。

有許多歐洲以外的國家，土地面積甚大，鐵道線很短，汽車的使用，異常發達。在德國，每一百平方公里，有鐵道十二公里半；加拿大則僅有〇·七公里；阿根廷一·四公里；烏拉圭一·五公里。德國平均須六十三人，始有汽車一輛；加拿大則每十人可有汽車一輛；阿根廷與烏拉圭，平均每四十四人可有汽車一輛。他若墨西哥、智利、巴西、祕魯等國，其汽車之使用，亦能與歐洲各國相比擬。

各國因社會、經濟、和地理的結構不同，故對於「鐵道與汽車問題」取決之趨向亦異。近來各國之鐵道政策，要皆遵循下列三項原則：（1）

調整鐵道網之分佈。俾生產的路線，與不生產的路線，能互相調濟。（2）貨物運費的合理化。凡價值小容量大之貨物，則減低其運費；價值大而容量小之貨物，則增高其運費。（3）發展客運事業。使客運與貨運的收入，能維持平衡。故各國的鐵道事業，逐漸有集中的趨勢。英國的鐵路公司，在歐戰以前，有一百家之多；至一九二九年頒佈鐵路條例（Railway Act）以後，乃合併為四個集團。在法國與德國，也有同樣的趨勢。

各國所採取的三種鐵道政策，往往因汽車事業的競爭，受着重大打擊。關於調整鐵道網之分佈，往往因公路的競爭，完全失效。至於鐵路貨物運費之合理化，則更難維持；因為汽車只運載對牠有利的貨物，而鐵路則各種貨物，均須運輸。他若鐵道的客運事業，受汽車業之影響，更無待言。故一國對於「鐵道和汽車問題」，果應如何取決，實為極重要之問題。

吾人欲解決鐵道和汽車問題，不能僅就鐵道與公路競爭的關係，加以探究。近數年來，國際商會方面，確認整個的運輸工具，應有合理與有效的調整。即水陸運輸，應在有組織的合作之下，與以調整。一般人對於鐵道和汽車問題的爭論，往往列舉鐵路虧損之數字，以資引證。此項統計，實不能顯示鐵道與汽車競爭之狀態，蓋自最近經濟恐慌發生以來，鐵道運輸之減退，係普遍的現象，其受汽車競爭之影響，究至若何程度，固難於確定。

近數年來，德國鐵道和汽車問題的爭論，益見重要。德國的鐵道，在

全國運輸事業中，本佔着極重要的地位。故一般的見解，均認爲不能任汽車對鐵道作無限制的競爭，但是應採取何種方式，則各人的意見不同。有許多人以爲應在雙方不損失的情態之下，獲取解決的途徑；他們將鐵道和汽車業，完全當做私營事業看待，忽略運輸對於國家其他各方面的關係。至於從事鐵道或汽車工業者，因利害之不同，故主張亦相背馳；從事其他企業的人，僅以鐵道和汽車當做運輸的工具，而不是他們經營的目標。

一九三五年，巴黎國際商會曾經刊行一種備忘錄，羅列關於此項問題之資料。大部份國家所確定之目標，均相雷同；即一方面維持鐵道組織之健全，同時使汽車事業能有充份的自由發展；至於所採用的方法，則各國不同。

各國調整鐵道與汽車運輸的方法，雖不相同，但有兩端幾爲共同所採納。(1)各工廠以自備汽車，運輸本廠的貨物，除受警章管束外，不再受其他限制。一九三五年國際商會開會時，曾有下列之議決：「凡各工廠自辦的運輸，不應受任何限制」。(2)鐵道爲長途的運輸工具，故在地方區域內營業汽車之運輸，往往不受何種限制。所謂地方區域之範圍，則各國不同，德國規定五十公里，瑞士規定三十公里。

德國自希脫拉執政後，即確認運輸政策爲政府之重要職務。一九三四年二月二十七日頒佈之法令，可謂新德國運輸政策之「大憲章」。德國的運輸事業，本由運輸部與郵務部分別管理；一九三四年二月之

法令頒佈以後，乃完全歸運輸部主持。德國的運輸政策，一方面固欲維持各種運輸事業之平衡，同時復有培養中層職業階級之意念。一九三五年六月二十六日頒佈的法令，便充份表現着這種運輸政策的精神。

一三〇

各國政黨之分析

張樑任

本文載於德國評論(Deutsche Rundschau)本年七月號，作者係柴瑪哈伯(Urist Samhaber)對各國政黨觀察頗爲透澈。

希臘城市國家之產生政黨，實係國家概念歷史上最大之變更。在巴比倫皇或埃及皇國家內，僅有宮廷派別，包圍皇帝，且常恃軍隊或教主之力量，強使皇帝接受其意旨。那時談不到有政黨，因爲政黨固然奪取政權，然並非其領袖佔據要職而已，乃將其主張成爲國策。

在希臘城市內，人民黨與寡頭政治黨對立，二黨背後，不特有二種不同的社會層次；貴族的地主階級及無產的大衆，且又環境各異，一係自足的農村，一係繁盛的商業。就當時的世界政治看，一係民主的雅典之友，一係貴族的斯巴達之友。這兩個政黨，因內部的分歧，無人能使其妥協，希臘因受其害。然他方希臘之發展，如對波斯作戰與文化上之功績，亦與此有關也。

羅馬沒有像希臘二個政黨的對立，這是對羅馬的發展，頗關緊要。羅馬貴族黨與平民黨之爭鬪，係爲奪取政權，並非爲政治主張而出此，

祇要政權拿到以後，目的即算達到。羅馬政治即如此演變，直至軍隊奪取政權為止。

羅馬政黨，至軍隊奪取政權後消滅。至中古時代開始時，意大利纔有皇帝黨與教皇黨之爭，仍是為世界觀問題而非為經濟問題。宗教的不同，使城市之間，職業之間，甚至家庭之間，積有深怨，其怨恨之深，僅於意大利詩人 Dante 所著之「地獄」(Inferno) 文中，可比擬之。

近代最初之政黨，發源於英國。十七世紀中葉，議會產生，英國即有政黨。王政復古以後，英國有自由黨及保守黨：一黨係忠於皇室，他黨係蘇格蘭的教會的叛徒。但是在二種世界觀背後，又有經濟的與社會的衝突。自由黨以大地主大商業及大工業為中心，而保守黨卻偏重於中等地主，前者玩世界政治，所以與大陸之天主教力量常抵觸，後者則建基於農業，故對於革新及經濟之改造，大加抨擊。二黨宗旨雖不同，但彼此並無你生我死的衝突。

在法國，國民會議初，僅有身份之分，及身份差異消滅後，則有情緒之分，較穩健者坐於前排 (le marais)，急進者坐於後排 (la montagne)，急進派卒將穩健派融化。拿破崙戰爭時，內政問題，趨於沉寂。

政黨大盛時期之起始，要算在十九世紀拿破崙時期過後。那時全世界分保守與自由二黨，一邊是擁護，一邊是反對法國革命所獲得的成功。祇有北美洲沒有這種保守與自由之分，那是因為北美是新進的國家。起初——在神聖十字軍時期——自由黨沒有什麼力量。自由黨

因武力得到的政權，如西班牙，結果被國際討伐軍所摧殘，直到一八三〇年巴黎七月革命，自由黨人乃得政權，並不僅因其領袖被佔有政府重要位置，乃因自由思想成為國家及其官吏之一般思想，即保守者之思想，亦因之而有所轉變。自由主義基於國家思想，以人民替代皇室，為國家思想之掌持者。

初次民族自決權之崛起，於一八四八年被人壓滅。德國學生在霍爾斯坦 (Holstein) 流血，波蘭暴動未發動前，即被發覺，匈牙利之反抗，被俄軍入境所壓服。歐洲滿佈之沉悶空氣，因 Othman 之恥辱，予普魯士外交上更不利。主張自由主義最烈者為拿破崙第三，至俾斯麥融自由及保守思想於一爐。

俾斯麥於自由、平等、普遍及祕密選舉權之基礎上，成立德國國會，成為世界最民主最自由的國家。俾氏成立國會，作為其聰明政治的對手，然國會屢次阻止他的政策。俾氏以國會為民意之代表機關，民意如與政府見解不同，儘可在國會內發言，於是民意有發言的機關，無論其主張如何愚蠢，儘可自由發表，而俾氏本人亦可借國會對民衆發表其意見，這個機關——國會，俾氏頗重視之。至於各政黨如何於國會內盡其職責，吾們感覺得他們辜負了俾氏組織國會的用意了。俾氏使政黨為民衆之喉舌，而各政黨不願僅作民衆之喉舌，而欲自認為民衆欲有決定一切之權，但是憲法規定如此，各政黨一面受憲法之拘束，一面被俾氏所控制。

西歐英、法民主主義之先例，引起德國之效尤，而亦成立議會制度。但是英、法的議會制度，有其國內特有之條件在。在英國貴族連結，戰勝了皇族。愛利白斯族與斯篤次（Stuart）二族之爭鬪，決定了一六八八年議會制度之勝利（斯篤次主張天主教與皇室獨斷獨行的政治，結果斯篤次失敗）。當時英國政府權力的薄弱（以沒有如大陸有常備軍隊為標記）使英國私人在全世界自行發展，商人的冒險建築了大英的帝國，東印度公司攫取了世界最富庶的印度，商人以奴隸賣買來控制殖民地產品之市場。英國內部的弱點，在拿破崙戰爭時暴露無遺。然而英國之所以能持久，也許就因為沒有軍力去抵抗而無所失敗。當時英國之所以能支持，一面是因為島國的政治，一面是因為真貴族統治的存在。所以大陸所認為英國的自由，表面係民立，實際是社會階級的嚴重。這個特有的制度，保證英國貴族能統治英國，而且使英國人還相信他居住在世界最自由的國家內。

就是到後來勞工黨勢力澎湃，勞工黨亦能就範於英國憲法內。牠雖然掛了社會改革的旗幟，但在英國看來，僅是一反對黨，這就是說，是行政的一節而已。英國人需要反對黨，英國人以爲人性均惡，善專權，喜浪費，他們不相信良心、責任心以及愛國心能阻止人妄用他的權力，所以必需有憲法及反對黨來阻止他的。絕對的專制政治或迭克推多，在英人看來，係一種專制、反正義、及罪惡的組織，必至以戰爭結束而後止。

至於法國人，那對於議會制度的任務，看法又不同。法人係個人主

義者，以爲政治是個人主義拿來抵抗大力的社會組織，法國人的這個基本觀念，歷史上屢見不鮮：起初有新教徒反對教堂（十六世紀），然後有貴族黨反對帝制，繼有市民階級反對封建制度及市民反對貴族，到現在小市民反對所謂工業家聯合。所以政黨的組織，在法國係用爲反對祕密的組織；更透切的說，反對他人的聯合，所以法人政治上站在左邊，就是反對任何一種的聯結。至於今日法國右派大結合之所以形成，那是反對左派的大聯合——個人主義的敵人，馬克思主義的政黨等之聯合，但是法人對政治，仍站在左邊，我們只要一看法國中間黨的名稱叫「急進社會黨」、右黨卻叫「共和中間黨」，就可了然了。

所以法國的政黨，實係個人與國家組織間之妥協者，使國家不能對個人妄用其權力。在英國惟恐個人的情感，危害國家，在法國則深懼個人被祕密力量、財閥、貴族等的勢力所暗算。固然在今日法國民主制度中，仍有恐懼特出的人才如拿破崙等的思想，這是因為恐懼某種力量如教堂等（不甚恐懼軍隊）會利用這麼一個人，正如上世紀末波郎瑞（Boulangier）將軍視爲這個黑暗力量的助手。

倘使我們一看北美民主制度，那末這個對於政黨的看法更顯明了。在那邊政治的後臺老板基於社會力量，是東邊的財閥及西邊中部的農業，其目的在保持純粹美國人對外國種美國人的權力，可視爲物質利益的奮鬥。共和黨與民主黨之分別，也有以世界觀的不同爲理由，但究竟仍是以黨爲工具達到其個人利益。

至於德國人對政黨的看法，大有不同。德人視政黨為世界觀的結合體，追求最良國家制度的組織。如政黨有權利思想，即被視為不尊重此種神聖之物了。在俾斯麥時候的德國，這種政治理想，與事實尚相符合。但是以後卻很危險。當軍隊效命於疆場時，而人民代表卻在國內談和平及最好的國家方式。最奇怪的他非特不認識自己的錯誤，而反以為事態的變化是有理由的，這樣產生了韋瑪的民主政治。

韋瑪憲法實行了幾年，已使人幻滅他們的理想，政黨卻變為某部人的權利的工具了，於是反動就起，這種反動，又因凡爾賽條約、賠款問題、世界經濟危機以及失業問題而加速度地演變，即使沒有這些問題，反動遲早要起來的，那是因為人民對政黨的理想與事實相距太遠了。以前個人主義的理論，現在被國家先於個人的思想所替代了。德人知道，只有憑全力貢獻於國家——而非致力於某一政黨，方可將德國由困苦艱難中救出來。在這種認識貫徹的時候，德國政黨之沒落，是不可避免的。

一三一

勞工運動與重整軍備 葛受元

原名“Labour and Rearmament”係 J. R. Campbell 所作，載於一九

三六年十一月份之勞工月刊 (The Labour Monthly, Vol. 18, No. 11.)

工黨對於重整軍備態度之辯論，公認為其黨史重要之一頁。其執

行委員會曾假以一日之時間，使各勞工領袖得充分發表意見結果所通過者為一妥協議案，能受不同之解釋。故此軍備辯論之重要，並非在其決議案，乃在表現勞工運動，尤其是權威者右派之意向。

決議案之本質，為以下問題求一答案：「勞工運動應付「法西斯」外交與軍事攻擊之政策如何？」「勞工運動既強迫政府對「法西斯」國家採堅強態度，而如何又反對政府為維持堅強態度從事軍備之擴充？」

一九三六年九月間，「職工團會議」(Trades Union Congress) 開幕，該團與「勞工局」(Labour Bureaucracy) 僉望能按照一九三五年職工團在馬基特(Margate) 會議之決議，成立歐洲一般協定。該決議案內容如下：「重申一九三四年在威莫斯(Weymouth) 所決定之政策，並宣言確信在國聯機構內樹立集體和平制度，且決心促其實現。再則，為達到軍縮之具體實施，關於監視製造、販賣、輸運軍火之國際協定，以及制止私人製造軍火等目的起見，主張英政府發議，由國聯召集一「新國際會議」在二月二十四日「倫敦職工會議」(London Trades Council Conference) 賽君 (Vitrine) 亦曾謂：「不侵犯條約，性質並非盡同。如凱洛格非戰公約與正在商訂中之法俄互助公約，顯有不同之點。惟吾人之政策，非基於此項稍勝於戰前同盟之條約，乃以國聯為根據」。然當萊茵被佔，若干勞工領袖，尚同情於德。例如日日新聞 (Daily Herald) 曾探求希特勒「和平運動」(Peace Offer) 之

真偽，且爲其辯護。謂希氏可藉此易於解決其困難，爲德國在歷史上求光榮，在道德上臻於領袖地位。無如下列事實已予以反證：(1)希氏拒覆英人所質問其在東歐之用心。(2)希氏一再展緩洛卡諾條約國會議。(3)「法西斯」對西班牙之攻擊。於是「全國勞工會」(National Council of Labour)被迫於八月二十日宣言：「事變程序中，表示「法西斯」權力之澎漲，已臻於「胡亂的」「侵犯的」及「危險的」階段；是洵爲民主國家不能忽視之警告，及不可思議之事態也。」在「職工團會議」中，芬德雷(Findlay)基於類似上項原則，聲言：「苟俄法與吾人，根據國聯盟約，成立互不侵犯與互助協定，并任其他國家參加，則歐亞和平，定可保存」。工黨在「愛丁堡會議」通過議案，其緒言如下：「強有力之和平國家，應急謀在國聯機構內，保證彼此不侵犯而且互助，以抵抗侵略者。對於政治及經濟，取得切實合作。此項集團，一經成立，其會員資格與利益，公諸願接受其義務之國家」。

苟芬德雷在「職工團會議」所述之政策，及工黨決議之緒言，果能見諸事實，則反對政府之鬥爭，殆不可免。蓋政府不能掩飾其反對和平國家合作，以資加強國聯之事實。例如：不願國聯，陰與德國成立海軍協定；當希特勒佔領萊茵時，政府又制止法國行動，並一再聲明反對東歐協定，則其反對歐洲一般互助協定之提議，可無疑義。且當工黨會議開幕時，政府嘗圖破壞法俄盟約；對西班牙新政府施以壓力，並非同情於瑪德里合法政府；皆彰彰明甚。惟勞工領袖，並未有是項鬥爭之感覺。

據白芬(Berlin)在「職工團會議」演講中之觀察，謂現政府可繼續維持四年，且拒絕成立違抗政府之聯合陣線，與各組織爲擁護集體安全之和平運動之提議，以預防聯合陣線之形成。是則勞工領袖實處兩難地位：一方面受「法西斯」之威脅日甚，如不設法制止，將釀成第二次大戰。一方面須拒絕聯合陣線。——不獨拒絕反對現政府之聯合陣線之形成，且制止勞工當局對政府任何急烈反對之企圖。緣是，利用現政府，抵抗「法西斯」乃爲必然之趨勢。右派勞工領袖，遂致力於擁護政府，充實軍備之計劃。故在二月「倫敦職工會議」，賽君曾表示勞工運動，必須擁護在政府支配下之重整軍備計劃。芬德雷亦主張須以武裝維護國家。

所謂武裝維護國家，並非集體安全之謂。仲夏「全國勞工聯合會」(National Joint Council of Labour)曾一度壓迫議會之勞工代表，投票贊成軍備計劃；嗣遭反對而失敗。在九月「職工團會議」中，芬德雷繼續反對「法西斯」，主張擁護政府之軍備計劃。數日後，白芬繼稱：「因「法西斯」侵略日急，「職工團會議理事會」(General Council of T. D. C.)應會同工黨執行委員會，重行考慮其政策。在現況下，勞工運動仍應採取和平主義，抑擁護政府之充實軍備計劃？爲急須解決之問題」。工黨執行委員會經長時間之討論，始得一富有妥協性質之決議。當辯論開始後，達爾頓(Dalton)斯脫巴爾齊(Starbolski)爵士及覺克斯(Charlie Dukes)等，一致主張擁護政府軍備計劃。作

者之意，彼等尙未慮及擁護政府軍備政策，未必盡能截止侵略行爲，或適足助之，亦未可知。和平主義者，雖加反對，而其論調實昧於事實。如蘭

帝國主義者之目的；如徒爲集體安全制度，則英國現有之軍備，洵爲過多矣。

斯柏里 (Lansbury) 主張與獨裁國家開一會議，以理智替武力，使之就範。亞諾爾特 (Arnold) 爵士於攻擊和平不能分割說時，曾提議如戰爭爆發，英國儘可實行一光榮之孤立政策。沙爾特 (Salter) 曰：「議會不應抵抗查理第一，因其抵抗之結果，反召致克倫威爾 (Cromwell) 獨裁制之樹立」。此項理論之唯一結果，反驅使職工團員，附和右派之主張。社會主義者亦反對是項決議，以葛雷頓 (Clayton) 爲首，除對於英政府外交政策加以分析外，復詰問：「此決議是否訓令議會之工黨代表履行軍備計劃是否確能制止「法西斯」？有無幫助「法西斯」之可能？以軍備置於政府之掌握中，無異以武器畀予盜賊，而望其保護。」

此外，兩派復各持有特殊之理由。擁護政府軍備計劃者，謂「法西斯」軍備日事膨脹，他日一工黨政府，亦將被迫採取自衛措施。然軍備製造，並非咄嗟可成，軍備製造局，應行準備工作，故現政府之軍備計劃，應予擁護，以應將來工黨政府保護民主政治與和平之需要」。而反對者則言「政府不忠於國聯，在行政院大會及軍縮會議中，皆未致力於加強國聯及奠定和平之工作。過去五年之國際形勢，愈趨愈下者，政府不能辭其咎也」。

葛氏之言，引起莫理孫 (Morrison) 爲執行委員會聲辯。謂決議案並非擁護政府軍備計劃。莫氏並反對政府之軍備計劃，惟其反對之具體方式，或作表徵上之縮減，或投票反對整個軍備預算案，尙未決定。迨得阿太里 (Atlee) 之有力擁護，遂成立兩派之妥協案。即一派擁護理事會，不問政府之外交政策如何，主張力整軍備，以保護民主政治，白芬、芬德雷等可爲代表。另一派若阿太里與莫理孫輩，則反對軍備計劃。蓋爲集體安全而整軍，固爲需要，但政府未能加以證實。換言之，英政府如說明其政策，並保證擁護集體安全及成立全歐協定，則莫氏輩亦可轉而擁護之。然事實所示，政府之圖充實軍備，非爲集體安全，乃欲實現其

誠然，政府對於國聯，借口普遍原則，以加強國聯爲理由，促德日重返日內瓦。實則阻礙工黨所主張於國聯機構內和平國家合作之政策，亦無異對於工黨加強國聯限制「法西斯」之舉，加以反對。在本屆國聯大會中，當小國受德威脅時，艾迪尙爲「法西斯」而擁護修約之議。是愈證明如工黨欲貫徹其和平國家合作之政策，須與政府大事奮鬥；而且對於聯合陣線政策，須略事修改。共產主義之蘇俄與若干資本主義國家之合作，須得各資本主義國家人民絕對多數之擁護，方能見諸事實。同時，勞工階級在國際間，應有統一意志，以資行使統一政策。再則，各資本主義國家之和平力量，須集中於人民陣線下，俾克服其國內之助「法西斯」與反對蘇俄份子。勞工運動之反對政府軍備計劃者，除非擁護聯合陣線政策，否則難操勝算。同樣，擁護政府重整軍備計劃之

若干勞工領袖，拒絕以聯合陣線爲其選擇政策對象之一，無異加強

「法西斯」與戰爭之力量。

勞工領袖徒呼民主政治必須保護之口號，但政府不能特爲保護之工具。英國現有帝國主義者之民主制度，乃過去英人政治鬥爭之貢獻。今政府既不欲加強國聯以保護民主政治與歐洲和平，則英國資本階級之動向，並非取決於民主政治主見，而以帝國主義者之利益爲其決斷因素。右派更未認識爲保護英國民主政治，務必涉及「國際的」與「國內的」兩項陣線之事實。前者以國聯盟約爲基礎，成立一互助協定與國際陣線；而後者則在建立人民陣線，以戰敗在不列顛之擁護「法西斯」份子，並以工黨政府替代現有政府。拒絕聯合陣線與人民陣線，即是拒絕所有爲民主政治及和平鬥爭力量之動員。

真正和平，須基於下列三原則：(1)在國聯機構內，成立和平集團。(2)國際勞工階級聯合。(3)在聯合陣線基礎上，建築一人民陣線。勞工運動當局，須決定其立場：爲和平與勞工階級取一致行動，抑爲戰爭而與政府合作？如採取前者，則須與勞工階級商召特別會議，使勞工運動不致成爲政府之附屬物，而且一「真實的」爲大多數英人所擁護之「積極的」和平政策，當被採用。否則，勞工外交政策，何啻紙上談兵也。

一三三二

一九三六年之德國陸軍 金通藝

原名 "The German Army of 1936" 係 Lieut. Colonel H. de Wasteville 所著，載於十一月份之十九世紀月報內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nd After, Vol. CXX, No. 717)

一九三三年德國之陸軍，係一凡爾賽條約束縛下之軍隊，故其人數僅十萬人，軍役期限僅十二年。然以他國同樣之人數軍械，彼此相較，則德國之陸軍，仍不失爲當時歐洲最精銳軍隊之一；蓋德國於歐戰前素具之陸軍沿革，陸軍要義，陸軍技術，該項軍隊，無不齊備。兩年後，希特勒聲稱，德國非恢復其全國徵兵制不可，於是德國軍部，羣策羣力，專事擴張，以冀達一九一四年世界最大陸軍之譜。

德國擴張軍隊，由來已久；一九二七年白里安氏略露德國可恢復其軍備之意，德人即乘機要求將其軍隊由十萬人增至三十萬人；自是以後，德國幾無時不圖重振軍備；及一九三五年三月之改編軍隊令發表後，即着手招募新軍，進行順利，實因德國擴張軍備計劃，熟籌已妥，故無困難也。當時擴張軍備之辦法有二：(一)保持舊存之陸軍 (Heimwehr)，同時於該軍外，另置新軍。(二)完全改組舊存陸軍，徵募新軍，以增其數，然後漸次將新舊兩軍，合編爲一。前項辦法，經賽克脫將軍 (General von Seeckt) 之提倡，初似有實施之望；然自國社黨秉政後，乃決定捨前項辦法而取後項。故一九三六年德國之陸軍，係新舊兩軍混雜之軍隊；而用全國徵兵制以擴充之。

德國際此新舊兩軍改編之時，軍力殊屬孱弱，由軍制上觀之，似有莫大之缺陷。幸德之擴張軍備，不獨規劃井然，進行神速；且其空軍發展，已達相當程度，故於國防上，尚無大危險。但兩軍混合之結果，舊軍幾等解散，新軍服役期限，方由一年增至二年，軍制軍紀，均待肅整；是以德國軍隊，適在過渡時代，須歷年經月，始可具一九一四年軍隊同樣之戰鬥力。

我人如以德國陸軍之組織，詳加檢討，則不難知其缺點。最顯著者，即軍官人數缺乏，尤以下級軍官為甚。上級軍官，具歐戰前之軍事經驗才識者，固有人在，但將來戰爭發生，死亡一多，後繼軍官，能勝任者，實屬晨星寥落。至下級軍官，在舊軍中，固亦有識驗兼備者，然為數更少，平時或可擇其精幹者，以充新軍軍官，惟戰時斷難接濟。況德之軍事當軸成，以為新軍軍官，不可由舊軍調充，須逐漸訓練，依次提升，而後始可養成一般新式幹練之青年軍官。但養成此項軍官，尚需時日，故德國軍官人數缺乏之弊，至今猶難彌縫。

以一九三六年德國之陸軍全體論，則大都皆為精壯士卒；其體力之健全；精神之威武，訓練之嚴專，均足表現德國尚武之精神，為他國所罕有。故德國今日之陸軍，漸步一九一四年大軍之後塵矣。

德國之軍，雖本一九一四年陸軍之精神而編制；然以軍備相較，則後者遠勝前者。蓋同一師團也，昔日所備之機關砲、擊射唐克車砲、投放炸彈機及其他汽機車輛，無論質量數量，皆不如一九三六年之精且多。

不特此也，即同一師團之內部組織，亦迥然不同。一九三六年之師團，以三大聯隊之步兵為其骨幹；砲兵副之，備有溜彈砲、重砲、及六吋徑之遠射砲，後者為最新式最有力之利器（笨重之野戰砲，業已廢棄不用）；此外尚有新編之偵察隊（The Reconnaissance detachment），備有四輪及六輪之鐵甲車，擊射唐克車砲，機關槍隊，及機汽車隊，其行動之速，砲力之強，與鐵甲保護之堅，為全師之冠。

德國既有若是之新式軍隊，則異日德國將取何種政策？何種戰略？易詞言之，德國復將如一九一四年時，以其軍隊攻擊他國乎？他日一遇戰爭，德國將用何種鐵甲軍隊，出而應戰？其新置之空軍，又將如何使用？凡此問題，皆難明確答覆。一因軍事秘密，不易探悉；二因德之新軍，尚未正式與戰，實力如何，猶未完全通曉。且軍事上之策略，軍隊中之武備，咸因地而異，職是之故，德國軍隊仍用多量駿馬，尚未全以汽機代之。例如最近德國陸軍操演時，其砲隊中之巨砲，固用汽車運輸；然其機關砲及後方運輸之車輛，仍係駿馬牽挽。倘一旦戰事發生於維楚拉河（Vistula River）及狄尼拍河（Dniester River）一帶泥涯之區，則馬之功用，較勝汽機，此為德國軍事權威所公認者，德國軍隊之留用駿馬，亦即斯故也。

至將來作戰時，鐵甲隊將如何組織，如何使用，知者固少。但德國軍隊已備強有力之鐵甲隊三師，據傳復有兩師，正在編制中。且最近陸軍演習時，所用二人駕駛之唐克車，幾達百四十輛之多。由此可見德國軍

事專家將來殆分陸軍全部為三大隊：（一）為機械化之鐵甲隊，上由空軍掩護，以作先鋒之用；（二）為行動迅速之偵察隊，專行追隨鐵甲隊之後，此隊組織之內容，究將若何，尚在推測中；（三）為現存之步兵隊，其實力之大小，全賴步行率與戰鬥力而定，亦為近代戰爭所不可少之軍隊。故今日德國仍在擴張步兵，將來或可增至十二師團之衆。

德國陸軍發展，將達何程度，一時尚難逆料。然其發展之限制有二：（一）為經濟上之限制。蓋現代軍備，大多機械化與鐵甲化者；故任何一國，如欲擴充，必需鉅大之經費。德國內則以其陸軍適在過渡時代，國防殊欠鞏固；外則國際形勢險惡，非於短時期間，加緊擴張軍備不可。故德國除增加其陸軍至三十六師以外，尚須另建海空兩軍，修築邊防砲壘，添設飛機場所，並製造大量軍火，以備作戰之用。今德國之擴充軍備計劃，既若是之大，其代價亦必隨之而高；是以自增加軍備以來，所費已達八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金磅。然德國如再行繼續擴張，則其經濟，恐有支絀之虞。

（二）為軍事上與工業上人工不敷分配之限制。德國軍需工廠，本可按其戰時軍需計劃，自由添增工人，儘量製造。然自德國採取徵兵制後，全國精壯青年，漸被軍隊吸收；故各工廠，如不變更計劃，縮減生產，即感缺乏工人之苦；但軍需生產減縮之後，苟遇戰爭，即有供不應求之慮。因而德國工廠與軍隊間，勢將發生人工不敷分配之患。此項問題，國社政府是否將立法案以解決之，尚不可測；但德國以人工不敷分配，而

致平時之常備兵不能激增，則可斷言也。

現在德國二十歲以上之青年，均須服軍役兩年及勞工役六個月，（勞工役偏重軍訓，實等軍役），故總計需時兩載有半。該項軍事訓練，為國社黨之定策，亦為德國向有之軍國民教育，是以服役期限，恐無減短之望。其尤可重視者，即德國之軍事教育與愛國思想，在在互相策應，因而軍隊與國家，幾無往而不同心協力。倘將來戰事偶起，全德人民，皆可相助成軍，一決勝負於疆場；則一九三六年之德國陸軍，必為世莫與京之勁卒可知。

一三三

奧國將變成德意志乎？

耿淡如

原名“Will Austria become German?” 係 Elizabeth Wisshemann 所作，載於一九三六年十一月份之兩週雜誌（The Fortnightly, No. 839）。

德國國社黨企圖合併奧地利人與波希米（Bohemian）的德意志人於第三帝國，此為其急切的目標之一。當大戰終了之時，兩族人民均表示與德國聯合之願望，但以勝利國之反對，迄未成爲事實。此在國社黨之目光中，爲惡意的與違反正義的否決，阻止德意志之民族統一。德意志於一九三三年後，開始以宣傳方法向奧國與捷克作大規模之進攻。其無線電臺對於維也納與布拉格（Prague）政府壓迫德意志人之民族運動，加以譴責。德國又以大量金錢資助奧國與捷克境

內之德意志民族主義者，作宣傳的活動。此種火焰固已成燎原之勢，但德、奧間之緊張局勢，已以本年七月中之協定，而趨於和緩，至波希米的德人問題，顯然尚未得到臨時解決的辦法。

七月十一日德意志放棄其國社原則，承認奧國的主權，並對於德人遊歷奧國之一千馬克的納稅，亦予以取消。奧國宣稱其政策在原則上將為德意志國家的政策，並允許大赦國社政治犯。兩國又同意各准對方特定的五種報紙之輸入。表面上此是希特勒之屈服。彼曾認德意志人的奧國與德國的分離，為不可容許的事件。並曾要求奧國的公民投票為與奧妥協之條件。現我人固不敢信希氏之主張已有變更，但難找得其七月十一日突然屈服之理由。奧國問題之暫時解決，在希特勒方面可謂一舉兩得。一方面可促進與意大利之合作，另一方面在英國可產生良好印象，以消散對於但澤參議院院長七月四日在日內瓦之無禮行為之注意。並且此項協定確有利於德國。對於一切外交政策問題，奧、德間將有商協的關係。傾德派中一人已被委為內閣閣員，且將有同樣的任命。奧國的總參謀部與德意志總參謀部又將互通聲氣，密切合作。亦可無疑義。此種願望已足以說明德意志讓步之理由。德意志又希望經濟征服可為政治合併之初步。現在由德到奧的旅行問題，得到解決。但當機會來臨時，奧國將削減由捷克與波蘭輸入之煤而取德國魯爾區之煤以代之。煤的問題當然不過一端而已。奧國將一般地增加由德輸入之商品。此將使奧國的經濟利益與德國相聯繫。此外德人

又信其宣傳活動更為容易。奧國所輸入德國的五種報紙並不能發生若何影響，而德國輸入奧國之五種報紙，卻著名而有勢力。德意志人之遊歷奧國者亦可望其為國社主義擔任宣傳。此項計劃，在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五日德國正式國社學生聯合會，對其會員所發之公函中，已明確說明。該項函件謂，德奧協定對於許士尼格(Schuschnigg)實為得不得償失的勝利。彼所釋放的政治犯將以全力反對之。該函又述對奧的鬥爭將繼續不斷，不過限於思想的範圍而已。其所列舉的急切目標中有旅行者之教育，奧國教師之國社化，以及反對各種天主教之組織等等。因此各大學須為鬥爭的場所。德、奧的大學生應彼此留學，並在奧國大學生中須組織特殊鬥爭團(Schülergruppen)。此項函件近在奧國公佈後，德國大為不安，可見並非捏造，而為表現德國之正確的立場。

奧國方面現尚有反德的情緒，尤其對於中央集權擴充主義的德國。一部份奧人以為德國的德人盛氣凌人，粗暴無禮。近於邊界的奧人深知德意志之食糧缺乏。一般地講大部舊貴族階級與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城市工人階級為反德中堅份子。許士尼格對於德意志之真實意義，頗為焦慮，恐亦未必肯堅守種種不成交的諾言。此外尚有一種感想，以為經濟方面，只有德國可從密切合作得到利益。奧國在德國固可得到市場，但在其他地方，將失去市場。至於德國則可得一新出路。奧國的工業家，設與德密切聯合而遭到有力的競爭者，則將趨於反德，惟鋼鐵公司對於德意志之市場，表示歡迎，以其儘量購買軍事原料故也。

農業利益當然傾德，以德國城市爲其農產品之適宜的市城。總之奧國青年之大多數傾向於國社的德意志。在老年人中大德意志觀念亦頗爲流行。許多奧國天主教徒被希特勒反共運動所吸引而接受大德意志之觀點。惟工人極少接受國社主義者，在奧國城市人民中，國社信徒之缺少，殊可驚異。

然波希米之德意志人對於國社主義，熱烈歡迎。波希米出口事業一落千丈，德人以爲此由於捷克人之貪婪與不公平。因此極力贊助德意志種族主義之原則。其領袖亨倫（Konrad Henlein）主張德語人民應組成民族自覺的團體，以保護其利益。彼雖表示忠心於捷克國家，但捷克人疑慮亨倫運動（Henlein Movement）爲希特勒主義者的方法與宣傳。及猶太主義與『極權（Totalitarian）』名詞，在捷人視之，爲違反捷克民主政治之原則。亨倫太覺柔弱，未能阻止其黨中領袖間之爭執，以致極端派更爲得勢。該派對於布拉格政府公然採反對態度而與德國之國社黨密切合作。

捷克總統貝尼斯（Benes）及其總理何突柴（Hodza）之努力，恐終未能阻止波希米德人之復返於德。過去捷克人曾蔑視德意志少數民族之權利，並加以不公平的歧視。此是毫無疑義。本年歧視更甚，亦是情勢所難免。現德意志努力競爭軍備。設此次競爭在不久的將來引起戰爭，則捷克當受到德意志攻擊之最大的危險。波希米之防守，非常困難，捷克人恐在一次爭扎後，將放棄波希米。現捷克工人移人邊疆區域，

以資監視，又將一部份的工業移至斯羅發啓亞（Slovakia），以防萬一；此皆爲當然的事件，但此卻減少德意志工人之工作。

本年一月中捷克國防部發佈命令，大意謂，凡經辦政府契約之公司，應依當地人口之比例，僱用德、捷工人。隸屬於反對國家團體之工人，須予以開革。此項命令引起捷克與德人間之惡感。波希米德人於今秋以此項事件訴諸國聯。德人聲稱，此項命令只送至德人公司。德人公司因不能多用工人，被迫開除若干德意志工人。捷克政府則宣佈此項命令同樣應用於捷克與德人公司，並不將嚴厲執行。此種退卻已覺太晚，不能和緩德人之痛恨心理。反之，設捷克認爲波希米之德人有攜貳之心，與反捷克的德國相連絡，則其將採預備的政策，亦爲當然的事件。初期希特勒企圖直接進攻奧國而任波希米之德人自起反應。現在彼此變換其策略，對於奧國用引誘方法，而對於捷克則用強硬手段。希特勒似乎決意不特將使波希米脫離捷克，並將破毀完全的捷克國家。所以希特勒的軍備與演詞愈形威脅捷克，則捷克對德人之態度亦愈不容忍，於是捷克境內之德人問題，將更趨於尖銳化。

一三四

蘇聯箝制下之文藝

王成組

原文“Art in the Soviet Strait-Jacket,” 查柏林（W. H. Chamberlin）

著，載於美國亞細亞雜誌（Asia）三十六卷第十一期（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在估量蘇聯文化的時候，判斷的標準如何，極有關係。蘇聯對於促進俄羅斯民衆識字與書寫的能力，的確成效卓著。然而蘇維埃政府的統治方法與檢查政策對於創作的思想，無論是在文學、戲劇、繪圖、音樂、歷史、哲學各方面，所發生的影響，並沒有能表現相稱的進步。由這一點看來，蘇聯的文藝，在革命之後，一直是受着鐵甲一般的束縛，不過隨時略有鬆緊的差別。

蘇聯統制文化的方式常有變更。風行的標語有一時是「階級陣線的文藝」，略有中產階級意味的作家就該倒霉。近來文藝的典型採用「社會主義的寫實派」，形式派與自然派都在遭殃。違犯時尚的作家，小而作品受排斥，大而自身受遣戍。他們所受的威脅禁戒，在民治國家非但沒有類似的先例，並且不會想像到同樣的情形，不過法西斯蒂國家的政策倒是異曲同工。

高壓的實施手段也有不同。蘇聯的出版品，一切書籍雜誌，以及戲院音樂會的秩序單，都要黏貼 Glavlit——總檢查局的縮名——所頒佈的印花票。總檢查局歸教育委員會管轄，不但監視蘇聯作家的出版品不帶「危險思想」，而且要阻止誘惑的見解由國外侵入。例如聖經以及其他各種宗教作品，一概不准入境。至於音樂、戲劇，另受脚本委員會的節制。本國與外國的名作，有許多因爲含有宗教意味，或則被認爲思想不健全而禁止公演。

爲避免將受政府查禁的著作，風聲一出，銷路反而加增，蘇聯對於

這一種著作嚴格限制出版的本數。農業專家查耶諾夫 (Chayanov) 教授的著作就是這種情形。在普遍推廣集體耕種制度之前不久，查氏反對取消個人耕種制度的議論，當局曾經准許過少數人得到閱讀的機會，以後纔藉故把他拘捕而多年並不審理。托爾斯泰的全集以五部爲限，也是因爲要防止托氏關於宗教、戰爭、與政制的思想，貽害於蘇聯的青年。

除去正式的檢查機關之外，蘇聯作家還要受到其他的約束。眼光異常銳敏的共產黨批評家極容易偵察到反革命的嫌疑。只要被責爲「階級仇人」，或是「中產觀念」受嫌疑的作家，立刻可以因爲作品禁止出版而不能謀生。甚至平和的哲學研究，也組織成一個辯證唯物主義奮鬥會，刊行一種宣傳性的列寧派哲學雜誌，專爲抵抗各種變相的唯物主義以及中產觀念。

在所有的檢查員與批評家之上，就是斯丹林自己，他偶然顧問到文化界的活動就會發生極重大的影響。「社會主義寫實派」的公式就是他所規定。蘇聯哲學領袖得菩林 (Deborin) 的失勢，就是因爲得氏表示意見，哲學沒有能追蹤社會主義的建設工作。有一次斯丹林怒罵一個青年研究員的歷史論文帶有「反革命的屈洛茲基 (Trotsky) 主義，以及腐敗的自由主義」，竟引起大舉刪改一切歷史書籍，以遏止這兩種思想的散佈。最近受到他干涉的蘇聯最有希望的青年作曲家索斯塔科維區 (Shostakovich)，自從斯丹林一度表示不喜歡索氏

的歌劇，莫斯科的歌劇院與音樂會都停止演奏索氏的作品。

關於文藝的功用，教育委員會的文藝部部長孔氏（Felix Kon）曾經聲明道：「在蘇聯境內，文藝必須侍候勞工階級，正像以前侍候僧侶、貴族以及中產階級」。凡是描摹蘇聯所感受的各種困難，以及其他不健全的主張的戲劇之類，都不能採用。他的審美觀念，似乎是以宣傳為主，而以藝術為次。革命以來近乎二十年，大致都是這一種情形。

以文學而論，小說是俄國向來所擅長，但是在蘇維埃制成立以來，並沒有傑出的新人才。新詩尤其粗俗。傳記沒有一部能以說明個性為特長。歷史的著作充滿着各種史料，但是缺少新穎的創見，優美的辭藻。在藝術方面，浸潤於階級鬥爭的繪圖雕刻，對於設色結構，都不能妥善，而描摹品格完全不能表現個性。電影更是注重在宣傳，而竭力增加產量。

當然，蘇維埃時期文藝成績的種種缺點，未必完全是由於現行的政治制度。每一國的文藝的創造能力，都有他的光榮與衰沈的時期。但是在有計劃的文化統制之下，文藝的表現較為枯燥，這兩件事決不是偶然湊合。俄羅斯文化因為受嚴密的約束而較為空虛，有許多實證。例如在歐戰之後名望最高的諷刺派作家布加科夫（Bulgakov），所有的戲劇與短篇小說，除去一種恰好是斯丹林所喜歡的劇本，都被迫停止出版公演。著名的畢爾尼克（Pihnik），因為在國外發表一篇小說，竟被迫辭去蘇聯作家會會長，在「文化陣線」的壓迫之下，有多少創

作不能寫成或發表，很難加以估計。不多幾年前，有一個哲學家羅賽夫（Losev）曾經對於檢查機關開過一次玩笑，自己刊行一本關於神祕的辯證。因為這本書的前半談得玄之又玄，檢查員起初沒有見到內中所含的許多譏諷共產主義的議論，就准他發表。然而羅賽夫自己以及他的許多朋友，後來都因而被捕，幽禁在索羅未茲基（Solovetky）羣島。

有人以為檢查制度並不一定妨礙偉大文學的產生，而以帝政時代的俄國為例。然而帝俄時代只不過禁止採用若干題材，並不強制採用特種題材與形式。蘇維埃的作家，正像德、意兩國的作家一樣，全數要組織成一個全國的文藝團體，全蘇作家工會。每一個會員必須採用社會主義的寫實派作家，鼓吹社會主義的奮鬥精神與勝利。許多政治制度之下，都有宮院的詩人與作家，然而他們的成績，決不能望到莎士比亞、哥德、托爾斯泰的項背。蘇聯與德、意所採用的嚴密約束，勢必犧牲文藝的精采。文藝復興、宗教革命、法國革命的珍貴的產品，都是自由思想所賜。

一三五

一八〇〇年以來的法國人口學說（上）

張素民

原名 "French Population Theory Since 1800, I," 係 Joseph J.

Spengler 所作，載於一九三六年十月份之政治經濟季刊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XLIV, No. 5.)

法國人口論的作家，約可分爲五類：(一)馬耳沙斯的同時人物；(二)自由主義的馬耳沙斯派；(三)附條件的馬耳沙斯派；(四)天主教派；(五)反馬耳沙斯派，包括(甲)歸咎貧窮於社會制度之集體主義者與非集體主義者，及(乙)相信人口發展大都爲文化因素所統制而與生產無關之作家。

(一)馬耳沙斯的同時人物 當馬耳沙斯的人口論的法文本在法國幾次印行的時候(一八〇九年，一八二四年，一八四五年，一八五二年，一九〇七年)，法國人口稠密貧窮普遍的現象，使馬氏的書受歡迎。即在法國學者不知馬氏學說之前，已有類似的意見。如隨依 (J. B. Say) 的學說是與馬氏同時的法國人口論者，連隨依在內，約有五人。茲述此五人的學說大意如下：

隨依未讀馬氏的書之前，已倡「一國的人口與其生產物爲比例」之說；他後來的著作，頗受馬氏的影響，然不如馬氏之悲觀，且沒有注重道德限制之必要。他否認殖民足以減少母國的人口，主張獎勵儲蓄，增加資本，發展生產，以維持人口。

甘尼耳 (Charles Ganilh) 是受了重商主義與斯密亞當之影響，信「天然仁慈」(beneficence of nature) 的道理，而倡人口隨財富

的增加而增加之說。

狄特拉西 (de Tracy) 雖爲隨依的信徒，然更認識人口問題的重要，且較爲悲觀。他認人口永與生產資料爲比例，并倡一種粗魯的工資基金說。他以爲人口增加會減少工資，故主張減少生殖。

杜邦 (Du Pont de Nemours) 是相信重農主義的；他反對馬耳沙斯的道德限制之說，因爲他以爲欲由道德限制以解決人口問題，必全世界同時實行這種限制不可。他認解決方法在增加生產，并認人口增加與生產發展可得到均衡。

杜騰 (J. M. Dutens) 也是一個重農主義的信徒，認人口爲生存資料所限制。他認政府應同時提倡人口的繁殖與生存資料的增加，惟須使前者不超過後者。

(二)自由主義的馬耳沙斯派 法國學者之贊成馬耳沙斯學說者，都是自由主義派。馬氏學說是法國「個人責任」主義的一部。這派的人物很多，包括 P. Rossi, Michel Chevalier, Joseph Garnier, J. Courcelle-Seneuil, De Molinari, Leon Faucher 及其他。他們的學說的大意如下：

如有自由競爭，個人責任，及謹慎與先見之普徧，則平均每人的資本可累積，工資水準可增加，民衆的幸福可增進；否則生存將爲人口所壓迫。因爲人口本性上的增加能力大於生產。故人口的增加應受意志的節制。馬耳沙斯指出人口的繼續增加非完全爲福，是一大貢獻。

這派固都承認生產力與生活程度對於工資水準之影響，然其多數仍相信工資基金說，如 M. T. Duchatel, Leon Faucher 等，即其最顯著者。這派人因為深信馬耳沙斯的人口論，有反對慈善事業與政府救貧辦法者，如 G. Du Puynode, A. Cournot 等，皆認慈善事業與救貧辦法足以破壞個人的責任心和妨礙天然淘汰的公例。

這派學說初頗盛行，直至一八六〇——七〇年時，始漸衰落；一則因為法國的人口日減，一則因為批評者的意見漸多。

(三) 附條件的馬耳沙斯派 所謂附條件的馬耳沙斯派，是指驚於法國人口生殖的衰落，而又贊成自由主義派的個人主義的哲學，并同時拒絕馬耳沙斯人口論的悲觀恐懼之作者，包括 F. Bastiat, De Fontenay, Louis Wolowski, H. Passy, Clement Juglar, Guillard, E. Levasseur 及其他人物。這派或則相信人口過剩非至最遠的將來不會實現，或則相信技術的進步，分工的增加，和人類欲望與生活程度的增進，足以減少人口的壓迫，或則相信馬耳沙斯忽略了人口發展的有益方面。

巴斯梯阿 (F. Bastiat) 及其門徒，否認人口過剩的恐懼，并否認歸咎貧窮於資本主義的制度。巴斯梯阿固贊成馬耳沙斯對於人口增加之預防的限制，然深信人性是完善的，認生活程度的增進足以防止人口的繁殖能力。

De Fontenay 認發明與文明即是生產力，隨人口的增加而進

步，遂以為生存資料之增加速於人口之增加。他贊同美國學者 Carey 之說，并倡生產無限制，而人口增加反受限制之論。

Wolowski, Passy, Juglar 等，雖承認人口增加只於一定條件之下為有益，然以為人類增進其自己之幸福的欲望足以防止人口的增加。Guillard 是人口統計學的創始者，認人口與生存資料的變動是密切相連；人口隨生存資料的增加而增加，隨生存資料的減少而減少，故人口的增加永不能超過生存資料的增加。Levasseur 認經驗業已證明馬耳沙斯的人口與食物增加的比率之錯誤，并表示生產的增加，因得科學之助，已超過人口的增加。

此外，還有 P. Cauwès, C. Colson 等均認人口的發展，業已促進分工，增進技能，減少運費；結果，生產力提高，財富增加。Colson 并謂一國理想的人口狀況是：死亡率低，自然增加率高，但小於資本聚集率與技術進步率；於是人口增加率恰到好處，足以發展企業，提高工資和改善工人狀況。Cauwès 曾反對自由主義的放任政策，以為政府對於人口增加的勢趨，可加以干涉指導。

一三六

有空氣隙鐵心線圈之感應係數

裘維裕

原名 "The Iron-cored Coils having an Air Gap" 係 G. F. Partridge

所著。載於一九三六年十月英國出版之哲學及科學雜誌 (Philosophical Magazine and Journal of Science Vol. 22, No. 148.)

有空氣隙鐵心線圈之計劃，頗為重要，凡有空氣隙之抗流線圈 (choke coil) 及變壓器 (transformer) 均屬之。線圈之內，直流之外亦有交流，故其計劃，較為複雜。本文於直流之效應，不加討論。有空氣隙線圈，亦可將其空氣隙之大小變更而得不同之感應係數。以下所述為計劃此種線圈在用交流時計算感應係數之方法。

線圈之無空氣隙者，當通量密度 (flux density) 不甚大時，普通用公式

$$L = \frac{0.4\pi N^2 \mu A \times 10^{-8}}{l_i} \text{ 亨利。}$$

計算其感應係數 L 。 N 為線圈之匝數 (turns)， A 為鐵心之截面 (gross section) 面積 (平方厘米)， l_i 為鐵心之平均長度 (厘米)， μ 為鐵心之導磁係數 (permeability)。若鐵心有空氣隙，雖通量密度不大，但漏磁通量 (leakage magnetic flux) 則甚大。此種漏磁通量，與線圈感應係數之關係，知者尙少。

第一圖為一有空氣隙鐵心線圈。若用一七二至一七四·五頻率 (frequency) 之交流量度 (measure) 其感應係數，同時將空氣隙之大小變更，可得感應係數與空氣隙大小之關係，而繪成曲線。當空氣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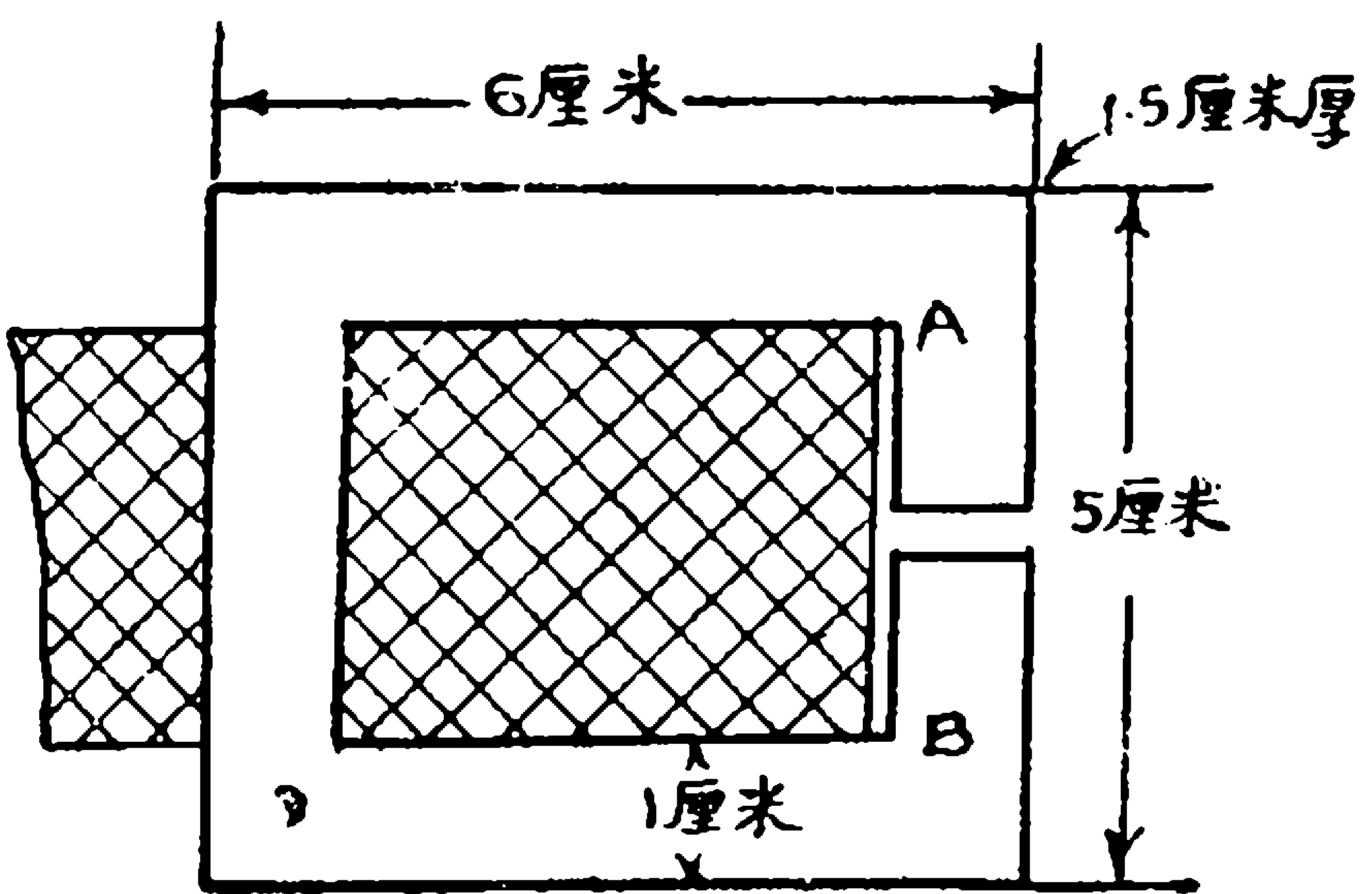


圖 一 第

大時，感應係數與空氣隙大小之倒數 (reciprocal)，約成正比。若以公式表示之，得

$$L = 0.472 + \frac{0.054}{l_a} \text{ 亨利。}$$

l_a 為空氣隙之大小。若以普通公式計算之，

$$L = \frac{1.25N^2 A \times 10^{-8}}{\frac{l_i}{\mu} + l_a} \text{ 亨利。}$$

線圈 (第一圖) 之匝數 N 為一七〇〇， A 為一·五平方厘米，代入上式，得

$$L = \frac{0.0542}{\frac{l_i}{\mu} + l_a} = \frac{0.0542}{l_a} \text{ 亨利，}$$

因 $\frac{l_i}{\mu}$ 一項之值，較之 l_a 為小，故可略去不計。由是可知量度所得之

感應係數與用普通公式計算所得之值，相差〇·四七二亨利。例如：當空氣隙之大小為〇·三九四厘米時，計算所得之感應係數為〇·一三七亨利，而量度所得者為〇·六〇九亨利。

上述相差之數，實因漏磁通量而起。欲研究此問題，需量度漏磁通量之數值。先將第一圖所示線圈之匝數減少如第二圖，以便量度。此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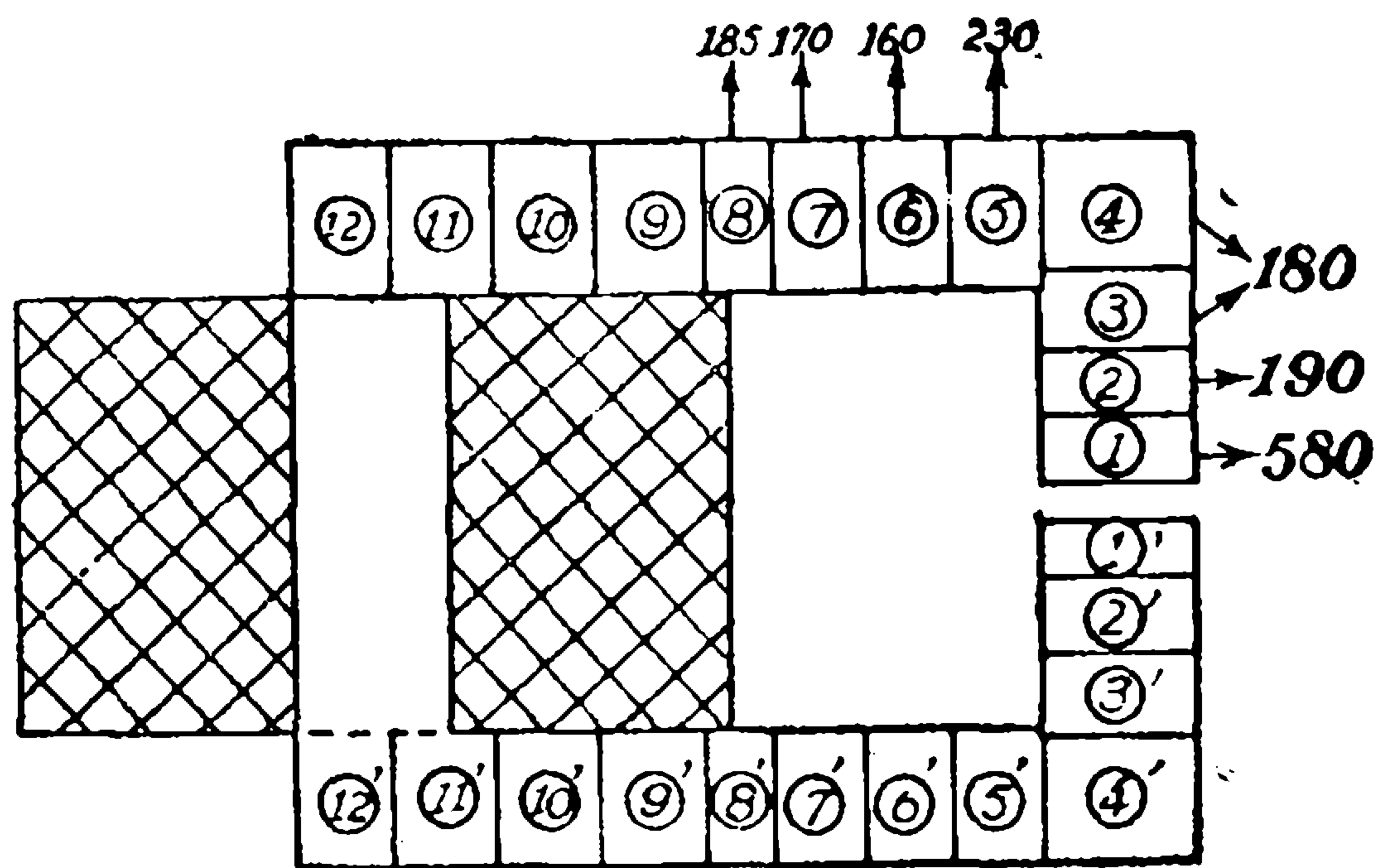


圖 二 第

圖之感應係數與空氣隙大小之關係（當空氣隙大時），可以公式

$$L = 0.353 + \frac{0.37}{l_0} \text{ 亨利}$$

表示之。若用普通公式計算之，則為

$$L = \frac{0.372}{l_0} \text{ 亨利}$$

相差〇·三五三亨利。第二圖線圈之匝數 N 為一四一〇。

分鐵心為數部份如①②③④等。由①至①，②至②等之漏磁通量，可以探察線圈 (searching coil) 量度之。其結果列表如下：

部	份	磁通量 (每平方厘米線圈數)
①	①	580
②	②	195
③	③④	180
④	⑤	230
⑤	⑥	160
⑥	⑦	170
⑦	⑧	185

由①至⑧之總漏磁通量為一七〇〇。空氣隙內之通量為一〇一五。連 (link) 線圈之總通量數，亦可用公式

$$F = \frac{1.25NI}{l_i} = \frac{158}{r+R} \text{ 高斯}$$

$$\frac{\mu A_i}{l} + \frac{1}{A}$$

計算之。 N 之數值為一四一〇， I 之數值為〇·〇九安。 F 為通量數， l_i 及 A_i 為鐵心之長度及截面面積， l 及 A 為漏磁及空氣隙當量空氣路程 (equivalent air path) 之長度及面積。 r 及 R 為鐵心及空氣路程之磁阻 (reluctance)。鐵心之磁阻，較之空氣路程之磁阻為小，可略去不計。故空氣隙之磁阻與漏磁之磁阻互相平行，得

$$\text{總磁阻} = \frac{1}{\frac{1}{A} + \frac{r}{\mu l}}$$

計算某一部份之漏磁通量，可以此一部份之周圍面積（通量漏出之處），以漏磁通量在空氣所經之路程計算之。①與①部份之周圍面積為二·三平方厘米，①與①間之漏磁路程為〇·七厘米，故 A 一

爲三·三〇， F 爲五二〇高斯。②與②之周圍面積亦爲二·三平方厘米，②與②間之漏磁路程爲一·六二厘米，故 A/l 爲一·四〇， F 爲二二〇高斯。用同法得③與③間之漏磁通量爲一四四高斯，④與④之間爲二六四高斯，⑤與⑤之間爲一六二高斯，⑥與⑥之間爲一六二高斯，⑦與⑦之間爲一六二高斯，⑧與⑧之間爲一〇五高斯。空氣隙之截面積爲一·五平方厘米，長爲〇·二三九厘米， A/l 爲六·二七，故空氣隙內之通量 F 爲一〇〇〇高斯。茲將用上述方法計算所得與上節所述用探察線圈量度所得之漏磁通量數與空氣隙內之通量數，作表比較如下：

計算所導數	①至⑧之漏磁通量	空氣隙內之通量
1739高斯	1700高斯	1006高斯
1700高斯		1015高斯

由上述漏磁通量之數值觀之，近空氣隙之數值，較其餘各部份爲大。自①至③各部份之 A/l 值，可用一比較真確之公式計算之。其公式爲

$$\frac{A}{l} = \int \frac{S}{2} \frac{P}{l_a} \frac{dx}{2} = \frac{P}{2} \log_{10} \frac{S}{l_a}$$

P 爲鐵心截面之周長（五厘米）， S 爲 AB （第一圖）之長（三厘米），代入上式得 M/l 爲六·三二，合④至⑧各部份之 M/l ，得一

四·〇二。故

$$\text{總磁阻} = \frac{1}{[14.02 + \frac{A}{l} (\text{空氣隙})]} \quad \text{奧斯特}$$

用此數值，可得

$$L = \frac{1.25N^2 \times 10^{-8}}{\text{總磁阻}} \\ = 1.25N^2 \times 10^{-8} [14.02 + \frac{A}{l} (\text{空氣隙})] \\ = 0.351 + \frac{0.372}{l_a} \text{亨利}$$

N 之數值爲一四一〇， A 之數值爲一·五平方厘米。

由上式可知 L 可分爲兩部份，一爲不變數〇·三五，一爲變數 $\frac{0.372}{l_a}$ 亨利。不變數實由漏磁而起。當氣隙大於〇·二厘米時，上列公式可以適用。若空氣隙小於〇·二厘米時，則 $\frac{l_i}{\mu A_i}$ 不能略去，感應係數應以公式

$$L = \frac{1.25N^2 \times 10^{-8}}{\frac{l_i}{\mu A_i} + [14.02 + \frac{A}{l} (\text{空氣隙})]} \quad \text{亨利}$$

計算之。通量應以公式

$$F = \frac{1.25N^2 \times 10^{-8}}{\frac{l_i}{\mu A_i} + [14.02 + \frac{A}{l} (\text{空氣隙})]} \quad \text{高斯}$$

計算之。

設空氣隙之大小為 0.05 厘米， l_1 之長為一八厘米，第二圖所示線圈之感應係數與通量應為

$$L = \frac{0.0248}{\frac{12}{\mu} + 0.0227} \text{ 亨利}$$

$$F = \frac{158}{\frac{12}{\mu} + 0.0227} \text{ 高斯}$$

μ 之數值，可於所用鐵心之 BH 曲線上求得之。其值為六五〇。故 L 之值為 0.60 亨利。量度所得之值為 0.61 亨利。

以上所述，空氣隙在線圈之外。設將第二圖線圈之鐵心反置之，使空氣隙在線圈之內。或以為漏磁可以不計。實則不然。因線圈不能緊貼鐵心，線上不能不用包物，故鐵心與線圈之間，線與線之間，均有空隙。既有空隙，則有漏磁。是以附近空氣隙四周之漏磁通量，不可不計算之。用公式

$$\Sigma \frac{A}{l} = \frac{P}{2} \log_e \frac{S}{l_0}$$

設空氣隙之大小為 0.635 厘米， S 之長為三厘米， P 為五厘米，得

$$\frac{A}{l} \text{ (空氣隙)} = 2.36$$

$$\frac{A}{l} \text{ (漏磁)} = 3.88$$

兩者之總磁阻為

$$R = \frac{1}{2.36 + 3.88} = \frac{1}{6.24} = 0.16 \text{ 奧斯特}$$

故感應係數及通量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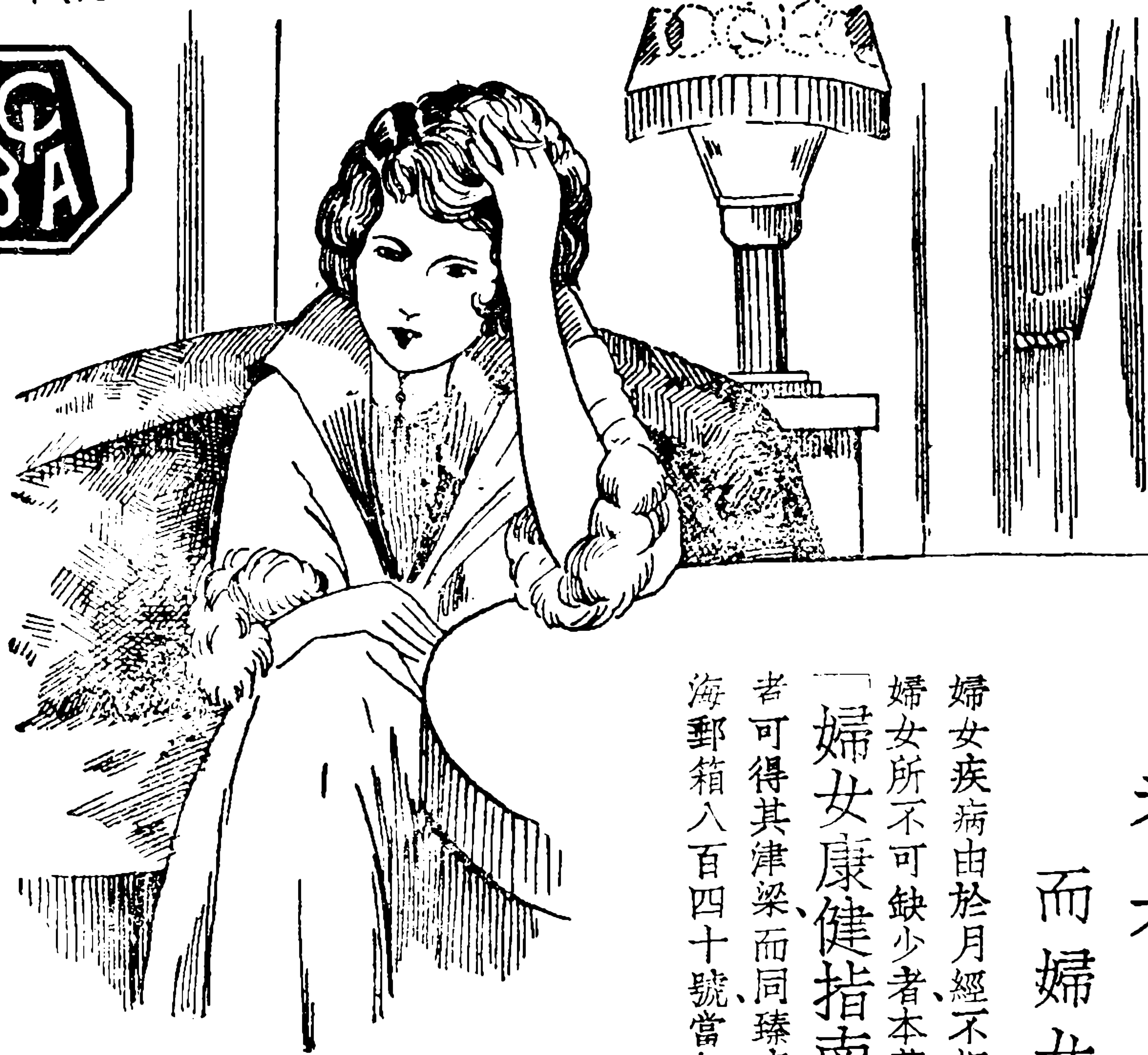
$$L = \frac{0.0248}{\frac{12}{\mu} + 0.16} \text{ 亨利}$$

$$F = \frac{158}{\frac{12}{\mu} + 0.16} \text{ 高斯}$$

在 BH 曲線上，求得 μ 之值為二七〇。代入上式，得 L 為 0.123 亨利。量度所得之值為 0.127 亨利。若不計算漏磁，則計算所得之 L 值為 0.51 亨利，相差甚巨。

依上述之結果而論，若用本文所述計算漏磁方法計算線圈之感應係數，與量度所得之感應係數，相差甚微。凡方形截面之鐵心線圈，空氣隙在線圈外者引用上述公式，當隙率 (gap ratio) 為 0.01 時，計算所得之感應係數，差誤在百分之十以內。隙率者，即空氣隙之大小與鐵心長之比也。若引用上述公式，以計算空氣隙在線圈內之感應係數，其差誤在百分之二以內。

標商巴汽意注



未有月經不調

而婦女能享健康幸福者

婦女疾病由於月經不調者十常八九，故關於月經之知識實為每個婦女所不可缺少者，本藥廠爰特印贈

「**婦女康健指南**」一書，詳述月經之生理病狀治法等，庶病者可得其津梁，而同臻康健之域也。如欲索閱，請將贈券填就投函上海郵箱八百四十號，當即寄奉。

月經不調為婦女最普遍之疾患，然此病有月經過多或短少，與一月數至或數月一至之不同，茲有世界著名且為各國醫家所樂用之月經新藥二種，可分別治之。

阿葛滿新 主治 經量短少 經期後退 月經閉止 久不受孕等症

西斯多滿新 主治 經量過多 經期超前 經痛腹脹 經期太長等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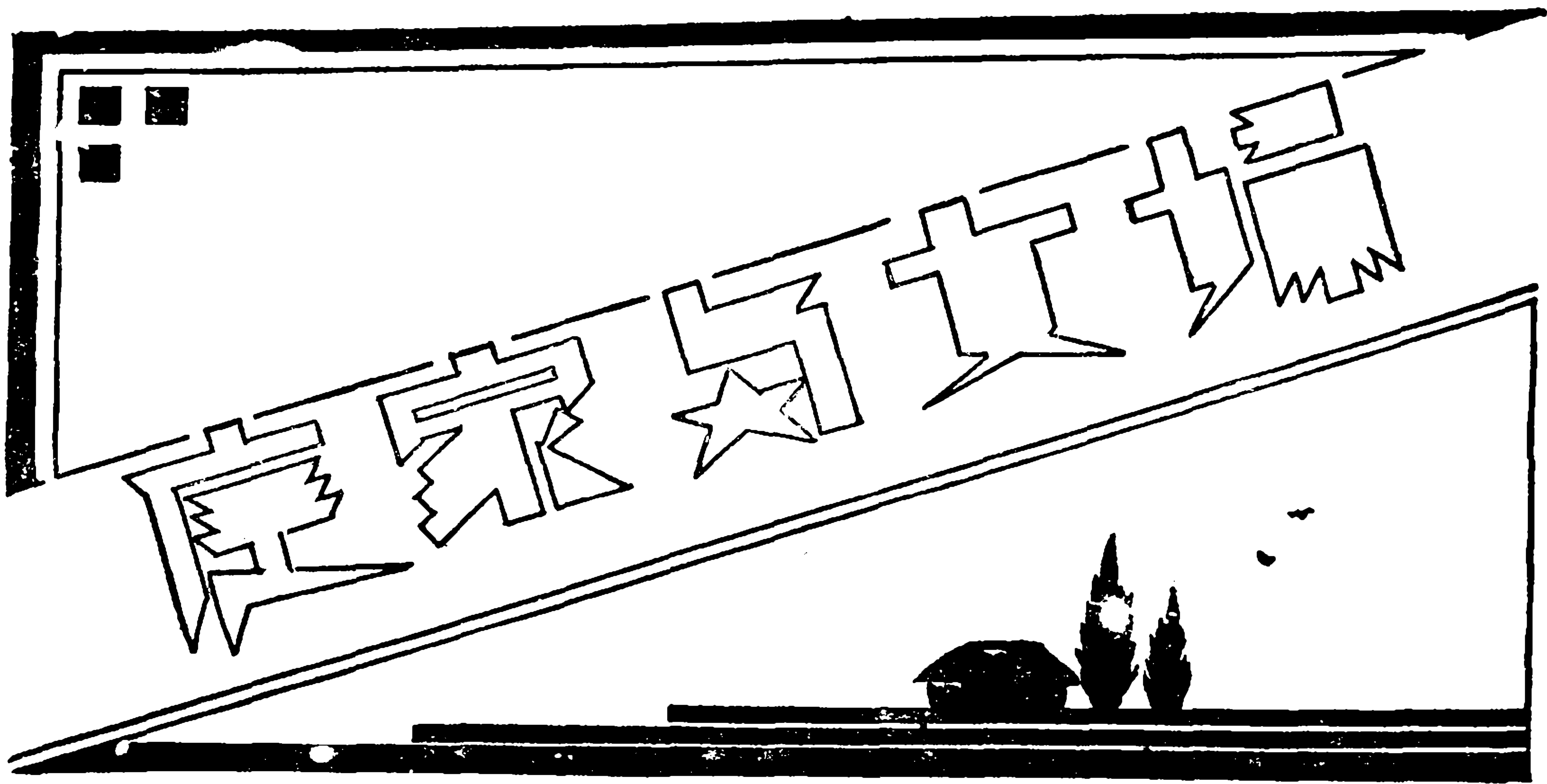
全國各大藥房均有發售

瑞士國汽巴藥廠製造

請免費寄下「**婦女康健指南**」一冊為荷
(此券填就請投寄上海郵箱八百四十號)

姓名 _____
地址 _____

贈券



非常時期婦女應負的使命

王孝英

時代的喪鐘響了，遠東的危機爆發了！

婦女們，請看今日大好的河山，竟是誰家的天下？！

自從「九一八」事變爆發以來，中華民族已遭受了那慘無人道的敵人所給予的五年三個月長的磨難！在這長期的國難中，我們失去了一百六十八萬方公里的土地，六千萬可愛的同胞，現正在敵人的鐵蹄下飽受着不忍言喻的蹂躪，至於被屠殺的，更不下三十餘萬人。然而在這舊恥未雪，宿仇未報的今日，敵人竟又悍然不顧一切的來侵略我們華北最後的壁壘綏遠了，我們要知道這次綏遠的戰爭，絕對不能看做局部的戰爭，這是我們整個國家生死存亡的戰爭，也就是弱小民族反抗帝國主義侵略的民族自衛的戰爭！

綏遠戰事的掀起，早在我們的預料之中，去年冬天敵人便指使李守信強佔察北六縣，今年春復命其向與綏東接近的商都移動，在七八月之間，李守信曾數度進攻，結果因實力不足而告失敗，於是關東軍乃四出活躍，連動漢奸等無恥之輩，行使「賣國求榮」的勾當，一面將匪部擴充，給以最新式的槍械和糧餉。客觀的事實，已明顯地告訴了我們，所謂「共存共榮，雙方互利」那不過是施放烟幕彈，一種在形式上的虛偽的美好動聽的名詞罷了！只要一看敵人一方面無理地要挾我當局承認所謂「華北特殊化與共同防共」兩大問題和另一方面則以武力來侵略我們的國土時，便知道敵人的用心是多麼的險詐與卑污了！侵略我們的「友邦」，所給予我們毒辣的教訓，想國人該已嘗試夠了吧！唉，幾年來「外交途徑」的結果，只是使國土的喪失一天天的擴大，國權的斷送，一件件的加深！十一月二十五日，日、德兩國更正式成立「德、日反共協

定」共同進攻蘇聯並壓迫中國了。

德國自從希特勒登臺後，對於蘇聯即大施攻擊，甚且加以種種侮辱，因共產主義爲國社主義的死敵，希氏又想借反蘇聯的政策去取得他國的歡心，而對於德國軍備的擴充予以同情，同時東方的日本，目前處境的困難正如德國一般，一方面爲着要想鞏固統治者的地位，一方面爲了要想掩蔽其他國家的耳目，借反共政策而好任意的在我國進行其軍事侵略，以遂其獨霸遠東的野心，誰都不會否認的吧？德、日協定的成立，固足以威脅整個世界的和平，但對於我國更爲不利，日本的對外宣傳，常說：侵佔中國的領土，爲的是要防止蘇聯勢力在東方伸展，藉以取得歐、美各國的同情。看，綏遠戰事的日見加緊，正是敵人有計劃的進一步侵略的表現。是的，敵人吞併了東北，更想奪取華北，作爲進攻蘇聯的根據地，我國人若不急起抗戰，那末整個國家的滅亡，恐爲期不遠了吧？

這般的情勢開展在我們的面前，誰敢否認我國不是已經到了最緊急的非常時期？瞻念國家的前途是多麼的危殆呀！婦女們！「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我們忍視祖國的沉淪而不挽救嗎？我們忍視千百萬同胞長期的過着亡國奴的非人的生活，飽受敵人的侮辱殘踏嗎？我們忍視那寄身在烽火連天爲國犧牲的前線的戰士和在冰天雪地遭受敵人飛機大炮的轟擊的難民而不奮袂急起給以實力的同情與援助嗎？

戰，爲着國家的生存而戰！

爲着民族的解放而戰！爲着和平公理而戰！

我們不是爲着民族英雄的美名而戰！我們是爲着保全國土而戰！

我們要動員整個國家的人力，財力，物力而戰！

我們要聯合愛好和平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的國家來反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而戰！

只有戰纔能雪除我們的恥辱，報復不共戴天的國仇！

婦女們，親愛的婦女大衆們！我們要深切地了解，爲民族解放而戰，

爲國家生存而戰，爲奪回失地救我同胞而戰，決不是幾句形式上的空洞的口號所能收其實效，我們要站在抗敵救亡的最前線有着英勇的

實際上的行動。試看西班牙這次的內戰，一般婦女爲了要維護她們的

民主、自由、和平，便不惜犧牲一切與專制獨裁者的惡勢力奮鬥。（其實

這次西班牙的內戰已由一個國內的左派與右派的戰爭，變成了國際

間的社會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戰爭。）她們對叛軍英勇作戰的精神，

實在令人欽佩，效法，據路透社的跟隨叛軍記者的報告說：「叛軍進攻

瑪德里、王家花園一帶時，遇女兵一隊，迎面抵抗，儼如中魔，叛軍久戰未

能得手。」從中魔二字上看來，便知婦女作戰的英勇了。又哈瓦斯電云：

「西班牙首都雖因國民軍迫近之故而岌岌可危，但民氣仍不爲之稍

挫，卽巾幗女子亦多發揚踔厲，不讓鬚眉專美於前，此輩婦女均三五成

羣，奔馳通衢之上，高呼口號以振作士氣，其詞曰：「男子當效命前方，女

子亦當服務後方。」（以上均見報載）總之，西班牙的婦女確已負

戰，爲着國家的生存而戰！

戰，爲着國家的生存而戰！

起了偉大的使命，爲了挽救民主自由的祖國。那末時至今日，我們身爲中華民國的婦女，應該怎樣呢？

我國佔有全人口半數的二萬萬女同胞，近年來雖有不少的婦女在爲國事奔走呼號，爲着民族解放而不惜犧牲個人的一切，可是卻有絕大多數的婦女，仍然是過着「男主外，女主內」，「三從四德，夫榮妻貴」的封建時代的違反現時潮流的死生活！在敵寇日深的非常時期，仍有這般開倒車的悲慘的現象呈現在我們的眼簾，怎不令人痛心切齒呵！

婦女既然是國家的一份子，站在國民的立場上說，就該爲國家盡應盡的義務，我們要挽救國家的危亡，然而這決不是腦筋裏充滿了封建思想，手脚戴上了桎梏，身上緊縛着層層疊疊背乎人倫的鎖鍊的婦女所能做到的！因此婦女們在今日不談救亡則已，若談救亡，決非少數人的力量便能實現我們理想中的目的，必須全國婦女大眾一致覺醒，同時奮起，向着光明偉大的道路邁進，所謂：「衆志成城」「聚沙成塔」，然後纔有驚人的事實表現。基於以上的理由，因之我們不得不大聲疾呼：爭取全國婦女大眾的解放！

所謂爭取婦女大眾解放，既不是爲的爭權，更不是爲的奪利，尤其不是借婦女大眾解放的口號爲名，而行取個人的幸福，造就一己的地位爲目的。要爭取婦女大眾解放，這當然是一件急需而極艱苦的工作，——這工作是需要我們用極大的毅力忍耐和大無畏的精神去執行

這艱苦的任務，只要我們能不住的奮鬥，終有勝利的一天！——過去曾有不少熱心婦女運動的人們，努力過爭取婦女的解放，而所得的效果，卻是甚微，言之誠令人太息。在此非常時期我們要想達到婦女大眾解放的目的，應特別注意下面的三點：（1）教育婦女大眾；（2）組織婦女大眾；（3）訓練婦女大眾。

現在將這三點重要的意義加以個別的解說：

（1）教育婦女大眾——我國的文盲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以上，其中婦女文盲的數目，當較多於男子，這是毫無疑義的事實。世界各國，除了埃及及印度外，文盲之多要以我國爲最了。據教育部去年的統計，我國教育每萬人當中各級學生數：高級約一人，中等約十一人，初等約二三人。若與世界各國相比較，高等教育以美國居第一位，我國居第十八位；中等教育以德國居第一位，我國居第二十位；初等教育以加拿大居第一位，我國居二十四位，又據教育部統計二十一年度全國高等教育在校學生共約四萬二千七百餘人，內女生只五千六百餘人。中等教育女生只十萬三千九百餘人，女生佔男生百分之十九。初等教育女生共一，八四六，〇八三人。中國教育既若斯之不發達，而中國婦女羣中受教育的人數又如此之少數。無怪國勢一蹶不振，婦女大眾解放要受着極大的阻礙了！一般沒有受過教育的婦女，當然毫無現代的新知識，對於婦女解放的意義和目的以及自身爲什麼要受那些苦痛，也就更難明瞭了！因之受男權的壓迫，而不知醒悟；受社會的欺憐，而不敢

反抗；甚至受帝國主義的侵略而不能團結起來加以抗爭。因為知識便是權力，有了知識的權力纔可以和一切惡勢力鬥爭，纔可以抵禦敵人的侵略。誰都知道，我國的人口比世界任何一國都多，土地又非常的廣大，爲何國勢會如此的衰弱呢？考其最大的癥結，就是因了文盲太多之故，任何一個婦女倘若沒有受過教育，便不能發揮她偉大的力量，對於國家的觀念，民族的認識，自必非常薄弱，像這般的婦女，欲其明白自己當前所應負的使命，豈不憂憂乎難哉！

目前中國教育的制度，很難使人滿意。貧苦人家的女子，欲想求學，第一個困難便是經濟問題，無錢便不能享受教育，求知的機會便因此而喪失。當此天災人禍交迫而來，以及帝國主義的經濟，武力等多方面侵略壓迫下，農村經濟可說是整個破產，都市經濟亦感受極大的恐慌。於是教育便變成了特殊階級的少數富貴人家的教育，一般平民對於教育只好興起「園外觀花」的悲歎了。

今後我們應痛下決心，將特殊階級的教育，變成平民化的教育，要把浪費金錢的教育，變成節儉省錢的教育，同時更應拉破那「女子無才便是德」的腐敗的觀念。使一般父母對於子女平等看待——男女享受教育的機會同是一樣的重要。在這非常時期，國難是一天天的嚴重，所以婦女大眾應受有國難時期的非常教育，使其知識豐富，思想日新，對於國家的觀念和民族的認識不致像已往的漠然置之了。能如此一旦出而任事，對於社會的改革，事業的創造，都有莫大的裨益。誠然，婦

女大眾須自身得着了解，有了相當的知識和技能，然後纔有資格談救國，纔有能力去抗敵！

(2) 組織婦女大眾——婦女大眾若受了相當的教育，有了相當的知識和技能，倘無完善堅強的組織，小之婦女本身仍難求得出路，大之國家仍不能受其利益，外人譏笑我國人民爲一盤散沙，便是因爲我國人民無團結無組織的原故，名雖有四萬萬人民，其實絕大多數是各自爲政，一若漠不相關。俗語說得好：「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這正是中國人民的一般的實情。雖然自「九一八」「一二八」相繼爆發以來，我國人民總算感受到極大的刺激，有了不少的覺悟。但組織力仍嫌不足。所謂組織力，即一切的組織須科學化，藝術化，紀律化，大眾化，在這非常時期尤其是要軍事化。不管是婦女參政，婦女勞動，或婦女救亡，這些都脫離不了組織。由此可見組織在現時婦女大眾救亡運動聲中實在值得吾人注意而萬不可忽略的呵！中華民族在這生死關頭，應速發動全國婦女自動的組織起來，站在民族解放的統一的戰線上，肅清一切漢奸，打倒侵略我們的敵人！在組織或行動中，每個人應克服個人主義，澈底清算自己，檢閱自己的思想和行動，積極的爭取愛國及救國的自由，建設男女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完全平等。目前我國急需組織的婦女團體，如農村婦女救國會，職業婦女救國會，家庭婦女救國會，各種女工救國會，女學生救國會……使各階層的婦女都有一個完美的組織，使每個婦女都能認識組織的力量，共謀人類的幸福，

國家的強盛，同時更應使每個團體互相聯繫，互通聲氣，由每一個單位的組織再聯合成一個有系統，有紀律，有實力，有精神的廣大的組織。這樣以來，行動是一致，目的是一致，一切問題的解決，較之無組織或少數人的力量，要容易得多了。看，日本的婦女組織了國防婦女會，哈爾濱的婦女組織了防務委員會，蘇俄的婦女，更有了多方面的極堅強的組織。中國的婦女大眾，我們爲了自身的解放，爲了民族的自由，也應該從速的組織起來！

(3) 訓練婦女大眾——我們既然組織了婦女大眾，就應該與以積極的訓練，使她們有着強有力的救亡圖存的技能。訓練方面可大致分爲政治的，生產的，軍事的三部分。如宣傳隊，募捐隊，運輸隊，後防武裝警衛隊，救護防毒隊，慰勞隊，防空隊，救火隊，老弱保護隊，兒童保護隊，使用武器在戰時偵探敵人，協助兵士挖掘戰壕，戰時糧食調節分配，交通機關服務（如郵政、電話、電報、駕駛火車、電車、汽車、飛機），機器、縫紉、紡織，農業，工業，商業以及其他各方面的知識和技能，訓練每個婦女都能成爲「國防人」。所謂「國防人」乃是適合國防上所需要的人民。訓練國防人才，不但要使其對於民族意識有深刻正確之了解，更應鍛鍊其體格，使之非常強健而敏捷，與夫養成有勇敢善鬥的習慣和舍己爲羣的犧牲精神。須將那素來深入人民腦際的重文輕武的惡習澈底的掃除清淨，能如此，國家前途，始克有濟。蘇俄的婦女之所以能爲社會國家出力效勞，因了她們受有良好的訓練，有了現代生活上之必要的技

能。如本年三月九日莫斯科電云：「蘇聯婦女現正積極參與蘇聯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生活各部門之活動，服務於各企業各機關之婦女計約八百萬人，蘇聯有女工程師及技師六萬六千人，科學女工作者萬二千人，就學於大學及專門學校之女生約五十萬人。中執會有女委員一〇二人，城市及集體農場各機關有數萬婦女爲其首領，蘇聯多女研究員，各大工廠之女廠長，及斯泰漢諾夫女英雄，勇敢之女運動員，女飛機師。且有婦女九二五人，因其工作成績卓著，而得獎章。蘇聯政府及職工會以有系統之種種方法，自各方面便利婦女之工作，擴大其積極參加社會建設工作之可能。」在蘇俄受過軍訓的女性，約有八十萬，其中有五萬五千人是合格的步槍和機關槍手。有一萬人專門研究軍用化學，此外還有參加砲兵團和飛機隊的，彼得格勒有著名的婦女便衣隊，莫斯科新近卒業了一班婦女軍用電報電話人員，托木斯克和克萊司諾雅斯克有在蘇聯境內很著名的女便衣偵探隊，沃木斯克有一所婦女學院，專訓練射擊的教導員，卒業的學員派遣到西比利亞和蒙古去組織婦女軍隊。即婦女義勇軍亦有二十五萬人，每遇夏令訓練和秋操的時候，蓬帳營盤和男子的鱗次櫛比，婦女訓練完成以後，就編入男女混合師。反觀我國女子在在受壓迫，處處落人後，言念及此，又怎不令人傷心！從今以後，我們婦女欲獲得自身的解放，爲國家效勞，勢必團結起來，受有現在生活上之必需的技能。誠然，受有良好訓練的女子，纔有資格參加社會上多方面的實際行動，纔能挽救家邦的危殆，纔能復興民族的

光榮。由此可知訓練婦女大眾是一件多麼重要的工作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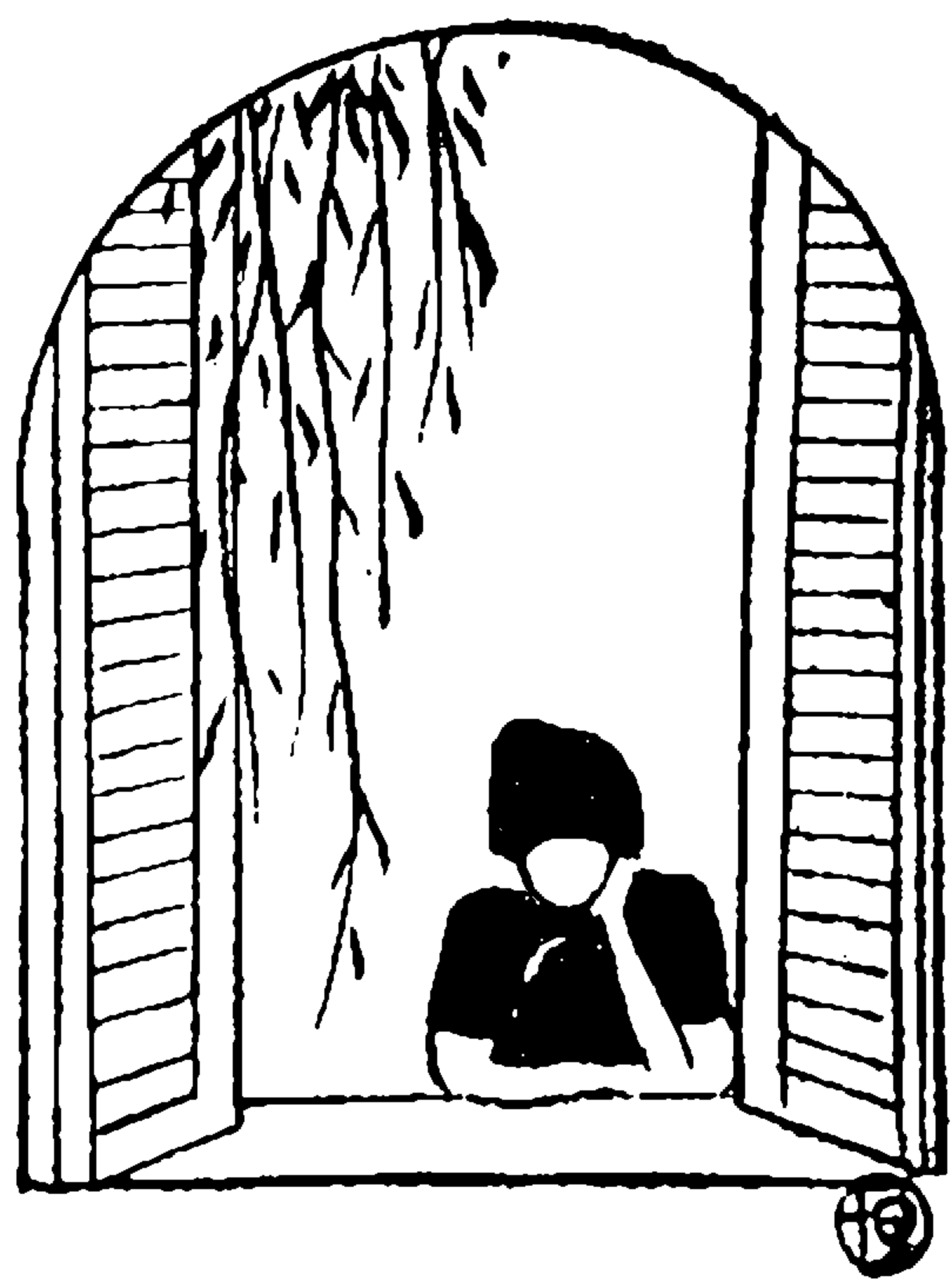
再婦女在非常時期尤應提倡國貨——這問題驟然看來似乎是老生常談，其實這卻是一個極嚴重的問題。——我國都市方面的一般富豪之家的婦女有一種極不好的心理，即對於國貨往往都加以鄙視，以為非洋貨不能顯其摩登，非舶來品不能現其高貴，只圖一己之時髦，毫無愛國之觀念，這種風氣的養成，對於國計民生勢必兩受其害。我國工商業不發達，每易受外國的經濟壓迫，近年來國人因鑒於外貨輸入的激增，致國內經濟感受極大的恐慌，於是有提倡國貨之舉，如婦女國貨年，兒童國貨年，學生國貨年，市民國貨年等，力盡聲嘶的宣傳，不可謂不努力，而所收的效果還是很少，加以走私猖獗，私貨源源而來，每年漏卮尤足驚人，長此以往，若不急謀挽救之道，不待外人以武力亡我，而經濟侵略的勢力即足亡我而有餘。但欲彌補此一缺點，一方面固應以行政手段作有效的獎勵國貨工業，使其成本低廉，稅率減低，出品改良，經營合理化；另一方面尤須全國人民愛用國貨。據報載本年十個月來上海一隅外貨輸入婦女所消耗之化妝品，如脂粉，香水等，計國幣一百十餘萬元，娛樂消耗，如樂器、遊戲、玩具、無線電等共值七百七十萬元之多。即以此二項之報告，便知國貨前途是如何的危險。國家經濟的外流，將

使整個國家感受莫大的艱困。身為中國的婦女，視此情勢能不從速猛醒嗎？過去譬如昨日死，未來有如今日生，今後應以身作則，誓死不服用外國貨，要知今日能為國家爭得一分金錢，即是增厚國家一分實力，一人如此，人人如此，則國家經濟之前途，決不若今日之拮据了。

婦女大眾們，時危矣，事急矣！德日協定成立之後，又有意日協定宣告正式成立，據十一月二十七日哈瓦斯羅馬電云：「意大利官方頃正式宣佈，意大利與日本兩國業已成立協定，規定意承認『滿洲國』而日本則承認阿比西尼亞帝國為意大利屬地。此外意日協定並包含商業條款多項……」今日的事實已不容我們有絲毫的瞻顧和徬徨！我們應認清目標，負起救亡的使命，我們寧為玉碎，不為瓦全！敵人的飛機大炮又在不住的猛轟綏遠一帶的同胞了！幸我前線忠勇的戰士拚命殺敵，慷慨赴難，不負全國人民的厚望，我們應竭力援助抗敵救亡的戰士！古書云：「哀莫大於心死」，誠哉斯言！現時的情狀，不但足以證明我國民心之未死，且可表現我國民氣是非常的勃揚！

婦女們，不願做亡國奴的婦女們！起來吧，為了國家的光榮！為了民族的自由！

二十五年十二月一日，章成。



婦女參政問題之研究

碧雲

消沉很久的婦女參政運動，近來因國民大會代表選舉法的頒佈而又呈現出一度活躍了。在這時來對婦女參政問題作一概括的研究和系統的論述，也許不是毫無意義吧？

一 婦女參政問題的發生及其社會背景

婦女參政問題，究竟是何時發生與在怎樣的社會條件之下發生的呢？要正確解答這個問題，那我們認為就不能忽視產業革命，個人主義的思潮以及法國大革命，因為被數世紀來的封建奴隸道德所束縛壓迫的婦女，能夠發生人的自覺，要求政治和其他方面的權利均等，不外是由於上述幾點原因的刺激和影響而來的結果。

產業革命爲什麼能夠激起婦女的覺醒呢？無疑地，這是因爲產業革命使當時社會發生了劃時代轉變的原故。在產業革命後，因機器發明不斷進步，工廠工業一日千里的發展，笨重的家庭手工業，自然也就不能不日趨於衰頹和破產了。婦女們在這時，因日用品的生產已經移

入了工廠，家庭事務，已不像從前那樣的紛繁，同時又因男子瞻養家族的能力日漸薄弱，塾居家庭的生活日益艱難，自然也就不得不走出家庭謀求獨立的生活。何況資本主義社會爲着充分發揮它的生產力，也需要着大批的低廉勞動力呢？因此婦女們便獲得了經濟上獨立的收入和不依賴男子亦能生活的方法。婦女們既衝出了狹窄的家庭，脫離了爲家長所有物的地位，與男子共同參加社會生產勞動，與廣大的人羣相接觸，逐漸開展自己的知道和眼界，自然也會促發他們自身的覺悟，引起了她們自己要支配自己的正當意欲，所以產業革命實爲婦女發生人的覺醒一個因素。

至於從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上所產生的個人主義的思潮，如盧梭的天賦人權論等自由民權的思想，那不但在政治上而釀成了歷史上有名的法國大革命的基礎，而且也是促發婦女參政運動一個有力的因素。雖然當時一般自由主義者，想把自由平等祇限於男子的範圍，而將女子除外，然而，這絕對是不能阻止婦女因此影響而發生覺醒的。

所以當一七八九年的法國大革命爆發之後，當時法國的婦女，在羅蘭夫人和哥奇女士領導之下，熱烈地參加大革命，並向國民會議提出『確立男女平等和任命婦女以能力相當的職位』等要求。至一七九三年，國民會議發表人權宣言，主張男子的人權時，哥奇女士等除發佈十七條『婦女權利宣言』加以嚴厲的駁斥外，更積極領導着法國婦女作激烈的實際鬥爭，但結果逐漸反動化的國民會議，不僅沒有接受她們這種正當的要求，反而把她們的政治活動認爲叛逆的行爲，將哥奇與羅蘭夫人兩個偉大的婦女領袖送上了斷頭臺。因此剛剛萌芽的婦女參政運動，便在暴力的壓迫和摧殘之下而暫時沉寂下去了，這便是初期婦女參政運動的淵源。

不論何種運動，都是要經過思想上相當蘊釀和理論上的與實際上的鬥爭艱苦過程的，婦女參政運動，當然也不會例外。所以當產業革命之後，在婦女已和男子共同參加社會生產並擔負社會上種種義務的時候，當然她們有要求在政治方面平等的權利，但因為傳統的兩性偏見和陳腐的舊道德仍根深蒂固的潛伏於當時一般人頭腦中的原故，對於婦女所提出的政治上平權便不免發生種種反對或贊成的論調，對婦女參政問題的贊成派和反對派究竟持着一些什麼論點呢？關於這個問題，我們覺得在這裏有加以簡單申述之必要。

二 婦女參政問題的論戰

婦女參政問題之理論上的論戰，雖然是五光十色，異常繁瑣，但比較最普通最重要的卻有以下幾點：

(1) 女子智能低劣 反對婦女參政運動的人，往往以婦女在道識能力方面較男子低劣做藉口，他們說：你看，古今來最偉大的人物，都是屬於男子方面嗎？譬如文學上的沙士比亞，科學上的達爾文，那個是女子呢？哲學家叔本華在他的『婦女論』中說，從智力上看來，女子不得不說是極淺薄，這只要看女子只能直覺的理解接近的事情，所見的範圍極狹，稍遠便看不見，就可以明白了。實在女子是沒有考察和擔當國家大事的能力，所以女子不應當要求參政權。然而在贊成派這方面，對於這些議論，卻都認爲似是而非不成其爲理由。他們說：固然在婦女方面沒有沙士比亞和達爾文那樣偉大的人物，但婦女也不見得個個都像叔本華所說那樣低劣無能，倍倍爾曾經說：『天才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而是由教養與環境所造成的』。同樣，在我們看來，通常女子的智能不如男子，並不是女子生來就較男子低劣，而完全是她們所處社會環境較男子惡劣的結果。即以沙士比亞和達爾文來說，如果不是生在可以容納他們的社會，不是生在可以使他們有智識修養的社會，那他們也是很難成爲沙士比亞和達爾文的。如果婦女確像叔本華所卑視那樣低劣，那麼從古以來也就不會產生如發明銃的居利夫，著政治經濟史的泰倍爾和偉大的政治家盧森堡，文學家柯倫泰等那樣凌駕於普通男子以上的人才了。更何況所謂偉大的人物也是由

母親產生出來，最好的資質和才能，或者是從母親的遺傳而來呢！由於母性的遺傳或教養而成人的男子尚有參政權，那還有什麼理由來拒絕婦女參政權的獲得呢？

(2) 女子生理與心理脆弱。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女子生理與心理方面都是異常脆弱的，如果女子當選，那麼這纖弱的身體與脆弱的心靈，如何能擔當這些政治上艱巨繁勞的工作呢？一旦國家方面發生特殊的事變——如戰爭等，那婦女更加無法勝任了。這便是她們不應有參政資格的理由。但這幾點，贊成派方面卻也有很有力的反駁。他們說：拿男女生理與心理上差別來反對婦女參政，這是毫無理由的。因為在國民或市民的議會中，是靠智能言論而並非靠體力，何況婦女並非都是身心不健全的脆弱者，婦女在生理與心理方面較男子為弱，這也是由於不良的社會環境所造成的。在未開化的民族中間，男女在體力方面是沒有多大歧異的。現在一般賣技的女子和女游泳家，都有可驚的體力，就可證明男女身心的差別，不是為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因為婦女身心的脆弱，是可以由教養力量來改變的。

(3) 婦女不懂政治。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女子不懂政治，女子沒有政治上的才能，大多數女子也不要參政，所以婦女不應當有參政權。但贊成派卻反駁了這種見解，他們說：許多婦女不懂政治，不知道使用政治的權利，或者不要求政治的權利，這是實在的。但我們卻不能因此而根本反對她們的參政運動。她們大多數不懂政治，是社會對她

們政治教育不足和缺乏的原故。要想婦女懂得政治和理解政治，那就必定要使婦女行使政權，所謂不到水裏去，永遠學不會游泳；學了外國語，不去練習也不能會話，是誰都知道的。以不懂政治作反對婦女參政的理由，當然是很難成立。至於說婦女沒有政治上的才能，那更是毫無根據的武斷。因為具有政治卓越才能的婦女，不論在任何時代任何民族中，即使她們沒有做女皇的時候，也多在政治上活動。例如在法國數世紀之前，婦人即在政治上佔有很大的勢力，在十七世紀終西班牙菲利浦五世朝中，白拉都諾的伯爵夫人，烏爾新的王女，篤台莫鈕的瑪麗，充西班牙宰相十三年期間，西班牙的政治非常圓滿。為君主的情婦，而在政治上佔有絕大勢力的婦人也非常之多，我們只要舉出知名的路易十四的情人芒德儂，路易十五的情人彭帕特兒，便可以充分的證明婦女沒有政治上才能的謬論。至於大多數婦女都不要參政，這雖然是事實，但我們也不能因此而否認她們所應該享有的公民權利。在男子方面不是也有很多對於選舉一事毫無興味而放棄投票權嗎？為什麼在男子方面都給了選舉權，而特別將女子除外呢？這顯然和最初那些反對普選制的人一樣荒謬。

(4) 女子天性保守。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女子的思想是落後的，女子的天性是保守的，允許了婦女參政權，那將會使政治墮落惡化，替僧侶在政治上開闢方便之門，因為婦女都是容易為宗教的偏見所煽動的。但在贊成婦女參政派方面，卻不承認這些理由能夠成立。他們

說：不錯，婦女的思想，大多數是比較落後的，富於保守性的，但這些卻不能認為是婦女不可改變的天性，而應當認為是社會對婦女無教育的結果。如果對婦女施以相當的政治教育，那末婦女這種落後的狀態不僅可以改變，而且也能使她們明瞭自己利害的所在，選舉她所應當選的人。若說婦女參政將會使政治墮落惡化，這更是漠視事實的胡說。例如已經允許婦女參政權的美國惠明州的州議會，對美國國會所提出建議書中云：『惠明的婦女參政實施，在各方面看來，都有極好的成績，因此我們不用強制的手段，而排除了本州的犯罪及貧困，選舉秩序非常整肅，政治也極良好。對文化程度，及公共秩序也有很大的貢獻。我們並可以充分的自矜的報告以下的成績：就是婦人參政實行二十五年以來，惠明州的各郡，已經不復有貧民院的存在，全州的監獄差不多空虛，犯罪事項絕無僅有。現在我們根據本州的經驗，希望全國開明的各州，也立刻實行婦人參政。』婦人參政對於惠明州貢獻了這樣多的大利益，而不會遺留一點損害，這種事實不是足以確證婦人參政將使政治墮落惡化的荒謬嗎？

(5) 婦女天職說 反對婦女參政派，也往往拿婦女天職理論來證明婦女不應當有參政權。他們說：女子的天職是在家庭裏管家育兒，當賢妻良母，如果女子也和男子有同等的參政權，那勢必使家庭不能統一而破壞了家庭和生活的基礎，因而也破壞了國家基礎，所以不能給婦女以參政權。而贊成婦女參政派對於上列的理論，卻施以如下的

辯駁。他們說：婦女天職論完全是一種因襲的男性中心主義的陳腐見解，因為管家育兒並非婦女唯一天職，實際上，因社會的進步和發展，已經使婦女不能不離開家庭到社會上謀取獨立的生活了。破壞家庭和平生生活經濟基礎的，不是未來的女子參政，卻是現代產業發展的必然結果。如說婦女參政將使家庭不能統一，破壞了和平的家庭生活，那不過是一種盲目的意測和武斷。在我們看來，女子如果有參政權，那必然能在男女間造成一種新的興味，這不特不會引起夫妻間的反目，而且他們的關係也必會因此而大為改善。因為沒有政治上經驗的婦女，當然會向有經驗的男子請求援助，因而男女間的思想及教育可以相互交換，這種思想教育的交換，對於兩性間的生活，必然能夠給予一種清新的刺激。從來因思想教養的不同，以致發生兩性間無限的糾紛和衝突，也必然因此而會逐漸消滅。所以用婦女天職的荒謬理論來反對婦女參政，是異常淺薄與可笑的。

(6) 男性代表論 反對婦女參政的人說：婦女實在不必有什麼參政權，她們的政治意見和要求，都是可以由她們的父親，丈夫代表的。但贊成婦女參政派對這點卻施以嚴厲的抨擊。他們說：婦女有婦女們的特殊利益，父，夫是絕不能夠代表的。在男性為本位的現社會內，男子是否能代表女子的意志，為女子的利益而奮鬥？任何人都會了解這是沒有希望的。而且現代婦女在職業方面不能與男子獲得同工同酬，在教育方面，對女子的高等教育實行限制，在法律上，不論民事或刑事，財

產承繼權以及離婚通姦等問題方面，婦女都處於不利的地位而遭受很大限制的情形之下，婦女爲提高自己的地位，改善自己的生活，都必須非親自參政不可。因爲參政權是婦女改變自身惡劣狀態和爭取自身利益的一個重要的手段。例如在實行普選制度的國家內，無產者因獲得了民權，不論在形式上或實際方面，都得着相當的改善等事例，就足以證明婦女有獲得參政權的必要。婦女自身在各方面處於不平等和被壓迫的地位，決不是由男性們越俎代庖，所能夠改善的。更何況以純理論的觀點上來說，在民主尤其是在實行普選制度的國家內，對於到達法定的年齡而未具有法定資格條件的男子，既然通常都給予選舉權，對於具有同樣條件的女子，當然也沒有不給予選舉權的理由。民主國家是以天賦人權說爲基礎的，是由自由的人羣所組織構成的，民主國家既由於自由的人羣所組織構成，當然每個人不能專門服從他人的意志，而對於國家政治方面應有參與的權利。男子們既以此種論據而享有民權，婦女自然亦可依此而要求參政權；國家既然給予半數之男性國民以民權，當然也不應把佔半數的女性國民除外。如果因爲她們是女性而說不應有參政權的話，那不論其如何詭辯，也是不能找出令人首肯之論據的。

(7) 婦女參政的嘲弄 反對婦女參政派的人，在技窮力拙，再也找不出正當的理由來反對的時候，他們就用浮薄的腔調說：請你想想，女人立在國會的演壇上演說，這是何等的滑稽，試想像一下，當妊婦

出席於國會議壇的時候，這不是『非美學』的嗎？然而婦女參政贊成派方面，卻對於這種反對論者以極刻薄的回答，他們說：讀者應該注意，這些紳士們對於僱用孕婦——損害女性尊嚴品格和健康的「非美學」的孕婦，去做牛馬般的勞動，卻一向不生眼睛的；嘲弄孕婦這是男性的卑劣！他們假使一想他自身的母親未生他之前的狀態，一定能夠使他臉上發赤。再一想他的妻子的同樣狀態，是他最愛的希望的實現，那時候，他一定能夠變成沉默的。總之，從以上兩派所論辯的理由看來，反對婦女參政派實在是沒有光明正大的理由的，他們所有歪曲的理論，實已被贊成派方面駁得體無完膚了。

三 各國婦女參政運動的演進

婦女參政問題之理論上鬥爭的情形，我們已在上圖作簡括的敘述，但各國婦女參政運動的史實如何呢？這當然也有簡略考察之必要。關於各國婦女參政運動的史實，首先值得我們特別注意和敘述的，就是英國。我們知道，英國是資本主義最先進的國家，當十八世紀產業革命之後，英國婦女的境遇，雖然因本國資本主義急激的發展而起很大的變化，但因爲根深蒂固的舊風俗習慣仍支配着社會人心的原故，直到十九世紀中葉，英國女子教育仍然停頓在極幼稚的狀態。在這時婦女參政運動，當然是談不到的。其後因時代的進步及法國大革命的影響，纔有了女權運動的萌芽。

在英國婦女中，第一個先覺者為有名的伏爾斯頓克拉夫脫女士。在當時因為她在實際生活中深感到男女不平等的弊害，和法國所高唱的自由平等的需要，就使她確信了兩性平等和婦女解放有急切實現之必要。在一七九一年她寫了一本不朽的女權擁護論，對盧梭和其他男性方面所主張「男尊女卑」的理論，大施抨擊和駁斥。此外，她並堅決主張男女在教育，職業方面機會均等，並闡發婦女不可不經濟獨立，不可不在會議中充當議員等等極正大的理由。她這種大膽的進步主張，除獲得了當時極少數的激進分子贊同而外，多數思想落後的人，皆加以無理的嘲諷和攻擊。此後因婦女不斷奮鬥和社會逐漸開明，婦女無論在教育，法律，產業等方面的地位，也都日漸提高和改善——如大學教育對女生的開放，女醫生和女律師的許可等，都使婦女對於政治方面的男女不平等，發生不可忍耐的憤懣。到一八一九年，擴張選舉權運動發生的時候，當時英國有不少的婦女和男子共同奮鬥。當政府彈壓的軍隊與民衆發生衝突時，也有不少婦女被打傷，但到一八三二年實行對男子選舉權擴張而改正選舉法的時候，不僅沒有給婦女以選舉權，反而把選舉法上面歷來所用的「人」(Person)字也改爲「男子」(Male Person)了。這種將女子特別除外的改革，當然要使當時和男子具有同等資格的英國婦女憤不可遏！於是她們便一致要求選舉人名簿上面的登記。各地方當局對於婦女此種要求有的允許，有的則拒絕。遭受拒絕的地方，婦女便向法院起訴，但法庭和裁判所，大

多下不利於婦女的判決。當然起訴失敗的婦女們是不會因此而屈服的。於是婦女參政的宣傳和組織運動便日益擴大。到一八八四年，爲降低選舉納稅資格而重行改正選舉法的時候，婦女方面向當局者提出參政的法案，結果又被否決。此後至一八九七年，婦女又提出第二次參政的法案，但結果仍舊是失敗了。

當南阿戰爭時，婦女參政運動，遂呈停頓的狀態，至一九〇四年，婦女參政雖漸成爲議會的問題，但仍然是沒有什麼結果。其後因婦女要求參政權的運動日益擴大，而政府方面對之仍舊表示冷淡。於是到一九〇五年，在婦女參政的和平運動中間，遂產生了一批極端派，當時被號爲戰鬥的參政派，這批極端婦女所組織的團體名爲婦女參政權國民同盟，首領爲班霍斯德夫人，她們因爲從一八七〇年來，由議員提出的十數次婦女參政案都遭否決，而自由黨政府對於她們所有的要求又都置之不理，於是便激起她們暴烈行動。這時她們在全國各地向政府方面開始了總進攻，她們發行機關雜誌，以示威遊行，露天演說等方式來擴大婦女參政的宣傳。每當反對婦女參政的大臣或名人演說的時候，她們便在會場上提出關於婦女參政權的質問，以混亂會場，妨害演說，當議會開會時，她們便也派遣代表出席會議，她們所持的理由是：總理大臣既接見男子代表，當然也沒有不接見女子代表的理由，婦女以納稅者的資格，當然也有在議會上質問大臣的權利。但自由黨政府爲避免婦女擾亂議會，便於議會開會時期中，調遣警兵駐於會議四周，

以阻止婦女進入會場，對於那些硬要衝進會場的婦女，便以騷擾罪，道路妨害罪，公安紊亂罪等等，大加拘捕，當時婦女因此等罪名而被捕入獄的達數百人。自由黨政府對此等犯人不允看做政治犯，而祇以普通犯人處理，於是當時被捕婦女們便以飢餓同盟來抗爭。戰鬥派婦女，因政府方面殘暴壓迫在行動上更趨激烈，在每次示威遊行中，更大肆破壞公私所有的器物以洩憤，戰鬥派婦女這種激烈的行動，終於激起了全國的喧擾，思想陳腐，冥頑不靈的男女，便組織了「反對婦女參政同盟」，在文字和行動方面開始反對的運動。而思想較為開明的人士，對於她們不屈不撓堅毅勇敢的行為，便加以熱烈的讚揚和擁護。這種轟轟烈烈的婦女參政運動，在當時不僅成爲全英國議論的中心，而且成爲全世界視聽所集的大問題了。

戰鬥派婦女參政運動直繼續到一九一四年，纔因世界大戰的暴發，國內一切革新運動，都爲暴力和血腥的愛國主義的狂潮所掩沒而沉寂。在戰爭期間，因國內壯年男子都被徵赴戰場，一切產業和行政機關方面，都需要婦女的援助，於是在五年血戰停止後，婦女便在社會各方面獲得了不可動搖的勢力。英政府鑒於此種形勢，遂於一九一八年承認婦女選舉權，至同年十二月婦女被選舉權也給予了。不過在選舉年齡上，英國婦女仍舊不能和男子同等，至一九一九年，國會纔又通過了除去「女子無資格」的法律，允許婦女做次長裁判官及其他等自由職業。繼續鬥爭了半世紀，嘗遍一切苦難的英國婦女參政運動，至此

總算是獲得相當的結果了。

第二，婦女參政運動值得特別敘述的就是美國。自一七七四年獨立戰爭時起，美國婦女已有男女平等的覺悟了。尤其是在戰爭期間，婦女們因和男子共嘗艱苦，共盡市民的義務的原故，所以在當時十三州當中，有九州已承認具同等選民資格的婦女，亦有行使投票權。當然這樣一來將使婦女對於男女應平等的信念格外堅強，那是毫無疑義的。所以當一七八八年非拉特爾佛國民大會開會的時候，婦女便要求把婦女參政權制定於聯邦憲法之內了。但當時國民大會卻拒絕了這個要求，因這一失敗的影響，竟連那已承認婦女有選舉權的九州，也在選舉法中插入「男子」兩字，而將婦女除外了。當然婦女參政運動決不會因此打擊而停止的，在解放黑奴運動發生的時候，更是婦女認識社會和訓練自身一個絕好的機會。美國婦女這時不僅爲自身解放而奮鬥，並且也極熱烈的參加廢奴運動。當奴隸解放論第一流雄辯家安比克勒女士被選爲奴隸廢除委員時，向來卑視婦女的一般知識階級，都主張她自動辭職，她說：「要是我不勝任，那麼我辭職也好。」但他們卻回答說：「並不是這個理由。」「那麼，是什麼理由呢？」「因爲你是女子。」「這是不成理由的，所以我要留任着。」比較開明的知識階級，在當時對她尙且如此無理取鬧，至於那些「男尊女卑」主義的新教徒，對她當然更是極力的攻擊了。尤其是和她共同致力於奴隸解放運動的安其哀利加·葛利姆加女，士因爲她在本薛文義亞的廢除奴隸大會

上演說，後來反對者竟把那個會堂也用火燒掉了。由此可以想見，美國婦女在當時所處的環境是如何惡劣了。

一八四〇年倫敦舉行萬國奴隸廢止大會的時候，德和安東尼·斯坦頓等女士也被舉為美國出席大會代表委員。但該大會竟以婦女無參政權為理由，而不承認她們代表的資格，這當然使斯坦頓等女士異常憤懣。在回歸旅館的路上，斯坦頓等女士憤憤的說：『我們回國後第一件事業，便是研究婦女的奴隸問題』。

果然，她們回國之後，便立即召集婦女會議，仿照美國『獨立宣言』式，起草婦女獨立宣言，並一致通過了婦女參政的決議案，以便要求政府承認。當這一會議結果在報紙上公開露佈的時候，竟引起了當時社會人士非常的喧噪，許多報紙對此大施侮辱和嘲諷。那些思想落後意志比較薄弱的婦女們，也因此打擊而紛紛地去聲明取消了。

但斯坦頓女士的意志是堅強的，她並沒有因為社會上種種的攻擊和反對而表示絲毫消極，在萬國婦女大會會長——世人稱為婦女參政運動中的拿破崙，斯桑安脫尼女士援助之下，斯坦頓女士終於征服了俗論而使美國婦女參政運動日益昂揚起來。尤其是當奴隸解放實施後，黑人男子也和白人男子獲得同樣選舉權而仍拒絕婦女有參政權的時候，這當然更使懷抱不滿的婦女們火上加油，婦女參政運動也就因此而加倍激烈化了。

因婦女們再接再厲繼續不斷的鬥爭，到一八六九年，終於在惠民

州首先獲得了勝利。至一九二〇年止，三十七州也都陸續規定在一定程度內承認婦女有參政權。一九二〇年開合衆國憲法修改大會的時候，婦女參政權也為大會所一致通過，至此美國婦女參政運動，也算是表面上已大功告成。

第三，我們要加以敘述的就是德國婦女參政運動。德國婦女運動和英、美二國相比較，當然是很遜色的，這是因為德國婦女長期處於傳統的軍國主義，和德皇的陳腐教條（婦女的天地是兒童，住室，廚房，教會）之下的結果。所以德國在當時大多數婦女，只一味埋頭在家庭當賢妻良母的家主婦，對於取得和男子在政治上平等的權利，則絲毫沒有興趣。直到一八六四年以後，纔由希爾馬黑爾，哥爾，奧古斯保，赫曼等女士創立婦女參政協會，作婦女參政運動的宣傳與活動。在一九一四年大戰前，德國婦女參政運動可說是毫無效果。到大戰停止後，德國婦女因於戰爭期間在社會各方面佔據了重要位置，和加強了自己勢力。同時另一方面因德國軍國主義慘遭失敗，在協約國軍力脅迫之下，建立了新的共和國，而新國家的建設，實際上又必須婦女的協助，所以一九一九年的憲法上，便也規定了不論男女凡滿二十一歲者皆有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的條文。從此德國婦女，便達到了參政運動的目的。

第四，我們要敘述的就是法國和意大利等拉丁系民族的國家中婦女參政運動。在婦女參政運動的起源及其社會背景一節裏，我們會約略述及法國婦女在一七八九年時，已經在哥奇女士和羅蘭夫人等

領導之下而作女子參政的奮鬥了。但當時一般人權論者祇把「人權」作單獨男人的民權解釋，而把婦女完全除外的原故，所以婦女參政運動便被他們視爲大逆不道，而嚴厲的加以壓迫和摧殘。一七九三年他們更用維持治安的名義，嚴禁婦女作政治集會，在哥奇羅蘭兩位女士英勇領導之下，蓬蓬勃勃的婦女參政運動，不久也終於因爲她們被殺而在暴力之下逐漸消沉了。

尤其是當極端男性中心主義的拿破崙專政之後，情勢更加惡化，「有名的拿破崙法典」便完全把婦女放在男子支配之下，例如妻子非得丈夫許可，不準從事交易，妻子的所有財產，概爲丈夫管理，親權歸父親所有，妻子如有不貞行爲，丈夫即有殺戮之權利，私生子的父親不負擔養的義務等等規條，已把婦女應享的自由權利全部剝奪淨盡了。此後直到一八四八年，消沉很久的婦女參政運動，纔又隨着社會革命運動的激進而逐漸發展起來。當時的社會主義者如赫里歐、聖西門等也都贊成男女同權運動，至一八七六年，有名的雄辯家共和主義者瑪麗·多利斯姆女士，便發起了「女權擁護同盟」。至一九〇九年修摩爾女士等更組織了「婦女參政協會」，作婦女參政的宣傳和運動。其後婦女參政權法案，雖然曾一度在下院以九十七票對三百三十票多數通過，但結果仍被上院否決了。至一八九九年以後，政府方面雖然已允許婦女做律師和下級官吏，但婦女參政法案，卻一直沒被國會通過。

當一九一九年大戰後，英、美、德等國的婦女都已獲得了某種程度

的參政權，法國是建立民主憲政最早的國家，同時也是婦女運動的發祥地，爲什麼婦女參政運動直到最近人民陣線政府成立時爲止，反而毫無結果呢？這是值得追詰的一個問題。

原來法國的社會情形，與英、美等國不同，在法國一般資產階級婦女，雖曾一度爲參政運動而努力奮鬥過，但因爲她們奮鬥很久仍不能達到目的，同時又沒有英、美婦女那樣再接再厲的毅力和勇氣，所以結果便表現疲憊了，尤其是在傳統的羅曼主義薰陶之下，資產階級的婦女精神方面，更不免爲戀愛享樂所頹廢而萎靡不振。至於勞動階級的婦女，雖然也不反對婦女參政運動，但是要她們在資本主義的現制度下，爲婦女參政權而奮鬥，那她們卻不願意。以上兩點便是法國婦女參政運動沒有結果之最基本的原因。

至於意大利、西班牙等拉丁系民族的國家，因爲都不是像英、德那樣的工業國，而天主教的勢力又是極其根深蒂固，婦女們的思想很保守，所以婦女參政運動也就無從發展。意大利的婦女，現在已整個的爲莫索里尼賢妻良母主義所束縛，而西班牙婦女現在也正同男子一道爲自身的澈底解放與國內外的法西斯蒂作決死的大搏鬥。資產階級式的婦女參政運動，當然是不會在那些領土內重新演映了。至於比利時的婦女參政運動，也是沒有什麼史實可以描述，不過在大戰後那些因戰爭而死者的妻子和母親以及在戰爭時爲祖國而入獄的婦女，獲得名義上的參政權罷了。此外如瑞典、丹麥、荷蘭、波蘭、奧大利等國，在戰

前雖然沒有作過婦女參政運動的奮鬥，但在大戰後，因受英美等諸列強的影響，也都順隨着世界大勢而承認婦女們的參政權了。

第五，我們所要敘述的是日本的婦女參政運動。在日本明治維新以前的封建時代，當然沒有任何婦女運動之可言。在明治維新後，因爲新起的資本主義建設，需要着婦女們共同協力，婦女在社會方面的地位，也就因此而發生了改變。自由民權和男女平等等新思想，這時也隨着勃發起來。到明治七年女子教育也開始發展了。從明治十年至二十年的時代，歐化的自由民權論，和男女平等的思潮，更是洶湧澎湃。但後來因日資本主義發生肥胖症，迫切需要掠奪外國的殖民地和銷售市場，黷武和愛國的國粹主義，也就隨着日益猖獗起來。十分脆弱的新思想運動，在這樣的情勢之下，也就被壓迫而沉寂了。此後直至明治三十年時代，日本婦女仍舊在男性本位的封建家長制度下呻吟着。明治三十二年在頒佈的治安警察法內，婦女連參加政治結社和集會的自由權也被剝奪了。此後直到明治三十九年時，纔又在西川文子，今井歌子等領導之下，一度發生了婦女參政的請願運動。但後來並未因此而獲得任何結果。世界大戰以後，因一方面日本資本主義在戰爭期間獲得了突飛猛進的發展，客觀上更促進了婦女的獨立和自覺；同時另一方面，因英、美等國婦女皆獲得了參政權的刺激和影響，日本婦女解放運動便又復燃起來。一向埋頭於抽象哲學思索的平塚明子等，這時也一變而爲實際的戰士，開始組織新婦人協會，爲婦女地位的改善而鬥爭

了。她們鬥爭了兩年，結果卒使議會在大正十一年改正了治安警察法第五條，而獲得參加政治集會的權利。

新婦人協會雖然不久便被解散，但婦女解放的要求卻因此而更加強烈和普遍化。大正十三年，除了已成立的兩個婦女參政同盟之外，市川房枝、新妻伊都子等更組織了一個婦女參政期成會和以上兩派互相聯絡，爲同一的目的而奮鬥。尤其在男子普通選舉權成功之後，婦女參政運動，更因此而日益開展了。

到大正十四年三月十日，關於婦女解放各種議案，一律被列入了議事日程，婦女參政法案，這次雖爲衆議院所通過，但結果終爲貴族院所擱置了。因此次失敗，資產階級婦女參政運動，也就從此無聲無嗅的日益消沉了。此後繼之而起，並且有日益開展之勢的，卻是日本的無產婦人運動。

第六，我們所要敘述的就是俄國婦女參政運動。在俄國革命以前，因爲在極端專制的沙皇統治之下，人民方面，不論男女，都是沒有什麼人權可言的。尤其是女子，更受盡重重的壓迫和束縛。至於在法律政治經濟方面，男女不平等更是用不着說了。

在這樣極端專制的政體之下，像英、美等國婦女那樣的參政運動，想在俄國婦女中呈現出來，那當然是不可能的。因爲當時俄國婦女運動，實已和劇烈的社會革命運動溶成一片了。

當一九一七年克倫斯基政府彼顛覆，十月革命成功後，新建立的

政府便在憲法上立即明白規定：屬於蘇維埃聯邦所統治下的國民，不分宗教別，民族別，國別，性別，凡年滿十八歲者，皆得享受選舉權及被選舉權了。所以在我們看來，俄國婦女雖沒有像英、美等國婦女那樣為參政權而奮鬥的史實，但俄國婦女在蘇維埃憲法內所獲得的參政權，較英、美各國婦女所得的參政權，更真實，更為徹底，卻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

最後我們所要敘述的就是中國的婦女參政運動。中國婦女，因在數千年來封建舊禮教舊道德等束縛麻醉之下，本已成了極馴服的奴隸。但自十九世紀以來，因西歐的帝國主義的鐵蹄踏進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體制發生了急速的崩潰，在封建的廢墟上，也就發生了民主革命運動，長期伏處深閨的婦女，這時也就有不少分子日漸覺悟了。到辛亥革命爆發的時候，南方各省如湖北、浙江、江蘇等省，就有不少的婦女起來組織決死隊，暗殺團，英勇的參加推翻滿清的政治革命運動。在辛亥革命成功後，這些覺悟的婦女們為達到男女同權的目的，便紛起組織「女子參政會」和同盟會，作婦女參政的奮鬥。但後來因袁世凱稱帝，民黨失敗，政治上的反動日漸凶猛，婦女參政運動，也就因此而消沉了。其後不久因護法政府於廣東成立，婦女參政運動又隨着復興起來，結果在廣東一隅，婦女的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是被承認了。而且婦女方面，當時有許多人參加了省議會的工作。五四運動以後，南方各省為反對北京政府而發生聯省自治運動時，湖南和浙江等省的知識婦女，便也紛起

組織女界聯合會作參政運動，結果湖南和浙江兩省政府也都先後在省憲法上明白規定了婦女的參政權。然而當時因國內軍閥割據，成了四分五裂的局面，並沒有一個真實能夠統一的政府，所以婦女在幾省內所獲得的參政勝利，便又立即隨着被取消了。

此後，到民國十一年六月，直系軍閥們戰勝了奉系，而在北京召集第三次憲法會議的時候，為收買人心而大唱立憲高調，北京幾個高等學校的女生，便紛紛起來作組織「女子參政會」與「女權運動同盟會」作參政運動。接着上海、天津、南京、湖北等地的婦女，也都紛紛響應。然而到民國十二年二月，北京政府所頒布的新憲法中，仍無婦女參政和男女平等的明文，因此轟轟烈烈的婦女參政運動，便因失敗而消沉了。此後至民國十三年直系的北京政府又被推翻，北洋軍閥推戴段祺瑞做執政，便廢除從前的憲法而另立新制度。當時婦女參政運動又隨着活躍起來。然而結果仍和從前一樣，成為曇花一現罷了。到民國十六年國民政府北伐成功，民國二十年五月十二日開國民會議，制定的訓政時期的約法上，雖然已經允許了婦女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但當憲政尚未開始時期，婦女仍舊享受不到實惠的。現在憲政雖已開始國民大會的代表選舉法也依據了男女平等的原則，但實際上，婦女能夠享到參政實惠的，究竟會有幾人？這只要看這次京滬一般參政運動的姊妹們，為要求在代表選舉法中，規定婦女的代表名額而發生的請願運動，就可明白了。

四 婦女參政問題之再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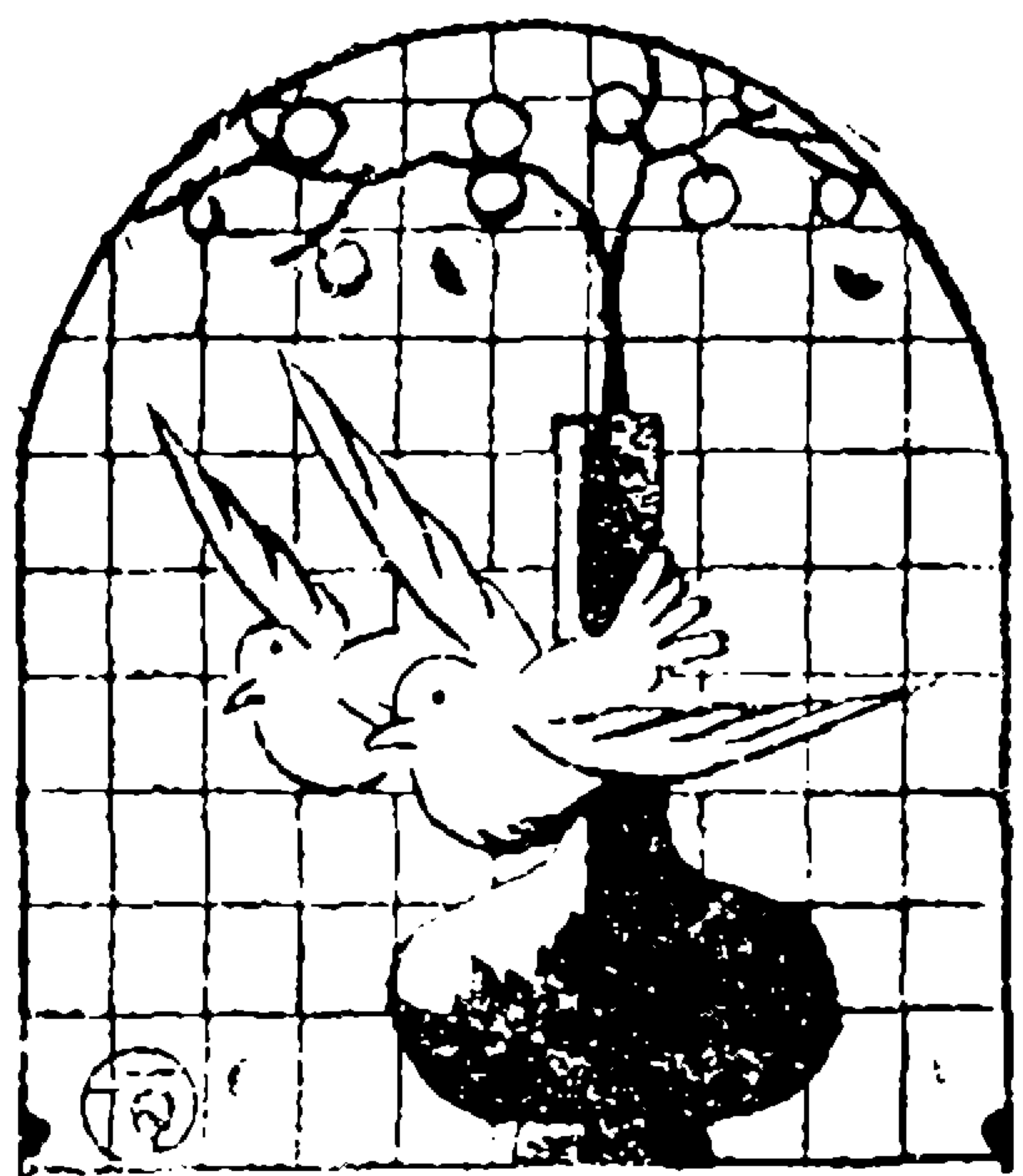
在上面對於婦女參政問題的起源，婦女參政問題的理論上鬥爭以及各國婦女參政運動的史實，都已作過簡括的敘述和研究，但婦女參政運動，是否能夠達到婦女澈底解放的目的呢？這是必須給婦女參政問題一個再批判的。

婦女參政運動，就其本身上說來，當然沒有可諮議的地方，因為婦女在政治上也應當和男子們享有同樣的權利。更何況在打破封建的因襲和喚起了婦女自尊心這兩點上說來，也是相當有益和必需呢！不過像一般女權主義者那樣，只把婦女解放運動局限於參政運動的範圍，認為只要婦女能和男子在政治上平等，則其餘皆不成問題了，這確是我們不能夠贊同的。婦女參政，在我們看來，不過是婦女解放運動過程中所應運用的一個鬥爭的手段——在可能範圍內先爭取法律上平等和改進自身社會地位的一個手段，決不能把它看作婦女解放運

動最終的目的。倍倍爾曾經說：『即使這種資產階級的參政論者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男女同權能夠實現，婦女性的奴隸制度和妻子的經濟依賴主義還是不能打破。』倍氏的話，是異常之正確的。歐美等先進國家中的婦女，是早已獲得了參政權，然而她們是否已經澈底解放了呢？事實告訴我們在這些國家內婦女不僅沒有得着澈底的解放，就那連從前費過九牛二虎之力所獲得的形式和實際上僅有的一點權利——如男女職業機會平等，教育平等，政治上平等，也日漸被完全剝奪了。例如德國婦女不是已不能夠享受從前所得的權利而正為法西斯蒂強迫的驅回家做生育未來兵士的機器嗎？總之，婦女解放問題，是整個社會解放問題的一環，婦女澈底解放，絕不是在現社會制度底下，單純從事參政運動取得法律上形式的平等所能夠達到的。婦女要想在政治上和男子達到完全平等的地位，那也只有有在私有社會制度變革之後纔有可能。

現代家庭恐慌的構成

張少微



檢討現代家庭恐慌構成的緣因，我們的視線至少要集中於三點。

第一，女性因受強度的壓迫，自覺的意識逐漸的濃厚起來，弱性聯合掙

扎的局面於是造成。第二，男權隨着資本主義的威勢，擴張至無以復加的地步，因而爲着維持此種地位起見，不得不邀女性合作。第三，社會主義的思潮日益澎湃，結果女性的人生觀多脫離了閹內的制限，而染上社會化的色彩。

(甲) 婦女運動 各國婦女運動的歷史雖然由來已久，然而成爲一個有系統的意識運動，卻是歐戰以後的產物。在歐戰期中，男子概赴前線作戰，後防的工作不得不由女子負責。休戰後，各國的憲法大都有所變動，並以後防工作成效之優異，多於規定人民享有政權的明文上，冠男女二字，表示兩性平等之義。民治發達的國家，如美利堅、瑞士等，更將此政權的範圍擴大，除了選舉權與被選舉權外，罷免權、創制權，與複決權亦包含在內。

女子獲得政權之後，於是得寸進寸，得尺進尺，作更進一步的要求。此種要求的對象爲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和職業上的平等權利，而用以達到目的的工具，則爲社會運動。

要言之，近代婦女離開家庭所從事的工作，不外三種：即革命運動，政治運動，和社會運動。現可引中國的婦女運動作一例證。辛亥革命以前，中國婦女所置身的事業是革命運動。在這時期中，一般革命火熱的女性多參加軍事行動，如浙江女子軍、湖北女國民軍、江蘇女子軍團等，對於顛覆滿清與建立共和，都有一部分不可磨滅的犧牲與供獻。自民國元年至國民黨一全大會，這是中國婦女從事政權運動的時期。女子

參政同盟會、女子參政協進會、女權運動同盟會等組織，皆屬此種運動的代表機關。由國民黨一全大會迄最近國難期間，中國婦女的工作則轉入社會運動時期。此期中的婦女雖以國難當前，作各種救國工作，然而婦女多進會、婦女救濟會、全國女青年協會、婦女文化促進會、女聲社、婦女共鳴社、婦女同盟會、婦女節制會、中華婦女社等無時不努力於社會運動，以求法律上，經濟上，職業上，及教育上男女平權的實現。

婦女運動的價值如何，這是另外一個問題，但其對於家庭的影響，卻係顯而易見的。婦運之根本旨趣是打破「婦女的天地僅在閹內」的傳統觀念。因之，各種社會運動俱用以伸展婦女活動的範圍。於是娜拉們皆毅然走出家庭的門限了。家事管理，兒童教育等，無疑的，遂致忽略，而影響到家庭生活的形態。家庭生活爲家庭的神髓，如果發生變異，則家庭自身必要相與呈現着變異的。

(乙) 工業勃興 十八世紀的英國工業革命無異是一個人間的霹靂，響聲四溢，震撼全球。各國的政治、經濟、社會等情況，莫不先後受其影響，而產生劇變。劇變的結果，約言之，爲資財集中與都市興起。資財集中迫使封建社會走入滅亡的途徑，另行造成所謂資本主義社會。資本家利用機器，設立工廠，羅致工人，都市於是崛起。由此我們可以得到兩幅絕對相反的圖畫，一爲工人廢棄放僻邪侈的都市。一爲人烟寥落一蹶不振的鄉曲。所以，近代工業的勃興，間接的掣擊得鄉村家庭體無完膚，而直接的構成了都市家庭的恐慌。

中國的工業現時固然仍甚幼稚，然而自清末以還，新式工廠數量的激增，實屬無可置疑的事實。因之，都市與鄉村間的鴻溝日益深刻，工人數衆，成一偌大的階級。據十九年工商部對於九省區二十八城市生產工人數的報告，此等工人總計一百二十萬零四千三百七十七人，其中除去未分性別年齡者四十萬零一千九百六十九人外，男工計三十七萬二千六百二十六名，占百分之四六·四；童工五萬五千六百零五名，占百分之六·九；女工三十七萬四千一百七十七名，占百分之四六·六，較諸男工多一千四百九十一名，或百分之〇·二〇。

僅以上海一市而言，女工數目之巨，已足駭人聽聞。按十九年工商部的報告，上海的生產工人爲數三十六萬二千八百九十四名，除未分性別年齡者十萬零三千六百四十名之外，計男工五萬四千九百五十五名，童工一萬六千一百一十一名，女工十八萬八千一百八十八名，超過男工三萬三千二百三十三名，或兩倍有奇。又據二十一年上海市社會局的調查，全市一千八百八十七個工廠中工人達二十一萬二千名，內計男工七萬一千七百二十七名，童工二萬三千四百零一名，女工十一萬六千八百七十二名，較男工多四萬五千一百四十五名。再就毛起鵝的調查（上海之勞工，社會學刊一卷四期）：上海工作於一千五百四十家工廠的工人總額，計二十三萬七千五百二十二名，內含童工一萬七千五百三十七名，男工八萬零五百六十七名，女工十三萬九千四百十八名，多於男工五萬八千八百五十名。觀此我們可以相信，上海的女

工數目雖年有增減，然而最低限度亦必在十萬人以上。

論到工資與工時，我們都知道，國內的現狀極少有合乎現代勞工待遇之原則的。上海的工人以工作於繅絲業，棉紡業，及棉織業者爲最多，計二萬九千二百四十四名，占全市生產工人總數百分之六七·〇，而此等男女童工每日工作時間乃爲十一至十二小時。平均上海女工每月之普通工資僅爲十二元五角。至於繅絲女工，每日平均工資率爲〇·五三九元；棉紡女工，〇·四五二元；棉織女工，〇·五四五元。這是工資較優的工人，若論火柴女工，則每日所得不過〇·二四〇元而已。（以上數字均見上海市社會局十八年的統計）實際上女工平均每日能獲工資兩角以上，已是很僥倖很可觀了。因爲如按農商部十一年的統計，陝西女工每日工資僅達六分；山西女工，七分；甘肅女工，八分；河南女工，九分；吉林與湖北女工，一角。

由上面數種零碎數字的提示，我們至少可以得到三種推論：第一，中國女工的總額在三百萬名以上，超過男工的數目，且各都市中之女工，尤以上海、無錫、天津等處爲最多。第二，女工工作的時間過長，甚至有每年平均工作日數達三百五六十日者，非唯家事無暇兼顧，即睡眠和休息的時間亦顯然極不充足。第三，這三百餘萬女工每日所得最高的工資不過半元上下，最低者尙不及一角，然則女工生活如何能夠維持呢？

工資低微的結果，爲勞工家庭生活的窘迫。據近年來若干勞工生

活程度的調查，每年生活費在一百元至四百元之間的家庭，占百分之八十，可見全國勞動者家庭收支年在四百元以下者是如何的衆多。進款既微，而衣食住之費用又非常高昂，此勞工家庭生活費的分配所以呈現著畸形的狀況。所以畸形，即是衣或住所費遠多於飲食。就各調查之共同的表示，勞工家庭生活費百分分配的衆數平均數爲：食物占百分之五·七五；衣著，百分之七·五；房租，百分之七·五；燃料燈火，百分之一〇；雜項，百分之一七·五。這樣，食品的惡劣而無滋養自是當然的結果了。同時，衣舍遮體外，衛生與否，鮮能計及。至於住處，什九係窄小低暗，裏外不分，而睡眠，烹飪，洗濯等每在一室，齷齪狼籍，不堪言狀！

僅此所述，已足證明工業勃興對於家庭影響的重大。一方面，現代工業已把農村家庭弄得七零八落，不可收拾；另一方面，又將都市家庭生活的中心拆散，用長的工時與低的工資，使一般勞工之家不復爲家，恐慌橫生，岌岌可危。

(丙) 人生社會化 人生觀祇是人對於生活的一種態度，而態度更係社會的產物，故社會的進展可以促進個人態度的變遷，終而造成人生觀的改變。個人主義的氣焰，雖然在十八世紀達到了高潮，然而它的威勢卻迄未滅絕。不過，與個人主義相反的思潮亦未始不是同時並進，逐年增長的。在柏拉圖的共和國中，社會主義思想已見端倪。到了十六世紀，摩爾的烏托邦出現。社會主義思想漸有形體可以把握。此後，聖西門、孔德、馮文、馬爾薩斯等，更詳加研討，使社會主義思想益發具體

化。及至十九世紀初葉馬克斯與英格斯合著的共產黨宣言問世，社會主義思想始露近代的彩色。一入本世紀，斯賓塞即將社會主義思想給通俗化，於是渥爾特、握拉斯、列寧等再予以進一步的研究，以成現代社會主義思想的局面，與個人主義思想相頡頏。而目今一般有思想的青年，莫不覺得個人主義的人生觀過於狹隘，因而傾向於社會化的。唯其如此，家庭亦大受此種思想轉變的影響。

社會化的人生擴大了生活的範圍，由家庭的門限而伸至社會人羣，因而家務漸爲社會事業所鼎替。凡以社會事業爲己責者無不視子女爲累贅，固定的家庭生活爲桎梏。新馬爾薩斯主義與伴侶婚姻主義於是應運而生，囂於塵上，風靡一時。新馬爾薩斯主義的旨趣，即在擺脫子女的擔負與累贅，以實行生育節制。不過，子女乃是家庭生活的中心，擔有固定家庭生活與減少離婚數量的功能，這是一般社會學者所共同承認的。至於所謂伴侶婚姻，不啻是兩性結合的試驗，無時不有分散的可能。

此外，從事於社會事業者交游必廣，以致三種不幸的現象，難免不相繼產生：第一，結婚的愛每不能專一持久，因此增加了離婚的可能性。第二，費用浩大，往往使家庭的收支不能平衡，而拮据，負債，甚至破產都成了意中事。第三，家政無暇顧及，家庭的生活遂罹重大的損失。

由上可見，人生觀的社會化深切的影響到家庭的功能。此種人生觀的轉變，非但毀壞了家庭固有的效用；並且造成即是新家庭的能力

亦難以應付現代變幻神速的要求的局面。結果，家庭生活危殆，家庭關係膚淺，所謂家庭恐慌者，如同離婚問題，兒童問題，儲蓄問題等等，由是

一一產生了。



禁婢的現階段

淑蕙

我國之有婢制，由來已久，主張優待奴婢之說者，雖代有其人，實行寬待奴婢之法者，亦嘗聞其事，但明令禁婢一事，則肇端於近代。大清律例有略賣子孫爲奴婢者杖八十，徒二年，和賣者減一等，未賣者較已賣者減一等之規定，其例則又云：「凡誘拐婦人子女，或典賣，或爲妻妾子孫者，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但誘取者，爲首擬絞監候，爲從杖一百，流三千里；若以藥餅及一切邪術拐幼小子女，爲首立絞，爲從者發極邊足四千里充軍；凡夥衆開窩誘取婦人子女，藏匿勒索事發生，不分良人奴婢，已賣未賣，審係開窩實情，爲首照光棍例，擬斬立決，爲從改發雲、貴、兩廣烟瘴地方充軍；與販婦人子女，轉賣與他人爲奴婢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民國元年南京臨時政府曾頒明令禁革一切不平等之階級制度，

蓄婢一項在此令內已爲概括之禁止。又民元明令公布前清法律與國體不抵觸者，仍繼續有效。清末有一禁革買賣人口條款，民國改爲條例，此條例中有言「嗣後買賣人口，無論爲妻妾爲子孫爲奴婢，概行永遠禁止，違者治軍」。今既禁買賣奴婢改爲僱工，此後即永無奴婢名目。「嗣後契買貧民子女及從前舊有之奴婢，均以僱工人論」。「舊時婢女限年婚配」。據以上條文，則知清末民初已明令厲行禁婢。

中華民國訓政時期約法第六條：「中華民國國民無男女種族宗教階級之區別，在法律上一律平等」。所謂無階級之區別者，無爲命令詞，即禁止之意，此語即爲禁止蓄婢之根本。又刑法第二九六條第一項：「使人爲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之不自由地位者，處一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第二項：「前項之未遂犯罰之」。蓄婢爲法律所不許，

已昭然在人耳目。

民國十一年廣州軍政府大總統明令嚴禁蓄婢：「蓄婢之風，前清末造，業已成爲厲禁，凡買賣人口者，科以重刑，民國成立，人民一律平等，載在約法，所有專制時代之階級制度，早經完全廢除，乃查私家蓄婢，至今未已，甚至買賣典質，視同物品，賤視虐待，不如牛馬，既乖人道，尤犯刑章。茲特明令嚴行禁止，嗣後如再有買賣典質人爲婢及蓄養者，一經發覺，立即依法治罪，着內務部大理院分別咨令各省行政司法長官，令飭所屬一體奉行，並着內務部通行各省妥籌貧女教養辦法，以資救濟，此令。」此項政令已較前爲具體，言禁婢而注意事後之救濟問題，則自此始。

民國十六年內政部維護人道保障女權通令，亦直指蓄婢一事。茲

欲明瞭其全部意義起見，特將通令原文摘錄如下：「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所定之對內政策第十二款，於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社會上，確認男女平等之原則，助進女權之發展，其對於女子保護問題，視爲何等重要，現值北伐完竣，民解倒懸，亟應保護女權，以重人道，除關於禁止躐足一事，已經本部規定條例呈准頒行外，茲特列舉數端，亦禁如左：（一）取締娼妓：女子不幸，淪爲娼妓，畢生墮落，馴至於死。究其主因，或係生計艱難，藉以謀食，或係被人拐賣，失其自由，甚有父母欠債，將女押當，任其爲娼者，亦爲父母圖利強逼其女爲娼妓之營業者。是在地方官吏分別調查，其困窮墮落者，設法將其改業，以助其生活之

發展；其因拐賣押當，及被父母強迫爲妓者，一經查明屬實，或據人告發，及本人奔訴，均應依法究辦，並將該妓女發交濟良所擇配。一面由地方官吏，集合慈善團體，籌集的款，創辦各種手工業之女工場，收容失業及貧乏婦女，俾得有所糊口，以期婦女爲娼之事，得以日形減少，並逐漸達到廢除娼妓之目的。（二）禁蓄婢女：使人作奴，久爲厲禁，曾經廣州軍政府，於民國十一年間頒佈禁令有案，現時新頒刑法，並且列爲專條，嚴定刑等，而富家大族，往往仍沿舊習，買用婦女，摧殘人道，殊堪痛恨，應由地方官吏，查明嚴禁，不得再蓄婢女，違者依法究懲。」

其後迭有禁令，茲不備述。迄至二十一年九月頒行禁止蓄奴養婢辦法，禁婢始具體化，各地始能遵令實行。該項辦法共八條，其中關於禁止之步驟，禁止之執行程序與其事後之救濟途徑，大體均能兼籌並顧，茲摘要述之如次：

（一）禁止之對象——非僱傭關係之奴婢，不論以買賣贈與或慈善關係而蓄養者均依本辦法禁止之。

（二）禁止之步驟——共分四端：（1）勸告，（2）解放，（3）救濟，（4）處罰。

（三）查禁之執行——（甲）執行機關：各直轄市政府及各省所屬之市縣政府應督飭警察機關切實調查，如發現有蓄奴養婢情形者，須立即報告該管市縣政府執行勸告，其在首都或直隸於省之公安局得逕由各該警察機關執行之。（乙）罰則：凡蓄奴養婢者，經勸告限

期解放後而仍不遵守，或在本辦法公布後而新有蓄養者，各市縣政府除依刑法第三百十三條使人為奴隸之罪，送由司法機關辦理，並將所蓄養之奴婢立時強制解放外，並得處以三百元以下之罰鍰，作為當地救濟院或其他失業慈善團救濟奴婢之用。（丙）彙報：各省政府所屬之市縣政府及直轄公安局應於收到本辦法後三個月內將辦理情形呈由省政府轉報內政部查核，其直轄市政府及首都警察廳辦理情形報內政部查核。

（四）解放後之處理——（甲）雙方關係仍繼續者：凡蓄奴養婢者經勸告後須於一定之期限內解放其蓄養關係，如願繼續使用者應一律改為雇傭，酌給工資，受傭者與雇主之一方，均有隨時解除雇傭關係之自由。（乙）雙方關係不繼續者：各市縣如因同時解放多數之奴婢而雇傭關係一時又未能成立者依下列方法救濟之：（1）未成年之奴婢有家可歸者，應送其回家，如無家可歸或家屬無力贍養不願收留者，應送當地救濟院收養，如無救濟院者由當地政府設法送入慈善團體撫養之。（2）已成年之奴婢不論男女均須自由擇配另謀職業，如一時無相當配偶而有失業凍餒之虞者，當地政府得酌送救濟院或慈善團體安置之。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間內政部分佈禁止蓄婢辦法，前頒禁止蓄奴養婢辦法則予以廢止。以比較觀點論之，此項辦法較前為進步，先述其特點如次：

（一）規定調查期間，使事前之規劃，事後之處理，有從容辦理之餘地，如辦法第三條。（條文附後）

（二）規定婢女得自行聲請登記或託他人代為登記，與解放之根本原則相合，如辦法第四條。

（三）解放後婢女之處置辦法，較前為縝密，無論雇傭關係是否繼續，婢女已未成年，均分別加以規定，其對於未成年而無家可歸者設置監護人一節，關係婢女本身福利之保障，尤有莫大關係，如辦法第五條第六條第七條。

禁止蓄婢辦法

第一條 凡以慈善關係或收養養女名義蓄養婢女者均依本辦法禁止之

第二條 本辦法之執行機關在首都為首都警察廳各省為直轄公安局及縣市政府

直轄市為市公安局

第三條 各執行機關於奉到本辦法後應即將調查期間公共週知並督飭所屬調查

婢女數目列表登記其表式另定之

前項調查期間為四個月於必要時得延展兩個月但以一次為限

第四條 在調查期間內蓄婢者應向主管機關聲請登記婢女亦得自行聲請登記或託他人代為之

第五條 已經登記之婢女即無條件解放恢復自由如係未成年而無家可歸或歸家

而家屬無力贍養者應送當地救濟院或其他慈善團體安置之

第六條 已滿十六歲而無家可歸之婢女執行機關得徵求其本人同意代為擇配

第七條 已經解放之婢女其已成年者如雙方願改為雇傭時其工資由執行機關

酌當地生活情形核定之

如未成年又無家屬或家屬所在地不明者由執行機關選定當地之救濟院或其他

慈善團體之主持人爲其監護人

第八條 已逾第三條規定之調查期限而蓄婢者不爲登記之聲請得由執行機關處

以十元以下之罰鍰並令補行登記

前項罰鍰應撥充當地救濟院或其他慈善團體經費

第九條 凡蓄婢者對於已登記之婦女抗不解放時應送司法機關依法辦理

第十條 直轄市公安局各省直轄公安局及各縣市政府每月應填具婢女登記表呈

報各該省市政府彙轉內政部查核首都警察廳運報內政部

第十一條 本辦法公布後前頒禁止蓄奴養婢辦法應廢止之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公布日施行

總之，我國婢制源淵甚古，周禮秋官卽有「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藁」之說，大抵此種社會病態最初起於戰爭中之俘虜，其後罪人亦沒爲奴婢，在昔有所謂官奴婢是。繼因貧富不均，貧窮之子女，亦有鬻爲奴婢者，是我國所謂奴婢具備政治法律經濟之三種原因，然與西洋昔時宛如貨財之奴隸截然不同。民國以來，迭經政府明令禁止，此種畸形制度已不能存在，今後更盼望政府當局，一般民衆以及社會事業家分途努力，窮本追源，使社會日益進步，而社會病態日益減少，則人類福利始有保障，控制於事前，預防於無形，斯可矣。

日本結婚與離婚的概況

日本向以十月爲結婚月，蓋以收成之後，一般經濟狀態，大半良好故也。據最近日本內閣統計局之統計，去年之結婚總數，爲五十一萬二千六百五十四組，比前年有增無減。結婚最多之月爲三月，次爲十二月、二月、四月、五月，最少爲七月，次爲六月、八月、九月。蓋從一月起漸增，至三月最多，從四月起漸減，至七月最少。從十月起又漸增，至十二月則達最高峯也。然此係就登記者統計而言，實際結婚者多在十月至翌年三月，身已懷孕始依戶籍法登記，益證十月爲結婚月之古諺，信而有徵。

結婚年齡，男子從二十五歲起至二十九歲止爲最多，佔總數之四成四分。其中以二十六歲爲最多，女子從二十歲起至二十四歲者，佔總數之五成五分。其中以二十二歲爲最多，二十一歲次之。年齡之差大抵男長於女約四五歲。又去年七十歲以上男子結婚者，有七百三十五人，女子七十歲以上結婚者有一百三十人。老者結婚之增足，以爲國民健康向上之證。

去年離婚總數，爲四萬八千六百零一件，其離婚時期大抵與結婚時期同。

再就離婚原因觀之，除協議離婚者，不甚明瞭外，訴諸法庭經判決者四百十九件之中，由夫提議者七十九件，由妻提議者三百四十件，由妻提議者以惡意遺棄佔大部分，受虐待者次之。由夫提起者以妻犯奸爲絕對多數，惡意遺棄及不堪虐待者次之。

庭家新織組何如
庭家舊良改何如

覆的確導的詳內各下
。的答切，的指明有書列

商務印書館
家庭用書

書叢學大江浙
學濟經庭家

元二册一 著安靜何

本書對於家庭進款之分類，家庭預算之編製，以及衣食住，教育，娛樂等選擇之原則，費用之分配，皆詳述無遺。此外於儲蓄，保險之方式，家庭帳目之記載以及主婦之職任等，亦一加以論述。

家計簿記

杜寶堯著 一册一元

家庭賬簿

一册 布面七角 紙面四角

新式結婚證書

(附結婚禮節書一册) 二元

書叢庭家

家族的改造問題	王榮佳譯	一册七角	生產與育嬰	洪式閻 吳邁編	一册四角五分
快樂家庭	劉王立明著	一册一元二角	胎產問題	程浩譯	一册四角五分
家庭新論	沈鈞儒著	一册四角	家事實習寶鑑	王言綸編	一册六角
家庭與社會	劉鳴九譯	一册四角五分	實用一家經濟法	邵飄萍編	一册二角五分
怎樣做父母	章衣萍 秦仲實譯	一册一角五分	家常衛生烹調指南	胡華封編	一册六角
父母子女之權利義務	曾明翠著	一册二角	陶母生活科學叢談	汪軼羣譯	一册三角
婦女與家庭	高爾松 高爾柏譯	一册六角	日常生活治療新書	王倬編	一册八角
戀愛與結婚	陳寶書譯	一册二角五分	家庭醫學	陳繼武編	一册八角
戀愛教育之研究	鄭嬰著	一册二角五分	家庭藥物學	朱夢梅編	一册三角五分
優生問題	王新命譯	一册二角	看診病人要訣	胡宣明譯	一册三角
心理衛生叢談	夏粹心譯	一册四角	簡易療法	朱夢梅編	一册三角
兒童健康之路	任一碧輯譯	一册九角	實用急救法	王夢梅編	一册三角五分
兒童的教育	沈澤民譯	一册三角	胃腸機能保養法	王夢梅編	一册二角五分
兒童管理	宋顯禮譯	一册二角	性慾衛生論叢	俞鳳賓著	一册四角
兒童新法	戴建新譯	一册三角	冷水浴	劉仁航編	一册二角五分
育兒問答	朱潤深譯	一册三角	神經衰弱自療法	王夢梅編	一册三角
育兒新法	瞿宣穎譯	一册三角五分	家庭害蟲	祝振綱 顧玄編	一册四角五分
嬰兒養育法	宋顯禮譯	一册三角五分			
哺乳兒養育法	顏守民編	一册三角五分			



規 則

- (一) 凡關於疾病、衛生及治療藥品等之疑難問題，均可函詢。
- (二) 每函以三個問題為限，每題不得過一百字，須用白紙書寫清楚。
- (三) 成藥須詳細分析者，恕不答復。
- (四) 來函須具真實姓名、年齡、性別及住址。
- (五) 來函直寄上海天后宮橋洪福里程瀚章醫師收。
- (六) 答復祇在本欄發表，不逕函復。

(一千零八十二)

問 (一) 鄙人現年二十歲，男性。身患皮膚病，在本年暑間曾患過一次，癒後至今又發。患部發很大的泡，又熱又癢。在每天的早晚兩次為甚，中午却輕。這病對本人血液有無關係？應服何藥？(二) 鄙人時患皮膚病如生瘡類及其他病。總之皮膚不健全，應服何藥？(三) 面疱是否是血液不清之故，宜服何藥？

南京王 鐔

答 (一) 恐是蕁麻疹，常服丁種維他命(Vitamin-D)及發作時內服副甲狀腺兼乳酸鈣(Parathyroid gland and calcium lactate)當有效。(二) 這是皮膚對於外界抵抗力薄弱之故，試注射 Optarson 或 Esfar。(三) 面疱的發生，和年齡有關，而皮脂分泌過多，也是一種原因。並非血液不清，可用硫黃藥皂洗臉。

(一千零八十三)

問 (一) 鄙人女性，年二十一歲，未婚。自去年病後(適

經期)在校過勞之故，每當月經來潮時腹痛異常，大便不順，每次須六七日方能清潔，何故？外用及內服何藥可愈？(二) 余平時在校，功課忙碌時，下體常有白色液體流出，是否是白帶，何故？有何危險？如何治療及宜服何藥？(三) 我於五六年，前，鼻孔即患不通病，每在春間，有一種臭液流出，並感有物塞其中，睡眠常偏於一邊，否則頭痛不適，此為何病？如何治療？請示知！

河南鄭州王笑泉

答 (一) 大概是子宮位置不正。須請婦科西醫檢查，如有此病，矯正後即可復原。(二) 是白帶，因子宮或陰道黏膜發炎分泌之故。雖無大危險，但可影響於將來生育。治法，在清潔消毒，先治炎症。(三) 是鼻黏膜慢性發炎，或鼻內生有茸腫，須手術割除，或每日用百分之二的食鹽水洗鼻道，並滴以 Adrephin。

(一千零八十四)

問 鄙人男性，現年二十五，服務小學界。於兩年前患一

病，初起時，下部流白色液體(大便時流出，平時沒流)，入後甚澄清，似未轉白色之精液，據醫驗查，不是淋病。小便亦無痛苦。又數月後，因調攝欠周，腰部及膀骨便蒸痛。迄今不愈，稍一勞動，且愈痛及愈流清液，請問究係何病？須服何藥？能否治愈？

湖南邵陽石 麟

答 這是攝護腺的分泌物，並不是淋病，可每天晚間行溫水坐浴一次，使攝護腺縮小，病狀便消失了。

(一千零八十五)

問 (一) 鄙人年二十，男性。素畏漆(非洋漆)，若聞其氣，則皮膚生瘡，狀若蠶卵，癢痛不堪。醫治均未著卓效，但未旬日即癒。請問係何病症？未生前用何法預防，既生後用何法治療？(二) 余父年逾五十，身體素衰弱，每過餐，不思食，且食後即嘔吐酸水約杯許，腹時隱痛，尤畏寒。雖天熱不敢卸去棉衣。曾經延中西醫醫治，均未驗。請問為何病？如何治療？及服何補劑，懇詳示為感！

湖南辰谿米弗巧

答 (一) 這是皮膚炎的一種，因為皮膚受漆氣的刺激而起，特稱「漆瘡」實則是蕁麻疹一類。預防方法，在乎使血中增多鈣成分，注射葡萄糖酸鈣，內服副甲狀腺與乳酸鈣。既發後亦然。(二) 恐是胃擴張兼下垂，須用腹帶將胃部托向上昇，並內服苦味健胃劑如龍膽蘇打丸，當有效。

(一千零八十六)

問 (一) 鄙人年十六，男性。求學年中，自幼食慾不振。現腹部時覺膨脹，大便不結，將大便時腹部微痛，請示治法。(二) 鄙人每日將到午時，額部及兩側暈痛，精神疲倦，上課時往往一堂都是睡着，四肢無力，請示治法。

廣東王明谷

答 (一) 是腸內消化不良，氣體蓄積之故，可於食前一時服 Cal-Bis-Ma 及血炭末等劑，即愈。(二) 係身體過暖，頭部血液下行之故，祇須減少衣服，使血液上升，即覺精神煥發。

(一千零八十七)

問 (一) 鄙人男性，年二十三歲，已婚。因幼小時缺乳，兼善患瘡，體遂極弱。三年前眼陷近視，去歲曾配戴二百度凹透鏡，然眼不時流淚，眼角生眼屎，眼皮微紅腫。據醫云：係患沙眼。請問如何治療？不治將來有何危險？(二) 在數年前上門牙齦處，突腫有硬塊，至今未散，以手用力按摩，均不覺痛，唯一遇感寒即糜爛，既痛且臭。(三) 手足一到冬天，即冰冷，且患凍瘡，均請惠示治法。

四川南充馮俊一

答 (一) 是沙眼，須請眼科醫刮除結膜上的顆粒。不治將來起種種合併症，如上眼瞼下垂，角膜翳障等危險。(二)

大概係齒槽膿腫漏症，必須將該牙拔除後清除內部之膿，然後補以假牙。(三) 係血行不良，祇能由運動、散步、按摩等法，在冬季前施行，以預防之。

(一千零八十八)

問 鄙人男性，年二十一歲。近染皮膚瘡。於三年前，曾遊至緬都受得來，歸後年餘，陰囊部痛癢難當，兩旁作鱗殼狀；搔之尤癢。糊糊塗以癩醉性之藥品，方得痊愈。時發時愈者數次，嘗延至三五星期而後痊愈。無疤痕。茲值復發，現購塗「滅疥」，未效。請問此種瘡疥何名？是否由於熱帶得來？抑係不潔所致？治療藥品，以何數種為最效？

檳榔楊德馨

答 是陰囊頑癬，並非僅發生於熱帶地方。概由衣服傳染。治療藥品，以百分之五的白降汞軟膏 (5% Hydrargyrum ammoniate Ointment) 塗擦患部，最為有效。

(一千零八十九)

問 鄙人年二十，男性。身體素弱，飯量尚佳。但每晚睡，非經一小時後不能入睡。每月並有遺洩三四次，多至五六次不等。且時感傷風，微咳。(痰白色) 乞示 (一) 何以使身體壯健安然入睡，以何藥補治之？(二) 是否由神經衰弱而起，何以治療，將來結婚有妨礙否？(三) 傷風微咳日久有患肺病之可能否？何以預防有無驗肺之必要？

廈門金治椿

答 (一) 所患確係神經衰弱，故必須先治該病，然後可望上牀即睡。目下祇可暫服溴素劑及安眠藥數天。(二) 注射學丸內泌素製劑，可望漸愈。否則妨礙生育。(三) 當然有起肺病之虞，最好攝一 X 光線影片。

(一千零九十)

問 本人年二十四歲，女性。於四年前結婚，翌年四月即患心窩痛，疼如刀割，同時腹部膨脹，手脚冰冷，皮膚變黃，冷汗淋漓，嘔吐不息，甚時輾轉床褥，人事不省，越二三日體溫增高，頭部疼痛，熱退即愈。自後往往至經期即發，及今即非經期亦時發。(一) 不知可是狹心症？(二) 當服何藥？

皖合肥劉寄萍

答 (一) 是胃擴張兼胃炎，並非狹心症。(二) 平日宜避酸性食物，及甜食。宜多食易消化的肉類，蛋白質食物。又米食不及麵包為佳。藥品可服複方龍膽大黃丸及 Cal-Bis-Ma 或過氧化鎂等劑。

(一千零九十一)

問 余患性神經衰弱症。內服 Androstin (瑞士藥) 有效否？該藥有無副作用？對於健康有無妨礙？較之 Indospermium 何者有效？Rayolex 可服否？務賜覆！

上海張凌

答 Androstin 為學丸內泌素製劑，原治神經衰弱，並無所謂副作用。其片劑供內服，但不及注射其液劑。Indospermium 亦然。Rayolex 為補品含乙種及丁種維他命，與前二者可同時使用。

(一千零九十二)

問 (一) 聞肝胃製劑有治愈貧血之效，余患心跳之疾，諒係貧血所致，未知可服否？二者之中，孰較適宜？(二) 此種製劑市上出售者頗多，未知何者最佳？又此劑有膏、粉、片及注射液之分，未知何者較易見效？(三) 輕症患者，重症患者，服用之量數，各至若干，始克見功？又此藥有何禁忌？每日服

用量數，以不超過若干爲限，多有善否？

廈門市劉秋翰

答 (一) 是否貧血，必須行血液檢查及身體檢查後，可以確診。若係單純性貧血，不如服鐵(含銅)劑，而惡性貧血注射肝或胃製劑，較內服爲良。(二) 種類甚多，各視醫師之所慣用。注射較佳。(三) 治療期中仍以檢查血球數及血色素系數爲準，若已達正常狀態時即可停止。無甚限度。

(一千零九十三)

問 (一) 小女玉霞，年七歲。自前歲起患大便秘結，時發時止。發時腹痛，蟲狀色白細如絲線，長約二分，經四中醫診治，未能痊愈。近二月來發時腹痛加劇，瀉蟲更多(每次約四百)。據知醫友言近代新醫對此病症收效甚易，奈農村中無有科學良醫，望示簡便治法。(二) 節慾對於人生身體，家庭經濟，優生種族，大有關係。近日流行書籍雖多，不知何種爲完備良好？

江西豐城徐漢清

答 (一) 這是蟻蟲症。宜每晚用溫鹽水洗肛門，使外部遊出者除盡。同時內服山道寧(Santonin)乙駢困碑(B-Naphthol)等驅蟲劑。如農村不便，購俗稱疳積糖者服之亦可。(二) 此類書籍在實用上以理論少而方法詳者爲宜。

(一千零九十四)

問 家母現年六十一歲，體素強健。於去年十一月間，因口角見氣，嗣即發現胃部刺痛，時發時止(或隔日或每日)，發時即口吐酸水，飲食不下，以致日形萎頓，問服何藥方能根治，如何調攝，始能恢復健康。

河南南陽雷海波

答 恐是胃潰瘍。注射組織酸製劑(如 Histidine hydrochloride 或 Larostidin) 一日一次，連續二三十天，當有效。如內服則以鹼性劑爲優(如 Soda-mint, Magnesium perhydrol, Cal-Bis-Ma 等)。

(一千零九十五)

問 (一) 鄙人男性，現年十七。幼時說話流利異常。近五年以來，言語往往吐至口頭，但不易發音(結)。請示病源及服何藥，能使恢復原狀。(二) 面生酒刺甚多，欲購藥水診治，但不知何種藥水能見奇效？望指示。

湖北隨縣周上明

答 (一) 是一種習慣，祇須逐漸練習可使仍見流利。無藥可服。(二) 用 Medical Soap No. 19 皂(Evan's) 洗臉即不復生。

(一千零九十六)

問 (一) 鄙人年二十七歲，男性。十五六歲時兩腿即生病象，行走困難，自後日甚一日，至今兩腿細瘦異常。入冬寒冷難耐，膝蓋稍上處時發癢痛，且常跳動，兩腳不能「企立」。且左腳大指已失自動能力。經醫檢查，說腿部無病。腦善忘，且夢遺，是否與腿有關？如何治法？(二) 內子年三十歲，頭產後(時二十三歲)兩腿大勝即時生疼痛。二次產後(時二十六歲)癱瘓半年，經中醫醫治，始能行動。但至今左「大勝」仍時作痛，行動仍不便，如何醫治？(三) 小女剛週歲，自滿六月後，即時常發生類乎「羊角瘋」之症(鄉人叫「招賴子」)。發時多在夜間，且其來突然。小孩狂哭不已，挺身不屈，兩眼直視，四肢發涼，氣悶，唇青，用手招其頸後筋約二十分

鐘即愈。請問係何病？用何藥物可除根？

山東德平王守三

答 (一) 是肌萎縮性脊髓側索硬化症(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原因於脊髓系統的先天性薄弱無治愈希望。祇有試行電氣按摩，使病勢停止進行。(二) 是下肢神經受壓迫(產時)而致麻痺。可行他動運動並於該股關節處行溫包法。(三) 是癲癇，服用小量鎮靜神經的溴素劑(須由醫處方)，久之可愈。

(一千零九十七)

問 (一) 本人男性，年二十二歲，未婚。患遺洩六年，今更變滑精，體瘦力弱。請問何藥能治愈？(二) 近年來，每次小便後，稍用力，即有尿點出，是否尿關不固，請問以何藥能治之。(三) 舍弟年十八，身體不甚強壯，近日來人很瘦弱。請問用何藥能使其肥胖？

上海吳惠林

答 (一) 是性系神經衰弱，須先治神經衰弱，服甘油燐劑，注射舉丸內泌素製劑，或暫用溴素劑。(二) 恐非病態，不必過慮。(三) 須檢查身體後可以斷定。

(一千零九十八)

問 鄙人曾於民國二十三年，將大腿部之股骨摔折，當時即聘當地某醫醫治，中間曾經某西醫視過說並未接洽。當但因怕痛故亦未另治，後又經另一鄉醫醫治用力一推非常痛可就好了。但是當時二腿長短不齊，走路很顯，現在似已好些，若不仔細觀便看不出來。相差也不過數分。腿部有一高處(係右腿，醫生治時即聲明)，運動時沒有妨礙。閱報時知可再治，請問用何法可使病腿增長？又醫言三年不準用冷水洗

是否有理?

河北深縣王履達

答 是因爲接骨時斷端稍微重疊所致。當時因又合併

脫臼，已由另一鄉醫還納故不復痛。而斷骨的癒合後，兩腿長短就此不等，似已無法可想。至於三年不用冷水洗可愈之說，荒謬絕倫。

荒謬絕倫。

(一千零九十九)

問 鄙人男性，年十七歲，在求學中。身體素弱(但無其他疾病)，近年來較好。平時對於運動，缺乏興趣。去歲秋面部

多生油漬，初有小瘰數個，以手指擠破，即流出小點白渣，繼之瀰瀰流水，愈後留有斑痕，呈褐色。覺面部發熱，現一起一伏，竟蔓延滿面。請問是否面疱?曾用市上所售牙粉於晨起洗面時擦臉，覺面上涼爽異常。請問該粉有滅疱效力否?市上否其他特效藥治療?

江蘇泰興蘇廷鈺

答 確有面疱，和年齡有關(十六七歲到二十四五歲的青年)，牙粉的涼爽感，在乎其所含有薄荷腦，效力不明。最好用 Evans's 第十九號藥皂洗臉。

(一千一百)

問 鄙人年二十五，男性。於民國二十二年患一痼疾，初則腹內作飽，身體削瘦。嗣經調治，自二十三年迄今，胸喉之間，

悶悶異常，似有物壓住，時打冷噁，早間吐痰，稀薄帶白色。此外飲食、消化、身體、精神各方面，均頗健適。據湘雅醫院用 X 光檢查，謂無他病，恐係神經過敏作用。惟在本人則確信是病，請問

(一) 該病係何原因?係何病症?有何方法可以祛除?(二)

不調治有妨礙否?

湖南常德全 孫

答 (一) 恐是神經性膈膜緊張收縮影響於胃的感

覺，故 X 光線照像上無甚變化。試用鎮靜劑內服，使膈肌弛緩。(二) 不調治亦未必有妨礙，祇精神上不快而已。

(一千一百零一)

問 鄙人年二十五歲，男性。幼時患便秘，便後有血。柔軟

者，便後無血。於二十歲時，肛門發痛，有花生米大的核。大解後亦有血。去年若飲酒則有血，並發痛。不飲酒至今血常不止。不知可是痔瘡。(一) 身體漸瘦弱，食飯或多或少，每早上起床時，要吐數口白痰。夜間不睡，則吐黑痰。大便又有血，不知何故?(二) 請示何法治療?(三) 請擇價廉的藥品!

安慶懷寧陳鑿川

答 (一) 是消化不良兼患痔核，故大便有血。(二)

每日服 Agarol 使大便通暢。(三) Agarol 價並不貴。更廉的是液形石蠟，效亦同。

(一千一百零二)

問 (一) 鄙人年二十六，男性。於前年腰部及項部發

生癩症，曾數次抹以某種成藥，業已痊愈。今春在發汗時癩癢不堪。請問抹以何藥方可除根?(二) 鄙人時因便秘而下血，但有數月不下一次者，有連下十餘日者不等，且肛門有二三豆狀麥狀突時，不知是內痔、外痔?(三) 外痔未成瘻時，除手術治療外，有何種藥品爲最效?

韓 默

答 (一) 可塗以百分五的白降汞軟膏即愈。(二)

是外痔，宜令大便每日暢通，可望消去。(三) 未成瘻時，輕度者，若大便柔軟稀薄，不必手術亦能消除。用 Anusol 栓劑插入肛門亦可有效。

(一千一百零三)

問 鄙人女性，二十四歲。患夜多小便症已經數年。前三

年已生一子，現在時常咳嗽和感冒，又胃口不佳。請問醫師宜服何藥?及如何療養?魚肝油及 Agarol, Siroline 常用，有妨礙否?請示!

西印度鄭 細

答 諒係體質薄弱之故。所詢各藥，均可常服。最好每天

注射 B12 針一次。

(一千一百零四)

問 家伯父，現年五十有四歲，年來身體尚好。本年四月

間，某日睡起後，忽覺食道阻塞，如鯁在喉，自此以後，每飯必須液體食物，方可下嚥，若遇固體食物，如蒸饅、稠粥等飯，則覺嚥下頗難。且此病忽數日輕，忽數日重，似有週期性的。每次用飯不多，亦不想吃，尤不喜吃冷飯，故身體日漸瘦弱，精神異常萎靡。最近半月來，偶有吐逆現象，請問：(一) 此是何病?有無危險?(二) 能否治癒?可服何藥?(三) 如係膈症，北平協和醫院，能否治療?

山西太原田禮紀

答 (一) 是食道狹窄，係因食道內或食道鄰近發生腫瘍而起。(二) 極難治癒。(三) 行滋養灌腸，請外科醫師施行手術。北平協和醫院或可治療。

藝文



夜長夢多

洪深

(有聲電影劇本)

一 杭州西湖濱

(漸顯)冬天的月夜——在湖邊，遠遠可以望見保俶塔——古寺有一記記的鐘聲傳來——
(化入)此地有一座富人的「別業」——園門臨着馬路——門的上端粉牆上，凸起的製有「白雲怡意」四個大字，橫排著像一塊扁——門以內，壘石爲山，修竹夾道，佈置得還算精緻——正對著大門，園的極西面，就是湖。(化入)

二 住宅客廳

住宅在園的東北角，是一座半西式的樓房(化入)客廳佔了最下層的大一半——很寬大，可以坐幾十個人——後面靠左，用屏風隔成一間，是飲宴的所在——靠右是樓梯——樓梯旁有門通書房。

一位五十來歲的老太太，坐在客廳一角的大椅子上，戴了付老花眼鏡，緩慢地織着毛線手套。

老僕高升在佈置宴客的座位——一張不很大的圓桌上，已擺了十一付杯筷——現在正排椅子——桌小椅子多，排不下——他推進拖出，很是爲難。

那位老太太看了幾眼，熬不住不管閑事，便走過去問：「爲什麼要擺十一個座位，那有這許多人？」高升：「有啊！黃老太太，我算給你聽；我們老爺，我們太太，大少爺，大少奶奶，大少奶奶的客人，殷小姐，

二少爺，從上海來的凌老爺，凌太太，凌老爺帶來的兩位小少爺，連您老人家，不整是十一位麼？」

黃老太亦訝亦喜：「聽說這個姓凌的是個要緊客人，請他吃冬至酒，我們還有份麼？」

高升不便接口。

黃老太想想也高興，自言自語：「冬至酒，我長到這麼大的年紀，還是第一次在冬至夜吃這樣整桌的魚翅酒席呢！」

一位少年從外面推門進來，懷里挾着一本大書——看見黃老太：「咦，三姨母，你還沒有睡麼！」——除了大衣和帽子，掛在門口衣架上，走入來。

黃老太：「明勳二少爺，你也回來得這樣晚！」

明勳：「唔——哼。」

黃老太善意地：「去找趙小姐的吧？」

明勳：「不，不！我到一個朋友家裏去開一個非正式的會，防空兵器座談會。當然，密司趙也在那裏。」——看見圓桌上的陳設：「吼，這是幹什麼？」

黃老太：「這是冬至酒，你父親備辦了請一位要從上海來的凌先生；據說這個姓凌的是一個什麼銀行的經理，在金融界很有勢力的。可是這一席酒，我們大家都有份。」

明勳：「哦！那末，他們呢？他們上那裏去了？大哥呢？他是不是又和大嫂的朋友殷女士一塊兒講戀愛去了？」

黃老太正欲回答——忽見樓梯上有人下來——她窘迫地咳了兩聲，嗽，對明勳使了個眼色：「你大哥這不和殷女士從樓上走下來了麼？」

殷女士含笑對明勳點頭招呼：「回來啦！手裏是一本什麼書？」

明勳：「一本高射炮的圖。」

殷女士接過去翻着看——裏面的圖樣很多（須有特寫）——坐在

沙發上喊：「光裕，光裕。」

明勳的大哥：「幹麼，曼麗？」

殷曼麗：「快來看。」

光裕：「這種打杖的東西有什麼好看呢！」

明勳不服：「敵人的飛機來，我們當然得用高射炮打它下來；高射炮是對付那些帝國主義侵略者的！今天我們在同學家裏談了一晚，都是關於世界大戰和太平洋大戰的事情；時勢真是太嚴重了！」

光裕未必是這樣想，冷冷地：「唔。」——他去坐在曼麗身旁，一同看圖——當著人的面，不便做出十分親熱的樣子。

陳鴻達，五十來歲，瘦瘦的，是一個精明的做生意人的樣子，和陳太太——

同下樓來——陳太太也有五十來歲了。

鴻達看一眼客廳裏的大鐘——將近十一點——對陳太太：「上海來的夜快車該是到了。」——問高升：「連生把汽車開到車站去了沒有？」

黃老太太此刻仍坐着織手套，搶着回答：「我聽見他把車子開出去的，去了有大半個鐘頭了。」

鴻達點了點頭，自走入書房裏去。

陳太太看見圓桌邊的椅子擺得太不像樣，便斥高升：「這是怎麼的！高升低低地：「椅子太多，排不下。」

陳太太：「讓我來看。」——過去自己擺，也排不下——忽然想起：「幹麼不撤去一張呢！」——擡頭看一眼黃老太太。

黃老太太也正在看她：

陳太太：「把黃太太的坐位撤去就行啦。黃太太向來在晚上是不吃東西的。三姊，是麼？」

黃老太太望着她不作聲；心裏說不出的失望。

高升便撤去一椅——果然寬舒許多了。

光裕上前說：「月華說她病了，在樓上躺着呢！她未見得會下來吃酒了。」

陳太太再吩咐高升：「大少奶奶病了，還可以撤去一個椅子。」

黃老太太覺得陳太太實在太看不起她了——既有大少奶奶的座位空

出，爲什麼不讓她坐——心裏更氣。

工僮富廣走來對明勳說：「趙小姐來了，在門外等著你說話。」

明勳興起：「是麼？」——自己去開門。

趙女士立在門外臺階上：「明勳，我特爲來通知你一件事；我們的旅行提早了，提早在明天舉行；早上七點鐘出發……」

陳太太遙問：「外面是趙小姐麼？」

明勳代答：「是的。」

陳太太：「請進來坐；請在這裏吃冬至酒，現成的。」

趙女士不大願意進來——明勳竭力留她。

黃老太太忽地立起，喊：「李媽，李媽。」

李媽從廚房走來。

黃老太太對李媽說：「你把這些毛繩衣服和零碎東西，幫我拿上樓去——我想去睡覺，不等客人了！」——她顛顛地走上樓去。

李媽拿了東西跟上去。

大家都不響。

三 黃老太太臥室

黃老太太一面脫衣睡覺，一面對李媽抱怨着：「……做了有錢人的窮親

戚，靠着他們吃飯過日子，就這樣的被他們看不起！」

李媽不便答言——祇替她攤着被頭。

黃老太：「這頓冬至酒都不許我吃！」高升把黃太太的座位撤去不就行了麼！好大的太太身份，眼睛裏就從來不會有過一位黃太太！」

李媽不能不敷衍一句：「是……太太有時候架子是大了，一點，不大想得起別人。」

黃老太：「老實說，我家裏還有個姪子。窮雖窮，他總得養活我！就使我離了他們姓陳的，搬回家去，苦茶苦飯，還是有得吃的。我妹妹也用不着做出這付情景來對我！」——切齒：「天下事不要拿得太穩！也許有一天你做堂房妹子的倒了霉，要掉轉頭來，靠托靠託你三姊呢！」——她跨上床去。

此刻外面有汽車喇叭聲。

李媽：「許是上海的客人來了，我得下樓幫着倒茶去。」——替黃老太塞好被窩，轉身出去。

四 同一

高升把汽車裏凌先生的行李搬下當地——一個旅行皮包，一個公事皮包，一個很大的外國式的鋪蓋袋——他一個人拿不了，喊汽車夫：「喂，連生哥，來幫着搬東西呀。」

連生跳下車，過來看了一眼，擇兩件小的，提了就走。

高升：「唉，唉，這裏……」

連生已經不見了。

高升無奈，祇得把那個大鋪蓋袋獨自揹進去——到底年紀大了，很費力。

五 同一

陳太太慇懃地問雲甫：「凌太太和兩位小少爺，怎麼都沒有來？」

雲甫：「內人病了；小孩子沒人照應，來也太不方便啦；真正抱歉之至！是我，上海也有好幾件要緊事情等着辦。」——向鴻達賣交情：「可是我已經和達翁約好，不能不來一趟！我想明天早一點，中快車就回去。」

鴻達曲意地奉承他：「我要曉得您太太和兩位小少爺沒有來，我早就親自到車站上來迎接您啦；我怕汽車裏坐不下。」

連生從外面走來，將一個公文皮包放在桌上：「凌先生的皮包。」

雲甫：「是的。」——順手摸出五塊錢賞他。

鴻達客氣：「不用不用。」

雲甫：「要的要的，這是給他們的。」

連生道聲謝，提着還有一個小的皮包上樓去——五塊錢往自己懷裏塞。

李媽立在樓梯上，冷眼旁觀着。

陳太太看見李媽下來，「哦，你叫他們就開飯吧。」——轉身邀雲甫入

席：「請這邊坐，凌先生一定是很餓了。」

雲甫：「不餓不餓，剛才在車上吃過東西。」

陳太太敦勸：「真是，凌先生這裏也沒什麼好吃的，敢不還是從菜館子

裏叫回來的東西。可是已經專爲您預備下了，請稍爲用一點兒吧。」

雲甫堅決：「不客氣，我真是吃飽了。在吃東西上，我向來是爽快的。」

鴻達和陳太太都掩藏不住臉上的失望的顏色。

雲甫覺得，便道：「這樣吧。」——拿起筷子，夾了一塊火腿，送入口裏，

站着吞嚥了：「算我吃過，謝謝主人。」——自己呵呵大笑起來。

鴻達對陳太太：「既然這樣，不必勉強凌先生吃飯了。」

趙女士悄悄向明勳：「我要回去了。」

明勳悄悄的留她：「今天反正是晚的了，再坐一回，跟着他們談談。」

雲甫背負兩手，在客廳裏踱着：「喲，達翁，你這房子很好。」——一眼又

瞧見明勳的那冊大書：「這是什麼？」

明勳鄭重地：「高射炮的圖！」

雲甫似乎動容：「啊！」

陳太太歉意地：「那末，凌先生，我不奉陪了；你們多談談吧。」——對鴻

達說明：「我上樓看看去，他們把凌先生的屋子收拾好了沒有。」

雲甫：「請便，時候已經不早；我們稍爲談談，也就要休息的。」

鴻達：「請坐請坐。」

大家都坐下——雲甫取那冊高射炮的圖，翻閱著——陳太太自上樓去。

六 雲甫臥室

樓上客人臥室內，高升正在打開雲甫的舖蓋——連生袖手旁觀地坐在一邊看着他——臉上做出怪笑，一種蔑視他的樣子。

陳太太推門進來視察——連生忙站起，假裝去幫高升做事——陳太太看了一轉走了——連生又停了手。

高升喘着氣：「一個人——做人——幹麼這樣——刁！」

連生橫目：「我怎麼又是『刁』了你啦！」

高升：「你這麼個年輕小夥子，倒先搶了兩個小皮包；讓我這個老年人，搬這樣重的一個大舖蓋！」

連生反唇：「你的勁那裏去了！每次客人有了賞錢下來，你瞧你那使勁的爭吧。你做事也像爭賞錢那樣拿出氣力來，你就行了！」——偏不幫你做，轉身走出。

高升看着他走出，恨恨地：「你！你來笑話我！我現在是老病，做不動了；年輕的時候，好好的要比你強呢！」——追至房門邊，隔着門興奮地嚷：「要是你能活到像我這樣大的年紀，還能像我這樣做事，那就好算是你的福氣了——真是，我難道沒有年輕力壯過麼！」

連生早把門帶上了。

七 園中

光裕攙扶着曼麗在花園中散步——這幾天，光裕和曼麗，沒話也要尋

出三句來說——此刻正議論着明勳。

光裕：「明勳談到打仗的事，總沒個完；真叫人厭倦極了。」

曼麗像是故意要和他持反對的論調：「我看明勳倒很熱心的！」

光裕搖頭：「可是我不佩服他，現在有兩種人；一種人開口愛國，閉口愛國，口頭上說得真起勁，什麼武力抵抗呀，奮鬥到底呀，準備犧牲呀！可是他的私人生活呢，一點不改掉他的享樂或者懶惰。這樣人好算是真正愛國的麼，他們也不過是盡點口頭上的義務罷了！」

曼麗好事地：「啊，明勳是這樣一個人麼？我還是第一次知道呢！」

光裕皺眉：「明勳雖然未必是一個口頭義務者，可是他把抗敵的事，看得太容易了。要知道，我們的武力，什麼都不如人家；炮沒有人家多，飛機沒有人家新；怎麼好和人家打呢！這種人我也是不贊成的。」

曼麗起勁：「你自己是什麼主張？」

光裕：「我，我知道抗敵不是件容易的事，所以索性不說！」

曼麗：「這樣的態度，你覺得是很對麼？」

光裕微窘：「叭，叭——密司般，我們到那一邊的亭子裏去坐一回吧。」

曼麗看他一眼，頑皮地：「好呀。」

光裕：「你看，月光照在湖水上，多麼的有詩意！我們應該談些人生美麗

的事情——譬如戀愛。那醜惡的戰爭，讓我的兄弟明勳去擔心吧。」曼麗笑了。

八 同一

鴻達本想和雲甫談些生意上的事情——可是這一晚雲甫偏喜和明勳談論戰爭。

雲甫：「我們做生意的人，也並不是一律地反對戰爭；可是目前的確有一個大困難，就是我們的武器不如人家——」

明勳：「啊，武器！」——得意到笑將起來：「對於武器，我覺得是最有把握了！」

雲甫：「怎麼辦呢？」

明勳：「我們如果單是使用飛機大炮這類舊式兵器，自然比不過人家，可是我們可以用新的武器呀！」

雲甫：「新的武器？」

明勳：「譬如說，死光機！」

雲甫：「什麼是死光機？」

明勳：「一種燈，裏面發出一種光，照在人身，人就會失去生命的。」

雲甫：「中國有這種東西麼？」

明勳：「化錢去向那發明的人購買呀！」

雲甫睜眼看着他，覺得他太以空想了：「世界上——世界上真有這種

東西麼？」

明勳：「怎麼會沒有！」——指雲甫翻閱着的那冊大書：「那裏面就稍爲講到一點。我樓上還有好些書和雜誌，都是講死光機的。太陽光裏有一種紫外光線，有毀滅生命的能力。游泳池裏的水須要消毒，不就是用紫外光線去殺菌的麼？」

雲甫：「靠仗這種東西去打仗，未免太冒險吧。」

明勳：「不，不，不——我到樓上把那些書和雜誌拿來給你看看——你會相信了。」

趙女士此時才插入一句話：「明勳，不必的。在這一點上，凌先生是不錯的；抗敵不能太以迷信武器！如果靠著有了勝人的武器，我們才樂觀地去抗敵；那末萬一我們找不到死光機，我們就悲觀地不抗敵了麼！當然不是這樣的！」

雲甫拍手：「通極，通極！這種新兵器是未必真有的；打仗還得用大炮飛機。這些東西，我們不如人家的多，也不如人家的好，所以我們還得有長時間的準備；十年生聚，又十年教訓，世兄這樣輕易地主張抗敵，未免還是小孩子不知天高地厚的見識！」——自己呵呵大笑。

明勳被他譏諷，甚爲難過——忽然態度變嚴肅了：「無論如何，在今天，抗敵總不能說是不應該的。我年紀固然是輕，見識也許是不夠，可是我是有抗敵的決心的！」望著雲甫：「商人們的怕懼立刻發生戰爭，無非是爲了私人的利益！第一，他們怕不能再做生意賺錢；第二，他們

又怕已經有了的財產要被毀滅。可是，他們不知道覆巢之下無完卵麼！不知道整個國家被人滅亡之後，個人的財產是不能保全的麼！」雲甫默不作聲。

明勳更沈痛地：「至於說到準備和等候的話，老是這樣等下去，夜長夢多；身上的肉，一塊塊零零碎碎地被人家割掉！也許將來，敵人不再給我們抵抗的機會了！」

衆人聽了凜然——沈默了半晌。鴻達語不離宗：「時局這樣不定，上海的銀根這幾天大概又緊起來了吧！」

雲甫伸起大拇指：「好，你這位世兄真了不得！」

九 小廚房

幾個僕人都在抱怨。

高升端了幾杯茶，走向客廳：「這兩位客人不知是怎麼的！快到十二點了，還是這樣談着講着不肯歇。」

阿寶在電爐上熱着牛奶：「做上頭人的，肯稍爲體諒一點我們做下人的就好了！」

李媽：「唉！」——也端了兩杯茶，跟高升去。

連生獨吞了五元賞金，很得意——自己倒上一杯茶，從櫥裏尋出一堆餅乾，喝着嚼着；一直不會作聲——此刻見別人都已走了，祇留阿寶

和他兩人在小廚房裏，不禁輕骨頭起來——低聲叫：「喂，阿寶，阿寶。」

阿寶不理他。

連生裝出央求的聲音：「喂，阿寶姊。」

阿寶沒有好聲口：「做什麼！」

連生：「你，你，你爲什麼總是不肯和我要好，總是不大理我！」

阿寶：「大家都是在這裏當差做僕人，有什麼要好不要好，理不理！」

連生：「我常是熱氣換你的冷氣的。」

阿寶：「誰叫你成天的說費話，惹人討厭！」

連生抗議：「費話！我對你說，我要和你兩個人做夫妻，這是費話麼！」

阿寶又不響了，鐵板着面孔。

連生：「這是件規規矩矩的事。我明天請出兩個媒人來，規規矩矩地向

你的姆媽求親——結婚的時候，你要坐花轎，也可以辦得到的！」

阿寶始終不開口，自管看着牛奶鍋。

連生又碰了釘子，毫無辦法，祇得原去嚼餅乾——忽然眉頭一轉，想到

一個壞主意——手裏茶杯都來不及放下，慌忙地躡足走到阿寶身

後，出不意將她摟住：「阿寶姊，讓我香一個面孔。」

阿寶用力推開。

連生笑嘻嘻頗得意：「今天我可不怕你逃。我就是放了你，你也是跑不
了的。你現在煮着一鍋牛奶；你跑了，誰來替你管牛奶！回頭煮壞了，你

又該挨大少奶奶一頓罵了！」——捧着她：「你現在還強不強？」

阿寶擡起手來，用力給連生一個嘴吧，打得又脆又響。

連生愕然——放開她——撫着左頰。

阿寶：「你再敢這樣毛手毛腳，我立刻嚷嚷——我告訴老爺去。」

連生還要嘴硬：「告訴就告訴好了。」

阿寶再不睬他——偏是從容地把鍋裏牛奶倒在一個大口熱水瓶裏；

拿了杯子、匙、糖缸、盛作一盤，端着走了。

連生白白的挨了一個嘴吧，看着她走掉，氣極了——把手裏的杯子，用

力擲在桌上——也往外走，想尋個東西出氣——不料門一開，外面

有人走入，和他撞個滿懷。

連生見是高升，不好發作得，仍往外走。

反是高升將他拖住：「連生，慢走，我有句話要問你。」

連生：「什麼話？」

高升：「剛才的五塊錢呢？」

連生有點虛心：「什麼五塊錢？」

高升：「別裝傻了！剛才凌先生賞下來的五塊錢，你又想一個人獨吞

麼！」

連生成心和他打混：「呵呵，你這個老頭子，又想着什麼啦，老是忘不了

賞錢，賞錢！」

高升：「上一回上海的一位劉先生在這裏住了兩晚，賞下六塊錢，被你

冬天的風，吹在身上有點冷，他先進去了。

富賡一面哭着，一面咕着：「你們打我好了，你們大家都來打我好了！我是應該被衆人欺的！我是大家的出氣洞！」——揩揩乾眼淚：「可是，總有一天，噯，噯，我做個趙子龍給你們看看！」——賭氣去取煤。

一一 園中亭子（四圍有玻璃窗）

光裕愈加依傍得曼麗近了——此刻不僅是談講戀愛，並且親自體驗着：「密司般，曼麗，曼麗，你聽我這句話，你相信我這句話！」

曼麗媚視着他：「什麼話？」

光裕望着她：「我……愛你！」

曼麗低下頭去！

光裕熱烈地：「曼麗，是的，我愛你，我愛你，我是真誠的愛你，我愛你得快要瘋狂了！曼麗，在我和你認識了的這三天之中，我已經對你表示過不止三十次了！你難道還不相信我麼？」

曼麗偏要這樣說：「光裕，你爲什麼還來愛我！你的妻子，月華，不是待你很好麼？」

光裕嘆了口氣：「唉，是的；她待我，有些地方，也可以算是很好的。」

曼麗又問：「你和她，你們兩個人，不也曾經很熱烈地戀愛過的麼，在你們結婚之前？」

光裕哭喪着臉：「是的，在我和她結婚之前，她很愛我，我也很愛她的。」

——可是這是世界上最悲慘的一件事了！」

曼麗奇怪：「最悲慘的一件事？」

光裕：「在沒有結婚之前，月華讓我看見的，全是她的好處，這樣溫柔，這樣體貼；她把她的短處，時時刻刻的當心着，一齊都掩藏起來的！可是到了結婚之後——」

曼麗：「結婚之後怎麼樣？」

光裕：「她滿不在乎了！她把她所有的臭脾氣，一齊都拿出來了，叫人家怎麼受得了呢！」

曼麗俏皮地：「這也未見得在月華姊一方面是这样的罷！你自己呢？」

光裕：「無論是我的不好，或是月華的不好，我和月華的結合，是失敗了。我現在是一個值得可憐的男子！」——乞憐地望着曼麗：「我的……親愛的曼麗，你知道麼？」

曼麗也同情地望着他：「可憐，我知道你是可憐的！」

四目相視——彼此忽然都沒有話說了。

曼麗轉身望着窗外，低低地道：「你看，這樣好的月光，照得一片像銀世界一樣。今年的冬天和暖；在冬至夜，還不覺得十分冷！」

光裕偷偷的走到她的身後，低頭在她的右肩上吻了一下——猛然一把將她抱住，緊緊的——想要吻她的唇——不料曼麗不答應——用力推開他——又擡起手來，不輕不重地打了他一個嘴吧——光裕倒一呆。

曼麗嬌瞋着：「渾蛋，你怎麼做出這種行爲來，你把我當做什麼女人！你們男子就這樣看不起女人麼！」

光裕聽她話雖說得嚴重，看樣子卻不像是在嚴厲地動怒——便索性進一步去說服她：「曼麗，請原諒我，我因爲是十分愛你真誠愛你的原故，我不顧一切了！曼麗，我愛你，我不能不對你表示我的愛——這幾天，我的夫人月華對我們兩個人已經起了疑心，老是寸步不離的釘着我們監視着我們，像此刻這樣我可以向你表示愛的機會太少了！曼麗，我們要利用這個機會，還要寶貴這個機會——我愛你，曼麗！爲了你，犧牲我的生命我的一切；爲了你，那怕使得你誤會，把我看成是一個完全沒有人格的人，我也是願意的！曼麗，你難道真的一點都不愛我麼？你爲什麼不也給我一點表示呢？」

曼麗在他肩上，輕輕拍了一下：「光裕，你太癡了！」

光裕得到這點鼓勵，順便緊握住她的手，熱誠地：「曼麗，你如果不愛我，我真不能再生活着了！」

曼麗推開他：「可惜——可惜你已經和月華結了婚！」

光裕：「結婚，現在的結婚，有什麼關係呢！你爲什麼還是這樣封建！」

曼麗：「我們大家都還要在社會上見人，體面還是要的！封建的社會，不能了解我們，到底不很方便——」

光裕搶着道：「那好辦，我在最近的將來，和月華離婚好了！」

曼麗聽他這樣說，才不再堅拒——又伸手替他理頭髮。

光裕趁此又抱住她——兩個人偎依着，半晌無言。

曼麗忽然失笑：「哈？月華，你的那位少奶奶，此刻不知道在那裏做什麼！要是讓她看見我和你現在親熱的情形——」

光裕：「管她幹什麼！怕她麼！」

一一 月華臥室

月華剛從床上爬起來，正忙着穿衣服——她本來推說頭痛，躺了大半晚——此刻重又起床，實在因爲忘懷不了她的丈夫光裕和曼麗——她問阿寶：「你知道少爺在那裏？你剛才拿牛奶上來的時候，沒有看見少爺麼？」

阿寶：「少爺……：：：：：我不知道。」

月華匆忙地在臉上拍了點粉：「還有，那位般小姐，你知道她在她自己的房裏麼？」

阿寶：「般小姐……：：：：：我不知道。」

月華結實瞪了阿寶一眼：「嘿！——」——焦燥地：「我的那塊紅的圍巾找到沒有？」

阿寶把那五層櫥的三個大抽屜都翻遍了：「沒有呢，我正在找着。」舉起塊黑圍巾：「這裏祇有那塊黑的。」

月華愈加火冒：「誰要用黑的，我是問你要那塊紅的——我的白手套呢！」

阿寶：「不知道。」

月華：「又是不知道！這樣不知道，那樣不知道，我看你，沒有一樣東西是知道的！」

阿寶被罵得昏頭昏腦，可是她居然想起：「哦，那雙白手套，您不是今天下午交給李媽去洗的麼？」

月華偏要爭回她的理：「那末，幹什麼不催李媽早一點燙好了送上來？洗一付手套，難道一個下午還沒有乾麼！」

阿寶：「您剛才病了，不知道您晚上還要戴。」

月華：「那末，你也用用腦筋，想一想呀。我下午病了，晚上不會好的麼！時候主人本來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你也得用點心思呀。要像算盤珠子一樣，人家撥你一撥，你才動一動，那可真好啦！」——長嘆一聲：「唔！可惜了兒的你，聰明面孔笨肚腸；先前還好一點兒，現在是愈來愈糊塗！也是怪我不好，我待你們僕役下人們太和氣，寵得你現在做事一點不肯用心了！問你『少爺在那裏？』——『不知道！』——『般小姐在那裏？』——『不知道！』——你還有點良心沒有？你是個吃白飯的人，難道我的事情你，一點都不用在心上麼？』——很快的拉起窗簾望外一張：「外面冷不冷？」

阿寶遲疑，仍答：「不，不……知道……許是很冷吧。」

月華目光像尖刀一樣，刺了阿寶一下，轉身向外就走——經過阿寶身邊，一把將那黑色圍巾奪去——衝出門，確的一聲將門帶上。

阿寶受足冤枉氣，無可發洩——把手裏的衣服，一齊擲在地下——怨恨道：「世界上那有這樣不講理的少奶奶！」——轉身向着門，好像是說給少奶奶聽：「少爺愛上了別的女人，你自己拿少爺沒有辦法，又不敢去得罪那位般小姐，儘是拿我阿寶來出氣！我們是做僕人的，好欺負些，是麼？」——十分興奮地：「可是我們也未必一輩子是做僕人呀！將來，將來說不定有一天，我嫁到一個好丈夫，大大的闊起來，比你少奶奶還要強得多呢！」

一三 同十一

月華在亭子外面，看了半天光裕和曼麗要好的情形——實在忍耐不住，昂然推門而入：「好的，你們兩個人果然又是在一起！」

光裕和曼麗駭了一跳，連忙分開。

光裕：「阿，月華，你來做什麼？」

月華瞪着光裕：「你不是說要陪着一位上海來的銀行經理吃飯麼，原來你要陪的人就是她！」

光裕未及回答。

月華又斥責曼麗：「你，你，你不是說要回到自己房裏休息一回的麼？你休息，你休息到光裕的懷裏來了！」

曼麗欲辯：「可是，月華姊——」

月華哀怨地：「你們全是騙我，你們欺負得太苦了！」

光裕不悅：「月華，你這種樣子未免太過份！」

月華擡頭：「過份？還是我過份！」

光裕：「我和曼麗，不過偶而在一塊兒談談；也許有時候，談得比你格外知己一點；也許我和她，兩個人中間，彼此了解得深一點——如果這一點點你還不肯放鬆的話，」毅然：「那我們兩個人倒不如痛快離婚的好！」

月華吃了一驚：「離婚！光裕，你已經想着要和我離婚了麼？」

光裕：「離了婚，豈不是你也可以少些痛苦，我也可以少些痛苦麼？」

月華憤極，走近曼麗：「都是你！我得謝謝你的恩將仇報！是你害我到今天這個樣子的！你，般曼麗，我的老同學，我的最好的朋友，我的恭恭敬敬地請回家裏來招待着的客人！」——突變惡聲：「強盜，奪取我丈夫的愛情的強盜！祇來了三天，就把我丈夫奪去了！」

光裕趕過來：「何必說奪取！自從你和我結婚以後，你一天天使得我對於你的愛情冷淡下去，要怪你自己不好的！」

曼麗：「光裕，你也不必在此刻說這種話，豈不要使得月華姊更加誤會了麼。」——過去拍着月華：「好姊姊，你得明白，我和光裕，其實沒有什麼——你的先生很和氣，很會招待客人，所以時常陪着我散散步；講點西湖的故事給我聽聽，偶而在走滑泥的路或者跨過假山石的時候用手攙扶我一把；這該沒有什麼大的了不起吧！」

月華呆望着她。

曼麗：「你和光裕是夫妻，吵吵鬧鬧，沒有關係。可是我在這裏是個客，我是要面子的！月華姊，我絕對不和你吵鬧——現在我讓你，我走了；讓你和光裕在一起，呀，看看月亮吧！」

她真的獨自走了。

月華轉身望着光裕。

光裕嘆口氣：「非得要這樣吵散了場，才高興！」

月華：「你本來太不把我看在眼里了！」

光裕：「愛情是得從人心裏發出來，這可以用人力來勉強的麼！」

月華爽然若失。

光裕冷淡地走開，去看窗外的湖山：「唉，還是看看月亮吧！」

忽聽遠遠的曼麗喊：「阿呀！」

光裕忙問：「曼麗，你怎麼啦？」

曼麗遙答：「這裏的泥地太滑，幾乎把我滑得跌倒！」

光裕遙呼：「你等一等，等我來攙扶着你走！」——他不管月華，逕自熱心地去招呼曼麗去了。

月華不覺大大傷心起來：「爲什麼做丈夫的總是覺得別的女人比自己的妻子好！」——沈痛地：「如果我今天不是光裕的妻子，是他的愛人的話，他一定不會走開，一定是在這裏攙扶著我的！」——依着一根柱子哭起來了。

一四 同二

明勳和雲甫，經過一番爭執之後，面上都有不豫之色。

雲甫噴了兩口雪茄：「抗敵！本來是一個大問題，可以有意見不同的餘地。」

明勳：「不抗敵就要亡國，還能允許不同的意見麼！」

大家又把臉放了下來。

鴻達竭力想把談話引回到他所要講論的事件：「咳，時局總是這樣不死不活，叫我們做生意的人——」

雲甫焦燥地：「什麼時候了？」

鴻達：「將近十二點。」——忽然想起：「啊！今夜是冬至夜，是一年中 longest 的一夜。有人說，一個人凡是不滿意於現狀的，冬至夜可以求夢！在這夢裏，他將來的命運，可以得到很明白的啓示的！」

雲甫：「什麼，冬至夜裏所做的夢就能這樣的靈應！那末我們大家都是

不滿意於現狀的人，大家都去求一個夢才好；看看我們將來，是不是能夠得到一個好一點的結局！」

趙女士站起來：「時候不早，我真要回去了。」

雲甫：「是的，我們也該去休息了。」——也站了起來。

一五 準備睡覺

(甲) 同十二

月華含着淚，一個人冷清清的，回房自睡——她還不放心光裕每晚臨睡前必吃的牛奶——把那小几上阿寶早已端來的熱水瓶、杯、匙、糖缸等，檢視了一遍，才上床去。

(乙) 同七

光裕和曼麗，還在院中散步。

曼麗：「阿呀，很晚了，我們真該進去睡了。」——看着光裕：「明天見。」

光裕失望地：「此刻——我們非進去不可了麼！」

曼麗點頭：「唔——哼！」

光裕：「啊，今夜是冬至夜，是一年中 longest 的一夜。希望你在冬至夜裏做一個非常甜蜜的夢！」

曼麗會意，微笑：「甜蜜的夢是再好沒有了。就怕醒回來的時候，發現夢裏的一切都是空虛的，那倒不好受！」

兩人攜手走回房子。

(丙) 同二

明勳送趙女士到大門口。

趙女士和他握手：「明勳，明天見吧。」——含笑：「好好地睡，別做太多的夢！記著明天得早起，我們還要一塊兒出去爬山呢！」

明勳：「明天請早見。」

她去了。

一六 入夢之前

(甲) 樓上穿堂

鴻達陪着雲甫緩緩走上樓。

雲甫：「可惜談了一晚，都是空話；倒把正經事耽誤了。達翁不是要向敝銀行商量一筆款子麼？」

鴻達懇求：「一切全仗老兄幫忙。」

雲甫：「我想這件事不應該有什麼難辦吧！——有用意地：「所要研究的不過是條件問題——明天再說吧。」

鴻達：「是，是，」——走到雲甫的臥室門口，他還要送雲甫進去。

雲甫忙辭謝：「不必了，明天見。」

鴻達陪笑：「敬祝老兄在冬至夜裏做一個好夢。」

雲甫：「彼此彼此。」

鴻達等雲甫關上房門，才回到自己臥室去。

(乙) 鴻達臥室

鴻達回到房裏，陳太太已睡在床上。

鴻達滿腔心事，在房裏轉踱了一回，長吁短嘆：「咳！仰面求人，就是這樣的難！我不知道雲甫自己有沒有求人的時候！」

陳太太：「事情怎麼着啦？」

鴻達：「雲甫新近做了華德銀行的經理。我這一陣的棉紗交易做得……」

……不很順利，想靠着他那銀行大大的幫點忙呢！」

陳太太：「凌先生到底肯不肯幫忙？」

鴻達：「他今晚東拉西扯，和明勳談了半晚的空話，無非是不願意答復我向他的銀行借款的事，故意這樣打岔的。是的，完全是故意打岔！」

陳太太：「他不幫忙，怎麼辦呢？」

鴻達：「如果雲甫再不幫忙的話，別說我上海的事業，就是我們杭州的這所房子……咳！」

陳太太默然。

鴻達吁聲不絕的上床去睡。

(丙) 同十二

光裕坐在沙發上，慢慢地喝完牛奶——放下杯子，走到床前，看一眼那向裏躺着的月華——月華裝做睡熟——光裕看了一回，忽然嘆口氣，搖頭——從外床輕輕地取了被、枕、氈子，仍回沙發去——月華的眼淚，索索落落流在她的枕頭上，但是她始終不作聲不轉動——光裕忽又爬起，走過來——關了月華床前枱上的電燈——回沙發和衣而睡。

(丁) 明勳臥室

明勳把那冊「高射炮崗」又翻了翻——寶貴地放在枕頭旁邊——才滅了燈睡下被裏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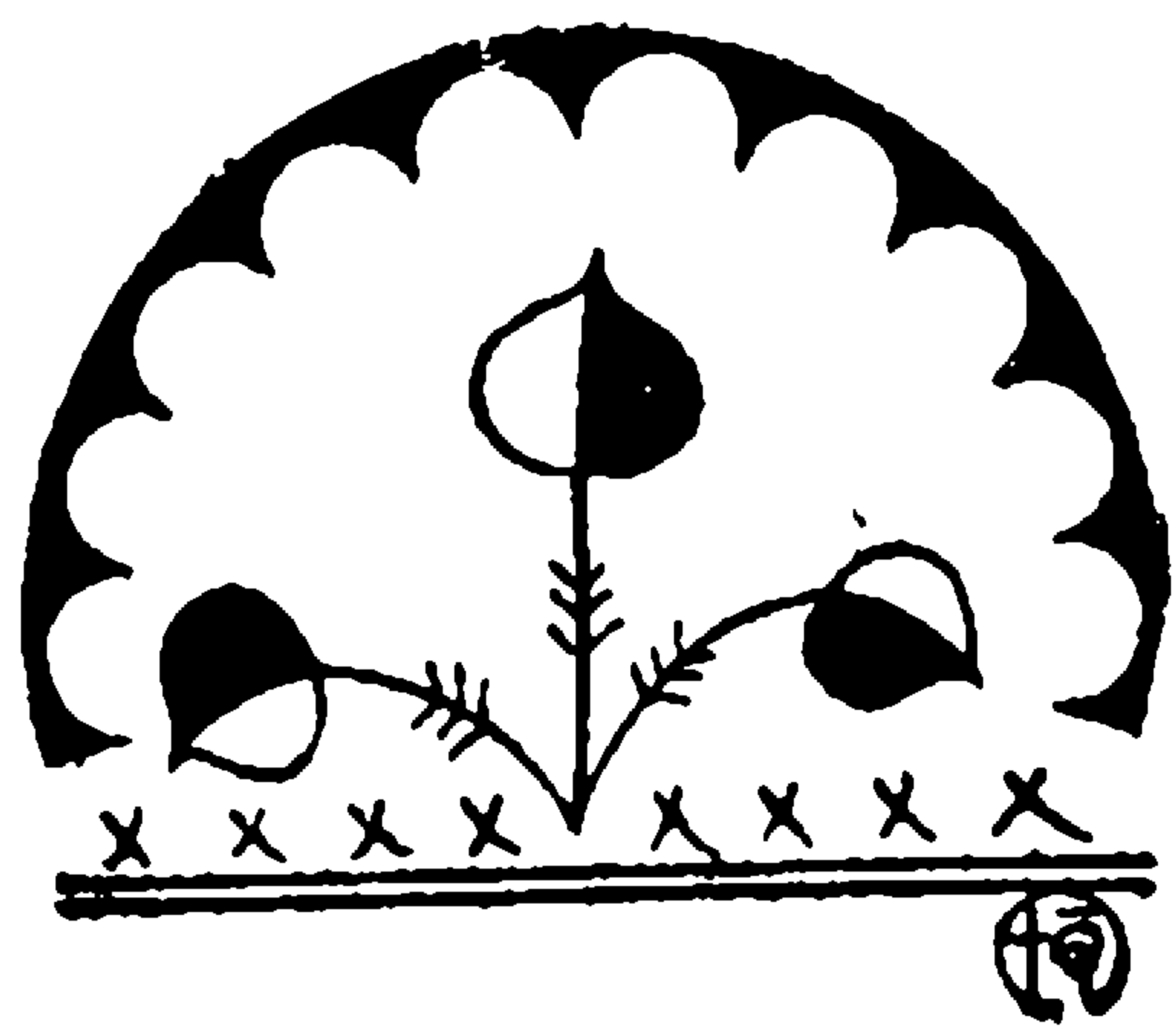
(戊) 同六

雲甫全無心事，人又疲倦了——睡在被裏，燈還未滅——已開始打鼾。

(己)同三

黃老太早已睡熟——也微有鼾聲。

(庚)女僕臥室



雙絲網

徐仲年

數聲鶯鴂，又報芳菲歇。惜春更選殘紅折。雨輕風色暴，梅子青時節。永豐柳，無人盡

日花飛雪。

莫把幺絃撥。怨極絃能說！天不老，情難絕；心似雙絲網，中有千千結。夜過也，東窗未白孤燈滅。

張先：千秋歲。

雲裳昂着頭，很大方地踏進了六國飯店，叫侍役開了218號有洗

澡間的房間，放下手袋，卸下手套，輕輕地噓了一口氣。她徐徐步至鏡前，

側望自己的影子，一回兒從左邊轉到右邊，看了一眼，再正面盯視着，把

「前劉海」一分一分均勻，加了些口脂，滿意地笑了。她今天穿的是淡藍

底此處彼處灑着小白花的旗袍，銀色線香細滾，配上一頂淡藍帽子，一

副乳白手套，一雙淡藍絲襪約束在銀灰高跟鞋裏；就是手中拿的錢袋，

也是銀絲織成的：淡藍、乳白、銀灰，正是「他」所最愛的色調。她的個子，

李媽和阿寶同睡在一張床上，也睡着了。

(辛)男僕臥室

連生和高升，各睡一張床——富賡打地鋪——連生的鼾聲響得怕人。

(漸隱)

在女子中，可以算高的了。不過，她與一般中國女子相反：她的高，高在兩

條生得有樣的腿；而她的腰，並不如其他女子那樣像一隻桶，當得起古

人所謂的「蜂腰」。她的臉，是蛋形卻又相當的豐滿；凝脂般的皮膚，微

風都能吹破，約略塗上些米色香粉和胭脂，便如初熟的水蜜桃，使人望

見了，就口內生津，恨不得囫圇吞了下去；又細又長的柳條眉，罩住一對

含水欲滴的新月眼；鼻，比一般中國女子的要高得多，卻又不是笨重的

希臘式鼻，更非討人厭的鷹爪鼻，鼻下端端正安放着一張櫻桃小口，

於是鼻與口湊成了一個拘魂攝魄的感歎記號——「有一天，她與「他」

手攜了手，徐步過一頂小橋，「他」指着溪中，道：『妳是出水芙蓉，我是

溪中汙泥；我自知鄙陋不足道，卻願淪為汙泥，來擁護妳，來親近妳，來任

妳踐踏。」雲裳想到此地，不禁低低喚一聲：「我的林林！」原來今天她所等待的「他」正是這位少年詩人林青，因為「我的青青」怪觸耳——雖則她未嘗不以「我的親親」心許林青，可是初戀的少女沒有那般大膽，直說出來——所以改爲甜蜜蜜的「林林」。「林林」哦！哦！怪溫柔，怪醉人的名字，她呼着，她的心鈴便盪起來，鈴鈴鈴……鈴個不住！她離開鏡子，坐到桌邊；取起桌上的手袋，從袋中拿出一包埃及細絲珠蘭香煙，她燃點一支，用賽葱管的玉指夾住了，安祥地吸，煙瑞與染過蔻丹的指甲相映着。她一面吸，一面用左手輕拍着桌子；半閉了眼睛，在那兒幻想過了一刻，她立了起來，反背了手，在室中踱來踱去；踱幾步，舞上幾步，風搖垂柳似的扭着腰。她走到大牀前面，拽出被頭觀察一下，又把兩個枕頭放得更整齊些，枕上繡着一雙鴛鴦。她忽有所感，中止了視察工作，擲了煙頭，雙手捧住了臉，輕盈地趨還原座，心中亂跳不止；直至此刻，不論她摩登到如何地步，處女究屬是處女，她不懂得「願作鴛鴦不羨仙」的真意義，猜不透所謂「魚水之歡」者又是什麼一回事，而這張牀，老不開口，偏能告訴她一切！在若干分鐘內，她便要踏上生命的另一階段，永與「童心」道別了。雲裳坐了一忽，有些心焦，舉起手錶一望，道：

——已是兩點三刻了，什麼還不來？

接着，笑了出來，自己見怪自己：

——我等人心焦，錯怪了林林了！我明明約他於三點鐘在此相會，

還早一刻鐘咧！但是他肯不肯來？

「他肯不肯來，」蔚藍青天飛來一片浮雲！這是一個問題：林青年齡雖輕，已當了民聲日報的主筆，他所寫的社論，人人佩服，而他的詩文更抓得住一般青年；可是，林青本人最面嫩不過，他與雲裳訂交，毋寧說雲裳「找」他訂交，他們從交換文字着手，通了半年的信，還由雲裳不斷地暗示他，愛情纔逐漸萌芽。今天的幽會，也是雲裳發動的，當下他仍遊疑不決，雲裳情不自禁，勾住他的頸項，長長地接了一個吻，當作結論。結論固然有了，他敢不敢來赴會呢？這並不說林青寡情，他常自比於拜倫，自比於哥德，他的抒意文字裏面滿含了熱情；他寄給雲裳的信，尤其是最近的，封封是情書的模範，字字從心窠深處出來；這種人猶說他是寡情，那麼，天下更無情種！無奈天下自有多情的人，背了戀人的面，會吟出刻骨的詩，寫出消魂的信；當了戀人的面，反而局促不安，面紅耳赤，把預備下要講的甘言蜜語拋至九天之外，自己卻想鑽入十八層地獄，倘使能夠的話！林青便是這種人，他未嘗想不到六國飯店218號房間裏來，破題兒第一遭嚙嚙這枚溫馨豔絕的禁果，但他可敢？「但他可敢？」這問題頓時使雲裳不安起來：她坐了又走，走了又坐；不停地搓手，不停地看錶。時間，好像故意同她爲難，賴着不肯快走。終究，長針指到XII，短針指到III字。雲裳移步窗前，掀起一角黃色紗簾，偷偷窺望——她恐怕路上有熟人看見她，所以很小心。在筆直如矢的路上，出現着一位軀幹瘦長，戴着黑帽，穿着黑西裝的少年；這便是雲裳心靈的主宰，這便是

詩名揚溢黃河長江兩流域的林青。

林青一路走得很快，斜視途旁行人，彷彿人人都在注意他；心，不知是被熱烈的愛情還是被畏羞的心腸烘得熱辣辣的；熱辣辣的也是他的臉，也是他的耳朵；他走過裝有鏡子的店面時，他看都不敢看，他想：

「我一定面紅耳赤，」他果然面紅耳赤，愛情之酒陶醉了他。說個不恭敬的笑話：初次赴幽會的人正如初次做賊一樣，「慾望」拉他向前走，「畏懼」卻拖住了他的腳，拚力向後跑；真叫做又驚又喜，患得患失了！

林青低了頭，竄進六國飯店，到了電梯門口，忽地站住，甚而想向後轉。開電梯的役仗，給他弄得莫明其妙：等這位怪客好呢，還是不等他？林青覺得役仗觀察他，便下一個決心，下了一個絕大的決心，宛似帶領百萬大軍的人下令總衝鋒那般嚴重，毅然決然跨進電梯，還搓着手說：『對了！

對了！』裝做想起一件事模樣。實際上開電梯的人壓根兒沒有注意他的「對了！對了！」只覺得這位客人有些「神經」。在電梯裏，林青考慮

見了雲裳的面，伸出右手和她握手好呢，還是握住她雙手，還是擁抱她接吻？他想到接吻，好像觸了電，混身抖了一抖。他還沒有得到結論，電梯已停，218號在二層樓，一轉瞬便到了。握手接吻接吻握手他已走至那

間神祕的房間門前。他正要按鈴，而門自開：雲裳一見他踏進旅館，便躲在房門後等他，靜聽腳聲。這一着，使他大吃一驚；而尤使他驚惶失措的，便是有個人直向他撲去：他既來不及握手，又無從接吻。如果他的臉上嘴邊沒有桃色唇印，那麼，簡直要連他自己也不會知道在昏迷中幹了

些什麼了！

——雲……

——不許開口哪！

「卜」的一聲，口又封住了。經過這位大膽少女的示範，膽怯的林青也放了膽，用手去緊緊勾住她的腰。薄薄的秋衣阻隔着他的手與她的肉，然而一手摸去似乎感得肉的潤滑不下於秋衣；一股溫溫的，麻醉性的暖氣由手指傳至手掌，再由手掌手臂傳至腦海，林青的腦海在顫，被抓住的雲裳的肉也在顫。此時兩人的呼吸很急促，很急促；尤其是林青，他的鼻孔張得怪開的，而一絲絲，一縷縷似蘭非蘭的香氣直襲鼻孔，弄得林青昏沉沉，雙眼金星亂爆。

——哦！雲！

——哦！林林，我的林林！我的林林林林！

約摸過了十分鐘，不，簡直有二十分鐘，這幽幽會的序幕方告終結。於是雙雙攜手坐到沙發上去。兩個人，忘了喝茶，忘了抽煙；兩個人，你望了我，我望了你，吃吃地憨笑。他們有千言萬語要訴說，但他們真要說時卻又說不出什麼來。世間上的言語、文字、藝術，祇能表示與描寫浮面；至於心，在男女之間，自有它的言語，它的文字，它的藝術。只須心與心相印，於是乎一動止、一視矚、一微笑，便能傳達心聲，千言萬語都在這動止視笑中表白。萬事到頭來均成空虛，惟有愛，懇摯純潔的愛，能使我們感得即使四大皆空，有了愛，獲到了愛，空虛也不徒然了！譬如這時的雲裳與

林青罷，他們忘記了世界，忘記了一切；我們即是世界，即是一切。時間，暴酷的時間，他執着鎌刀破壞一切。啊！可憐的蠢夫，他可懂得由相愛的人們看來，一剎那便是永久；倘能得到愛，縱令愛後即喪生命，人亦不覺死之可怕，因為這樣死去的靈魂是安逸的，它細細體味溫柔的餘馨，宛如諫果的回甘，以至於無窮無盡！虛榮、財產、權勢、寶座，只要有愛，都可一脚踢開！

他們手攏了手。他們坐得很相近，他們坐得更近一些，更近一些，雲裳斜坐到林林的膝上去。她雙手纏住林林的頸項；而林林，右臂托住了雲裳的肩，左手卻在那兒替她解鈕扣。雲裳閉了眼睛，一任林林去胡鬧：一回兒，似乎林林為她卸衣；一回兒，似乎身子被人托起，而托住她身子的手有些抖動；一回兒，似乎身子落在一樣軟東西上，大概是牀罷？她更不敢開眼！她怕，她真害怕，她想要哭，因為有千百個問句記號在那兒神祕地譏笑她……

林林首先醒來，睡眼矇矓，一時想不起他的奇遇；揉了揉眼睛，神智逐漸清楚。他覺得四肢無力，然而這個倦與普通的倦不同：這個倦，怪舒服的，混身軟洋洋地，好如躺在棉花堆中。他側轉身一望，他的勝利品睡在他身邊，尚在夢中微笑。斜陽恰好射在她面上。林林多情地把帳門輕輕拽過些，阻止了陽光。睡中的雲裳是多麼美！因為她夢裏還在笑，所以她的兩枚酒渦牽也牽的怪滑稽。不知從何處飛來一隻不知趣的蒼蠅，一落在她的鼻尖上，她的鼻尖扭了一扭，同時她的眉縐了一縐。林林

連忙懷了獅子撲虎的決心，運行貓捕老鼠的本領，把這頭罪該萬死的小蟲抓住，投之於帳門之外。他忽發奇想：「讓我來摹倣蒼蠅，看她的鼻尖扭不扭？」果然鼻尖扭了，眉也縐了，而且酒渦更盪漾起來。林林樂意得笑了——勝利的笑，幸福的笑。蓋在她身上的毯子斜拖在一邊，她露出了左肩：這幅姣豔的「睡美人」圖，深深刻在林林腦中，即使他身化為灰，恐怕每顆灰粒還留有這個印象！他輕輕為她找上了毯子，想吻她，她翻了一個身，口中模模糊糊在喊：「林林！」他馬上不敢動，恐怕驚醒了她。他覺得空閒之至，卻並不無聊；他要想些什麼，卻又想不出什麼。終至他重新入睡了。

當兩人雙雙睡醒時，黑暗早已填塞了這間幸運兒的房間。林林摸索牀上電燈「開關」，無意中觸着雲裳的胸部，引得她格格地笑，直覺地閃在一邊。林林不再尋「開關」，索性擁抱住她，——長時間的擁抱。久久，他開了燈。她呢，縮做一團，像一隻酒煮蝦，嘴裏喊：

——不准看我！

——我偏要看妳！

他劈開她的雙手，醉意地盯視這個羞得火赤的臉。

——雲裳，我們希望永久如此！

——林林，我只怕你拋棄我！

她哭了。

人的命運最是捉摸不定。我們在生命道中宛如乘了帆船上四川的三峽：或許我們能夠平安過去，或許也能翻船喪生；祇有冥冥漠漠的命運方能知道這千萬個「或許」的祕密。希臘人最聰明不過，他們把「命運」人格化了，變為一位女神：她蒙住了雙眼，腳踏風火輪，一手拿着「幸運之角」——一隻神通廣大的羊角，祇須你想要什麼，你所想的東西便會從角中傾跌出來。幸運女神偶而把林青與雲裳結合在一起，從角中灑出無窮歡樂；可是，一剎那間，迅如電鞭的風火輪又載她它去，於是林青與雲裳從九天之上直吊下來，跌落在無底的「悲愁之潭」裏。

那時，梟雄袁世凱做了大總統還嫌不足，癡心妄想要做皇帝。他在民國二年十一月四日下令解散了國民黨；民國三年元旦廢除約法，同年一月四日下令停止參眾兩院；民國四年一月十八日日本提出二十一條件，袁氏竟然於五月九日簽約承認。同年八月，北京報上發表了一篇怪論：共和與君主，接着便有楊度、孫毓筠、嚴復、劉師培、李燮和、胡瑛六個人出來組織什麼籌安會。凡此種種，林青當然著論反對；他的激烈的筆調，所引用的確實的證據，震驚了千千萬萬的讀者，同時觸犯了袁方：袁氏下一個密令，要捉林青來鎗斃。不知如何林青先知道了，不得不暫時逃避，否則就要作無謂的犧牲；而且，要跑，便要跑得遠，不然的話，那等於白跑。林青的友人中有許多是留學界前輩，他們勸他上思想比較自由的法國去。那時歐戰方殷，但海道尚通，祇是冒險罷了。在林青呢，他原

是無可無不可的：反正非出國不可，何妨跑得遠些？他一枝秃筆，兩袖清風，儘可說走就走。可是，他走了，雲裳呢？雲裳當他托她在懷時，真是飛燕那般輕；而在他心頭，卻有玉環那般重：飛燕與玉環，他都不能擺脫！

自從肉體的結合補足了他們精神的結合之後，他們無所不談；所以，彼此的身世，都很明瞭。林青的家是書香之家，雲裳的家是世宦之家；這就是說，一個窮，一個富。林青家裏祇有個老母親，雲裳是位獨養女；鄉下老太太不妨寄居在親戚家裏，每月有些津貼，便過得過去；若要叫這位嬌養慣的獨養女去服侍那位婆太太，去過那種鄉村生活，似乎戀情的黏膠挽回不住芳心的必然裂痕。自然，雲裳爲了愛情，千依百從，林青叮囑她如何做，她便如何做去。不過，在林青，他深深體驗過饑無飯吃，寒無衣穿的苦楚，他決不願讓這位明豔如花活潑似雀的雲裳跨入她一十八年來從未經歷過的「貧」的階段。或許爲了好奇，雲裳要探試「窮」的真滋味，何況「貧非罪」！這句時髦口號異常動聽！她那裏知道「貧是罪」！窮人簡直不是人！窮人的生活遠不如富家的一條狗；狗固然下賤，可是有些貴婦人愛牠勝似愛她的丈夫，彷彿丈夫可以更換，而不可不從。「一狗而終」似的！倘使你窮了，人家惡看你一眼，唾你一口痰，踢你一脚，都覺得開心，百節百骸都舒服。你窮了，人家見了你，不當你是小竊，便當你是疫神；如果老爺下鄉清匪，你還有被抓去充數的資格！才能，學識，都是空話；有了錢，飯桶變爲才子；沒了錢，才子變爲飯桶。富人的屁是香的，窮人的話是臭的。這種非人生活，雲裳過得來麼？從這層上考慮，

即使雲裳可愛，爲雲裳着想，林青不得不離開雲裳。

林青在下午二時左右得到捕捉他的消息，事情是這般決定了，可是命令沒有發下；即使發下來，從總統府傳到警備司令部，中間還有許多擔擱；因爲這條命令，由林青看來固然有生命的出入，而由上邊看來不過是件芝麻大小的事件，決不會趕緊辦的。林青乘警備司令部尚未收到該項命令的時機，利用廣闊的交誼，迅速地辦好一張化名的護照，預備乘船上歐洲去。自己也化裝了一下，尤其是把「八」字式小鬚髮剃去，軋了平頂，穿了西裝，彎着一條腿裝做跛子。他只等雲裳來會一面，便立刻動身。「這次和她見了面，不知今後要到何年何月何日纔能重晤咧！」他心中不禁悵然。

雲裳呢，早晨讀了民聲日報的社論，便知道不佳。一早上不停地心驚肉跳。她私下怨恨着林青：他爲什麼不替他們兩個兒的幸福打算，硬充好漢！若說爲了虛榮，難道「林青」兩字還不夠響亮？若說爲了實惠，那更笑話，難道將來有了她的父親當泰山，怕沒官做？現在弄巧成拙，說不定連腦袋都要搬場！果不出她的表兄馮千里所料：林青書生氣太重，有一日要闖禍的。雲裳素來不甚看得起這位表兄，偏偏此次她所戀愛的人被這位花花公子猜一個着：叫她如何不生氣？她越想越氣，氣得飯都沒有吃，躺在牀上垂淚。她的母親不知底細，急得非凡，問長問短，宛如蒼蠅切去了頭。雲裳老不開口，不睬她的母親。她傷心過了度，漸漸入眠。

她睜開眼來，室內已有燈光。不知於何時女僕放在牀旁小几上這

樣一張字條：

「我最愛的雲裳：

我有頂要緊的話同妳講，今晚八時半，在家等妳。妳來時，務必把我寫給妳的信札詩文一古腦兒帶來：萬萬不能漏掉片紙隻字，萬萬不能讓人家看見，至囑！至囑！

真心愛妳的林林。 即日」

她讀了，起初呆了一呆：似乎這張字條與早上爲了它而哭泣的那件事之間沒有連系。繼而，精神清醒一些，她慌忙舉起手錶一看，恰正七點，她蘇了一口氣。她想：既然林青有「頂要緊的話」要和她講，他爲何不上她那裏去？自從他們從友人進而爲情侶之後，祇見林青去拜訪她，去接她；今天要倒做過來，由她看去，至少有些反常。反常之處還不止這一點：爲何要把他所寫給她的信札詩文一古腦兒帶去？他要索還麼？爲何他要索還？難道他愛上了別的女子？哼！看罷！那個常常在民聲日報中文藝園地欄同他唱和的梅詠絮不知是一個什麼樣的女子？據說，她很善於交際。哼！什麼交際不交際，還不是勾引男子？要不然……那個……那個花言巧語的呂瑪琍！鬼樣子！說起話來癩了嘴，死樣怪氣說了一個字吞了半個字；走起路來屁股聳得高高，簡直可以在她屁股尖上下棋！要不然……那個「倭腳鷄」雲如燕！哈哈！「如燕」「如燕」這隻燕子身有一百六七十磅重，也就很可觀咧！

——她們想搶我的林林，那可不行！

這時她已立在室中圓桌旁邊，不自覺地高聲說着，拍了一下桌子。房外走過女僕，以為在叫她，便進來一張，問道：

——小姐，您叫我麼？

——把我的夜飯開到此地來！雲裳順着吩咐。

雲裳的母親聽得女兒要吃東西，真如小乞兒中了鉅獎，萬千之喜！連忙進房張羅，陪雲裳吃，一句東一句西地和她攀談。雲裳過意不去，也應答了幾句。可是，雲裳在心中繼續研究林青的來條：「萬萬不能讓人家看見」是指信呢，還是指人？若說是指信札，那不庸說得，豈有把自己的情書向人宣佈的道理？——雖則市面上有班作家肉麻當有趣，把自己和黃面婆或戀人的信函印行成書，高興到了不得！——若說是指人，那麼，不論是林青或雲裳自己，一定有很大的危險暗伏在他們四周。雲裳獨自上林青家裏去，不是很冒險麼？最好有一個人伴她去……誰……「馮千里那傢伙雖則討人厭，還能服從命令，我去叫他親自駕了汽車上我這邊來。」雲裳自己和自己商量妥貼，便放下飯碗，去打電話給馮千里。

這次的電話使馮千里喜出望外，並非他以前沒有為她「服務」過，——他家有兩輛汽車，他的一輛常常借給雲裳駛用，他自己乘他的瘋癱的父親的——然而陪伴雲裳去訪林青真是千古奇聞！平時，他在林青之旁，一位是著名的文學家，一位不過是大學學生，自然抬不起頭來。就是雲裳罷，也只當他是備而不用的小僕；若說愛情，那裏輪得到他者

番顯然不同了：林青受了政治的壓迫而走出，——馮千里早已料到這層，——無異乎使馮千里從後防調至前線，情勢突然緊張起來。馮千里對於各種學術都感不到興趣，——「難道我以後沒飯吃？用什麼鬼什子的功！」——可有些小聰明：在汽車裏，他先捧了林青一大篇話，然後冷冷地說：

——事業與愛情常處於相反的地位，一個人懷了事業上的野心，便難兼顧愛情。幸而林青沒有娶親（他有意無意地望了雲裳一眼，）否則呢，一方面不得不出走，一方面又囊無餘資，叫他如何處置他的妻子呢？

雲裳聽了，一股寒意從足尖直奔心頭，不禁抖了一抖。

——妳冷了罷？

馮千里一手把住方向的輪子，一手助雲裳披半截大衣；心中得意之至，卻絲毫不表示出來。他繼續很鎮靜地說：

——以林先生這般聰明，竟沒有想到這一層：人生不過百年，正當及時行樂。林先生有如花如玉的雲妹妹愛他，他還要什麼？即使他有政治上的野心，也得為愛人着想，總得使她不受虛驚纒好！可惜我沒福做林先生……不然的話……唉！

他長嘆一聲，又望了雲裳一眼，裝出萬分懊喪的樣子。這時，車子到了林青寓所。

林青於七時半便回客寓。他等待雲裳，心中麻煩得如一束亂絲。他

最先每一刻鐘看一看錶，繼而每十分鐘，每五分鐘，到後來懶得從口袋中掏出錶來，索性放它於桌上，雙眼盯視着錶面。俗語說得好：「等人心焦，」他的心真如被烤的一樣，熱辣辣，又痛又癢，恨不得把它浸在冰窖裏，或使它麻醉失去知覺。他計算用什麼和婉溫柔的辭句來向雲裳表示他的愛情，來解釋他索回信件的理由，而在最後擁抱如昏似醉之中，立誓他永遠愛她，求她等他數年，他能夠回國便回國，一回國立刻和她結婚。他還要向她致歉意：在此放逐期中，拋下她孤零零一個人；然而三萬餘里間隔着中國與法國，卻不能阻止他的心的馳騁，它總追隨她，陪伴她；而且，他允許她到了法國之後，至少每星期有封長信給她。他又研究講什麼話時面部應當有什麼表情，四肢該有什麼動作。他一切都預備好了，只沒有預備馮千里跟了她來！

他一見馮千里便冷了半截。雲裳笑向他說：

——我因為你的條子寫得離奇，心中害怕，所以我請馮先生來陪我。

「我請！我請！」你是我的人，你有什麼權柄請他來？」林

青這麼想，於是他另半截身子也變成冰冷了，他呆立了一回，突然下個決心：一把拿雲裳拖入懷中，當了馮千里，長長地接吻。如果馮千里不在旁，或許他接了五分鐘的長吻就滿足了；既然他在場，便得加長一倍。馮千里肚裏明白，心中暗好笑：「你想氣苦我哈哈！看最後的勝利罷！」雲裳當然不好意思，緋紅了面，在林青懷中掙扎；無奈林青的臂膀有如一

道鐵圈，掙扎也無用。到此地方纔明白兩雄不並立，她引了馮千里來是失着；——或許有些內愧罷，總之她雙眼含淚，想要哭。林青見此情形，莫為已甚，立即放了她，趨前和馮千里握手說：

——馮先生是自己人，不妨直說：我這次不走，會有生命危險。我走之後，全仗馮先生招應雲妹。

——請林先生安心，我一定遵命招應「您的」雲妹，——（馮千里在「您的」上頓了一頓，把「雲妹」兩字故意拖長）——雖則我是粗人，不會像林先生那樣體貼入微，我總盡我的心力，使她高興，使她喜歡！

「喜歡，喜歡，喜歡什麼？小王八蛋！」林青心中如此想，咒罵上一千遍，卻說不出口來。雲裳見他們鬪口，連忙把一包信札文件遞給林青說：

——林哥，你所要的東西都在這裏……

——雲妹，你一定要疑心我為何要索回這些東西。千萬不要誤會我的用意，我敢於發誓：我真心愛妳，我永遠愛妳，妳就是我生命的意義。我決不像那班油頭滑臉的小夥子，滿口愛情，最靠不住！（他斜看了馮千里一眼，鼻孔中低低「哼」了一聲。）我之所以要索回來，無非爲了這幾天風聲緊急，恐怕牽連到妳。

馮千里心中有點發毛，便接口說：

——林先生老成持重，考慮得最周詳。可是，林先生的筆蹟留在雲妹處固然不方便，雲妹的筆蹟留在林先生的行囊中也是同樣的不方

便。所以……

雲裳正欲啓口，林青馬上接下去：

——對對！我早已預備好了，雲雲，這包是妳的筆蹟，統統在這兒。

他那裏預備把雲裳的信統交還她？他把它們縛在一處準備在途中溫讀的，經這位缺德的馮千里這麼一說，他有什麼理由拒絕不交出來呢？

雲裳氣苦已極：她原想多情地與林青作出國前最後一次的聚首，誰料林青見了馮千里宛如狗碰到了貓，非決鬪不可。林青也是滿肚皮的氣：當這個生別遠離千金一刻的時光，偏偏插入一位情敵！究竟雲裳愛不愛他呢？如果愛他，深刻地愛他，她何必帶一個馮千里來，弄得他們話也不好講，溫柔也不得溫柔？就是馮千里罷，何嘗快活來他們在那兒肉麻，有趣，他一個人夾在中間，僧不僧，道不道，坐立皆非：莫不是雲裳開他玩笑，拉他來看把戲？所以，三個人都懷着鬼胎，鐵青了面。

結果還讓雲裳出來打圓場：

——哥哥，你幾時動身？這次一分手，何年何月再得聚首？

——雲妹，妳不必悲苦，我得以逃出虎口，未嘗不是不幸中的大幸。我能夠回國立即回國。我永遠不會忘掉妳的，如果我辜負了妳的盛情，我便不得好……

雲裳連忙掩住他的口，道：

——我信任你！我十分相信你！何必起那樣血淋淋的誓呢？我會時

時刻刻想念你。

——……倘使妳高興的話！（他看她雙目下掛了兩顆淚珠，趕快抱住她，收回刻毒的語氣）雲雲，可愛的雲雲，我知道妳的心！我知道我知道！今晚十二時我動身，妳萬萬不要上車站來送我：一則省得妳過度的傷心，唉！送行不是樂事，何況妳我！二則免得人家注意；三則我化了裝，妳也不易找到我；——至於用汽車送我，更不妥當，反是坐人力車的好。如果妳真心愛我，就得聽從我！

他們口與口相合，淚與淚交流。

林青從淚簾之隙，從雲裳的鬢旁，偷看馮千里：馮千里低了頭，無聊地手弄帽緣，那傢伙！

* * *

一九一四年八月，歐洲大戰開始。同年九月二日，德軍乘勝直達巴黎郊外陔蒂莉（Chantilly）法國政府忽忽遷至南方的博度（Bordeaux）林青所去的地方是介乎巴黎與馬賽間的里昂（Lyon）是絲業中心，有著名的大學。那時的法國當然很危險，不過學校中依舊在上課，圖書館依舊開門。達到投軍年齡的學生，或已開前線，或準備出發；年齡輕的還按時上學，不是不知愛國，正因為愛國，該出發的人當然出發，該留在的人分外用功。林青考進了里昂大學，選讀「中古美術史」和「文藝復興思潮」兩課：鐘點雖少，圖書館工作卻很重，因為法國的教育重在啓導，不重灌注。

林青初到法國，一方面覺得新鮮有味，另一方面被嚴重的空氣所抓住。每天，他或去上課，或進圖書館，或到公園去散步，或以客卿態度刺探前方軍情。就是他的寓所，位置委實太好了，在一座不甚高的山上：登樓矚望，城市舒展足下，終日「宏宏」之聲，隨風送來。此處有梧桐或野栗成蔭的道路，白天很少有汽車經過，一入晚間，更形靜穆。林青常常反背了手，閒適地散步其中。每值皓月當空，人影與樹影構織成圖，富有異趣。月光從葉隙漏下，宛如千百匹銀縑。道路盤山而上，往往於一灣折，彷彿前進無路，勉行數步，則突然開展：黑黑似漆的城市，嵌着無數的小眼睛，閃閃爍爍，睜閉不休，奇妙難於描述。林青浸身於大自然中，俗慮皆死，飄然欲飛。他記得在十三四歲時，追隨父母去遊普渡；有一次，他緩步於竹林夾道中，日光漏灑，青綠綺麗，遠處送來寺院鐘聲，宏莊幽遐，令人懷出世之想。不料十幾年後，在另一環境內，感得同樣的心弦震鳴！他這時無分己我，人物皆忘：他即是大自然，大自然即是他，幾幾乎連雲裳都：「唉！雲裳是不會被忘的：這等所在，這片美境，正是刻骨鏤腸，追憶她的時候！如果她在他身畔，於是手攜了手，或他的左臂從後環繞着她的腰，右手握住她的右手，兩個兒碰得緊貼地，亦步亦趨，呼吸同度；雖則他們默默地不交談，而會心的微笑掛在嘴角，她的紅白血球中顆顆反映着他的小影，他的萬千毫毛無不逗留着她的溫馨。心底潔白有如懸空的明鏡，情絲柔潤勝似瀉地的銀波。人到安樂極巔便不覺安樂之為安樂，只覺得混身舒服，氣高神爽，一剎那不見其短，千百年不見其長。於是

乎宇宙萬物都似專為林青與雲裳而創造的，非此不足以點綴他們的四圍，非此不能陪襯出他們的幸福。何必追逐虛榮？他們的愛便足千秋。何必羨慕神仙？他們即是神仙。

無奈雲裳遠在天邊！高懸的明月，滿天的燦星，它們從東方來，可曾遇見了雲裳？如果遇見了她，她一定有許多言語請托它們傳達。它們為何不開口呢！沒有逢見麼？故作刁難麼？尤其使他疑慮的是這幾個月來，雲裳來信的稀少。林青初到法國的時光，正當霞飛將軍（Joffre）反敗為勝，於「馬爾納之役」（La bataille de la Marne）衝破了德軍陣線，由肉搏退而為「塹壕之戰」（la guerre des tranchées），民氣甚旺，國內郵政等等大半由女子掌管。那時，平均每星期林青可以收到雲裳一封信，信中措辭十分熱烈。後來信札逐漸減少，辭意也逐漸簡短。最近的兩個月內，簡直連片紙隻字都沒有！當然，這個一九一六年，是法國的生死關頭，「斐爾屯之役」（La bataille de Verdun）法軍拚命打退了德國，德軍死亡五十萬，法國方面的損失還要重大，因此全國震動，社會組織紛紛瓦解，信札的遺失或被阻自是意中事。可是這位念念不忘雲裳的林青，一回兒疑心她生了病，一回兒恐怕她被自己牽累，——袁世凱於民國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申令承認帝位，——一回兒又畏懼她變了心，他往往於吃黑麵包時，想到這個問題；於是混身發抖，連這塊受政府統制分量有規定的粗麵包也沒有興緻吃了！他自言自語道：

——不會的，那不會的，決計不會的！

一個魔影出現於他腦中：『馮千里！啊！馮千里，這個小鬼！假使他引誘了雲雲，哼！老夫請他吃手鎗！』實際上「老夫」的手鎗彈決不能飛過海洋去找那個「小鬼」，所以，任你「老夫」橫跳一丈，縱跳八尺，「小鬼」儘可擁着雲裳鬼高興，向你來一個鬼臉！林青混身又抖起來，此番不是寒意，乃是憤怒。這時，恰有一樣冷冷的東西碰着他的後頸，他以為是樹上吊下一個蜘蛛，順手一摸，乃是一瓣樹葉；他靈機一動，謔得兩句詩：

可奈淒涼花空萎；

那堪冷落水長流？

他準備回去把詩句抄在葉上，還草就一封長信，詳述半年來的思想，向她問一個究竟。他要把同樣的信稿抄寫五份，兩份由美國繞一個大灣走，三份由蘇彝士運河走，各信先後發出，封封掛號；如此，即途中危險，總有一兩封會到中國的。不料這五封信發出之後，石沉大海般，毫無消息！林青等了又等，老不見回信降臨。或許她病了？然而讀了這封悲慘入骨的信，不會不動情，不會不使人代覆。莫非她……他不敢這麼想，雖則人生朝露，禍福無憑，如花似玉，終歸黃土！

林青的煩悶一天甚似一天。往日他已感到不安，但他猶能閱讀，猶能寫作。現今有兩種矛盾的需要壓迫住他：一方面，頭上頂着，一個天大的「債」字，假如他不怕餓死，他連東西都懶得吃；另一方面，他時時刻

刻要「動」，因為一不動，靜了下來，便想到雲裳。大學裏的功課終究停止了，他只能進圖書館閱書，不是爲了用功，爲了要忘去雲裳，忘去自己；那裏知道書本一翻開來便有一個絕大的「雲」字，活躍在目前！逢着婦女便頭痛！林青本來不甚喝酒的，現在即使比較凶一些的酒也能喝一二小杯了；他希望拿酒來澆愁，那知道半杯下肚愁更愁！到無可奈何時，他獨自上半開半掩的電影院去，勉強自己祇看片中情節，不再去想雲裳；但這樣太費勁了，不滿二十分鐘他便斜躺在椅中睡眠。往往場完人散他還醒，於是年輕好奇的女招待來輕輕喚醒他：她們覺得這位中國少年怪有趣，他並非不懂法語，那麼，他自然懂得劇中的事實，偏偏出了錢來買睡！法國少女的頭腦都是裝滿了「羅曼斯」的，她們猜想這位怪少年必定受了失戀的創傷，她們想「安慰安慰」他，可惜這個黃皮大傻瓜對於巧笑眉語一些都不懂！林青呢，因為這家美庭散步場 (Place de Bellecour) 旁的烏倍影戲院 (Cinéma Aubert) 比另外各院來得靜，椅子也比較舒服，所以他常到此地來「找」睡。他何嘗不明白女招待們的示意，只是無興接受。

最可怕的是夜之臨至！林青整天浸在黑夜中：雲裳的覆信不來，便有皎日也難有光明射到林青！可是，太陽一落山，到了一般人的夜裏，林青立即跨進「夜中之夜」：白天，不論如何，總有事物分他的心，一至晚上，祇有林青和他想像中的雲裳同處：風吹簾動，以爲她拽幕而來。窗外有人影滑過，又生「是耶？非耶？」之感：生離勝似死別，夢裏尙難相逢。

豈非夜中之夜，黑暗中之黑暗？在以前，每晚十一時至早上一時，他不是寫情書，便是讀情書。日下呢？寫情書，唉！寫給誰？寫給雲裳？她會賞看它一下麼？至於讀雲裳寫來的情書，在以前的確能給他以無上的興奮，現今卻如讀催命符了：一字一句，一行一頁，曾經騙過他多少淚珠，現在他的心已碎了，淚已涸了，他那裏敢再去驚動它們？這些是神聖的紀念品，讓幸福之灰去蒙庇它們罷！

在里昂的近郊，有座洛外霞斯公墓（Cimetières de Loyasse），雖則沒有巴黎拉顯斯神父公墓（Cimetières Père Lachaisse）那樣著名，卻也佔地甚廣，弄得很整齊。四周有短短的園牆圍起，牆內劃為數區：墓穴有的五年一租，有的十年，二十年，二十五年，三十年，五十年一租，有的是永遠出租的，代價視年數多少而異。墓穴排列得很齊，墓穴的寬長皆有規定的尺寸；墓際有幹道，有支路，兩旁都栽扁柏。每墓上的裝飾因死者家境而不同：有的用大理石琢碑，有的豎起很好看的鐵欄，有的祇是一架簡陋的十字架；有的墓前供着鮮花，有的安置着磁製的花圈，有的是一片芳草。可是這些墳墓有一相同之點：每一墓上都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月日；考究的還有死者的磁照。總之，這座公墓——其它的公墓也是如此，——佈置得幾乎像一所小小的公園，決不令人望之生畏。星期日有許多人來上墳，一半也爲了散步；甚至因爲地段僻靜，情侶躲此談愛！這個場所，最宜乎沉思，林青當然常來此地，尤其在最近的一兩個月裏。他還背誦得出他友人所撰的在墓前一詩，憑吊墓中一位

素未謀面的少女柔曼納（Germaine）。林青一半好奇，一半無聊，竟把柔曼納的墓找到了，他在墓前背誦下面幾節的詩：

.....

莫不是狂風暴雨摧謝了您？

莫不是憂思抑鬱斷送了您？

但是我細看墓上的賽磁小照，

那一雙秋水盈盈的媚眼，

那一張櫻桃彷彿的小口，

真不像，真不像夭折的人，

而您竟夭折了！

夭折了！

我不和您相識，在生前；

我更不知您的歷史，於您死後。

但我心中，總以

花叢的蛺蝶，

林中的鳥，

塵間的妙人，

天上的 *Vénus*

看待您！

我靜穆地夢想：

夢想那斜陽初落，

倦鳥歸巢時，

有位神仙似的女郎，

在一片油碧無涯的草原中，

跳着，舞着，笑着，唱着；

我還恍惚在您身旁輕輕喚道：

『柔曼納！柔曼納！』

柔曼納！柔曼納！而今安在？

完了，一歸無情土中！

誰記憶着您？誰又談論到您？

您的臉，您的腰，您的巧笑，您的妙音，

和您的善感的心，

同生在您足邊的雜草一樣，

萎着，黃着，枯着，腐着——

但是，春風一拂，草兒仍會蘇醒，

您呢？

您不會，永遠不會蘇醒了，

可憐的柔曼納！

雖則有時——像我今天一樣——

有人憑弔您，這也不過

借他人的酒來澆自己的塊壘罷了，

誰復真心想到您？

您是空中虹，鏡中花，

一回顯現，便消滅了！

……

林青幻想倘若雲裳先他而死，他將何如？倘若他自己先死，雲裳又將何如？做詩，寫文章，憑弔，廢守，寡或改嫁麼？一切使他不安。袁世凱做了八十三天的皇帝，固然死了，可是歐戰絆住了他，不得回國，也沒錢回國。他心亂如麻，不知如何是好。他昏昏坐在墓前，胡思亂想，經過了很長久的時間。偶而有人經過，以為他與墓中人有關係，所以癡守在那兒。

每次林青從洛外霞斯公墓歸來，途經里昂中國同學會門口，他必定進去玩玩：一則他有幾個朋友在那裏；二則那裏有中國報和外國報。那一次，他找朋友找不到，便坐在閱報室裏翻報。他沒有心緒去看國家大事，專尋圖畫附刊。偶而尋到 North-China Daily News 的 Magazine Supplement，信手翻閱，他忽然發現一張結婚照片，宛如觸電，幾乎跳起來。他不信任他的眼睛，儘力睜大了再仔細一看：明明是雲

裳與馮千里的合影，下面還註有：The Wedding of Mr. Feng

Chien-li and Miss Yun Ch'ang took place in Shanghai in October. 咧！這不是假的了，暴雨狂風驟然而至，林青雙眼緊閉，兩脚一挺，倒撞下來。閱報室內旁的人連忙施救，並且喚了鄰醫來，努力了三刻鐘，林青漸漸蘇醒。醫生見他面色太蒼白，替他打了一針強心針，再使他飲了些白蘭地，讓他休息了半個鐘頭，叫人扶送他回寓。

他一上牀便睡，一睡睡了好幾個鐘頭。房東太太見他不下樓吃晚飯，走上樓去望望，看他熟睡，不去驚動他，只爲他預備些麵包之類，放在他房中。他睡醒時，已近子夜，精神恢復了。精神恢復不是他的幸福；昏迷時，他什麼都不想，清醒了，卻窺見了「不幸」的範圍，測知了「痛苦」的深度！他把頭藏在掌中，深深地想，想：於他，一切都完了！從此花卉不再爲他而開，小鳥不再爲他而歌，麗日不再照他，春風不再拂他。一切都完了！一切都完了！他毅然下一個決心，一個絕大的決心。他看看錶，正當十一時半。他記得十二點三刻有一班特別快車由馬賽上巴黎，經過里昂。他忽忽下樓，跣步蹣跚地出了大門，向山下車站奔去。到了山下，又沿了軌道望前走，走到一處荒僻的所在，他便橫臥於軌道上，咬緊了牙齒等待。

火車如風般直衝過來。

一聲銳利的慘叫……

當林青在法國因失戀而自殺的時候，雲裳在中國也經過了絕大的變故：她與馮千里的結婚，毋庸再贅，接着便是她的離婚。西諺說得好：「遠於目者遠於心。」我們固然不能說雲裳忘掉了林青，——因爲這樣說難免要冤屈她，——無奈馮千里天天追隨着她，用政治家的手腕，費上細磨細琢的功夫，若有意，若無意，輕描淡寫地講林青的鬼話，（反正林青不會聽得，不能答覆，）啓了雲裳的疑心。哦！一個小小的疑心罷了！可是愛神的眼睛裏容不得一粒細沙的啊！另一方面，林青在雲裳身旁時，她覺得一切都有意義；林青一走，一切都成空虛。一顆未經過重大創傷的心，決不會承認這位面目可憎的空虛實際上是人類的忠實朋友！它一感到空虛，立即想填塞。這，或許是生命力的表現；也許因爲應該吃得苦還沒有吃夠，所以跨過一重磨難，又陷入一重新的磨難。馮千里相當聰明，抓住這點心理，身自去填補林青去後留下的空虛；雲裳呢，她也屈尊晒納了。於是他們結了婚。

人家總說：婚姻是戀愛的墳墓。當然，這要看是什麼樣的婚姻；在某種場所，未免過甚其辭；而對於馮千里和雲裳的結合，卻是至理名言。戀愛由「情感」與「肉慾」構成；「情」重於「慾」則能持久；「慾」重於「情」則目的一達，頓成泡影。「情」「慾」並重如林青之對於雲裳，那是稀世之珍；雲裳入世未深，自然不會體念到此；這朵新開的花，它那裏管東風西風，它所需要的，它所等待的無非是雨露而已。馮千里「肉食者」流，更不必說得。所以，他們結婚未久，互相發現了對方的短

處。論才學，論溫柔，馮千里如何比得上林青？即使馮家有的是錢，物質享受毫無問題，然而金絲籠子依舊是隻籠子，百兩黃金買不到絲毫自由！至於馮千里，他的追求女子，雲裳不是第一人，也決非最後一人。馮的甘言蜜語，慇懃體貼，都是那麼一套，演習熟了，再向雲裳扮演一番，毫不費力！可憐雲裳信以為真！馮千里之對於雲裳，婚後第一週是新鮮，是有趣；第二週退為平常，時而染指，猶有餘韻；第三週便覺得索然寡味；第四週雲裳由「心肝寶貝」搖身一變為而「討厭的傢伙」了。滿月以後，馮千里常不回家，鬼都不知他的蹤跡；兩月以後，小報上記載馮千里與歌女明珠攜手推肩，徘徊於西子湖畔。至此，雲裳方知受騙；無如千仞之淵，跌下去是容易的，要爬上來卻難若登天；除了忍受，絕無辦法！雲裳也不望他回家；他一回家，不但使她見了生悔，而且他向她開口便罵，有時還要動手打。雲裳痛楚已極，想出一條苦肉計來：她故意挑撥他，引他大怒，讓他撲上來打。這次打得非常利害，打得她小產，睡倒了。她私下請醫生立下傷單，一能起牀，立刻去找律師，提出離婚。馮千里並未留難，反而自動地給了五千元贍養費；這不是爲了良心的譴責，卻感謝她完成了他早已打算而難於啓口的計劃！雲裳朝從馮家出來，當晚明珠就踏進了馮家。

久閉在籠中的鳥，一旦被釋，不想高飛；痠麻過甚的雙腿，舉步艱難。何況雲裳經此磋折，心灰意懶，她還有什麼企圖呢？她也不回娘家，也不重新與林青通訊——她將以何辭道歉呢？她的心已經百碎了，惟有她

的肉體機械地活着。她改姓換名，孤獨地度日。每天，她唸上幾百遍多心經；她的唸經並非爲了迷信，她好像快溺死的人抓到一件東西便死命拉住一樣，唸着經可以集中她的思想，免得再去撫摸靈魂的傷口。她以前是吃慣鷄鴨的，現今改了素食；她自身剛從屠刀下逃了生，她何忍再去飲弱者的血，去吃弱者的肉呢？她僱了一個老媽子爲她煮燒，爲她洗滌。她未嘗不能親自上街買菜，但世界與她已成了絕緣物，她不願看同類者虛偽的面孔！這帶丈餘高的圍牆橫亘於她與世界之間，勝似一道鴻溝。每天飛渡這道鴻溝的只有李媽和她腋下的申報。

看申報也成爲她日常工作之一。她看得很詳細，連廣告都讀了；她當然不需要這些新聞，這些廣告，不過借此消磨光陰，希圖柔性的麻醉，實行緩性的自殺罷了。這一天，她徐徐翻閱申報的「國內要聞」版，繼而「國外要聞」版，終於「社會新聞」版。在這版裏，一個標題攫住了她的注意：

「文學家林青遣送回國

截去雙足，覓死未成竟惡活；

絞斷柔腸，昏迷猶自喚：「雲裳！」

雲裳戰戰兢兢地讀下去：

「青年詩人林青，字長祿，江蘇江都人，能文，工詩。近年革命前輩紀有恆在北京創設民聲日報，震其名，延主筆政，所作社論，精詳犀利聞天下。林氏爲人和藹，長於交際，友

朋遍海內；又復備儻不羣，友交中頗多女才子，而林獨鍾情於雲裳女士。女士系出名門，燕京大學之高材生也。既訂白首之盟，而林氏因文買禍，觸項城袁氏怒，乃出國以避之。林氏至法，與雲女士書翰往返，未嘗少間。雲中表曰：馮千里，執袴之流，而善獻媚，竟獲雲之歡心，委身下嫁焉。婚禮盛況，諸報競載。林青海外得悉，痛心已極，臥鐵道自殺。孰知老天不從人願，火車衝來，雙足被截，而身不死，惟頭腦受震過甚，神經失其作用，已不能思想。昏迷中猶能強自發音者，祇「雲雲」二字。嗚呼！慘矣！今者，乘一部份參戰華工東歸之便，林氏被遣送回國，暫寄本市金神父路廣慈醫院。微聞病者家中已無他人，僅有之老母在半年前去世，則今後日月，當更慘酷也。（哈蘇茵）

自從雲裳結婚以來，老不收到林青的信，總以為他氣憤而斷絕交誼，至此她方纔明白：林青來信中有一部份，給馮千里私下銷毀了，接着便是他的自殺。她時時刻刻掛念他，可是一則誤會他的所以不通訊問，是同她絕交，因而她不敢寄信給他；二則假使她要寫信，最大的難關便是如何為自己解釋，往往她提起了筆，又擱下了；三則因為久不通信，林青的最近住址也無從探知。誰知有這般傷心慘目的變故！她如何對得住他？她自恨年輕沒主張，不懂得林青的真愛情，信任了那個浮滑少年！她在精神上，肉體上所受的痛苦，全係自作自受。但林青因她而弄得不死不活，這個罪孽，由誰負擔！這筆賬，如何算法！如果在一年半以前，她得到了同樣的消息，必定要痛哭一番。現今呢，淚都淌了，腸都斷了，要哭也無從哭起，要絞腸也無從絞起！她變為一個行屍，她的精神早已死了；不過，她雖失去了情感，——或者說情感患了麻痺症，——她還保存着知覺：這一點，她高出於那位死了三分之二的林青！「我害了他，我應得去

領他來扶養他！」雲裳放下報紙，自己命令自己。

她向廣慈醫院的執事人表示了她要領回林青之後，執事人照例詢問她與病者的關係。她本想說：「我是他的妻子，」——她的身子，她的靈魂，遠在馮千里施用鬼計之前，不是早已許給了他嗎？——可是她不敢說，爲了說了之後，「悔恨的迅雷」便要劈她！她只得說：

——我是他的妹妹。

——林先生的令妹？不是說，他府上已經沒有人了麼？——是遠房的。

執事人點了點頭，請她填好了一張結，簽過字，蓋上印，再領她到林青房中去。

多麼慘酷的景狀！我們還記得這位身材清癯，精神奕奕，走路略帶搖擺的少年詩人。我他還記得他第一次上六國飯店去幽會，慌張中含着多少喜氣。我們還記得定情之後，他給醉睡的雲裳拽蓋毛毯時，那樣的溫柔。我們還記得當他與雲裳道別，見了馮千里，激起他多少悲憤……說不盡的回憶陪襯出那麼不幸的現在！

看罷！這是他麼？的確確是林青麼？是那個活潑美秀，才氣橫溢的詩人麼？若說是他，真的是他，那誰都不相信，誰都不敢相信，誰都不忍相信！看罷！那個擁在枕頭堆中的「東西」，蠕蠕而動，也算是人麼？這麼樣的一節！這麼樣的一團！當然，依舊是往日的面目，不過更清瘦些。當然，依舊是往日的纖手，不過無力地垂着。然而，然而，睜着眼睛望不見昔年的

情侶，張着口說不出千苦萬辛，兩臂更不知擁抱這個久別重逢的另一個自己！自小腹而下，兩條腿整個截去！從前漢朝呂后把戚夫人斬去了四肢，挖去了眼睛，烙焦了耳朵，灌她飲了啞藥，拋棄在毛廁裏，號稱「人彘」！構成歷史上著名的悲劇。現今林青也變爲「人彘」了，雲裳間接地成了呂后；可是，呂后之殺戚夫人爲了妬忌，爲了利害，她呢？她始終愛着林青，而因一時的愚蠢，害他受極端的酷刑！

她一推開門，便呆立在那裏。她不敢前進一步，也無力提起自己的脚。她的眼在顫動，她的鼻孔在顫動，她的唇在顫動，她混身在顫動。報上所記載的原來是真的，而且淡淡的敘述遠不及事實的可怕！她想喊：「林林！」她覺得喉頭塞住了，無論如何發不出音來。她拚命一喊，直叫出來，尖銳不下於林青被火車截去雙足時的叫聲：它是非人類的，令人聽了汗毛根根直豎。她一叫，立即昏倒在地。醫生和看護們連忙抬她到林青牀旁的一張空牀上。——此間是二等房間，恰有兩張牀。——從事施救；他們只知道可憐這對「兄妹」的慘遇，那裏知道苦中還有苦咧！

她恢復了知覺，恢復過來的也是她的淚泉：她抱住了林青痛哭。林青呢，好像有感覺的，機械地喊着：「雲雲！」這個幸福時期的稱呼，劫後應用，更使聞者心酸；雲裳的淚，宛似水管有了漏空，洶湧而出。她經過了看護們的苦勸，——實際上她們陪着她垂淚，——方纔停止。她僱了一輛汽車，抱了林青回家。

她把林青放在自己的牀上，親自爲他梳洗。李媽嚇得大驚小怪地

不敢走近，經雲裳叱罵之後，纔腳上拖着鉛似地跨入房來。雲裳爲林青易衣，——從醫院裏帶回來的，——他的手臂順着指揮而動，一些也不僵，一些也不抵拒。梳洗既畢，雲裳拍拍他的肩，低低喚他：「林林！」林青好如懂得的，又是一連串的「雲雲！」雲裳傷心已極，長嘆一口氣，頹喪地說：

——是的，雲雲在你身邊。

她頓了一頓，又接着說：

——唉！我們居然聚首了，天哪，這樣的聚首！我上了那個賊的當，辜負了你，本來罪該萬死；我的偷生，爲了貪圖與你重晤，晤見了，向你懺悔，良心上的壓迫減輕了，然後從容而死。誰知會見了你，偏死不得！你這樣地活，與死無別；而既死的我，又復蘇醒，活活地被釘在十字架上！

真的，今後的生活，她簡直像被釘在十字架上；這段活猶如死的「人桶」，即是她往日歡愉的殘蹟，也就是她輕信所造成的罪惡的鐵證。他固然無思想了，——老天總算成就他，把他提出「痛苦之網」，——而他的無知覺更顯出她所作的孽的重大，憑此將她的痛苦加增了千百倍。如果他還保留知覺，那麼，即使他成了殘廢，他一定能夠寬恕她，與她眼觀眼，鼻對鼻，嘴吸嘴地談愛；寒灰不難復燃，古井從此重波。縱使劫後的天堂，缺少了一角；然而缺少了一角的依舊是天堂，終究比這個活地獄來得好！

林青的病情也是相當奇異的：凡是他需要什麼，他老是喊：「雲雲！」

有時雲裳忘掉了時間，沒有扶持他大小便，他竟如小孩子那樣撒在袴中，到那時他會喊：『雲雲』的。那麼，似乎他有知覺的了。有時，爲了要測驗他，雲裳下個狠心，擰他一把，他居然也喊：『雲雲！』無奈等到雲裳用盡種種方法，引誘他心靈之恢復，卻如水滴入海，消滅得無影無蹤。

每天，雲裳同他洗臉，餵過粥，再抱他到樓下中間，放他在一圓桶裏；她自管她唸經，他便在旁呼『雲雲』。吃過了飯，她抱他去睡中覺；一睜



送禮

照例免不了政局的變動，又像季節風一樣撥動平靜的海；一向在海面上遨遊着的人們，就是接受到輕微的浪花的碰撞，亦不免是驚惶失措，感到自己的前途立刻就將發生意外的打擊似的。

趙希廉在××局充任會計科長的職務，已經七年了，像這樣的政局的變動，他已親身遇着過三次；而三次的情形都是不一樣，他爲着應付這些無可逃避的困難，確實是煞費了一番苦心的，終於給他打通了重重的難關，一直停留在會計科長的位置上，幹到現在。

現在，已經是第四次的變動了，和趙希廉同到××局服務的老同

醒來，她扶他坐在牀上，取許多枕頭塞住了他的身子；她便在旁做些針線。然而最淒涼的是這幅晚景：斜陽射進了小小廳堂，向這兩個菜色的臉兒灑上些紅霞；木魚聲與誦佛聲交響着，清風送着幽香，彷彿古老的世界是無終極的，無終極的也是這齣戀愛的悲劇！

上海，八十一，一九三六。

王平陵

事，除了他所領導的一批會計科的屬員之外，其餘和他差不多官階的人，都已紛紛離散，祇有他是僅存的碩果；他彷彿一隻棲息在森林裏的老猿，看着每一顆幼樹的生長，每一顆大樹的被人斫去，如果，在將來有以發掘古墓，古錢當作是一種專門職業的人，一定要搜集××局的掌故的話，祇須求上帝給趙希廉長壽，決不至於得不着非常可靠的材料。那些既經離開××局的同事們，在每一次的變動復歸於平靜，一聽到趙希廉還是別來無恙時，都不勝驚奇。因爲曾在宦海中升沉過來的人，誰都知道會計科長這位置，論官階雖然算不了什麼；但爲每一個新

來的上司所必爭。趙希廉在過去七年中受着接二連三的风浪，竟能不發生什麼實際的影響；當他在第四次風浪的既經到來，偶然想起過去應付的成績，也覺得頗堪自慰的。

在大家相安無事的時候，××局的同事——連局長在內，幾乎沒有一個人敢開罪於這位趙科長的。他們都覺得要會見局長並不困難；祇有遇着必需，非得要拜訪趙科長的時候，就會有出於意外的週折和麻煩，損害你的神思；假使，趙科長偶然政躬失調，或者心緒惡劣不堪，他就會直接遷怒到有求於他的同事們，把他們當作豬狗，當作賊盜，毫無理由地辱罵了一陣；但，這些同事們，爲着還有一個希望——希望下次不至於如此，也就忍氣吞聲，默默地躲開了。

他有着一副怕人的臉相，在給予人們的第一次印象，即可判斷他的身份祇有充當會計科長是最爲適宜。面上臃腫着肥胖的脂肪，把眼睛縮成一條線，時時射出用心計的閃光；濃而黑的長眉，像計賬用的算盤並列着，當他推動長眉向上下左右移動，便充分刻劃着斤斤較量的神氣，這較量是顯出與他自己有百分之百的利益而將使別人感受一種莫大的苦痛似的。其實，在他未當會計科長以前，也許不是那麼一個可怕的臉；因爲祇須把他養得像起了皺脹一般的肉，割去了些，他的眼睛就決不至於縮得線一般的細小；而下頷是那麼方正寬闊，看上去必定也像是一位公道可愛的人。可是，在他接連當了幾次會計科長以後，他自己並不覺得在人家眼光裏已是怎樣一個可怕的人物了。這情

形，祇有在政局起了變化，他的位置特別比人家站立得不穩，他才深切地感知。他未嘗不盡力掙扎；但有時候覺得掙扎已是徒然，也會裝出異常懇切的神氣，在人家面前一再地表示：『願意自動放棄的。』

在這一次的政局變動中，××局的局長，已經另有高就了；新來接手的局長，是和他絕無姻緣的人。一種患得患失的憂鬱，像按時光顧的 Malaria 症使他在命運之神的前面慄慄地顫抖；同時，又像起着傳染的作用，使每一個同科的屬員，發生深切的感應。一間本來是生趣盎然的辦公廳，現在是一片淒涼的凋零氣象；雖然一九三×年的新年已把新的機會帶給許多渴慕着幸福的人們；但在趙科長的心，覺得眼前的一切都非常渺茫，依然是一個沉悶的不開花的冬天。

趙科長在看完了光華百貨公司開出的一張發票以後，面上頓時現出極度的焦急，提高着尖銳的喉嚨，叱罵經辦這件事的胡科員，接着便是從胡科員嘴裏吐出一陣哀哀的訴苦：

『科長！應該罵的，一個屬員做出不滿意於他上司的事，應該罵的。如果你不罵，不是你太寬恕了屬員的錯誤嗎？』

『大家都得要滾蛋了！』趙科長沉痛地說了一句，立刻把發票上的錯誤，指示給胡科員，又接下去說：

『你瞧！禮物已經送去了，叫我怎麼辦！』

會計科的屬員，都在面面相覷，現出一種慌張的表情；而對於那位正在困苦中的胡同事，又不明白究竟是爲了什麼不滿意於他們的上

司，惟在趙科長的憤激的說話中，可以意會到這一定是非同小可的亂子，不僅是影響到趙科長，而與大家的前途都有着休戚的關係似的。

『你不至於疏忽了吧？』趙科長重着聲音說：『我當時開給你的
一張賬單。』

『怎敢疏忽，科長！所有禮物，完全是遵照科長開示的賬單辦的。』

『賬單給我看？』

『在這裏，科長！』

趙科長擦擦有些模糊的視線，重復把自己開給胡科員的一張賬單，察看了一遍，舉凡局長滋補身體用的，燕窩、人參、桂圓、熊掌……保護體溫用的，上等皮類的外套，遮風的禮帽，從外國剛剛運到的絲織品的圍巾，領帶……以及少爺小姐準備過新年玩的各種稀奇古怪的玩具，都沒有遺漏了一件；可是，就在他所開的一張賬單上，曾經記得清清楚楚寫下來的一件東西——價值不很昂貴而式樣必須選取最新穎的一隻寶石鑽戒，下面還特別註明是送給局長太太的，他卻始終沒有發現；又仔細從頭察看了一遍，還是尋找不着這一項應該逾格留心的記載。他竭盡了理智所能想像的範圍，凝神苦思，彷彿關於這一項記載，第一次寫得不很清楚，又經過第二次正式騰清才交給胡科員的；他便急切地搜求第一次的底稿，結果，赫然發現在字紙簍裏，和一堆斷爛的朝報雜揉在一起。他睜大了眼睛，『寶石鑽戒送給局長太太的』，這幾個字都爭先恐後躍進他的眼窗；但在騰清了的交給胡科員奉命照辦的

那張賬單上，由於他的一次又一次的察看，是斷乎沒有的。其實，他何嘗敢把這一件非送不可的禮物置之度外呢，正因為關切太過了分，在握筆騰清的時候，沒有寫在紙上，仍舊把它記在心頭了，說是疏忽，遺漏，無寧說是一種逾格的惘忱。

『唉！昏了！我在做夢嗎？』趙科長邊說，邊在握緊了拳頭，猛力地擊打自己的腦殼。

屬員們看到趙科長那般深自內疚的神情，都停下應做的工作，偷偷地窺測他的面龐；又從趙科長的面龐上不期然而然地移動到胡科員的身上去，希望能夠為胡科員分擔一部份責任，至少是幫同想出一個辦法來解救趙科長的，不是大家的困難。這時候，要是能有給趙科長看中，認為可以解救這一件困難的人，無論趙科長怎樣吩咐他們，誰都是樂於從命的。

在大家沉默了相當的時間以後，胡科員抬起低垂着的頭，聲音抖地對趙科長說：

『科長！還有補救的法子嗎？』

『還有什麼法子能夠補救呢？』趙科長在回答這話時，現出非常悔恨的樣子。

『那麼，如果局長太太有什麼暴風急雨降下來，完全讓我去承當吧！』悲哀哽着胡科員的喉管，一股熱淚便隨着他淒涼的尾聲淌到嘴梢上。

「你能承當得起嗎？」趙科長一面說，一面運用着非常關切的神氣，無力地睜開眼睛，發出慈愛的光看一看全科的屬員。

屬員們陶醉着這樣一種極大的同情，都覺得趙科長真是世界上稀有的好人，他的一舉一動，他的構成全身的每一個細胞，沒有一處不是充滿着對於屬員的體貼和關愛。有些意志比較薄弱而特別是富於女性的柔情的人，真給他感動得哭出來了。還有些自命爲足智多謀的人，當着胡科員說起「局長太太」來，便會機械地怔了一怔，彷彿被他們的敏銳的感覺，捉住了這一筆亂子的來歷，是和局長太太有關係的事件，他們竊起眉頭，從這一方面勉強想了一想；然苦於從來就沒有見過局長太太，實無從懸揣她是一種怎樣的性格，祇聽說太太姓魏，和局裏那位年青的魏祕書是同胞姊弟而已。至於魏祕書是他們常常遇見的；但又因爲上司和下屬之間的距離相差太遠，更沒有榮幸能夠聽取魏祕書的耳提和面命。所以，要是真的有什麼開罪於局長的太太，不但是胡科員，任誰也沒有法子可以解救的。

「完了，完了，一切都完了。」這可說是憑着每一個屬員的聰明所共見共喻的最後的事實。

待打了下辦公廳的鈴聲，大家都靜悄悄地用着非常靈快的手法，整理辦公桌上堆滿着的文件，把認爲緊要的值得帶回去的零星收拾在公事包裏；而後推動遲疑的脚步跨出辦公廳的門，又復頻頻地回顧自己的辦公桌，好像還有什麼遺擱在桌子上似的。僅留着不勝其戀戀

之情的趙科長和不敢走出去的胡科員在死一般沉寂的空氣中相對地觀望。

一陣異樣的空虛和無聊，逼着他離開科長的座席，提着用舊了的公事包，不聲不響地踱回自己的寓所。

到家，孩子們都表現各種熟練的玩藝，歡迎他們的爸爸。嘴裏在嚷着：

「媽媽！爸爸回來了。」

要是在平時，他祇須一跨進門，就會有甜美的糖菓獎勵孩子們的；但那一天，他並沒有理會到孩子們在表現些什麼，在孩子們的習慣了的經驗裏，知道爸爸的神色完全和平時不一樣，都驚恐得哭起來了，跑到媽媽那裏去訴苦，媽媽立即從房裏趕出來，嘮嘮叨叨地叱罵她的丈夫。

「唉！你嘈嚇些什麼呢！」趙希廉說。

「你見着我，老是像死了你心上的愛人似的。孩子們這樣高高興興接候你，你就一點兒都不理會他們。」妻在回答。

「你懂得什麼呵！」

「是的，誰懂得你的鬼心事！」

趙希廉突然坐在沙發上，輕輕地嘆了一口氣，把整個的面龐埋在兩隻手掌裏；又抬起頭來，把視線拋到窗子的外面去，像在窺探什麼，其實，他什麼東西也沒有覺察到。他如同遺失了知覺，又彷彿做了一件永

遠不能自贖的罪惡，深刻地懲罰自己的靈魂。但趙太太越發不明白丈夫在想些什麼，曾經了些什麼，她的憤怒便越發亢奮，聲音便越發激昂起來。

「總算我連累了你罷！」趙太太說；「人家都說丈夫不能做大官，你現在還不過是一個會計科長，就不但瞧不起我，連你的孩子們都不理會了。」

「誰瞧不起你呢？你就一點兒不替別人打算打算。」

「別人好！我是別人。你立刻替我離婚吧！」趙太太這樣說着，跟隨正在哭喊的孩子們也哇哇地哭了。

屋子裏像在舉行大殮的儀式，充滿了莫可名狀的悲哀的氣氛，這情形愈益觸動趙希廉的憂鬱，最好也是附和着他們痛哭了一陣。他拊心自問，絕對沒有冒犯世界上凡是做太太們的女人所共同忌諱的禁條，他很想站起來理直氣壯地說幾句話，無奈太太的狂妄的哭聲，一刻都不肯停止。他覺得如果要說明些什麼，非得用平時訓誡屬員的氣力，決不容易收效，他又覺得即使化了那麼大的氣力，是否能移轉太太的執迷不悟的心，還不免是一個疑問，也許，由於說話的情調和姿態運用得不適當，會使她更懷疑起來，總算是有着萬一的倖幸，太太完全諒解了，不但諒解，而且是非常同情於他的命運了，可是，這與會計科長的位置有什麼關係呢？他確信太太們的「偏見」，如同天氣的晴雨不定一樣，是無理可喻的一種神祕。祇有聽她們暢快地發洩，要怎樣發洩，就怎

樣發洩，待她們形神俱疲，連自己也覺得非常倦厭時，一定的，也就祇得嘆一口氣，舒展一下倦容，把永遠得不着解決的「偏見」自動地放棄了。

的確，趙希廉對於太太的「偏見」一向是非常寬恕的，因為趙太太在他眼光裏太可愛了。她雖然由於生育了幾個孩子，把面龐顯得蒼白了些；但她有一種極端適合中國人的審美趣味所生成的非常勻稱的身材，鵝蛋形的臉，水晶般的眼珠，逢人便是迷迷的笑，以及長而黑的髮髮，潔白的肌膚，形成種種特殊的天賦，使她的青春，她的豐富的熱情，好像永遠不會衰退似的；要是遇着上等和有禮貌的人，她會編造出戲劇中合詞一般的語句，運用着愛嬌的腔調，彈送到人們的耳朵裏去；她總得要讓人家忘記她是將近三十的婦人，而專心一意地在動作姿態方面和那般年青女郎爭妍鬪豔，定要壓倒她們似的。趙希廉有了這位美麗賢慧的太太，直接所感受的利益，無論在那方面說都是很多；所以會叫他對於妻所賜予的一切，舒舒服服地承受的。

趙太太繼續在哭鬧，已經有一點鐘的時間了，似乎還覺得不夠，還沒有到自願放棄她的「偏見」的時候，正同趙希廉的還不願意自動放棄他的會計科長是一樣。他深切體驗到太太們的不容易應付，便立刻聯想到開罪於局長太太的危險；同時，看着自己危險的將來，必然是無法避免的，又使他對於世界上凡是做了太太的女人，發生深切的怨恨。他抬起頭來，看看孩子們，看看太太的臉，突然被一陣無端的憂豫襲擊

着，而至於約束不住自己的情緒，眼腔裏反映着溼潤的光亮。

趙太太看見丈夫在落淚，她不哭了，也不說什麼話，僅在孩子們身上幹着些不關緊要的瑣事，如爲孩子們拭乾眼淚，整理衣衫之類。她已明白像這樣的不放心丈夫，未免過了些分。假使是初次，她定會跑到丈夫面前表示歉意的；但，經驗告訴她，一個女人做出對不住丈夫的事，愈是向丈夫陪禮，愈是獎勵丈夫多幹些對不住妻子的事。她不願再在這方面多多考慮了，獨自領着孩子們走向房裏去，將要跨進房門，她尖起小嘴，做一個鬼臉，不好意思地拋一個瞞眼的笑。丈夫剛要回過頭來，她又慌忙地折回去了。

就在這時候，門鈴急促地響着，趙希廉走近門邊，開門，進來的是他爲着要學唱京調在每天下午五點鐘必須光顧的琴師。

琴師坐下來，悉心調整了琴弦，側轉頭，向他打了一個招呼，這是照例給他一個咳清喉嚨的記號；可是，趙希廉還是不動聲色，並沒有理會琴師的暗示。琴師從懷中摸出一隻白鴿大的鋼錶，朦朧地看清了時刻，非常艱辛地掀開他的嘴唇說：

『科長！快六點了，來一段吧！』

『好……好……來一段。』趙希廉震顫了一下，急忙地回答：『來什麼呢？探母好嗎？』

『就來一段探母吧！』

琴弦昂昂地響起來了，趙希廉應和着弦子的節奏哼了幾句，琴師

覺得他的嗓音有些起抖，不同平素一般的穩妥。當他預備從丹田裏轉一回氣，企圖把『我好比，南來雁』，這一個腔唱得較爲圓熟的時候，琴師忽然停下了弦子，故意嘉獎他幾句說：

『嘎！嘎！趙科長！恭喜你！你唱得比從前進步多了，板眼也穩多了，再這樣練習下去，就可以登臺了。』

『真的嗎？登臺？』趙希廉稊氣似地問。

『是的，不久就可以登臺了。』琴師又說了一遍。

琴師接續拉下去。趙希廉從來沒有聽過琴師的嘉獎，這是真正的第一次，他勉強笑了一笑；但，當他提高沙啞的嗓音剛要把探母那一段精華接續唱下去的時候，便像有一件古怪的骨骸阻塞着他的喉管，那心思想擺脫了的煩慮又同籠罩在心頭的雲霧浮了起來，使他的眼前現出一層幽暗，他終於唱不下去了。

『科長！唱下去。』琴師稍微把弦子放低了些說。

『唱不下去了。』

『探母比較吃力，來一段別窩吧！』

『不，不，今天不唱了。』

趙希廉這樣乾脆地回絕了琴師，便把他笨重的疲乏極了的身體，重復躺到沙發裏，點着一根煙，用力抽不到幾口，向着痰盂裏丟過去，眼睛死釘住琴師的臉；琴師也舉起朦朧的眼，瞄一瞄趙科長，便把視線在屋子裏四處掃射，但看不出一點動靜，也看不見趙太太，他有些感悟了，

慌忙把弦子收攔在布袋裏，站起來，拍一拍油漬堆滿的長袍，像是招呼又像是不敢招呼似地點了點頭，運用着飛快的脚步，跨出門去。

琴師走了幾分鐘，將在走完一條長巷，第一步踏上寬大的馬路時，便逢着會計科的工友范阿三，他肩上扛着幾乎不是一人的力量所能勝任的重擔，杭育，杭育地哼着有聲無義的勞働者的聖詩，奮勇地回來了。他期望在科長那裏得着些嘉獎，便不得不表示自己的勞績，他盡量哼着聖詩，越是行近科長的公館，哼得越響，越慘，這聲音使趙希廉大吃了一驚，發瘋似地從沙發上跳起來，他知道工友范阿三回來了。

范阿三當心着肩上的重擔，側轉身撞趙公館的門，趙希廉直撲到前面去，急速開了門，范阿三喘着氣衝進來，趙希廉雙手握緊范阿三肩，上將要放下來重擔，非常哀戚有幾分鐘那麼久，哀戚的程度，如同自己的父親突然中了風，天性的地要倒在父親的懷中痛哭一場似的。屋子裏起了一陣小小的騷擾，驚動了趙太太從房裏趕出來，趕到范阿三放下來的大包裹那裏，纖巧的指尖，連連地觸動緊紮着大包裹的外皮，她希望根據自己的觸覺辯認出這裏面所藏着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事實擺在趙希廉面前，禮物已經從局長那裏退回來了，證明他剛才的憂慮，預測，絲毫都沒有錯。他看着妻像賊一般的不放心包裹裏所藏着的東西，女人們天生的小氣，格外加增他的惡心。

「你瞧什麼呢？一切的事情，總是壞在你們女人手裏的。」趙希廉憤憤不平地說。

趙太太立刻縮回來，她不再生氣了，跳着狐步舞的步子，跳到丈夫的跟前，妮妮地推動他的肩膀說：

「別怪我吧！親愛的！是喲，女人們總是不好。」
趙希廉不耐煩聽這些話，使勁推開妻的手。

趙太太又氣得鼓起小嘴，回到沙發上坐着。室內依然是先前的沉寂，孩子們也像需要一點休息，停止了乏味的喧鬧。工友范阿三雖然繼續掀動臂膀，用力喘氣；但因為已有夠長的時間，從氣管裏壓迫出來的一翕一合的聲音，早經過輕重緩徐的種種變化，漸入到沉沒的階段。除此以外，便沒有比他的勉強喘氣，更值得注意的動作了；所以，他的聲音即使是低微到近於沉沒，還是非常清晰。他扛着那樣笨重的包裹，從會計科發步，辛辛苦苦把這些東西輸送到局長的公館，足足有一英里那麼遠，完全是步行的；又從局長公館裏原樣送還到趙公館，雖然抄了一點近路，可是，至少也有半英里的跋涉吧？這樣，他對於趙科長覺得是非常有功的人。最後，他好像經過一度休息把失去的精神全部恢復了似的，又在儘可能地喘着氣——喘得異常的響，意思是急於引起趙科長的關心能夠提早給他些精神上的——甚至是物質上的安慰。但趙希廉正在關心自己的命運，並沒有注意到環繞着他週圍的一切。范阿三看到他那般慘苦的發青的面色，大概已經預料到自己所要求的目的，變成了絕望，便慢吞吞地站起來，向趙科長做出一種告別的姿勢說：

「科長！我要走了。」

趙希廉向他望了望，也沒有露出一點非挽留不可的意思。

范阿三既走出趙公館的門，很想趙科長把他再招回去；不，就是另外有一種理由，使他能夠到趙科長面前說明自己的請求。他的單純的思考，拖住他正在行進的脚步——忽的，他想起一種理由——也可說是一件還沒有交代清楚的手續，他突然停住，手直向兩邊的褲袋裏摸着，摸着他摸出一張卡片，上面寫着幾行字，立刻又三脚兩步轉回趙公館，高聲說：

「科長！科長！這裏還有一張卡片。」

趙希廉慌忙接過去，在他看完了寫在卡片上的幾行字，絕望似地問着范阿三：

「怎麼，局長不在家嗎？」

「科長！我不知道。當這些東西，由門房搬進去以後，隔了一回，我祇聽到一位太太發怒似地說：『退回去！』」

范阿三做完了這樣一個忠實的報告，喉嚨打了一個噎，伸直項頸，似乎還預備繼續向趙科長說明些什麼時，那沉默好久的趙太太有些忍耐不住了，便重着聲音問：

「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呵？」

「你去瞧瞧罷！」趙希廉說着，把卡片擲給他的妻。

趙太太低聲淺吟地讀下去：

「趙科長！局長剛到任，你這樣隆重的表示，他不明白是什麼意思。」

他要我謝謝你的好意。」

是用鋼筆寫的細緻而美麗的字跡，當她發見下面的署名——魏麗英，一個十分熟悉的名字，喚回她消失了的記憶，她熱烈地神經質地叫喊起來：

「唔！魏麗英是你！我們的局長太太……！」

「怎麼啦？」趙希廉驚駭地問。

「原來是我在上海××女學的老同學，」趙太太若無其事地說下去，「級數比我低，但和我的表妹——李參事太太是同班，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

「人怎麼樣？」

「又年青，又美麗。」

「唉！我要知道的是她的性格，美不美，於我有什麼關係呢？」

「奇怪！你爲什麼要知道她的性格呢？這於你又有什麼相關呢？」

「告訴你！我踏破了一顆預備自殺的炸彈，會計科長的位置，站不住了。」趙希廉不勝其憂慮似地向太太訴說。

「爲什麼呢？」趙太太問。

「爲着單單缺少了局長太太所愛好的東西，她把我送給局長的禮物都退回來了。該死，該死，我真是糊塗透頂！」說着，把語氣輕輕一頓，又輕換着懇摯的音調說：「你知道，政局還沒有十分穩定呵！而新來的局長，好像對於局方的一切很認真，我想，要渡過目前的難關，祇有倚仗

於你了；除你以外，我，整個會計科的同事們，誰都沒有辦法的，你不幫忙，我們完了，什麼都完了。」

趙太太在聽完了丈夫的話，壓制不住的笑聲，在喉管裏作響，她終於拍掌大笑起來，纖弱的腰，笑得前後搖動像臨風吹拂的柳枝。她彷彿在鑑賞一齣看不懂的戲，默默地研究着時刻變幻中的情節，待發現了最後的結局，她才同做了一場大夢似地覺悟過來。她所焦心的並不是她丈夫的會計科長而怕是與她有直接衝突的危險將要發生。現在，她完全明白了，面上漾着惟愛寵的妻所專有的驕傲的微笑對丈夫說：

「這事情攪得我腦子都發昏了，你爲什麼不爽快快告訴我？」

「親愛的！想不到你是局長太太的同學呵！更想不到你的表妹和局長太太真是如你所說的要好。」

趙太太略加思索以後，覺得這是難得遇着的一個征服丈夫的好機會，爲着丈夫的困難，向自己的同學去懇情，她是極有把握的；即使因爲地位的關係，比較從前難說話，她可以從表妹那裏得到交涉的助力，她像是要在丈夫面前充分顯出她的威權似的，立刻寫好了一封信。

「阿三來！」她吩咐工友。「把這封信趕快送到李公館，李太太問你，就說，我有事要會見她，請她今晚不要赴××飯店的跳舞會。」

范阿三諾諾承命，依然沒有得着科長的報答，很失望地走了。趙太太立即跑到房裏去，忙着打扮，她希望修飾得更年青些，使多時沒有見面的表妹吃一個驚。孩子們像衛兵似的都在後面跟隨着，她拍拍他們的

的肩膀說：

「小寶貝！同你們的爸爸去玩吧！媽媽出去買東西給你們吃，一會兒就回來了。」

孩子們都歡喜得跳躍到爸爸的跟前，趙希廉熱烈地吻着他們的面頰，他什麼煩惱都沒有了，講故事給孩子們聽，不自覺地哼着，脫口而出的京調，歡悅的霞彩，不時從面上掠過去，他的心從來沒有這樣鎮定過。

時間沒有隔開多久，趙太太很快地回來了，她把商量的經過，頭頭是道地告訴自己的丈夫。

「表妹極願意幫忙，」她說，「不過……」

「怎麼樣？」趙希廉緊接着問。

「不過，據李參事說，你在未會見局長以前，就送上那麼多的禮物，似乎不近人情，太冒昧。」

「新年送禮，是會計科對於局長的向例，對於無論誰來當局長，都是援例照辦；這不過是表示一點敬意，難道當局長的不許可他所領導的屬員表示一點敬意嗎？」趙希廉不嫌其煩地解釋着。

「但是，我表妹的丈夫，很知道你們的局長，他除了偶然參加交際式的跳舞會以外，什麼嗜好也沒有，他絕對是一個潔身自愛，奉公守法的人。並且，據他的推測，退還你的禮物的，是局長，決不是局長太太。」

「那就更糟了！怎麼辦呢？你一點兒法子都沒有嗎？」趙希廉搔一

下頭髮，雙手按住項頸，彷彿要加緊正在鬆懈的領結，一種痛苦的預感，又逼着他沉浸在極度的憂鬱裏。

「不，沒有辦法，」趙太太急忙地回答，「表妹極願意幫忙，她主張在一九三×年的元夜，就在李公館新落成的大廳裏，舉行一次盛大的跳舞會，主要的目的，完全爲了你。」

「你的表妹待我太好了。」趙希廉鬆了一口氣。

「她恐怕你急得要自殺呵！」趙太太回答這話時，面上現出輕曠的微笑，接着她又轉換慰勉的語氣說，「你等着罷！機會多着呢！」

後天，就是一九三×年的元旦，是各機關照例休假的日子。李公館籌備的跳舞會，便在那一天的晚間，開始舉行了。

李公館新落成的大廳，好像特別爲着跳舞而設計的，凡便利於跳舞的種種需要，很是齊全；美中不足，就是缺少比較像樣的音樂隊，連到上海起碼舞場裏那種雇用的吹打手都沒有，祇有一架留聲機選取幾張流行的小曲子像桃花江漁光曲之類，忽快忽慢地指引着一般紳士小姐們的步伐，在大廳上非常不自然地旋轉。但，因爲這城市裏難得有這樣饒有趣味的集會，而又是恭逢新年休假的緣故，那一晚參加的貴客，到得很踴躍，還沒有到主催者所約定的時刻，李公館的門前，早就停滿各色各樣的車輛了。許多貴客們都挾着他們年青的伴侶，輕腳慢步地踏進李公館的大廳，他們的服裝，都煥得異常的挺，有些會說話自以爲風流瀟灑的人，還在鈕孔裏插着一朵粉紅色的小花，飄飄然地包

圍着許多容光煥發的太太小姐們盡力搜索久已不提的滑稽的故事，調濟她們的情味。趙太太，李參事太太都打扮得異常的出衆，趙希廉的那套夜禮服，也是很新，很華麗，好像是臨時加工趕製起來的；他們在這些貴客之中，穿梭似地忙着介紹，招待，把各種的食品提供到貴客們的前面。趙希廉又揀選比較更貴重的來客，誠懇懇和他們週旋，談吐之間，全不放進自己的意思，終是把自己措得非常渺小，遷就着他們的意思；至於名位不相上下的人，他至多是點點頭打一個熟知的招呼，便假裝着別種事故，急速地避開了。這些人也覺得插在這些貴客之中有些不倫不類，祇好躲躲閃閃在大廳的角落裏坐着，顛巍巍地靜聽那從留聲機裏發出的小曲子；待這些貴客們跳完了一闕，便盡心竭力在鼓掌，把有些貴客逐漸冷淡下去的舞興，設法溫暖起來，意思是表示他們的參加這盛會，也不是絕無用處的廢料。

那一晚，趙希廉的態度，調整得相當的嫻雅；雖然他初次給予貴客們的印象，不容易討人喜悅；但他知道避免平時叱罵屬員的粗壯的聲音，而另以一種低聲音——溫柔到像女人似的聲音，和那些貴客們攀談。他那天惟一的使命，就是服務，看到他服務的慇懃的程度，就是測驗來客身價的最好不過的寒暑表；所以，他爲着急於要招呼更貴重的客人，他自己的座席，逼迫着時刻在移動，時刻在池子裏擦着舞客們的肩膀，臀部穿過去，飛快地靠攏到更貴重的來客跟前，承邀他們的寵顧，嘴裏喃喃不休地說着準備好了的客套話，例如「抱歉！抱歉！招待不過」

之類。他真忙碌得夠受了，一直到自己的直接上司——××局的局長另有約會，沒有能夠參加；而魏秘書和局長太太確實地光臨以後，他的心才有了一個小小的歸宿。這以後，他便緊緊地靠攏魏秘書坐着，不再在那些貴客之中穿來穿去了；祇是心無二慮地在揣摩魏秘書的意思，企圖能夠讓魏秘書感覺到充足的滿意。

魏秘書因為剛剛到這城市裏來，很少熟識的舞侶，僅僅是跟着自己的姊妹——現任的局長太太敷衍跳了一回，便坐在位置裏悶悶地抽雪茄，顯出非常掃興的樣子；而看着那些誘惑力特別豐富的女人，又是躍躍欲試似地和趙希廉指東話西。

這時候，趙太太和另一位貴客熱烈地伴舞；李參事和他的太太圍攏局長太太坐着，在那裏低低地話舊。李太太很想把趙希廉的為人——像關於他的德性，學問等等，作一次誇張的推薦；但當她一提起這些話，局長太太像早知道她的用意似的，便把局長接任以後如何改進局務怎樣振頓風紀的種種情形，敘述了一番，使她不能把要說的話，暢快地說下去。

趙希廉由於李太太的介紹，誠惶誠恐地走過來，局長太太見着他肅然起敬的神氣，覺得有些不安。

趙希廉默察到局長太太不安的情形，愈益惶恐。他很想原原本本把那天購辦禮物的經過，作一次報告，爲自己減輕一點責任；但局長太太始終不好意思提到那件事。他常常把話頭從氣候說到新年，再企圖

從新年拍到送禮上去；可是，她故意繞許多圓圈，截斷他的話頭。他更捉摸不定局長太太的意思，連到想找出一句適當的恭維話，都沒有能夠做到。他侷促地施一個禮，仍舊退下來，靠攏魏秘書的身旁小心翼翼地坐着。

趙太太已看清楚和丈夫靠攏着的那個年青人，就是××局最有權力的魏秘書。她時刻從池子裏回轉頭來，和丈夫做鬼臉，向着魏秘書拋眼鋒；當她故意顫動着臀部迎合音樂的節奏時，她的身子便格外輕鬆，活潑，格外表現着浪一般的風韻，詩一樣的旋律。魏秘書眼不轉睛地望着，出神地打着拍子，彷彿全池子的舞伴都不屑一顧，祇有趙太太才是他理想的舞伴。他陶醉着的神情，趙太太已有些發覺，她像一個埋沒了好久的天才驟被知音者初次發現一般的欣喜。這使那位伴舞的貴客，幾乎起了疑心，以爲是對她故意的調弄，也就用盡平生的氣力，忍勞忍倦地伴舞。其實，他們的舞姿早失去時代性了；但在此刻李公館的舞廳裏，比較還是第一次發見呢。因此，竟能引誘全場的舞客，都自動地停住脚步，儘可能地把場子讓出來，單在鑑賞他們的表演。

「這位太太跳得好極了。誰？」魏秘書現出無限驚奇，向趙希廉探問。

趙希廉連忙拱手說：「不敢！不敢！」又立刻把椅子拖攏一些，貼近着魏秘書的耳邊說：「秘書是賤內。她剛剛學步，要是秘書能夠指教的話，非常榮幸！」

「唔……唔……」魏祕書不勝羨慕又須得保持自己的尊嚴似地連連地頷首。

一曲既終，趙太太跳也跳地跑到丈夫跟前，又得意，又含羞似地露出她快將消逝了的少女時代的姣媚。趙希廉剛要向魏祕書介紹，李太太慌忙把她接引到局長太太那裏來。

「認識嗎？」李太太笑着說。

趙太太假裝想了想，突然興奮地說：「喲！麗英！我們好久不見了。我時刻想起你呢！」

她們親切地拉着手。

「想不到你還是這樣的年青呵！」局長太太說。

李太太希望把她們之間的關係，先在同學的立場上建築起一層牢固的基礎，使用着懷舊的情調說：

「在這城市裏的女同學，差不多就祇有我們了。」

她們便滔滔不絕地談着在上海××女學校的舊事。

「喂！現在不是你們開同學會的時候呵！」魏祕書發出一個不耐煩的呼聲。

他說完了這句話，要不是接着就撲嗤地一笑，把歡樂的視線，投射到趙太太身上，趙希廉幾乎疑心魏祕書是在生氣了。他像一位哲學家死執着一個現象在研究，好容易給他發現了魏祕書的意念，便立即跑過來，扯一下趙太太的衣角，輕輕地說：

「魏祕書很盼望你伴舞，我看得極清楚，我的眼睛決不會欺騙你，你有多少技能，都得要顯出來。」

趙太太回頭望一望魏祕書，微微笑着，便向局長太太點點頭，不待思索似地走近魏祕書的跟前，裝出像有許多知心話要說而因為第一次見面祇用着抖動的小聲音打了一個親切的招呼：

「魏祕書……」

「趙太太好。」魏祕書親切地回應。

留聲機接續在開動，舞客們都忙碌着整頓姿態，先先後後走到池子裏去。大家很想放浪一些；但，男的，女的，都覺得自己是有身份的人，在最初起步的時候，不得不保持相互的尊敬，非常注重跳舞的儀節。這儀節並保持不住多麼久，祇須有少數人步伐較嫻熟，跳出幾種特別的花樣，使那些太太小姐們發出幾陣得意的歡聲以後，大家就忘記了自己的身份，不知不覺地密貼着，低聲談着，笑着；即使是極度嚴肅的管家婦，也會逐漸放浪起來的。

「魏祕書！這是一支有名的情歌，在此刻最流行了。」趙希廉面上擁起吃力的笑容，千方百計地勸進。

魏祕書便高高興興站起來，把身子急忙向左側離開了一步，和趙太太謙讓一下。他像極講禮貌的外交家似的不敢緊緊握牢她的手，祇是把自己粗壯的手指沿着她幾個纖指的邊緣。趙太太體驗到不自然的痛苦；於是，她欲意表示親暱，脚尖特別用勁，有好幾次像要傾斜到魏

秘書肩上去而又立刻縮回來。這種種魏秘書已經領會到了，他們也就開始放浪起來。由於他們在技術上曾經有過相當的訓練，可不必關心到姿態和步伐，而能把各自的心靈在神秘的樂聲和光線裏向着更深的地方盡量沉浸。跳完了，那些坐在角落裏的人們，便一面拍掌，一面高呼：『好好再來一次。』旁坐着的紳士羣中也有人在附和：(Encore) 趙希廉出神地看着自己的妻，能使初次見面的魏秘書這樣的留戀不肯撒手，一陣勝利的欣喜，也自動地擊起掌來。

留聲機又在轉動，他們繼續舞踊着。李參事覺得不甘寂寞，便和局長太太加入跳舞的一羣。趙希廉趁了這個機會，立刻移動到李太太那裏，用着低低的聲音探詢李太太，他想知道她和局長太太說些什麼，局長太太回答了些什麼。

『局長太太告訴我；局長最關心會計科長的人選。』李太太說。

『該死！都是我失着——缺少了一隻寶石鑽戒；她沒有說起別的吧？』

『沒有。』

『那麼，你說些什麼呢？』

『她不願意聽這些話，我無從說起，不便說起。』李太太簡捷地回答。

憑空的霹靂，使趙希廉像木鷄似的說不出一句話，心在劇烈地跳動，比初次習舞者的步子，還要不穩定，他的眼光有些改變了；客人們那

種緊張熱烈的情緒，更強調地襯出他的悲哀，如同一個送殯的人。

舞廳裏突然換着暗淡的光，霧一般的朦朧，像女人的長襟般籠罩下來，使每一個未參加舞踊的來客，祇隱約地看見數多衣衫楚楚的人影在婆娑。這時候，趙太太整個身體的重量，幾乎全壓在魏秘書的肩上了；魏秘書也把她曲折而纖巧的腰，攆得異常的緊。忽的，他把她的腰輕輕放開，步子伸出去，頓了一頓，起一個輕盈的波浪；接着又立刻攆回來，趙太太順勢跨上了一步，魏秘書的腿早就湊上去承迎她的步伐，一種神秘的接觸，使她起了異樣舒適的感覺，格吱吱地笑起來。這聲音播入每一個舞客的收音器，都在睜開眼睛，用力張望，想知道是什麼人；這是趙希廉聽慣了的聲音——一定是自己的妻。他又懊惱，又慚愧，又有些恐怖。那麼年青的魏秘書對於他將會造成怎樣不幸的命運來。他決心把會計科長的位置，自動地放棄了；他氣得發瘋，幾乎忍耐不住，要立刻衝到池子裏去，扭住魏秘書先給他一點教訓，再拖到法庭上去講理，他定要質問魏秘書究竟是什麼意思。可是，當他閉攏着眼睛，徐徐地想起在會計科長任上的種種，他覺得一時的含羞忍辱，並不是沒有代價的。他又解顏而笑了。

燈光逐漸亮起來了，趙太太看見丈夫在笑，她很高興，更大着膽子和魏秘書表示親善；魏秘書攆住了她，愈益覺得像抱着一隻溫順的小羔羊似的可愛。

『趙太太常常跳舞嗎？』魏秘書問。

趙太太扭扭身子，頭傾在魏祕書的肩膊，髮髮上的芬香，直穿進他的鼻洞。她不好意思地回答：

「在上海，我很歡喜跳舞。這裏的情形是兩樣。」

「爲什麼呢？」

「因爲沒有跳得好，帶得好的男人。」

哼……哼……魏祕書從鼻洞裏穿出一陣笑聲，又接着說：

「那麼，趙太太我如果請你跳舞，你不會拒絕吧？」

「當然！祇要魏祕書樂意。不過……」趙太太遲疑了一下，不願逕

直地說下去。

「怎麼樣？不方便嗎？」魏祕書問。

「不，不是。但我不能告訴你，告訴你也沒有用。」

「究竟爲什麼告訴我？」

「希廉的會計科長聽說就有變動，新年以後，我們回上海了。他已

在上海一家洋行裏找着了工作。」趙太太說時，像滿不在乎似的。

「那要什麼緊，局長由我去關說。況且，我姊姊是你的同學，她也能

幫趙科長說話，我們決不讓他離開的。」

「魏祕書的人真好。祇要我們不離開這裏，我極願意陪魏祕書跳

舞。」

「好極了！我一定不讓趙科長離開。」魏祕書斬釘截鐵地回答。

趙太太高興得全身的肌肉在發抖，眼睛眯眯地笑，故意把她豐滿

的乳峯，對着魏祕書的胸膛貼上去。他們都感覺一種異樣的熱。趙太太衷心地感激魏祕書說：

「魏祕書真好，希廉要怎樣謝你才好呢！」

魏祕書慌忙掠開她的髮髮，聲音低低地緊靠着她的耳邊說：

「爲了你呵！」

趙太太覺得不好意思；但看着池子裏的舞客，祇專心致志在跳舞，並沒有關顧到他們在密語，她突然停着，手輕輕地推開，一對純黑的大眼睛，蘊藏着貪慾和渴想，經過剎那的凝視，彷彿要於剎那的凝視中，加深她高貴的記憶力似的。緋紅的嘴唇微微地在顫動。魏祕書決定要用最有效最敏捷而單純的符號，傾瀉靈魂深處的祕密，有意要把自己的嘴唇密合上去，下意識地又退縮回來。隨後他們的步子，重複尋覓失去了的節拍，手忙腳亂地跳着。時鐘已打着十二下，最後的一支舞曲，隨着鐘聲突然地結束。全場的掌聲，歡呼聲，雷鳴一般的響。那些自慚形穢，躲在角落裏的人們，自始至終，並沒有參加舞蹈，好像把過剩的氣力，盡量發洩在喝彩上似的，又好像到最後結束的時刻，照例應該作一次總表現似的，都在熱烈地歡迎一般舞踊的貴客們，回歸各自的原位。

趙太太面上堆着尙未消失的笑容，接近丈夫的身，一顆有安定的心，使她不知說些什麼好。她彷彿在跑了一次遠距離得着優勝的競賽者，需要着多量的安慰，尤其是她的丈夫能夠給她安慰。但，趙希廉除了深沉地向魏祕書點點頭，對於她並沒有絲毫的表示。種種的接觸，都使

他很不悅意，可是，在魏秘書面前，又不敢暴露自己的失意，還得要勉強現出不自然的苦笑，敷衍魏秘書那些瑣碎的無關宏旨的答問。

李公館的狂歡之夜，在這城市裏是難得舉行的；所以，那一晚參加的來客，到了將近子夜一點鐘，才帶着滿懷的喜悅，各各散走。

趙希廉自從和魏秘書發生一度親密的交際，由於妻的關係更與局長太太經過了一次接談以後，他便常常假托着種種理由，和他們來往，彼此間的隔閡，已有逐漸燐解的可能了。不過，使他耿耿於心的，就是退還自己的禮物，究竟是誰的主動？因此，他急於要見一見局長，好在局長面前說一個清楚，並且暢快地表現一下自己的才幹。

新年休假的日子，已經很快地過去，××局又開始辦公了。會計科的僚屬，仍舊是和他們聲應氣求的上司在一塊兒服務，什麼都沒受影響。大家在新年過後第一次會見他們的趙科長都在默默地這樣想：

『難道胡科員闖下的亂子，已經不成問題了嗎？』

胡科員依然不敢正視趙科長，恐怖和疑慮的心，依然爬搔他的靈魂；他不相信他們的命運就能這樣的吉利，也許有更大的變故快要到來。可是，他從旁偵伺趙科長的臉色，確實不同前幾天的消沉了。

『我們的趙科長，一定的，又補送了更值價的禮物了！』一種不敢十分漸定的疑擬，停留在胡科員渺茫的幻想裏。

會計科的僚屬，能夠再度跨進會計科的門，誰都希望找得一個機會，報效趙科長的知遇；趙科長那樣臃腫不堪的臉，他們常常說是飛黃

騰達的福相。不過，別科的同事，對於趙科長的感情，太惡劣了，他們是永遠忘不了趙科長的。他種種的祕密和勾當，給他們散播開來，不時流傳到局長的耳朵裏去。

但當局長在魏秘書面前說起要撤換趙希廉時，魏秘書無有不拿出許多理由來，竭力阻止。

常常有許多向局長那裏密控，幸而所有的呈文，匿名信件，都逃不過魏秘書的手。他不但不送給局長，反由於關愛趙太太連帶地非設法保全她丈夫的緣故，把所有的於趙希廉不利的消息，都祕密地給他知道了。因此，使趙希廉不得不允許自己的妻到魏秘書那裏去走動。他惟一的願望，就是局長能見他一面，給他一個充分的解釋的機會；但求能使這願望早早實現，無論怎麼樣的痛苦，即使無法能夠忍受，他也預備決心忍受了。

有時候到夜半三更，街路上已沒有行人，拉車的苦力，也因為生意清淡，手縮在破爛的袖管裏，僅用着他們的臂膊拖着車子回去了；電杆上的路燈，疏朗朗，在夜風中抖動。忽然，魏公館來了電話，說是又有了新的祕密，非要趙太太親自跑一趟不可。魏秘書像這樣過分地關心趙希廉，會使他怫然動怒的；但趙太太便會振振有辭地說：

『親愛的！都是爲了你呵！』

『你不能明天再去嗎？天一亮就去，好不好？』趙希廉苦苦地懇請。

『不能呵！親愛的。恐怕局長要找你說話呵！』

趙希廉終於想不出更好的理由，動搖她的心，祇得隱忍着一切，拍胸脯回答說：

「去你的吧！我瞪開着眼睛，等候你的好消息。」

消息依然是沉默的。趙希廉的心情，顯得異常的暴躁，屢屢向趙太太詰問：

「魏秘書說有辦法，有辦法，怎麼到今天還沒有下文呢？」

趙太太也覺得難以交代似地，和悅着顏色對丈夫說：

「你不要這樣着急呵！着急有什麼用呢？總得有辦法的。」

這以後，魏秘書的責任，也就特別加重起來了。本來他和趙希廉是完全不相識的；現在，趙希廉的事情，簡直就同他自己的事情一樣，甚至，還要更關切些。他已從趙太太那裏知道了曾經被自己的姊姊退回的禮物；而且，在李公館的舞廳裏，趙科長希望道一個款，都是沒有機會。不問她對於趙希廉有沒有惡感？可是，能夠讓趙太太和姊姊多多接近，更進一步的諒解，於趙希廉總是有利無弊的。

他很明白姊姊的個性：看電影，跳舞，於她實在感覺不到多大的興趣。她有的是閒空的時間，如果有同樣閒空的人，偶然陪她打幾圈牌，把無聊的光陰設法消磨過去，她好像比什麼都高興。魏秘書爲着要借重他姊姊的力量，便臨時組織了一桌理想的牌局。參加的分子，趙太太當然是最重要的一位；此外，常川奉陪的，是李參事太太，和局裏幾位比較高級的同僚，當真是缺少了數目，他自己就參加進去，湊成一個局面。

一天，魏公館照常在舉行着牌戰。最初，局長太太的牌風，因爲錯失了幾着，頗有一蹶不振的情勢；趙太太坐在她的上手，她完全是一種友誼式的作戰，總想在無形中幫助她，使她的牌機得着好轉。但，終於無效，反使大家一敗塗地，特別使李太太取得充分的優勢。魏秘書也是參加的一位，他沒有必勝之心，不過附和着他們湊湊興趣。

李太太屢次在申明：在滿了圈數以後，決不再繼續下去了；一面并重重復復請大家當心局長太太的牌風。因爲局長太太的態度最沉着，她常能不動聲色地挨過她的厄運，靜待好運的到來。

已輪到局長太太做着最後一次的莊，李太太決定犧牲自己，成全坐在下手的趙太太，使能平平穩穩地過去了。可是，局長太太的牌，生成是極有希望的基礎，在最後的時刻中，竟破壞了平靜的空氣，向正在交綏中的敵方，顯現着極大的威嚇，逼迫着已經握有勝算的李太太力竭聲嘶地向大家警告：「挖通！挖通！」說着，立即伸出手去，仔細計算還不會挖通的牌堆，又高聲叫喊：「快完了！大家當心些呵！」

局長太太一點都不慌忙，表示着從所未有的鎮靜；但，爲她着急的倒是趙太太，她故意露出倦容，背向後仰，伸足了一個懶腰，乘勢看清楚局長太太手裏的牌，是「發」字暗嵌，單吊着一隻「白板」。其餘的三隻「白板」都在趙太太手裏成功暗嵌了。

「局長太太絕對沒有希望的了。」她這樣想。

李太太不嫌其煩地又在計算着未挖通的牌堆，知道大家還祇有

一挖，又現出極度的驚喜繼續向大家警告。

「管它呢！不一定能成呵！」聽着有些厭惡的魏祕書慢吞吞地說了一句。

李太太已把女性那種天賦的尖音，變成沙啞，面上像燃燒了火酒，起着熱辣辣的紅暈，嘴裏噁噁咕咕不知說些什麼。

最後的一挖，剛輪到趙太太；而被挖着的那張牌，是一個大紅色的「中」字，色彩異樣的刺眼，李太太第一個括見，便連忙關照說：「喂！當心着！」

「當然囉！但是，叫我怎麼辦呢？」趙太太說着，立刻把僅留在手裏的幾張牌，攤在桌面上，證明她是單吊一張「發」字，而「白板」是暗嵌。

「發財不能丟。」李太太插嘴說。

「紅中也不能丟呵！」趙太太自言自語。

趙太太纔攏眉頭，裝做考慮什麼的神氣，一面把腳尖輕輕向局長太太的腳尖擊碰了一下，算是給她一個會心的暗示；一會兒，又像表示着決心的樣子，乾脆地說：

「我祇有拆白板暗嵌了。」

「贊成！」大家無條件地鼓勵。

在「白板」既經從趙太太手裏拋下來以後，局長太太顯示着從容不迫的神氣，公開了牌，微微地笑着說：

「對不起！吊着了。」

「當真？」李太太瞪着眼睛，她不相信會有這樣的事。魏祕書也在連連地驚嘆：「奇蹟！奇蹟！」

大家再也無話可說，祇是默默地輸送着應該輸送的錢。局長太太的牌運，像害了多年的癱瘓症，到了最後，忽然得着神力似地強旺起來。她接連做了七次莊，恢復了以前的損失之外，又獲着許多意想不到的利益。那絕對操着勝算的李太太，已無論如何把握不住高及幾英尺的錢堆，祇有加快地下降，如同燃點在風中的殘燭。一種懊喪和悲悶的心情，使她的面色像塗抹着一層土氣的暗暈。

牌局終了，趙太太避開大家的視線，偷偷地向局長太太做一個手勢，局長太太笑了笑，好像表示說不出的感謝。

李太太先快快地告別了。她們便高高興興地談着。魏祕書從旁助興，故意把她們的關係，拉攏得更親密起來。這一回，他肩膀上的重量，也好像減輕了許多。

以後，無論什麼事，趙太太每能運用她的智慮，使局長太太的嗜好，在無害於她的尊嚴上，覺着充分的滿足；無形之中，她便成了局長太太生活上的必需。

××局的局長，總想把全局的風氣先從改革會計科入手，根本整頓一下的；可是，常常被困於種種軟性的牽制，始終沒有實現的可能。但在趙希廉還不會會見過局長，取得局長的確實保證以前，妻的努力，並

不能得着他的諒解。每由於一時放棄了的夫權的覺醒，引起深深的慚愧與內疚，使他採取着洩憤和報復的手段，對於妻進行着無限止的勒迫和苛求，甚至酷辣地咒罵他的妻是不要臉的出賣靈魂的女人。趙太太忍受不了丈夫的咒罵，祇有跑到魏秘書那裏痛哭了一陣，說魏秘書欺騙她連累了她，魏秘書在無可奈何時，祇好把在李公館舞廳裏告訴她的那句話，像賭咒似地重說了一遍：

「你放心吧！我決不讓趙科長離開我們的。」

過了幾天，局長太太爲着趙科長的去留問題，便會和局長劇烈地爭辯起來。

「……一般的輿論，對趙科長的印象太壞了。」局長說。

「你應該明白，他的地位很難處呵！」局長太太的回答。

「那麼，讓他到公館裏來談罷！」

「什麼時候？」

「就是今天晚上十點鐘。」

最先得着這好消息的是魏秘書，他立刻通知趙希廉。

趙希廉懷着說不出的驚喜的心情，跑到自己的太太那裏，囁嚅地報告這樣的好消息，手撐着腰，肩向左右抖動，脚跟有節奏地擊觸着地板，裝着不規則的舞勢，逗引她的笑，企圖也使她歡喜一下。

趙太太板着臉不作聲，想起丈夫對她的咒罵，不願意見他的鬼樣，背向着他，嚶嚶地啜泣。最後，也模仿他習慣了的聲氣說：

「去你的吧！我瞪開着眼睛，等候你的好消息。」

趙希廉勉強做出討人歡喜的笑容，又慢慢地轉到內室裏去。記起和局長約會的時刻，就是即晚十點鐘，急忙用着最敏捷的手法，括鬚子，整頓領帶，洗刷西裝的灰塵，時刻站到鏡子前面去，練習會見了局長以後怎樣就算是最適宜的姿態。他計算到達局長公館所需要的時間，希望能在準十點鐘趕到局長的會客廳；因爲太早和太遲，都能惹起主人的厭惡的。並且預先告知局長太太和魏秘書他們，請在局長面前，盡量佈置好空氣；所以，他的膽量也就比以前會見重要的人強壯了許多。

是一個冬末春初的夜，冰風澈骨地吹着，兩旁凍僵了的樹桿，從尚未熔解的雪地裏舉起頭來，像在歡迎這位追尋着幸運的人；因爲有了一種快要實現的希望，在他內心裏放出火花，並不覺得寒冷，祇是聚精會神地在摹擬着應對的腹稿。

就在約定的時間——不早也不遲，他和局長終於見了面。首先，他便敘述了一番關於新年送禮，是會計科的常例，並不是他所獨創，也不是對於現任的局長有所特別；並且，把遺漏，疏忽以及不恭不敬等等罪狀，都歸之於經辦這件事的胡科員，交代了一個清楚。隨後便是連連地向局長問好。他一切的表情，都像出於至誠之心，局長所提出的疑問，他都能滔滔不絕地有着適當的回答。有時候，從局長嘴裏說出一句極平常的話——是差不多的人都能說出的，一句極平常的話，在趙希廉心裏會受着異樣的感動，認爲是超逸絕塵的大智慧，暗暗地驚服。他提

住有插話的空隙，就想竭力表示敬意；但，局長的話匣子既經撥開，局長的話，便如黃河裏的急流，愈說愈多，他急於要表示的敬意，無論如何捉不住一個空隙可以盡情傾吐。

局長又好像要從談話中考查一下他所有的能幹似的，因此，他們在談話時所牽涉到的題材，是多方面的。他們從外交問題，預測未來的世界大戰；又從內政方面，注意到警察的改良問題。趙希廉的話，都說得很自然，對未來的世界大戰，雖然說不出所以然來，總之，他很不贊成。提到警察的改良，他以為最要注意的是警察把握警棍的姿勢，局長連連地點頭，表示頗以為然的神氣。這以後，他們便談到做詩，談到吃蟹的技巧；又忽然記起中國的梅蘭芳博士從前在外國演戲，他又乘勢說了一番京戲與國粹的關係。他的高論，他的深玄的哲理，局長在並不能十分領悟的情形下，祇覺得他是真能幹；同時，他又後悔認識趙希廉太遲了，默嘆魏秘書和太太的識別力畢竟是不差，他更明白人家所以要說他的壞話，無非都是忌妒他的能幹。局長對於他的誠懇的外貌，以及充滿着才幹的內容，受到極大的感動，立刻走上幾步，握牢他的手，聲音抖抖地說：

『趙科長！會計科於你太小了，實在是委屈你。』

從這樣一個熱忱而真實的呼聲裏，由於這一個呼聲所造成的剎那間的改變裏，他感激得下淚。他本來想多說幾句話，使感激的意思，發揮得更充實一些；但終於因為收束不住感激得起抖的上下顎，祇不

過非常簡短地說了一句話：

『謝謝局長的栽培。』

他走出局長公館，慌忙雇好車子，催迫着車夫盡量地前奔。到家，孩子們都睡着了，室內一點聲音都沒有，祇有趙太太還坐在客室裏，真的瞪開着眼睛，在等候他的好消息。

他立刻跑向太太那裏，臉孔興奮得發燒，突然從後面抱住了她頭傾在她的肩膀上，拚命嗅着她的頭髮，用着沙沙的嗓子翻來覆去地說：

『寶貝！這都是你的功勞。』

『這都是你的功勞，寶貝！』

他想起過去對於太太的咒罵，都是毫無理由——失卻人性的妄舉，他深深後悔，將要迸出熱淚，立即舉起袖角，拭着眼睛和鼻子。

趙太太挺直了背梁，動也不動，手向後伸，緊緊地握住丈夫的手，她稍微彎過頭來，擊觸着他發燒的嘴唇，眼睛裏射出祈求的閃光，注視着丈夫，孩子氣地嗚咽着說：

『親愛的！你以後還咒罵我嗎？』

『不了。』

『我要……』

趙希廉忙截住她的話線回答：

『好罷！你不必說了，同意，都同意。』

趙太太想了一想，又立刻把手縮回，改變着很驕傲的神氣說：

「哼！你不要這樣假惺惺，那是你用得着我的時候。」

趙希廉低下身子，說不出話來，祇是啞啞地笑着。

「以後呢？以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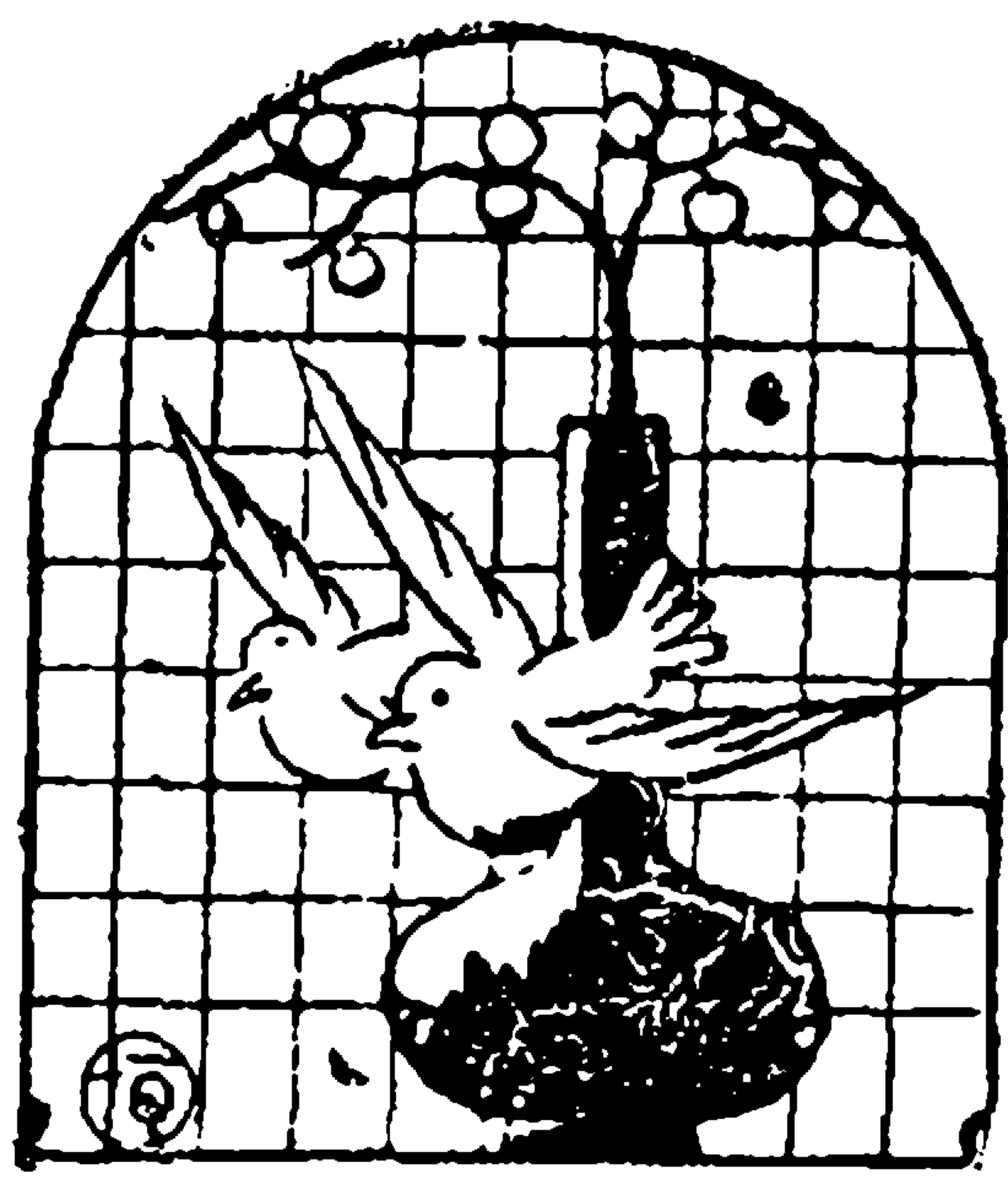
趙太太說着，又注視着她的丈夫，像還得要等待他有更充分的回

答。

趙希廉聳一聳肩膀，諾諾連聲；

「是……是……是……是……」

（完）



瑾 妮

W. Somerset 著
紫石 譯

我還記得第一次遇見瑾妮福勒的情景。那時她給我的印像太清

晰，所以我不敢相信我的回憶。現在回想起來，這不得不承認是一個古怪的把戲。新近我剛從中國回到倫敦來；那時正在和韜厄太太啜茗清談。韜厄太太中了時下的裝飾狂，在女性的任性之下把她那舒適地用了幾十年的椅子、枱子、結婚以來目光一直接觸着的古玩廚和擺設，以及一向所熟識的繪畫完全犧牲了，而把一切一切都交給一個佈置專家去辦理。現在起坐室裏的東西，簡直沒有一件和她有任何關係，也沒有一件足以引起她任何感情上的留戀。就在這一天，她請我去參觀她那時髦的榮華。凡是能夠保存原有的顏色的，都保存着原有的顏色，好像仿古似的；凡是不能的，都加上了油漆。沒有一件東西是對稱的，可是

一切都調和。

「你還記得以前我那幾間可笑的起坐室嗎？」韜厄太太問我。

屋子裏的掛幔既高貴，又莊嚴；沙發面用的是意大利錦緞，我所坐的那張椅子是法國式。房間很美，富麗而不見炫耀，新奇而不覺矯飾；然而對於我總好像缺少些什麼。我一面在讚揚牠；可是一面不禁自問，爲什麼我偏喜歡那幾間不合時的起坐室裏的檻褸的印花布，從小就看了熟了的維多利亞時代的水彩畫，和那些用以點綴壁爐架的可笑磁器。我不知道在這幾間由裝飾專家經心造就出來的房間裏，我還覺得缺少些什麼？是一顆心嗎？可是韜厄太太卻是怪高興的。

「你不喜歡我的磁燈嗎？」她說。「牠們的光線非常之柔和。」

「照我的偏見我倒是贊成光線充足一些的，」我笑笑。

「這兩種燈光倒是很難配合在一起的，」她也笑了。

我不知道她的年紀。當我很小的時候，她就已經是一個比我大了很多的結過婚的女人，但是她現在對待我，卻像是她的同年齡的人似的。她時常聲明，她對於年齡毫不隱蔽，她是四十歲；可是接下去又笑着說，每一個女人都瞞小五歲。她也從不否認她染過了頭髮（染的是很漂亮棕紅色），據她說，她的染髮是因為她討厭那種花白色，一到頭髮全白了，她便不去染牠的。

「那時候人家才會覺得我有一個多麼年青的臉。」

同時臉上也是很仔細地化裝過的，而那雙活躍的眼睛更要感謝修飾的得力。她是一個美貌的女人，服裝非常之講究，在這磁燈的暗昧光線之下，看起來簡直就不比她所說的四十歲多一點。

「祇有在梳裝檯上，我才用三十二支的燈泡，」她接着取笑地說。

「那兒我要牠告訴我可怕的真相，讓我可以仔細地糾正牠。」

我們高興地談着我們相熟的朋友，韜厄太太把種種的怪事醜聞都告訴了我。在談東說西之後，我倒覺得坐在一隻安適的椅子上，面前的火爐裏升着熊熊的火，一張可愛的檯子上面放着一套可愛的茶具，同這樣一位有趣而動人的女人談話，卻是怪樂意的。她把我當作一個雲遊回來的浪子，預備大大地接待我一下。她盛讚她的宴會：她既要注意她的客人們的配合得當，又要考究酒饌的佳妙。因此人人都覺得接

受她的邀請，真是口福不淺。現在她又定下了一個日期，還問我想會些什麼人。

「祇有一點我得預先聲明。假使瑾妮福勒那時在這兒，我就得改期。」

「瑾妮福勒是誰？」我問。

韜厄太太愁苦地笑笑。

「瑾妮福勒是我的難星。」

「呀！」

「你記不記得從前我這房間沒有改動之前，一直放在鋼琴上面的那張照像？一個衣服和袖子都緊裹着身體，胸前掛了一個金鷄心，頭髮向後面梳着，露出了兩只耳朵和一個寬額角，大鼻子上架着眼鏡的女人？那就是瑾妮福勒。」

「你從前房間裏有好多照像，」我含糊地說。

「想起來都害怕。我把牠們包了一大包，放到閣樓上去了。」

「那末瑾妮福勒究竟是誰呢？」我再笑笑問一句。

「她是我的姑娘。是我丈夫的妹妹，嫁給北方的一個製造家的。不過已經寡居了好多年，境況卻是很富裕。」

「爲什麼她又你的難星呢？」

「她是一個怪物，一個過時貨，一個鄉下佬。她看起來至少比我老二十歲，可是她竟會逢人便說我們是同學。她對於家庭觀念特別深，因

爲我是她世上唯一的親人，所以待我非常之好。她要是上倫敦來，那是除了我這兒，別處再也不去住的。——她以爲住在別處，我會生氣——並且一來就得住上三四個星期。我們一塊兒坐在那裏，她做做針線，看看書。有時她還一定要同我到克蘭立其飯店去吃飯，在那兒她簡直就像一個滑稽的粗老媽子，而凡是我怕遇見的人，偏會在那時碰到。在回家的路上，她說她喜歡這樣地請我吃飯。她還親手替我做了一套茶布，和吃飯檯上用的桌布，——她在這兒的時候，我卻不得不用牠們。

韜厄太太停下來，休息一下。

「我想像你這樣有才具的太太，一定很容易對付這種局面的。」
「唉，可是你不知道，我沒有機會。她待我是這樣無限的好。她有一顆金子的心。她就是把我煩擾到死，我也不願讓他知道的。」

「那末她什麼時候來呢？」

「明天。」

可是這句剛出口，門鈴便響起來了。接着大廳裏微微的一陣喧擾，一二分鐘之後，當差的領了一位年長的太太進來。

「福勒太太，」他通報着。

「瑾妮！」韜厄太太喊着，同時從椅子裏跳了起來。「我沒有想到你會今天來。」

「你的當差的也說起了。我信上當然是講的今天。」

韜厄太太恢復了她的機智。

「呀，那沒有關係。你什麼時候來，我都是高興的。幸而今天晚上我沒有什麼事。」

「你千萬不要爲我麻煩。吃飯時我只要有一個煎雞蛋便夠了。」

韜厄太太美麗的臉上，輕微地起了一陣不快的表示。一個煎雞蛋！
「喔，我想我們總有法子弄得像樣一點的。」

當我想起這兩位太太是同學的時候，不禁私自好笑。福勒太太看起來至少有五十五歲。她是一個身材闊大的女人，載着一頂寬邊的黑草帽，帽子上垂下來的黑網，就一直遮到了肩膀上。一件外套是奇奇怪怪的，又端莊，又雜亂，裏面是一件長黑袍子，臃腫得不知道其中還有多少套襯裙，腳上套着一雙大靴子。她顯然是近視眼，因爲她戴了一副大的金邊眼鏡。

「你要喝杯茶嗎？」韜厄太太問。

「便當就給我一杯。我要先脫外套。」

她開始從手上剝去了那雙黑手套，於是脫下了外衣。在她的頸子四週，圍着一根粗壯的金鍊子，下面掛了一個大的金鷄心。在這裏面，我想一定安放着她的亡夫的像片。接着她取下了她的帽子，把牠和外衣手套仔細地都放在沙發角上。韜厄太太蹙緊了嘴。當然這些服式和韜厄太太新裝過了的富麗堂皇的起坐室，是絕對不相容的。牠們都不舊，並且質料都很講究，真想不到竟有裁縫還在做幾十年來沒有人要穿的衣服。福勒太太的一頭灰髮，倒是怪樸實的，前額和耳朵全露在外面，

從中間對分着往後梳的。顯然還沒有知道馬式耳先生所發明的鉗子的功用。現在她一眼看見了茶桌上那套喬治式的銀茶壺和古吳薩斯式的茶杯了。

「上次我給你的那套茶布呢？瑪琳！」她問道，「你不用了嗎？」

「用的，我本來天天都用的，瑾妮！」韜厄太太善辯地接下去說，

「可是新近不巧得很，把牠燙焦了。」

「可是前一次我給你的一套，也是燙壞的。」

「你一定要以為我們太不小心了。」

「那沒有什麼關係，」福勒太太笑笑。「我很高興再做一套給你。」

明天我到自由商場去買些綢子來。」

韜厄太太鼓起了勇氣。

「這是不敢當的。不是你們牧師的太太要一套嗎？」

「呀，我已經做了一套給她了。」福勒太太得意地說。

我注意當她在笑的時候，有一副潔白細小而整齊的牙齒。這倒是真的美。她的笑容當然也是很可愛的。

可是我覺得這正是我離開這兩位太太的時候了，於是便離開了那兒。

第二天早上，韜厄太太打電話來給我，我一聽到她的聲音，便知她是很高興的。

「我報告一個最意想不到的新聞，」她說，「瑾妮要結婚了。」

「瞎說。」

「她的未婚夫今天晚上來這兒吃飯，同時和我見一見，我請你也來。」

「嗯，不過我來了反而不便吧。」

「不，不會的。這是瑾妮自己提議的。請你一定來。」

她咯咯地笑個不停。

「他是誰呢？」

「我也不知道。她告訴我是一個建築家。你想像得出瑾妮要嫁的那種人嗎？」

我好在並沒有什麼正經事，並且我相信韜厄太太會給我吃一頓好晚餐。

當我到她那兒的時候，韜厄太太正獨個兒在起坐室裏。她穿上一件怪漂亮的晚服，顯得太年青氣些。

「瑾妮在做最後一步的修飾。我真想你見一見她。她興奮得了不得。她說他崇拜她。他的名字叫基爾勃。她說到這個名字聲音都發震盪。」

「我不知道他究竟是什麼樣子？」

「呵，我一定知道。他是個子高大，禿頭頂，一根粗重的金鍊子橫在他那巨大的胸部。一個又大又胖，剃得乾乾淨淨的紅臉，和一個隆隆的大聲音。」

福勒太太來了。她穿着一件很板很硬的黑短衣，下面是一條極

大的長裙。領子那兒開着一個很膽小的雞心領，袖子一直長過臂節。她圍了一條鑲鑽石的銀鍊子。手裏握着一副很長的黑手套和一把黑白駝鳥毛扇子。她打扮得恰合她的身份（有許多人並不是如此的。）正代表一個北方潤商人的可尊敬的寡婦。

「你的頸子真美，瓊妮！」韜厄太太善意地笑笑說。

那頸子和她那被風雨所侵蝕的臉一比，真是怪年輕的。牠光滑得連一點皺紋都沒有，皮膚又很白。我還發現她的頭和肩部的姿勢，都很不錯。

「瑪琳告訴了我的消息了嗎？」她回過來問我，露出了一副真正可愛的笑容，好像我們已經是老朋友了。

「恭喜你，我說！」

「等你見了我的年青人再恭喜罷。」

「聽你講你的年輕人，真是夠甜蜜的，」韜厄太太笑笑。

福勒太太的眼睛，在那副大眼鏡後面，果真發亮了。

「不要猜度得太老。你總不願意我嫁一個一只腳已經伸進了墳墓的龍鍾老漢的，你願意嗎？」

這是她給我們的唯一的警告，並且也沒有時間再讓我們討論下去，因為當差的開了門，在高聲通報：

「基爾勃奈比亞先生。」

進來的是一位穿着十分講究的晚禮服的少年。他有點瘦，不很高，

一頭自然鬆曲的美髮，沒有鬍子，藍眼睛。他並不十分漂亮，可是有一個可愛和悅的臉。十年之後，牠也許會顯得瘦削，可是現在正當年輕的時候，卻是新鮮，整潔而豐盛的。因為他至多也不過二十四歲。我想這一定是瓊妮福勒的未婚夫的兒子（我起先並沒有知道他是個獨身者）來通知他的父親因為痛風病忽發不能來吃飯的。但是他一下子看見了福勒太太，臉上頓時高興起來，伸着兩手便走了過去。福勒太太把自己的手給他握着，唇間含着端莊的微笑，對她的嫂子說：

「這是我的年青人，瑪琳！」她說。

他伸出了他的手。

「我希望你會喜歡我，韜厄太太，」他說。「瓊妮告訴我，你是她世上唯一的親戚。」

韜厄太太臉部的變化真好看。我那時真佩服一個優良的教養和交際手腕，會怎樣勇敢地去制止原始人的直覺。因為一時間隱藏不住的驚訝與恐懼，不久全驅散開了，立刻顯出一副慇懃歡迎的樣子。可是對於那句話，她不知怎樣回答才好。這自然使基爾勃有一點難堪。當時我因為要抑止着不笑，正忙着在找些什麼話說。祇有福勒太太是絕對鎮靜的。

「我知道你喜歡他的，瑪琳。沒有人再比他會賞識好酒菜的了。」她對着那年青人。「瑪琳家的酒菜是出名的。」

「我知道的。」他微笑地說。

韜厄太太接着應酬了幾句，我們便一同走到了樓下。我一時決計忘不掉那一餐飯的巧妙的幽默。韜厄太太終究不明白這一對是在和她開玩笑；還是瑾妮故意要隱瞞着他的年紀，使她在人前受窘。不過那時候瑾妮並沒有倒亂作惡的樣子。韜厄太太是驚異，憤怒和不知所措。但是她恢復了她的自制力，沒有東西足以使她忘懷她是一個完美的主婦，她的責任是招待她的客人。她與高彩烈地談着天，可是我懷疑基爾勃是否看得出，在她對他的親密面具的後面，是如何冷酷和憎恨的表情。她在觀察，在考究他的靈魂的祕密。我看出她很忿怒，因為在她搽的那層胭脂的下面，她的臉都氣紅了。

「你的臉真紅，瑪琳！」瑾妮說。她從那副大眼鏡裏和順地望着她。

「我剛才匆匆忙忙換晚服。也許是多搽了一點胭脂。」

「呀，那是胭脂？我還以為是天然的臉色。要不然，我也不提了。」她害羞地對基爾勃笑笑。「你知道，瑪琳和我從前是老同學。現在看了我們，決計想不到吧，是嗎？不過我的生活當然是很樸素的。」

我不明白她講的這些話有什麼用意；似乎決不像是完全無所指的。可是韜厄太太卻給牠們激得怒不可遏，連她的虛榮心都忘了。她開心地笑着：

「我們兩個人是再也不會再有五十歲的了，瑾妮。」她說。

假使這個解說是用來使對方不安的，那是完全失敗了。

「基爾勃說，爲了他的原故，我至多只可以承認四十九歲，她溫和

地說。

韜厄太太的手有一點顫，接着她報復道：

「你們兩位的年齡，當然是相差得很多的，」她笑笑。

「二十七歲，」瑾妮說。「你以為差得太多了嗎？基爾勃說我並不像有這點年紀。我告訴過你，我是不喜歡嫁一個一只脚伸在坟墓裏的男人的。」

我真不得不笑了，同時基爾勃也在笑。他的笑是坦白而孩子氣的。好像他對於瑾妮所說的什麼話，都感覺得趣味無窮。但是韜厄太太差不多已經到了智窮力竭的地步，再不設法補救一下，我怕她會忘記她是一個知禮儀的女人的。我趕緊去救了一下。

「我想你正忙着在置辦嫁裝，」我說。

「不，我要找利物浦的裁縫，從我第一次結婚起，一直是那兒做的。可是基爾勃不肯。他真是專制，不過他當然是很有見地的。」

她望望他，帶着一個含情的微笑，好像她是一個十七歲的小姑娘似的。

韜厄太太那化裝過的臉都變白了。

「我們打算到意大利去度蜜月。基爾勃從來沒有機會研究一下文藝復興時代的建築，這對於一個建築家當然是非常重要的。我們想在巴黎耽擱幾天做我的衣服。」

「你們預備出去很久嗎？」

「基爾勃和公司方面商量好了，請六星期假。這真是件意外的快事，不是嗎？你要知道，他在那兒請假是從來不超過兩星期的。」

「爲什麼？」韜厄太太問道，她那口氣怪冷酷的。

「他沒有這種能力，可憐的寶貝。」

「喔！」韜厄太太說。她這個「喔」字裏包藏着無窮的意義。

吃過咖啡之後，太太們便回到了樓上去。基爾勃和我漫無頭緒地亂扯着。這在一班男人無話可說的談話中，往往是如此的。可是在兩分鐘之中，當差的送來了一個字條；那是韜厄太太的。裏面這樣寫着：

「立刻就上來一次，趕快就走。把他帶走。我非和瑾妮算賬不可，不然我要發瘋了。」

我隨便地說了一個謊。

「韜厄太太有點兒頭痛，想早一些安息。我想你不見氣的話，我們不如走罷。」

「那當然。」

「我們到了樓上，五分鐘之後便離開了那大門。我喊住了一輛街車，請這位年青人坐上去。」

「不，謝謝，」他說。「我祇要走到街口，便可以跳上一輛公共汽車了。」

韜厄太太等到我們一走，大門一關上，便怒氣勃勃地跳了起來。

「你瘋了嗎，瑾妮？」她叫着。

「我忍並不比不住在瘋人院裏的人有什麼不同。」瑾妮溫和地說。

「請問你爲什麼要嫁給這個年青人？」韜厄太太聲色俱厲地問。

「一半因爲他不許我不答應。他向我求婚已經五次了。我也沒有精神再去拒絕他。」

「你知道他爲什麼這樣要和你結婚嗎？」

「他覺得我有趣味。」

韜厄太太厭煩地嘆息了一下。

「他是一個無恥的痞子。我差不多當面這樣對他講了。」

「你這是不對的，并且也太不客氣了。」

「他是一個窮光蛋，你卻有的是錢。你決不致於這樣傻，竟看不出他要和你結婚，完全是爲了你的錢。」

瑾妮依舊那麼閒逸，她漠然地注視着她的嫂子的憂慮。

「我不以爲他是這樣的，你要知道。」她回答道。「我想他是很喜歡我的。」

「你是一個老女人了，瑾妮。」

「我和你是同年的，瑪琳。」她笑着說。

「我是從來不讓牠表現出來的。我是看起來並不老的。沒有人相信我過了四十。但是即使這樣，我也決不想到去嫁一個比自己小二十歲的孩子。」

「二十七，」瑾妮糾正了那個數目。

「你難道相信一個年青人，會愛上一個老得差不多可以做他的母親的女人嗎？」

「我一向都住在鄉下。對於人的本性，可以說有很多是不知道的。他們告訴我有一個名字叫佛勞特的男人，他是一個澳洲人，我想信——」。

但是韜厄太太毫不講禮地打斷了她的話。

「不要憐瑾妮。這未免太胡鬧了，未免太不成話了。我一直以為你是一個有頭腦的女人。真的，我決想不到你會愛上一個小孩子的。」

「但是我並沒有愛上他。我這樣告訴過他。我當然是很喜歡他的，不然我也不會想到嫁給他了。我以為我應當把我的感覺坦白地講出來。」

韜厄太太喘息着。全身的血都衝到了她的頭部，氣也透不出來。她沒有扇子，但是她抓住了一份晚報，把牠用力地揮扇着。

「假使你不愛他，你為什麼要嫁他？」

「我守寡也有許多年了，並且我的生活一向都很平靜。我想變換一下。」

「假使你是爲了結婚而結婚，爲什麼不嫁給一個和你年齡相等的人？」

「沒有一個和我年齡相等的人曾經向我求婚五次。根本就沒有

一個年齡和我相等的人，向我求過婚。」

瑾妮冷笑地回答着。這可把韜厄太太逼得快發狂了。

「不要笑，瑾妮。我不贊成你。我想你的理由也是不對的。這是可怕的。」

這真使她太受不了了，她哭了起來。她知道在她那種的年紀哭是最不利的，她的眼睛會腫二十四小時，她會變成一個很醜的樣子。可是這是沒法可想的。她哭着。瑾妮依舊保持着她的鎮定。她從那架大眼鏡裏面看看瑪琳，深思地把那件黑絲衣服的下擺弄弄平。

「你會弄到非常之不快的。」韜厄太太嗚咽地說，一邊小心地輕按着她的眼睛，惟恐睫毛上的黑膏會弄髒她的臉。

「我不以為是這樣的，你該知道。」瑾妮寧靜溫和地說，好像在這些字的後面隱藏着一個微笑似的。「我們早就徹底談過了。我一直覺得我是一個很容易和人家相合的人。我想我可以使基爾勃很快活，很舒適。他從來沒有受人正當地照料過。我們是經過了仔細的考慮才決定結婚的。並且我們還議決兩人之中有一方面需要自由行動的時候，另一方面不得出來干涉或阻擋。」

韜厄太太剛才把理智恢復過來，她銳利地問道：

「他到底要你分多少錢給他？」

「我要每年分一千給他，但是他不要。我這個提議使他很不開心。他說他對於自己的費用，還有能力去對付。」

「他比我想像中的更來得狡猾。」韜厄太太冷然地說。
瑾妮停頓了一下，他和善而斷然地望望她的嫂子。

「你要知道，親愛的，這在你是不同的。」她說，你寡居的時期就沒有這麼久，不對麼？」

韜厄太太對她看看。她有一點羞慚。她甚至於覺得有一些兒不適。不過瑾妮這樣簡單的人，決不是故意諷刺她。韜厄太太莊嚴地把自已振作起來。

「我心煩得要睡了，」她說，「明天早上再討論罷。」

「我想那也許不很好的，親愛的。基爾勃和我明天早上要去辦理結婚證書呢！」

韜厄太太驚訝地伸着手，可是她竟沒有什麼話可說。

他們的婚禮是在登記處舉行的。韜厄太太和我是證婚人。基爾勃在一身漂亮的藍衣服裏面，顯得年青得可笑，他顯然有點慌張。然而瑾

妮卻保持着她那可欽佩的態度。她或者是和一個時髦女人那麼慣於常常結婚的。祇有臉頰上一片微紅，也許暗示在她的鎮靜的後面，有一點兒興奮。這對於任何女人都是一個激動的當口。她穿着一件銀灰色

絲絨的很正式的盛服，從這件衣服的裁製上，我可以認出牠是出於爲她服務了好多年的利物浦成衣匠之手的（這當然代表着一個無可

非議的寡婦的身份）。但是她一時的糊塗竟會載上一頂插滿了藍色駝鳥毛的大而嬌麗的帽子。這和那架金邊大眼鏡配在一起，真是一個

怪現象。婚禮告終之後，登記官（我想也許見到新郎新娘年紀的懸殊有些訝異）和她握着手，柔和地表示了他那非常之公事式的祝辭，接着新郎帶些兒羞慚，過去吻着新娘。韜厄太太，雖然讓步，可是依舊是不能和解的，也吻了她一下。於是新娘子期望地看看我。顯然我也應該去吻她的。我照樣做了。我承認在我們走出登記處，經過那些等在門外嘲笑地看新娘子的人的時候，我真有點難爲情，一直到上了韜厄太太的汽車才得寬懷。我們把車子開到維多利亞車站。因爲這幸福的一對，預備趁兩點鐘的車到巴黎去。瑾妮一定要在車站上的酒排間裏請我們吃喜酒。她說不早一點到車站，她的心是不得定的。韜厄太太完全爲了對於親族責任的強烈關係，才來參加，可是這一餐飯竟無法對付，她什麼東西都沒有吃，（這個我卻不怪她，因爲那兒的菜太壞了，並且我最不歡喜在中飯的時候喝香檳酒，）講話的聲音也怪不自然的。可是瑾妮卻規規矩矩地把菜單上的東西全吃完了。

「我一直覺得一個人在旅行之前應該舒舒服服吃一頓飯的。」她說。

我們看他們走了之後，我便把韜厄太太送回到了家裏。

「你以爲他們能夠維持多久？」她說。「六個月？」

「但願他們最好沒有什麼變卦。」我笑笑。

「不要說笑，這是不會沒有變卦的。你總看得出他和她結婚，除了她的錢之外，並沒有別的理由，是不是？這當然是不會長久的。我惟一的

希望，便是但願她少受一點爲這椿事情所當受的痛苦。」

我笑了。她講這句慈善話的聲調使我有點懷疑韜厄太太的用意。

「那末假使一是發生了變卦，你可以誇耀地說，『我早就警告你了。』」我說。

「我決不會這樣的。」

「那末你可以誇耀你的自制力，竟沒有說：『我早就警告你了。』」

「她真是個老而無趣味的怪物。」

「你一定以爲她是無趣味的嗎？」我說。「她的確不多說話，不過她說起來，卻是很中肯的。」

「我就從來沒有聽見她講過一個笑話。」

* * *

瑾妮和基爾勃度蜜月回國的時候，我正又到了遠東去，而這一次在外面一直耽擱了二年之久，韜厄太太是個不善於通信的人，雖然我隨時都寄些明信片給她，可是一直得不到她一點消息。但是我回到倫敦沒有幾天，便遇見了她，那時我正在人家的宴席上，恰巧他就坐在我的旁邊。這是一個盛大的宴會——我想男客就和一羣烏鴉似的，總共有二十四位，——我到得太晚了一些，而這一大羣人使我惶惑得沒有去注意在座的是些什麼人，然而當我一坐下來，對這張長餐桌四週巡查了一次，才發現有許多客人都是畫報上登載過像片的社會聞人。我們的女主人很歡喜和社會上所謂的聞人來往，而這一次真可以說是

非常的盛會了。在韜厄太太和我談了些兩年沒有見面所要談的話之後，我便提起了瑾妮。

「她很好。」韜厄太太有點冷淡地說。

「她們結合的結果究竟如何了？」

韜厄太太頓了一下，從面前盤了裏拿起了一粒鹽水杏仁。

「似乎是很順當的。」

「那末你的猜想是錯了？」

「以前我說不會持久，現在還是說不能持久的，這是反乎人情之常的。」

「她快樂嗎？」

「他們兩人都快樂。」

「大概你也不常看見他們。」

「起初我常常看見他們。不過現在……」韜厄太太扁扁嘴。「瑾妮現在才神氣呢。」

「這怎麼講？」我笑了。

「我想我應該告訴你她今晚也在座。」

「這兒？」

我駭異極了。我再向餐桌四週望了一次。我們的女主人是一個愉快而有趣的婦人，但是我想她決不會願意邀請一個無名建築家的老而不合時的妻子列席這種的晚宴。韜厄太太看見我困窘的樣子，她機

敏地察出了我心裏的狐疑。她微微地笑笑說：

「請看坐在我們男主人左首的那一位。」

我看着她。真奇怪，坐在那兒奇怪模樣的女人，正是我一進起坐室便引起我的注意的。我覺得她的眼睛裏，對我有一種熟識的神情，然而我可以確信我以前並不認識她。她不是一個年青的婦人，因為她的頭髮是灰褐色的。她把牠剪得很短，厚厚地緊緊地鬚伏在那很有樣子的頭的四週。她並不想學年青人的打扮，所以一切口紅、胭脂、粉都不用。她的臉並不十分美麗，紅紅的帶點枯樵，但是因為沒有加上人工的化裝，所以有一種非常之可愛的自然的本色。這和下面那雪白的雙肩形成一個怪異的對比。她的雙肩真出色。一個三十歲的女人，有這樣漂亮的肩膀，都是值得驕傲的。但是她的衣服很特別。我從來沒有看見這樣大膽的。牠領口開得很低，下面是當時時行的短裙，用黑色和黃色配製的。這簡直像一件化裝用的衣服，可是只有她穿了才好看，換了別人便是不堪的。在她身上，顯得非常之簡單而自然。最後，爲了完成這個不裝作的僻異和不虛飾的奢侈的影像，加上一道很寬的黑緞帶，和一個單片眼鏡。

「你不會是說『那』就是你的姑娘？」我喘着氣說。

「那就是瓊妮奈比亞。」韜厄太太冷冷地說。

在這當兒，瓊妮正在說話。那位男主人滿面笑容轉向着她。坐在她左首，日髮蕭蕭禿了頭頂，有一個敏銳而聰慧的臉的人，興奮地靠了前

去，而坐在對面的一對男女，也停止了講話，在靜聽着。她把她的話講了出來，於是這些人一下子前仰後翻地闕然大笑起來。在餐桌的另一頭，一個人在對韜厄太太說話，這個人我認得是一個有名的政治家。

「你的姑娘又講了一個笑話了，韜厄太太！」他說。

韜厄太太笑笑。

「她真是了不得，不是嗎？」

「讓我大大地喝一口香檳酒，再請你把這樁事情源源本本地告訴我聽。」我說。

是啊，這便是我所聽得的一切經過。在他們初起度蜜月的時候，基爾勃把瓊妮帶到巴黎各種成衣鋪子裏去，他並不反對瓊妮選擇些

「她」所中意的「長袍」，但是勸她做一兩件由他設計的衣裳。看來他對於這門本事有特別的妙訣。他僱了一個聰明的法國女僕。這在瓊妮是從未有過的事，她往往是自己動手補綴的，而在她盛裝的時候，她便喊使女來幫忙。基爾勃爲她所設計的衣服，和她從前穿的全然不同，但是他很小心，不讓牠們改變得太快，而因爲基爾勃歡喜，她便鼓勵自己——雖然不免有些懷疑——摒除了一切她愛穿的衣服，而穿他要她穿的。這樣當然使她不能再在裏面加上許多大襯裙了；這些東西，雖然使她經過一番大大的不安，是一概廢除了。

「現在讓我告訴你，」韜厄太太不很贊成的聲調說：「她裏面除了一個薄綢的緊身之外，便什麼都沒有了。在這樣的年紀，居然沒有凍

死，倒是怪事。」

基爾勃和法國女僕教她怎樣穿衣服，而最令人不解的是她學得很迅速。那個法國女僕非常之激賞『太太的手臂和肩頭。』不把牠們顯露出來是缺德的。

「慢一點，亞爾鳳沁，」基爾勃說。「等到我下一次爲太太設計衣服的時候，我會把她盡量發揮一下的。」

那副眼鏡，當然是可怕的東西。老實說，沒有人帶了金邊眼鏡會好看的。基爾勃拿玳瑁邊的來試試。他搖着頭。

「女孩子帶還可以，」他說。「你戴眼鏡未免太老了，瑾妮。忽然之間，他計上心來。「天啊，有了。你非用單片眼鏡不可。」

「啊，基爾勃，我不能。」

她對他看着；他那種興奮，是一個藝術家的興奮，又使她好笑。她覺得他真是可愛，情願做一切使他高興的事情。

「我試試看。」她說。

當他們到了一家眼鏡公司，揀好了大小，她把一個單片眼鏡神氣活現地放在眼睛上之後，基爾勃不禁拍手大樂。就在那兒，也不管當着一個驚訝的店員的面前，他便在她的兩頰上吻了起來。

「你的樣子真了不得！」他喊着。

這樣，他們便動身到了意大利。在那兒把文藝復興時代與巴羅克時代的建築，盡情地研究了幾個月。瑾妮不但對於自己的改裝，漸漸地

習慣了，並且還覺得歡喜這樣。在起初，當她走進一個大旅社的飯廳的時候，看見那末多人都回過頭來注視她，——在從前是從沒有人抬起眼皮看一看她的——覺得有一點兒難爲情；可是不久之後，她覺得這種激動也並不怎樣討厭。太太們還跑來問她的衣服是在什麼地方買的。」

「你歡喜嗎？」她裝得很正經地問。「我的丈夫替我設計的。」

「假使你肯的話，我想錄一個樣子。」

瑾妮當然有許多年過着樸實的生活；但是一個女人的普通的本性，她卻並不缺乏。她立刻回答道：

「對不住，我的丈夫的脾氣很特別，他不讓人家錄我的衣服樣子的，他歡喜我與衆不同一點。」

她以爲這樣講了之後，別人會笑她，可是她們並沒有，她們只說：

「啊，我們當然很懂得。你是與衆不同的。」

可是她看見她們在把她所穿的衣服記錄下來，而爲了某種原因，她有些『不高興。』他想，一生之中，她難得不穿別人所穿的，她不懂別人爲什麼要穿她所穿的。

「基爾勃，」她聲調很銳利地說，「下次你給我設計衣服，我希望你設計些別人不能抄襲的東西。」

「唯一的辦法，就是設計些祇有你能夠穿的東西。」

「你辦得到嗎？」

「辦得到的。祇要你肯答應我一樁事情。」

「什麼呢？」

「剪掉你的頭髮。」

我想這是瓊妮有生以來第一次躊躇不決的時候。她的頭髮既長又厚，這是使她是一個女孩子一般引以自慰的；把牠剪掉，未免太狠心了。這簡直是破斧沈舟的勾當。在她的情形之下，這並不是第一個大犧牲，卻是最後的一個；可是她終久答應了。（「我知道瑪琳會把我當一個大傻子的，我也從此不能回利物浦去了。」她說。）就在他們回國時經過巴黎的時候，基爾勃把她帶到一個世上最出名的理髮店裏去，（她那時真難過，她的心跳個不停。）從理髮店裏出來，變了一個燙滿了灰色捲捲兒的倔強頑皮而莽撞的頭。畢馬理翁已經完成了他理想中的傑作：伽拉第又復活了。

「原來如此，」我說，「但是這樣還不足以解釋明白爲什麼瓊妮今天會加入這個公爵夫人內閣大臣的宴會，怎麼她又會坐在主人和海軍元帥的中間。」

「瓊妮是一個幽默家，」韜厄太太說。「你沒有看見他們聽了她的話都在發笑嗎？」

無疑地現在韜厄太太心中有說不出的苦楚。

「在瓊妮寫信告訴我，他們度完了蜜月回國的時候，我想我應該請一次客。我並不十分高興，不過我覺得這是不可免的事。我知道這個

宴會一定是怪無味的，不願意把有關係的人來作犧牲。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又不願讓瓊妮覺得我沒有好朋友，你知我向來只請八位，這一次我覺得請十二位也許要好一點。她先讓我們大家等待了一刻，——這是基爾勃的聰明處，——於是才搖搖擺擺地來了。那時真差一點把我氣昏。看了她以後，別的女人都變了一班鄉愚蠢貨。她把我形成了一個塗脂抹粉的老妖怪。」

韜厄太太喝了一點香檳酒。

「我真想告訴你她穿的那件衣衫。這換了第二個人是萬萬不能上身的，在她身上卻真好看。還有那單片眼鏡！我認識了她三十年來，就從沒有看見她一天不戴上眼鏡的。」

「不過你該知道她的身體是很好看的。」

「我怎麼會知道？我看見她的時候，總是穿着你第一次所看見的那些衣服。那時你覺得她有一個好看的身體嗎？她似乎也覺得她的動人處，可是處處坦然，好像這是當然的。我想到我的宴會，不禁吐了一口氣，把心事都放下了。即使她有點兒不靈活，有了這副外相，也就不十分要緊了。她坐在餐桌的另一頭，我可以聽見那兒的笑聲接踵而起；這樣客人們個個都是快快活活，我很高興。可是想不到飯後，竟有三個人跑過來對我說我的姑娘真是個了不得的人物，可不可以允許他們去拜望她。這真把我弄得莫明其妙了。二十四小時之後，就是今晚的這位女主人，打電話給我，說她聽見我的姑娘到了倫敦，是個了不得的人物，要

我請她吃一頓飯，會一會她。她倒有一個正確的感覺，那個女人：一個月之內，每一個人都在談論瑾妮了。今天我在這兒，並不是因為我和女主人有二十年的交情，也不是因為我請過她一百次客，而是因為我是瑾妮的親戚。

可憐的韜厄太太。她的地位是太不堪了，雖然我也禁不住好笑，因為一切情勢正和復仇似的翻了過來。我覺得我應該對她表示同情。

「人們對於一個引他們發笑的人，總是歡迎的。」我安慰似地說。
「她從來不使我好笑。」

從餐桌的那一頭，又傳過來一陣大笑，我想瑾妮一定又講了一些有趣的話。

「你是說唯有你不覺得她有趣嗎？」我帶笑地說。

「你曾經感覺到她是一個幽默家嗎？」

「老實講，我並沒有這種感覺。」

「她所講的話，正和她講了三十五年的是一樣的。我看見別人笑，我也便跟着笑笑，因為我不願意人家當我是一個傻子，可是我並不覺得好笑。」

「像維多利亞皇后一般。」我說。

這是一個很笨的笑話，難怪韜厄太太責備我。我轉了話鋒說：

「基爾勃在這兒嗎？」我問，在桌子四週看看。

「基爾勃是被請的，因為沒有他伴着，她是不出門的。不過今天晚

上，有一個建築學會，也不知道是別的什麼東西請客。」

「我真想和她重會一次。」

「飯後去和她談談就是了。她會請你參加她的星期二宴會的。」

「她的星期二宴會？」

「她每星期二晚上都在家接待客人。你在那兒，什麼人都可以碰到。那是倫敦最好的宴會。我二十年中沒有做成的，她一年中便辦到了。」

「但是這真是一個奇蹟，究竟怎麼弄成的？」

韜厄太太聳聳她那美麗的但是肥胖的肩頭。

「我也正要這樣問你呢？」她回答說。

飯後，我想走到瑾妮所坐的沙發那兒去，可總是給人擋住了，一直到後來，女主人過來對我說：

「我一定要介紹你我們這次聚會的明星。你認識瑾妮奈比亞嗎？」

她真是了不得，她比你的喜劇，不知要有趣多少呢？」

我被她引到了沙發邊。吃飯時坐在她旁邊的那位海軍元帥還和她在一起。他並不表示退出的意思，而瑾妮和我握手之後，便把我介紹給他。

「你認識雷勒奈爵士嗎？」

我們開始交談着。這還不是從前那位簡單、樸素、不裝假的瑾妮？不過她那種古怪的打扮，在她所說的話上，加了一種特別的助力。忽然間，我覺得我笑不可仰。她說了些非常之有意思，並且非常之恰當的話，但

是絲毫都不談諧，而她說話時的態度和她那單片眼鏡裏對我表示的誠懇的神情，真有一種不能抗拒的力量，令人輕快高興之至。在我告別的時候，她對我說：

「假使你覺得再沒有什麼更好的事情做的時候，星期二晚上來看着我們。基爾勃一定是很高興見你的。」

「等他在倫敦住了一個月，他便會知道決沒有更好的事情可以做了。」那位元帥說。

所以，在星期二，但是比較的晚了一點，我到了瑾妮家。我真奇怪那兒的人物。那的確是作家、畫家、政治家、戲劇明星、貴婦人、交際花的最出色的聚會：韜厄太太講得不錯，這是一個偉大的宴會，自從斯丹福宅邸出賣之後，倫敦從來不曾有過這種的盛會。那兒並沒有特備的娛樂。茶點也不十分奢侈。瑾妮在她那文靜的態度之中，似乎很自得其樂。我看她並不怎樣出力招待客人，可是客人似乎喜歡留在那兒，而這一個興高彩烈的宴會，一直到早上兩點鐘才散。從此之後，我時常看見她。我不但常常到她家裏去，就是在外面赴席的時候，也屢次碰到她。我是一個幽默的嗜好者，我想找出在什麼地方，潛藏着她的特別的才能。她說的話，沒有重述的可能，因為牠的趣味和某種酒一般，要自己喝了才知道真味的。她並不善於作機警的諷語，也沒有巧妙的對答。她的批評裏不含惡意，而她的答辯中也不露鋒芒。有人以為不適當比簡單更是智慧，她的靈魂，但是她從來沒有講過一句話，足以使正經人面有慚色的。我

想她的幽默是不知不覺中自然的發露，並且一定是毫無準備的。牠和蝴蝶一般地從這朵花上飛到那朵花上，完全順着自己的任性，絲毫沒有手段和用意。牠依賴着她說話的態度和眼睛的表情。牠的巧妙處，全在基爾勃為她造成的炫耀而放浪的外貌；不過她的外貌祇是裏面的一個因素。現在她當然是風頭盛極的時候，祇要她一開口，人們便會笑起來。他們不再懷疑基爾勃為什麼要娶一個比他大了許多年的妻子。他們明白瑾妮是一個不能以年齡來計算的女人。他們都覺得他是一個怪運氣的年青人，海軍元帥還應用着莎士比亞的句子對我說：「歲月不足以衰其色，習俗不足以損其無窮之變化。」基爾勃看到她如此成功，也是怪高興的。當我認得他透澈一點，我漸漸地喜歡他的為人。顯然他並不是一個無賴漢，也不是一個拜金主義者，他不但覺得有了瑾妮是很足以自誇的，並且也非常地崇拜她。他對她的親切是怪動人的。他是一個最不自私而性情最好的青年。

「嗯哼，現在你以為瑾妮如何？」他有一次孩子氣地得意洋洋對我說。

「我不知道你們兩位中那一位更可欽佩些？」我說：「是你，還是她。」

「呵，我是毫不足道的。」

「不要客氣。你總不致於以為我笨到這種地步，都看不出來你是——完全是你——使瑾妮有現在的成功的人。」

「我唯一的功績，就是肉眼看不出時，先看出了她的特長，」他說。
「我很明白你可以看出她有這種驚人的外貌的可能，但是請問你又怎樣把她做成一個幽默家的？」

「我不過常常覺得，她講的話非常好笑。她一向便是個幽默家。」
「可是從前卻只有你一個人以為如此。」

韜厄太太也很爽直地承認，她以前是錯怪了基爾勃。她現在和他弄得十分相合。但是無論她的外觀怎樣，她依舊堅持着她的主見，以為這個婚事是不能持久的。我禁不住去取笑她。

「為什麼？我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樣恩愛的一對！」我說。

「基爾勃現在是二十七歲了，正是和一個美貌的女子鍾情的時期，那一天在瑾妮家裏，你沒有注意到雷勤奈爵士的那位漂亮的小姪女兒嗎？我覺得瑾妮一直在監視他們，真使我奇怪極了。」

「我不相信世上有足以使瑾妮擔心的對敵。」

「你等着看罷！」韜厄太太說。

「你本來料他們只有六個月的。」

「好罷，現在我說三年。」

當一個人有了一個固執的主見，人們的天性是照例希望牠是錯誤的，但我卻沒有得到這種的滿足，因為，她對於這個不相稱的婚姻一向堅決地預料的結果，的確是實現了。然而命運並不會照着人們的意志行事，所以韜厄太太雖然可以安慰地說她是料對了；但是，無論如何，

她還是情願承認不對的。因為事情的演出是完全出於她意料之外的。有一天，我接到她一個急切的電話，幸而我即刻便去看了她。當我一走進門，韜厄太太便和一隻潛近她的捕獲物的豹一般，從椅子裏輕捷地向我走過來。我看出了她的興奮的神情。

「瑾妮和基爾勃分手了！」她說。

「是真的嗎？好罷，你到底是對的了。」

韜厄太太對我看着，我不知她含着什麼用意。

「可憐的瑾妮！」我咕噥着。

「可憐的瑾妮！」她接着說了一句，不過這是一種嘲笑的語氣，使我驚惶萬分。

她覺得有點為難，不知怎樣把實情明確地告訴我。

她跳到桌子邊打電話給我的時候，基爾勃剛離開她。他面色慘淡精神錯亂地，一走進那房間，她便知道出了事情。她在他沒有開口之前，便知道他要講些什麼。

「瑪琳，瑾妮離開我了。」

她向他微笑，握着他的手。

「我知道你是很漂亮的。給別人知道你遺棄她，未免使她太難堪了。」

「我到你這兒來，希望你會同情我。」

「啊，我不怪你的，基爾勃。」韜厄太太仁慈地說。「這是一定的結

果。」

他嘆息着。

「我想是的，我不能夠希望永久留住她。她太奇異了，我祇是一個平凡的人。」

韜厄太太拍拍他的手。他的態度真令人起敬。

「現在究竟怎樣了？」

「她要和我離婚。」

「瑾妮常說，假使你要去和一個女孩子結婚，她不願意妨礙你。」

「你不要以為我做了瑾妮的丈夫之後，還想和別的女子結婚？」他說。

韜厄太太有點茫然。

「當然你的意思是你離棄了瑾妮。」

「我那是我決不做的。」

「那末她爲什麼要和你離婚呢？」

「她等到離婚手續辦清之後，便要和雷勤奈爵士結婚。」

韜厄太太驚駭得喊起來。她覺得不用一點嗅鹽，她便要昏過去了。

「辜負你一切的賜與？」

「我並沒有給她什麼。」

「你就願意讓她那樣地利用嗎？」

「我們在結婚之前便安排好的，如若我們中任何一人需要自由，

另一人不得從中阻止。」

「不過這是爲你的緣故，因爲你比她小二十七歲。」

「可是現在對於她卻很有用處。」他苦痛地回答。

韜厄太太抗議着，辯論着，解勸着，但是基爾勃固執地以爲沒有方法可想，他一定得服從瑾妮的意志。他讓韜厄太太一籌莫展地留在那兒，便離開了她。幸虧對她的一番詳細的敘述，才把她恢復過來。她很高興看見我和她一般地訝異，雖然我不和她一般地責備瑾妮，她以爲這是男性的缺乏道德觀念。當房門爲當差的所推開，把瑾妮引進來的時候，她依舊是非常之忿怒。她穿着黑色和白色的衣服，這種顏色對於她那不明不白的地位是很配的，但是衣服的結構如此新奇，帽子的式樣如此驚人，實在看了令人咋舌。可是她永遠是那末坦白鎮靜。她走過來吻着韜厄太太，但是韜厄太太嚴酷地避開了。

「基爾勃來過了？」她說。

「是的，我知道的，」瑾妮笑着說。「我叫他來看你的。我今天晚上就要到巴黎去，希望我不在這兒的時期裏，你待他好一點。我怕在起初的時候他會覺得寂寞，假使我知道你肯留心他，我的心也可以安一些。」韜厄太太搓着自己的手。

「基爾勃告訴我一樁不可信的事。他說你要和他離了婚去嫁給雷勤奈爵士。」

「你不記得在我和基爾勃結婚之前，你曾經勸我找一個年歲相

當的人結婚，這位海軍元帥是五十三歲的人。」

「不過，瑾妮，你太對不起基爾勃了。」韜厄太太恨恨地說。「沒有他，你就沒有今日。沒有他給你設計衣服，你是一事無成的。」

「啊，他答應以後還同我設計衣服。」瑾妮泰然地回答她。

「沒有女人可以希望一個更好的丈夫了，他待你是真好。」

「啊，我知道他是可愛的。」

「那末怎樣會有這種的硬心腸？」

「但是我從來沒有愛基爾勃，」瑾妮說。「我時常對他這樣講的。」

我漸漸地覺得我離需要一個和我年齡相稱的人作伴。我以為基爾勃的結婚時期已經太長了。和一個青年人在一起是無話可談的。她停頓了一下，給了我們兩人一個甜蜜的笑。「我當然不會不管基爾勃，我已經和雷勤爵士商量好。元帥有一位姪女很配他。等到我們結了婚，我們便要請他和我們一同住在馬爾泰——你曉得他是地中海艦隊的統帥——在那兒，他們大概會愛起來的。」

「哼！」韜厄太太輕蔑地說。「假使你們兩人中那一位需要自由行動，另一位不得從中干涉，這一點你和元帥議決好了沒有？」

「我提起過的，」瑾妮平靜地說。「可是元帥說，他很懂得好夕，不會再要和別的人結婚了；假使有人想和我結婚——他船上有八尊十二時口徑的大礮，他會以近距離戰術來解決的。」她從單片眼鏡裏望了我們一眼；這樣，雖然韜厄太太在發怒，我也禁不住笑了起來。我想元

帥倒是怪熱情的。」

韜厄太太不客氣地對我怒視了一下。

「我從不覺得你有趣，瑾妮，」她說。「我不懂你講的話，別人有什麼好笑。」

「我也不覺我自己有趣，瑪琳，」瑾妮笑笑，露出了一排潔白整齊的牙齒。「我真高興我們就要離開倫敦，免得許多人來獻主意。」

「我希望你肯告訴我你這種驚人的成功的祕訣，」我說。

她給我一個我很熟識的坦白而親切的一看。

「你看，我初和基爾勃結婚，同吾在倫敦，發現別人覺得我的說話好笑的時候，真沒有人比我自己更驚異的了。這種話，我講了三十年，也從來沒有人覺得好笑過。我以為一定是我的衣服，或者我的頭髮或者我的單片眼鏡，使人好笑。現在我才知道那完全是因為我講真話。想不到那竟是幽默的。將來總有一天，有人會發現這個祕密的，等到人人講慣了真話的時候，就會不覺得怎樣有趣了。」

「為什麼祇有我一個人不覺得有趣呢？」韜厄太太問。

瑾妮遲疑了一下，好像真誠地在找尋一個滿意的解釋。

「也許你遇到了真義，而不能認識牠，親愛的瑪琳。」瑾妮和藹地回答她。

這當然是她的至理名言。我覺得瑾妮一直有她的至理名言的。她真是了不得。

商務印書館

最近重版書

◀ 總類 ▶

國學概論 錢穆著 (三版) 二冊八角
實用宣傳學 梁士誠著 (二版) 一冊六角

◀ 語文 ▶

注音漢字 黎錦熙編 (二版) 一冊三角
國語會話 齊鐵恨編 (四版) 一冊三角
辭源 丁種 陸爾奎等編 (廿一版) 二冊七元

國民英語入門

周越然編 (一四版) 一冊一角六分
 Citizen English Primer for Use of the Citizen's School

懷中英漢字典

(五版) 一冊六角
 Miniature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袖珍分類英語

徐維楷編 (四版) 一冊四角
 A Pocket Classified Conversation

圖解初學法文讀本

王紹輝編 (二版) 一冊六角
 Lectures Elementaires de la Langue Francaise

◀ 應用技術 ▶

生理學(大學叢書)增訂本

蔡翹著 (五版) 精裝一冊六元

全書圖版豐富, 解釋詳明。原書於民國十八年出版以後, 銷行極廣, 即日本館復業迄今, 亦已重版至四次之多。第五版起, 復由著者將原書內容, 大加擴充, 并修正譯名, 添入最新材料, 益臻完備。

性之生理(醫學叢書)

S. Herbert著 (三版) 一冊三角
 朱建霞譯

種油桐法(農學叢書)

畢卓君編 (四版) 一冊三角

◀ 哲學·宗教 ▶ 兒童心理學及其應用

蕭孝嶸編 (二版) 一冊七角

因是子靜坐法續篇

因是子編 (四版) 一冊三角

中國佛教史(佛學叢書)

蔣維喬著 (二版) 三冊二元

歷代名人書札註釋

許國英註釋 (三版) 四冊六角四分

英文書信寫法

劉維向編 (三版) 一冊三角

How to Write Letters with 100 Specimen Letters

◀ 文 ▶ 公文法程

靳蘄編 (三版) 一冊四角八分

警兒就學記

天笑生著 (三版) 一冊三角五分

【附註】

本廣告內所列版次係敝館復業後重版次數, 其加有*符號者係復業後初版書之重版者

養豬法(農學叢書)

許心芸編 (五版) 一冊三角

無線電實驗(大學叢書)

周蔭阿著 (三版) 精裝一冊一元六角

肥皂工業(大學叢書)

G. H. Hurst著 (三版) 精裝一冊三元

工業管理(大學叢書)

平裝一冊一元九角
 R. H. Lansburgh著 陳建民譯

漢文商業英語會話

張毓真編 (五版) 一冊五角
 Commercial Conversation